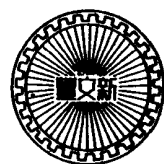




# 叢書集成續編

## 第一〇七冊目錄

文學類



### 詩總集——詩經

詩經通義十二卷詩譜一卷.....	清 朱鶴齡輯	芋園	一
治齋讀詩蒙說一卷.....	清 顧成志著	昭代	一二五
詩深二十六卷首二卷.....	清 許伯政著	芋園	一三七
詩誦五卷.....	清 陳 僅撰	四明	五二三
誦詩小識三卷.....	清 趙 容撰	雲南	五七三
詩經小學四卷.....	清 段玉裁著	拜經堂	六〇五
詩序議四卷.....	清 呂調陽撰	觀象廬	六五七

十詩

二經

卷通

義



序

尚瑗之受教我愚菴朱先生正先生輯撰通義之日其時年未弱冠殫精制舉業未暇問歐呂諸家言迨先生作埤傳以尚書為瑗取應習業時時舉示之繼從事讀左日鈔遂得參討論矣願予自八齡讀詩經集傳且夕掩卷背誦比十五六而心頗曠之謂鄭衛淫風何乃至是非發乎情止乎禮義之指而於毛序鄭箋孔疏及書之孔序易之王注皆嘗瀏覽怪其與朱子本義集傳蔡氏集傳畛域懸殊而未能決所從違先生著書滿家少

詩經通義序

陵義山詩集箋註家弦戶誦既乃厭棄辭章肆力經術埤傳左鈔先後授梓獨通義一書屢經更定又卷帙頗重計費為難逡巡審慎而先生業已謝世閱四十餘年友人陸堂有言漢儒之失拘守陳言宋儒之失盡反前說宋儒之所欲反者非僅漢唐也伊川易傳談理至精朱子則推本邵氏數學以求駕之類瀆詩傳東萊讀詩記其書皆醇正無疵朱子以其祖述小序多所不滿鄭衛淫奔之說獨採漁仲明復康侯春秋之學盡廢三傳朱子遂尊稱胡傳後世因有四傳合刻則左公毅下儕

於宋明雜說而十三經之名號可無庸矣夫漢代經儒掇拾殘缺於秦燼之後疵類荒繆固所不免必盡舉而撤之雖神解淵悟豈真能舍此山巖屋壁之所得別有不傳之秘與尼山鄒嶧夢授而牆見者程子曰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朱子論詩盡撤大小序鄱陽馬氏駁議平允洞暢先生通義之作所宗主也毛公亦有不能無弊者在於執正變之論而篇次錯糅不復詳求槩以前後定美刺楚茨至車牽十章與載芣芣之報蜡鹿鳴嘉魚之燕賓何有差別而以爲刺幽王

詩經通義序

之作辭理全悖矣崧高五詩並美宣王何以竄於大雅終篇此古序之誤有目共知也然而去古未遠刺忽刺佗之屬信而有徵而槩指淫奔不得並於清人之在鄭株林之在陳則毛詩左傳雖並獻河間而平帝時立毛詩於學官已爲定著左傳經范升陳元爭訟俟章帝而始定奚以取彼棄此此集傳之過當也通義一書會萃兩宋元明諸家之言於朱子集傳外又廣求遺說或問語錄臚列參互衷之至當間附己意以相發明崑山顧亭林先生夙與同志遠道寄書往復質證同邑陳啟源

說詩有特識先生愛重之時取其說朱子有言讀先聖之書須高著眼大著肚不容拘泥習套又謂唐人疏義因譌踵陋未能有所發明夫唐疏之無所發明誠然也經宋儒翻駁數百年奉爲著蔡由明迄今因襲更甚嫻嬛說約高頭細字之書趨時習利無有高眼大肚上下千百年間者先聖之遺經逾墮于雲霧晦冥亭林愚菴二氏窮經復古起考亭而相對當樂與揚權以益衷于無弊歲庚子冬暮瑗自豫章院歸徧陳五經傳疏并庋藏所有諸家言臚列其是非同異從先生兩孫借觀通

詩經通義序

三

義藏稿五十年前函丈點筆情景恍然負牆敬爲之序越五載乙巳其次孫泰與廣文士玉刻通義書成爰於舊序增益數語表刻此書之因士玉篤嗜經術庶幾能紹其家學者雍正三年季秋朔日受業門人張尙瑗拜書年七十

詩經通義凡例

通義者通古詩序之義也蓋序乃一詩綱領必先申序意然後可論毛鄭諸家之得失後序多漢儒附益者今取歐蘇呂嚴諸說爲之辨正錯簡譌字亦詳訂焉制舉之家專宗朱傳故詩序久置不講併宋元諸儒之說皆無由而見余采其合于序說者備錄之蓋表章古義不得不與俗學牴牾爾

古本皆標序于經文之前後儒遂以詩序若今之詩題余謂序所以明作者之意非先有序而後有詩也郝仲

詩經通義凡例

一

與本移序從經最爲得體今從之

古序最簡毛鄭訓多不明鄭尤踳駁故爲後儒所排學者善解而參伍之夾漈辨妄朱子辨說皆可不作矣訓釋字句貫穿義理朱子集傳備矣今海內家傳戶習

故此書不重引其文只畧詮詩中大意惟諸儒說有異同者別白之舛謬者針砭之毛鄭之失已經朱子更定者此不詳述至於

考論時事多援經證史庶幾子輿氏論世知人之旨云經文下夾注多引毛鄭及正義語而加以折衷宋元以來諸家之說必取其合于古義者

東萊讀詩記極為宋人所推華谷詩緝其次也此書義例多取裁焉東萊宗小序其說思無邪說正雅鄭衛說南陔六詩與朱子時相掎擊今備載之以俟論定

書記名物度數山川地理禽獸草木其類不可不考此書根據注疏辨證頗詳足補集傳所未及

毛鄭與歐蘇呂嚴諸本所分章句各有異同今一以集傳為正

詩釋文止有音反而不甚詳陸氏所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者也朱子始取吳才老韻叶詩然不盡依用萬厯

詩經通義 凡例

二

間陳季立氏謂古字本有古音與後代不同不必改叶吾友顧寧人氏引申其說又謂沈約四聲不當以律古人之詩二家援證精博可信從無疑矣但細覈集傳所叶之音與二家考正者無甚相遠而四聲不用則平上去入通為一音入聲轉韻初學多不曉故今仍用集傳所叶叶下之音余友揚旭所補但易為讀某反某切而平上去入槩不分注庶幾三百篇之文讀之諧協復無以今音律古詩之失集傳中有不當叶不必叶者今悉去之

王文

王武

王成

考定鄭氏詩譜

周南召南

魯

衛

鄭

齊

周南關雎芣苢卷耳  
樛木采芣斯桃夭兔置  
○漢廣汝墳並南國  
召南鵲巢采芣草蟲  
采蘋行露羔羊殷其  
雷標梅小星江有汜  
野有死麕鵲虞並南  
國詩○甘棠武王以  
後詩○何彼襍矣未  
詳時次

詩經通義詩譜

一

二

爾風七月鴉鵲東山  
破斧伐柯九段狼跋  
並成王初年詩  
正小雅鹿鳴四牡皇  
皇者華常棣伐木天  
保采薇出車扶杜南  
陟六詩魚麗南有嘉  
魚南山有臺蓼蕭淇  
露彤弓菁莪並武王  
以後成王世詩  
正大雅文王大明絲  
絳樸早麓思齊皇矣  
靈臺下武文王有聲  
生民行葦既醉鳧鷖  
假樂篤公劉洞酌卷  
阿並成王世詩

武王時周  
公初封

武王時康  
叔初封○  
邶鄘本末  
不詳

武王時太  
公初封

王夷

王厲王宣

王幽

須時邁成王世詩○  
清廟維天之命維清  
烈文天作昊天有成  
命我將執競思文臣  
工噫嘻振鷺豐年有  
馨潛雖載見有容武  
閔予小子訪落敬之  
小毖載芟良耜絲衣  
酌桓奭般並成王世  
詩  
鄭譜云當夷王時變  
風始作

邶栢舟頌  
公世詩當  
夷王時

雞鳴還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並哀公世  
詩當夷王  
時

詩經通義詩譜

二

變大雅民勞板蕩桑  
柔並厲王世詩○抑  
疑幽平閔詩序以為  
刺厲王孔氏云追刺  
變小雅六月采芣車  
攻吉日鴻雁庭燎沔  
水鶴鳴祈父白駒黃  
鳥我行其野斯干無  
羊並宣王世詩  
變大雅雲漢崧高丞  
民韓奕江漢常武並  
宣王世詩  
變小雅節南山正月  
十月之交雨無正小  
旻小宛小弁巧言彼  
何人斯谷風蓼莪大

邶栢舟武桓公友初  
公世詩當封  
宣王時

淇澳武公  
世詩當幽  
平間



王桓

王平

<p>免爰葛萬采葛大車 並桓王世詩</p>	<p>王風黍離君子于役 君子陽陽揚之水中 谷有蕓並平王世詩</p>	<p>東四月北山無將大 車小明鼓鐘青蠅賓 之初筵角弓苑柳都 人士采綠白華鬢盤 漸漸之石荇之華何 草不黃並幽王世詩 楚茨信南山甫田大 田瞻彼洛矣裳裳者 菲桑扈鴛鴦類弁車 並魚藻采芣黍苗隰 桑瓠葉朱子謂皆正 雅疑錯簡序皆以為 幽王世詩 變大雅瞻仰召旻並 幽王世詩</p>
詩經通義詩譜		
<p>擊鼓凱風有女同車 並桓公世山有扶蘇</p>	<p>緣衣日月緇衣武公 終風碩人世詩叔于 考槃並莊田莊公世 公世詩當詩並當平 平王時王時羔裘 遵大路女 曰雞鳴未 詳何時作 嚴氏云當 平桓間</p>	<p>東四月北山無將大 車小明鼓鐘青蠅賓 之初筵角弓苑柳都 人士采綠白華鬢盤 漸漸之石荇之華何 草不黃並幽王世詩 楚茨信南山甫田大 田瞻彼洛矣裳裳者 菲桑扈鴛鴦類弁車 並魚藻采芣黍苗隰 桑瓠葉朱子謂皆正 雅疑錯簡序皆以為 幽王世詩 變大雅瞻仰召旻並 幽王世詩</p>
<p>有苦葉谷 風式微旄門之墀風 巨簡兮泉雨子衿揚</p>	<p>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有苦葉谷 風式微旄門之墀風 巨簡兮泉雨子衿揚</p>	<p>東四月北山無將大 車小明鼓鐘青蠅賓 之初筵角弓苑柳都 人士采綠白華鬢盤 漸漸之石荇之華何 草不黃並幽王世詩 楚茨信南山甫田大 田瞻彼洛矣裳裳者 菲桑扈鴛鴦類弁車 並魚藻采芣黍苗隰 桑瓠葉朱子謂皆正 雅疑錯簡序皆以為 幽王世詩 變大雅瞻仰召旻並 幽王世詩</p>

王定

王襄

王惠

王儋

王莊

		<p>上中有麻莊王世詩</p>
詩經通義詩譜		
<p>時 詩當襄王</p>	<p>定之方中 蝦螭相鼠 干旄載馳 並文公世</p>	<p>水北風靜之水並昭 女新臺二公以後詩 子乘舟岷當桓莊間 竹竿伯兮 有狐並宣 公世詩當 桓王時 牆有茨君 子偕老桑 中鶉之奔 奔芄蘭並 惠公世詩 當莊王時</p>
	<p>儋王時 清人文公 世詩當惠</p>	<p>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 溱洧並當 南山甫田 盧令傲荷 載驅猗嗟 並襄公世 詩當莊王 時</p>

王成 王武

王文

		初封未詳		魏
	成王時叔 虞初封			唐
				秦
		武王時胡 公初封		陳
		初封未詳		檜
		武王時振 鐸初封		曹

詩經通義詩譜

五

王幽 王宣王厲 王夷

		蟋蟀倍公 世詩當共 和時		
	秦仲為大 夫車鄰之 宣王時公 世詩當			
	宛丘東門 之粉並幽 厲王時當			
			羔裘素冠 莫楚匪風 未詳何時 作嚴氏云 夷王時詩	

詩經通義詩譜

六

王桓

王平

		葛屨汾沮 山有樞楊 駟賦小戎 如園有桃 之水椒聊 菲葭終南 陟岵十畝 綢繆杖杜 並襄公世 之間伐檀 羔裘並昭 詩當平王 碩鼠未詳 公世詩當 時			
	桓問 氏云當平				
	桓王時 以後詩當	鶴羽昭公			
	桓王時 以後詩當	塞門桓公			

詩經通義詩譜

七

王定

王襄

王惠

王僖

王莊

			葛生采芩 並獻公世 詩當惠王 時			無衣杖杜 並武公世 詩當僖王	
		渭陽穆公 世詩黃鳥 晨風無衣 權輿並康 公世詩當 襄王時					
	株林澤陂 並靈公世 詩當定王 時			僖惠問		防有鵲巢 月出並宣 公世詩當	
		侯人鵲巢 下泉並共 公世詩當 襄王時	蜉蝣昭公 世詩當惠 王時				

詩經通義詩譜

八

商

商頌那祀成

湯

烈祖祀中宗

長發大禘

玄鳥殷武祀

高宗

鄭氏詩譜不可廢歐陽公已言之矣朱子一切不用  
 恐非子輿論世之旨但今本注疏大全所列者十五  
 國及雅頌俱各分時代先後與歐陽公所云國譜旁  
 行者不合蓋非鄭譜之舊也今倣史記年表體合為  
 一圖庶令學者便于觀覽云

詩經通義詩譜

九

詩經通義卷之一

芋園叢書

松陵 朱鶴齡 輯

國風

周南

關雎

按儀禮關雎為鄉樂燕樂又為房中之樂周有房中之樂燕禮

注謂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蓋后夫人所諷誦以事其君子則周公制作時已有此

詩故程子以為周公作朱子却云宮中之人喜得太

妣于其始至作此詩崔銑云太妣未至文王不應先

詩經通義卷一

一

畜媵妾誰與探其寤寐間事而形容之或以為王季

宮人尤無關預然此只詩人咏太妣之德如是耳豈

必求撰人為誰耶以淑女為嬪御之賢后妃思得之

助供苻菜承宗廟者毛鄭說也以淑女為后妃下二

章左右為求之非一方者朱子說也朱子實祖匡衡

衡治齊詩者也從朱子說則哀樂皆屬文王今據小

序以后妃之德言之仍從古注為是楚樊共姬求美

人而進於莊王曰妾所進九人今賢於妾者二人與

妾同列者七人豈不欲擅愛專寵哉不敢以私廢公

也樊姬猶求美人即太妣可知已求其人而未得無

以共內職故有寤寐轉側之憂求其人而既得有以

共內職故有琴瑟鐘鼓之樂此其性情之正非幽閉

貞專者不能序所云后妃之德實風化天下之樞機

也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下二章之意已明哀窈窕以

下語近繁雜嚴華谷疑漢時經師所傳益或然耳朱

子亦云序所謂哀樂淫傷都非本旨鄭氏曰關雎之

愷樂而不流于淫蕩淒切而不至于悲傷也按漁仲說樂淫哀傷皆主樂之音節言之以解論語猶可通

以解詩朱子曰其詩雖若專美太妣而實以深見

詩經通義卷一

二

文王之德曾南豐云先王之政必自內始故其閨門

之治所以施之家人者必為之師傳保姆之助詩書

圖史之戒珩璜琬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

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

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皆知

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實本

于躬行之化故內則有關雎后妃之行外則羣臣有

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

漢之小國免置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

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此說得之

葛尊

按朱子辨說謂此詩之序皆是惟云在父母家未安不知序明言化天下以婦道所云在父母家者因未  
有歸寧父母特推其本而論之孔氏云后妃貞專節  
儉在家本有此性出嫁修而不改得其旨矣

卷耳

朱子辨說詩序首句得之餘皆鑿說后妃雖知臣下  
之勤勞而憂之然而嗟我懷人則其言親昵非后妃

詩經通義卷一

三

所得施于使臣者且首章之我獨為后妃而後章之  
我皆為使臣首尾不相承應非文字之體也 愚按  
我字異解出鄭箋支離毛氏無之序云后妃之志最  
有味夫求賢才勞行役雖文王之事孰非后妃之輔  
治于內而志在相成者乎此出賦詩者言外歸美之  
意觀兔置芣苢之序皆然不必定以出自后妃之口  
而後為其志也諸我字皆當屬文王言之嗟我懷人  
之我文王自我也我馬虺隤之我我使臣也是文王  
之親昵使臣非后妃親之昵之也文王親昵使臣故

可以我使臣后妃親昵文王故可以我文王由此言

之即以為出自后妃之口亦豈不可通乎朱子于采

采二句改與為賦又以婦人不當與外事故解作后

妃懷文王而託言登山酌酒然詩人特詠其志如此

耳豈與外事哉王平仲云此詩惟嗟我懷人乃后妃

我姑酌彼金罍我姑酌彼兕觥蓋想像其于道路間

酌酒自勞之語馬病僕亦病正見使臣之賢勞君子

此說亦通呂氏曰酒醴婦人之職臣下勤勞君必有以勞之卷

耳可為麴蘖故因采卷耳而興感念及酒醴之用以

詩經通義卷一

四

勞賢者不當使之遠行從役首章所以言嗟我懷人  
寘彼周行周行周道也大東佻佻公子行彼周行行  
亦道也

楊慎曰原詩人之意以后妃思文王之行役而作也

陟岡者文王陟之立黃文王之馬痛者文王之僕金

罍兕觥翼文王之酌以消憂也蓋身在宮闈而思在

遠道若唐人詩所謂計程今日到梁州也

螽斯

按此序言若螽斯句斷下乃推言子孫眾多者由后

妃不妬忌故也鄭康成誤讀以螽斯不妬忌為句夫  
螽斯微蟲何以知其不妬忌乎歐陽永叔譏序文顛  
倒益亦誤讀之耳

愚意從毛解則螽斯當以興言振振與下振振公子  
同繩繩多而有軌範也螿螿多而不乖離也太姒之  
能教子于此見之集傳主比說故止言眾多而已  
樛木螽斯皆詩人詠歌之辭未必眾妾所作

桃夭

三章與中各兼比詠其華喻美色也詠其實喻宜男

詩經通義卷一

五

也詠其葉喻娣姪之盛也

兔置

歐陽義捕兔之人布網罟于道路林木之下肅肅然  
嚴整以興周南之君列其武夫為國守禦赴赴然勇  
力外可以扞城其民內可以為好匹為腹心見周南  
之君得賢眾多如此說者泥序語遂謂兔置野人莫  
不有才德可用此又近誣愚按此說有理如集傳解  
則首二句是賦體非興矣赴赴亦不在椽杙時言之

金氏曰罟子文王舉閔天泰顛于罟罔之中授之政  
西土服此詩當為此事而作愚謂罟子之言經傳未

聞恐難據  
為故實

芣苢

兔置咏功故曰化芣苢咏俗故曰美芣苢治產難序  
故以樂有子言之 楊氏曰后妃無嫉妒之心則和  
平矣惟其和平故天下化而和平婦人以有子為樂  
矣芣苢和平之詩也天下和平非形容所能盡故每  
章言采采而已無他辭也

漢廣

王志長曰舊說以漢廣四語形容遊女之不可求竊

詩經通義卷一

六

以為未盡也商季淫風大行及關雎化狹頓合漢廣  
遊女覲面有貞閔難犯之色風人乃見王者過化存  
神真有若漢廣之不可泳江永之不可方者所以反  
覆長歌低回不置也毛公于四語前後皆不下一字  
注脚而古序獨曰漢廣德廣所及也其旨深矣 古  
人詩多摘取詩中語為目此云德廣者假漢之廣以  
表文德之廣被乎江漢也辨說詆其謬過矣辨說又  
詆前諸序不及文王不知歸美后妃文王之德自見  
此篇則遠及江漢下篇又遠及汝墳故皆不主后妃

而主文王也

汝墳

按列女傳云大夫妻恐其懈于王事言國家多難惟勉强之無遺父母憂此解與序所云勉之以正甚合麟之趾

程子疑衰世以下語為序之誤誠然鄭氏云衰世謂當紂之時差妥朱子辨說云之時二字可刪

召南

鵲巢

詩經通義卷一

七

楊氏曰鵲巢言夫人之德猶關雎之言后妃也以關雎為文王之妃則鵲巢夫人亦必有主名若謂皆文王之詩則文王繼世之君非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者文王一人之身而有聖賢之異無是道也然則二南之詩周公之以風天下無可疑者夫人以靜專均壹陸佃曰均是母道壹是妻道作配國君無成有終之義也故曰鵲巢夫人之德首章親迎之禮男先女也次章同歸之禮女從男也夫家以百兩迓女家以百兩將昏禮于是乎成矣故

總曰百兩成之

采蘋

黃氏曰國君夫人采蘋有常處奉祀有常禮將祭則僮僮而敬將歸則祁祁而舒此豈勉強所能致乎序曰不失職亦以夫人之德言之

此夫人祭祀之詩或疑夫人祭祀不應服被故朱傳引或說以為親蠶之詩然文王時尙未有周禮何得據此疑之仍從序說為正

名物疏云夫人被服正在祭前視事之時及祭畢之後也若正祭自然服副不服被矣此說有理

詩經通義卷一

八

草蟲

王氏曰夫婦之際或至於敝而不終無禮以自防也序止云大夫妻以禮自防毛鄭以初嫁在塗言之蓋未見良人私懷憂懼故不以新婚為樂而以失禮為憂其說正矣永叔云婦人見時物之變新思念其君子亦通朱傳祖之首篇君夫人初嫁也次采蘋君夫人之職此篇大夫妻初嫁也次采蘋大夫妻之職王伯厚云采蘋古在草蟲之前又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恐未可信當以詩次為據



首章草蟲阜螽蓋在夏秋之交張衡謂大火流草蟲鳴是也而下一章之蕨薇又是二三月間采蓋詩人之意重在比興于物候有不拘

采蘋

王氏曰自所薦之物所采之處所用之器所奠之地皆有常而不敢變所謂能循法度也 按朱傳解此

詩與序正合鄭箋止因詩末季女二字曲引儀禮先

嫁三月教成之祭說遂支離儀禮婦人先嫁三月教之教成祭之牲用魚芼

之以蘋藻

詩經通義卷一

九

甘棠

史記召公甚得民和巡行鄉邑有棠樹決政事其下

召公卒人思召公懷棠樹不忍伐作甘棠之詩 按

召公當文王時未為伯史記周召分陝在成王初年

此武王以後詩也因詩繫召公故錄之在召南耳

行露

韓詩外傳召南申人之女許嫁于鄆夫家禮未備而

欲迎之女必死不往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雖

速我訟亦不女從劉向列女傳同

首章言貞女畏禮如行人之畏露下二章其對訟之

辭也皆詩人詠貞女如此集傳則云貞女自述已志

章俊卿曰行露雖述召公事與甘棠異時蓋作于

文王與紂之時也若召公為伯文王化行久矣安得

有強暴之俗

殷其雷

黃氏曰文王時召公尚未分陝曰召南之國曰召南

之大夫皆後世作序者之辭 郝敬曰此詩猶周南

之有汝墳大夫有此妻是鵲巢之化行而大夫刑于

詩經通義卷一

十

可知也 辨說謂詩無勸以義之意故集傳止作思

念其夫呂記云再言歸哉正勸以義也遠行從役不

辱君命然後可以言歸又引朱氏曰閔之深而無怨

辭所謂勸以義也蓋朱子本從序說晚乃更之

標有梅

此詩女之求男太為汲汲朱子周旋其說故云女子

懼嫁不及時有強暴之辱永叔云梅實有七至于落

盡不過一月之間詩人引此以興物之盛時不可久

言召南之人顧其女方盛年懼過時而至于衰落乃

期于庶士以相婚姻也此說甚好復不悖序不知朱

子何以不采黃東發范氏曰詩序以關雎言后妃

之德而至于男女以正婚姻以時鵲巢言夫人之德

而至于男女及時美其盛故喻以天桃欲其早故喻

以標梅東山言嫁娶之候亦曰倉庚于飛熠燿其羽

聖人觀草木蟲魚之變意未嘗不在民也 愚按毛

傳葛覃卷耳草蟲行露標梅俱云興也興中各兼比

意朱子俱改作賦生趣索然舉此以例其餘

小星

詩經通義卷一

十一

眾妾進御何以言肅肅宵征夙夜在公按鄭氏云羣

妃進見十五日而周望前先卑後尊望後反之每月

十五六日月相對后獨當此二夕羅願不然其說謂

天子之后每夕皆進于王所以正內治每五日一休

則一嬪與其御進凡四十五日而九嬪畢見女御必

從其嬪不敢自往所謂不敢當夕諸侯以下妾媵多

寡不同皆用五日之制內則妾雖老必與五日之御

是也其所以有往來者古者后有六宮以象王之六

寢九嬪與女御分處六宮其進御嘗見星而往見星

而還故曰肅肅宵征也夙夜在公采蘋亦言之周禮

九嬪各率其屬以時御序于王所又女御掌御序于

王之燕寢非在公而何程大昌章如愚未考故別為

異說

江有汜

王志長曰嫡而能悔賢于不悔者遠矣此詩不美嫡

專美媵何也嫡以惠下為常媵以備數為職遇勞不

怨故足嘉也 按鄭箋使已獨留不行謂不同宮中

進御之行即序所云不以備數也朱子作媵待年于

詩經通義卷一

十二

國嫡不與偕行夫待年于國豈嫡之過而後乃以為

悔乎

野有死麋

麋鹿死在野外林中必用茅草包束之以喻強暴之

徒不可使之迫近也吉士誘之言吉士成婚必有媒

妁誘道之禮也有女如玉言如玉之身不可以非禮

干也舒而脫脫正責之以嘉禮來非教之緩來也至

末二語則拒之益嚴所謂惡無禮者如此然此乃風

人咏其事而代為女子之辭如後世陶嬰詩廬江小

吏妻秋胡詩皆詞人所作耳何必云女子自作

何彼禮矣

下嫁召南之國能執婦道其肅離之德皆本于文王太妣之化故以其詩列于召南而為文王之風甘棠之詩亦作于武王之世而為文王之風皆推本言之也

肅離者王姬而曰王姬之車不敢指切之也二章言族類之貴則先女後男尊王也末章言昏姻之合則先男後女從夫也

詩經通義卷一

三

王姬毛以為武王女文王孫說者謂稱平王者猶大誥稱武王為寧王商頌稱湯為武王契為立王也按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詳舉世系與詩書所稱寧王武王立王不類正義引皇甫謐云武王五男二女元女妻胡公王姬宜為媵何得適齊侯之子王姬豈有為媵者此說最謬朱子疑是武王以後之詩又引或說平王即平王宜白齊侯即齊襄公諸兒其事見春秋鄭漁仲主此說考春秋魯莊十一年書王姬歸于齊左傳冬齊侯來逆共姬共姬者桓公夫人也春秋書王姬歸于齊者二一襄公一桓公也安成劉氏謂

此詩所咏是桓公胡氏春秋傳引此亦作桓公事在莊王十四年莊王乃平

王曾孫共姬未詳何王女齊侯之子則僖公子桓公小白也然此乃東遷以後詩不應入正風顧炎武曰何彼禮矣之存于南猶文侯之命之存于書也不欲殊洛邑于西周絕平桓于文武也山堂考索載林氏說以為桓王女平王孫是已但曰刺詩則于義未允陳啟源曰平王即平王宜白猶可通齊侯之子則必非襄桓二公也又按平王崩于魯隱三年太子泄父早卒立其子是為桓王此王姬乃泄父之女桓王之

詩經通義卷一

南

妹耳而春秋所書王姬之歸于襄在魯莊元去年去平王崩已二十八年太子之死又在其前則王姬之年當三十餘矣其歸齊桓者在魯莊十一年則王姬當四十餘矣王室之女何過時不嫁者此耶况經云齊侯必指見為諸侯者襄桓娶王姬皆在嗣侯之日今舍其身之貴而追稱其父僖公亦無是理愚謂姬姜世昏此平王之孫當下嫁齊侯之世子蓋在春秋以前而其事無考矣集傳以齊侯即襄公諸兒是誤認桓公為襄公子林氏以王姬為桓王女平王孫又誤

認桓王為平王子皆失考

騶虞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傳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疏合

言其仁心如是以騶虞歎美之愚按蘇傳嚴緝皆同疏辭朱傳引中必疊雙蓋謂一發四矢其中必有雙貫者恐非不忍盡殺之義

楊氏曰二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蓋一本也王者諸

侯之風相須以為治所以代其終也故召南之終至

仁如騶虞然後王道成焉

詩經通義卷一

五

詩經通義卷之一終

巴陵方功惠校刊

松陵 朱鶴齡 輯

柏舟

郝敬曰朱子改為婦人不得于夫而作非也忠臣不得於君與賢女不得於夫情相似故忠臣常託賢女自鳴怨而不怒不遇而不忍去序所以目為仁人也其詞雖似婦人語其實非也 小人在位而憂不得于君而不去詩之所以作也列女傳謂衛宣公夫人

詩經通義卷一

詩胡氏云此魯詩說也朱子取之改婦人不得于夫而作又極詆序語頃公之時為鑿空傳會夫序果鑿空傳會則宣公夫人事經史未見庸非鑿空傳會乎朱子於孟子集註仍以衛之仁人立說何獨於此而斥之乎馬端臨云列女傳出劉向向上封事論弘顯傾陷正人引是詩憂心悄悄愠于羣小而繼之曰小人成羣亦足愠也正合毛序之意夫一劉向也列女傳之說可信而封事之說獨不可信乎

柏舟汎汎中流正仁人不遇之比我心匪鑿不可以

茹茹納也言鑑之于物不擇妍媸皆納其景仁人之心不然善惡不能兼容是以見嫉于人而不遇也

說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威儀嫺習自有常度不可選擇取舍以避禍也如翟方進謂馮參五侯尊貴

君侯威修容貌以威嚴加之非所以下五侯而自益者也

此東萊說憂心悄悄愠于羣小乃仁人憂國之語若是衆妾豈可以羣小目之國亂君昏則小人衆而君子獨君子憂而小人樂君子之憂憂其國而已憂其國則與小人異趣其為小人所愠宜也故曰憂心悄悄

詩經通義卷二

二

悄悄于羣小小人得志則為讒誣以病君子君子既病矣則又從而侮之故曰靦閱既多受侮不少曰既多不少者以著小人之衆也

此王荆公說日居月諸胡迭而微言君道當常明如日月則迭有虧傷耳今衛君任用小人則日如月然是以憂也憂之而不能決去此仁人之厚也

此毛鄭說

綠喻妾衣喻上僭故以二兮字點平聲掇而丁寧之綠兮絲兮言衣之綠本於絲之綠治絲者非汝乎以自

咎

據欽定四庫全書補入

也締裕以當寒風己之失所亦時實使然以自傷也  
鏡古平心而終無怨其君子之意詩之所以爲厚也  
燕燕

按春秋隱四年書戊申日而衛州吁弑其君完九月  
衛人殺州吁于濮杜預云戊申三月十七日乃一年  
內事也蓋未幾而君完之讐雪矣此詩作于州吁未  
殺之先當春夏之交見燕託興宜也州吁之殺也石  
碻實誘其子厚從州吁如陳而告于陳使殺之時戴  
嬀大歸必力愬之陳而莊姜此詩或亦有以感動陳

詩經通義卷二

三

人之心也歟

日月

辨說以詩中寧不我顧猶有望之之意謂作于莊公  
在時譏序說非是今玩逝不古處德音無良等句還  
以身後言之不必改序

張氏曰綠衣方妾上僭之時故反己自責而已日月  
之作在州吁弑君之後于是推原禍本以爲不見答  
于先君之所致亦猶孟子所云親之過大而不怨是  
愈疏也呂記左傳子叔姬姬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

舍無威夫夫人見薄則冢嗣之位望亦輕莊姜不見  
答則桓公之位何能有定乎反覆言之蓋推原禍亂  
之由而非爲己私也俾也可忘謂思莊公恩義之薄  
致嫡庶不定之禍誠使我可忘而我自不忍忘之也  
末章不欲咎莊公徒傷父母養我不終而已報我不  
述言莊公所以報我者不必稱述之矣亦不欲咎莊  
公也 王志長曰此詩胡能有定凡四言之必非無  
謂按隱三年左傳公子州吁有寵而好兵公不禁石  
碻諫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杜

詩經通義卷二

四

預云完雖爲莊姜子然太子之位未定是桓公不爲  
太子也以戴嬀之塞淵淑慎生子必不若州吁之狂  
暴况莊姜之教誨有加必克負荷故莊姜屬望莊公  
之立完甚殷且急胡能有定非指此乎定完本鄭氏之說

終風

郝敬曰終風且暴比賊子飛揚跋扈之態所以爲爲  
州吁作也朱子改爲莊姜傷莊公而作非是 王志  
長曰朱子辨說謂州吁無禮浪笑傲之理故集傳以  
終風之暴改屬莊公然州吁狂暴且至于弑君而何

有于笑傲其國母哉按左傳州吁嬖人之子有寵而好兵莊姜惡之或疑莊姜既惡州吁不應有悠悠我思及願言則嚏願言則懷等語是不然惡之者以其有奪嫡之勢思之者不能絕母子之情仍以序說爲正

陳啟源曰說此詩者謂莊姜不忘州吁見侮慢則悼之莫往來則思之至憂而不寐望其思我竊以爲過矣州吁弑君篡國阻兵安忍是衛之賊也衛人不得以爲君莊姜安得以爲子况譁浪笑傲侮慢君母彼

詩經通義卷二

五

不以母道事莊姜姜顧惓惓以子道畜之哉蓋經文言悼言思言願皆非指州吁也然則何指曰序不云乎莊姜傷己也傷己者傷己之不能正州吁也正之維何曰聲其弑逆之罪告于國人而誅之則甚正然非婦人所能爲故受其侮笑不敢怒也悼之已爾惠然肯來惠順也肯可也見爾雅有順心則可來見鄭箋諶浪笑傲不可來也至于莫往莫來斯亦已矣然國家之禍難其能解于思乎此首二章之意也三四章正言憂悼之情無時可解至寤歎而不寐焉願言則嚏

願言則懷極言其自傷如此然則莊姜所憂悼者宗社之大難也亂賊之橫行也而豈眷眷于州吁冀其篤母子之愛以是爲溫柔敦厚也哉愚按作思念莊公者既不合序作思念州吁者于理未安長發此解善申序旨且于左氏莊姜惡之語甚合

擊鼓

序曰暴亂曰無禮正指州吁篡弑而言辨說譏其淺陋過矣

會氏曰鏜然擊鼓用兵想見州吁好兵喜鬪之狀人

詩經通義卷二

六

所最憚者州吁之所樂國人故以爲怨也爰居爰處以下三章王肅以爲衛人從軍者與其家室訣別之辭蓋一篇之意皆如此歐陽本義亦同鄒忠肱曰春秋隱四年春衛州吁弑其君完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螿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夫州吁篡國不滿三時而伐鄭之師已再舉阻兵安忍虐用其民宜衛人之怨如此

凱風

凡詩人美刺多代爲其人之言非必其所作也朱子謂此七子自責之辭以幾諫也亦通

雄雉

序語本顯白毛公所以只解字義鄭箋以上二章爲男曠下二章爲女怨而雄雉乃喻宣公淫亂牽經配序殊覺支離不思序所云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者乃推久役之由久役而婦思其苦即是男女怨曠豈必章各異詞分配其說耶朱子統作婦人之詩其義始貫蓋本之曾南豐

詩經通義卷二

七

我之懷矣自貽伊阻歎己之不得從夫而遠去也杜詩誓欲隨君去形勢反蒼黃卽此意也此南末章告之以久處軍旅之道此東萊說念其夫而呼百爾君子者一身在外賴同役善處乃得保全

匏有苦葉

按宣公上烝夷姜下納宣姜鄭指夫人爲夷姜者以宣姜本適伋爲公所娶詩云雉鳴求其牡明是夷姜

本孔疏佩匏渡水朱傳解本國語魯語叔孫穆子曰豹叔向曰苦葉不材之業及匏有苦葉矣于人所供渡而已所謂腰舟也此章以渡水之宜喻

男女之有禮二章以徒涉爲犯禮之喻三章方以昏禮正言之末章又以待友同濟喻人必擇偶相從刺公與夷姜犯禮相求非其匹也

谷風

朱子初說云宣姜有寵而夷姜繼民化之而谷風作此正序義也後變其說又譏序以爲未見化其上之意夫民風善惡何一不由上致之王者陳詩將以觀政苟無關政化焉取于風

按末章言有沈有潰沈潰爲武怒之狀故首章有不

詩經通義卷二

八

宜有怒語玩既生既育比于子毒此婦人蓋有子而見棄

旌丘

李氏曰其後衛爲狄滅齊桓以管仲之言救之觀衛之德齊爲甚深則知黎之怨衛爲甚切

辨說云序見詩有伯兮二字遂以爲責衛伯諛矣愚按武王封康叔于衛本牧伯故康誥稱孟侯孟侯者五侯之長也非伯而何史記衛世家自頃公以前七世皆名伯此可證矣黎侯以狄難來告正望其修先



世連率之職故序云責衛伯也不應詆其誤 正義  
以此詩作于衛宣公之時按黎衛壤地相接衛不救  
黎則禍必及之懿公遂有榮澤之敗懿公宣公孫此  
詩即難定宣公時然必懿公以前作也左傳晉滅赤  
狄伯宗罪其奪黎氏地立黎侯而還事在衛穆公六  
年穆公上去宣公百餘載蓋黎氏世有狄難黎臣勸  
歸之後黎侯必復國久而又為狄所逐晉人乃數其  
罪而立之或據左傳語疑式微旌丘俱為穆公時詩  
非也

詩經通義卷一

九

簡兮

此詩極稱碩人才藝堪為王臣見衛之不用為可刺  
而因有思于西周之盛王西方美人即序所謂王者  
蓋言如此碩人安得遇西周盛王而承事之耶東萊  
云詩歎碩人之賢謂山則有榛隰則有荇惟西周然  
後有此人物也云誰之思西方美人見碩人而慨然  
有懷西周之賢士大夫也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指  
碩人也嘆美其真西周之人而非今世之人也江左  
諸人喜言中朝名臣亦此意也說亦通朱子謂賢者

仕于伶官有輕世肆志之心若自譽而實自嘲非也  
既稱賢者豈以輕世肆志為心乎魯仲連東方朔之  
流春秋時無此等人物

泉水

按載馳詩許穆公夫人作有驅馬悠悠言至于漕而  
泉水詩亦有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須漕在楚丘衛未  
渡河以前本都朝歌不應衛女不得歸寧乃思其地  
何玄子以為此亦許穆公夫人詩戴公廬漕時作說  
甚有理但詩序編此于宣公之世不敢易耳

詩經通義卷二

十

北風

此詩以涼風盛雪病害萬物興衛之時政酷烈病害  
百姓序所云並為威虐百姓不親正北風起興之意  
也辨說云衛以淫亂亡國未聞有威虐者夫亡國之  
政誰無威虐州吁好兵宣公殺子其威虐可槩見矣  
何謂之未聞乎 程子曰此詩為君子見幾而作惟  
恐去之不速非謂百姓相攜而去也未章詞意益迫  
切莫赤者非狐乎莫黑者非烏乎以其色而知其物  
不難辨也衛之威虐如此而猶不去是不辨狐赤而

烏黑也范氏同此讀詩記詩緝皆取之似可從若如集傳解則烏本孝烏何云不祥

劉瑾曰詩云攜手同車疑此為仕于衛者所作

靜女

當時男女皆為淫佚之行故曰刺時衛夫人無德乃推本于上之所化非謂此詩為刺衛夫人也毛鄭誤以靜女作貞靜之女又引古女史彤管記過之法遂至全解俱謬橫渠東萊衍說遷就愈曲愈離此靜女只深閨幽靜之女曹氏以為對遊女而言是也朱傳

詩經通義卷二

十一

作男女期會之詩此解不易與序說復不相戾華谷亦從之但以彤管為女贈男歸荑為男贈女與朱小

異耳

鄘

柏舟

呂記史記共伯餘釐音倍侯世子釐侯已葬武公襲攻

共伯共伯入釐侯羨音延自殺按武公在位五十

五年國語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警于國計其初

即位其齒蓋四十餘矣使果弒共伯而自立則共伯

見弒之時其齒又加長于武公安得謂之早死乎髦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既小殮則脫之史記謂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殺則是時共伯既已脫髦矣詩安得

猶謂之髮彼兩髦乎是共伯未嘗有見弒之事武公

未嘗有弒君之惡也史記索隱曰詩著衛世子共伯早卒不云被殺太史公蓋采雜

說而為之耳按太史公作世家時毛詩左傳俱未行是以其誤若此郝敬曰此共姜

未嫁而自誓之詩古者幼學稱髦士猶今垂髻兩髦

卯也分髮作兩髻曰卯齊風甫田總角卯今是也共

伯以總角亡故序云早死共姜在室父母欲以別嫁

亦人情也未嫁誓死尤人所難故鄘風首錄之

詩經通義卷二

十二

牆有茨

范氏曰掃之則傷牆道之則傷君必不得已而道之

則不可復詳必不得已而詳之則不可復讀詩人之

意本不欲道疾之而不能不道既道而復以為恥又

悔而相戒也

君子偕老

此本刺詩但盛稱其服飾容貌與猗嗟詩意同

桑中

李氏曰姜弋庸皆著姓也衛陳多淫泆之事蓋有由矣惟其公族既化則下化之矣方回曰朱文公呂成公于思無邪各為一說成公謂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當以無邪之思讀之文公則辨之云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文公謂桑中溱洧卽鄭聲衛樂二雅乃雅也成公則謂桑中溱洧亦是雅聲彼桑間濮上已放之矣王魯齋柏著可言集雖引成公說十三條而桑中詩後一條不錄無乃疑文公之說謂今之三百五篇非盡夫子之三百

詩經通義卷二

三

五篇乎秦法嚴密詩豈獨全意刪去之詩容有存于里巷浮薄之口漢儒病其亡逸取之以足數近時王陽明主說小序又文以他辭而後儒不敢議欲削去淫詩三十有一以合聖人放淫大訓此說余未敢從竊謂桑中溱洧非淫奔者自作蓋淫奔者有其事旁觀之人作此以譏刺醜惡若今鄙俚如賺如令形容狹邪之語無所不至豈彼人自爲之乎文公以淫奔之詩出于淫奔者之口故不惟不信小序并大序止于禮義語亦致疑焉謂桑中溱洧等篇未嘗止于禮義也余

以爲采詩觀風詩亦史也鄭衛之淫風盛矣其國豈無人焉察見其人情狀從而詠歌之其所以詠歌之蓋將以揚其惡雖近乎戲狎而實足以爲戒也文公謂淫奔者自爲是詩則其人已至不肖大無恥矣聖人何錄焉

淫人妻妾惟恐人知詩人表暴其事指斥女子及期會送迎之地雖幽遠而踪跡不可掩是卽所謂刺也大抵此等詩出自詩人之口便足懲戒朱子駁序并駁東萊且云夫子之于鄭衛絕其聲于樂以爲法而

詩經通義卷二

古

立其詞于詩以爲戒如夫子不語亂而春秋所書無非亂臣賊子之事也此說亦有理但詩與春秋不同春秋之義直而嚴詩之義微而婉畢竟東萊說不可廢樂記云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朱子云桑間卽此篇故小序亦用記語按鄭箋謂濮水之上有桑間者亡國之音于此水出也是桑間濮上本有定所考史記桑間濮上乃紂使師延所作淫聲後師涓從衛靈公游爲公寫之于濮水上師曠以爲此亡國之音郡縣志云桑間在濮陽城外廣陽里此詩

恐槩言桑林之中耳衛在古兗州桑土之野河淇之間何地無桑况記以桑間濮上與鄭衛別言似不在三百五篇之內陳啟源曰小序所云政散民流而不桑間也記以鄭衛為亂世之音桑濮為亡國之音而一則怨以怒一則哀以思則樂音亦不相同安可合之為一周禮大司樂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注謂淫聲為鄭衛凶聲為桑間濮上明有分別東萊謂桑中非即桑間三百篇皆入雅而桑間濮上則俗樂也戰國之際魏文侯與子夏言古樂新樂齊宣王與孟子言古樂今樂蓋皆別而言之雖今之世太常教坊各有司局初不相亂况上而春秋之世寧有編

詩經通義卷二

五

鄭衛樂曲于雅音中之理乎桑中溱洧諸篇其辭雖近于諷一勸百然猶知止于禮義仲尼編之于經所以謹世變之始也論語論為邦于鄭聲亟欲放之豈有刪詩示萬世反收鄭聲以備六藝乎其說不為無本朱子則深非之辨擊數千言不休今按左傳季札請觀周樂為之歌邶鄘衛為之歌鄭則鄭衛之詩固可弦可誦矣六卿餞韓宣子於郊賦詩不出鄭志則燕饗亦當用之矣夫國風固有不可入雅樂者如鶉奔狐綏桑中洧外等篇夫子只存之于詩以稽時

俗而備監戒伯有賦鶉奔宣子知其為戮則他可知已蓋凡樂皆詩而詩不皆可樂太史公謂三百五篇夫子皆弦歌之以求合于韶武此誠不可信必如朱子說則里巷狹邪之所用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亦何取異國狹邪之詩陳之于馨夏漢武之間哉

鶉之奔奔

楊氏曰此詩列定之方中之前著衛為狄滅之因也定之方中

首章言建國之事次章方言相土度地之初屬文之

詩經通義卷二

六

勢然也既度其可然後卜以決之人謀臧則龜筮從矣卜洛亦然末章則叙其勤勞以致殷富說于桑田文公能重農務本以蕃育其人也非直人也其秉心塞實而淵深駮牝亦至三千之盛如此解于上下文方協此華谷說

劉瑾曰春秋紀事用周正定星中時乃周之十二月衛懿公九年狄滅衛戴公立而卒文公繼立以次年為元年至文公二年歲首之月齊桓始城楚丘則詩所指定之方中其在文公元年之終楚丘未城之先

歟然詩言終焉允臧駮牝三千則是作于文公之季年追言其始遷時事耳

蝦蟇

程子曰虹朝西而暮東在東者陰方之氣就交于陽也陰來交陽人所醜惡故莫敢指之今世俗不以手指者因詩之言

在西者陽方之氣來交于陰也陽感陰則陽唱而陰

從此理之順故崇朝其雨范氏嚴氏皆同此說與朱子集傳異或曰朱

子虹見雨止之說于物理未然俗謂虹能截雨此暮

虹在東者也馮復京曰按鄭箋朝升氣于西方終其

詩經通義卷二

七

朝則雨氣應自然朱傳方雨虹見則雨終朝而止二

說正相反據玉厯通政經且見于西則為雨暮見于

東則雨止且見于西而純赤者則大雨暮見于東而

色黃者則雨止然則在東者截雨者也在西者行雨

者也楊旭曰崇朝其雨即今諺東豨曰頭西豨雨之驗也集傳誤以暮虹為朝虹

干旄

四之五之六之馬益多見禮益加在郊在都在城好

益篤則賢者益至序所謂臣子多好善也

載馳

按集傳許穆夫人將歸衛許大夫有來止之者夫人

憂之作此詩蓋據首章跋涉二語然此本據禮託言

非真有既行追留之事白雲許氏仲輿郝氏皆持此

說歸子慕曰詩以不得歸唁而作而夫人之意不

在歸唁也衛滅野處許為昏姻之國宜急告大邦以

救衛而許人不能故作是詩以歸唁為辭而未顯其

旨所以諷也

陳氏曰泉水竹竿載馳皆衛女思歸也泉水竹竿作

于無事之時故其辭緩以婉載馳賦于宗國已亡之

詩經通義卷二

六

日故其辭切以怨

衛

淇與

前一章言瑟憫赫喧張之時也未章言寬綽戲謔弛

之時也謹密而又寬廣莊嚴而又和易所以為德之

盛也陳君舉云肅肅不廢雖僮僮不廢而有所

拘者必有所從也

考槃

辨說詩文未有見棄于君之意則亦不得為刺莊公

矣序蓋失之而未害于義也至于鄭氏遂有誓不忘君之惡誓不過君之朝誓不告君以善之說則害義殆有甚焉鄭氏之失蓋生于序文之誤 愚按孔叢子子曰吾于考槃見遯世之士無悶于世朱子本此為說解弗諉弗過弗告甚明 黃震曰弗諉程子以為不忘君但弗過弗告難通朱傳弗忘此樂也得之但駁序以為非刺則不然賢者隱處澗谷至于獨寤獨寐獨宿則時君不能用賢之過亦可知已

碩人

詩經通義卷二

九

詩本閔莊姜不見答卻無一語道及但舉其族類之貴容貌之美來嫁時禮儀之備賸送之多就人情所易見稱述之而莊姜之賢與莊公之狂惑俱見之言外意婉詞厚所為善于諷刺也

氓

沈守正曰詩雖作于悔恨然悔所託之非人不悔始奔之不正此所謂淫人之悔也 此婦始合後奔終于見棄詩人述其事如此詩曰三歲食貧曰三歲為婦曰總角之宴則此婦來奔未久不應容色遽爾凋

謝歐陽云桑之沃若喻男子情意盛時可愛至黃而隕又喻男子情意易得衰落此解勝朱 朱傳用序說及爾偕老老使我怨言我本欲與汝偕老今老乎汝反薄我使我怨也

輔氏曰谷風與氓二詩皆怨然谷風雖怨而責之其辭直蓋其初以正也氓則怨而自悔其辭隱蓋其初不以正也讀此詩真可為士君子失身之戒

竹竿

序云不見答不過原衛女思歸之因耳毛鄭泥此而

詩經通義卷二

三

曲為取喻俱牽強朱傳最直截蓋本之永叔 郝敬曰朱子辨說云是詩無不見答之意使直言不見答則怨矣不見答而憂憂而不直言之所以為厚 蘇傳泉水載馳竹竿皆異國詩而係之衛者以其聲衛聲歟樂記云衛音趨數煩志鄭音好濫淫志齊音救僻喬志蓋諸國之音未有同者衛女思歸而作詩其為衛音也固宜

芄蘭

鄭云惠公以幼童即位按左傳惠公之即位也少杜

預云時方十五六蓋宣公以隱四年立假令五年即娶齊女至桓十二年見經凡十九年而朔即惠公尚有兄壽則是宣公即位三四年始生惠公故知為十五六也序以此詩屬惠公不為無據朱子謂不可考當闕亦疑序太過耳

尚書注云國君十二以上冠佩為成人左傳國君十四而冠惠

公即位之年非童子也然驕蹇自尊德不稱服則猶是童子而已惠公以讒構取國為左右二公子所惡逐之奔齊春秋書衛侯朔出奔齊不言二公子逐罪

詩經通義卷二

三

之也是詩也其即二公子之徒為之歟

何楷曰通篇皆比體是借童子躐等之狀為刺

河廣

此詩慈母念子不為不切而義不可往之意終不自言詩之婉而不盡類如此

伯兮

焉得諉草爾雅諉忘也詩本言忘憂之草毛傳云諉草令人忘憂朱子又誤連合歡辨詳考異

王志長曰按左傳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王為中軍衛人屬焉詩云為王前驅則衛可免

於罪故序不云刺宣公而曰刺時也 李氏曰古者師出不逾時所以重民力也春秋用兵多矣未有書師還者獨于莊公八年書之以見逾時而不返也然采薇之役踰年方歸東山之師三年始至詩人乃美之者蓋用之得其道則民無怨懟之心不得其道則逾時之久而人怨矣

從王伐鄭事在衛宣公十三年三國之從王正也而

序以為刺者刺其過時非刺宣公也疏過時者謂三月一時穀梁傳

踰時鄭在衛之西南而詩言東者時三國從王必會

詩經通義卷二

三

兵東都乃行也上云為王前驅下云自伯之東明是

從王為前驅東行伐鄭非謂鄭在衛東也孔仲達解

此詩最當朱子終以鄭在衛西疑之又云無明文可

考然則春秋非明文耶若但是衛國用兵何以有為

王前驅之語

木瓜

蘇傳言微物必當厚報况桓公之德如此其大則報之者當如何 序說極有據可從毛傳引孔子曰吾于木瓜見苞苴之禮行此出孔叢子朱子遂云疑亦

男女贈答之詩夫贈答是矣必曰男女何居劉瑾又據集傳以駁序云桓公之德豈可僅比于草木衛人之報何乃自擬于重寶如此說詩真固陋矣

詩經通義卷二

三



松陵 朱鶴齡 輯

黍離 王

劉瑾曰小弁踧踖周道鞠為茂草我心憂傷怒焉如  
擣正此詩之意然則黍離之感不待大夫行役之時  
而已兆于褒姒母子僭亂之日大夫之怨有所歸矣  
稷言苗言穗言實劉元城所謂往來非一見也或  
以彼黍只云離離乃變文叶韻不知離離垂也自秀  
至實皆可言之桃夭因葉以及花因花以及實所

詩經通義卷三

見非一女也此詩因稷之苗以及穗因穗以及實所  
過非一時也楊用修謂一日所賦譏元城說為固殆  
不然

君子于役

依序說則君子是稱其僚友朱傳作國人行役而室  
家念之之辭

謝氏曰雨雪霏霏遣戍役而預言歸期也卉木萋萋  
勞還卒而詳言歸期也四牡之使會幾何時勞之曰  
我心傷悲吉甫在鎬不過千里勞之曰我行永久蓋

先王之心惟恐一人之勞苦一人之怨咨何也不如  
是非所以體羣臣也本於推己及物之恕而發于序  
情閔勞之仁豈有無期度者哉今君子于役至于不  
知其期仁恕之意泯然矣先王之治何由可復見乎  
君子陽陽

蘇傳君子以賤為樂則貴者不可居也雖有貴位而  
君子不居則周不可輔矣此所以為閔周也

輔氏曰古之樂官非甚賤實掌教事如舜命夔典樂  
教胄子周禮大司樂掌教國子可見故賢者多隱于

詩經通義卷三

樂官如簡兮詩之類至春秋時如魯太師諸人猶知  
踰河蹈海以去亂

此詩之序最當鄭箋亦有發明朱子初解本從序說  
後改為婦人美其夫又謂即前篇君子之婦則鑿矣

揚之水

朱子曰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  
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  
子鄉遂之民以供貢賦衛王室而已平王微弱威令  
不行于天下無以保其母家使畿甸之民遠為戍守

故周人以非其職而怨之也又况幽王之禍申侯實為之此平王不共戴天之讐也乃不能討而反成焉愛母忘父其悖理亦甚矣民之怨也豈不以此歟

呂記所引與集傳不同

揚之水不流束薪喻王室政衰不能召發諸侯而獨

使我周人遠戍不得代也此程申為平王母家甫許

皆母族也鄭語史伯謂桓公曰申繪西戎方強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

伐之伐申而繪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繪與竹西戎方將德申申呂方強其隩愛太子必可知也

書紀年云幽王十一年為犬戎所弑申侯魯侯許男

詩經通義卷三

三

鄭子立故太子宜臼于申然則平王成此三國蓋皆以助已而德之耳孔氏謂甫許皆姜姓故併言之實不戍此二國不然

中谷有蓷

按本草菴蔚子益母草一名菴蔚生海濱池澤其性宜濕必

陰潤而後能生故曠則乾矣以興夫婦樂歲則能相

保凶年則至相棄也此程子說曠其修矣言修長者亦為

所曠也曠其濕矣言雖生于濕者亦不免也此類三

章次第如此毛傳陸草傷水鄭箋始濕中修終乾之

說都失之拗斷應從朱

兔爰

此詩必作于繻葛之後不然何其詞之深悲極怨如此乎蘇傳引或云羅所以取兔也兔之狡則脫矣而雉之介則懼之天下之禍首亂者則逝矣而為之繼者則受之非其所為而身受其禍是以寐而不欲動也此說雖不合序却有理

葛藟

王志長曰平王勞民戍申因有揚之水之刺其于母

詩經通義卷三

四

族過厚矣惟宜薄者厚則宜厚者薄親疎倒置故王族刺之葛藟枝蔓連屬有宗族之義焉夫葛藟必生山谷丘野之間絲延草木條枝之上今生于水涯則非其地以興宗族之失其所依也此東萊說下乃言王今棄九族遠兄弟而謂他人父彼非王族亦安肯顧王哉朱子解作流民適異鄉呼他人為父母與興意殊不關切

采葛

郝敬曰讒口傷人多乘間而入趙高蠱二世人不得

見而後鹿馬之計行霍光出沐而後上官桀之譖入  
故曰一日不朝其間容刀詩人憂一日不見其慮深  
矣朱子改爲淫奔之詩失之千里 唐風采芣之詩  
亦以比聽讒則古說爲得情 東發云晦菴新  
說仍從古注

大車

王氏曰序所謂周大夫者卿也故服毳冕周禮司服  
所謂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者諸侯之卿大夫也  
聞車聲而恐睹毳衣而懼見古大夫能聽男女之  
訟也未章言古大夫能使男女有禮其生死信誓之

詩經通義卷三

五

言皎然如此而今之大夫則聽訟之未能是以爲刺  
也刺之之意全在言外朱子謂周衰大夫能以刑政  
治其私邑淫奔者畏而歌之則直以爲當時之事矣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古男女守禮之正卽葛生百  
歲之後歸于其居意若如朱傳解生旣不得相奔以  
同室矣死又安得合葬以同穴耶

丘中有麻

序云思賢不指賢爲何人毛氏則云留大夫氏子嗟  
字也又云子國子嗟父歐陽氏云子嗟子國從無證

據下章之子復是何人若泛言留氏皆賢而皆被棄  
則尤不可信此蓋賢人退處丘壑藝植爲生國人歎  
其身留于彼而不見用故庶幾其來耳愚按留作羈  
留之留朱子本之義亦無害然考留本古邑名後人  
以爲姓 名物疏云說文有緇而無劉疑留卽劉也此  
詩所詠當爲周地今河南緇氏縣有劉聚周  
大夫劉康公劉夏劉華劉狄  
皆食采于此非鼓城之劉也當時必實有所謂留子  
者隱居丘中之地若夫子嗟之爲字歟子國之爲子  
嗟父之子之卽前二人歟則固無從而考矣朱子必  
坐以淫奔是何留氏之子人盡夫也地理志云周人  
之俗織絳而治生黍離以下大抵迫蹙憂傷之辭其  
風決非鄭衛之比

詩經通義卷三

六

鄭

緇衣

按諸侯入爲天子卿士皆受館受采祿序所謂國人  
宜之卽周人耳平王東遷武公有迎立之功周人德  
之深故其情見乎辭如此

將仲子

蘇傳莊公必欲致叔于死叔之未襲鄭也有罪而未

至于死是以諫而不聽非愛之也未得所以殺之也  
序乃云小不忍以致大亂夫莊公豈不忍者哉

按叔段之難制國人知之矣祭仲之諫莊公國人亦  
知之矣特骨肉間事難以顯言故託為公之拒仲以  
婉諷之意欲公申釋仲語先事而圖之惜乎公之不  
悟卒以養成其惡也雖然莊公豈正欲殺段者哉祭  
仲諫京城不度而曰姜氏欲之焉避害其始特重違  
母意處之大邑迨夫叔浸強盛不得不以同氣為敵  
國伐京克鄆勢迫使然爾是故春秋傳所云處心積

詩經通義卷三

七

慮志成乎殺者究其末也垂戒之言也詩序所云小  
不忍以致大亂者原其初也平情之論也蘇呂云云  
蓋據春秋家說從而為之辭

王志長曰詩辭極似婦人語氣所以鄭漁仲作淫奔  
之辭蓋為鄭聲淫一語所誤

大叔于田

二詩詞若美段意在諷公郝仲與云凡詩諷刺不在  
多言前篇言巷與羣小狎可知此篇言禮褻暴虎粗  
豪不檢可知莊公知而不之禁則是陷弟于惡矣

清人

朱子曰此序本春秋傳而以他說廣之未詳何據  
何楷曰是時狄人入衛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故使高  
克將兵防禦河上為克者當枕戈芟舍不遑寧處而  
乃盛其軍容嬉遊自若使狄人一旦軼境何以禦之  
春秋書鄭棄其師正譏文公命將非人觀此詩可見  
舊注但以師久不召為言失其旨矣

詩經通義卷三

八

清人作于文公時文公厲公之子也毛詩編在穆公  
有女同車諸詩之前諸詩皆序所命為刺忽者不宜  
越次如是故知詩之錯簡甚多

羔裘

辨說序以變風不宜有美故以此詩為言古刺今詳  
詩意恐未必然集傳作美其大夫之辭按詩所稱彼  
其之子如王風揚之水魏風汾沮洳唐風椒聊曹風  
候人皆刺則此詩恐非美之三章末二句皆有責望  
之意若曰彼其之子果能稱是服而無愧否乎  
本郝仲與

遵大路

此詩即難定為莊公之詩而繫思舊好情詞藹然朱子本從序說後乃改為淫婦見棄挽其人而留之蓋據鄭聲淫一語以槩鄭風諸篇也夫所謂淫者鄭之聲耳聲與詩有辨詩志也聲辭也楊慎郝敬俱云孟子云說詩者不以辭害志如此詩志本思望君子而其詞輕儇乃似出自婦人之口所謂鄭音好濫淫志蓋風氣使然安得以其辭故遂命為淫詩乎朱子又引宋玉賦遵大路兮擗子祛之句為證不知宋玉好色賦本出寓言屈宋騷賦言男女之事者多矣豈可盡以淫

詩經通義卷三

九

辭斥之乎

女曰雞鳴

辨說以詩中未見陳古刺今故集傳云此詩人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辭然述夫婦之賢者正所以諷不賢者與序意亦不相悖也二章三章五子字毛鄭俱云賓客甚謬朱子即指其夫方順亦本之永叔

有女同車

辨說此詩未必為忽而作疑亦淫奔之詩序者但見孟姜二字遂指為齊女而附之于忽耳假如其說則

忽之辭昏未為不正而無可刺至其失國又特以勢孤援寡不能自定亦未有可刺也序乃云作詩以刺之其亦誤矣何楷曰彼美孟姜明言齊女事與左傳合而朱子以為淫奔之詩則昭十六年鄭六卿餞韓宣子子旗賦有女同車宣子稱善豈有淫奔之詩而可登之燕饗者哉愚按昭公失國罪在祭仲春秋書鄭忽出奔衛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皆無貶辭夫國人正以忽無罪見逐而突因宋人之援憫然稱兵奪嫡苟忽有齊助何至于此故閔惜而追歎之非真

詩經通義卷三

十

刺也猶叔于田二章盛稱叔段才藝之美非真美也章夢易曰此詩只如後人美女篇耳有女同車乃二女同車非已與之同車也將翔將翔下車而遊也彼美孟姜又于同車中指其尤美者都是體態閑雅德音則善其音吐猶子建賦所云吹氣如蘭也咏美人而深致其慕悅之意詩賦如此者多矣日以淫奔不亦枉乎

山有扶蘇

范氏曰山不但有小木而又有大材隱不惟有荷華而又有紅草然則一國之大賢才無不有人君所美宜得其美者也今昭公之朝止見狂狡焉其暗于知人可知矣

稭兮

何楷曰稭兮稭兮風其吹女言忽之必為突所逐猶稭之必為風所吹也叔兮伯兮呼諸大夫而告之言叔伯其亟圖之汝倡我則我和汝矣謂患無其倡不患無和之者也當時卒無倡之者由忽無忠臣良士也本嚴張氏曰忽蓋不足道而人之情猶不欲遠絕之者以其立之正故爾

狡童

辨說昭公嘗君鄭國矣不幸失國豈可遽以狡童目

詩經通義卷三

十一

之且昭公為人柔懦疎闊不可謂狡即位之時年已壯大不可謂童以是名之殊不相似况序于山有扶蘇所謂狡童者方指昭公之所美此篇又移以指公之身焉則其說尤舛矣 愚按程子謂春秋止書鄭忽不以忽為君也不以忽為君故詩人目為狡童此說殊非夫春秋書鄭世子忽則國固忽之國也立不一時而為突所逐歸國二年旋為高渠彌所弑中間不書鄭伯非故畧之也生不同盟死不赴告孰從而書之春秋此類多矣杜預譏忽守介節而失大援父

沒而不能自君鄭人亦不君之此蓋為篡國者左袒

也伊川奈何亦踵其失乎朱子之辨正矣但解此詩

為淫女所作則其失殆又甚焉以愚臆之此詩乃昭

公見弑後國人哀之而假狡童以為刺也狂且狡童

蓋當時有此方言動相指斥不必未成人者始可加

之也史記箕子過殷墟作麥秀之歌尙書大傳以曰

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狡童可目紂則此不嫌于擬

忽矣朱子又謂忽無大罪國人不應數刺之然昭公

之復國也祭仲擅權而不能制高渠彌發難而不能

詩經通義卷三

十二

察突居鄭別都而不能討外無強援內無良輔以至于亡則固多可刺之道矣聖人錄此等詩以示戒萬世豈私一鄭忽乎哉

褰裳

按左傳鄭六卿餞韓宣子子太叔賦褰裳宣子曰起

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意正與序合可證古說相

承如此朱子作淫奔解語似近而意則離

手

坊記云壻親迎見于舅姑女之父母舅姑承女以授壻恐

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殆卽此類

東門之墀

集傳用序說楊旭曰此思賢之詩序云刺亂謂因亂而賢人隱也男女云云恐是漢人妄益

風雨

范氏曰如晦又甚于瀟瀟而雞鳴終不失其期所以為不改其度

按辨說謂詩辭輕佻狎昵不類思君子改為淫女于風雨之時見所期之人而心悅非也此詩音節風雅

詩經通義卷三

三

中多有之何獨于鄭風而目為輕佻狎昵耶

子衿

程子曰學校不修學者廢業賢者念之而悲傷故曰悠悠我心悠悠我思至于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也士之于學不可一日忘廢一日忘之則其志荒矣放僻邪侈之心勝之矣范氏曰鄭無忠臣良士大亂五世學廢之由也此詩之義最為明白朱子例作淫奔殆不可解

揚之水

朱子曰兄弟既不相容所與親者一人而已然亦不能自保于讒間此忽之所以亡也

見呂記蓋朱子初說

郝敬

曰國風揚之水有三皆微弱之比一王風比平王不能令諸侯也一唐風比昭侯不能制曲沃也此篇比昭公不能制突也昭公之于突與昭侯之于曲沃其事同故其比同突與子儀子亶皆忽之弟同氣相殘迄無寧歲詩所以謂之終鮮兄弟傷忽之無助也何楷曰鄭突奪嫡非正然其出奔也諸侯尚有會師而謀納之者忽以世子當立乃自其失位以至復國

詩經通義卷三

四

迄于被弑外不聞隣國之援內未有臣民之戴意其人必多猜忌善于物無親者讀此詩可想其概朱傳改為淫者相會之詞而于兄弟難通則曰兄弟婚姻之稱禮所謂不得嗣為兄弟是也或又云兄弟如所謂宴爾新昏如兄如弟者蓋親之之辭然章首揚之水二句當作何解

出其東門

曾氏曰氓以華落色衰而相背棄谷風以淫于新昏而棄舊室出其東門則不然夫婦之情未嘗衰薄特

以兵革不息室家不保所以為閔亂

聊樂我員聊可與娛兵戈散亂之後以得免孤曠為幸也序云思保室家與經末二語本合鄭乃云時亦棄之心不忍絕則非聊樂聊娛之義矣朱傳以為惡淫奔者而作亦可從

野有蔓草

詩人借男女邂逅以比君子遇主故子太叔賦此詩

趙孟曰吾子之惠也

言太叔喜于相遇故已受其惠

又子養賦此詩

韓宣子曰善哉吾有望矣

言君子相遇已所望也

如但作男女

詩經通義卷三

十五

相遇于野田草露之間則其詞媒矣何以觀志

溱洧

詩人暴其事以刺如衛之桑中云爾非奔者自叙之

辭

齊

雞鳴

此與鄭風雞鳴詩同義書大傳云古者后夫人入御

于君雞鳴太師奏雞鳴于階下然後夫人鳴佩玉于

房中告去曰奏則必有詩矣師乙亦云三代之遺聲

齊人識之豈即此詩歟

或曰初告言非但雞鳴亦有蒼蠅之聲以蠅飛則天

將曙也次告月當作日

此朱傳之說

言非但東方之明日

出且有光以人君日出而視朝也三告則其辭愈迫

皆所以速君之起

還

章濟曰子之還兮已譽人也謂我儂兮人譽已也並

驅則人已皆與有能也詩人直述其辭不加一語刺

之意隱然言表鄧元錫曰言俗好獵不言君從禽

詩經通義卷三

十七

斯風人之言

著

呂記昏禮婿往婦家親迎既奠鴈御音誦輪婿乃先歸

俟于大門之外婦至婿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

西階齊人既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婿家之禮俟我于

著乎而此婿俟于門外婦至揖婦以入之時也俟我

於庭乎而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此及寢門揖入

之時也俟我於堂乎而升階而後至堂此升自西階

之時也婿道婦入故于著于庭于堂每節皆俟之也



按此解甚明如鄭氏說則著庭堂皆在嫁者之家正與序反

此詩人託為新婦之言以刺失禮按著乃朝內之位

人君所宁立處又充耳惟冕服有之士弁則否周禮弁師

惟五冕云玉璫序云刺時蓋為當時諸侯以下皆廢親迎之

禮毛傳以充耳瓊華為士服失之矣

東方之日

東方之日東方之月只因其時以起興毛鄭分君臣解支離甚矣歐陽義以日月喻姝子顏色美盛亦有

詩經通義卷三

七

致本之韓詩薛君章句神女賦云其始來也耀乎若皎若明月舒其光浴神賦云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又云彷彿若輕雲之蔽月皆此意

東方未明

程子曰言其不能正時矣非特刺是官也何楷曰

按左傳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

管子亦云僖公卒諸兒以長得為君政令無常管鮑

相謂曰君亂甚必失國二書云無常即序所謂無節

者此詩之作當在襄公時

南山

何楷曰考左傳桓三年文姜歸魯桓公自與齊侯為嬴之會而成昏是桓娶姜時既無父母又不由媒妁下二章云必告父母匪媒不得蓋反言之以微致其意

甫田

辨說云未見其為襄公之時愚按左傳襄公即位之四年師首止殺鄭子亶轅高渠彌五年遷紀八年滅紀九年伐衛納子儀十二年降邾其年遂遇弑其不修德而求諸侯可以概見何必疑之

詩經通義卷三

六

蘇傳田甫田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啟矣思遠人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既服而遠人自至矣夫欲得諸侯而求之此失諸侯之道也彼總角之童而至于突然弁也豈其求之哉其道則有所必至也君子之得諸侯亦未嘗求之矣苟修其身而治其政令諸侯不來將焉往按末章疑是欲速而求大功之喻如舊解吾不謂然以語氣不類

盧令

按國語桓公問管仲曰昔我先君襄公田狩畢弋不

聽國政卑聖侮士而惟女是崇戎車待遊車之裂戎士待陳姜之餘序以此詩刺襄公可信 何楷曰襄公荒于田國人賦此以風之鬢與偶明是見其人之狀貌非陳古也

傲笱

三章皆惡魯桓以刺文姜也朱傳作刺莊公不然郝敬曰笱之制魚可入不可出傲則魚出矣帷薄不修之比也莊公于文姜爲子桓公其夫也夫爲妻綱如笱可制魚夫不能制其妻則固傲笱矣故傲笱刺夫

詩經通義卷三

九

而猗嗟刺子序說各有當也

載驅

王志長曰豈弟曰翱翔則徜徉自得并慙沮之意而無之曰行人彭彭曰行人灑灑則禽獸之事公然與眾人徵逐爲之矣序所云播其惡于萬民也 襄公疾驅其車以會文姜文姜疾發會之箋疏解同集傳作文姜乘此車來會襄公非是以經云簟茀朱鞞簟茀乃諸侯車飾

猗嗟

母亂而責子故其辭比傲笱爲婉三章皆以猗嗟發

歎歷數莊公之美正見其所不足 或問趙氏制其

僕御之說莊公能行乎曰不能也考莊公之立止十

五歲慶父叔牙季友皆桓公子慶父庶兄也其才不

在人下叔牙又佐之莊公特以母之貴壓于其上其

得立也蓋齊襄爲之援也文姜方挾舅氏以制其子

莊公而讐齊制母焉則國非其有也安能不俯首帖

耳惟母欲之是徇乎哉或曰莊公之受制于母以其

重視此魯國也使公能傲躡于乘以復讐大義求見

詩經通義卷三

三

正于天子遜國慶父而已去之庶可以有辭于天下

雖然當時周天子果能命方伯連率出六師以問齊

襄之罪乎慶父君魯叔牙必蹶起而爭之魯難寧有

已乎然則爲莊公者誠無計以處此也

詩經通義卷之三終

巴陵方功惠校刊

詩經通義卷之四

松陵 朱鶴齡 輯

魏 葛履

王志長曰禮者上下有章而已矣當時魏之卿大夫皆習其君之教而為褊急無禮之行故以為刺也詩曰佩其象揅則非士庶以下可知夫管大夫之難為上與晏大夫之難為下其不可立教一也不然儉為美德立國之先務也而何刺焉 朱傳解首章本用毛鄭惟好人異耳好人即縫裳之女 蘇傳婦人既嫁未廟見猶稱女

詩經通義卷四

如此解于下章左辟象揅語方順左辟婦入門避夫不敢當尊也象揅婦人之盛飾言女子始嫁治其禮儀如此而遽可使之縫裳要褊以自服歟魏俗如此由其用心褊急吾是以刺之序刺其君意只見之言外朱子疑縫裳之女所作而以好人為大人則佩其象揅如何作男子之服

園有桃

首二句一章託賦所由鄭解最迂謬夫桃賤果也 家語孔子曰果實有六而桃為下 棘小棗也園有桃園有棘亦可用其

實以為穀為食與國雖小亦可用其政以為治今彼

人不能故中心憂之其曰我士蓋賦詩者士也

此與前篇二詩皆刺而所刺之故終不明言鄭氏即

以采莫采桑采蕢及穀桃食棘為刺儉嗇則失興意

矣

陟岵

鄭箋作思其父母兄之戒較朱傳想像思己之言更

有味

十畝之間

詩經通義卷四

水經注故魏國城南西二面距河僅二十餘里北去

首山可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田迫隘故著十畝之

詩

閑閑泄泄毛氏訓往來多人以見國之削小此解未

安朱子謂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其朝思相率歸于

農圃語意豁然蓋本之頽濱

伐檀

郝敬曰朱子改為美君子之不素餐非也不稼穡而

取禾不狩獵而縣貆此無功受祿之比歎君子之不

素餐正所以刺小人也

碩鼠

辨說此託碩鼠以刺其有司也

唐

蟋蟀

序云儉不中禮舉其風俗之舊而言也欲其及時三章上四句是也以禮虞樂下四句是也太儉逼下故欲其自樂樂過恐失之淫故欲其節以禮序說無可疑者特所云刺晉僖公不知何據朱子謂特以諡得

詩經通義卷四

三

之考諡法小心畏忌曰僖非惡諡也歲暮而始為樂則一歲之中其固陋廢禮者必多矣序所為刺意在此乎朱傳改為民間歲晚行樂之詩說亦可從蓋國儉示禮其義原通行于上下耳 張氏曰僖公徒從事儉嗇而不知以禮為國專務于小者而思慮不能及遠故詩人閱之先欲開廓其心胸謂歲且晚矣不可不念所以自樂然樂不可過甚也于是而思我之所當思者夫有以自樂庶幾舒泰和豫而無拘迫之患樂而無荒則能周旋四顧而所憂者必得凡夫政

之所當務與患之所當防者斯可次第而理矣

山有樞

唐俗儉嗇不應此詩忽作曠達語序以為刺昭公可信也特後序不能修道以下語太繁雜耳是時曲沃成師勢盛昭公不能制日就危亡故詩人作此以諷之其辭不直斥昭公託為同儕相告語者憂危之情最為迫切朱子乃以為答蟋蟀之詩相勸行樂若然不過如後世將進酒筮篥引來日大難之類此何關于理亂者而夫子錄之乎 郝敬曰朱子辨說謂此

詩經通義卷四

四

詩之辭非臣子所加于君父夫風之作不知所起也作者隱其端而聞者忘其諷故曰言之者無罪若論臣子施于君父何但辭不可倨即刺亦豈可乎夫人有性情則不能無好惡有好惡則不能無美刺有美刺則其辭不得不深切故有雄狐碩鼠之譬而非譬有狂且狡童之呼而非侮必如朱說欲明忠厚之義反開世主惡謗之端而詩人之志幾乎窮矣

椒聊

惟意主昭公故稱桓叔為彼其之子彼其者外之之

辭

綱綴

朱傳解此詩與序意本合蓋惟男女失時益見遂其

昏姻者之可樂也三星毛作參十月見始見鄭作心三月見東方

朱子從鄭而專主建辰之月言之則化前人之拘固

矣毛鄭所說昏期各異呂記亦從鄭惟嚴緝從毛李

氏主毛說說苑載越人歌今夕何夕今得與奉舟水流正用此詩今夕何夕語不可云不得見

而思之也

杖杜

詩經通義卷四

五

郝敬曰晉自昭公被弑與沃五世相攻宗族離叛公

室孤立故詩人以杖杜特生比晉椒聊蕃衍比沃一

盛一衰比晉將折而入沃也如王風葛藟鄭風揚之

水皆親戚叛之所以不振安得目為泛泛行道之語

乎

東萊蓋主序說然序首云刺時也未見必刺晉君將

為沃并句恐後之講師益之夫曲沃固晉之同姓族

屬猶未遠也其以孽傾宗必欲篡奪之而後已豈其

君不能親親之過哉失在甸侯建國卒至尾大不掉

耳詩人不當以不能親親為弱主罪若謂曲沃之外

別有宗族書傳又無明文朱子作人無兄弟而自傷

是矣所云求助于人則不然夫詩已明言不如我同

父不如我同姓求助于人者立言固若是乎吾意此

詩當與常棣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同讀言行路之人

決無相比相飲之理所以勸人之篤于同氣也

羔裘

北風刺虐則云携手同行碩鼠刺貪則云適彼樂國

此詩之情篤摯如此信乎唐風之厚也

詩經通義卷四

六

鵝羽

按綱繆以下四詩序不言刺何君孔氏槩判為昭公

詩非也至以鵝羽為追刺昭公尤不然

無衣

辨說此詩若非武公所作以述其賂王請命之意則

詩人所作以著其事而陰刺之耳序以為美之是獎

姦誨盜非所以教也 按序本言武公之大夫作此

以美武公猶秦風之車鄰駟騶云爾豈謂編詩者以

是為美乎 戴氏曰武公恃其强大既欲假重于周

又不肯少屈于周故已不請命使其大夫風天子之使而取之其辭傲然與劉仁恭旌節吾自有之但求長安本色耳語意相類鍾惺曰末世天子反爲亂臣所資曹瞞所以終身不廢漢獻

有杖之杜

杜杜特生陰寡人不休息故以爲不能求賢之比中心好之曷飲食之風其推誠盡養以來賢也但云刺晉武公則無考朱傳汎言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亦通

詩經通義卷四

七

葛生

張氏曰雖婦人思存者而作然以獻公攻戰不休知其死亡之無日也則斷之以百年之後庶幾得同歸于土而已其傷之也至矣

采芩

朱子曰獻公好聽讒言觀驪姬譖殺太子及逐羣公子之事可見也此見呂記集傳止云刺聽讒

芩生隰苦生田野葑生圃今必曰生首陽則駕虛之辭耳故以興讒言之不可信胡得焉言徐察其言從

何而得之漢昭帝悟燕王上書之詐蓋察其書所白來也輔氏曰進讒者不畏人之不聽而畏人之能審一時不聽彼將浸潤而入之以祈于必聽惟審察則無由而進此止讒之法也

秦

車鄰

史記秦自非子封爲附庸曾孫仲入爲宣王大夫按禮天子之大夫視伯于是始有車馬寺人與諸侯同故秦人創見而誇美之

詩經通義卷四

八

駟騶

按禮諸侯之君乃得順時遊田治兵習武取禽祭廟附庸未成諸侯其禮則闕前篇美仲故但誇其車馬禮樂侍御此篇美襄公故盛稱其田獵圓序說各有當也

首章言往狩之事次章言方狩之事末章言畢狩而遊觀之事

小戎

此詩集傳備矣首章主言車棧收車軫之制梁輈鈎

衡之制游環脅驅御驂之制陰鞞縶續驂馬引車之制也兵車故須暢駘駟者駕車之馬不必齊毫也二章主言馬駢駟中服也駢駟外驂也龍盾所以蔽車輓輻控驂之轡也三章主言兵器縶縶矛之飾蒙伐盾之飾虎張交輶竹閉緝滕弓之飾與制也郝敬曰詩本託興婦人非必婦人自作也

蒹葭

序說與詩不附毛鄭太泥周禮永叔諸家推衍愈覺紆回頽濱云襄公不知以周禮治其國故告之曰有

詩經通義卷四

九

賢者于是不遠也胡不求與爲治哉此近之

周自平王東遷襄公父子畧取岐豐之地頓以攻戰爲威其氣肅殺文武成康之禮教蕩然矣周之遺民思見周之子孫而不可得故有所謂伊人之思焉溯游從之言逆流求之而甚遠則將順流而東以求之非道遠莫至者也宛在中央思之切也郝仲輿曰周民習先王禮教數百年矣一旦襄公據有其地始以攻戰得國思昔太和景象不可復見故東望河洛有游從宛在之思焉喜與余合并錄之

終南

補傳周地雖有王命時尙爲戎有序云戒勸者戒其無召天子之託而勸其必取也

按終南山在今西安府跨岐豐之地詩云君子至止謂至終南山下則此詩殆作于畧有岐豐之日乎世儒謂平王不宜以岐豐之地與秦考其時犬戎弑幽王取宗周非關東一二諸侯力所能制且召犬戎者申侯也立平王者亦申侯也平王旣不能背申侯以令諸侯又安能率諸侯以伐犬戎惟秦與戎世爲

詩經通義卷四

十

讐敵勢不得不假手于秦以靖戎雖然襄公有功爵之使列于諸侯可也賜以岐西之地則祖宗興王之基一旦拱手授人何以令天下岐西賜而岐東卽豐鎬也史云文公伐戎敗之岐以東獻之周秦卽獻之平王能撫而有之乎周不能有其地亦折入于秦此周之所以不復振而秦遂有代興之勢也

黃鳥

史記秦武公之葬從者六十六人至穆公用百七十人子車氏三子與焉按詩人不刺康公而刺穆公

者三良之殉穆公命之罪其不能革西戎之俗也史記正義引應劭云穆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于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蓋三良之殉穆公命之故左氏太史公皆以罪穆公也

王志長曰詩序哀三良也曰哀則不必有譏之之意矣王粲詩結髮事明主受恩良不訾臨沒要之死焉得不相隨若康公能為魏顆不從亂命則三良其何以死乎君子是以深尤康公也

晨風

程子曰以晨風興君子者取其去來之疾人君待士

詩經通義卷四

十一

有禮則賢者歸之否則浩然去矣林木茂盛為飛鳥所集興朝廷有道則賢者所就也如何如何歎之也詩主賢者見棄而言故曰忘我

君子是指賢者辭旨甚明朱子謂此詩是婦人念其君子豈君子必婦人始得稱其夫乎又證以屢屨之歌屢屨事出風俗通不當引

無衣

朱子曰襄公以王命攘夷狄報君父之仇故征伐不休而詩人美之康公令狐河曲等戰修私怨逞小忿

故好攻戰急用兵而詩人刺之詩可以觀于此見矣蘇傳此詩傷今之無恩于民而用其死也秦本周地故其民猶思周之盛時而稱先王焉 或曰襄公承王命伐戎此詩詠之以刺康公之好戰亦通

首二句興也從毛傳三言王于興師者王肅云疾其君

好攻戰不由王命故思為王興師是也周室覆于西戎岐豐之地雖屬秦矣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故其同儕相謂之言如此欲其君之上奉王命而為討賊復讐之舉也此豐城朱氏說曰與子同仇者戎弑幽王殺秦仲

詩經通義卷四

三

乃臣子百世必報之讐也毛傳解序意不明朱子謂序與詩不協故集傳但以秦俗樂于戰鬪言之

渭陽

朱子疑我見舅氏以下又一手所為按序云即位者謂晉文公即位而康公思前事也若康公即位文公卒已七年矣不應至是始作詩也今從集傳康公為世子送舅時作

三百篇無齊桓晉文之詩卻附見衛秦二國于衛風錄木瓜以表桓公存亡繼絕之功于秦風錄渭陽以



示文公沒後秦晉不當兵爭累世

詩經通義卷四

十三

詩經通義卷之四終

巴陵方功惠校刊

詩經通義卷之五

陳宛丘

松陵 朱鶴齡 輯

子之湯兮毛以為刺大夫與序不同然二說本合蓋風行自上刺大夫亦是刺幽公耳朱子以為不知何指則此詩果安屬耶無望謂無威儀可瞻必斥有位者言之說者謂詩序毛公所作觀宛丘傳知其不然也使序果出毛公不應與傳異同

衡門

詩經通義卷五

一

蘇傳食魚必魴鯉娶妻必姜子則終身有不獲者矣故從其所有而為之及其至也雖天下之美無以加之不然雖有天下之至美而常挾不足之心以待之則終亦不為而已 據序說猶孟子云滕雖褊小可為善國朱子作隱居自樂而無求之辭語意酷類從之可也但譏序愿無立志為因倍公之諛而配以此詩則不然凡序所作詩時世雖不盡可考然相承必有原委決無以諛法強配欺天下後世者朱子之論毋乃過于深文乎

東門之池

蘇傳陳君荒淫無度不可告語故詩人思得淑女以化之于內蓋婦人之于君子日夜處而無間庶可以漸革其非如池之漚麻漸漬而不自知也 李氏曰如周宣王之姜后齊桓公之衛姬楚莊王之樊妃皆能夙夜儆戒輔君以成其德不獨人君也吳許升少為博徒妻呂榮躬勤家業奉養其姑教勸升修學升感激自厲遂以成名賢女之助如此 麻紵資女工菅茅柔白故思賢女者以之託興朱子作男女聚會之辭意味殊短

東門之楊

詩經通義卷五

二

疏昏姻失時者毛以為失秋冬之時鄭以為失仲春之時按荀子霜降逆女冰泮殺止此毛說所本周禮仲春之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此鄭說所本 序說與鄭之丰相類然此事世所希有朱子則曰男女期會而負約之詩

墓門

墓門凶僻之地棘生必析之以斧以興陳佗之必當去也梅雖美木生墓門而惡鳥集之以興太子免之終見害于佗也 本蘇傳夫也不良言陳佗也誰昔然矣

言疇昔已然追咎桓公不為他置賢師傅以致弑逆  
之事也顛倒思子亦追咎之辭 按程呂諸家皆從  
序蘇傳同而不用其師傅之說集傳以為不知何指  
辨說又謂陳無可紀獨佗作亂以是詩與之夫存序  
此說亦可垂訓必以無所考據而廢之過矣左傳佗  
如鄭蒞盟詎如忘洩父知其必不免夫也不良國人  
知之此獨非一證耶 郝敬曰陳之有佗猶衛之有  
州吁鄭之有叔段皆國家大故采風而無刺奚取乎  
風故陳之墓門與衛之終風鄭之叔于田其立戒同

詩經通義卷五

三

也  
王志長曰按桓公鮑之立佗生才十年耳桓公在位  
三十八年間擇良師傅與佗遊寧必佗之不義至此  
極哉桓公以弟之賢否無與於己而孰知身肉未寒  
子即受其毒故父兄之棄子弟實自棄也  
防有鵲巢  
何楷曰陳宣公信讒事無所考惟史記載宣公二十  
一年有嬖婦生子欸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寇禦寇  
素愛公子完完懼禍奔齊此亦足為信讒之一證

王志長曰防有鵲巢以遠者試之耳中堂有甃則言  
及目前矣功有旨茗其說蔓延牽連耳旨鵲則羅織  
成文矣讒人之情狀如此

月出

陳近楚竊糾優受等語已近騷人之致神女賦其少  
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月賦美人邁兮音塵闕隔千  
里兮共明月意俱本此

株林

朱氏曰衛之亂至牆有茨而極于是有狄入衛之禍

詩經通義卷五

四

陳之亂至株林而極于是有楚入陳之禍然則狄非  
能入衛也宜姜實召之也楚非能入陳也夏姬實召  
之也此所謂女戎也

澤陂

王氏曰東門之粉苑丘之應也澤陂株林之應也

極道男女慕悅之情如此所以為刺蒲比性之溫柔

藺比體之芬芳芙蓉藺菖比色之華艷三章皆言蒲藺者以柔弱為質而又極其色之美氣之芳也或疑碩大且卷碩大且嚴不宜以目美人然安知非女悅男之語耶

檜

羔裘

范氏曰急于遊燕而怠于政治此賢人所以去也然其心豈舍君哉故曰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集傳用序說而不用其大夫以道去君語則豈不爾思何以解之

素冠

會氏曰詩人思見練冠蓋當時止為一歲服歟 郝敬曰喪制葦年外一月小祥以練熟麻布為衣冠再

詩經通義卷五

五

葦外一月大祥又一月禫而服除閏月不計周衰禮廢不行三年之喪如春秋諸侯居喪而親迎會盟征伐大夫以下可知故詩人刺之素冠主練冠是能練冠則能三年矣以上皆從毛說 按毛以素冠為至期而練之冠鄭以素冠為既祥素紕之冠從毛則所謂不能三年直是葦即釋服從鄭則謂三年將終特少日月耳王肅與箋合東萊黜鄭從毛朱子則從鄭

有萋楚

序云疾恣謂疾檜君之恣于政刑不知惠恤其下猶

所云淫刑以逞也國人疾其君以下當是後人誤解恣字而妄益之鄭氏曲說傳會拗僻甚矣朱子謂政煩賦重國人不堪其苦而作文義粲然朱子每駁序然亦有功于序如此詩是也王平仲說與余合 免爰之尙寐無覺召華之不如無生皆此詩意也東發謂樂子之無室無家恐難指萋楚不亦固乎

匪風

首二句言人之不安如常在疾風之中奔車之上此張氏說周道雖適周之路意之所託則周室盛時也北方

詩經通義卷五

六

魚少烹魚人所願以興周道人所思此程子說誰能烹魚乎吾則滌濯其釜鬻誰將西歸乎吾則懷望其有好音謂以周室復興之音慰我也朱傳云我願慰之以好音此好音不知何指

曹

蟋蟀

補傳詩不及小人序者以其將無歸依知其所用小人故不足恃

陳氏曰有法則儉無法則奢儉則寡欲寡欲則小人

無所投奔則多欲多欲則小人得以中其欲而自售  
小人得志則其國家必有危亡之禍而彼致禍小人  
亦且立而觀之因而挺之耳孰與圖其難而共其憂  
哉 鄧元錫曰奢者苟目前為觀而已而不顧其後  
故刺之以蜉蝣如蜉蝣之生死止旦暮也即衣裳楚  
楚何為矣夫志競則奢愈競則愈奢歸處歸息歸說  
不競矣是約奢之道也解未句亦一說 奢則國必敝大猶  
不堪况小而迫乎衣裳舉一端耳朱傳作刺時人玩  
細娛而忘遠慮者蓋推廣言之

詩經通義卷五

七

鳴鳩

郝敬曰物性誠壹無如鳥之哺子者以鳴鳩比見人  
不如鳩所以為刺 以鳴鳩起興刺為政之不均而  
其辭乃專美淑人君子蓋即美以見刺猶鄭之有羔  
裘也曹未聞賢君足以當此者故知其為刺也詩緝  
解末章云思古人而不得見曰胡不使之壽考萬年  
乎與序意甚合  
蘇傳鳴鳩惟在桑而已其子則不可常也從其在梅  
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是以居一以俟

之而無不及者此得一之要也李氏曰若母無常處則其子不知所在

下泉

田萊多荒惟見稂莠蕭著以興民之不得其所此嚴氏說  
序推本言之以為其君侵刻所致也未章則追古傷  
今

程子曰泉之潤物猶政令膏澤之及人今寒冽則不  
能潤物在下則不能及物浸漬則害物苞叢生之茂  
者乃反害之是皆不得其所也所以愾然既寤而歎  
念周道之盛也

詩經通義卷五

八

陳氏曰序於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  
也於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

幽

七月

程子曰七月大意憂深思遠周公蓋欲成王知先王  
致王業之由民之勞力趨時稼穡艱難如此詩中多  
陳節物大要言歲序之遷人事當及時耳所言或與  
月令異者月令多舉其始此但言其有時不必始有  
也 周公遭管蔡之變作此詩以感動成王故居變

風之末左傳季札觀樂為歌豳曰其周公之東乎是居東時所作也集傳則云周公以冢宰攝政恐成王不知稼穡艱難故作此以戒之

首章上六句陳人以衣褐為急下五句陳人以稼穡為重民用食急于衣此先言衣褐者豳地在西北苦寒尤甚慮事有豫貴于半歲前提策故頻舉七月而言也此張子說二章述女子勤蠶桑之事因春日而有感于情也三章言預備來歲蠶務及絲事畢而麻事又興皆以供公上之用也以上二章終首章無衣之意

詩經通義卷五

九

四章言取皮為裘以助布帛因及田獵奉上之事終首章無褐之意五章言時物漸變禦寒不可不用終首章衣褐卒歲之意六章述農圃衣食之事其優老而薄壯則幽俗之厚也七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焉八章述藏冰以備祭祀及燕享祝頌之事見君民相親周之王業所基也以上三章終首章于耜舉趾之意

豳詩本風而周禮籥章氏祈年于田祖則吹豳雅蜡祭息老物則吹豳頌考之于詩未見篇章之所在鄭

氏三分七月之詩以當之謂桑女感時思歸是豳風春酒介眉壽是豳雅兕觥祝君公是豳頌或謂豳詩吹之隨事而變其音節可為雅亦可為頌或又謂楚茨大田甫田是豳雅噫嘻載芣豐年是豳頌王介父謂豳詩自有所謂雅頌今亡朱子以為諸說皆通今備存待考黃東發述王雪山以氣別聲之說最為乖謬長發已辨之

鴉鴉

朱子曰成王之疑未釋則亂未弭也故周公作鴉鴉之詩以貽之告之以王業艱難不忍毀壞之意所以

詩經通義卷五

十

為救亂也見呂記按此詩周公自明己志而序以為救亂者是時國家新造中外危疑公之心在乎安王室以安天下而非為己謀也黃佐曰鴉鴉詩周公不惟明己之心亦勸王先事之備

鴉鴉比武庚我子比管蔡呂記周公謂管蔡為子者為周家語殷民之辭也

我室比王室鄭箋作鴉鴉自言又謂周公救其屬黨大謬王肅固己正之朱傳出而詩義如發矇矣但謂

周公東征二年得武庚管叔而誅之其後乃作此詩則因書傳誤解金縢弗辟之語孔安國解作致辟之辟鄭氏詩譜以為避

流言之變而沿襲其訛也考居東東征是二時居東者周

公始聞流言而避居于國之東也東不詳其地大抵去國不遠觀金勝

王親迎出東征者成王既迎公歸而往正武庚管叔

之罪也居東之時武庚管蔡方相煽為亂周公處骨

肉之間必無遽與師往征之理又成王方疑周公

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于王亦必不從此朱子說金

滕罪人斯得謂周公居東之後成王始知流言之罪

人為管蔡非謂即誅管蔡也自風雷示警成王感悟

周公歸乃承王命作大誥往征之東山破斧等詩皆

詩經通義卷五

二

作于其後觀金勝云居東二年東山云自我不見于

今三年則知居東東征首尾共五六年間事朱子晚

年與蔡九峯辨書傳弗辟之說以為宜從鄭氏特詩

傳未及追改耳

劉瑾曰此詩專罪武庚而于管蔡則有閔惜之意蓋

為親者諱也如書之大誥亦然觀其告鴟鴞以無毀

我室可見其詩作于武庚未誅之先

東山

朱子曰完謂全師而歸無死傷之苦思謂未至而思

有愴恨之懷至于室家望女男女及時亦皆其心之

願而不敢言者上之人乃先為詠歌以勞苦之則其

歡欣感激之情何如哉蓋古之勞詩皆如此

破斧

此大夫代為征士之辭未見必為征士所作以答東

山也

伐柯

成王感風雷之變出郊親迎周公周人幸公之將歸

而作此詩序所云刺朝廷之不知謂公之忠誠如此

詩經通義卷五

三

何向者朝廷不知乃以流言疑之乎程子云刺朝廷

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非也首章言伐柯須斧猶娶

妻須媒以比周之不可無公次章言伐柯之則不遠

以比欲公之歸亦不遠但陳籩豆以迎之斯見之矣

之子即指周公與下章一例毛鄭種種僻說斷不可

從朱子謂東人喜公至而作亦非本旨

何楷曰金勝予小子其親迎我國家禮亦宜之孔穎

達云國家尊崇有德宜用厚禮詩稱衮衣籩豆是也

此篇言以饗禮迎公下篇言以冕服迎公也周公關

王室安危二詩斷當主周人幸公歸立說

九罭

郝敬曰朱子改為周公居東東人喜之而作恐未必然夫居東公之不幸也不以朝廷失公為憂而以東人見公為喜立言失輕重之義矣一章謀所以逆公之禮二章三章揣公必歸而託為辭東人之語四章迎公而歸而託為東人留公之語也蓋公不忘王室往迎即返故東人悲公歸而朝廷始者不恤公去詩所以歎其不知也

詩經通義卷五

三

此詩作于成王迎公之時序云刺朝廷不知與前篇同皆是追刺亦只言外意耳首章以魚網得魚興周人喜得公而見之袞衣繡裳迎公之盛服也二章三章陳往迎時告曉東人之辭遵渚遵陸以鴻之卑飛興公之居東為失所也公歸無所公歸不復言公歸豈無所乎公歸豈不復乎復言復位相成王也末章承上言公特信處信宿于彼是以我得見此袞衣之服然使風雷不作安能有此無謂公今日歸遂無使我銜悲往日之事也蓋痛定思痛之辭

本何玄子說 歐陽

以末二句為述東人留公語則章法不完朱子作東人喜公而相語以留之解末章似矣而全旨又未合

狼跋

程子曰狼貪獸也猛于求欲故陷于機穽羅縶前跋後蹙危困如是周公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避大美而弗居不有其尊不矜其德故雖在危疑之地安步舒泰赤舄几几然也毛氏以狼之跋蹙不失其猛與公之不失其聖夫詩人比興必以類是以香草比君子惡鳥譬小人豈有以豺狼與聖人乎且以上二句

詩經通義卷五

南

言跋言蹙安有几几不瑕之義蓋此詩體與他詩不類故不通耳上二句是反興 傳解公孫作成王大非孫毓已經辨正箋作公孫于齊之孫近之但以爲復成王之位而欲歸老又非是不如程說之精也

詩經通義卷之五終

巴陵方功惠校刊



松陵 朱鶴齡 輯

小雅

鹿鳴之什

鹿鳴

序及毛鄭皆專指羣臣為嘉賓羣臣而謂之賓者恩禮之厚也集傳兼及諸侯之使蓋本儀禮注鹿鳴者君與臣下及四方賓燕講道修德之樂歌然作詩之本意實為羣臣孔疏已辨之矣 嚴緝詩求忠益序

詩經通義卷六

一

所云盡心謂忠告無隱也上下之情不通則羣臣嘉賓雖欲有以告君而不可得故待燕而後可以盡其心也杜甫詩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得古人用詩之義矣按燕禮鼓瑟吹笙在工歌笙入之時吹笙者以笙吹詩也示我周行德音孔昭蓋在旅酬之後周行至道也德音善言也鄉射禮記古者于旅也語樂記于是語于是道古是也

鄒忠肩曰集傳以鹿鳴諸詩為燕饗通用之樂歌然燕與饗異饗重而燕輕饗者天子所以享元侯及卿

大夫之有功與諸侯享鄰國使臣燕則有因祭而餽如楚茨之備言燕私是也有因朝聘而飲如湛露之在宗載考是也有因勞而勞如四牡之勞使臣杖杜之勞成卒是也有因暇而會如伐木之飲湑是也又有繼饗而燕如左傳鄭饗趙孟禮終乃燕是也其禮不若饗之盛饗在廟燕在寢饗親獻燕不親獻饗爵盈而不飲燕無算爵此燕與饗之別也是詩云嘉賓式燕以敖又云燕樂嘉賓之心則知是燕非饗矣或疑燕禮無用幣之文然周語云先王之燕體解節折共飲食之于是乎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則燕未嘗不用酬幣也 關雎夫婦也而曰友鹿鳴君臣也而曰賓蓋王者退處于宮則懼溺牀第故相敬如友以持之尊居于朝則慮隔堂廉故相洽如賓以通之而引翼之資啟沃之益亦因以收焉傳曰師臣者帝賓臣者王此之謂乎

詩經通義卷六

二

四牡

程子曰四牡之義閔人之勤勞故云有功而見知則

說矣上不知下之勞則下不自盡其力故曰四牡廢則君臣缺矣 郝敬曰此文王之詩而稱王事者凡風雅歌文王之事非即作于文王之世周道大行然後禮樂興則是成王周公之世矣故稱王事稱天子文武同也

此爲使臣自述之辭故末章託言作此詩以來告蓋臣有勞苦患君不知今探其情以勞之所以爲悅非謂使臣必待知而後悅也

皇皇者華

詩經通義卷六

三

按周禮大小行人出使諸侯其責甚重燕以遣之所謂禮也歌以樂之所謂樂也遠而有光華是皇華所取義也疏草木之華不以高下而易其色臣之出使當光顯其君常不辱命不以遠近而易其志也程子曰皇華之光明于野猶王澤之流布光華于天下也故以爲輿天子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廉訪疾苦宣道化于天下國蒙被德澤是以光華朱子曰叔孫穆子謂君敎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詢度必咨于周此詩意也詩本以戒使臣而託于其自

道之辭以發之忠厚之至也 每懷靡及鄭箋據國

語懷私爲訓不可從忠信爲周又當引國語本言諏

謀詢度必咨于忠信之人而詩文乃云周爰咨諏者

東萊謂古語多倒是也永叔解作周詳訪問集傳因

之然詩旨未必如此 六月序云皇皇者華廢則忠信

旨

常棣

按國語引富辰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則此詩自是成王之時周公所作以親兄弟也

詩經通義卷六

四

左傳又引富辰云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封建親戚以

藩屏周召穆公 虎 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

周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二書

皆富辰之言且其時去召穆公未遠不知其說何以

不同杜預以爲周公作之召公歌之據序云閱管蔡

則當屬周公無疑左氏蓋傳聞異辭耳

首章以常棣之萼著于村交相映發興至親莫如兄

弟下三章漸次以死喪急難禦侮驗兄弟之至情言

不惟求原野急患難者可恃即闕牆非令兄弟然猶

愈朋友之無助也五章責人以兄弟之相賴如此乃或無事而忘之乎六章勸人以兄弟之恩當常相和樂末二章又因常人之情多厚妻子而薄兄弟故言妻子雖好合必兄弟具和乃爲樂之久而可以宜家樂妻子矣人誠究其理圖是事則吾言豈不信然耶朱子曰燕兄弟之詩當極其和樂而此詩專言死喪急難之事其志切其辭哀蓋周公處兄弟之變孟子所謂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者也文武燕兄弟之詩雖不可見然意其辭氣和平必異

詩經通義卷六

五

於此故序者以閔管蔡之失道發之蘇傳小人好以親爲怨而樂從其疏故此詩每陳朋友之不足恃者以告之

伐木

朋友故舊兼同姓異姓而言燕主同姓故曰親親以睦正義指上常棣篇非也華谷云後序于理無害而以此說詩則支離

古之聖王有以后妃爲友者關雎琴瑟友之是也有以羣臣爲友者六月飲御諸友假樂燕及朋友是也

此詩燕諸父諸舅而序以朋友故舊括之蓋同姓異姓天子有下交之理皆得言朋友也與上篇之以良

朋友生與兄弟相較而言者義稍不同或駁朱傳取序首句刪下二句直以父舅兄弟作朋友者爲非不知周之列位非同姓卽異姓也同姓異姓之外更以何者爲朋友乎陳啟源曰常棣伐木二詩兄弟朋友名稱相混愚謂伐木之父舅兄弟卽常棣之朋友常棣之兄弟則非伐木之兄弟當以九族內外別之常棣之兄弟九族以內也伐木之諸父及同姓之兄弟

詩經通義卷六

六

九族以外也九族在五服之內可稱兄弟不可稱朋友九族之外無服大傳云六世親屬竭斯可謂之朋友矣九族之內歌常棣以燕之九族之外歌伐木以燕之觀常棣之六章毛傳云九族會曰和鄭云九族從己上至高祖下至元孫之親明是常棣詩燕此而其餘則燕之于伐木不然二詩之兄弟朋友何以別乎

山中伐木必與人共之有朋友之義焉故取爲興而因以鳴木之鳥聲爲比也下二章只一句興辭殺而

意同伐木之人猶不可無助君子于閑暇之時可無以蕪酒盛具召朋友而燕樂之乎詩內凡言我皆燕朋友者自我也鄭以有酒四句族人陳王恩追我二句又述王意太支離

天保

詩曰于公先王周未有稱先王者其作于武王以後明矣此詩既曰答前五篇然則前五篇亦作于武王之後明矣

前三章言天之降福于君四五章言祖之降福于君

詩經通義卷六

七

羣黎百姓徧爲爾德此受福祿之本也未又終四章以下之意與三章遙接

采薇

程子曰文王遣戍役以守衛歌此詩遣之敘其情而風以義當時之事後世因用之以遣戍役朱子曰文王既受命爲西伯得專征伐而其征伐也必稱天子之命以行之此足見以服事殷之實矣或者謂文王受命而稱王則是二天子也而可乎朱子又以此未必爲文王之詩前三章以大義曉之而託于軍士之自道四章五章

期其立功之速而因勉之以戒備也未章預叙得還之日以閱其勞楊柳依依卽采薇之時雨雪霏霏卽歲亦莫止蓋相爲首尾之辭

出車

箋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禮記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按文王之時爲難者昆夷也伐獫狁無考本紀文王虞芮質成之明年伐犬戎書大傳西伯三年伐犬夷漢書云隴以西有畎戎顏師古謂犬夷卽畎戎

詩經通義卷六

八

亦曰昆夷孟子文王事昆夷是也亦曰混夷詩混夷喙矣是也亦曰緄戎史記自隴以西有緄戎是也帝王世紀云文王受命四年混夷伐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修德不與戰是可證采薇序之昆夷卽此詩所云西戎也若獫狁是北狄卽太王時獯鬻在朔方之外未聞文王時爲患中國毛鄭以天子爲殷王受南仲爲文王屬觀首章云自天子所謂我來矣三章云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其辭甚鄭重豈是西伯承王命遣其屬爲軍將者

耶朱子解此詩本用古義集傳更之蓋亦有疑于此

耳及考文王之臣四友十亂並無南仲之名惟宣王

時常武詩有南仲太祖太師皇父鄭氏解云皇父以

南仲為太祖則是南仲之曾孫朱子亦從其說意者

南仲為將西征北討自在成王初年本東陽許氏之說史軼

其名氏而詩特著之耶或曰據毛公解常武云命南

仲于太祖皇父為太師是以南仲皇父為二人彼南

仲當即此南仲也六月為宣王伐玁狁之詩今采薇

出車二詩亦皆有玁狁恐是同時事然宣王北伐既

詩經通義卷六

九

有尹吉甫不應復命南仲况采薇出車杜三詩相

次是周公所定斷非宣王時詩也

首章二章述其聞命而忠敬與臨事而憂勞以慰勞

之也三章盛稱元帥之威靈氣燄有扞禦北狄之功

四章言自朔方來歸而西戎又警遂承王命移師以

伐之移師西伐之命所謂簡書也本鄭箋劉長樂呂東萊同此說五

章言南仲伐西戎為一方所嚮望如草蟲阜螽其類

相應本鄭箋程子東萊同此說末章則言春晚到家叙景物之暄

妍稱主將之功伐皆喜而詳之也 此章兩言王事

多難前玁狁後西戎也西戎近在汧隴玁狁既却還

師伐之自可不勞餘力 季本曰古朔方在今寧夏

衛其東北為北狄其西南為西戎朔方者狄人通西

戎之要路也城朔方則狄失右臂之助不待攻戰可

伐其謀故曰玁狁于襄襄者駕出其上也黍稷雨雪

叙自北而西往來道塗所見所謂不遑啟居也戎與

玁狁先嘗表裏為患今西戎服則玁狁平矣故曰玁

狁于夷小序以為文王時詩文王無伐玁狁之事亦

未嘗為天子稱王也 陳啟源曰汲冢紀年帝乙三

詩經通義卷六

十

年王命南仲距昆夷城朔方逸周書序文王立西距

昆夷北備玁狁謀武以昭威懷作武稱合此二條可

為出車詩之證帝乙三年乃文王即位之五年正初

立時也西距昆夷則昆夷為西戎無疑而北備玁狁

亦在此詩蓋南仲乃殷大夫帥王師出會諸侯者文

王正與之同事然則南仲非文王私屬而天子亦豈

殷王紂耶常武詩之南仲鄭氏解為皇父之太祖意

殷亡後南仲之子孫仕于周而皇父正當宣王之世

南仲克戎有顯功于殷故詩人推本其祖言之亦作

詩之法也毛傳分爲二人未然又按紀年宣王六年  
皇父休父從王伐徐戎正與常武太師皇父程伯休  
父詩相合並不言南仲從王則毛氏之誤益信矣愚  
按此說與詩序相合何氏古義說亦同汲冢書未可  
深信而逸周書則兩漢時已有之非僞撰此可據也

杖杜

王氏曰上之人能知其下中心委曲之情而形于歌  
咏則下說之出車杖杜是也上之人不能知而下自  
陳其勞苦之狀悲傷之情則怨也揚之水鶉羽是也

詩經通義卷六

二

范氏曰出車勞帥故美其功杖杜勞眾故極其情朱  
氏曰四章皆述其未至之思而不言已至之喜蓋未  
歸時思之切如此則既歸之喜有不待言

魚麗

程子曰太平之時庶物繁盛故能備禮六月序云魚  
麗廢則法度闕矣物不足則不能備法度也文武以  
下傳詩者之言不可取 治內治外文武之政也天  
保采薇等篇則非文武時作乃天下既定之後周公  
述文武之志播之樂章耳

南陔

白華

華黍

張氏曰六篇必有其辭所以亡者良由施之于笙非  
若歌之可習

六月序小雅諸篇魚麗之後次南陔次白華次華黍  
次由庚次南有嘉魚次崇丘次南山有臺次由儀考  
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堂下  
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乃間也代歌魚麗笙由

詩經通義卷六

三

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燕禮亦  
然朱子以爲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是有聲而  
無其辭此劉原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  
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呂東萊云此說不爲無理  
然魯語叔孫穆子聘晉伶簫咏歌鹿鳴之三鹿鳴三  
篇既可與簫相和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  
和而歌乎嚴華谷云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卽所歌之  
詩也序特因其辭以知其義若本無辭安得有所序  
之義耶郝仲輿云朱子據儀禮于南陔諸篇曰笙曰

樂曰奏而不言歌以爲有聲無辭之徵今按鄉射亦儀禮也云奏騶虞狸首騶虞有辭而曰奏則凡稱奏者非無辭也國語金奏肆夏樊遏渠肆夏樊遏渠卽時邁執競思文等篇周禮之九夏也金奏九夏有辭笙奏南陔以下獨無辭乎周禮籥章以籥吹豳詩豳詩卽七月籥吹七月有辭笙吹南陔以下獨無辭乎又禮記文王世子升歌清廟下管象象卽維清謂管奏維清于堂下也管有辭而笙獨無辭乎夫樂由聲成聲由辭生古未有有聲無辭之樂朱子謂笙無辭

詩經通義卷六

三

但有譜不知今之腔譜所以調辭也有譜則所譜之音自成辭矣集傳之說恐不然 鄭氏謂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辭義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處今按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謂之賦明有辭矣新宮有辭則笙詩之有辭何疑 鄭曉古言曰笙詩有聲有辭如其無辭宜曰笙調不曰笙詩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今亡有謂斯干爲新宮者非也笙詩之亡猶管詩之亡也書曰琴瑟以咏笙鏞以聞詩咏之聲依之律和之自后變以來未之有改也古詩以魚麗足鹿鳴什數毛公遷南陔白華華黍附于其後因以南有嘉魚爲次什之首類頌嫌毛公推

改什首爲非古于是復爲南陔之什而由庚崇丘尙仍毛公之舊東萊從類濱說又悉依六月序編之朱子則據儀禮以南陔足鹿鳴之什而以白華爲次什之首又云魚麗由庚南有嘉魚崇丘南山有臺由儀六者蓋一時之詩爲燕饗通用之樂毛公分魚麗以足前什說者遂分魚麗以上爲文武詩嘉魚以下爲成王詩其失甚矣今考鄭康成說則魚麗殿鹿鳴之什毛公以前本如此朱子謂魚麗是毛公所移恐亦未詳今一依毛公原本詮次 郝本同

詩經通義卷六

四

南有嘉魚 王志長曰烝然罩罩烝然汕汕與君子求賢之誠甘瓠鬻之烝然來思與嘉賓從王之志惟求賢之誠既字則從王之志自切此詩先後之序也 按嘉魚甘瓠味之美離禽之孝皆以喻賢也上籠之如罩下擦之如汕至誠求賢之道也木樛瓠鬻言上能屈已下賢則賢得以上進固結不可解也烝然來思言上求之至則賢如離禽之羣然來集也曰來曰又俱有親就之意朱子謂興之全不取義何也顧大韶曰既不

取義矣又何興乎

南山有臺

郝敬曰此詩朱子亦改為燕饗通用之樂惟以燕禮歌南山有臺為據夫鹿鳴魚麗嘉魚辭云有酒猶疑似燕饗此詩不及飲酒本非為燕饗作也山有草木多材之比也亟歎樂只君子言得賢才則君身君德名譽福祚邦家無窮之慶所以為樂得賢也 陳啟源曰魚麗嘉魚有臺三詩朱子因儀禮間歌之文遂皆指為燕饗通用之樂而斥序為非不知序所云作

詩經通義卷六

十五

詩之本意也間歌三詩用詩為樂之事也作詩時原不為間歌今之釋詩者自當推求作詩之本意序說可概廢乎 用樂與作詩之意本不相謀馬端臨已辨之

由庚

崇丘

由儀

古樂南陔合吹黃鐘大呂二宮白華合吹太簇應鐘二宮華黍合吹姑洗南呂二宮由庚合吹蕤賓林鐘二宮崇丘合吹夷則中呂二宮由儀合吹無射夾鐘

二宮

蓼蕭

澤及四海序隱括興義為文也王者建萬國親諸侯故其來朝者以蕭草自喻以零露喻王澤詩中君子皆指天子 蘇傳同 燕笑語今言接己之温厚也為龍為光言恩寵光耀及己也宜兄宜弟言兄弟之國同來朝者無不親睦也儻革冲冲和鸞離離鄭康成謂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乘車迎于門故云然疏引周禮大行人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注云賓位

詩經通義卷六

十六

者大門內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也此一說也王介父謂乘馬路車天子所以好諸侯也有車馬則有儻革和鸞矣東萊云韓奕之二章王錫韓侯儻革金厄三章其贈維何乘馬路車即其事也此一說也朱子則謂天子燕諸侯之詩君子指諸侯儻革和鸞諸侯車馬之飾也愚按左傳宋華定來聘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燕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杜預注賦蓼蕭義取燕笑譽處樂與賓燕語也為龍為光欲以



寵光賓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言賓有令德可以壽樂也和鸞雖離萬福攸同欲與賓同福祿也元凱蓋以賦詩之意是主人頌賓朱子據此為說與序意亦可相通也

湛露

天子燕諸侯之禮三禮無文鄭以豐草為同姓是矣又分杞棘為異姓桐椅為二王之後則繫說也朱氏曰前二章言厭厭夜飲所以道其情之相親後二章言令德令儀又美其德將而無醉中亦寓規

詩經通義卷六

七

彤弓

嚴緝彤弓非常賜也鐘鼓大樂也饗盛禮也設盛禮所以重彤弓之賜也李氏曰周室東遷之後賞罰無章然彤弓之賜惟及晉文侯文公二人則先王盛時可知已郝敬曰朱子作燕有功諸侯錫以弓矢之樂歌詩言饗非燕也燕饗皆酒而饗主于錫以酒行禮非行禮以飲酒也國語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嘗饗卿當燕燕或至夜饗行于朝故曰一朝饗之嚴緝二章傳云右勸也三章傳云醕報也孔氏以勸功報功釋之蓋酬酢是燕禮其饗禮為訓共儉爵

盈而不飲非必有獻醕也孔說為得愚按燕饗固異然饗畢即繼之以燕左傳鄭饗趙孟禮終乃燕是也甯武子言報宴報功宴樂而鄭氏解右之醕之引儀禮賓受爵奠于薦右及主人獻賓賓酢主主復酌賓曰醕皆出燕禮蓋言饗可以包燕也華谷引左傳饗醕命宥謂右與宥侑通皆助也饗醕必有賜以為宥彤弓乃宥之大者夫饗禮本為彤弓而設豈有以之為助者乎

菁菁者莪

詩經通義卷六

六

陳氏曰正小雅二十二詩皆因其事而歌之也菁菁者莪之詩則宜何歌其天子行禮于學校燕飲而歌之歟此詩毛鄭以君子為人君則既見君子主賢才言之不如謂人君樂于得才其說為長莪蒿雖微物美而可食故為人才之比首章二章言王者育才如陵汜之育物見此濟濟多士為之喜樂且有禮儀以晉接之也謂燕飲之禮儀三章錫我百朋言人才珍重朝廷猶易云或益之十朋之龜也末章言楊舟于物無不載從鄭

以興國之人才無不可用今既見之故我心安適而休休也序云天下嘉樂之乃是旁意韓退之推行其說文雖工而義無當朱子作宴飲賓客之詩此又失之泛矣 范氏曰養天下之才莫如致敬有禮則賢者出而風俗厚樂且有儀所以爲先也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蓋謂此也

六月

郝敬曰毛公此序歷舉鹿鳴諸詩所由廢一以見世道興衰之由一以見聖人刪詩正樂之意故孟子曰

詩經通義卷六

七

詩亡然後春秋作詩與春秋相終始非徒爲聲樂而已毛公所以有功于詩也

篇中凡稱我者皆詩人代爲吉甫之辭首章述吉甫受命之始也二章三章言戎事之備四章五章言却狄之功末章言吉甫既歸天子以燕禮樂之又進諸友與其飲而張仲與焉用鄭說蓋使文武之臣禦外以孝友之臣居朝見毛傳宣王所以克成中興之功也范氏

曰戎狄四支也朝廷心腹也有孝友之臣日納王于善然後吉甫征伐有功

采芑

首章二章言軍容之盛三章言師律之嚴末章遂言其成功也 曾氏曰芑與佩非軍服金路非戎車和鸞非戎馬所以然者方叔克壯其猶如吳起將戰不帶劔武侯臨陣不親戎服羊祜輕裘緩帶盛著功名杜預身不跨馬自能制勝故詩人但咏其車服之美而已

郝敬曰六月事勢張皇采芑氣象暇豫蓋吉甫承頽敗之後敵驕兵惰應變不得不敏及北狄既平軍聲已振方叔再出服命服乘命車從容運籌而南蠻奔

詩經通義卷六

三

氣矣詩可以觀于此見之 王志長曰宣王于玁狁之難命吉甫爲大將必以方叔佐之至北狄畏威遠竄國勢既壯荆蠻小醜先聲已奪其氣及方叔率師一出遂望風來威是以六月之美吉甫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有不止于將帥之任者采芑之美方叔曰顯允方叔顯則陰陽進退無不明允則賞罰號令無不信此正必勝之將也以吉甫當玁狁而不謂之小其才以方叔威蠻荆而不至于墮厥績宣王之赫然中興豈偶然哉

車攻

古田獵之制毛傳備矣宣王之往東都以會諸侯為主因田獵而選車徒而二章三章先言田獵者蓋有司先為戒具以待會同畢而出獵也此東萊說赤芾金舄會同有釋言諸侯來朝其儀物之盛等威之嚴如此詩人美之猶後世云不意今日復覩漢官威儀也此曹氏說五章六章言田獵時獲禽之眾與射御之良據孔疏以五章為頒餘獲之射在于澤宮其義可通也蕭蕭馬鳴以下言獵罷而歸始終靜治

詩經通義卷六

三

吉日

疏留意于馬祖之禱祈是能謹于細微也求禽獸惟以給賓是恩隆于羣下也程子曰漆沮之從天子之所悉率左右以燕天子皆羣下盡力奉上嚴緝詩美田獵耳後序舉三隅言之王志長曰漆沮之從天子之所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此下奉上也以御賓客且以酌醴此上逮下也下恆奉上則永無飛隼之嗟上恆逮下則永無尸褻之歎君子所以貴有終也

車攻田于東都之敖地吉日田于西都之漆沮也上

之射夫此之賓客皆諸侯也選徒舉柴頒禽之類言

于車攻伯禱差馬酌醴之類言于吉日蓋彼此可以

互見也劉瑾曰率左右以樂天子猶車攻之射夫同而助舉柴也進賓客以酌醴猶車攻之大庖

不盈也

詩經通義卷六

三

詩經通義卷之六終

巴陵方功惠校刊

詩經通義卷之七

松陵 朱鶴齡 輯

鴻雁之什

鴻雁

厲王之後人民離散宣王能使還定安集各復其居  
詩人賦其事以美之毛鄭解之子為侯伯卿士蓋指  
巡行邦國者左傳文十三年鄭伯宴公于棗子家賦  
鴻雁注云詩義取侯伯哀恤鰥寡有征行之苦可證  
古解如此集傳改作流民相謂雖亦可通而去古義

詩經通義卷七

遠矣

一章二章皆述使者還定安集之事三章又代為使  
臣之辭哀鳴磬磬憂流民之未盡安集也維彼哲人  
謂我劬勞以于征于垣言也維彼愚人謂我宣驕以  
矜憐慰勞言也本王氏說蓋深歎使臣之劬勞能知其心  
者少也

庭燎

列女傳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于永巷由是  
勤于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以此證之果為

宣王之詩也

此詩自為問答亦如齊風雞鳴之體

河水

規王之聽讒而諸侯攜貳也首章言流水必朝宗于  
海猶諸侯必朝宗天子今乃如飛隼之或飛或止去  
來無定木鄭箋下此亂之所由生也我兄弟諸友可  
無以禍及父母為念乎次章以流水湯湯喻諸侯強  
盛不朝又如歛隼之飛揚自恣所謂不蹟者也念彼  
不忘則詩人憂亂之辭三章以飛隼循其陵阜喻諸

詩經通義卷七

侯之循道而來朝者今訛言亂政而王不察則彼必  
讒言是懼矣惟敬可以弭讒故又託為相戒之言以  
悟王也歐陽義呂記嚴緝皆同古說惟集傳但云此  
憂亂之詩按墨子及汲冢書皆言宣王殺杜伯而非  
其罪殆以讒言致然觀此詩所規容有之矣

鶴鳴

箋教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董氏曰此詩其師傅所  
作歟

毛鄭謂教王用賢其說必有自也鶴善和鳴魚多潛

伏故以比賢人園樹山石皆用賢之比也鳴皋聲聞  
身隱而名著也潛淵在渚時隱而時見也樹檀下擇  
朝廷當上賢者而下小人也他山為錯旁求側陋則  
可以治國也通篇全用罕譬舉類邇而見義遠納牖  
之體當如是也朱傳分作四解文義不貫且是講學  
非說詩矣

祈父

司馬之屬有司右虎賁旅賁皆宿衛天子所謂爪牙  
也六軍不足用乃出禁衛以從征所謂轉子于恤也

詩經通義卷七

三

毛鄭以為作于宣王末年敗績姜戎之時其說可信

白駒

宣王之末不能用賢宣王殺杜伯而非其罪以是知其不能用賢也賢有見  
幾而去者同朝大夫惜其去而思之故有是作首章  
二章欲得賢者來止其家而留之也此張氏說伊人猶云  
彼人乃其人不在而想望之非觀面之稱也三章冀  
其來而又愛其去也未章則歎息賢者之遠去猶望  
其念已音問無絕華谷云極稱其美而思慕之所以  
見其人之賢而時之不用為可刺也

黃鳥

毛鄭以為室家相棄王氏蘇氏以為賢者不得志而  
去朱傳則以為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作此詩郝敬  
曰民不得所時政使然故詩人託為民言以諷上所  
謂刺也下章放此

我行其野

王氏曰此民適異國從其昏姻而不見收郵之詩也  
朱子從之

斯干

詩經通義卷七

四

厲王流彘宮室圯壞宣王即位更作宮室既成而落  
之劉向引詩亦同序說集傳則云未見必為宣王之時又引或  
說李賈之云儀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即此詩考新  
宮久亡疏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孔子時年三十餘後此詩亡孔子錄而未得故  
子夏不為之序也不足信  
古人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序止云考室者室是總名  
言室足以兼寢廟也毛傳不及宗廟而鄭箋以似續  
妣祖為成宗廟築室百堵以下為成燕寢按鄭云宗廟及路寢  
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此詩二章云西南其戶劉向昌  
故知是燕寢其路寢文雖不載亦作之可知

陵疏亦云宣王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其言與鄭合然則宣王考室必非不及宗廟孔疏云雜記言廟成則覺之寢成則考之此序云考室取義甚廣可以通覺廟也此辨甚明

無羊

箋疏所引牧人謂牧人之官詩所言爾牧篋笠薪蒸者乃牧養之人也降阿飲池牧之地也蓑笠負餼牧之具也以薪以蒸遊牧也以雌以雄別羣也皆牧法也矜矜兢兢羊知所畏也不騫不崩無耗敗也畢來

詩經通義卷七

五

既升入于牢也羊盛如此則牛可知眾魚旒旒鄭氏謂牧人得此夢而獻于王華谷謂設辭以頌禱二說皆通黃氏曰古人以畜之多寡卜其人之盛衰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于是人和而神降之福此頌禱之祠所以詳及于羊牛眾多牧人安逸以致民物富庶之效也

皇甫謐曰宣王三十年伐魯諸侯從此不睦蓋周衰自此而漸也大抵宣王美詩多是三十年前事箴規之篇當在三十年以後王德漸衰亦容美刺並行不

可以限斷

節南山之什

節南山

此詩家父乃求車者之先世韋昭以為平王時作劉瑾據國既卒斬喪亂弘多語亦以為東遷後詩恐不然蓋節彼南山即終南山家父因所見起興則是作于未遷之時又詩曰我王不寧曰以究王訕可見其時幽王尚在也

詩經通義卷七

六

尹政亂在于不平而召天人之怨三章言太師委任之重尹氏以不平不稱其職也四章言師尹之不平在于遠君子而任小人君子對下小人謂邪正之當辨也勿誣罔君子以為不可用勿信任小人以自取危殆文意瞭然五章言如用君子則可以回天心而息民怒歎師尹之不能也六章憂尹氏不但不能弭天災抑且生禍亂七章思避亂而無可往也八章形容小人喜怒無定蓋怒以立威喜以植黨也九章責師尹不平而不知反已十章言致亂雖師尹而亂本

實在王心故終以式訛冀之也

正月

首章言訛言害國甚于繁霜害物故已獨為懷憂二章言訛言變易好醜故憂心愈甚而反見侮于小人也三章傷國之將亡莫知底止四章究天定之可畏不終于夢夢五章歎訛言之莫懲徒相蒙以自聖六章言上下畏罪而無所自容七章言小人抗我而求賢無實八章言宗周之必滅由王惑溺女色推禍亂之本也九章以棄輔隳載責王之遠賢人而致危殆

詩經通義卷七

七

十章因言駕車之道當周慎于始斯踰險不難而王會不以為意也十一章憂君子之罹害十二章惡小人之比周末章悲小民天極災獨為尤可念也幽王之禍原于褒姒而成于小人專政故前數章皆以訛言為憂蓋訛言者詩張變幻小人所恃以罔人而惑眾者也此東後言洽比其隣昏網孔云與上篇瑣瑣姻婭語合此詩所刺者殆即尹氏之徒歟此詩鄭氏以為宗周末滅時作朱子引或說疑是東遷後詩以詩文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為據然考西周

亡後不即東遷詳余尚書傳自大戎發難至平王即位首尾蓋數年事此詩既言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又云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其作于未遷之時乎若既遷後人有定主不當為瞻烏誰止之歎矣

十月之交

鄭氏云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四篇皆刺厲王蓋以正月惡褒姒此篇疾豔妻又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所謂番也蘇傳鄭桓公在幽王時與

詩經通義卷七

八

番蓋先後用事又褒姒以色居位謂之豔妻誰曰不可漢儒異師相攻甚于仇讐毛公誠改詩第他師將不肯信而韓詩之次與毛詩合此足以明其非厲王也今按唐書天文志云十月之交以歷推之在幽王之六年又周語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是歲三川竭岐山崩伯陽父歎為亡國之徵與百川沸騰山冢舉崩語合鄭云幽王八年鄭桓公為司徒桓公死于驪山之禍其司徒必代番為之者此詩作于幽王時歷歷可據康成云云最為謬說

前三章述天變之後災異游臻四章言致災由任用羣小又有內寵主之所以難去也五章六章崇言皇父之惡七章八章歎已從事被譏安乎命而不敢自逸也

項氏曰幽王時為惡者皆宣王時故家率犬戎攻王者崧高之申伯也為趣馬以亂朝者韓奕之蹶父也為卿士而貪殘擅利為太師而迷民謀國者常武之皇父尹氏也四人雖未必皆其身亦無皆死之理以此知人才惟上所用唐裴矩即隋佞人魏華歆即漢名臣也嚴緝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大雅所美諸臣皆初年中興之佐幽王時未必存蓋皆其子孫耳

兩無正

元城劉氏恕曰嘗讀韓詩有兩無極篇序云正大夫

詩經通義卷七

九

刺幽王也其詩之文比毛詩篇首多兩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朱子曰劉說有理然第一二章本皆十句今遽增之則長短不齊非詩之例又此詩實正大夫離居之後替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王者亦非 詩篇之名有絕不用詩語者此篇則甚難解頴濱云兩無正猶天失常託天災以刺時也天降饑饉有罪無罪同死即雨失其正也華谷云此詩刺刑罰不中忠言不用遂致人心離散所謂眾多如雨也或曰當從韓詩作兩無極朱子疑前二章皆十句不宜

獨多二句今若分作二章章六句何為不可且章各一韻分之正宜

喪亂之後大臣多去位其不去者作此以責之首章言天變于上二章言人離其心三章言已忠言不見用而因以敬畏戒羣臣四章責羣臣之莫肯盡言也五章六章言彼之離散而去者蓋以忠直罹尤巧佞易入仕者進退皆難故爾又體其情而言之末章則深責去者以無室家為辭

劉瑾曰詩文四章言曾我替御慘慘日悴固可見其

詩經通義卷七

十

作于替御之臣矣但二章首言宗周既滅繼言正大夫離居卒章又言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似是東遷之際羣臣懼禍離居不復隨平王遷于東都故見諸詩辭如此 先儒謂此篇東遷後詩以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恐非逆料未然遷于王都正指東都也若止以去而挽之來則曰遷曰歸皆可何必以遷為辭乎幽平之際災變頻仍臣工解體考之文侯之命可見其曰殄資澤于下民即此詩降喪饑饉斬伐四國之謂也其曰囚或耆壽俊在厥服即此詩正大



夫離居莫肯夙夜莫肯朝夕之謂也其曰侵戎我國家純卽此詩戎成不退之謂也平王遷洛本迫于戎難其時將兵匡衛者晉文侯鄭武公衛武公而外無聞焉觀詩未有昔爾出居語知幽王之末大臣多避難潛身者此詩人所以深責之也

### 小旻

四篇皆以小名其義未詳若謂別其爲小雅小雅多矣何獨別此四篇大東名小東正宜何反以大名乎小旻小明別于大雅召旻大明則小宛小弁將何別

### 詩經通義卷七

十一

乎又謂宛弁刪其大而小者獨存此說近之然亦無證據

前二章言謀有善不善而不能擇三章言謀之非其道四章言謀而不能斷故于事無成五章言不擇賢者謀之必將致敗末章言懼禍之深

### 小宛

朱傳作大夫遭亂兄弟畏禍而相戒之詩此解最明切復不悖序首章以鳴鳩亦可戾天與兄弟當努力以求及其親也次章欲其敬威儀以治身所以繼先

人也三章欲其用善道以教子亦所以繼先人也四章以毋辱所生申首章之意五章至末章言遭亂如此易罹刑獄故雖無罪之人猶懷恐懼而可無戒乎詩雖不顯斥幽王而彼昏不知壹醉日富政與賓之初筵同旨至哀我填寡宜狂宜獄及集木履冰等句則刺時之意莫切于此解者必欲牽合幽王父子事故其說穿鑿無理今盡汰之

### 小弁

郝敬曰凡詩託爲其人之言不必真出其人之口也

### 詩經通義卷七

十二

毛公獨于此詩明之者非謂小弁獨託而他詩皆真也以明子之于父無刺而小弁之親親非宜白所及耳辨說云此爲放子之作無疑但未見必爲宜白耳愚按詩言蹶蹶周道鞠爲茂草是憂國家之將亡非宜白作必無此語况孟子集注已純用序語何此獨疑之

前五章皆言被廢無依故心憂之甚皆怨慕之辭六章以下純乎怨矣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君子信讒不舒究之此是幽王黜后放子之本宜白作詩時其身

已被逐故曰舍彼有罪予之佗矣宜白之廢也其始必幽王嘗泄其意于語言之間左右因傳會而成之故曰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李泌所謂左右聞之將樹功于舒王太子危矣者也此東萊說宜白既廢伯服遂立為太子故告之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邊恤我後逐子之悲同于棄婦故其辭一也朱氏曰小弁前六章皆與白華八章皆比小弁婉以切猶有望之之意父子之道也白華簡而莊不無責之之意夫婦之道也

詩經通義卷七

三

巧言

首章為傷亂之辭以發端次章言亂生于讒讒生于王之涵容不斷漢弘恭石顯與蕭望之周堪劉更生相辨論元帝始不之察其終也望之等皆為恭顯所排則譖始既涵之失也三章言信讒致亂雖屢盟何益左傳幽王為太室之盟諸侯畔之此其證也盜言即讒言詆為盜者疾之深也四章言已能忖度讒人之心也五章備言聽言宜審巧言尤不可惑蓋讒人之言非巧不入詩人所深惡也故摘取巧言二字名

篇末章斥讒人所在而深賤之言本易驅除特王不悟爾按晉語幽王與虢石父比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又鄭語虢石父讒佞巧從之人而立為卿士此詩于信讒之禍痛之深矣彼何人斯殆指虢石父之徒歟

何人斯

三言彼何人斯皆假託暴公之侶以刺暴公也前六章反覆言不入之可疑七章乃責以大義末章又峻其辭焉雖云絕之仍有冀其悔悟之意蘇公與暴

詩經通義卷七

四

公同為王卿士其從行之人亦卿士也詩云不入唁我知蘇公是時已因譖失位吹壘吹簷追言同為王臣之日也蘇之絕暴必因國事參商故責其反側若薄物細故不應詆斥如此

巷伯

首章二章言讒口中人小可使大虛可成實也三章四章述讒人之情狀因以其身所必受者戒之五章六章訴之天而欲其死亡末章又以讒禍警在位諸臣也朱子謂寺人以讒被宮刑為巷伯而作此詩

蓋因班固論司馬遷云跡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而有此說又引楊氏謂寺人親近而遭此讒則幽王之不明可知

小弁以下四詩作而內外上下皆困于讒矣此幽王之所以亡也

詩經通義卷之八

松陵 朱鶴齡 輯

谷風之什

谷風

呂氏曰急則相求緩則相棄恩厚不知怨小必記皆

小人之交俗薄道絕由于上之所致故以刺也

章夢易曰谷風和調及其久而大也則雨從之又及

其變也則為焚輪矣若有崔嵬之山蔽之則旋轉阻

鬱而草死木萎矣夫其初之和調非不善也而後乃

詩經通義卷八

二

至于迴旋害物以比朋友之始相慕用後漸疎遠以

成仇怨也維山崔嵬是比讒間之人此四句以易象

山下有風蠱證之便明

郝敬曰小雅短章疊詠如此篇類猶似風體大雅俱

莊嚴大篇所以有大小雅之別

蓼莪

首二章自傷不得養父母而報其恩三章言父母與

子相資故以失養為戚四章言父母生我之恩不知

如何可報末二章以南山氣寒飄風暴發傷已見役

之勞苦本鄭說不得如他人之終養其親也

大東

首章思周道也

周道雖指道路言意實

在周之王道與匪風同先王之世侯

國豐饒簋殽棘七百禮皆備蓋由周道坦直而賦役

甚均其時君子小人恃以各得

歐蘇同

至于今則不然

是以睠顧焉而出涕也二章三章述東人皆困轉輸

而庶幾其休息四章歎王政不均東人勞苦而西人

則驕奢得志也五章至末即酒與佩以言西人之徵

求不已

從集傳說嚴

緝呂記同故無可控想而仰想于天又無

詩經通義卷八

二

可歸咎而歷咎東西南北之象緯所謂告病之辭也

維天有漢以下鄭意皆喻眾官廢職蓋惟廢職故

不恤民勞也永叔云天雖有織女不能為我織而成

章雖有牽牛不能為我駕車而輸物雖有啟明長庚

不能助日為晝禪我營作雖有天畢不能為我掩捕

禽獸雖有箕不能為我簸揚糠粃雖有斗北不能為

我挹酌酒漿箕斗非徒不可用而已箕引其舌反若

有所噬斗西其柄反若有所挹取于東也皆作望天

怨天窮困無聊之歎最得情旨朱傳純採用之

四月

董氏曰韓詩四月歎征役也 大夫行役南國

以六章言

江漢知為南國自初夏歷秋至冬而未得歸故前二章敘其

始末以發歎也孔叢子引孔子曰于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蓋于先祖匪人句見之四章推亂之所生曰莫知其尤者不忍斥言王也五章言禍亂之來無時可免六章言勞瘁之臣棄之在下七章八章言如此則欲去而不如魚鳥之遂性天淵欲居而不如草木之得依山隰惟有作歌以告哀而已

詩經通義卷八

三

北山

補傳大東言賦之不均此篇言役之不均

讀後三章知當時以役使不均不得養父母者非獨

賦北山之一人也連用十二或字章法甚奇

無將大車

郝敬曰小車駕馬大車駕牛車行利輕而惡重貴馬而賤牛故以牛車為小人負重之比始不察而用之至于誤國僨事所以可憂朱子因篇次北山小明間遂改為行役勞苦而憂思者之作非也 將者推之

挽之也君子推挽小人小人既進必傾害君子無所

不至觀自塵自痕自重俱有咎己之意如王介甫引

用呂惠卿後每歎為福建子所誤是也

荀子大畧篇云君人者不可以不慎求臣匹夫不可

以不慎取友友也者所以相友也道不同何以相友

也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溼類之相從如

此其著也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母與小人處

也荀子引此詩意與序合戴岷隱云詩言世既亂矣

力微而挽重無益于事故憂之非悔將小人之謂此

詩經通義卷八

四

說東發取之存以待考

小明

此詩乃西征之大夫寄其僚友之處者而作前三章

以仕于亂世久役不休故有懷歸之歎後二章則與

其僚友自相勞苦而告以善全之道也

王志長曰此詩雖敘行役之苦而多悔恨之情各章

念彼其人思自全之策惟有恭順可化憂患為景福

處亂世而獲安全其為怨悔語甚明若但以為為久

役而作恐不盡作者之意 章夢易曰昏亂之朝遠

之猶可以免禍近之實難以保身故小明之大夫遠行久出雖其甚苦而不敢即歸者畏歸而有罪罟譴怒之反覆也若在朝之僚友進退維谷罪罟譴怒在所不免惟靖共正直可為神明之所佑耳君子本共又勉之以靖共靖即自靖自獻之靖能自靖而共始至也

鼓鐘

刺幽王為流連之樂而不知禍亂將作也

董氏曰樂雖正而用于淮上則其地遠也用于三洲

詩經通義卷八

五

則其役久也其地遠其役久則民愁而音變淒苦之氣貫金石入匏笙故聞之者憂傷也同音不僭皆言聲是而人非所謂淑人君子其德不猶也

疏鄭氏中候握河注云昭王時鼓鐘之詩所為作者鄭時未見毛詩依三家為說今按毛詩小雅七十餘篇刺幽王者過半前此何無一詩豈有之而皆刪耶史云懿王之時詩人作刺昭王去成康未遠不當遽有刺詩故毛鄭從序皆以此詩屬幽王

楚茨

辨說自此篇至車牽凡十篇似出一手詞氣和平稱述詳雅無風刺之意序以其在變雅中故皆以為傷今思古之作詩固有如此者然不應十篇相屬而絕無一言以見其為衰世之意也竊恐正雅之篇有錯脫在此者爾序皆失之 愚按鄭康成云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如周公常棣之篇左傳又以屬召穆公也楚茨以下諸詩所云刺幽王者或是先有其作重歌之以為諷此說本鄭樵與論如魯詩以關雎刺康王晏起太史公以鹿鳴刺仁義陵遲之類若作此解庶于序

詩經通義卷八

六

說可通

愚按儀禮少牢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疏以此大夫嘏辭故畧天子嘏辭必多于 是夫苾芬孝祀八語獨不可為王者之嘏辭歟馮嗣宗云集傳解此詩皆準少牢饋食禮至鼓鐘送尸引大司樂尸出入奏肆夏則仍以天子之禮言之矣何玄子云祭禮之見于少牢饋食者初無祝祭于祊鼓鐘送尸之文即此可證其非矣又况滌牛燕毛皆天

子之禮乎

首章述黍稷既成爲酒食以祭祖考所謂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也二章述助祭之舉職祀禮之著明而神福之三章述俎豆之盛主婦之虔賓客之賢旅酬之洽四章述祝傳神意以嘏予主人五章述祭畢送尸祝告利成歸俎而留同姓焉末章述燕寢受福而并載燕者之慶辭也樂章一升奏爲一闕故各章下繫以受福之語何楷曰楚茨信南山皆一時所作特此兼言烝嘗下專言烝祭耳此章祭祊以前尙有灌地迎牲告幽全

詩經通義卷八

七

升鼻等事故言祀事孔明而不詳及之者以與信南山互見也嘗參繹郊特牲禮器之言祊者而得之郊特牲云詔祝于室坐尸于堂用牲于庭升首于室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于彼乎于此乎禮器云納牲詔于庭血毛詔于室羹定詔于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設祭于堂爲祊于外故曰于彼乎于此乎二篇所記畧同今按信南山所云祭以騂牡卽納牲詔于庭及用牲于庭也啟毛取血卽血毛詔于室也腓骨燔燎先儒皆以爲詔祝

于室之事在取血膋之後卽朝踐時也室之中有主

在焉因而升牲首于室郊特牲所謂直祭祝于室而自解之曰首也者直也是可見升首之爲直祭也此時尸坐于堂亦設有牲燭之祭焉所謂設坐于堂也猶恐神之或不在求而未之得也因于祊以求之郊特牲于直祭祝于主之下卽繼之曰索祭祝于祊禮器于設祭于堂之下卽繼之曰爲祊于外互相備也皆曰于彼乎于此乎蓋汲汲于求神也自是而神若至矣始行薦熟之禮則下章執爨以後云是也楚

詩經通義卷八

八

茨詳薦熟以後事而畧于前但以祀事孔明一語該之信南山詳朝踐以前事而畧于後亦以祀事孔明一語該之此古人文章互見之法也

信南山

此詩大旨與前篇同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乃槩率土而言左傳所謂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之利也如以爲公卿之詩其辭不類何玄子云我疆我理王事也鸞刀啟毛王禮也以曾孫田之配維禹甸之非天子不敢當朱子以爲公卿奉宗廟之詩何也

前三章言黍稷之盛由于土宜得而天時和遂穫之  
以爲祭享之用也四章五章述獻新及割牲之事末  
章則祭而受福

甫田之什

甫田

朱傳以此詩爲述公卿有田祿者力農事以奉方社  
田祖之祭東發非之定爲王者之詩

首章述徹法取民及補助勸農之事二章述報成與  
祈年之祭三章述天子省耕時事末章述豐年之樂

詩經通義卷八

九

東萊曰此詩後二章皆述前二章之意三章所言申  
首章南畝勞農之事也故曰曾孫來止田畯至喜四  
章所言申二章田祖祈福之事也故曰報以介福萬  
壽無疆自曾孫之稼以下所謂大福也

按周禮籥章氏凡國祈年于田祖吹幽雅擊土鼓以  
樂田畯而此詩有琴瑟擊鼓以御田祖故說者以爲  
卽幽雅也但祈年田祖與社方不同時徐立扈云此  
詩本報賽之樂當作于秋祭時而首述耘耔次述報  
祈次述省耕末述收穫蓋詩人叙事錯舉成文必拘

拘于時月次第則失之矣

大田

朱傳以此詩爲農夫頌美其上若以答前篇之意恐  
不然補傳曰此詩疑爲王者省歛因舉方祀而作所  
謂穉穡秉穗皆省斂以助不給之事也

首章地廣而盡耕種之功夫次章苗盛而祛蟲蝗之害  
三章望雨而豫期年豐末章有年而徧舉方祀

李氏曰以上四詩詞雖不同其意則一始皆言黍稷  
次言祭祀末乃以福祿終之張文潛同此說愚謂前

詩經通義卷八

十一

二詩詳于祭祀而畧于田功後二詩詳于田功而畧  
于祭祀前一詩爲烝嘗之祭故多祝嘏之辭後二詩  
乃祈報之祭故多勸農之語旨各不同

瞻彼洛矣

集傳此天子會諸侯于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之  
之詩濮氏曰洛邑初成成王嘗往受諸侯之朝宣王  
復會諸侯于此序所謂明王也安知非當時美之之  
詩而必別之爲思古歟

毛鄭于裳華桑扈鴛鴦所云君子之子皆爲天子而



此篇君子又謂諸侯止因解韎韐為士服故不得不

異其說耳箋諸侯世子服士服入見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士冠禮

弁服韎韐凡衣從冠色弁韎韐則衣亦韎韐也考周官凡有兵事韋弁服即

左傳所云韎韐之附注本王氏意天子亦然從集傳

可也廣韻仰視曰瞻詩云瞻彼洛矣其為諸侯美天子之詞甚明

裳裳者華

蘇傳為序說者不過以乘其四駱為守先人之祿位

是以似之為嗣其先祖至于小人讒諂則是詩之所

無

詩經通義卷八

十二

集傳此天子美諸侯之詩鄒忠盾曰孔叢子載孔子

曰于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世保其祿

于末章見之蓋前三章所稱之子指繼世之新侯末

章所稱君子則追美其先人也先世之君子才全德

備左宜右有是以其子孫肖似之此朱子初說見讀詩記曲禮

諸侯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謂繼先君之德乃得受國

而見天子此云似之即小宛所云式穀似之也篇中

未有刺意鄭箋尤多踳駁 王志長曰章首二句鄭

氏謂興君臣而後儒以為興賢者之世類之子鄭氏

謂古明王而後儒以為亦指賢者之後皆後儒為勝

左之右之當讀如左右逢其原之左右亦不必如毛

氏以吉凶為說

桑扈

集傳謂天子燕諸侯之詩君子皆指諸侯今按之屏

之翰百辟為憲即維周之翰四國于蕃文武吉甫萬

邦為憲也從朱說甚安記曰高而不矜所以常守貴

滿而不溢所以常守富此戢難那福之義也彼交匪

敖即戢難之見于飲酒者也中亦寓戒勉之意

詩經通義卷八

十三

鴛鴦

集傳謂此詩所以答桑扈或然君子皆指天子也朱子

語類小雅燕飲諸詩道主人之意以饗賓如今人宴飲有致語之類亦有敘賓客答辭者如鴛鴦詩是也

思謂天保詩康成以為答上五篇則鴛鴦乘馬雖朱子以鴛鴦為答桑扈亦非創說

即所見以起興卻有旨鴛鴦于飛畢之羅之不射宿

不盡取也在梁戢翼若其性也廐馬摧秣飼之有其

時又有其節也有節于馬不食粟見之王者之世物無駭羣國

無妄費即此可見本鄭箋劉氏同宜其享福祿于遐遠也

頌弁

辨說序見詩言死喪無日便謂孤危將亡不知古人  
勸人宴樂多為此言如逝者其輩他人是保之類漢  
魏以來樂府猶多如此少壯幾何人生幾何是也  
序謂刺幽王不能宴樂同姓然詩云既見君子庶幾  
說懌末又云樂酒今夕君子維宴則此時兄弟甥舅  
已同在賓筵且厭厭夜飲矣何鄭箋云皮弁酒般宜  
以宴而弗為乎朱子作宴兄弟親戚之詩是已其以  
君子為兄弟則不然此詩乃同姓諸公與宴者所作  
故曰薦與女蘿施于松柏蓋以兄弟之託王譬薦

詩經通義卷八

三

之託松柏此類則君子當指時王無疑也死喪無日  
無幾相見與唐風山有樞不同彼是痛國之將亡此  
懼王疎遠宗族故以死喪無日感動之冀其常相親  
睦耳此豐城朱氏說

車牽

鄭箋衍序說與陳風東門之池同解或曰彼為誦諫  
此則難通無論豔妻驕扇寵不再移其時申后被廢  
非不德也詩人何不諷復故嫡而乃勸以別選賢女  
豈不悖哉今按左傳叔孫婣聘于宋宋公享昭子賦

新宮昭子賦車牽其時將為季孫迎宋公女則此自  
當從朱傳為燕樂新昏之詩然泛言新昏又與王者  
之政無干不得入小雅吾意詩言季女碩女猶關睢  
之淑女必是納為后夫人者詩人喜得賢媛為君子  
配故一則曰德音來括再則曰令德來教諷君子之  
勿悅其色而好其德也集鷓喻來配析薪喻胖合喪  
傳夫妻行大道而調車馬言親迎時如此此東發說  
胖合也斷章取義應問關車牽蓋首尾之辭 西亭王孫疑  
昏禮不賀記云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新

詩經通義卷八

古

婚安得有宴恩謂戴記云恐是士庶之禮天子納  
后共承宗廟社稷必與士庶家不同  
青蠅  
三章一例皆比朱傳所分吾不敢從

賓之初筵

後漢書引韓詩曰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幽  
沈澗淫泆武公既入必有侍燕之時 朱子謂此類  
故曰飲酒悔過非武公自燕其臣也  
抑戒故集傳從韓詩序以為武公悔過而作若止是  
悔過當與衛風淇奧為類矣序云刺時者武公幽王

之時入為卿士不敢斥言王過借悔過以刺之

考射禮有三大射賓射燕射也大射者天子將祭擇

士于澤射于射宮射宮在郊中者得與于祭不中不

得與賓射者諸侯來朝與之射于朝燕射者因燕賓

客即與射于寢三者其處不同其侯亦別冬官張皮

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注春音蠢作也作其張五采之

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皮侯大射侯也五

采之侯賓射也獸侯燕射也何楷曰三射皆有飲酒

燕而射意止于娛賓大射是因祭而毛氏以此篇為

詩經通義卷八

五

燕射鄭氏以為大射崔靈恩集注以一章為大射二

章為燕射集傳參取毛鄭孔疏引燕射鄉射禮申毛

兼兩家之義長發氏疑其也引大射禮申鄭也集傳

錯雜者論辨之詳稽古編今按首章述古人將祭大

射以擇士先行燕禮大侯既抗以下則射事也二章

言祭而又燕因燕而又射也籥舞笙歌至子孫其湛

是祭禮之盛鄭氏所謂絜衍烈祖其非祭歟者是也

疏鄭以為大射擇士子孫主祭之子孫也子孫湛樂

與祭故于此言祭事明是受嘏而燕飲矣各奏爾能明是燕而又射矣賓

載手仇室人入又言賓黨射則手敵主黨入射又手

敵賓主皆善射也毛于此章不言祭鄭不言射蓋互

有得失也本介甫類膚說三章以下陳時王廢禮耽

飲之失賓之初筵謂祭畢而燕也以四章言受福故

曰既醉止旅酬之後載號載呶無算爵之後醉而不

出君臣沈湎也立監佐史古人君燕飲之制鄭解謂

督酒令醉非也匪言勿言以下訓告醉者之辭何玄

子云此設為監史語亦通

魚藻之什

魚藻

詩經通義卷八

六

易需君子以飲食燕樂九五曰需于酒食貞吉讀需

卦可得此詩之義

采菽

孔叢子載孔子曰于采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

也集傳則謂天子所以答魚藻首章言諸侯來朝而

好之無已也二章三章美其車旂之盛又即下服而

見其上交之小心所以為可予也四章五章美其能

盡忠天子而享福祿于優游也

菀柳

或疑幽王雖無道諸侯豈可不朝事愚謂夫子錄此詩蓋以示戒也王者之待諸侯懷遠以恩招攜以禮其時兄弟方來朝享不絕幽王失禮諸侯數徵會之而無信義諸侯咸貳相戒莫朝驪山之禍卒基于此夫子錄蓼蕭諸詩于正雅又錄苑柳于變雅王者待諸侯之道亦可見矣

都人士

郝敬曰衣服者身之章先王所以齊民俗辨等威莫先于此王畿首善之地明王端好貴家大族不敢競

詩經通義卷八

七

浮華以傷雅道四方于是乎取正焉幽厲奢淫都人化之士女服治膏首炫服如後世高髻大袖之謂服妖詩人所以興刺也

朱傳作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者都邑之盛人物容儀之美作此以歎惜之亦可從

士者貴賤通稱首章都人士論長民者故不言女二章以下統言男女也臺笠緇撮賤者之服充耳帶厲皆貴者之服也

何楷曰首章專以士言而曰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

歸于周萬民所望則是言其德之備美也二章以下兼言士女但稱其服飾而已蓋曰非惟有德之士大夫其威儀文辭不可得見雖世家大族之士女容儀亦不可見矣以深致其盛衰之感也此主集傳之說

采芣

郝敬曰幽王使人不以道詩人託閨怨以刺之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新昏三月不從政卹其私也今使其室家睽離匹婦銜怨故聖人錄是詩以明王道本乎人情 愚謂若是戍役無有期以五日者華

詩經通義卷八

六

谷以新昏言之極有理

黍苗

疏崧高言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又云因是謝人與四章肅肅謝功相當故知此南行謂召伯營謝邑也

時召穆公為司空故主營繕之事按嚴華谷謂此詩乃兼美營謝伐淮夷二役蓋以徒御師旅及烈烈征夫為平淮夷之事耳然平淮與營謝未見同時注疏皆無此說今不取 朱子曰此宣王

時美召穆公之詩非刺幽王也與大雅崧高相表裏何楷曰崧高意重申伯此詩意重召伯命旨各別愚

按國語注采芣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黍苗道召伯

述職勞來諸侯也韋昭已有是說

隰桑

朱子謂辭意與菁莪相類疑與上篇皆脫簡在此也

末章詩人自道其愛賢之意

白華

辨說漢書注引此幽字下有王廢申三字可補序之

闕下國化之以下皆衍說耳

程子曰下國化之以下言當時事如此詩中

不

此周人爲申后之言以刺王也首章以白茅束白華

詩經通義卷八

五

與夫婦有相申束之義歎王之遠我使窮獨無依也

二章言雲氣無不覆露菅茅均被其澤焉今王不如

是豈非天運之艱難乎三章言小水尙能溉物而王

澤獨不及我四章遂言桑薪之善而但以烘燎炷竈

我之失職猶是矣能無念王而心勞乎五章白傷誠

意不能感動乎王也

本伊川說

已雖念王而王曾不顧已

則鼓鐘聲聞之謂何六章以鴛飽鶴饑傷嫡妾之倒

置七章以禽鳥好匹非偶處之失常末章方顯其意

言扁石非乘石履之則卑王今寵惑賤妾適自賤其

身所以憂之而成病也

絲蠻

程子曰詩序必是同時所作然亦有後人增者如此

序但見詩有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

之卽云教載絕不成語按古人作詩非若今人先

有題目而後爲之序非題也詩陳于太師肄于樂工

教于國學其作詩之由必轉相傳授說詩者乃釋其

意義而爲之序大抵出于子夏之徒而漢之經師如

衛宏輩又各以其見增益之所以其辭不免舛雜雅

詩經通義卷八

三

詩尤多伊川謂詩序作于同時尙非的論

郝敬曰朱子辨說以詩中未見刺大臣意夫行有後

車能飲人食人非大臣而何又謂序言褊狹無溫柔

敦厚之意不知溫柔敦厚以求詩非以求序也况詩

人之旨不敢直愬而自託于鳥不敢辭勞而但告哀

于人志苦而詞卑乃所謂溫柔敦厚也又謂全詩皆

鳥言尤不成文義

瓠葉

燕禮之至豐者魚麇是也易所謂大烹養聖賢也其

至薄者瓠葉是也易所謂二簋可用享也然此詩與

魚麗氣象不同自應屬之變雅古者蔬以芼羹未聞徒羹瓠葉禮有兔羹

免醢未聞用首此詩明是衰世荒簡之象

漸漸之石

朱子解此詩一本歐陽可正康成與王肅孫毓將戎

狄荆舒分配詩辭之謬

幽王季年繪西戎發難此其事之見于史傳者也觀

此詩則荆舒又叛之于東蓋周都豐鎬去東南絕遠

西戎有變則東南挺起應之如今時楚粵箐峒中蠻

詩經通義卷八

三

猷出沒不恆中國坐受其敝漸石之刺興而苕華何

草不黃繼之作矣東征之事不載于史而詩著之詩

可以裨史闕也 王志長曰幽王淫昏嬖寵申侯犬

戎將甘心焉其大患在西爾乃徹腹心之衛問罪荆

舒是忘懷棟之焰而救郊原之火也篇中三言武人

東征豈逆見驪山之禍而隱諷之乎

何草不黃

自菀柳至此多似風體夫子猶存之雅者不忍忘周

之舊也

詩經通義卷八

三

詩經通義卷八終

巴陵方功惠校刊

詩經通義卷之九

松陵 朱鶴齡 輯

大雅

文王之什

文王

序但言受命作周不言受命稱王也受命作周猶康  
誥云肇造區夏乃後人推本言之耳史遷遂以虞芮  
質成爲文王受命稱王之始漢儒惑于讖緯又雜以  
赤雀丹書之說其誣甚矣永叔穎濱皆有辨然文王

詩經通義卷九

一

雖無稱王事而受命改元則不可謂妄周公言文王  
享國五十載而武成云惟九年大統未集九年非受  
命之年乎子有辨詳  
尙書傳

古序文王以下諸詩並不言作者何人惟呂氏春秋  
引文王在上四語以爲周公之詩東萊謂非周公不  
能作

國語文王大明兩君相見之樂也口口兩君相見  
必歌文王大明者欲其知周家世德如此明尊王之  
義也朱子謂周公追述文王之德以戒成王因以

爲天子諸侯朝會之樂首章言文王有顯德而受天

成命也德顯卽於昭之謂命時卽維新之謂陟降左

右卽在上於昭之謂也二章言天命集於文王不惟

其身又使其傳世永久三章述文王得人之盛以明

其世顯者如此四章推言文王以敬德爲受命之本

故天命文王有此商之孫子而商後人皆臣服之也

五章述殷後人裸將之事而因以爲戒六章戒成王

當念祖而監殷配命言其用配帝言其體其義一也

末章又申上監殷法祖之意能法文王則萬邦信之

詩經通義卷九

二

而天命可永保文王卽天也 此詩自三章以下語  
相承接纍纍如貫珠王世貞謂是曹植贈白馬王詩  
章法所祖

大明

此詩朱子謂亦周公作以戒成王首章言天監明德  
故周以之興而殷不免于亡也二章述太任生文王  
三章述文王之德四章述天命太姒以配文王五章  
六章述文王親迎太姒生武王以伐商也七章八章  
述武王伐商天人協應之休以終首章之意 陳櫟

曰人必有配偶之賢而後有嗣續之賢故詩美聖德  
往往推其所自來如生民言稷而及姜嫄此詩言文  
王而及太任言武王而及太姒皆是也聖賢之生豈  
偶然哉

縣

朱子曰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追述太王始遷岐周  
以開王業文王因之而受天命也

首章二章言太王自豳遷岐周之事四章至七章詳  
定民居次築宗廟宮室立門社之事八章言由太王

詩經通義卷九

三

至文王而昆夷始服末章言文王受命之事歸功四  
友是章末波瀾

域樸

王志長曰首章言文王得人之助次章言助祭得人  
三章言師行得人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二者舉重  
而言也然一代之才天生之必君成之四五章遂推  
文王造就人才之本雲漢爲章言其規模之廣大追  
琢金玉言其陶冶之精純而總歸于我王之勉勉域  
樸之勉勉作人之本也文王之暨暨思皇之本也思

齊之無斃譽髦之本也蓋造就人才非德之盛者不  
能也 祭祀軍旅才皆可用見文王之能官人而人  
皆趨向之也雲漢自然之章也追琢勉然之章也追  
琢之章與自然之章相成而勉勉之綱紀乃其所以  
壽考作人者也

阜麓

郝敬曰文王以聖德承祖考綦隆之業可以王而不  
王小心恭順養和平之福以啟後人故曰豈弟君子  
千祿豈弟詩人可謂善頌而古序曰受祖也箋疏誤

詩經通義卷九

四

以詩中君子即太王王季朱子因詆序說爲謬皆未  
深究其旨耳文王以下諸詩義各不同首篇言代商  
之事故序曰作周次篇言文武之生故序曰文王有  
德後命武王三篇言遷岐故序曰興由太王四篇言  
左右諸臣故序曰能官人五篇言祀神故序曰受祖  
又歷序祖德而於大王王季借詩中福祿語以推重  
其功德見文王凝承祖德者厚非以此詩爲爲太王  
王季作也箋疏之誤并以累序故讀詩難讀序亦不  
易也王志長曰前人有治功而後世涼薄不能承受



則先烈易隳后稷公劉太王王季之業非文王不能  
載也故曰受祖也 按後序千祿百福語不成文鄭  
氏以詩中豈弟君子爲太王王季毛傳本無此說疑  
後序毛所未見也 此東萊說 華谷同 朱傳解君子爲文王得  
之朱子又云詩中有享祀神勞等語或受釐之樂歌  
林屬于山爲麓承山之氣者也其山高大則麓之得  
其氣也深厚其氣深厚故草木盛長旱麓之榛楛眾  
多惟得山氣厚也山喻祖先麓喻子孫榛楛喻福祿  
也 此華 谷說 王瓚黃流言主祭之事賦中有興意集傳所

詩經通義卷九

五

謂見寶器不薦夫褻味而黃流不注于瓦缶則知盛  
德必享夫福祿而福澤不降於淫人是也鳶飛戾天  
魚躍于淵猶韓愈所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  
各得其所也周家作人其氣象如此 此類 賓說 言作人而  
卽以助福得福繼之蓋祖先遺子孫之業莫大于人  
才 此東 萊說 子孫善承其道則百福集矣求福不回與首  
章千祿豈弟應句法畧同

思齊

郝敬曰母聖妻賢聖人之遇而其所以聖不在此無

教者乃其所以聖也無斃則純純一不已文王之所  
以爲文也二南之化始於宮闈字於祖考達於家邦  
故首章言母妻之賢和敬藹於壺內其培植者深也  
二章言宗公之惠和敬孚於鬼神其感通者遠也三  
章言德純肅雖遭大難而不變四章言功妙神化開  
求學而作人此孰非造端於齊媚之徽音而醞釀於  
肅雝之無斃者故論文德之純無若思齊此序謂之  
所以聖也王志長曰若如舊解似文王之聖都賴家  
庭况周姜太任旱麓受祖之說已包舉在內太姒婦

詩經通義卷九

六

德方以爲文王刑于之效奈何亦指爲文王之所以  
聖乎如郝仲輿說可以無弊 首章言文王之聖本  
於太任之賢而太姒嗣之則化成於內次章詳文德  
之孚格神人而臨保式入則文王之所以聖也終言  
譽髦斯士則化成乎天下矣卽前詩遐不作人意  
皇矣

首章二章言天命太王鄭箋指文王亦是但於次章  
作之屏之等句難通太王當殷高宗祖甲之時王室  
方大競豈有西顧與宅之理此是後人追言猶頌言

實維太王實始翦商也憎其式廓朱傳載或說較鄭箋爲長言四國中有究心治理度量民瘼者帝心卽普定焉而增大其疆宇惟太王可以當此耳作之屏之八句頌所云天作高山太王荒之也帝遷二句頌所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也此本太王遷岐時事鄭箋謬作昆夷朱子遂引混夷駭矣爲證不知此在文王時不可言太王也此章旣主太王則厥配指太姜何疑鄭氏以爲太姒亦非也三章言天命王季繼太王而啟文王也作邦作對又當從鄭箋卽以文王言

詩經通義卷九

七

之追遡太伯王季者太伯讓於王季而後文王起也四章當是詳文王之德此詩之序專重文王不應畧文德而遽及其武功從左傳說可也五章六章言天命文王伐密七章八章言天命文王伐崇依其在京侵自阮疆依憑也言文王先駐兵國都爲三軍聲援此東萊說然後出兵自阮疆以侵密也陟我高岡軍行右背山陵必依山而止也旣畧定密地卽徙都于程一郢卽畢郢所以處歸附之眾也鈎援臨衝攻城之具訊馘伐肆殺敵之功崇侯黨紂故服之視密爲難也左傳

言文王修德崇人因壘而降蓋知戰不勝然後降爾劉瑾曰文王伐密伐崇討罪而已初非貪其土地故詩人皆以帝命發之按崇國復見左傳宣元年蓋文王徙其君而復封之

萬時華曰繇詩意在敘王業艱難之由故詳在太王遷岐而以文王爲餘波此詩意在敘王業盛大之由故詳在文王伐密伐崇而以太王王季爲緣起

靈臺

張子曰民之歸周已久序因靈臺之詩益見其親附耳若謂至此始來附則不然如東西南北無思不服

詩經通義卷九

八

非作辟離而後服也郝敬曰詩人作是詩以見文王造周功成蓋民樂而後君樂民樂君之樂而後見民樂也雖民心歸周不自今始而文王之求寧今始觀成焉故序曰民始附也

箋文王立靈臺而知民之樂附立靈沼靈囿而見物類之得所以爲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合樂以詳之合樂辟靡羣感于中和之至按鄭氏以辟靡及三靈皆同處在西郊振鷺云於彼西靡故知在西王制云大學在郊故知在西郊也袁準正論云靈臺望氣之觀辟靡大射養老之處

何楷曰辟離作人論樂興化乃文王制作之大者故詩人重言之

下武

王志長曰文王有聲曰繼伐則此言繼文者非繼文王也繼三后之文德也太王王季文王功德雖大然世守臣節文王服事尤謹至武王肆伐清明三后規模盡變恐後世疑其有戾於祖父在天之靈故此詩歷言繼文之美曰王配于京曰世德作求曰孝思維則曰昭哉嗣服曰繩其祖武詳言武王伐商正其善

詩經通義卷九

九

繼善述與三后之恪守臣節無悖故繼伐者武王救世之事而繼文者武王達孝之心二詩之意互備而著者也 周家三后之緒繼於武王武王成信於天下以孝思爲本順德者孝也二章三章四章皆詳言首章之義五章六章又言武王之道足以福及後人文王有聲

王志長曰繼伐當爲功伐之伐左氏莊二十八年傳云且旌君伐杜預注伐功也下武言武王繼列聖之德故言繼文文王有聲言武王繼列聖之功故曰繼

伐德無愧于列聖則知武王無取天下之心功無愧於列聖則知列聖當武王之時亦不能不有天下矣武王之大雅止此二篇可謂精微廣大無所不該鄭氏因經文有既伐于崇一語遂云文王伐崇而武王伐紂則古序繼伐之說不明况紂與崇豈可並言哉前四章詳文王遷豐之事首以適駿發端言述前人之事而益大之也書大傳云文王受命三年伐密須遷程越三年伐崇自程遷豐豐卽崇國之地故言作邑於豐而先之以伐崇也築城二句作豐之制也作

詩經通義卷九

十

豐則規模日廣似有急于取天下之心然其意不過述追周家孝德而已其功豈不甚大可爲四方之屏翰哉後四章詳武王遷鎬之事豐鎬相去二十五里豐在豐水之西鎬在豐水之東此言東注蓋據鎬京所見也豐水東入河惟禹之功以興四方同歸周惟武之德若如集傳解則武王君天下全賴禹功矣鎬京既宅首舉辟靡之禮養老教士所以悅服四方而成龜兆之占也未遂以豐邑興人材之盛武王之時多士烝烝其才豈不皆可仕乎

此華谷說

此蓋以傳及孫

謀者而燕安輔翼其子耳孫所該遠子則指成王也  
帝王之愛子孫莫大乎貽之以人材此章嚴說爲長  
首尾四章稱文王武王中四章稱王后皇王特變文  
以成章耳章末各用烝哉結之又詩之一格

生民之什

生民

此詩敘后稷功德以明配天之由非郊祀后稷之樂  
歌也郊祀樂歌則周頌思文是頌主嚴肅其辭簡故  
於此詳之首章原后稷之所以生下數章俱述后稷

詩經通義卷九

十一

之事六章七章言其以功封邠始爲宗廟羣神之祀  
末章則言子孫始郊天尊后稷以作配也此詩帝武  
敏歆攸介攸止卽闕宮所云上帝是依豈有形跡之  
可求哉此華谷說巨跡之說出列子列子后稷生乎巨跡司馬遷好  
奇而載之康成信讖緯傳會是說遂謂姜嫄無人道  
而生子誕莫甚焉姚舜牧曰姜嫄生后稷特異以怪而棄之不必以無父神其說也若如鄭氏解拇乃足大指耳若何歆歆如有人道之感哉歆歆爲拇指歆動則下云載長者是物此不經之談朱子卻信之殆不可曉又祭法云周人禘嘗而郊稷家語世  
本大戴禮史記俱云姜嫄爲帝嚳妃無可疑者康成

據命歷序云帝嚳傳十世堯非嚳子稷年又少于堯  
姜嫄不得配帝嚳故云高辛氏世妃謂後世子孫之  
妃也其說亦非可從皆當以毛傳爲正姜嫄於從帝  
郊禘之時若有神靈歆格感而懷妊此於事理固有  
之稷之見棄以不圻副無害蘇明允謂如鄭伯寤  
生驚姜氏遂惡之之類牛羊腓字寒冰覆翼如若敖  
之棄於菟乳之昆莫之棄野鳥銜肉飼之之類偉人  
之生固有默佑者何疑於后稷哉

行葦

詩經通義卷九

十一

辨說此詩章句甚明序不知比興之體與全詩之意  
而碎讀之但見勿踐行葦便謂仁及草木但見戚戚  
兄弟便謂親睦九族但見以祈黃耆便謂養老乞言  
但見介爾景福便謂成其福祿隨文生義無復倫理  
周道親親故序以忠厚括之自周家忠厚以下東  
萊云意是講師附益王志長曰孔子曰斷一樹殺一  
獸不以其時非孝也行葦之謂也君子敬其親無往  
而不敬也愛其親無往而不愛也敬愛及於行葦者  
可以治天下矣篇中言養老言燕兄弟孝之推也故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與之兼賦者也周家忠厚以下揜括詩中語以發明首句忠厚之意與經正合而朱子以爲不知比興之體東萊亦以爲講師附益之辭余竊謂不然

鄭箋謂周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擇可與者

以爲賓大禮將祭而射是爲大射大射則先擇士未

聞養老亦然也王肅以此爲燕射良是東萊主此說第燕

射于旅酬後爲之而此設文于曾孫維主之上故孔

氏疑其先燕射而後酌酒不知次章卽云爵罍獻酢

詩經通義卷九

三

獨非酌酒序賓以賢序賓以不侮賓卽父兄耆老亦必有

祈爵之禮明矣今按儀禮燕射如鄉射禮射雖畢而

飲未終舉觶無算爵獻醕尙多故言酌大斗壽黃者

於旣射之後此東萊說郝仲輿疑詩中絕無祭祀語以朱

傳祭畢而燕爲非以今考之周先王射必有祭冬官

祭侯是也考工記將射有祭侯之禮其辭云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燕

射亦有祭賓筵次章烝衍烈祖是也况四章言曾孫

維主曾孫非主祭之稱乎但詩意重在燕親故語不

詳及耳酌大斗祈黃耆朱傳不用序說引古器物款

識以爲頌禱之辭然攷王制云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然則燕飮時固當行養老之禮矣養老則乞言矣前章筵几緝御正爲黃耆而設詩序當從甚明

旣醉

朝野清寧無事而後祭祀以時燕享以禮故序曰太

平也 或疑人有士君子之行止是四章下二語括

詩義不全愚謂此語合與祭之人言之朋友攸攝攝

以威儀錫以賢臣也永錫祚胤錫以賢子孫也釐爾

詩經通義卷九

四

女士錫以淑配也無一人不可以當神嘏者此太平

之極也

蘇傳成王與羣臣祭畢而燕於寢羣臣作此詩以美

之集傳則云父兄所以答行葦 鄭箋以景福爲洪

範五福孔疏云君子萬年壽也天被爾祿富也室家

之壺康寧也昭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朗令終景命有

僕考終命也說近牽合以令終爲考終命尤不然凡

人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以令終祝之令終在於有

始卽仲虺所云慎厥終惟其始之意也四章設爲嘏

辭五章以下則承嘏辭之意而衍之天被爾祿景命有僕錫祚也釐爾女士從以孫子錫胤也問以胤而言福祚問以祚而言胤嗣義互見爾

鳧鷖

序本因祖考而廣及神祇九廟安靈公尸醉飽則孝子之守成可知矣五章皆言公尸又第四章有既鄭燕于宗語其為祭宗廟甚明

氏以在涇在沙在渚在澗在壘分配天地宗廟社稷

山川永叔已正其謬孔疏云此祭之明日釋而賓尸

之樂集傳從之鄭謂天地諸神社稷山川俱有尸張橫渠楊信齋皆辨之然石渠論云周

詩經通義卷九

五

公祭天用太公為尸白虎通云周公祭太山用召公為尸見既醉詩孔疏其說不可謂妄但祭祀樂章宜入頌不入雅况釋祭詩自有絲衣矣疑此是賓尸後燕同姓于廟寢而作

假樂

此詩未詳所用意是受釐之詩集傳則云公尸所以

答鳧鷖 依箋疏解全詩皆主成王言寓規于頌後

二章即申前二章意耳集傳作稱願其子孫亦可通

公劉

首章述公劉自邠遷豳之事毛鄭以公劉居邠遭夏

人亂迫逐遷豳且以為棄積倉而去考之此章氣象

整暇不見迫逐之意以國語史記參之蓋自不窳已

窳于戎翟之間今慶陽府境內有不窳城公劉自此遷豳至公劉而復興

疆場積倉內治既備然後裹糧治兵拓大境土而遷

居于邠也此東萊說次章述公劉至豳相土居民之事帶

劍珮以上下山原美其有是珮服而親是勞苦也亦東萊說

三章述營度都邑之事處處廬旅言言語謂安

民館客施教令也四章述定居之後上下相親與羣

臣飲燕以聯屬之也五章述辨土宜因定軍賦興稅

詩經通義卷九

六

法豳在梁山之西度山西之田益廣民居也未章總

序其始終渡渭為亂取厲及鍛即史記所云自漆沮

渡渭取材用者也止旅廼密芮鞠之即言新附者眾

皆就澗水內外而居 王氏曰周之有公劉言乎其

時則甚微言乎其則甚勤稱時之甚微以戒其盈

稱事之甚勤以懲其逸蓋召公之志也

洞酌

左傳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雅有

行葦洞酌昭忠信也鄭箋云有忠信之德潔齊之誠

以薦之蓋本此爲說

卷阿

辨說求賢用吉士本用詩文後之說者誤以豈弟君子爲賢人遂分賢人吉士爲兩等失之矣 愚按此與上篇同一豈弟君子同是召公所作不應此篇君子忽爲賢人華谷泥序說謂求豈弟君子以任用吉士尤支離斷以朱子爲允

板

上篇責詞緩以是用大諫終此篇責詞深以是用大

詩經通義卷九

七

諫起各一體格

詩經通義卷九終

巴陵方功惠校刊

詩經通義卷之十

松陵 朱鶴齡 輯

蕩之什

蕩

兩言上帝以託君也君之惡若命於天然非天使之  
也人自不以善道終故致命之多僻耳此章為綱以  
下七章詳鮮終之事鄭云厲王弭謗召穆公朝廷之  
臣不敢斥言王惡故上陳文王咨嗟殷紂以切刺之

抑

詩經通義卷十

一

楚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矣猶箴傲  
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毋謂我耄  
而舍我必恪恭朝夕以交戒我於是乎作懿以自警  
及其沒也謂之獻聖武公韋昭注懿讀為抑即大雅  
抑之篇也侯包曰包漢人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  
與序說同惟行年九十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  
不言厲王於其側與楚語孔氏曰如國語說武公年耄始作抑  
詩按史衛世家武公僖侯之子共伯之弟以宣王十  
六年即位平王十四年卒戴埴曰劉恕通鑑外紀用  
汲冢紀年以武公為宣王

十五年立平王十三年卒  
前後與史記止差一年 則厲王之世武公特諸侯

之庶子爾未為國君不應與知王朝美惡便託譏刺

必是後來追作蘇傳主朱子曰序所云刺厲王失之

據史武公即位不與厲王同時又詩以小子目其君

而爾汝之無人臣禮與所云敬威儀慎出話者自相

戾或以為追刺則聽用我謀庶無大悔豈所望於既

往之人耶全詩之指與賓筵所悔相表裏其曰爾曰

汝曰小子皆使誦詩者命已之辭也當以左史之言

為正 國語不及刺王詩序及毛鄭並不引國語愚

詩經通義卷十

二

謂二義相須當折衷取之篇中爾汝小子及手携耳  
提諄諄藐藐等語皆設為老成訓戒後生之言用以  
自警意實在諷刺時王古人不欲顯斥君惡故隱託  
其辭如此若止曰自戒則是侯國之時與王政無關  
序徒以此詩在蕩之後桑柔之前遂目為刺厲王不  
知武公即位年四十餘當厲王時不過年二三十許  
耳嚴華谷從補傳謂作于為庶子之時此謬語也考  
武公嘗為幽王卿士賓筵之詩既為刺幽作則此詩  
亦可例推矣劉瑾曰賓筵抑二詩衛武公  
作於為王卿士之日此說是幽王任羣



小惑豔妻暱奄寺其出話無常威儀不類可知故詩  
中屢致意焉平王之初武公將兵平戎有功則訓四  
方謹侯度戒戎作邊蠻方夫亦素所勅厲者然乎天  
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明是指流彘  
之事本郝氏經解蓋追言厲王之覆轍以申監戒即謂之  
刺厲王可耳或人據亦聿既耄語以為武公年九十  
五作從國語此又不然借曰未知亦既抱子借曰未知  
亦聿既耄若曰汝且長大矣且老耄矣日月逾邁可  
不省乎此皆假設進諫者之辭非真謂已年已耄也

詩經通義卷十

三

如以詩有亦聿既耄即云作於既耄之年然則亦既  
抱子將亦云作於抱子之日耶此詩編在大雅知必  
武公入相王朝之時借自警以託刺及其耄也猶誦  
之而不忘焉古今諸儒之解惟侯包為通義朱子集  
傳引之却刪其刺王室一語蓋務欲排序以合於國  
語之說也東萊篤信小序又并國語史記而疑之與  
朱子同矣 王志長曰或以刺厲王為名而意在幽  
如蕩咨女殷商之體  
首章概言威儀為修德之符哲人之愚正以無威儀

而見其愚也次章舉用人舉修德舉出令治道之大  
端畧備又終之以威儀所以申首章之意也三章四  
章始直言諷王而告之以修內攘外之事五章六章  
言人君之道當備不虞謹出話苟言而無失則獲報  
及於子孫矣七章言自修於顯尤當勿懈於微蓋以  
神無往而不在也八章戒王修德之事而又以為善  
為不善著其應之必然九章言人之質性不同非溫  
恭不可進德故有可告語不可告語之異十章至未  
章則因王之不可告語而深致其憂危迫切之情焉

詩經通義卷十

四

然其辭俱若為他人之戒已責己者此主文譎諫之  
道也  
鄭氏解此詩多謬如靡哲不思謂刺王政暴虐賢者  
佯狂彼童而角譬王后與政事實虹小子為天子未  
除喪之稱皆汨亂詩義之大者永叔論之詳矣集傳  
最簡當然因永叔辨正之力居多  
桑柔  
周本紀厲王三十年好利說榮夷公芮良夫諫不聽  
此詩當作於其後中云天降喪亂滅我立王疑在共

和之時此朱子說 本紀厲王出奔於彘召公與周

乃立天子靜 是厲王時厲王尚存故陳其事而刺之匪言不

能胡斯畏忌則衛巫監諂道路以目也貪人敗類職

盜為寇殆即指榮夷公之屬歟朱氏曰厲王之惡曰

貪曰暴而已惟貪也故所用皆聚斂之臣惟暴也故

所用皆暴虐之臣此詩惟彼忍心是顧是復則用暴

虐之證也貪人敗類職盜為寇則用聚斂之證也蕩

詩云曾是疆禦即忍心之謂曾是培克即貪人之謂

貪人用必至於竭人之財暴人用必至於竭人之財

詩經通義卷十

五

民財竭而愁怨作民力竭而謗譏起國隨以亡則君

子之憂何時而息哉

雲漢

宣王遇旱年月經傳無文皇甫謐以為宣王元年不

藉千畝周本紀不藉千畝在十二年天下大旱至二年不雨至六

年乃雨謐此言不知何據按詩曰饑饉薦臻疑旱非

止一年故世紀云然竹書又云宣王二十五年大旱

王禱於郊廟乃雨今以序語詳之旱當在宣王初即

位之時竹書不足信

白首章至五章所以憂旱者至矣昊天上帝寧俾我

遜言苟我之不德不當天心寧使我避位而去毋以

我故苦斯民也下章龜勉異去又言棄位避灾非人

主之義故龜勉於此求濟斯難不敢去也此蘇氏說 勝集傳

七章言救早有實政非徒籲呼禱祈而已未章又勉

羣臣以毋棄賑救之成功庶幾得雨以安此生民乎

民安則眾政定矣

崧高

郝敬曰申伯出封於謝尹吉甫送之此事已見詩中

詩經通義卷十

六

故序不復替吉甫對揚於朝而國史錄之聖人存之

以表親親崇賢封建復古之治人臣立功紀勛見於

小雅人主治定功成見於大雅詩至大雅作者之意

愈遠序者之義愈精故雲漢不謂救旱以明格天之

德崧高不謂贈行以明親賢之禮烝民不謂贈山甫

以表使能之功梁山不謂美韓侯以紀馭福之柄江

漢以下皆可知也

申侯先受封于申今命為州牧故改邑於謝漢志南

陽宛縣有申國棘陽縣東北百里有謝城其地相近

春秋時楚得申呂始疆漢高祖入關光武起兵皆先

取宛為形勢控扼之要故曰南國是式曰登是南邦

曰南土是保正以翰周期之也此王伯厚說 郟即董卓郟

塢在岐之東鎬之西飲餞不於鎬而於郟者祭統云

賜爵祿必於太廟周先王廟在岐周故王至岐周冊

命申伯而餞之於郟也此曹氏說 曰王之元舅知宣王姜

氏所出又曰申伯番番知申伯是時已老從曹氏說 周本

紀云申侯與西戎共攻幽王彼申侯必此申伯之子

或其孫也王伯厚乃謂宣王封申伯以召驪山之禍

詩經通義卷十

七

豈不謬哉

胡氏曰崧高與黍苗相表裏黍苗述召伯營謝之事

崧高則尹吉甫送申伯多述王命故雅有大小不同

烝民

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於齊尹吉甫作此詩送之

烝民四語為通篇發端下皆言山甫之能全是懿德

國語載宣王立魯公子戲仲山甫諫料民太原山甫

又諫其於王命固非徒將順而已又於國子中詢魯

侯之孝能訓定其民者洵明於若否哉柔不茹剛不

吐既非胡廣趙戒之柔而流於佞復非汲黯朱雲之

剛而近於狂所以能補袞闕而為中興之佐也城齊

毛傳以為徒都臨淄則當上在夷王之世故疏謂史

遷言未必實朱子意其徙於夷王時至是而始備城

郭之守理或然也甫徂齊而旋速其歸蓋以山甫永

懷袞職有不忘於心者非吉甫孰能明之

韓奕

李氏曰此宣王錫韓侯以命耳曰能見賜之者非妄

予得之者非妄受春秋書錫命三莊元年王使榮叔

詩經通義卷十

八

來錫公命文元年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成八年王使

召伯來錫公命皆妄子妄受何以為能錫命乎郝敬

曰朱子駁序謂錫命諸侯為常事非也如天子常能

命諸侯則幽厲不衰王迹不熄矣如天子錫命諸侯

為常事則蓼蕭湛露彤弓不足稱盛美矣又謂春秋

戰國亦有行之者夫春秋戰國何嘗知天子哉平王

命晉文侯惠王命齊桓公襄王命晉文公顯王命秦

孝公皆不得不命非力能制命者也宣王之命韓侯

則不然有南征北伐平淮會洛之功然後有封申錫

韓之舉安得與彼相方乎張文潛未曰崧高之序止

於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韓奕之序止於能錫命諸

侯蓋周至厲王亂極矣王室衰微天子且不能有國

而况能建國乎諸侯背叛構怨連禍而况能親諸侯

乎賞命不行於上則褒賞申伯為可美也錫命不行

於下則錫命韓侯為可喜也楊子曰習治則傷始亂

也習亂則好始治也方宣王之初可謂習亂矣而宣

王始能行天子之職詩人為樂其始治而好之此所

以美之也

詩經通義卷十

九

韓侯來朝受侯伯之命而歸尹吉甫作此以送之集

傳謂韓侯初立來朝引禮即位除喪以士服入見聽

命天子毛鄭諸家都無此說宣王平大亂命諸侯周

道倬然著明故首章以禹功儗之詩曰以其介主人

覲於王知是修常朝之禮又曰奄受北國因以其伯

知是命為侯伯即州牧周禮正北曰并州蓋為并州牧

兼領諸夷部也中述韓侯娶妻之盛者汾王之亂王

室幾亡宣王任賢使能然後王甥更適樂國而威儀

具備光顯如此王室尊安人情暇樂亦可因是想見

此是文章波瀾

顧炎武曰水經注聖水逕方城縣固城北又東南逕

韓城東詩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追其貊

奄受北國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世謂韓

號非也魏書地理志范陽郡方城縣有韓侯城按史記燕世家易水東

分為梁門今順天府固安縣有方城村即漢之方城

縣也水經注亦云涇水逕良鄉縣之北界歷梁山南

高粱水出焉舊說以韓國在同州韓城縣曹氏曰武

王子初封於韓其時召康公封於北燕實為司空王

詩經通義卷十

十

命以燕眾城之竊疑同州去燕二千餘里即令召公

為司空掌邦土量地遠近興事任力亦當發民於近

甸豈有役二千里外之人而為築城者哉召伯營申

亦曰因是謝人齊桓城邢不過宋曹二國此皆經中

明證况貊乃東北之夷而蹶父之靡國不到亦似謂

韓土在北陲之遠也又曰毛傳梁山韓城皆不注其

地鄭箋乃云梁山今在左馮翊夏陽西北韓姬姓國

也後為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為邑名至溥彼韓城

燕師所完則自知其說之不通故訓燕為安而曰大

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眾民所完築惟王肅以梁山為涿郡縣之山以燕為燕國孫毓亦云今於梁山則用鄭說於燕師則用王說二者不可兼通而又巧立召公為司空之說亦甚難而實非矣又其追其貊鄭以經傳說貊多是東夷因於箋末添二語云其後追貊為獫狁所逼稍稍東遷此又可見康成之不自安而遷就其說也今按此說有理王伯厚困學紀聞亦引水經注韓侯城為據但梁山韓城在北國者不著而晉所滅之韓國自在同州又馮翊梁山為大

詩經通義卷十

十

河所經春秋時嘗壅河三日不流禹施功於此必多故首云奕奕梁山維禹甸之若從水經注於末章可通而於首章又未合姑筆之以俟明者 愚按黍苗詩召穆公城謝凡任輦車牛徒御師旅皆自京師率之以行此正古司空之職其先世召康公城韓當亦然召康公為司空雖未見經典而宣王時穆公為之恐是世職因召公封國在燕遂謂燕師所完非必發燕地之眾往築韓侯之城也奄受北國因其伯或是分陝二伯之伯故東北蠻夷皆在所統康成追貊東遷之說殊不足據集傳解

末章最當東萊亦同不必疑也

江漢

陳氏曰淮夷之地不一徐州有夷則在淮北者也揚州有夷則在淮南者也江漢常武二篇同言淮夷以地理考之江漢之滸王命召虎是淮南之夷也若在淮北則江漢非所由入之路矣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是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矣詩曰江漢之滸王命召虎蓋宣王征徐戎時道出江漢即於是水上命召穆公東萊謂或者會江漢之

詩經通義卷十

十

師以伐之是也惟由江漢進兵故詩因以之起興渤海胡氏疑江漢合流大別山去淮夷絕遠味其義矣首章言討罪二章即言告成蓋淮夷望風而服不待戰也三章言辟地定賦之事古人用兵之後必急去苛政平稅法所以大慰民心也四章述王命召虎上繼祖烈之辭五章來甸來宣以下至六章自召祖命皆述王賜召虎策命之辭所用錫爾祉也虎拜稽首盡末章述召虎受賜而深致其稱願之意如此主志長曰方叔南征蠻荆考之采芑亦以戎車致勝

江漢成功實三代以來涉險出奇之祖

常武

朱子曰詩中無常武字召穆公特名其篇蓋有常德以立武則可以武為常則不可此所以有美而有戒也

此詩美宣王自將平淮北徐州之夷也淮水中界南北淮北即徐州鄭氏謂既定淮浦之國遂進而伐徐季彭山云當時挾淮夷以叛者徐戎也故省徐土以威之而淮夷自服淮夷亦在徐州之域故總謂之徐

詩經通義卷十

三

方云首章二章述王命元帥及大司馬之辭也南仲

太祖太師皇父毛氏云命卿士南仲於太祖之廟左傳

帥師者受命於廟皇父為太師意謂南仲主兵皇父疏云太祖后稷

監撫王肅述毛云皇父以三公而撫軍也殊南仲於

王命親兵也鄭氏以王命卿士為大將不應並命二

人故云用其以南仲為太祖者今太師皇父是也南仲

見出車篇皇父以卿士兼太師孫毓述鄭云宣王之大將復字南仲

傳無闕焉且古之命將皆於禰廟未有於太祖之廟

者故以南仲為太祖非命於太祖也孔氏依違兩說

朱子則斷從箋介甫穎濱東萊華谷俱同尹氏掌命卿士即內史

也策命程伯休父為大司馬楚語程伯休父重黎氏

之後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是也周禮司馬

職云及師大合軍大帥謂王親征則掌其戒令故云左右

陳行戒我師旅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期以蚤平徐

土歸就朝廷職業程伯與皇父皆公卿之官所謂三

事也三章述王師在道時事四章五章述進兵克敵

時事末章則言徐服而振旅王猶允塞不尙權也王

曰還歸不贖武也所謂因美為戒者如此

詩經通義卷十

四

張文潛未曰先王之道文所以立常武所以禦變宣

王有常德以立武事則其武也未嘗去文也何以明

之詩云惠此南國省此徐土而終之以王猶允塞所

謂修文德以來之也雖然因為戒武不可觀故也

夫以宣王中興之君皇父賢才之將而征叢爾之徐

土必曰既敬既戒者兵凶器戰危事也不留不處尙

神速費省費也王舒保作舒者不竭士力以逐利保

者軍行必依水草山陵所以為固也王者之兵不以

怒戰怒戰者不勝其忿者也王奮厥武如震如怒則

未嘗震未嘗怒也如雷如霆如震如怒所謂先聲後實也徐方震驚而後進厥虎臣擊其亂也鋪敦淮濱則我乘地利敵逼於水矣所以能執醜虜也王旅嗶嗶以逸待勞也如飛如翰管子所謂有飛鳥之舉善超高也如江如漢所謂有積水之洋善守下也固如山之苞止營壘也順如川之流行部伍也繇繇為弱外誘敵也翼翼為飭內謹法也先王之用兵雖動以仁義然行之有紀馭之有術不為小仁未義以陷人於死地所謂有常德以立武事者也

詩經通義卷十

五

淮夷徐戎並興挺禍自伯禽就封已然穆王時徐戎率九夷以伐宗周遂有偃王之亂厲王時淮夷入洛命虢公長父征之不克見汲冢周書及後漢書宣王初年先逐玁狁繼征荆蠻二方既平乃謀東畧伐淮詩云江漢之濟王命召虎伐徐詩云王奮厥武如震如怒二師意同時並發此劉汝楨說蓋淮徐接壤勢相犄角又徐大而淮夷小故淮夷則遣召穆公徵兵江漢南下經畧而徐方則以天子六師臨之詩曰鋪敦淮濱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知是天子親將駐淮遏截南

北二處使不得相救兵法所謂合者離之也征徐必須勝之以兵威征淮不過出車設旟不待戰而下合觀二詩當時進兵形勢畧可想見矣考竹書宣王五年夏伐玁狁秋伐荆蠻六年召穆公帥師伐淮夷王帥師伐徐戎皇父休父從王次於淮亦以淮徐二役為一時事當得其實也華谷云召公既平淮南之夷未幾淮北之夷復挾徐戎以叛宣王於是親征之不知何據而云然

召旻

詩經通義卷十

六

蘇傳因其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以別於小旻而已序旻閔也以下蓋是衍說爾潘筮江曰瞻卬言內惑於嬖妾召旻言外嬖於小人蓋內有褒姒之寵則外無召公之臣矣低昂輕重之勢如持衡然故曰後宮色盛則賢者隱微羣婢倡言則善類暗啞邦國殄瘁恆必有之二詩非千古之永鑑哉陳氏曰周南繫於周公召南繫於召公化之盛者必有待於二公也風之終繫以幽雅之終繫以召旻化之衰者必有思於二公也

詩經通義卷十

七

詩經通義卷十終

巴陵方功惠校刊



詩經通義卷之十一

松陵 朱鶴齡 輯

周頌

清廟之什

清廟

朱子曰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實攝政之七年而此其升歌之辭也樂記曰清

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即謂

此鄭氏曰朱絃謂練朱絲為絃練則聲濁越瑟孔底也疏之使聲遲倡發曲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

詩經通義卷十一

一

按一倡三歎是四人歌之每成一句已似一章句末自然成韻周頌多不叶韻殆以此與歎

秦樂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管絃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瑟也

維天之命

蘇傳文王受命未終而沒周公成王繼之天下太平

以為文王之德所致也故以告之郝敬曰不言治功

而言天命文德者治具鋪張非太平也太平無象故

以天命於穆文德不顯形容其至天無言而萬物生

聖無為而萬民化此所以為太平也

王者制禮作樂為太平之事詩不言而言文德者原

其本也毛傳引孟仲子美周之禮本非正旨鄭箋遂

以周禮六官之職解駿惠文王失之矣假以溢我我

其收之言文王之德大而彼及於我我當有以受之

不敢失墜也本箋疏說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言我既以

大順文王之德自勉後世子孫亦當篤厚之而不忘

斯可以保太平之業也

維清

劉氏曰象則文王之樂所謂象箎者蓋文舞也文王

詩經通義卷十一

二

之舞謂之象武王之舞謂之武將舞象則先歌維清

是以序曰奏象舞其辭曰文王也將舞武則先歌武

是以武之序曰奏大武其辭曰於皇武王也內則十

三學舞勺勺大舞也十五學舞象象則象箎也蘇傳同

曹氏曰季札觀樂見舞象箎南箎者文王樂也見舞

韶箎者舜樂也是象有箎韶亦有箎左傳注以象箎之箎音蕭嚴

云皆當音朔說者謂舞竿曰箎然則執箎以舞猶于

舞也執箎以舞即箎舞也樂以象成文王雖大業未

究而本其功德之所起可得而形容也故作樂以象

之謂之象舞鄭氏以象舞為專象刺伐然籥非刺伐之物也何楷曰按舞象籥而歌維清賈氏謂詩為樂章與舞人為節殆近之若舞籥則歌二南鼓鐘所謂以籥以南是也武舞左執朱干右執玉戚文舞則左執籥右秉翟故知象籥之舞原武舞康成之解非無據也華谷謂文王作樂宜象文而不象武夫文之為文武之為武從其重者言之非謂文王不足於武武王不足於文也哉黎伐崇邊密不彰彰歟 陳啟源曰勺象皆舞曲也鄭氏注內則以勺為文舞象為武

詩經通義卷十一

三

舞疏引熊氏語證之蓋勺即頌之酌象即頌之武也其維清序云秦象舞獨見於左傳襄二十九年不在六樂之列見孔疏與大武之象異大武之象象武王之伐維清之象象文王之伐此雖經無明文先儒相承之說當有本也況文王七年五伐其武功最多豈必專象其文耶愚按玄子長發之說最為得之可正曹嚴諸家之偏論左傳明言見舞象籥籥為舞干干非武舞乎康成惟專主武舞故解文王之典為征伐之法肇禋為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枝紂之後儒以

祭天非文王事又枝伐出緯書故不用其說然伐崇而類祭見皇矣詩類祭之為祭上帝見舜典泰誓及王制鄭說不得謂之無稽

烈文

按朱子辨說以詩中未見即政之意故集傳但云此祭於祖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儀禮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酌酒獻賓然序說本通不必易宗廟之中助祭為重觀此詩及載見詩可見揚子雲云孝莫大乎寧親寧親莫大乎寧神寧神莫大乎萬國之歡心

詩經通義卷十一

四

天作

郝敬曰時祭之樂非一章此詩止頌太王文王當時舉功德之最盛者歌之耳朱傳作祭太王之詩不兼文王蓋以文王若與祭不應遺王季也然詩并頌二王安得獨為祀太王既祀太王文王安得遺王季后稷從序說是 何楷曰周易兩言王用享於岐山則岐山之祭周固有之矣季彭山以此為祀岐山之樂歌亦一說

昊天有成命

蘇傳此詩有成王不敢康執競有不顯成康世或以爲此言成王誦康王釗也然則周頌有康王子孫之詩也周公制禮禮之所及樂必從之樂之所及詩必從之故頌之施於禮樂者備矣後世無庸易之且詩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又曰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成王非基命之君而周之奄有四方非自成康始也朱子曰國語叔向引此詩而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其爲康王以後祀成王之詩無疑而毛鄭舊說定以頌爲成王

詩經通義卷十一

五

時周公所作故凡頌中有成王及成康字者例皆曲爲之說以傳己意古今諸儒無有覺其謬者獨歐陽著時世論以斥之其辨明矣然學者徃於習聞未肯深信也小序又以此詩篇首有昊天二字遂定爲郊祀天地之詩諸儒徃徃亦襲其誤殊不知其首言天命者止於一句次言文武受之者亦止於一句至于成王以下然後詳說不敢康寧緝熙安靜之意乃至五六句而後已則其不爲祀天地而爲祀成王無可疑者又況聖人制爲祭祀之禮必以象類故祭天於

南祭地於北而其壇壝樂舞器幣之屬亦各不同若曰合祭天地於圜丘則古未嘗有此瀆亂繁雜之禮若曰一詩而兩用如所謂冬薦魚春獻鮪者此劉安世說則此詩專言天而不及地使於澤中方丘奏之於義何取乎序說云反覆推之皆有不通故今特上據國語旁采歐陽以定其說庶不失此詩之本旨耳或曰國語所謂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和故曰成者其說成字不爲王誦之諡而韋昭之注大畧亦如毛鄭之說矣此又何耶曰叔向蓋言成王之所以爲

詩經通義卷十一

六

成以是三者正猶子思所謂文王之所以爲文班固所謂尊號孝昭不以宜乎者耳韋昭何以知其必謂文武以是成其王業而不爲王誦之諡乎蓋其爲說本出毛鄭而不悟其非者今欲一滌千古之謬而不免於以誤而證誤則將何時而已耶或者又曰蘇氏不信小序而於此詩無異辭且以爲周公制作所定後人不容復有改易成王非創業之主此詩不應言基命執競不應言奄有四方此又何耶曰蘇氏不信小序未嘗見其不可信之實也夫周公制作亦及其

身而止耳若乃後王之廟所奏之樂自當隨時附益若商之玄鳥作於武丁孫子之世漢之廟樂亦隨時而更定焉豈有周之後王乃獨不得優顯其先王之功德而必以改周公為嫌耶基者非必造之於始亦承之於下之謂也如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豈必謂太王王季之臣乎奄有四方皇矣王季章中已有此句矣又豈可以其太早而別為之說乎 愚按周禮冬至祀昊天於圓丘夏至祀地祇於方澤禮記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天地分祭禮有

詩經通義卷十一

七

明文宋胡五峯宏又謂古無北郊之祭而以社即是祭地朱子中庸郊社注從之方同又斥周禮大司樂文為劉歆偽作不足信詳余尚書碑傳後世人主每不克兼行蓋禮儀繁重則憚勞賞賚優渥則憚費故多主合祀南郊之說宋元祐間蘇子瞻條議最明晰合宜但引昊天有成命詩序以為合祀天地之證則不然夫昊天有成命乃成王即政郊見上帝之詩序言天而并及地猶言父者并及母經典多然禮記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器用陶匏象天地之性也亦兼地言之若如子瞻說則周人本無合祀之禮安得有合祀之詩乎祀天

而詩不詳言天者以天無聲臭非形容之可既也周郊配以后稷而詩不及稷者以獻稷自有思文又受命配天始於文武則專稱二后其宜也昊天不可形容故成王不敢康以下推本文武受命對越上天之小心以形容之頌文武即以頌昊天也郝仲輿詩解此說成命言天命之成成王言王業之成二成字對皆同舉如必以為指成王誦則下武云成王之孚酒誥云成王畏相又將何指乎朱子援國語云以為成王誦之證夫左氏解經就文立義多違本旨故韋昭注取鄭訓以救之今謂國語說此詩為必可信則左傳郊降齊師引皋陶邁種德德乃降以降為降服之降此亦可據之以解書乎國語之解每懷靡及周爰咨諏朱子何以仍不用其說乎朱子又援商頌武丁孫子謂周頌亦當有昭王以後之詩夫商頌作者非一世周頌止作于成周盛時恐不可同論周頌美先王之成功成王之初禮樂新定故頌皆作於其時此見孔疏甚明本紀云昭王之時周道微闕班固云成康沒而頌聲寢昭王作頌本無依據止斷以執競一詩不知執競是九夏之一昭王以

詩經通義卷十一

八

後必無人更撰此樂章也朱子說詩專取明白簡直

此以論風雅猶可頌告神明辭旨幽奧安得盡絀古

注而一以明白簡直者求之乎呂記嚴緝皆不用朱說王志長

曰此詩頌二后耳何以郊祀天地用之夫帝王之功

莫大於作君師以靖亂則昊天德莫大乎生帝王

以開治矣桑柔云我生不辰逢天憊怒蕩云疾威上

帝其命多僻板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瘁節南山云天

方荐瘞喪亂弘多瞻仰云瞻仰昊天則不我惠蓋疾

喪亂者每致憾于天之生暴君則樂太平者必致頌

詩經通義卷十一

九

于天之生聖主然則肅然于禋祀之下者舍篤生文

武又何以頌天地之大德也哉

我將

朱子語類郊曰天明堂曰帝一天而分祭何也曰為

壇而祭故謂之天祭于屋下以神祇事之故謂之帝

帝居中文王西坐東向

饗帝明堂三禮不言何時惟月令云季秋大饗帝鄭

氏注謂即饗帝于明堂大饗謂徧祀五帝然月令者

秦世之書周制未必然也此孔氏說明堂配帝不及武王

故孝經以為周公之孝康成誤解祭法祖文王而宗

武王遂云以文王配五帝五方之帝及五人帝帝大于堂

上以武王配五人神神等于庭中其說迂怪鄭以祖

堂之配蘇傳自漢以來明堂乃有並祭五帝及三宗

並侑之禮去嚴父之本意遠矣

時邁

周禮春官鐘師以鐘鼓奏九夏一作夏夏肆夏昭

納夏章夏齊夏族夏陔夏驚夏注云夏大也樂之大

歌有九箋云樂歌之大者稱夏又引呂叔玉云肆夏樊遏渠皆

詩經通義卷十一

十

周頌也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又國語

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韋昭注云肆

夏一名樊昭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周禮九夏之三

也杜預左傳注同二說不同既曰肆夏一名樊矣又曰樊禮

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性

日今謂時邁為肆夏不過因詩有肆于時夏之一語

耳或云別自有樂章鄭司農謂九夏諸篇頌之類也

樂亡而諸篇亦亡故皮日休有補九夏歌劉敞鄭樵則直云九夏皆有聲無辭

陳氏曰此詩是告方岳以革命之事因時巡而震服諸侯故其詩與他廟樂不同考武王在位止五年

集傳引周制十有二年云者蓋此詩本述武王巡狩事後王時巡因而皆用之耳 黃氏曰武王巡狩之事詩有時邁書有武成時邁告祭之樂章也武成識其故事以示天下後世也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此告祭懷柔之實也昭我周王天休震動此莫不震疊之實也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此式序在位之實也偃武修文歸馬放牛此非戢干戈櫜弓矢之意乎建官位事重民五教惇信明義崇德報功此非求懿德以保之乎

詩經通義卷十一

十一

執競

鄧元錫曰昊天曰成王執競曰成康于時成康未有諡不嫌也又安知二王之諡不舉頌爲稱乎 愚按朱子改序作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竊反復求之難改者有五夫此詩之歌于祖廟者非時祭則祫祭也天子七廟廟各有主祫則羣廟之主咸入太廟三王並祭此何禮耶如謂舉功德之最盛者不應上舍文王而下逮成康其難改一也既曰祭三王矣頌武王僅二語不顯以下皆頌成康豈成康功德遠過武王

耶其難改二也文武並受命開基之主祀文王有詩何祀武王獨無詩其難改三也此詩曰樊盭曰昭夏與時邁思文爲三夏皆樂章之大者昭王以後未聞繼周公作禮樂卽有新聲可以配九夏乎其難改四也周頌次第先後多不可考如此篇定爲昭王以後詩則是錯簡當移酌桓般賚之末其難改五也夫不顯成康猶雖詩云文武維后皆非舉諡爲言也康侯見于易寧侯見于周禮寧王見于大誥玄王武王見于商頌成王見于酒誥及下武此詩所云成康其類

詩經通義卷十一

十一

同耳朱子之說本于歐陽雖覺文從字順而其義則大有牴牾不若仍從毛鄭之爲安也

思文

公羊傳郊則曷爲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疏國語引周文公之爲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則此篇周公所自歌與時邁同也黃氏曰生民爲述事之辭思文爲告神之辭此雅頌之所以異歟頌稷以文農功盛而文治始興也陳常道于中國卽

富而後教之說鄭解非是

臣工之什

臣工

疏諸侯助祭于廟 蘇傳諸侯朝正于王因助祭于廟按蘇說依鄭箋朝正見左傳

祭畢而遣之天子賓敬諸侯不直戒其身呼其臣以

警切之實亦戒諸侯也張氏曰先王深知禮義之本

原起于稼穡故于諸侯之歸首戒之以農事也先王

巡狩較諸侯之功罪其慶始于土地辟田野治其罰

始于土地荒蕪田野不治夫惟戒諸侯之事莫急于

詩經通義卷十一

三

新畬之勤制諸侯之賞罰莫先于土地田野之政則

先王之意可槩見矣 詩曰來咨來茹其為勅遣就

國之辭明矣若但為訓農官何與于頌耶周之先以

力農開國故因廟祭遣歸而以王家之成法訓之暮

春夏正建辰月也宗廟之祭皆用仲月則春祭宜在

建卯之月 周四時之祭皆用夏正仲月本春秋家啖趙之說 助祭而歸正及

莫春故告以農事不可緩也 此朱子初說見呂記

噫嘻

按月令孟春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 注云郊祭天而配以后稷

為祈穀也此非冬至園丘之郊 仲夏大雩帝以祈穀實 雩者祈此其雨之祭

樂歌也左傳柎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啟蟄孟春

建寅之月也 按周歷啟蟄在寅月雨水在卯月至漢定太初歷方改雨水在前驚蟄在後見

左傳龍見蒼龍之宿昏見東方 孟夏建巳之月也朱傳作戒農

官之詩非是說見前篇

王業之成莫先于務本故嗟歎而言曰我周家世勤

稼穡以成王業爾農夫亦既昭明感格于天矣我將

率之播厥百穀自是駿發以終畝服耕以齊力庶幾

天有豐年之賜乎所謂祈穀于上帝也郝敬曰祈穀

詩經通義卷十一

古

不言有年者人事為先不敢必其福應也豐年稼黍

則于報言之 爾雅田畷謂之農夫是典田之官也

郊稷祈穀之時田官在焉曰爾私曰爾耕乃對田官

之辭也三十里為萬夫之田故知此云農夫者必田

官也

振鷺

朱子曰振鷺詩都無告神之語恐是獻助祭之臣古

者祭祀每一受昨主與賓尸皆有獻酬之禮既畢然

後亞獻至獻畢復受昨如此禮意方接續至唐時猶

然黃光昇曰正祭時未聞有獻助祭諸臣之樂歌統于尊也祭後歸賓客之俎獨留同姓燕飲二王之後不在意是他日燕飲歌此詩愚按如黃說則此詩當班之于雅矣古者諸侯來朝見于祖廟見則必與于助祭此詩或是初來朝時作列之頌者以其陳于廟中也謂助祭時所獻則未必然

豐年

陳氏曰噫嘻祈之于春夏豐年報之于秋冬是一體之詩序于祈曰上帝而報不言者省文耳按鄭氏以

詩經通義卷十一

五

報為嘗烝據詩云烝畀祖妣也然載芟祈社稷亦曰烝畀祖妣豈亦祭宗廟乎類濱云報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朱子因之云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也此說得之且與序合朱克升疏義謂集傳初本作穀始登而薦于宗廟報賽田事乃其改本又辨說譏小序為誤及為集傳仍用序說蘇傳豐年載芟皆非宗廟之詩而曰烝畀祖妣何也以為所以能進享先祖者皆方蜡社稷之臣也

有馨

朱子曰通言先祖也孔氏以始作大武之樂蘇傳嚴緝同

郝敬曰禮曰凡釋奠必有合也凡大合樂遂養老此則始作樂而已非為釋奠養老也

潛

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季春薦鮪于寢廟此其樂歌也

彭氏曰祭時九州美味莫不畢具然樂歌必言其所興之地取所產而薦之者示不忘本亦思其所嗜之意也王志長曰知三星在雷為凋殘之狀則知潛有多魚為豐豫之徵頌于廟宜矣

詩經通義卷十一

去

誰

辨說祭法曰周人禘嘗而郊稷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及太祖之廟而七周之太祖即后稷也禘嘗于后稷之廟而以后稷配之所謂禘也按鄭氏謂帝嘗丘而以鬯配之也王肅則云大祭于廟而以鬯為祖之自出夫周人之廟至稷而止又推而上之曰稷生于姜嫄乃立姜嫄之廟曰先妣姜嫄帝嘗妣而特立廟是嘗無廟矣無廟則無主無主則無以禘無廟則無所禘將禘于后稷之廟是以父而下食于子孫之廟非禮也類濱致疑于此故詩傳非肅而取鄭然鄭說禘郊相亂斷不可從思謂周人之于鬯蓋以天事禘則設主配之以稷是等嘗祭法又曰周祖文王而千天也等嘗于天何不可哉



春秋家說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廟謂之吉禘

春秋閏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是禘一名而二祭也今此序曰

祭太祖則宜為禘魯于后稷之廟矣而其詩之辭無

及于魯稷者若以為吉禘于文王則于時不協武王嗣位

十三年伐紂後為天子詩稱天子穆穆其非免喪之祭甚明當是武王祭文王而

徹俎之詩後乃通用于他廟耳集傳云皇考文王也烈考猶皇考也郝

敬曰禘行于太祖之廟追祀太祖所自出之帝而下

逮羣廟之主即大禘也合饗曰禘先公先王皆在詩

獨言皇考者歸功始禘之人以周之有禘自武王始

詩經通義卷十一

七

也猶商頌五祭皆言湯以商有天下自湯始也序云

太祖者后稷也詩云孝子者成王也皇考烈考者武

王也文母者邑姜也稱天子辟公廣牡相祀者表大

禮也鄭氏以太祖為文王朱子因之謂是武王祀文

王之詩夫文王穆考世室主稱太祖則后稷何加焉

武王末受命雖有王祭禮樂未興周公成文武乃制

禘作雝故其辭亦頗似武王語耳鄭氏謂禘與禘殊

禘三年禘五年禘大于四時而小于禘此緯書之說

也夫祭未有大于禘者矣禘帝也三王始祖皆古帝

之苗裔王者追祭始祖所自出之帝故曰禘非審禘

昭穆之謂也遠祖格則羣主咸集故曰禘商頌濟哲

亦禘也徧及羣公先正即禘也禘惟合饗故其禮重

魯僭禘春秋論語譏之未言禘上有禘也愚按集

傳謂此武王祭文王之詩若是武王祭文王詩中不

應有克昌厥後語直斥其諱歌于太祖之前則無嫌

此亦序說當從之一證也烝民四方爰發方可援詩

書不諱之例又按郝氏解大畧祖東萊惟烈考文母

小異耳烈考指武王毛傳本有此說武王無競維烈

詩經通義卷十一

六

故稱烈考洛誥云光烈考武王立政云揚武王之

烈其明證也烈考既屬武王則文母自可屬邑姜不

必以違古注為嫌也至于禘禘之分諸儒尤為聚訟

今世所尊信者謂禘祭不兼羣廟之主以其疏遠不

敢褻此趙匡伯之說也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此張純

答光武問之說也然稽之經典實無明文惟曾子問

云禘祭于祖為無主禘祭則廟虛而無主而不及禘王肅謂禘

禘皆殷祭舉禘則禘可知未見禘不合食也公羊文

二年傳云大事者何大禘也五年而再殷祭揚氏謂

三年一禘五年再禘猶天道三年一閏五年再閏于

禘祭無與也鄭康成臆揣為禘禘相因之論又妄據

春秋魯禮及緯書以文致其說其謬可勝辨哉辨詳文獻

通考及禮記大傳則禘禘本一祭而異名大傳曰王

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諸侯

不敢禘但禘大夫士省于其君干禘及其高祖省祭

與也大夫士不敢禘必有大勳勞見致堂胡氏謂王

者禘其所自出之帝為東向之尊其餘合食于前此

之謂禘諸侯無所自出之帝則于太祖廟合羣廟之

詩經通義卷十一 九

主而食此之謂禘天子禘諸侯禘大夫享上下之殺

也所謂不王不禘者也魯侯國當用禘而以賜天子

禮樂得行禘禮故春秋論語言禘不言禘也左傳疏

禮三年一禘五年一禘左傳無禘語則禘禘止是一

祭故杜預以審諦昭穆為禘明其更無禘也其說與

大傳同朱子論語注不用若王制所云春禘夏禘又

云天子禘禘禘嘗禘烝又云諸侯禘一植一禘又云

諸侯禘而不禘禘則不嘗其言紛錯殺亂莫可依據

蓋王制乃漢儒雜采傳記為之非孔氏之舊也今觀

詩序繼禘太祖也而歌皇考文母長發大禘也而歌

相土武王與與祭之阿衡則禘祭之合饗羣主明矣

知禘祭之大饗羣主則禘禘非二祭復何疑乎郝氏

之說頗似駭俗深得大傳之旨故特著之

載見

蘇傳烈文言成王即政諸侯助祭此言始見武王廟

其成王未即政歟 郝敬曰武王年九十三崩見禮

成王年十三即位見世此詩乃初朝見諸侯率以祭

武王廟之樂歌也孔氏惑于明堂位七年即政之說

以此為七年後成王即政作蓋據洛誥周公誕保文

詩經通義卷十一 三

武受命惟七年彼謂成王七年周公留洛耳依孔氏

非謂七年前成王非親政也十三歲即位而又七年

則二十矣乃始朝見諸侯乎

有客

王者崇重先代之後故于其來朝祖廟作詩美之振

鷺作于始至有客作于將歸玩詩辭可見

武

簋大武周公作樂所為舞也張氏曰武以奏之冠者

舞之朱子曰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首章辨詳後大武

周公象武王武功之舞歌此詩以秦之禮曰朱干玉  
戚冕而舞大武是也然傳以此為武王所作今觀篇  
內已有武王之諡則其說誤矣曹氏曰孔子語賓牟  
賈以武樂始于總干而山立終于周道四達禮樂交  
通豈止于武功而已哉季本曰樂記始奏以文復亂  
以武孔氏謂樂有文舞有武舞其入廟也必先文而  
後武故祭統曰及入舞君執干就舞位冕而總干率  
其羣臣以樂皇尸通典序此于九獻之後蓋樂舞之  
節如此 左傳楚子曰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曰卒

詩經通義卷十一

三

章者周頌以一句為一章一人倡三人和者定爾功其三曰賚為第鋪時三篇  
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桓為第六篇綏萬邦屢豐年篇  
次與今不同杜預注謂楚樂歌次第按周頌皆止一  
篇左氏云云疑未正樂以前其篇次如此耳

詩經通義卷十一終 巴陵方功惠校刊

詩經通義卷之十二

松陵 朱鶴齡 輯

閔子小子之什

閔子小子

按此及小毖四篇王肅述毛以為周公致政成王始朝于廟之樂歌鄭以成王免武王喪將即政而朝廟作閔子小子訪落敬之詩小毖詩則作于歸政之後長發以王肅義為然

訪落

詩經通義卷十二

此詩朝廟後作以道延訪羣臣之意多難指管蔡之事而言

敬之

敬之以下述羣臣之戒辭維予小子以下承其戒而答之也鄭氏謂成王自知未能成文武之功周公乃居攝大謬按蔡仲之命云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官羣叔流言蓋武王初崩周公即攝政為成王元年時即有流言之變所謂攝政者不過行冢宰之職耳非真如明堂位所云負斧展南鄉而朝諸侯也歸政于王

大約在東征之後此詩歐陽駁鄭義最明

載芟

月令孟春天子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載耒耜躬耕帝籍此其所穀于社稷之樂歌也愚按祭法王為羣姓立社曰泰社王自立社曰王社二社皆應以春祀之疏云泰社在庫門內之右故小宗伯言右社稷王社所在書傳無文崔氏靈云王社在籍田中王所自祭以供粢盛周頌序春籍田而祈社稷是也蘇頌濱主此說陳氏道禮書又云國語王籍則司空除壇農

詩經通義卷十二

正陳籍禮歷代所祭先農而已不聞祭社詩序所云非謂社稷建于籍田也然考穀梁傳云天子親耕故自立社為籍而報也又王肅云王社亦謂春祈籍田秋而報之也據此則崔氏之說不為無本季本日祭社者稷在其中朱子謂詩意與豐年相似改作秋冬報賽之樂歌非也又按周禮大司馬仲春敦振旅遂以蒐田獻禽以祭社然則天子祈社在仲春與孟春耕籍異月序連言之蓋謂春時既耕籍田而又祈社稷凡以重民事也如此則不主崔氏之說亦可陳

啟源曰此詩孔疏引祭法以序云祈社是泰社其祭法疏引載芟序則以此詩所祈是王社兩疏皆出孔氏而說不同按詩言主伯亞旅婦媚士依自說民間父子家室知是為民祈祭若籍田終畝惟甸徒三百人乃庶人役于官者不得有斯稱也則籍田祈社當合為一事而社為泰社無疑矣

詩經通義卷十二

三

李氏曰噫嘻豐年其說為畧載芟良耜其說為詳蓋祈上帝所以尊之也故其辭畧祭社稷所以親之也故其辭詳

良耜

邦家之光胡考之寧祈之之辭也振古如茲庶其勿替引之乎殺時犉牡有秣其角報之之事也嗣續古人豈非社稷之功乎二詩語意微別朱子辨說謂未見祈報之異不然方回曰以成周之盛而別無祭地之樂章何也胡五

峯謂社卽是祭地詩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良耜秋報社稷也此亦人主親祭周頌別無祭地之詩卽知祈報社稷為祭地也

絲衣

蘇傳絲衣本宗廟之詩其曰靈星既已失之又以知毛氏雜取眾說以解經非皆子夏之言凡類此耳按鄭箋皆引特牲之文疏云特牲雖士禮而士卑不嫌同君故準特牲為說也朱傳采其解而不從釋祭之說豈以釋祭之制于禮有未詳歟 馮復京曰

詩經通義卷十二

四

周禮正祭視滌濯逆齊省鑊告時告備皆使小宗伯此釋祭輕故使士耳朱傳汎言祭而飲酒非是

酌

疏武王酌取先世之道除殘去暴育養天下故詩人為立篇名曰酌酌左傳作洵古今字耳朱子曰酌卽勺也內則十三舞酌內則十三舞勺成童舞象注云文卽歌此詩以為節而舞也曹氏曰詩為樂章與舞也然此詩與賡般皆不用詩中字名篇疑取樂節之名如曰武宿夜云爾禮記舞莫重于武宿夜注云武曲名武王至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

歌舞以待嚴緝說者多謂酌即是勺然考漢志周公旦故名焉

若酌頌則述武王用兵創業酌其時宜解酌字不用序說本蘇傳

故序云告成大武則此酌是武舞之樂與勺別也禮儀

禮記皆滅酉旁作勺蓋古時字少通用耳嚴謂彼言成王之勺不然朱氏據左傳以桓

賚二篇皆大武篇中之一章然則酌與賚般一體亦

大武篇中之一歟辨詳後但古人制樂多沿襲前人為

之張子謂周公制樂時于大武有所增添其說是也

如漢武德舞高祖所作象其除暴蓋武舞也後孝景

詩經通義卷十二

五

采武德舞為昭德之舞以尊太宗孝文之廟則為文

舞矣周公增大武以為勺亦猶是也勺舞必有樂

章今不得而考講師見此頌名酌遂以酌祖道養天

下之說攙入之此正說成王之勺非武王之酌也兼

此詩所言遵養亦非養天下也按說文酌勺皆挹取之義漢志云周公作

勺言能酌先祖之道也安知班氏非用此序語以言成王之樂耶嚴謂講師攙入亦不然黃震曰

此詩即成王之勺也成王初年多方馳動能繼武王

之武以定天下我龍受之載用有嗣皆主成王而言

養時晦用大介乃推本武王之功以起之也序所云

能酌先祖之道者也華谷以為非成王之勺豈未深

考歟愚按酌詩本頌武王又以為成王之樂者蓋成

王時周公所作耳華谷分酌勺為二辨雖博而非其

義東發謂頌成王亦失之且與序告成大武也不合

左傳遵養時晦耆昧也杜預曰言武王遵天之道須

晦昧者惡積而取之蓋兼采毛鄭之意毛云養取也

養紂闇昧以老其惡王導語陶侃以遵養時晦侃謂乃遵養時

賊可證當時解多如此頌濱云武王初有於鑠之王

師而不用退自循養與時偕晦歐陽說同其後既純光矣

詩經通義卷十二

六

則天下無不助之此解出而毛鄭之膏肓立砭矣我

龍受之躋躋王之造言成王寵受而承之者此躋躋

然武王之大業也載用有嗣實惟爾公允師言後王

世承其業實以武王取天下一出至公而無私允矣

可謂王之師矣此歐陽說

桓

郝敬曰講武類禡武王所以克商也而其心在平安

民保土定王業答天心非利天下而為之也故曰武

志

朱子曰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六章賚爲大武之三章則今之篇次蓋已失其舊矣又此詩內已有武王之諡則其謂武王時作者亦誤矣序以爲講武類禡之詩豈後世取其義而用之于其事也歟

賚

大封功臣乃繼述文王之大者故此詩以文王敕勸之言文王勤勞天下故我受其業布此茅土以賚有功皆文王之意我紬繹思之不敢忘也又言崇德報功往以求天下之安定此周命之所以維新者爾美

詩經通義卷十二

七

哉爾諸臣受封賞封必有賞如車旗命服之類亦當以文王之德細繹思之不可忘也篇中我字詩人代爲武王之辭朱傳云此頌文武之功經文並不及武或云文武恐文王之誤

何楷曰武成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說者以散財發粟卽大賚之事非也散財發粟不過一時矯革之政所及幾何必藉眾諸侯來旬來宣而後天子之德澤始遍此賚之詩所爲作而賚之所以名也

般

曹氏曰說文般旋也今名篇曰般取盤旋之義巡狩而遍乎四岳所謂盤旋也王志長曰按般鄭氏云樂也蘇氏云遊盤也以此訓般是孟子所謂般樂怠傲秦誓民訖自若是多盤之說斷非武樂命篇之旨曹居貞引說文近之天子巡狩按節徐行盤旋而返故謂之盤耳

此詩與時邁相似亦告祭之樂歌也曹氏以爲頌成王不然

詩經通義卷十二

八

郝敬曰酌以下四章皆武王詩次成王後者武樂或定于成之季年也

按朱子謂春秋傳以武爲大武之首章桓爲大武之六章賚爲大武之三章嚴華谷因其說謂酌與般亦大武篇內之一章以愚考之其說誤也周頌簡嚴故篇止一章無有疊章者左傳楚子云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既以耆定爾功爲大武卒章則傳未嘗以武爲大武之首章而下之其三其六斷皆以篇言而非以章言矣杜預注本如此傳之意蓋謂武爲武

王之樂桓與賚亦皆武王之樂故以其三其六數之  
雖當時篇次已不可考然桓賚四篇必無屬武樂分  
章之理今即以傳證之隨武子引洵曰於樂王師遵  
養時晦又引武曰無競維烈以酌與武對舉則酌非  
大武篇中之一章而其餘可知已況頌各一章章各  
一義武頌功酌頌成桓頌志賚頌封賞般頌巡行皆  
為武王作也如酌桓以下不過武樂內之一章而已  
則作詩者何必各立篇名以繫之耶後之偽作申公  
詩說者遂以武為大武之首章賚為二章時邁為三

詩經通義卷十二

九

章般為四章酌為五章桓為六章巧合武樂六成之  
數此又以說詩為舞文實考亭誤解左傳啟之也不  
可不辨

魯頌

駟

疏僖公生時不應聽臣請王自頌己德明是僖公薨  
後也本鄭氏說文六年行父始見于經十八年史克始見  
于傳然則此詩之作當在文公之世序云史克作是  
頌不專指駟篇則四篇皆克所作嚴緝孔氏謂魯頌

作于僖公身後非也觀闕宮等篇多未有事實而願

其如此如俾爾耆艾黃髮兒齒明是生前祝頌之辭

蓋生前作之後乃聞之天子以自解耳未必作于得

請之後也愚按左傳行父没于襄公五年上距僖公

薨時已六十年當僖公朝恐無請頌之事嚴說或然

馬有四種首章言良馬良馬朝祀所乘故曰斯臧二

章言戎馬戎馬齊力尙強故曰斯才臧言其德才言

其用也三章言田馬田馬齊足尙疾故曰斯作四章

言駑馬駑馬主給雜使故曰斯徂作者習其動作之

詩經通義卷十二

十

節徂則足以行而已此張文潛說本孔疏馬愈下而皆能養之

則可以變駑為良而利有攸往于此見僖公之善牧

馬也

有駑

何楷曰此詩疑僖公飲酒泮宮而作以振振鷺于

飛意之周頌振鷺于飛于彼西雝鷺固澤鳥也又疑

為喜豐年而作以自今以始歲其有意之春秋于僖

公三書不雨既而書六月大雨歲其有者始有年也

泮水



首章二章言僖公至泮水從之者眾而樂親其教也  
三章言與羣臣飲酒因祈其壽考而服眾或云古者  
養老于東序在泮飲酒行養老之禮永錫難老祝之  
也四章稱僖公德兼文武以起下征淮夷五章至末  
皆未然事獻馘獻囚獻功必在于學者先禮儀而後  
勇力也角弓束矢班師之事懷音獻賂服遠之功皆  
稱願其如此也蘇傳此詩言作泮宮克淮夷闕宮言  
作新廟春秋皆不載世疑之泮宮闕宮僖公因舊而  
修是以不見于春秋至于淮夷之功予亦疑焉然此

詩經通義卷十二

十一

詩有之式固爾猶淮夷卒獲有所未獲而欲終之則  
其所獲尙小也今此詩之言甚美而大其君臣之辭  
歟劉瑾曰朱子以作泮宮克淮夷他無所考故不質  
其爲僖公之詩而且以克淮夷爲頌禱以愚攷之春  
秋不書常事則夫泮宮之作十二公之經固宜皆無  
所見也至于僖公克服淮夷雖亦不見于春秋而僖  
十三年嘗從齊桓會于鹹爲淮夷之病杞十六年又  
從齊桓會于淮爲淮夷之病鄆矣但詩中所言不無

過實考左傳淮之會公見執于齊其辱甚矣  
不應作詩誇美余春秋集說別有辨

閟宮

嚴緝此詩止爲僖公能修寢廟張大其事而爲頌禱  
之詞序摘詩中復周公之宇一語以題之非其實也  
攷春秋所紀僖公伐楚侵陳伐鄭圍許等役皆齊  
晉文主兵其自用兵者伐邾敗莒滅項皆小國爾豈  
有鷹戎狄懲荆舒荒大東服蠻貊之事乎按閟宮卽  
末章新廟從集傳說蓋周公之廟也毛傳以新廟爲閟公  
廟固非以閟宮爲姜嫄廟亦非詩舉姜嫄特原郊祀  
后稷之故若魯人立廟則三禮未聞疏大司樂舞大  
濩以享先妣以

詩經通義卷十二

十三

此知姜嫄之廟  
在周魯無其廟復周公之宇蒙前章大啟爾宇大抵  
僖公之修廟祀志在邀福周公恢拓土境耳故序以  
此語彙括全篇朱子辨說謂誤解修周公之屋宇恐  
作序者不應陋至此

首章二章述周所自始與周公所自封三章述周公  
封魯之盛施及僖公能致敬郊廟而神降之福也四  
章五章六七章稱願其有攘荆蠻服淮徐之功申上  
熾而昌壽而臧保彼東方意也八章極言受福之多  
欲其復侵地宜室家臣庶以長保魯國也黃佐曰隱  
戕于鍾巫

桓殞于彭生般賊于圍犂閔喪于小鞮入春秋以來四公皆不合終故此詩頌僖愷倦以壽考為言見魯人之厚也末章敘所以新寢廟者與首章開端相應胡氏曰閔殿武而作宮卒章依倣

偽子貢詩傳云僖公八年始用郊禘史克頌之賦閔

宮按魯之郊禘不詳所始明堂位曰成王命魯公祀

周公以天子禮樂此不可信呂氏春秋云魯惠公祀

父請郊廟之禮于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書

紀年通鑑外紀同劉恕曰惠公止之則是周不與之矣不與而魯用郊自用之也昔者荆人請大號周人不許荆人稱之然則

魯之郊禘可知也王伯厚謂惠公此請蓋在平王

詩經通義卷十二

三

之季也偽傳云云徒以此詩有皇皇后帝皇祖后稷

及春秋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為據而

說者又云夫人不稱諡不稱小君蓋成風也左傳禘而致哀

姜焉非禮也穀成風妾母時聲姜與成風同與廟祭

梁以為成風故詩以妻母疊稱亦可謂巧于附會矣然魯僭郊禘

必非始自僖公若僖公為之行父史克請命天子而

頌之此越禮之大者夫子願錄之以為天下後世勸

耶

商頌

那

國語閔馬父曰正考父校商之名頌有名十二篇以

那為首其輯之亂曰韋昭注詩者歌也所以節舞者

章亂節故謂之亂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者在昔昔曰

先民即此詩也置鞀奏鼓此臭味未成臭未成未刑

未用滌蕩其聲時也鼓管交作依堂上升歌之玉磬

此樂三闋迎牲而祭時也鏞鼓萬舞則九獻之後祭

將畢時也卒章歸本于執事恪恭云此乃湯孫之所

詩經通義卷十二

四

將以為奏格者也三稱湯孫皆指主祭之時王不知何王

鄭氏謂自歐陽永叔疑於赫湯孫時王不應自誇戴

是太甲岷隱遂以為商世之先王黃東發云樂以悅神故曰

於赫湯孫穆厥聲以侈言其樂之美猶飲食云苾

苾芬芬以侈言飲食之美凡以悅神非自誇也武王

祭山川自稱有道曾孫豈亦自誇耶樂記商人尙

聲尙聲求諸陽也于此詩見之祭義禘有樂嘗無樂

此詩云願予烝嘗則秋冬非不用樂矣

烈祖

辨說此詩未見爲祀中宗末言湯孫則亦祀成湯之詩也序但不欲連篇重出又以中宗商賢君不欲遺之耳按中宗中興本於成湯故頌始烈祖及爾斯所正言自湯及中宗也湯孫凡後王主祭者皆得稱之朱子說亦通但古序不必易耳既載清醑亦有和羹皆言祭之始東萊引儀禮羹定可正鄭箋曲說融格無言時靡有爭永叔謂執事之臣總無誼譁又不交侵職位義本毛鄭較朱傳爲優矣約軹錯衡八鸞鶴鶴諸侯助祭而始至也以格以享諸侯來助祭致享

詩經通義卷十二

五

于神也來格來饗神來至而歆饗也祀中宗而曰湯孫者有天下以湯故也

劉瑾曰頌詩皆自歌工道達主祭者之意自歌工指主祭者則曰爾自先祖指主祭者則曰湯孫自主祭者而言則曰我曰予立言雖殊所指之人則一如周頌雖詩既稱天子又稱孝子又稱我稱予亦然前篇多言樂衍之以聲也此篇多言味侑之以食也其義可互見

玄鳥

此與殷武同爲時祀但所述之事各有廣狹鄭氏以爲若是時祀不應遠述上祖故改祀爲禘按本紀盤庚以後殷業浸衰至高宗乃復興頌高宗而推本祖德正以表中興之功耳

玄鳥生商毛傳爲玄鳥至日祈于郊禘而生契此說有理鄭引簡狄吞卵出緯書中候及太史公不足信也方命厥后奄有九有以成湯創業而言也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以武丁中興而言也武丁孫子言武丁善爲湯之孫子此孔氏說華谷同非謂武丁之

詩經通義卷十二

五

孫子也朱傳指武丁之孫子本鄭箋武王靡不勝武王卽成湯也與長發武王載旃同言武丁之善爲孫子者以其于成湯之事無不勝任故諸侯服從而皆來助祭如下文所云也是時殷道已衰而復興故云肇域彼四海與湯之正域彼四方蓋先後重光也朱子不主序說故汎言祭祀宗廟之樂而以武丁孫子爲時王主祭者東萊若子孫祀其先王而誇言己之武烈于義未安又以武王湯號武丁之孫子亦以自稱此殆類于楚義帝之自稱懷王矣皆非是

長發

王氏曰繼序曰禘太祖周無四時之禘故也此序曰

大禘則商有四時之禘故也四時之禘為小則禘其

祖之所自出為大

王制祭統言春禘夏禘秋嘗冬烝注云蓋夏殷制

商人之禘契為太祖其所自出之帝則魯也

祭法殷人禘魯

而郊寘寘契五世孫

詩不言魯而言有城猶生民不言魯而言

姜嫄也朱子意其為禘祭之詩然禘祫非二祭說見

離詩

首章二章述之王相土之事明商所由興三章以下

詩經通義卷十二

七

述湯受天命而享百祿秉鉞四征王有天下由得賢

臣為之輔也綴旒以旌旗喻駿駟以馬喻綴旒喻諸

侯附著駿駟喻能乘載諸侯也敷政優優言政事敷

奏以勇言武功惟先政事而後武功故其與師翦亂

一本三葉不勞而定也伊尹以佐命元功得與大禘

之祭故章末并及之

殷武

朱子曰高宗中興特為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

穆之列此詩則廟成始祔而祭之詩也

禮二年喪畢祔主于廟

愚按之鳥詩序已云祀高宗也此詩又云祀高宗故

集傳以不遷之廟立說蓋商止三宗武丁既尊稱為

宗必特立寢廟斯說可通也但不必以文武世室百

世不祧之制例之元稹云太戊武丁雖有中宗高宗

之名特子孫加之懿號非不祧之說又考其世次高

宗迄殷亡僅八君祖甲庚丁又弟及紂乃高宗七世

孫紂之時高宗尙在三昭三穆中未應祧也百世不

遷之廟誰立之乎劉瑾以為立于帝乙之時是并數

二及為世其疎甚矣長發辨之最悉

詩經通義卷十二

六

首章言伐楚之功二章言責楚之義三章言既服荆

楚則諸侯來王所先者惟農事耳四章言高宗所以

受命中興者天監其刑賞之不頗也五章備言中興

之盛慶及子孫末章以立寢廟終之與魯頌闕宮異

彼更新此始作也

從朱子廡成附祭說

人主繼衰亂之後非武功不能中興此頌高宗而首

陳伐荆楚者三代以前皆都西北楚據南方世亂則

先畔世治則後服天下常視之為向背也

按易云高宗伐鬼方

三年克之說者謂鬼方北狄種夏曰獯鬻殷曰鬼方周曰玁狁今觀此詩頌高宗武功止曰奮伐荆楚采

入其阻而已其時之不來王者自在南不在北意鬼  
方卽荆楚之地夷俗尙鬼故以鬼方名之考竹書高  
宗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三十四年王師克  
鬼方氏羌來賓此亦可證鬼方之非北狄矣 鄭箋  
以三四五章皆爲曉告楚則大謬高宗之功豈止服  
楚可頌乎潁濱解出始訂其譌朱子從之



治齋讀詩蒙說





治齋讀詩蒙說自序

廣編卷第二

曩者光祿沈敬亭先生詮易畢欲從事於詩嘗語余曰吾釋詩不惟其義且以法余曰釋詩義者詳矣惟讀者善擇取之耳詩法備於三百篇而妙有詳說其妙者童而習之皓首莫能言亦學者之恥也得一後以津逮焉甚善無何先生病未就而三十年前先生嘗書詩簡端三百餘條余竊欲取其論法者廣之卒卒然亦未暇以爲今歲課兒是經乃輯成一卷名之曰蒙說其間傳會鄙見大抵尋行數墨然以是授童

昭代叢書

已集 治齋讀詩蒙說自序 卷第二

世楷堂藏板

子俾少究心篇章字句之妙不至如木魚漆鴨日與習而殊無味未必非納約自牖之一道也歲闕逢敦牂壯月中鄉老農顧成志心勿氏書於稻香書屋

治齋讀詩蒙說

太倉顧成志心勿著

通說

古人詩無所爲題曰篇名而已詩疏謂篇名皆作者所自名舉書金縢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爲證是己名篇亦無義例大都取本詩中句字或全取首句或摘取一二字三四字漢魏郊祀歌鏡字爲題祖此杜詩亦間有之或摘取中間及篇末之字其舍篇中句字而別立一名者小雅雨無正巷伯大雅常武頌酌賚般而已雨無正掘韓詩篇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則亦取篇首字也巷伯他人所名酌賚般取樂節爲名皆無深意惟常武一篇特立篇名應自有義蓋三百篇中特見者古人篇名系名冠篇前冠篇前謂之爲題可已後人引篇名不必全左傳昭公二年韓宣子來聘季武子賦節之卒章節節南山也宣公十年駟赤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揚水即揚之水也按詩疏曰金縢既言爲詩乃曰名之則先作詩後爲名也日知錄曰古人之詩有詩而後有題今人之

昭代叢書

已集 治齋讀詩蒙說 卷第二

世楷堂藏板

詩有題而後有詩有詩而後有題者其詩本乎情  
有題而後有詩者其詩徇乎物篤哉

詩中篇名少纔一字多不過五惟吳天有成命一篇後乃漸繁

有至十數句者蓋由不知古人篇名自篇名序自  
序而題與序混或以序為題故也以上說篇名

書喜起明良二歌經典言詩之最先者按帝庸作歌

三句即喜起歌序也皋陶拜手稽首七句即明良

歌序也詩之有序不自三百篇始矣帝作歌皋陶廣之即倡和

始

昭代叢書

已集 治齋讀詩蒙說 卷第二

三

世楷堂藏板

三百篇序人所為今人詩序已自作如張衡四愁詩序為焦仲卿妻

詩序亦他人作三百篇序不必盡出當時而辭自簡質後

人漸文而繁序文而繁則詩減味矣。唐元微之白樂天詩

序頗有做古體者 古人詩序與詩離今人詩序與

詩附而書并序變也以上說序

日知錄曰古詩用韻之法大約有三首句次句連用

韻隔第三句而於第四句用韻者關雎之首章是

也凡漢以下詩及唐人律詩之首句用韻者源於

此一起即隔句用韻者卷耳之首章是也凡漢以

下詩及唐人律詩首句之不用韻者源於此唐人律詩

謂之側入體 自首至末句句用韻者若考槃清人還著

十畝之閒月出素冠諸篇及卷耳之二三四章車

攻之一二三章七章長發之一章至五章皆是凡

漢以下詩如大風歌若魏文帝燕歌行之類源於此自

是而變則轉韻矣轉韻之始亦有連用隔用之別

又有上下句各自為韻若且及采薇之首章魚麗

之前三章卷阿之首章者謂之閒韻又為兩韻

說相叶而田人二罪又各自有首末自為一韻中

相叶此隔句相叶之變格也

昭代叢書 已集 治齋讀詩蒙說 卷第二

四 世楷堂藏板

閒自為一韻若車攻之五章者生民三章首六句

林相叶思文首四句稷極相叶中閒天民相叶亦

然。思齊二章公桐與未邦叶而中閒妻弟又叶

抑四章尙亡與下章叶而 有隔半章自為韻若生

民之卒章者謂登升相協時祀悔相協款則與末

通也有首提二韻下分二節承之若有替之篇者

此皆詩之變格然亦莫非出于自然非有意為之

獨持蒸侵不通韻之說注小或卒章云古蒸侵不相通此音與韻大明七章林心與韻豈方音不同耶四聲可通而此獨為古音之良眼不可不察  
○閔宮五章綬與騰膺懲承叶蒸侵通也載艾馨  
寧今叶青俊通也毛奇齡古今通韻則謂蒸侵本通三百篇後有漢神弦曲芙蓉發盛華漾水清且  
澄弦歌奏聲節髣髴有餘音華元成戒子孫詩于  
異聊士非我同心三事惟艱莫我肯矜揚雄元后  
誄亭國六十列落而崩  
四海傷懷辨踊荆心

詩本音謂詩有腰韻元戴氏侗曰一句而二韻按腰韻有二有一

句之中上下相協如柏舟日居月諸之居諸北風

其虛其邪之虛邪葛生誰與獨處之與處白華鴛

鴛在梁之鴛梁皆是也候人薈菊相叶婉變相叶而臍飢又相叶有二

昨什叢書 己集 治齋讀詩蒙說 卷第二 五 世楷堂 藏板

句之中上下各自相協如匏有苦葉有瀾濟盈有

鷺雉鳴之瀾鷺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之盈鳴

是也鷺以水反按卷耳之崔嵬虺隤野有死麕之樸

檉旄邱之蒙戎皆可為三百篇之疊韻

句末語助不入韻而以其上一字為韻如關雎次章

之流求三章之采芣芣樂相協是也虞書喜起歌已然有

末兩字並為語助而韻在兩字之上者如齊風著

之乎而是也亦有末非語助而韻在其上者如北

門之適我益我謫我敦我伐木之醕我酤我鼓我

舞我及葍兮之四女是也漢廣首章不可休息本思字之譌非此例  
亦有卽以語助為韻者如北風既亟只且之且叶  
上虛常棣直其然乎之乎叶上圖濼洧之乎且相  
叶是也

日知錄曰古人不忌重韻有四韻成章而惟用二字

者如株林之首章是也有二韻成章而惟用一字

者斯干之七章是也又如采芣首章連用二獵豸

之故正月二章連用二自口十月之交首章連用

二而微車牽三章連用二庶幾文王有聲首章連

昭代叢書 己集 治齋讀詩蒙說 卷第二 六 世楷堂 藏板

用二有聲召身卒章連用二百里又如行露首章

起末俱用露字簡兮卒章連用三人字那連用三

聲字其重一字者不可勝述按簡兮卒章之三首章之兩韻皆重斯干七章之一韻成章皆重韻之奇者揚之水懷哉懷哉一言而重韻亦奇

三百篇有三句韻隔二句至第三句方用韻秦始皇泰山刻石嶧

山諸碑倣之其體遂純然節慢音疎故後人學之

者鮮

詩本音曰古人之詩言盡而意長歌止而音不絕故

有句之餘有章之餘句之餘一字二字之語助是

也章之餘如于嗟麟兮其樂只且文王烝哉之類是也記曰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凡章之餘皆嗟歎之辭可以不入韻

三百篇中變文協韻即今人所呵趁韻耳而古人不以爲嫌後人亦不以是病古人者義無害也義無害無韻猶可况趁韻乎自求工于辭而韻始嚴言詩者無不斷斷于此矣

首聯不入韻如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東山我徂東山宿宿不歸首章歸與下歸悲衣顧麟士謂之

昭代叢書

已集 治齋讀詩蒙說

七

世楷堂藏板

獨韻起調

蕩文王曰咨咨女殷商

唐詩亦有之如

太白行行且游獵篇首二句邊城兒生平不讀一字書是也卒聯不入韻如殷其雷振振君子歸哉

歸哉有杜之杜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桑中送我乎

淇之上矣

嗟歎之辭如于嗟麟兮于嗟乎騶虞不在此例

老杜悲陳陶用

紙韻而末句單用至字入真韻何義門以爲一韻

獨用是也

句有韻叶上而義聯下者如七月之一之日于貉斯

干之如鳥斯革節南山之誰秉國成下政姓乃轉韻駟之

薄言駟者是也有韻叶下而義聯上者如鶴鳴之

其下維稇其下維穀文王有聲之自南自北生民

之以赫厥靈及下句不康禋祀是也有一聯上句

叶上韻下句叶下韻如皇矣帝作邦作對自太伯

王季是也皆韻法之變

以上說韻

風詩與雅詩其體不同雅詩實鋪敘處多風詩虛蘊

藉處多然風詩亦有盡情發露如蟋蟀卒章及相

鼠之屬雅詩亦有含蓄不露如鶴鳴鼓鐘之屬其

變也

昭代叢書

已集 治齋讀詩蒙說

八

世楷堂藏板

有先敘而後斷者如采芑車攻有先斷而後敘者如

宛邱彼何人斯北山黍苗

長篇有就本事近結者頌弁開關之類是也有離本

事遠結者斯干無羊之類是也

毛大可曰詩有興之興野有死麕之二章以林有興

野有伐木以丁丁興嚶嚶是也若茅之白以興女

猶友聲之興友生。按小宛中原有菽之興螟蛉

有子亦然小弁四五章興下著譬又是一格頗不

同 以邶谷風爲全篇皆比則葑菲荼薺涇渭梁

筍皆比之比詳見本篇

詩有三章句調全不變者至四章則變引喻亦然如

湛露卒章別引其桐其椅下泉卒章別引芄芃黍

苗菁莪卒章別引汎汎揚舟是也賦體句調有四

體惟蓼蕭四章覺驚

有一篇諸章同用一興或一比者而非複也如桃夭

類有一篇每章各用一興或一比者而非雜也如

月入章各自為興白

大雅文王下武既醉三篇下章首句蟬連上章之尾

昭代叢書 己集 卷第二 九 世楷堂 藏板

後曹子建贈白馬王彪顏延之秋胡行祖之蔡中

郎飲馬長城窟晉西洲曲復施其法于一章之中

纏綿委折而節拍更緊遂極情文之妙 桑扈之

屏之翰假樂之綱之紀截上章尾句虛字鴟鴞二

章章末一子而下連接九子更奇靈臺卒章雙承

鳥二章方命厥后單承上章尾一字魚麗

詩文皆有倒點倒插如采蘋之季女燕燕之仲氏一

篇倒點也小戎各章之言念君子一章倒點也十

月蟋蟀入我牀下一段倒點也上七月在野倒

插有章之倒如楚邱二章當在定之方中之前碩

人卒章當在碩人敖敖之前駢鐵卒章從詩疏

句之倒如谷風不遠伊邇薄送我畿簡兮赫如渥

赭公言錫爵小明至于芄野二月初吉闕宮秋而

載嘗夏而福衡殷武勿予禍適稼穡匪解有字之

倒倒一字者如有敦瓜苦以我齊明矧敢多又苑

彼桑柔中谷中遠中林中露倒二三字者如婉如

清揚終其永懷匪言不能式飲庶幾何辜今之人

謝疊山云語倒則峭然古人非有意為之大抵趁

昭代叢書 己集 卷第二 十 世楷堂 藏板

韻者為多

甘棠章末俱單句結下小行露首章單句起下江有

章法一變後人祖之為促句體扶杜獨行句揚羽

在中

三百篇中對偶之句為律詩兆端如觀閔既多受侮

不少發彼小豨殪此大兕升彼大阜從其羣醜念

子燥燥視我邁邁誨爾諄諄聽我藐藐而又有扇

對如昔我往矣四句當句對如螾首蛾眉檜楫松

舟有間無聲倡予和女匪莪伊蒿彼疏斯稗等句

或正對或遞對或開合或反覆皆開後人儷句之漸。有以對句起者嚶嚶草蟲趨趨阜螽青青子矜悠悠我心有以對句結者厭厭良人秩秩德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二句一聯四句一截三百篇之常體有參差變化而不拘者其變也

三百篇造句大抵四言而時雜二三五六七八言意

已明則不病其短旨未暢則無嫌于長短非蹇也

長非冗也詩疏曰言已申情惟變所適播之樂器

胎代叢書

已集 治齋讀詩蒙說 卷第二

十一

世楷堂 藏板

俱得成文是也。三百篇八言已少。八言惟十月蟋蟀入我牀

下兩瞻爾庭有懸瓊兮 顏延之謂詩體無九言者我不敢做我友自逸

由聲度闢緩不協金石故也犖虞文章流別以洞

酌彼行潦挹彼注茲為九言則合二句為一詩疏

駁之是已然書五子之歌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九言也經典韻語之長無過此者唐朱以來句有

十數字至二十許字者雖不施之金石亦大遠乎

古人造句之體矣

按詩疏曰句者聯字以為言則一字不制而日知錄

日一言亦可為詩緇衣倣還為句若連子則言不順矣。詩本音改編衣章四句為章六句。按祈父篇子王之爪牙子王之爪士子亦一言。魏善伯詩經原本以抑辟爾為德之辟為一字句而辟與德叶

行露二三章首四句五言之權輿也而末二句仍四言如六朝人為七言詩其尾往往綴以五言二句格初初調未純也絲卒章北山四五六章純乎五言矣且開後人排調

鴉鳴二三章連下九子天保三章連下五如卒章連

下四如蓼莪三章連下九我北山四五六章連下

十二或蕤芡首章連下五我六以絲四章連下八

胎代叢書

已集 治齋讀詩蒙說 卷第二

十二

世楷堂 藏板

遇生民五章連下十實碩人卒章六疊字鴉鳴卒

章五疊字極錯落又極自然

有斷續句如室人入又酌彼康爵。本上句三字下句五字趁韻故各四字。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古注

字。按入又亦可為 倒字昌黎詩有之

上句集傳據爾雅 移屬下句亦趁韻

字欲令齊 故各四字

合成句如不念昔者伊余來墜不如

叔也洵美且仁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我其夙夜

叔也洵美且仁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我其夙夜

畏天之威疏義亦為分屬句如及爾如貫諒不

我知二句義不相洽上句屬上文下句屬下文轉摺句如云何吁矣

誰與獨處云徂何往無獨斯畏中間意轉重疊

句亦既見止亦既覲止 反覆句本句如不遠伊

邇無罪無辜上下句如俾爾戢穀罄無不宜何辜

于天我罪伊何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于京于昊天

己威于慎無罪昊天泰懣于慎無辜 互見句如

鉦人伐鼓陳師鞠旅洗爵奠粢黍稷重穆稷穉菽

麥黍稷亦有稷穉舉例句如駉牝三千九十其

駉黍稷亦有稷穉已集治齋讀詩蒙說世楷堂

特毳衣如茨舉青色以見其西南其尸以往烝嘗

以其駢黑 舉概句有言三者如如三月兮有言

九十者如九十其儀元戎十乘有言三十者如三

十維物有言百者如百兩御之有言三百者如三

百維羣有言千者如駉牝三千 異稱句如巷伯

豈不爾受既其女上曰爾六月王于出征以佐

天子上曰王卷阿維君子使媚于天子上曰君

天子上曰王烈祖及爾斯所既載酒酌賚我思成上曰爾

主祭之君割截字句如樛木南有樛木漢廣南有喬

木終南山也采薇維常之華常棣而彼路斯何路

而單出車往城于方朔方而單曰方六 民勞憊不

畏明臣工將受厥明明刑明賜敷演字句如蟋

蟀無己太康巷伯亦已太甚太即已也書不違暇

尚猶有吳猶魚藻魚在在藻王在在鎬中復一

相類承句暑湊泊句如既伯既禱匪載匪來爰始爰

謀如沸如羹第三字皆復承句其連者如不我

以不我以人涉印否人涉印否相間者如君子于

役二章各複一君子于役采芣三章各複一人之

為言雲漢卒章複下瞻印昊天其複二字者在上

如言告師氏言告言歸中間如以望楚矣望楚與

堂在下如奉時辰牡辰牡孔碩胡不相畏不畏于

天戎車嘽嘽彈彈焯焯其德克明克明克類 貫

下句如樹之榛栗椅桐梓漆樹之貫鮮我方將旅

力方剛鮮我貫菽之荏菹瓜瓞嗒嗒菽之貫錫之

山川土田附庸錫之貫承上句如終温且惠淑

慎其身其身體以雅以南以籥不僭不僭統以

本元朱氏公選集

傳疏義刪益之

詩中有以避上字而易者如思齊上曰思媚周姜下句避複周而曰京室之婦是也有帶言而不嫌錯出者如賓之初筵弓矢斯張帶言矢是也有以實字而作活字者如要之祿之之要祿桑者閑閑之桑薪是獲薪之薪露彼菅茅之露自土沮漆之土是也有字同而意異者如君子于役不日不月之不日為遠意靈臺不日成之之不日為近意豈弟君子之豈弟皆為贊美徹荷齊子豈弟之豈弟獨為醜詆是也以上說體

昭代叢書 已集 治齋讀詩蒙說 卷第二 五 世楷堂 藏板

徐子先光啟論四牡篇曰勞人而反託為其人之言想見詩人寓意之妙所以風人美正刺淫或摹寫其詞以為懲勸不必正為其人之言也行露著氓之類皆以為婦人所自作拘甚矣四牡扶杜如無禮經及左國明文可證有不定為久役而怨其上者乎

鍾伯敬惺曰詩以物紀時所謂以草木為春秋也如汝墳之條枚條肆標梅之實七實三及扶杜之有皖其實其葉萋萋不過就一物更易數字時序了

然而讀者若不覺想其筆端之妙 按不惟草木蟲鳥風雪衣服之屬皆然暗點法亦即暗渡法詩中多有暗渡暗轉法如綠衣黃裏綠衣黃裳吹彼棘心吹彼棘薪良士蹶蹶良士休休之類皆是只寓意一二字中渾然不覺化工也大明云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上下意複此古人拙趣後不必學劉越石詩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某為效學矣

詩中相同句毋逝我梁四句谷風小弁嘒嘒草蟲四句草蟲

昭代叢書 已集 治齋讀詩蒙說 卷第二 六 世楷堂 藏板

出車曾孫來止四句甫田大田萬億及秭四句豐年載芟小異者析薪如之何四句南山伐柯芄芃黍苗一章下泉黍苗山烈烈一章四月有略其耜俶載南畝四句載芟長耜二句一句相同者尤多古人于前人之作成誦在口意所偶同句如已出非欲襲之亦不必以襲為嫌而故避之也漢魏而下詩句相同者當類此

後人作詩多自謙之辭古人無是也巷伯云寺人孟予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何人斯云作此好歌以極反側節南山云家父作誦以究王誼正



月云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四月云君子作歌維以  
告哀自稱為君子而崧高烝民一則云吉甫作誦其詩  
孔碩一則云吉甫作誦穆如清風此非自譽欲人  
知其言之善而聽之耳

殷人不諱名故元鳥為祀高宗之樂歌從序說而直稱

其名曰武丁周人尊名即所怨惡亦以字若氏惟

江漢以王命而稱召虎君前臣名也 巷伯詩疏

君父之前自名朋友之接自字寺人孟子家父作

誦吉甫作誦皆自字也然則後人投贈詩稱己名

昭代叢書 已集治齋讀詩蒙說 卷第二 方 世楷堂藏板

猶為自卑而直呼朋友名者失之亢矣 古人辭

質有稱爾汝者即君父無嫌書亦然或云此自天祖

稱之不必盡然也以上雜說

治齋讀詩蒙說跋

近人詩經解莫善於閻潛邱毛朱詩說辯香不墜若  
治齋者殆其嗣響歟是編為盧學士抱經先生手鈔  
本內分說篇名說序說韻說體雜說五門卷帙無多  
而能奄有眾長視彼刺刺不休累牘連篇者當不啻  
雅鄭之分也壬子七月七日震澤揚復吉識

孫 撰嘉肇初校字

昭代叢書 已集治齋讀詩蒙說跋 卷第一 六 世楷堂藏板



詩

深



詩深首卷上

芋園叢書

巴陵許伯政著

詩綱辨義十三則

樂歌曰詩首見於虞書今按詩言志者在心為志發言為詩也歌永言者言不盡意又嗟歎之永歌之舞蹈之也聲依永者歌之 調必文之以五聲所謂情發於聲也律和聲者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所謂聲成文謂之音也大序之言祖述虞書乃詩教 義蓋樂為心聲而詩又為樂源也古樂莫盛於虞韶帝庸作歌曰股

詩深首卷上

一

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賡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其意象與維清之奏象舞武之奏大武相仿疑即奏韶舞之升歌搏拊琴瑟以詠者故紀於后夔言樂之後九敘維歌疑即九成之間歌夔曰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言歌舞之間作也孔氏書序舜作九共九篇疑即九歌如五子之歌其一其二之類緣壁經古文摩滅而遂亡之九其猶曰九夏或因太甲盤庚篇數亦以為有書九篇殆非矣大武六成象四海之永清簫韶九成象

六府三事之允治故禹曰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也

舜皋之歌載虞書五子之歌載夏書皆詩也而止名曰歌頌之名始始於商故商頌五篇附載三百又按虞歌之元首股肱商頌之綴旒駸駸雖屬賦體比興之義已彰唯別無所謂風雅然則六詩之教至周乃備一曰風者上之化下如風以動之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所謂風之自也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者心聲之感發正言喻言即風而已具譬諸易首乾卦元亨利貞猶之賦也潛見飛躍雜物揆德猶之比興也由是言天下之事形

詩深首卷上

二

四方之風曰雅雅者正也所謂遠之近莫敢不一於正也由是美盛德之形容告成功於郊廟曰頌所謂微之顯皆誠之不可揜者通于神明光于上下也心之所之至此則自新以新民新命者無所不用其極矣故曰大哉闢睢天地之基也

詩三百孔子屢稱之載在論語今考毛詩篇數笙奏有六本無其詞商頌五篇另附於後周代之詩實三百篇三百之得名殆由於此孔子所稱非必在刪定之後况刪詩之說漢以前不見於經傳史遷始云古詩三千餘

篇孔子去其重得三百五篇孔氏書序亦云刪詩為三百篇孔穎達曰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孔子所錄不容十去其九遷言未可信也竊嘗就所見聞參之孔子蓋序詩而未嘗刪詩何也詩以言志卽敷陳直言而反覆詠歎與書史記事不同加之借物比興寓意微婉使無序文發其綱要千載之下曷由考其人與世乎若商頌十二亡七無可復刪周詩之正者四始暨幽共一百七篇皆文武之政教所形周公之制作所定其用于邦國鄉人朝廟郊社軍賓掌在太師樂部攸

詩深首卷上

三

分傳誦已久卽舊章也設更多於此者孔子方幸爲未喪之文曷爲刪之變雅變風之作譏諷時事者下以刺上非樂章也散見列邦者國異政家殊俗其時天王守府孰爲采之諸侯放恣孰爲貢之不得領在樂官也考之春秋自魯僖之末以迄獲麟一百五十餘年唯株林澤陂作于定王之世而他無聞焉所謂迹熄詩亡非有而不錄也循是求之正詩止有此數變詩本無成編孔子生當周季傷變者之亡而不作愆正者之久將失傳於是慰聘之餘就其見聞所得凡三百餘篇爲之序

次其義道基正始故提全詩之綱於關雎正之將變又著廢缺之由於小雅其間卽有置而不錄者不過如滄浪清濁之歌倩盼素絢之吟唐棣室遠之詠章句寥寥無國可附者耳又如艾豸之歌黔皙之詛于思之謳均作于宋而辭氣鄙倍較之齊盧合秦權輿體格尤爲卑隘乃不採之詩教之亡卽此亦可徵焉然非舊有成編亦不得謂之刪也又如諸侯以貍首爲射節射義記其文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此其辭意與冠禮

詩深首卷上

四

之醴辭相似故周公制作時繫於禮不入於詩非孔子刪之安有三千餘篇而去其九者哉史記又稱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說者遂謂詩既經夫子刪定三百皆雅樂又謂鄭聲淫自其土地風氣之發於聲音言之非繫乎詩辭又謂邶鄘衛之分由所采異地故音節不同會不思子謂武盡美而未盡善是武猶不能悉合於韶况鄭衛之音比於慢安能求合于韶武先王之樂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動其容三者皆本於心然後樂器

從之今謂孔子所弦歌者三百之詩也則鄭詩者鄭人自歌其土風不出乎國志詩與聲本一貫也何故發聲則淫而詩音則雅若柎與鑿乎五方之風氣因乎水土其發于聲音者固不能齊但邶鄘衛皆在殷畿千里之內今與鄭地並隸中州其風土相近也雅鄭不同部則貞淫相去甚懸也設邶鄘諸詩雖為衛作音節尚異於衛何故鄭衛之音獨可合於韶武雅頌豈非迂僻不根之論乎今按詩之始教以六德為本六律為音故詩者中聲之所止語夫詩之至也自周道傷於幽厲而變雅

詩深首卷上

五

作王綱弛于東遷而變風作侯氏僭天子之禮樂而魯頌作則非復正始之中聲譬諸中晚之卑于初盛化治之變為天崇皆氣化人事之消長蒸鬱于人心而有以使之然矣孔子錄而序之分類列于四始之後正欲誦歌之者觀夫治世之音如彼其安以樂衰世之音如此其怨以怒亡國之音如此其哀以思皆政之乖和為之故斯民所以哀傷者由于懷舊而思先王之澤王澤終不下究則政散民流之區漸入于淫且蕩而詩亦因以亡焉必能墜末俗遵先型俾詩之變者復乎正庶樂之

淫者可還于雅斯則聖人序詩垂訓之志也如第磴磴然堅指聖經不為錄淫之具則將謂東遷之王聖如文武列國之君德如周召夫子取其詩歌雖桑中溱洧亦協中聲可施於禮義毋乃與於導欲妖淫之甚而不自省也夫

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而不及于風何哉二南惟免置甘棠羔羊騶虞四篇不言婦女其餘二十一篇皆陰教所繫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風天下而正夫婦無僭竊之嫌也二雅言王政而政又有小大

詩深首卷上

六

小雅之入樂有諸侯大夫得用者有不得用者大雅周頌乃天子廟朝之樂是以各有所焉方周道之盛辨上下定民志名分截然莫不各止其所也及王綱解紐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諸侯然其始稍陵夷雖天討不加入猶識其非而風刺之漸積既久踵而益甚樂工肆習皆昧其本始於是滙露形弓以燕甯俞文王之三以享穆叔雍以徹于三家之堂蓋雅頌之失所至此極矣夫子聖人寧不心知其非而文獻不足則言之無徵懸聘既久所見聞于識大識小者皆確可引證然後自

衛反魯毅然釐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云當是時樂工之賢者恍然見文武周公之舊制乃相與不安於僭竊而逃去是則正樂序詩各爲一事而說者每混而一之此鄭衛皆雅樂之說所以聚訟不已也朱子極辨桑中溱洧必非雅音而其解正樂但云殘闕者補之失次者序之又云王迹熄而詩亡其存者謬亂失次孔子自衛反魯復得之他國以歸定著爲三百篇則其誤亦同於諸家竊謂聖人之修述六經一曰翼易一曰刪書一曰序詩一曰定禮一曰正樂一曰作春秋其義庶各有當

詩深首卷上

七

歟  
序詩非注詩也注詩如后妃既成締綌而賦其事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賦此詩之類是也序詩如葛覃后妃之本卷耳后妃之志凡繫篇名以制義而辭尙體要者是也士生百世之後取古詩而注之豈不博考遐稽澄思殫慮期于至精且當究之其詩作于何人何時何事臆度而非真知則毫釐差而千里繆者多矣序詩者時與事人與世早已洞晰于胸而非屑屑爲之分疏也提其綱領舉其樞要以示學者欲學詩而不由序

惟詁訓箋疏是務辨之彌詳違之益遠猶求入室而開之戶也程子曰詩大序其文似繫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也蓋夫子慮後之不知詩故序關雎以示之斯言信得其實矣但卽序之源流考之夫子所序奚止關雎何也漢興詩有四家魯人申公受詩于浮邱伯爲訓故以教無傳疑者則闕不傳號魯詩齊人轅固生作詩傳號齊詩燕人韓嬰推詩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號韓詩是三家之詩皆自爲傳訓無所師承也毛詩之傳一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妙帛子妙帛

詩深首卷上

八

子授河間人大毛公毛公爲詩故訓傳于家以授趙人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以傳大毛公兩說雖不同其傳自子夏則同也鄭箋云眾篇之義合編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之各置於其篇端孔疏云毛傳不訓序者以分置篇首義理易明故不爲傳據此是古訓傳作於大毛而由子夏以來轉相傳授者獨此序義耳序義非子夏所能言則眾義合編皆孔子成之而卜商親受業焉其傳授之淵源遠矣易象傳



亦孔子所作彖言乎象故明卦象者稱大象傳爻言乎變故明爻象者稱小象傳所謂卦有小大也六詩基化于關雎故統論全詩以冠三百若網之在綱因名大序眾篇之義各指其所之如樛木后妃逮下也漢廣德廣所及也其屬辭較之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文法相仿因名小序其初合爲一編大小之序有條不紊及毛公分置篇首轉似詩之命題又似篇名之注語則序次之意既隱大小之稱亦混矣朱子云案後漢書儒林傳衛宏作毛詩序今傳于世則序乃宏作

詩深首卷上

九

然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隋經籍志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溢今案小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出其家傳詩授王以不在漢朝故不列于學又史稱獻王修學好古所得尙書禮記毛氏詩左氏傳孟子皆古文先秦舊書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是古文舊書小毛爲博士時俱所親見今序文中附會左氏孟子諸書以立說者大抵小毛採輯于前宏又附益于後隋史所志洵爲明確然其手筆各別見義尤多粗陋續貂之跡瞭然莫揜茲編既合古

序于首卷屏續序以還其舊而解詩則仍置篇端分古序續序以別之並辨其義焉古序亦間有殘闕而大毛補之者其說與雅頌分什之由另具于北山

詩之篇名多取篇首一二三字或一句爲之皆詩成之後作者所自名書稱周公居東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鴉鴉是足證也國語宋大夫正考甫校商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以那爲首可見作詩必立篇名其來久矣所以然者詩之入樂其所不同唯篇各有名然後樂工肄習孰爲升歌孰爲間歌或搏拊以詠或笙鏞以間易於識別

詩深首卷上

十

而不混觀燕禮之工歌笙奏間歌及歌鄉樂又足證也且詩者志之所之感物而動達意而止故名篇在詩成之後非別有所取義漢高祖置酒沛宮召故人父老道故舊爲笑樂擊筑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四海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因名大風歌項羽兵敗至垓下夜起飲帳中悲歌慷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因名垓下歌此皆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迄今誦之興亡異勢故一則安以樂一則怨以怒哀以思仁暴殊施

故一則不嗜殺人遂一四海而馬上得之安事詩書之胸懷亦露一則武人爲于大君竟無以保妻子而啗啞叱咤千人自廢見人慈愛言語嘔嘔之氣象亦傳良由其時近古猶彷彿三百之遺意後之爲詩者卽景卽事卽物以命題乃構思選辭而成之追琢彌工性情彌遠其詩亦有題名而無篇名矣續序每從篇名生義兩無正曰雨自上下者也眾多如雨非所以爲政不知此詩首引天降饑饉以陳言其饑饉由于淫雨傷稼故名兩無正猶之寺人孟子曰巷伯天子之功曰常武名義皆

詩深首卷上

七

取諸篇中明明上天明明在下其始皆名明而誦者加小大以別之召旻韓奕小旻小弁皆可類推箋疏之家橫生異義而後人又或效尤焉是求解經而適以蠹經也

四始之稱創見於大序解之者其說不一史遷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孔疏曰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則爲興廢之則爲衰是興廢之始成伯瑜曰始者正始也周召二南國風之正始鹿鳴至菁莪小雅之正始

文王至卷阿大雅之正始清廟至般頌之正始王安石曰風也二雅也頌也雖相因而成其序不相襲故謂之四始今按序稱關雎風之始故史遷推類言之序稱王政所由興廢故孔疏依傍言之序稱一風五雅六頌而雅又有小大故安石圓融言之然衷之於理遷說牽合而失之誣孔說勦襲而失之濶王說調停而失之游唯成氏之言明正切當獨得真詮蓋四詩之正者其始正也是謂四始及其久而皆變焉變乎其始者也是謂變風變雅不言變頌者魯獨有之父母之國故微之也細

詩深首卷上

七

釋序之本文自當見之

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又曰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知其說者其唯孟子乎蓋孟子所云王者之迹卽先王之澤也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則其迹亦寢熄焉文武之化始于二南四方之風形于二雅成功盛德播以頌聲由是子孫臣庶相與遵循之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風雅之變者末由作也厲幽踵武周道大傷平桓以降日益衰微然而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當是時式救爾後必稱皇祖維今有舊必

稱召公顧瞻周道則思西歸念彼周京則思郇伯唯前王之芳躅猶留一綫于人心故哀吟感歎庶幾旦暮見之風雅所以雖變而未亡也序次之以附四始俾百世之下賴以考見得失可觀而國史所明之迹無庸取材矣蓋孔子所取乎詩者吟詠性情皆心聲也非史策之浮偽可及王迹者一代之人心所纏維也故懷其舊俗以形于言迄夫道失民散風俗日趨于汚人心漸昧其舊剝極之迹譬諸楛之反覆夜氣不足以存是故茗華草黃有作則人亡國瘁無復凡伯家父諸賢而雅

詩深首卷上

三

因以亡桑中溱洧澤陂又作則性情流蕩誣上行私恬然軼于禮義之坊而風因以亡魯頌又作則飾功蓋罪虛美以媚生君矯舉以誣天祖而頌因以亡任其四海滔滔狂瀾莫砥百王之軌轍將嗣是而不昭因之筆削國史以正人心以存王道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明夫序詩修史事異功同孔子所爲繼舜禹湯文武周之後以布衣延幾希之緒而孟子幸得私淑諸人者賴有此也先儒每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今按黍離作于東遷以後宗周已滅故繫王城較之周南雖盛衰迥異非

王者之無風也孰爲降之或曰王室旣卑故詩人不爲雅而爲風然則雅之亡否操縱于作詩者之手何惑夫鄭有詩卽稱其合中聲于雅頌魯有頌並美其同盛德于商周也夫

每讀左氏季札觀樂之文無義蘊可尋而謬妄尤甚案季子來聘在襄公二十九年孔子方八歲未正樂序詩也設如史遷古詩三千餘篇之說則所刪二千七百篇皆周樂也其間豈無他國之風安得由二南及檜以下悉合于毛詩此猶曰遷言未足信耳抑鄭衛周樂旣分

詩深首卷上

七

三部魯工何以合歌且憂而不困乃聞歌知之而曰吾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今按憂而不困舉似二君之德極不相肖札未觀樂之先何從聞其如是而指爲衛風之證耶其三十九篇內新臺牆茨桑中鶉奔倫理滅絕以致定中再造亦憂而不困乎鄭曰細甚先亡旣影附於聲淫亂雅之意矣但旣爲周樂何故雅鄭兼收其後孔子正樂奚爲不放之也凡人憂思則知戒懼歌王曰思而不懼是困心衡慮而不作勢將死於安樂何美之有君子審音知樂而歌之所憑者唯聲與詩本樂記言

之敖辟喬志者齊音也就三百考之荒淫無節鳥獸內  
亂者齊詩也歌齊曰泱泱大風國未可量於聲詩兩無  
所據毋乃姑妄聽之姑妄言之乎能夏則大歌秦似爲  
近之至於魏當閔公元年爲晉獻所滅其詩雖存實亡  
國之音也今日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揆  
其意中以魏詩皆爲晉作晉方主盟中夏遂從表裏山  
河生義而爲此說故唐本晉詩又從國名生義舍唐叔  
受封而歎美陶唐氏與續序如出一手也陳曰無主難  
久似專指株林若宛邱刺幽公當厲王之世衡門誘僖

詩深首卷上

去

公當宣王之世逮觀樂時傳世二百七十餘年斷其無  
主難久將札言之不中乎抑樂工未歌此數詩乎序稱  
二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言其經夫婦成孝敬乃道之  
造端與肇基王迹之義迥別今二南曰始基猶未勤而  
不怨象節南籥曰美哉猶有憾是謬認始基爲肇基惜  
其三分有二未能身致太平則與聲淫及商無異而文  
王服事之志荒矣鹿鳴之三間歌之三笙奏之六載在  
儀禮乃周德方盛之樂工歌小雅莫先乎此何以稱周  
德之衰設指刺幽者言之類皆直陳得失且有惡惡如

巷伯者何以稱怨而不言乎幽詩迎寒暑翫雅祈年幽  
頌祭蜡載在周禮掌于籥章歌幽必不越此何以云周  
公之東卽就居東言之鴟鴞救亂狼跋美公哀而不傷  
猶似之與樂而不淫何涉乎三頌事異世殊斷難合歌  
於歌頌而統稱盛德之所同湯蕩猶有慙德而魯僖之  
頌不但同德于商且比盛于文武不已矣乎况大雅曰  
曲而有直體卽曲而不屈也未足以該文王之德頌則  
曲直遠邇遷復哀樂用廣施取處行對舉成文外強中  
乾湊合無味又不知舞以節八音行八風此方論歌未

詩深首卷上

去

及于舞而逮以五聲八風對言之淺陋尤易見也大武  
則影附四海永清曰周盛若此大夏則影附不矜不伐  
曰勤而不德韶舞則影附盡美盡善曰甚盛蔑加猶無  
大謬但魯樂果備虞韶孔子魯人也札得觀韶于魯子  
反聞韶于齊何也大抵以國風皆周樂以魯樂備六代  
所見不出漢人其謬爲大言以欺世求諸續序則多比  
附衷以古序則極支離殆由河間獻王所得舊書有毛  
氏詩左氏傳詁訓之士遂相與採拾增輯爲之說又考  
武帝元光五年河間王來朝獻雅樂所獻之樂大約歌

用四詩舞稱六代而總以周樂爲名當日獻之漢朝必先有援喙好事者因 帙繁事雜竄入其說以爲引  
用詩樂之證耳今考左氏本文敘吳公子札來聘見叔  
孫穆子說之與語畢又敘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  
于齊聘于鄭適衛適晉文理一線而其間歷敘與諸國  
卿大夫言者繁簡有條向背有法兼入晏子之納邑免  
難及宿戚聞鐘一大段雜而益整至蹟而不可惡起止  
亦復屹然乃于禍必及子之下橫空填入此文由歌及  
舞由風及雅頌由文武及湯禹舜請觀起請觀結手筆

詩深首卷上

十一

庸瑣義意空疎蓋與偽秦誓等耳讀左說詩者皆不可  
不辨也

學詩之道有四一曰作詩發言必根于志之所之是謂  
心聲廣博物理依于音律是謂出納五言虞書曰子欲  
聞五聲六律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又曰夔命  
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無無虐簡而無傲詩  
言志歌永言周禮曰太師教六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  
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以六德爲本以六德爲音記  
曰不學博依不能安詩皆作詩之教也一曰誦詩必反

求而內省慎修而篤行不徒口耳之粗迹子曰詩三百  
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  
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詩可以興可  
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  
草木之名子謂伯魚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  
面而立也歟又曰不學詩無以言經解曰其爲人也溫  
柔敦厚詩教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白圭  
慎言則南容三復不佞不求何用不臧則子路終身誦  
之皆誦詩之學也一曰說詩必心領神會發揮旁通論

詩深首卷上

六

世以知其人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  
來者又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孟子曰固矣  
哉高叟之爲詩又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  
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又曰誦其詩不知其人可乎是以  
論其世皆說詩之方也一曰賦詩古人于詩不以多作  
顯才而以能賦發志必熟悉義理乃精于節取曉音  
節乃善于謳歌用能卽放生新切中事幾之會兼通彼  
己之懷故詩僅三百而朝聘燕饗軍旅之際其用不窮  
晉侯享魯公賦菁莪於是莊叔以公降拜而賦嘉樂鄭

伯宴文公子家賦鴻雁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於是鄭伯拜公答拜范宣子來聘賦標有梅則季武子以歡以承命許之武子賦角弓又賦彤弓則宣子亦以敢不承命許之穆叔如晉賦圻父中行獻子曰偃知罪矣賦鴻雁之卒章范宣子曰丐敢使魯無鳩乎范宣子賦黍苗以享武子則再拜稽首而賦六月穆叔賦載馳之四章以感叔向則曰於敢不承命季武子賦常棣之七章以受享則宋人厚賄之賦魚麗之卒章以復命則公賦南山有臺以嘉之晉人賦

詩深首卷上

五

嘉樂以享齊鄭於是國弱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而晉侯拜齊君之安我宗祧也又拜鄭君之不貳也他如七子賦詩趙孟稱爲數世之主趙孟賦瓠葉穆叔知其欲一獻之禮六卿皆賦以饒韓起起因以知鄭其庶乎皆賦詩之事也

經解曰詩之失愚其故何哉聖人修述六經以持世教故時雖舍而天下文明焉夫唯至教淵廣學者不能徧觀而盡識於是各循其性之所近以學之而受益無方入其國觀其爲人即可知其教之所得力是謂專經之

學也詩之爲教信以發志而穆如清風故無疾言無遽色發乎情止乎禮義故哀樂不過其則動靜不失其常體之以治厥身心暢于日用鄙可寬薄可敦矜躁釋而辭氣和平谿刻消而裒益稱物以經夫婦雍睦刑于家庭以親族黨任恤式于閭里其爲人也庶乎溫柔敦厚矣雖然罹變如宜白而曰我無令人則能慕而不能怨居時如有鰥而曰必告父母則知經而不知權誦北山者非深體夫我將教孝之心勢必至于臣父而非所以爲子詠常棣者不大明夫破斧滅親之義道固出于愛

詩深首卷上

三

兄而非所以爲臣充斯類以行諸躬措諸家國天下常變雜投跋胡疋尾小雅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斯之謂也非愚而何然豈詩之愚人哉亦弗深者自失之而已矣若夫說詩者以文害辭以辭害志小則淇泉之綠竹區爲二物大則執競之成康判爲二王稱此以求而詩之失愚殆不可以更僕數也卽如嚴君平之學易履亂而皤然不汗遯世而確乎不拔律已必砥乎廉隅語人必依于忠孝盈虛消息與時偕行可不謂潔靜精微乎惜夫閉肆下簾唯講老子且欲著

書以述後世攻乎異端其蔽也賊賊與愚爲害不同其失則一愚成斯編而號之曰深匪云能之姑以自勵夫願學之志云爾

夏殷之禮文獻無徵孔子猶難言之況焚坑以後六籍僅存而殘闕不少樂無經周禮無冬官儀禮尙書亡逸皆過半春秋則經全史缺雖有三傳而公穀之解經鮮事實左氏之紀事多浮誇折衷以符經旨自昔難之其間唯文周之繫辭孔子之十翼獨爲完書次之則詩者古人之文與事三百具存也序者聖人之所取義鴻綱

詩深首卷上

三

舉鉅目張非書序比也史記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天下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之間據此則其年至九十唯口授量錯由所得舊簡歲久壞爛而又別無寫簡耳孔壁古文出時人無能知科斗書者孔氏以所聞伏生之書攷論文義定其可知者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原合堯典舜典爲一益稷皋陶謨爲一盤庚爲一顧命康王之誥爲一孔氏據序分之故云并序凡五十九篇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據此是序與

書同出壁中矣雖然序果裁自聖筆必于要義有所發揮今讀其辭不過節書中事略記其篇名本屬贅旒又九共九篇咸又四篇太甲三篇之類意在詳其篇數而已臨淮太守家語序云孔子襄以秦法峻急壁中藏其家書由是論之此序乃藏書時慮其簡編歷久或蠹朽凌亂因序次篇名數目以備考及與經俱出孔氏念皆先人遺跡附經以傳俾後學知刪書舊有此數故書序唯稱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今其存者五十八亡者四十二而序

詩深首卷上

三

不與焉及其承詔作傳乃言書序所由作則序非聖筆明矣若夫詩序二南大雅幽詩標旨趣者居多小雅周頌商頌明事類者獨晰變風變雅魯頌其書法或婉或直或平或峻或子或奪或顯或晦悉與春秋相表裏于今可考三百事義者獨賴此序之存豈若茫茫陸緒文獻胥苦于無徵哉其他聲韻音釋字義物名地理制度官爵朱傳頗集百家之成茲編所見有與集傳異者則注之凡不注者皆從集傳唯逆志于文辭發其本旨雖多與集傳不符卽就詩以敷陳之不能悉爲之注也

或問朱子力駁詩序而後學說詩每不從集傳然則  
晦翁之學非歟曰吁是何言歟子朱子古篤學力行  
之君子也其質性似曾子嘗曰學者須剛毅果決悠  
悠終不濟事則其爲學亦由行入唯敏達不逮子貢  
故尤加意于格物致知蓋求擴充其所短也昔孔子  
自敘有曰四十而不惑孟子亦曰我四十不動心今  
讀晦翁所爲傳注或積疑數十年究無定解或兩義  
並存不敢軒輊或晚年所見異于少壯而亦未肯追  
改前說卽此以窺其學力所到殆可與立而未優于

詩深首卷上

三

不惑若其困而學之隨事體察則曾子以後所僅見  
者使獲遊孔子之門一貫之道庶可以與聞矣噫孟  
子之生去聖世未遠又近聖人之居然而無有乎爾  
則亦無有乎爾蓋深懼夫見知者邈則聞知者久且  
益難况秦火以來遭經僅存諸子百家羣言替亂如  
治絲而棼之雖曰豪傑之士無文王猶興而欲於棼  
絲中擇焉皆精語焉皆詳中人以上其難之故孟子  
七篇所言猶問不憚于人心又何異夫集傳之未能  
無小疵也

伯政 童年學詩謹守集傳長而博考旁參

一旦憬然如悟遂取古序及朱傳審辨其義積三十  
五年乃成茲編不忖陋妄庶幾愚夫于慮或少補明  
智之所未發其言是正朱子所深嘉如其非是必不  
能以欺天下後世又何敢與先儒爲難也雖然窮經  
者匪知之艱行之維艱知及之仁不能守之則雖得  
必失流爲自欺之小人能不前望子朱子而慙然慙  
且思歟乾隆十九年仲春望日巴陵許伯政誌

詩深首卷上

三



詩深首卷下

巴陵許伯政著

古詩序

周南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此節首語序關雎本篇因明其在詩為風之始入樂則用之廣而並釋風義以領全詩

詩深首卷下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此節言詩發於志皆情之感動其形於嗟歎永歌舞蹈則樂之聲容已具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詩

此節言詩之入樂其音有安樂怨怒哀思之不同

由於政之感人心者或和或乖或民困其得失不同也故有以正之則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乎此况於感人乎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此節明先王之以詩教必始于經夫婦漸及于移風俗故關雎為風始風又為六義之首其體已備乎賦比興而雅頌則功化之極也故董子曰教化

詩深首卷下

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諫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此節明變風變雅之所由作蓋上以風化下風之正義也而先王又使卿大夫至于士庶皆得以風刺上主文諫諫其言婉而易入故亦曰風至于王道衰廢失者殊異者紛然感于人心而風變雅亦變矣變雅亦由刺上而作也

二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性情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此節明序詩存變風之故較國史尤重也蓋得則政和失則政乖民因國史祇明乎其往迹而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因之吟咏性情以風其上皆當時之人達於前此所以得今此所以失之事變而懷其舊俗之美以形于言者也故變風之哀傷

詩深首卷下

三

發乎情懷舊則止乎禮義發乎情可以見民之本性止乎禮義可以見先王之澤維繫于人心而不釋非國史可及也大抵詩本性情史則事迹而已變雅作于東遷之前變風莫多于平桓之世及莊釐惠襄而漸少魯頌以後無詩可錄所謂迹熄詩亡故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者之深切著明也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興廢也

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此節言因變以邈其始則風者一國之事本于一人由是形四方之風謂之雅而小大攸分美盛德之形容謂之頌而成功可告是謂四始乃詩之至也豈變者可幾哉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云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云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詩深首卷下

四

此節又明四始必始于二南而歸本于先王之風教以結之二云字舊作公今正之說具周南○此序統論全詩以爲綱領故名大序程子以爲孔子所作洵足破序題于國史之謬說諸家尙多誤解故釋其義略如右餘皆小序

葛覃后妃之本也

卷耳后妃之志也

樛木后妃逮下也

采芣后妃子孫眾多也

桃天后妃之所致也

免置后妃之化也

茅苜后妃之美也

漢廣德廣所及也

汝墳道化行也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

召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

采芣夫人不失職也

詩深首卷下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

甘棠美召伯也

行露召伯聽訟也

羔羊鵲巢之功效也

殷其雷勸以義也

標有梅男女及時也

小星惠及下也

江有汜美媵也

五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

何彼穠矣美王姬也

騶虞鵲巢之應也

邶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

綠衣衛莊姜傷已也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日月衛莊姜傷已也

終風衛莊姜傷已也

詩深首卷下

擊鼓怨州吁也

凱風美孝子也

雄雉刺衛宣公也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旄邱責衛伯也

簡兮刺不用賢也

泉水衛女思歸也

六

北門刺士不得志也

北風刺虐也

靜女刺時也

新臺刺衛宣公也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

鄘

柏舟共姜自誓也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

詩深首卷下

桑中刺奔也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

蟋蟀止奔也

相鼠刺無禮也

干旄美好善也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

衛

淇奥美武公之德也

七

考槃刺莊公也

碩人閔莊姜也

氓刺時也

竹竿衛女思歸也

芄蘭刺惠公也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伯兮刺時也

有狐刺時也

木瓜美齊桓公也

詩深首卷下

王

黍離閔宗周也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

君子陽陽閔周也

揚之水刺平王也

中谷有蓷閔周也

兔爰閔周也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

采芣懼讒也

八

大車刺周大夫也

邱中有麻思賢也

鄭

緇衣美武公也

將仲子刺莊公也

叔于田刺莊公也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

清人刺文公也

羔裘刺朝也

詩深首卷下

遵大路思君子也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

有女同車刺忽也

山有扶蘇刺忽也

蓍兮刺忽也

狡童刺忽也

褻裳思見正也

丰刺亂也

東門之墠刺亂也

九

風雨思君子也

子衿刺學廢也

揚之水閔無臣也

出其東門閔亂也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

溱洧刺亂也

齊

雞鳴思賢妃也

還刺荒也

詩深首卷下

著刺時也

東方之日刺衰也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

南山刺襄公也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

盧令刺荒也

敝笱刺文姜也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

猗嗟刺魯莊公也

十

魏

葛屨刺褊也

汾沮洳刺儉也

園有桃刺時也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

十畝之閒刺時也

伐檀刺貪也

碩鼠刺重斂也

唐

詩深首卷下

蟋蟀刺晉僖公也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

椒聊刺晉昭公也

綢繆刺晉亂也

杕杜刺時也

羔裘刺時也

鶉羽刺時也

無衣美晉武公也

十二

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

葛生刺晉獻公也

采芣刺晉獻公也

秦

車鄰美秦仲也

駟鐵美襄公也

小戎美襄公也

蒹葭刺襄公也

終南戒襄公也

詩深首卷下

黃鳥哀三良也

晨風刺康公也

無衣刺用兵也

渭陽康公念母也

權輿刺康公也

陳

宛邱刺幽公也

東門之枌疾亂也

衡門誘僖公也

十三

東門之池刺時也

東門之楊刺時也

墓門刺陳佗也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

月出刺好色也

株林刺靈公也

澤陂刺時也

檜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

詩深首卷下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隰有萋楚疾恣也

匪風思周道也

曹

蜉蝣刺奢也

候人刺近小人也

鳴鳩刺不壹也

下泉思治也

豳

七月陳王業也

鴟鴞周公救亂也

東山周公東征也

破斧美周公也

伐柯美周公也

九罭美周公也

狼跋美周公也

小雅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

詩深首卷下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

常棣燕兄弟也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

天保下報上也

采芣遺戍役也

出車勞還率也

杖杜勞還役也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古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

崇邱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蓼蕭澤及四海也

詩深首卷下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

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

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

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芣廢則征伐缺矣出車

廢則功力缺矣杜鵑廢則師眾缺矣南陔廢則孝友

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魚麗

廢則法度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

十五

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邱廢則萬物不

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墜矣由儀廢則萬物

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

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

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以上正小雅序兼明王政之廢著正雅所由變也

興廢相倚其泰之九三乎以氣化言則無平不陂

無往不復以人事言則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

有福觀其辭之煩而不厭開示之意至為深切而

詩深首卷下

著明其文尤似繫辭當合大序參觀之

六月宣王北伐也

采芣宣王南征也

車攻宣王復古也

吉日美宣王田也

鴻雁美宣王也

庭燎美宣王也

河水規宣王也

鶴鳴誨宣王也

十六



祈父刺幽王也

白駒大夫刺幽王也

黃鳥刺宣王也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斯干宣王考室也

無羊宣王考牧也

以上宣王之世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詩深首卷下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小弁刺幽王也

巧言刺幽王也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

巷伯刺幽王也

谷風刺幽王也

七

蓼莪刺幽王也

大東刺亂也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

北山

補序大夫刺幽王也

無將大車

補序大夫悔將小人也

小明

補序大夫悔仕于亂世也

鼓鐘刺幽王也

以上幽王之世北山以下古序殘缺毛公補之說

見北山

詩深首卷下

楚茨

補序刺幽王也

信南山

補序刺幽王也

甫田

補序刺幽王也

大田

補序刺幽王也

瞻彼洛矣

補序刺幽王也

裳裳者華

補序刺幽王也

桑扈

補序刺幽王也

鴛鴦

補序刺幽王也

頍弁

補序諸公刺幽王也

六

車牽 補序大夫刺幽王也

以上亦正小雅

青蠅 補序大夫刺幽王也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

魚藻 補序刺幽王也

采菽 補序刺幽王也

角弓 補序父兄刺幽王也

菀柳刺幽王也

都人士 補序周人刺衣服無常也

詩深首卷下

十九

采芣 補序刺怨曠也

以上作于厲宣幽平之世

黍苗 補序刺幽王也

隰桑 補序刺幽王也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

緜蠻 補序微臣刺亂也

瓠葉 補序大夫刺幽王也

漸漸之石 補序下國刺幽王也

苕之華大夫閉時也

何草不黃 補序下國刺幽王也

以上作于宣幽平之世自北山以下至此唯鼓鐘

賓筵菀柳白華苕之華五序得之餘序與詩意刺

謬而書法尤淺妄如無將大車則附會篇名曰悔

將小人小明則主自詒伊戚曰悔仕亂世類弁則

因兄弟甥舅而屬之諸公角弓則因兄弟無遠而

屬之父兄見都人士狐裘垂帶之文遂曰刺衣服

無常見采芣五日為期六日不詹之語遂曰刺怨

曠嘗讀毛傳云緜蠻小鳥貌鳥止于阿人止于仁

詩深首卷下

三

此正微臣刺亂之說所從生也已于各篇辨正其

義此姑摘其大略云

大雅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緜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旱麓受祖也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皇矣美周也

靈臺民始附也

下武繼文也

文王有聲繼伐也

生民尊祖也

行葦忠厚也

既醉太平也

鳧鷖守成也

假樂嘉成王也

詩深首卷下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

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也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

以上正大雅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板凡伯刺厲王也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三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以上變大雅

詩深首卷下

周頌

清廟祀文王也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維清奏象舞也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昊命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三

執競祀武王也

思文后稷配天也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噫嘻春夏祈穀於上帝也

振鷺一王之後來助祭也

豐年秋冬報也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離禘太祖也

詩深首卷下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武奏大武也

閔子小子嗣王朝於廟也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小毖嗣王求助也

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良耜秋報社稷也

絲衣繹賓尸也

酌告成大武也

桓講武類禡也

賚大封於廟也

般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

魯頌

駟頌僖公也

有駟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

詩深首卷下

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商頌

那祀成湯也

烈祖祀中宗也

玄鳥祀高宗也

長發大禘也

殷武祀高宗也

以上乃毛公之前眾義合編之舊也今編周南第一卷召南第二卷邶第三卷鄘第四卷衛第五卷

王第六卷鄭第七卷齊第八卷魏第九卷唐第十  
卷秦第十一卷陳第十二卷檜第十三卷曹第十  
四卷幽第十五卷小雅鹿鳴至菁菁者莪第十六  
卷六月至無羊第十七卷節南山至鼓鐘第十八  
卷楚茨至車輦第十九卷青蠅至采芣第十卷  
黍苗至何草不黃第二十一卷大雅文王至卷阿  
第二十二卷民勞至召旻第二十三卷周頌第二  
十四卷魯頌第二十五卷商頌第二十六卷悉遵  
古序定之而以統論詩綱及合編古序分上下二

詩深首卷下

三

卷另列於編首共二十八卷

詩深卷之一

國風

巴陵許伯政著

集傳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  
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  
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是  
以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  
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舊說二  
南為正風所以用之闔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十

詩深卷一

三國為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肆備觀省而垂  
監戒耳合之凡十五國云

辨義古者天子之邦畿諸侯之封域俱曰國中國之  
有風序所謂風教由上而被於下自邇而行於遠如  
風以動之也九州之大燥濕殊方川谷異制惟聖人  
慎厥身修型家以教國而漸於天下則王者既興列  
侯率服德教明於上風俗同於下一時之形諸吟詠  
者無邪慝之志而有和平之音若二南之為正風是  
已夫詩樂章也盛世禮樂自天子出風雖貢於列國

諸侯不敢被之管絃以為樂也及王道缺微德澤衰  
竭諸侯自擅禮慝樂淫怨怒哀思之音在在有作而  
各以國著則邶鄘以下之變風是已孔子生當周季  
傷道不行以天之未喪斯文為己任六籍皆所手定  
故於正樂必憲章四始而序詩則兼收變風俾學者  
觀其變邇其始斯所以正得失者不待他求而得之  
是故周南盛王之風黍離諸篇衰王之風也召南盛  
世之侯風邶鄘及檜曹衰世之侯風也豳詩一篇陳  
先公之民俗亦風也而無所附麗爰合周公之詩另  
次於後說詩者乃云合之凡十五國毋亦語焉而不  
詳歟

詩深卷一

周南

鄭譜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  
美陽縣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周之先公曰太王者  
避狄難自豳始遷焉而修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  
命其子王季為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  
汝旁之諸侯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  
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文王受命作邑

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  
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武王伐紂定天下巡狩  
述職陳頌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  
德教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太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  
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  
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乃棄其餘謂此為風之  
正經初古公亶父聿來胥宇爰及姜女其後太任思  
媚周姜太姒嗣徽音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文  
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故二國之詩

詩深卷一

三

以后妃夫人之德為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  
有斯德與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於獲嘉瑞風之  
始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周公作樂用之鄉人  
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  
於其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耳射禮天子以騶  
虞諸侯以狸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芣為節今無狸  
首周衰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為禮樂  
之記者從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周公封魯死諡曰  
文公召公封燕死諡曰康公元子世之間者曰周南

召南之詩為風之正經則然矣自此之後南國諸侯  
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答曰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  
其缺失省方設教為黜陟時徐及吳楚僭稱王號不  
承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之也其餘江黃六蓼之  
屬既驅陷於彼俗又亦小國猶邾滕紀莒之等夷其  
詩蔑而不得列於此

集傳周國名南南方諸侯之國也周國本在禹貢雍  
州境內岐山之陽后稷十三世孫古公亶父始居其  
地傳子王季歷至孫文王昌辟國寔廣於是徙都於

詩深卷一

四

豐而分岐周故地以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且使  
周公為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德化大  
成於內而南方諸侯之國江沱汝漢之間莫不從化  
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焉至子武王發又遷於鎬遂  
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崩子成王誦立周公相之制作  
禮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箎弦  
以為房中之樂而又推之以及於鄉黨邦國所以著  
明先王風俗之盛而使天下後世之修身齊家治國  
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蓋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

國之詩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於諸侯不但國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被於南方而不敢以繫於天子也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豐在今京兆府鄠縣終南山北南方之國卽今興元府京西湖北等路諸州鎬在豐東二十五里小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斯言得之矣辨義周地名古公遷岐始居之遂基王迹而後嗣

詩深卷一

五

因以爲王天下之國號故作皇矣篇以美之其詞曰乃眷西顧此維與宅本太王荒之而言也迄於文王既受帝祉則曰依其在京又曰萬邦之方蓋濯濯然四方攸同之規模矣是以周公相武王克殷歸豐追王文考爲受命作周之祖作象箴以象其武功歌維清以奏之又作南籥以昭其文德乃次文妣時關雎葛覃卷耳諸詩爲樂歌兼取其時風化所及民俗之詩附於其部而命之曰周南所以著其爲一代王者之風也然後因周及召以繫諸侯之風並列爲鄉樂

蓋斯二者正始之道宮闈之所弦誦故稱房中之樂而推之以用於鄉人用於邦國獨名鄉樂者風化之行始於六鄉也召者周地內之別名召統於周諸侯統於天子程子謂如乾統坤是也其詩若鵲巢采蘋所詠者諸侯大夫之事甘棠美召伯何彼穠矣美王姬皆作於既有天下以後不當文王之世然風教實始於文德故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云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云其義本不繫二公讀序者訛云爲公而解遂

詩深卷一

六

誤耳如謂侯風不敢繫於天子故繫召公則周公非王者也何以繫王者之風且二南乃周公制樂之所命其肯攘先王之德教爲已功乎太妣文之妃也二公文之子也今說詩者或歸美后妃先儒尙執妻道無成之義以譏其誤至於追述功德與一代之嘉樂乃舍君父之主名繫以臣子而莫之非焉誤尤甚矣吾聞大武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是分陝在大封之後故周召以三公兼二伯之職若大統未集兔置之稱文止曰公侯彼二公者猶然



麟趾之公子不得稱公也曷由而爲方伯哉南言化自北而南匪惟德之漸被爲然也天心開治地氣應之王者作樂崇德以鳴天地之豫奮於南不倚於北洋洋乎斯和平之感人也夫

關雎

古序后妃之德也

續序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詩深卷一

七

集傳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妣氏以爲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此詩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愚謂此言爲此詩者得其性情之正聲氣之和也蓋德如雎鳩擊而有別則后妃性情之正固可以見其一端矣至於寤寐反側琴瑟鐘鼓極其哀樂而皆不過其則焉則詩人性情之正又可以見其全體也獨其聲氣之和有不可得而聞者雖若可恨然學者姑卽其辭而玩其理以養心焉則亦可以得學詩之本矣匡衡曰妃匹

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昏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首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

辨義續序以思賢爲說似見其意但分論語之哀樂淫傷各爲一義謬矣天子之匹商以前皆曰妃周始立后又正嫡曰王后嬪御之貴次於后者曰妃古序統稱后妃猶曰王者之配蓋此詩首稱淑女爲君子

詩深卷一

八

之良匹卽德音來括之意其下極言君子求匹之誠及交愛之志則是寡妻之刑始于此而儀刑萬邦之氣象具焉所以爲后妃之德也集傳引匡衡之說最爲得之在易屯之初九利建侯者天造草昧而震爲長子以貴下賤君德也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文王所以撫方夏也蒙之九二納婦吉者剛柔始接而坎德剛中以智帥人夫道卽師道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關雎所以基王化也修己以敬者必敬其妻子也有道乃以安人而極於安百姓故曰刑于寡妻至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大抵古人新昏用昏皆有詩以  
言已志其亦教婦初來之意與此由歌者代致其辭  
故稱君子說具桃夭篇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  
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  
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琴瑟友之猶言如鼓瑟琴友者大琴配大瑟中琴配

詩深卷一

九

小瑟也鐘鼓樂之卽鼓鐘聲聞之意○周文王爲世  
子娶莘女妣氏以爲配此其用昏之詩也言關關和  
鳴之雎鳩相耦在河之洲今窈窕淑女庶乎君子之  
好匹也以君子之求匹言之參差荇菜則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則寤寐求之當其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  
哉悠哉輾轉反側其誠切如此今旣得之參差荇菜  
則左右采之以擇其精矣窈窕淑女則如堂上之琴  
瑟同聲友之以和於內矣參差荇菜又左右芼之以  
薦其馨矣窈窕淑女又如堂以下鐘鼓樂之肅雍和

鳴而聲聞及遠矣

關雎三章○擇臣擇配求賢之義莫大焉君下士男  
下女其義一也故寤寐以求淑女與夢賚良弼均此  
恭默之思非滋感於情欲故曰幽冥紛沸德之所藏  
道之所行明其不疚於人之所不見也自人性弗明  
至以食色爲仁內則混人欲爲天理喜樂怒哀發不  
中節而位育之本撥矣先儒每謂哀止於輾轉反側  
故不傷樂止於琴瑟鐘鼓故不淫如其哭泣焉斯傷  
矣沈湎焉斯淫矣竊謂雅鄭之分根於性情撫桐者

詩深卷一

十

音發於指而人知其志擊磬者聲傳於戶而人見其  
心少有淫心斯偶形諸拊擊者皆淫聲矣奚待於沈  
湎况澤陂之輾轉伏枕亦此寤寐之悠悠而或悅德  
或悅色譬諸均此渴懷一求妙茶一思鴆酒故哀而  
不傷者唯此耳蓋哀樂之發固自有節而必以未發  
之中爲本使大本不立徒節於其流而不爲己甚其  
得謂之和平故不淫不傷唯盡性之至誠能之關雎  
所以爲天地之基也朱子曰主於德而言則樂而不  
淫哀而不傷主於色而言則樂必淫哀必傷此幾微

之理毫釐之辨其論最爲明切但集傳又云宮中之人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求之不得則憂思不能自己幸而得之則喜樂又不能自己因謂孔子之說以言爲此詩者得其性情之正細思此詩卽作于宮人亦所以形容文王性情之正若其哀其樂舍文德而歸本詩人則於正始之義爲隔越矣

葛覃

古序后妃之本也

續序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工之事躬儉節用

詩深卷一

七

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集傳蓋后妃旣成締綌而賦其事

辨義續序以在父母家爲后妃之本誤矣記曰文王

九十七武王九十三按武之繼立十有三年而伐紂

旣克商又七年而崩通計之文考蓋年二十四五而

生武王武尙有同母兄伯邑考則親迎于渭殆當旣

冠之後書稱文王受命惟中身是太姒來嬪逮事王

季幾三十載其逮事太任可知也大明曰文王初載

天作之合又曰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如以初載爲始

生之年則姒與文齊齒卽不然其少長當不甚相懸

而此云歸寧父母且有師氏其不在中身受命以後

可見矣然則此詩之作后妃方爲世子之婦婦功莫

重於蠶績而葛成於盛夏蠶功已登於前績事猶待

於後其間女工少暇故因此以告歸婦事舅姑衣垢

和灰請澣今溽暑歸寧恐曠婦職故以薄汚薄澣爲

請而衣之澣否仍不敢自尊其婉婉恭順之誠合文

王世子觀之則所謂后妃之本蓋曰孝者德之本也

詩深卷一

七

教之所由生也使僅因葛成而賦其末章不幾於贅

附駮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

鳴喈喈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穫爲締爲綌服

之無斃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汚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

寧父母

黃鳥飛鳴懿筐求桑之時也言告陳此詩以告也我

私我衣我其所尊也○太姒因葛成而陳此詩以告歸寧言春日載陽之候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猶未可采也但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聞其鳴之啾啾於時蠶務方興其敢言及已私乎及乎盛夏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其材成矣是刈之是獲之或爲絺或爲綌皆服其爲之之勞無敢厭歎則葛事成而女工稍暇矣是用作詩言告師氏使之言告言歸如其許我則請薄汚我私薄漣我衣並請其害漣害否之命而遵行之於是歸寧父母焉

詩深卷一

七

葛覃三章○隱香稻者不識秧針之狀曳輕絙者未詳浴種之形太姒大邦之子也賦葛必言其蔓生於何地詠葉必紀其盛密於何時於以見造化之所生成方其芊茸於莽墟幽谷已具繡黻衣裳之用而貨不可棄於地矣黃鳥卽倉庚飛而集集而鳴正見其趨時應節而蠶事之不可緩也夫尾核毛毳堯典以之規候瓜生苦秀月令以之記時古人精察乎此則天地之氣化人事之節宣灼然在目確然於胸而裁成輔相之道出焉卽其時田夫野女卜草占雲可識

陰陽之故所以然者先王劃九州建萬國大者百里小者不能五十里其間鄴邑都鄙星羅棋佈而授田者五畝之宅半在城邑苟非交易之塵隙壤必樹桑麻卽凡在市之物皆日用恆需中於法式無淫巧以蕩心其民所講者樹藝種植之務而景物皆所躬親所服者飲射讀法之訓而禮樂皆所目覩東作于田秋成入邑旣非判然鄉市而軍政寓農無兵民之異籍若夫王后尚有公桑則夫人內子命婦士妻蠶績可知所以上自天子下逮庶人耕桑衣食洞悉其源

詩深卷一

七

流地紀天時周知其消息也自秦漢以下一邑之大或數百里遠鄉者不覩城市近市者不識田蠶而官府制度風土景物又無論焉則鄉邦懸隔矣氣機流布時物之情狀日滿於目而無由察則天人闊絕矣

卷耳

古序后妃之志也

續序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集傳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賦此詩此亦后妃所自作可以見其貞靜專一之至矣豈當文王朝會征伐之時美里拘幽之日而作歟然不可考矣辨義此懷人之詩經文甚明但朝會征伐非慮憂患太妃即思念何至於永傷吁嗟故謂是詩因拘幽而作尤得其旨託言采卷耳者聚斂疏材臣妾之職獲罪於君因託於職之至卑賤者以見志不盈頃筐謙言未有功也寘彼周行冀得復還供職也疲馬當險道以喻君方阻諫力欲効而不能永懷永傷即就旅

詩深卷一

五

愁言之以比其有憂患也凡此比意亦若進言曰芻蕘宣勞曰犬馬云爾左氏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又解之曰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可見此詩本以周行比職位故左氏論官人之亟而借引之以明人君之於賢才常以嗟我懷人寘彼職位為志則能官人又恐人未曉其借引之意故推廣而言上自王公下及采衛大夫各居其列皆詩之所謂周行也續序遂影附之以為求賢審官曷思斯干考室所以似續妣祖其生女之

視辭曰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正文妣之家法也於其子孫弗率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宗周之所以亡也况求賢審官君相之先務綱紀四方莫大于此在文王之聖固不謀及婦人而淑德若太妃又烏肯干預外事至於朝夕思念為此出位之謀哉

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陟彼砠矣我馬瘠矣我僕痛矣云何吁矣

詩深卷一

五

寘位置也周行卷耳所生也○太妃懷文王之蒙難而作是詩言其方勤所職未竟所事如采卷耳不盈頃筐而去之嗟我懷人願仍寘彼周行以供職也今則譬諸旅人陟彼崔嵬我馬虺隤力難前進矣願我人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乎道阻耳又如陟彼高岡我馬玄黃險益重力益憊矣願我人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乎羈旅矣又如陟彼砠矣我馬瘠矣而我僕亦痛則左右無人矣我之懷思云何之吁嗟矣

卷耳四章○美里之囚非辜蒙譴文母此詩陳供職之勤勞而極於卑巽當大難之猝投而安於順受既深契乎止敬之素懷矣冀其酌酒念其永傷者必有坦蕩自得之胸乃足以處困必有戒懼不息之誠乃足以出險文明柔順如見其心所以爲后妃之志也然則葛覃可以教孝卷耳可以教敬是以被之管絃由房中以達於鄉國俾子孫臣庶咸知所觀法焉使徒聞人念遠幽思之極結爲幻想李唐詩人往往有之豈所語於周南歟

詩深卷一

七

樛木

古序后妃逮下也

續序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

集傳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故眾妾樂其德而稱願之

辨義嫡之於妾譬諸相臣之於人才果其吐握以勞賢則無嫉妒不足以稱之如第無嫉妒之心而未嘗孜孜汲引是悅賢不能舉惡足謂之逮下哉故逮下與惠及下其氣象有安勉廣狹之不同於此辨之續

序之淺可見矣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南有樛木葛藟榮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君子文王也履躡隨也將扶也○太姒逮下而眾妾歌之言其垂意以宮人寵如南山有樛木葛藟得以纍之故承事君者咸願樂只君子諸福隨所至以綏之餘倣此

樛木三章○太姒逮下而妾媵歸心其維繫比於葛

詩深卷一

六

藟定有濟濟辟王左右趣之之風妻道無成故逮下之福歸美文王讀詩者觀關雎之寤寐求匹及所云友之樂之者則王假有家之道著矣序於家國諸篇詳列后妃所以著其正家而天下定又見其勞於求賢逸於任人爲內治之最盛豈謂徒擁虛器而爲寄生之君歟

各蠡斯

古序后妃子孫眾多也

續序言若蠡斯不妬忌則子孫眾多也

集傳后妃不妒忌而子孫眾多故眾妾以螽斯之羣處和集而子孫眾多比之

辨義集傳不妒忌三字易為逮下於義益精

螽斯羽汎汎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螽螽兮

宜卽宜男之宜螿猶螿蟲之螿○此宮中生子之祝

辭也言螽斯羽止則汎汎而和集兮故能宜爾子孫

已生者振振而仁厚兮螽斯羽作則薨薨而羣飛兮

詩深卷一

五

故能宜爾子孫方生者繩繩而相續兮螽斯羽伏則

揖揖而會聚兮故能宜爾子孫未生者螽螽然鍾和

毓秀而未有艾兮

螽斯三章

桃夭

古序后妃之所致也

續序不妒忌則男女以正昏姻以時國無繈民也

集傳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昏姻以時故詩

人因所見以起興而歎其女子之賢知其必有以宜

其室家也

辨義凡男女昏姻必待父命媒言謂之以正各及其

嫁娶之年謂之以時不但仲春而已然序書后妃之

所致者亦非專指此言之也蓋此詩乃民間初昏之

夕祝願之辭而其所祝願者夫妻好合子姓蕃衍門

內雍睦是能志於正而不誨以淫非關雎正始於上

有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何以致此於國人哉大抵二

南有關雎桃夭鵲巢何彼禮矣小雅有車牽齊有東

方之日唐有綢繆皆新昏之詩嘗考士昏禮自婦至

詩深卷一

三

揖入以至用登禮儀最盛為時最久夫婦始接不宜

默然無詞以交其志則合昏之際必有詩歌故車牽

云式飲式食式歌且舞亦若後世致語之類耳其詞

多出於主人譽婦者所謂式燕且譽以男下女倡隨

之義也惟正則主於德故詞旨莊和變則主於色故

情意狎暱蓋貞淫根於教術而家國天下之否泰伏

焉矣

桃之天天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天天有蕢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娶婦以助夫廣嗣為本上接下睦族和鄰又女行之枝葉○此民俗新昏者合昏所歌也言其男女及時如椽之夭夭而方少灼灼其華而初開則之子于歸必宜其室家而交相愛矣由是以蕃嗣續如桃之夭夭有替其實則之子于歸必宜其家室而允有終矣由是以修婦職如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則之子于歸必宜其家人而庭無間言矣

桃夭三章○後世新昏致語託于擯相樂工之口修

詩深卷一

三

詞必以諧謔為工雖士大夫之家亦然其間汚風陋俗尤有不可殫述者既非所以敬大昏尤非所以正始蓋習而不察也由來久矣

兔置

古序后妃之化也

續序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眾多也

集傳化行俗美賢才眾多雖置兔之野人而其才之可用猶如此故詩人因其所事以起興而美之

辨義此詩謂文之羅賢如置網說者乃以置兔為武

夫所事誤已蓋文王之求賢未得而思既得而樂內

則淑女為好逑外則武夫亦為好仇而國人皆相與

詠歌之由德教之風動故序以為后妃之化也春秋

傳嘉耦曰妃言男女及時若詩稱文王嘉止是也怨

耦曰仇言過以相與若孟子稱怨女是也曰妃曰仇

皆匹耦之義但有及時過時之辨耳晉穆侯命太子

曰仇有過時之兆弟曰成師則得眾之兆故師服以

為兆亂曰兄其替乎鄭氏誤以仇為怨仇於關雎則

云淑女能為君子和好眾妾之怨於此詩又云武夫

詩深卷一

三

能為公侯和好敵國之侵伐蓋記問之學膠執成說其害義每如此故特辨之

肅肅兔置椽之丁丁赴赴武夫公侯干城

肅肅兔置施于中逵赴赴武夫公侯好仇

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赴赴武夫公侯腹心

周民相勸於文王求賢之廣用賢之專而詠歌之言

其網羅賢才如肅肅兔置椽之丁丁以張之故得此

赴赴武夫公侯任之若干城也且賢路廣闊如肅肅

兔置施于中逵故得此赴赴武夫公侯親之若好仇



也且蒐羅不遺幽隱如肅肅兔置施于中林故得此  
赴赴武夫公侯信之若腹心也

兔置三章○求賢比於兔置言羅而致之者搜巖剔  
穴無遺逸之士也官人比於棫樸言采而聚之者百  
司庶職皆譽髦之選也然官人本於作人則長養而  
成就之者可知矣至於寤寐求賢其干城以任之腹  
心以信之皆以好仇之念為本蓋深嗜篤好於武夫  
尚然况德賢之大者乎

采芣

詩深卷一

三

古序后妃之美也

續序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集傳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芣苢  
而賦其事以相樂也

辨義書稱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謂毋敢淫心舍  
力也况婦女歟是以女子無故不出中庭送迎不出  
門即田間之婦采蘩求桑媿彼南畝無非事者漢有  
游女最非善俗惟被化而革心漢廣所以詠也若婦  
人乘時無事招邀儔侶翺翔原野采物賦詩以相樂

惡足稱俗之美而為化行之所致哉按芣苢治難產  
或謂宜懷妊或謂令人有子故婦人采此以為佩如  
佩萱草以宜男皆古俗也然則螽斯作而芣苢應之  
豈非后妃之美歟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襮之

采采取也凡取物足用曰有衣自交領以下當右而  
在旁者謂之袷袷謂之袺袺於帶謂之襮若以衣

詩深卷一

三

貯物則不得偏執其右袷以扱於帶間矣○婦人弗  
無子者述其采芣苢為佩之事以成此詩言采采芣  
苢始而薄言采之繼而薄言有之既有則薄言掇之  
既掇則薄言捋之由是薄言袺之為佩而執袷以繫  
之也由是薄言襮之扱所佩於帶間以斂束之也  
芣苢三章

漢廣

古序德廣所及也

續序文王之道被於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

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集傳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於江漢之間而有以變其淫亂之俗故其出遊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矣因以喬木起興江漢爲比而反覆詠歎之也

辨義德卽首篇后妃之德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至此則德化寢廣其所及如集傳言化之自近而遠先及於江漢之間而變其俗卽此序之注疏但傳以端莊靜一稱遊女因喬木生義今按喬高也其小枝

詩深卷一

三

皆上繚故曰上竦凡木未有無枝者集傳兼言無枝以見其不可休息誤已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錯薪言刈其萑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漢有游女汎言其習俗之子于歸猶曰女子有行錯

薪言刈卽匪斧不克之意○德化及於江漢之間故

其民慕男女之以正而作此詩言南山有喬木行者

不可枉道以休息漢上有游女見者不可越禮以求

思蓋禮坊難踰如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

可方思豈可自取沈溺之患哉彼翹翹雜薪言刈其

楚取之以其具也凡之子于歸言秣其馬迎之以其

禮也若非禮相求則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

不可方思可弗戒歟餘倣此

漢廣三章

詩深卷一

三

汝墳

古序道化行也

續序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閉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集傳汝旁之國亦先被文王之化者故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歸因記其未歸之時思望之情如此而追賦之

辨義道言也前篇爲德廣所及讀此詩所言則德化

流行將洽於天下蓋汝水切近紂都而詩稱文王曰

父母孔迺是為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之時矣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怒如調飢

遵彼汝墳伐其條肆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魴魚鱗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迺

文王率有二之民以事殷故婦人閔其君子行役之

勞而詠此以慰之言往歲遵彼汝墳伐其條枚其時

未見君子思念之深怒如調飢此日遵彼汝墳伐其

條肆幸而既見君子庶乎不我遐棄耳惟是容顏憔悴

非去時之丰采如魴魚本白而鱗其尾可見王室

詩深卷一

三

之役酷烈如燬也雖則如燬而父母之撫綏既孔迺

矣

汝墳三章

麟之趾

古序關雎之應也

續序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

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集傳文王后妃德修於身而子孫宗族皆化於善故

詩人以麟之趾與公之子

辨義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

殃夫不善之積至於臣弑君子弑父其餘殃於家國

者極矣善之積而子孫賢聖有王者之瑞其餘慶於

家以施及天下者又極矣自古夫婦之遇莫盛於文

妣而其所以盛者無他焉言有物行有恒謹幾於獨

知之地造端於居室之近而已聖人次諸周南之終

而曰關雎之應開示之意深切而著明讀者奈何以

訓詁求之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詩深卷一

三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周人詠歎其君之子孫宗族莫不仁厚為邦家之瑞

也言麟之趾行不妄踐也今振振公子之由仁以行

于嗟麟兮麟之定動不妄抵也今振振公姓之順理

以動于嗟麟兮麟之角武而不鬪也今振振公族有

德威而無暴猛于嗟麟兮

麟之趾三章

周南十一篇○序曰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而關雎一篇又正始之始基化之基也仰則天俯則地由順正以行其義而位育之本立矣於是以御於家葛覃卷耳而刑于之德著樛木蟋蟀而多男之慶彰於是以被於國與天下桃夭兔罝芣苢所以顯西土漢廣汝墳所以光四方若麟趾則又王者之瑞而序因以爲關雎之應也其諸篇中家人稱之曰君子國人稱之曰公侯天下歸心稱之曰父母皆主文王而序獨詳列后妃者所以深著關雎之爲本也是故家之詩五國之詩三天下之詩二風行自上故內詳

詩溪卷一

三

而外略化行自近又邇詳而遠略也且周南爲王者之風由其子孫制禮作樂追王文王而繫之誦汝墳者知王室之王爲紂誦麟趾者知公子之公爲文則以服事殷之至德昭矣惡有大統未集而九年稱王之陋說歟

詩深卷之二

巴陵許伯政著

召南

鵲巢

古序夫人之德也

續序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

德如鳴鳩乃可以配焉

集傳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修身以齊其家

其女子亦破后妃之化而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嫁於

詩深卷二

諸侯而其家人美之

辨義女子有德即諸侯正心修齊之效邇其被化所

由皆先王之所以教若取文王后妃而分屬之文脉

雖密而於事情則迂闊矣月令季冬鵲始巢鄭箋云

冬至架之至春乃成此正積累以致爵位之說所從

生也禽經曰鳩拙而安此集傳本之而有專靜純一

之解也然以鵲喻諸侯鳩喻夫人殆非詩之本旨嘗

考國君娶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

邑事宗廟社稷故以鵲之有巢比之夫人之嫁也以

娣姪從故以鳩居比之蓋先王制禮凡為妾媵者其

事君也進御而不敢當夕其有子也年長且賢而不

敢並嫡子其生不得主祭而承祭其死不得入廟而

祔姑是家實夫人之有而娣姪若寄寓然惟夫人之

德逮以恩禮則祔祔盈門者將如鳩之安然樂育於

鵲巢矣此詩詞雖稱美而規勉寓焉正始之道國君

之所以教也上承樛木下啟小星其在斯乎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詩深卷二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國君用昏於夫人而歌此詩言夫人有家而娣姪從

之如維鵲有巢維鳩亦來居之故之子于歸百兩御

之由是妾媵各分其職如維鵲有巢維鳩方之故之

子于歸百兩將之由是事君必備其數如維鵲有巢

維鳩盈之故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鵲巢三章○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

蘋本房中之樂而燕飲合樂又通用於鄉國者風天

下而正夫婦所以廣教化也至用於合昏惟天子得

歌關雉鵲巢之作必有由始大抵諸侯之合昏者皆可用歟

采繁

古序夫人不失職也

續序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集傳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敘其事以美之也

辨義夫人之職莫大於奉祭此詩宮闈之所弦誦以警忽忘所以為房中之樂也使人誦之故稱其君曰

詩深卷二

三

公侯按籩豆之實五壺七菹繫殆豆實之一歟但籩人掌籩實豆人掌豆實則采繁亦必甸師供之如供蕭茅及野果蔬之類惟先事傳其戒命俾之恪慎豫備斯為通論舊說謂夫人躬臨沼澗親采明敬竊恐先王制禮未必若是縟瑣而不達於大體也

于以采繁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于以采繁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夫人敘其職之所有事以為此詩言于以采繁則于

沼于沚矣于以用之乃公侯之事受福恆于斯也于以采繁則于澗之中矣于以用之乃公侯之宮神享恆于斯也是故副禕以薦之被之僮僮夙夜在公執事必有恪也廢徹以終之被之祁祁薄言旋歸去事必有儀也

采繁三章○諸家釋此詩者或主親蠶或主祭祀至解及於被則兩說俱窮於無據以為祭祀則夫人宜服副以為親蠶則告桑服編受繭服副均不用髮鬢於是主祭祀者以夙為朝視饘爨夜為先夕視濯而

詩深卷二

四

謂詩文不言正祭主親蠶者又或移而屬之三宮夫人及世婦之首服會不察其為鄭箋所誤而未之詳攷也毛氏曰被首飾也謂被乃首飾之通稱耳鄭箋遂以為髮鬢而引少牢為證今攷少牢之文本為被錫鄭謂宜讀髮鬢非別有根據也但鄭於內司服辨外命婦之服曰其夫卿大夫則命婦展衣又於追師辨外命婦之首服曰展衣者服編若然則少牢之主婦大夫妻也宜命服以承祭奈何首服髮鬢而所謂衣侈袂者乃祿衣乎竊謂少牢云主婦被者首飾

也錫衣侈袂者身服也錫衣猶曰命服惟侈其袂以別於君夫人之展猶之君與大夫均服羔裘而大夫必豹裘以爲差別鄭不審主婦被爲句并錫而讀之改爲髮髻既誤矣又引以證此被之爲髮髻則兩誤矣蓋少牢之主婦服編而稱被此詩之夫人服副而稱被可知被爲首飾之通稱毛傳非誤而鄭之不詳句讀改易經文以伸已說其疑誤後人甚矣

草蟲

古序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詩深卷二

五

集傳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如此亦若周南之卷耳也

辨義毛傳釋首章云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釋我心傷悲云嫁女之家不息火三日思相離也鄭箋遂指爲大夫妻當出嫁之時自言其情事不知此篇乃女子許嫁其母命之本制心而言故曰能以禮自防下篇教之四德成其婦順以制行言之故曰能循法度有禮有法閑家之則備矣觀遇也即觀爾

新昏之意若閨人獨居思遠既見則降而又拳拳於既遇其情不已蕩與

嘒嘒草蟲趨趨草蟲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陟彼南山言采其蔎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草蟲阜螽同類而異種有男女別姓之象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有男下女待禮而行之象既見婚禮成也既覯遇主得人也○此大夫妻戒女之詩蓋女許

詩深卷二

六

嫁而母命之也言偶見嘒嘒草蟲趨趨阜螽嘉相從之合禮念爾之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惟願亦既見止亦既覯止而得主有常我心則降耳今則陟彼南山言采其蔎之時于歸伊邇矣猶以爾未見君子憂心惓惓惟願亦既見止亦既覯止而倡隨有道我心則悅耳陟彼南山言采其薇父母將遠矣正以爾未見君子我心傷悲惟願亦既見止亦既覯止而詒懼可

免我心則夷耳

草蟲三章○每見後世閨怨詩多繫春秋與此詩之感時物無異然禮防既潰徇私若靜女先述若山有扶蘇則風之變而益下發乎情不止乎禮矣噫關雎遇以聖車牽遇以仁既覲之時義大矣哉自求匹者不志於得賢交愛者匪誠於悅德故柏舟之仁不遇於上谷風之勤見棄於下是由尼山以彼婦出走而子輿之仁義廢於迂闊也蓋貞良沮氣自綱之不正始然後讒諂面諛之人至而淫辟之罪多矣

詩深卷二

七

采蘋

古序大夫妻能循法度也

續序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

集傳南國被文王之化大夫妻能奉祭祀而其家人敘其事以美之也

辨義毛鄭皆以此詩爲敘成之祭今按昏義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敘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敘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然則序書大夫妻能循法度

其旨甚明集傳沿續序而誤耳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季女所教之女也○大夫妻將舉敘成之祭而先敘其法度以教之言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分地以備其物也于以盛之維筐及筥分器以別其品也于以湘之維錡及釜分調以正其味也于以奠之則在宗室牖下告敘成于先祖也而此祭

詩深卷二

八

誰其尸之維爾有齊季女婦順于是乎成也

采蘋三章

甘棠

古序美召伯也

續序召伯之敘明於南國

集傳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辨義召南諸詩皆不得主文王之世化行南國爲解說已見前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說

甘棠曰蔽芾其護惜於平日久矣黃耆又指之以丁

寧其後生曰此蔽芾甘棠慎勿剪之慎勿伐之乃召

伯所茇也餘倣此

甘棠三章

行露

古序召伯聽訟也

詩深卷二

九

緒序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強暴之男不能侵陵

貞女也

集傳南國之人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有以革其

前日淫亂之俗故女子有能以禮自守而不為強暴

所污者自述已志作此詩以絕其人

辨義室家不足亦不女從訟所由興也與今律文所

載期約未至男家強娶者正同即此已乖正始之道

又因不從而訟之其不自克甚矣此詩女之訴詞殆

召伯既聽其訟遂以達於王歟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

速我獄室家不足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

速我訟亦不女從

厭浥行露春露既濡也請期以旦親迎用昏所謂夙

夜也謂行多露言不獨此春也○女待期而致訟故

陳此於召伯以訴其志言厭浥行露正女歸之候豈

不知夙夜有行乎正謂行亦多露故遲歸有時耳今

詩深卷二

十

乃因此以致訟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

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而室家之期不足諒不能

以罔君子矣若遂因訟以強我誰謂鼠無牙何以穿

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而違禮之

行亦不女從矣

行露三章○六禮備曰聘所以娶妻禮不備曰奔所

以納妾凡屈節為妾由女本願故聘則男下女而奔

則女下男極之桑中竊妻亦名為奔賤之也六禮成

於仲春而始於霜降以羣生閉藏平陰為化育之始

故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始行禮焉由納采及請期為許嫁乃笄而字之教以四德三月教成然後于歸請期以上諸禮皆莫雁用所故曰雖離鳴雁旭日始且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設前此有故不得行禮及冰泮而農桑起則昏禮殺於此殺禮為昏如納妾然故周禮云奔者不禁權其變也若無故而不用令則罰之矣或謂霜降至仲春皆古人之昏期究與周禮媒氏之文互異說詩者不可以不辨也

羔羊

詩深卷二

七

古序鵲巢之功致也

續序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

羔羊也

集傳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故詩人美

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

辨義召南至此凡七篇而序曰鵲巢之功致明百官之正本於正身也此下至騶虞亦七篇而曰鵲巢之應極其效於羣生之茂育也諸侯之上為王者則鵲巢之德所自出其下為大夫則鵲巢之功所由致是

故王者聖諸侯賢諸侯賢大夫正而化不究於遠邇者未之有也歸功鵲巢深著其以正始為基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其斯之謂歟

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羔羊之革素絲五緘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紵合素絲於皮之縫中以為飾其飾在表皮裏曰革

緘卽裏縫也總則兼表裏言之或謂國君服純羔大

詩深卷二

七

夫則於裘之前後左右四縫及右衽之邊皆以絲紵英之謂之五紵上大夫惟左右二縫及衽邊有之謂之三英而豹飾則大夫皆同委蛇行可從迹也○此詩詠大夫之容服以謹威儀也言羔羊之皮則有素絲五紵之飾矣退食自公則委蛇委蛇而止進必有度矣羔羊之革則素絲五緘矣委蛇委蛇則自公退食之時矣羔羊之縫則素絲五總矣委蛇委蛇則退食自公之際矣

羔羊三章○古人臣在朝之容自入公門至復位詳

於論語退食之容則當於此詩想見其氣象昔子張問從政孔子以威而不猛爲五美之一若衣冠瞻視之正以尊者匪徒致飾於外而有儼然者乎中以發之則斯民之屬目聳心在是卽所以服教畏神亦由是矣然則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正身以正朝廷也此詩所詠非法服不敢服非德行不敢行所以正百官也退食如此在朝可知臨民亦可知矣當合羔裘篇之刺朝者參觀焉

殷其雷

詩深卷二

三

古序勸以義也

續序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違靈處其室家能閱其勤勞勸以義也

集傳南國被文王之化婦人以其君子行役在外而思念之故作此詩

辨義續序甚陋集傳亦沿其誤蓋往役義也時使所以勸百姓也故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說之大民勸矣哉春秋傳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是役功既畢有食役夫之禮此詩蓋其樂歌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違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違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如殷薦上帝之殷盛也仲春日夜分雷乃發聲毋作大事以妨農事之時也何斯斯役也違斯斯時也不違農時是也○役功既畢而食役人以遣歸故託

詩深卷二

古

於其室家思望之情而歌此詩言殷其雷在南山之陽則農功起而役止矣何斯役乃違斯時而莫敢或違乎想我振振君子必不怠緩誤公以愆期也殆其歸哉殆其歸哉餘倣此

殷其雷三章

標有梅

古序男女及時也

續序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集傳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知以貞信自守懼其嫁

不及時而有強暴之辱也

辨義及時者及其嫁娶之年非謂仲春也哀公問曰  
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則可以生民矣而禮  
男必三十有室女必二十有夫豈不晚哉孔子曰夫  
禮言其極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  
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而往則自昏矣可  
見三十二十乃聖王酌爲嫁娶之極限俾男女及時  
不復遲逾也故行露之室家不足女未及笄而強娶  
是謂不及期若二十無故不嫁是期已至而故違皆

詩深卷二

五

法所必禁所以當其世無三十不娶之男二十未嫁  
之女也拘牽文義者遂謂男未三十不可娶女未二  
十不可嫁毛鄭釋詩又以標梅爲時過其說曰女二  
十春盛不嫁至夏則衰集傳因之以爲懼強暴之辱  
今求諸詩辭未見懼辱之意竊謂如其說雖文武爲  
君周召爲相必不能違天命拂人性齊天下之男女  
三十而後娶二十而後嫁也果其能之則自春徂夏  
過時甚暫何其不可姑待至此也況強暴之人惡計  
禮制偶愆仲春之期尙懼其辱則自及笄以至于二

十亦曰殆哉夫強暴之來本無所據而汲汲求嫁如  
集傳之解且美其名曰知以貞信自守則詠摯兮首  
亦可言時過太晚冀叔伯之倡予與冀庶士之求我  
均可藉口於懼嫁不及時有強暴之辱風其吹女更  
可指爲強暴之比千載以下誰貞誰淫何從辨之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標有梅頃筐墜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標擊也梅者中饋所需失時弗取則易黃隕故借爲

詩深卷二

六

男女及時之興七兮三兮同樹之果花開有遲疾而  
結實因之大約先熟者七後熟者三也我女父自稱  
也庶士士也秀士選士俊士皆是如後世稱秀才曰  
諸生也吉吉卜也今指現在納幣之期言之既納幣  
則昏姻定矣○此女家既受納幣而醴使之詩言標  
有梅先取其實之七兮求我庶士則先迨其吉卜而  
納之今標有梅次取其實之三兮故求我庶士又迨  
其今日而定之今標有梅取七取三皆頃筐以墜之  
求我庶士迨吉迨今皆迨其使者之傳命以謂之也

標有梅三章○春秋傳晉范宣子來聘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據此可徵此詩乃女家受幣之所作蓋宣子言己之奉命來聘如使者奉主人之命及時求好于女家故武子答以君命誰敢不遵今子賦標梅以譬於草木則寡君在君如梅之已登中饋乃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及時相求之有歟

小星

詩深卷二

七

古序惠及下也

續序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集傳南國夫人承后妃之化能不妒忌以惠其下故其眾妾美之如此

辨義羣妾進御自安義命由於國君有修齋之德夫人無妒忌之行故曰惠及下也後人爲之近則鳴其寵盛遠則惜其愛弛非怨卽不孫矣

疇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疇彼小星惟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小星眾星也三心也五柳也在東春時之初昏也參與亦以在東言之秋時之初昏也五日之御舉春秋以見四時○國君之妾媵以禮進御而歌此詩言時值春宵仰見疇彼小星之麗天而三五正在東方於時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而豈恩禮之薄乎及乎秋夜仰見疇彼小星而在東者維參與昴於時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吾命之不猶而敢萌僭踰之思乎

詩深卷二

六

小星二章

江有汜

古序美媵也

續序勤而無怨媵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媵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媵亦自悔也

集傳是時沱水之旁媵有待年於國而媵不與之偕行者其後媵被后妃夫人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故媵見江水之有汜而因以起興

辨義續序自文王之時以下覆解媵無怨媵悔過之

故蓋國君一娶九女正嫡之外二媵六妾所謂數也此媵從嫡于歸其嫡嫉之不使備媵數又勞苦之媵能勤慎無怨嫡因自悔而作此詩其文甚明後人因言備數遂以待年爲解而集傳從之嘗攷諸侯娶一國則同姓之國媵之女之本國亦有媵但其數不出九女凡女年八歲以上即可備媵妾之數而必待年於其國及年十五然後歸之以從嫡春秋隱公二年伯姬歸於紀七年而叔姬歸伯姬爲嫡叔姬爲媵待年遲歸此其明徵也集傳旣云此媵待年於國則於

詩深卷二

九

禮不得與之俱行奈何尤嫡之不與偕乎媵從嫡者也而責嫡之不過我與俱尤非情理且此詩爲嫡美媵則有改過不吝之風而媵之遇勞無怨以感嫡心者亦因可想見若爲媵所作則其辭氣直已以歸曲於人毫無迴護不惟有傷忠厚又豈下之所敢施於上者哉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江有沔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之子媵也以如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之以用也與許也過指宮中之以恩信相經過而言也其嘯也歌卽歌此詩○嫡悔過而作此以美媵言江猶有復入之汜乃之子歸而不爲我所以我則愧于江矣深不我以故其後也深悔之江猶有岐成之渚何之子歸而不爲我所與乎惟不我與故其後也安處之江猶有別出之沔何之子歸而不爲我所過乎惟不我過故其嘯也歌此以慰之

江有汜三章

詩深卷二

三

野有死麇

古序惡無禮也

續序天下大亂強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焉

集傳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有貞潔自守不爲強暴所污者故詩人因所見以興其事而美之

辨義惡無禮者自惡也與孟子稱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文意正同乃續序推其本於強暴相陵集傳明其旨爲貞潔自守皆因懷春誘之二語有類彼邪

遂指感悅吠龙以從其類其不敢斥爲淫奔者以詩  
在召南故也雖然女因懷春以致外誘其變既自己  
開矣誘之者勢將感悅吠龙則是入室之盜切近之  
災而止謂之姑徐徐云爾其能倖免乎況如玉既稱  
貞潔之女吉士豈爲強暴之男此其說之不可以通  
甚矣按周禮獸人供死獸生獸詩於麇鹿言死者毛  
傳謂羣田之獲而分其肉是也白茅包之卽易云藉  
用白茅不欲措諸地之意也懷訓思念然又訓歸又  
訓來爾雅釋詁訓至又訓止不專訓思也誘導也禮

詩深卷二

三

有誘射論語稱善誘衡門書誘僖公非導人爲非曰  
誘也內則麇鹿之肉有脯有軒肉曰脫之又婦事舅  
姑左佩紛帨曲禮尊客之前不叱狗又曰無投與狗  
骨昔鮑水以妻叱狗母前而出之皆惡無禮之謂也  
由是求之詩意序義皆顯矣

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林有樸檝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舒而脫脫兮無敢我悅兮無使尫也吠

懷歸也懷春歸於仲春也誘引導之若婦從墮降自

西階先歸俟於門而導以入是也脫脫取麇鹿之肉  
脫其筋膜也無使尫吠筋膜既脫無投與尫使聚爭  
也○此詩述新婦之敬養者其心常惡無禮亦所以  
爲閨訓也言田於野而有死麇則白茅包之以歸矣  
有女歸於仲春吉士導之則中饋有人矣薪於林而  
有樸檝田於野而有死鹿既白茅純束之矣有女溫  
潔如玉則中饋又所夙嫻矣於是舒徐而脫脫其筋  
膜兮常自檢曰無搖感我悅兮致身容之不肅也無  
投所棄而使尫也吠致信聲之駭尊聽也

詩深卷二

三

野有死麇三章○人必常存惡無禮之心而後能居  
處恭執事敬唐人詩曰三日入廚下洗手作羹湯未  
諳姑食性先遣小姑嘗志意甚美然其揣摩意旨汲  
汲謀諸人者由素未學禮故也古人則自有內則之  
教如規矩之於方圓鮮不合焉噫美質易得至教難  
聞此古今人之爲學所以不相及也

何彼穠矣

古序美王姬也

續序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

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也

集傳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之盛如此而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故見其車者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於是作詩以美之此乃武王以後之詩不可的知其何王之世舊說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或曰平王即平王宜曰齊侯即襄公諸兒事見春秋未知孰是

辨義此主人用登之辭式燕且譽故曰美王姬也王姬稱孫者遺嫁必告於祖廟也不稱王之女者天王

詩深卷二

三

之女嫁於諸侯同姓之國主之諸侯親迎不敢以甥舅之禮敵王也稱侯之子者如武王以元女妻虞闕父世子滿之類父在斯爲子也說者以詩在召南知平王之非宜曰因之訓平爲正會不辨齊侯亦非齊國之侯或遂疑其非諸兒即小白雖然成王不敢康必固爭爲王誦若成王之孚雖欲指爲誦而不能矣自彼成康必固爭爲王誦王釗若文武維后雖欲解爲文王武王之爲君而又不能矣然則詩以言志豈可舍志而泥其文求知其人而竟不論其世乎帝女

曰釐降即下嫁也自秦人始有尙公主之制而漢制仍之與贅婿相似續序作于漢人因之上邈周制以爲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與今尙主不同而車服不繫其夫僅下王后一等後儒多笑其陋亦未察其爲塾師之淺解耳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其鈞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唐棣之華或赤或白桃李亦然皆取其異色而同時

詩深卷二

三

並開以比王姬之車服不繫其夫而聯姻也平等也平王孫猶曰尙公主齊妻之爲言齊也○王姬下嫁於諸侯而歌此以用登言下嫁之儀何彼穠矣譬如唐棣之華赤白交映也然則曷不肅雍此王姬之車天家所釐降也以敵體而言何彼穠矣即華比之如桃李之並開也自此侯子平乎王之孫王孫齊乎侯之子而從人之道著矣以伉儷而言其鈞維何維絲之合而伊緡也自此齊乎侯之子平乎王之孫而帥人之責重矣



何彼穠矣三章

騶虞

古序鵲巢之應也

續序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集傳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修身齊家以治其國而其仁民之餘恩又有以及於庶類故其春田之際草木之茂禽獸之多至於如此而詩人述其事以美之

詩深卷二

三

辨義麟趾詠子姓之仁厚以修齊言之而教始夫婦故曰關雎之應騶虞則庶類之咸若以治平言之而化始諸侯故曰鵲巢之應其實鵲巢之應乃關雎之極功察此而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善推其所為者在是矣當合羔羊序參觀之細玩此詩意義與麟趾之借物相形者迥異說者見兩篇分居二南之末而章末于嗟之辭偶相似序一書關雎之應一書鵲巢之應遂指騶虞為仁獸以配麟趾誤矣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彼茁者蓬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壹發五豝言壹發矢則虞人翼五豝以待射示蒐擇不盡殺之意與易稱王用三驅失前禽相似騶虞御也虞虞人也○國君將春田而歌此以戒命其從田者殆在表貉普民之際歟言彼茁者葭正春田之時也每壹發必驅五豝以待乃春蒐之禮也于嗟乎騶虞人咸敬體之餘倣此

騶虞二章

召南一十四篇○周禮天官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二

詩深卷二

三

曰長鵲巢采繁之公侯是也五曰宗六曰主草蟲之大夫采繁之宗室是也一曰牧甘棠行露之召伯是也開國承家而牧伯領之封建之大勢也其教皆造端於夫婦正始之道也且大夫者民之師帥由鵲巢之功致羔羊之正而後殷雷之勸義標梅之及時禮義皆有所錯焉至於小星惠下江汜悔過野廩惡無禮又可見其衽席之間中饋之事雖婦人咸知安命遷善好禮而人性之已盡矣然則其致此者觀彼穠之美王孫而先王之所以教因可邇焉於是遠邇正

羣生遂應以騶虞而王道成也其詩之時世蓋由克  
商以後分土列爵建官位事貢自侯國而得之其錯  
見於諸篇者昏姻祭祀訟獄力役蒐田車馬宮室衣  
服飲食器用雖蘋蘩錡釜衾裯紛帨叱狗驅犴之節  
織悉備舉等威詳明故嘗謂周南道以德始於家人  
召南齊以禮洽於天下非武周繼之不足以成文德  
非文妣始之不足以興禮樂也程子曰有關雎麟趾  
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旨哉言夫

詩深卷之三

邶

巴陵許伯政著

鄭譜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  
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周  
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為殷後庶殷頑民  
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  
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  
之鄘東謂之衛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見周公將

詩深卷三

攝政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之居  
東都二年秋大熟未穫有雷電疾風之異乃後成王  
悅而迎之反而遂居攝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  
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  
為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  
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故作者各有所  
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為邶鄘衛之詩焉

集傳邶鄘衛三國名在禹貢冀州西阻太行北踰衛  
漳東南跨河以及兗州桑土之野及商之季而紂都

焉武王克商分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  
東謂之衛以封諸侯邶鄘不詳其始封衛則武王弟  
康叔之國也衛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  
之南其後不知何時并得邶鄘之地至懿公為狄所  
滅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文公又徙居於楚邱朝  
歌故城在今衛州衛縣西二十二里所謂殷墟衛故  
都即今衛縣漕楚邱皆在滑州大抵今懷衛澶相滑  
濮等州開封大名府界皆衛境也但邶鄘地既入衛  
其詩皆為衛事而猶繫其故國之名則不可曉而舊

詩深卷三

說以此下十三國皆為變風焉

辨義邶鄘莫詳其始封而諸詩皆為衛作是北邶南  
鄘其境跨大河之南北即武王封衛之疆域與穆陵  
無棣賜履於齊山川附庸俾侯於魯無以異耳書稱  
衛曰沫邦本居河北今考邶詩之作亦皆在河北其  
後野處漕邑徙居楚邱均屬河南而鄘詩自定中以  
下則衛既渡河之後所作也且沫水在朝歌之北而  
衛稱沫土鄘亦詠沫鄉尤可證邶鄘本為衛疆而非  
周初封國之號矣是以孔子序詩取三十有九篇而

三分之因卽衛繫衛詩以爲別而仍繫衛於各篇以著之蓋盛王在上諸侯之風統於召南僅十有四篇而一道同風之治以彰至於王道衰國異政家殊俗一衛之詩變故相尋其多若此故分著其禍亂之始終次諸召南之後俾讀者因流溯源則知莊姜之仁共姜之貞沿化於關雎武功之德紹聞於麟趾何非先王之所以教而仁不遇於君貞不諒於母德不率於子孫風安得而不變哉自說詩者誤稱詩采於大師序題於國史遂謂衛并邶鄘史存其舊號曷思

詩深卷三

三

王朝之政教號令不行故强大兼并且凡伯聘魯戎人伐之王人救衛諸侯抗之乃獨能遺采風之使歲周列國徧采無遺因以握輿滅繼絕之權於史筆其信然乎又有謂音節各殊及所采之地不一者夫莊姜齊侯之子衛侯之妻也何以其詩獨習邶音而采於邶地凱風曰在浚之下干旄曰在浚之郊均此浚邑或繫邶或繫鄘泉水載馳竹竿皆衛女之嫁出者而一邶一鄘一衛音之殊節乎抑采之異地乎循是求之其說均不可得而通矣封疆說具采芑

柏舟

古序言仁而不遇也

續序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集傳婦人不得于其夫故以柏舟自比列女傳以此爲婦人之詩今攷其辭氣卑順柔弱且居變風之首而與下篇相類豈亦莊姜之詩也歟

辨義關雎變而爲柏舟仁與不仁而已矣故聖人序詩以始變風而題曰仁而不遇以著之不書莊姜恐類於其自譽耳不遇之義已見草蟲易曰安土敦乎

詩深卷三

四

仁故能愛仁惡在張子謂三百三千皆仁之所體是也惟關雎之哀樂卽天理之節文是以始於家邦終於四海悉此心所推暨今莊姜自言威儀棣棣可見其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雖極所遇之窮至於逢怒受侮而固守初心不肯逢其君冒貢於非幾可謂造次顛沛必於是矣斯心卽羣生之所懸命而其如不遇何哉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序於柏舟亦云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

敖以遊

我心匪鑿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  
彼之怒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  
可選也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覲閱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瘡  
辟有標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  
能奮飛

詩深卷三

五

如有隱憂本無不可言如有所諱而難言也茹納也  
兄弟若仲氏任只之類羣小嬖人也○莊姜自言其  
不遇如汎彼柏舟亦汎其流是以耿耿不寐如有隱  
憂微我無酒可以酌以遊而遣之也何謂隱憂鑿之  
照物妍媸並茹若我心匪鑿明見其非則不可以茹  
矣亦有兄弟之知我心者不可以據之自明及薄言  
往愬則又逢彼之怒而此心終難白矣雖然石可轉  
而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席可卷而我心匪席不可卷  
也蓋威儀以定命所當棣棣然不可選也豈緣逢怒

而易我心哉因此憂心悄悄每見慍于羣小覲閱既  
已多復受侮不少靜言思之惟獨寤之時辟然有標  
而已蓋妾不可侮嫡如日居月諸胡可更迭而微我  
故心之憂矣如匪澣衣之加乎身也但靜言思之義  
無可去不能若鳥之奮飛則亦固守我心以安於所  
遇而已矣

柏舟五章○說者多主續序為仁人不遇於君竊謂  
十月之交因日食以陳言故及於不用其良以明變  
匪虛生至此詩借日月迭微為比以喻妾之侵嫡則

詩深卷三

六

可若比小人專恣君柄下移仁人當此如位卑不得  
言高潔身去亂可也如為親貴大臣則不得謂之不  
遇矣讒邪蔽明正宜直陳得失以去就爭之奈何傷  
兄弟之莫據奮飛之不能乎蓋君臣朋友均有不可  
則止之義惟婦人事夫從一而終故不能奮飛者審  
於義而安之集傳解為恨不能奮起而飛去於語意  
固未協也孔叢子稱孔子讀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  
易謂因此見彼兩柏舟皆然也或遂以此非婦人之  
詩固亦甚矣

綠衣

古序衛莊姜傷已也

續序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集傳莊公惑於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作此詩辨義續序因詩以裏裳為比故謂夫人失位今按莊姜廟諡也使其失位則不得入廟耐姑而從先君之諡即其自稱亦不得仍曰寡人矣或謂莊姜無子莊公又娶陳女為夫人然桓公戴嬀之子也使厲嬀為夫人所生孝伯又早死則失位之莊姜不得以其姊

詩深卷三

七

之子為己子且州吁寵而桓得立正以其撫為嫡子故子以母貴也然則莊姜無失位之事所娶陳女若魯女歸宋而齊人來勝之類即從莊姜來嫁者耳大抵莊姜之持禮甚嚴言笑不苟未嘗少自貶損極忤莊公之意雖正位宮闈而接遇甚疎故嬖妾之蠱君以色者恃寵驕淫此其邪正殊趣判若黃綠衣顯裏晦衣上裳下以比君心之好尚賤正而貴邪故其憂甚大昔漢文所愛慎夫人與后並坐楊貴妃寵而後宮無進者此其接待之恩禮正嫡莫與並自古女蠱

之禍類然矣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訛兮  
綸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此詩之傷已即前篇所以不遇之故也蓋君心惑於嬖妾使邪蔽乎正如綠兮衣兮綠衣黃裏是以心之憂矣曷維其已且邪尚乎正如綠兮衣兮綠衣黃裳是以心之憂矣曷維其亡蓋是綠兮本質則絲兮其

詩深卷三

八

染於綠也乃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之以德刑家者必俾無驕淫之訛兮此我心所以憂也若我之見疎如綸兮綌兮適當淒其以風之時我思古人之以貞處困者實獲我心矣又何憂乎

綠衣四章

燕燕

古序衛莊姜送歸妾也

集傳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嬀之子完為己子莊公卒完即位嬖人之子州吁弑之故戴嬀大歸于陳而莊

姜送之作是詩也

辨義讀此詩及此序陳女為莊姜從嫁之妾益見矣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

涕如雨

燕燕于飛頡之頡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

立以泣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

勞我心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

詩深卷三

九

勸寡人

燕燕雙燕也差池相次不齊之貌其比意如唐人詩

大婦前行小婦隨也齊飛而上曰頡下曰頡其音如

之非一上一下也○莊姜送歸妾而作此以贈別言

嫡妾之聚行動則後先相隨如燕燕于飛差池其羽

今之子于歸遠送于野從此不復相隨矣是以瞻望

弗及泣涕如雨也其往來則形影相伴如燕燕于飛

頡之頡之今之子于歸遠于將之從此不復相伴矣

是以瞻望弗及佇立以泣也其友聲則鳴和相聞如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今之子于歸遠送于南從此不

復相聞矣是以瞻望弗及實勞我心也蓋仲氏任只

其恩信于我為最深而其秉心塞淵更能終溫且惠

以淑慎其身尤我之良輔也嘗舉先君之思以勸寡

人又我之益友也安得不拳拳於此別乎

燕燕四章

日月

古序衛莊姜傷已也

續序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荅于先君以至困窮之

詩深卷三

十

詩也

集傳莊姜不見荅於莊公故呼日月而訴之又曰見

棄如此而猶有望之之意焉此詩之所以為厚也

辨義朱子嘗辨德音無良非所宜施於前人故謂此

詩當莊公在時所作然妻道也臣道也若斥其君曰

乃如之人呼日月而訴其無良儼然厲聲詛矣委

巷之婦稍明分義者不出此會莊姜之賢而肯以施

於其君乎且夫人何德於君既責其不我報又責其

報我之不述如其說怨毒已深惡有望之之意似此

而尚爲詩之厚必如之何而後謂之薄也或謂報荅也但續序所云不見荅者對荅之荅謂情意之不對其義與報荅異矣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  
靈不我顧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  
靈不我報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  
俾也可忘

詩深卷三

十一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  
我不逝

逝亡也指桓公言之○莊姜傷已遭州吁弑立之難而作此言人君之智臨如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與逝者不明古義以相處是不智也胡能有以定國靈謂其不我顧養耶人君之仁覆如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與逝者不念無猶以相好是不仁也胡能有定靈謂其不我報德耶蓋師古由諭教之早如日居月諸當其出自東方而人皆仰之

乃如之人兮德音早矣無良胡能有定但使不我顧也固可忘矣相好乃一本之恩如日居月諸皆東方所自出而不相悖焉今使逝者徒傷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即其報我而亦不足逝矣

日月四章

終風

古序衛莊姜傷已也

續序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集傳莊公之爲人狂蕩暴疾莊姜蓋不忍斥言之故

詩深卷三

十二

但以終風且暴爲比

辨義朱子辨此詩有夫婦之情無母子之意僅就莫往莫來二語觀之其說似矣但謔浪笑敖即狂蕩暴疾之發於行事者既擬諸形容又敷陳其事安在其不忍斥言也且惠然肯來謂子之來朝其母則可若夫人之事君以禮見則展衣而朝進御當夕則適君寢鳴玉告去未聞坐致君之來也如謂宮車亦有時臨幸然守禮如莊姜肯以爲分誼應爾而曰惠然乎夫州吁有寵奸兵莊姜惡之其以完爲己子因而得



立州吁所甚怨也及弒立得志肆其侮慢讀燕燕則知戴嬀不能安其身故避禍而去讀日月及此篇則知州吁之弒兄慢母安忍無親罪狀昭著衛人之亟亟討賊未必非感發於此也

終風且暴願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終風且曠不日有曠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曠曠其陰虺虺其雷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肯來來朝其母也莫往母之於子無往見之禮也願

詩深卷三

三

言猶曰每念及之○莊姜傷已遭州吁之暴而作此

言其狂悖如終風且暴願我則惟嬉笑加之戲謔放

浪嘲笑敖慢無人子之禮是以終心是悼也且其狂

蔽如終風且霾我猶冀其惠然肯來乃我莫往見彼

莫來朝悠悠我思之此憂何日已哉至於狂昏日甚

如終風且曠不日有曠徒使我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耳蔽甚難聞如曠曠其陰虺虺其雷徒使我寤言不

寐願言則懷耳

終風四章○左傳載衛定姜數獻公之罪曰余以巾

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與此所云莫往莫來者皆責

其無禮於嫡母也漢廷臣詰奏昌邑之罪於太后前

斥其引納驕宰官奴居禁闈內敖戲與孝昭宮人蒙

等淫亂太后曰爲人臣子當悖亂如是耶此云謔浪

笑敖大略與太后所以詰昌邑者亦相仿也莊姜值

此念及君薨子弑國靡有定悠悠我思不遑假寐愁

苦之深情見乎詞矣

擊鼓

古序怨州吁也

詩深卷三

三

續序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

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集傳舊說以此爲春秋隱公四年州吁自立之時宋

衛陳蔡伐鄭之事恐或然也

辨義春秋傳隱公四年夏宋衛陳蔡伐鄭圍其東門

五日而還及秋復伐之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今卽

詩中不我以歸及爰居爰處詞意觀之州吁蓋欲假

修先君之怨外求寵於諸侯而內和其民因始伐未

能得志遂使公孫文仲頓兵境上肄習以待再舉故

軍士忽思若此其所云擊鼓踊躍求馬林下與清人之駟介逍遙左旋右袖情事正相仿也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仲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詩深卷三

五

彼土國城漕者勞役雖同而我獨南行則危苦尤甚矣現今從孫子仲平陳與宋兵禍相連而不我以歸我惟憂心有仲矣是以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失伍若此蓋有死氣而無生心矣回念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相期偕老豈甘心死別哉于嗟此日之闊兮竟不我活兮于嗟昔者之洵兮殆不我伸兮

擊鼓五章

凱風

古序美孝子也

續序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母心而成其志爾集傳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其子作此詩

辨義此詩敘七子自責而略不及其母之過所以深體其心即孝子傳也韓退之拘幽操其用意庶幾似之若七子幹母之蠱積誠幾諫必惟恐人之或聞而又自作此詩流播人口則有借母立名之心不足以

詩深卷三

六

為孝矣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天天母氏劬勞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覲睨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孝子自責以感母心故詩人敘其志以美之言其幼而鞠育如凱風自南吹彼棘心穉弱而難長迨至棘心天天母氏之劬勞甚矣長而成就如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材成而不美則是母氏之德聖善而我無令

人以報也爰有寒泉在浚之下猶供人之用矣今有子七人而使母氏勞苦乎睨睨黃鳥載好其音尚悅人之聽矣今有子七人而竟莫慰母心乎

凱風四章○從一而終者婦人之大節而孟子以此為親之過小豈小其失節哉嘗即愈疏不可磯之義求之蓋曰一念雖差過而未遂譬諸蛇之方虺火之始然斯為小矣人子當此惟有負罪引慝積誠婉諭可以挽回若遽呼天怨對則已心未盡矣以悟親之心或反至激怒而成之故曰不可磯亦不孝也若夫

詩深卷三

七

小弁之親昏惑信讒廢嫡屏子悍然見諸行事而弗顧則茹火勢燎原莫可撲滅於是而不怨是目擊其就死而心弗慟豈但秦越人之相視肥瘠故曰愈疏不孝也說詩者但見敘七子之自責不及其他遂疑其未能悟母以成厥志不已惑乎

雄雉

古序刺衛宣公也

續序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

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集傳婦人以其君子從役於外故言云云

辨義細玩詩情全非閨思嘗合小明參觀之蓋即行役之大夫所作如我之懷矣二語與心之憂矣自貽伊戚相似展矣君子二語與念彼共人瞻瞻懷顧相似瞻彼日月一章與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暮相似百爾君子一章與嗟爾君子兩章惓惓勛望之意尤相似且婦人稱夫曰君子而泛及於百爾古人修辭必不若是之牽混至於稱朝臣為百爾則經史所載頗多以其雄雉起興取其耿介文明

詩深卷三

六

脫然塵網而歎已之不如風刺之意最深婉且與不伎不求之意相引也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伎不求何用不臧

宣公之大夫久役不得歸而作此以貽其僚友言雄

雉于飛泄泄其羽而自得也今我之懷友矣直自貽

伊阻耳安能自得乎雄雉于飛下上其音而相聞也

今展矣君子實勞我心之思耳何由相聞乎蓋瞻彼  
日月悠悠我思既睽隔之甚久而道之云遠曷云能  
來又相見之無期惟念百爾君子豈不知德行乎但  
能不伎不求斯何用不臧矣

雄雉四章

匏有苦葉

古序刺衛宣公也

續序公與夫人並為淫亂

集傳此刺淫亂之詩

詩深卷三

九

辨義集傳不信古序故不言刺宣續序泛言夫人亦  
未知何所指但詩稱雉鳴求牡則與新臺不同舊說  
以為夷姜庶幾得之按春秋隱公四年十二月衛人  
立晉至魯桓十二年十一月而卒是宣公在位十有  
九年耳其為子伋娶齊女而自娶之當在即位之後  
不久及生壽暨朔而朔能構伋壽能竊節先往必去  
卒年不遠矣由是推之宣公之烝夷姜生伋子事在  
莊卒桓立之際故即位之時伋年約十四五可為娶  
於齊也大抵當其先中葺之醜國人或不及知即知

之猶為之諱迨其即位居然立夷姜為夫人而囑其  
子於右公子故國人刺之以為其始既不量淺深而  
濡軌不顧求牡不羞矣此豈莫雁歸妻之正而使之  
正位宮幃何其昧於須友之義哉試觀宣姜納而夷  
姜縊其失位寵衰又可見矣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有瀾濟盈有鷺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雝雝鳴雁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須我友

詩深卷三

三

宣公以父妾為夫人而衛人刺之言凡事不可妄行  
如匏有苦葉而難用濟有深涉而難渡即當深則厲  
淺則揭矣況有瀾濟盈其難渡易見有鷺雉鳴其失  
雄易見乃濟盈而曰不濡軌是自趨淪陷也雝雝而  
竟求其牡是甘為瀆亂也彼雝雝鳴雁用於旭日始  
且者以士如歸妻必待冰未泮而行之蓋嘉耦猶不  
可苟合况求牡之賤而可以為耦乎招招舟子人涉  
而卬獨否所以人涉卬否者卬須我友也蓋利濟尚  
不可妄行况濡軌之患而可與共濟乎

匏有苦葉四章

谷風

古序刺夫婦失道也

續序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

國人傷敗焉

集傳婦人爲夫所棄故作此詩以敘其悲怨之情

辨義易稱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言久於其道也身

不行道其奚能久且婦人前貧賤後富貴雖有罪不

出所以厚人倫矧可無罪而棄之此詩所刺猶諺所

詩深卷三

三

云貴易妻耳續序誤矣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龜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

以下體德莫違及爾同死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

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

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龜

勉求之凡民有喪匏匱救之

不我能情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費用不售昔育恐育  
鞠及爾顛覆既生既有比予于毒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洗有潰既

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暨

以下體言并拔其根也以渭濁涇入渭以渭之清者

濁之也〇婦人自敘其勤勞無違而見棄也言夫婦

之和以成家如習習谷風乃以陰以雨故必龜勉同

心不宜有怒況素食其力不棄其人如采葑采菲必

無以下體而並拔之但德音莫違斯及爾同死矣今

詩深卷三

三

我之被棄行道遲遲實與中心有違不忍遽去而夫

之不遠伊邇薄送我畿則絕意甚矣誰謂荼苦以我

之苦較之其甘猶如薺也彼宴爾新昏如兄如弟豈

復念此耶蓋我以無違見逐由夫之惑於新昏而往

事未嘗不明譬諸涇能以渭濁而湜湜其沚者自在

也但其宴爾新昏不我屑以耳我將囑以毋逝我梁

毋發我笱庶幾察行跡以回心而我躬尙不見閱遑

恤我之去後哉夫我之隨事盡力如就其深矣方之

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今何有何亡必龜勉求之

卽凡民有喪亦匍匐救之皆我梁我笱之具存者今  
乃不我能備反以我爲讎則是旣阻我德遂若實用  
不售也豈真未察其清濁哉回思昔育常恐育鞠及  
爾顛覆豈其旣生旣育比于毒乎細推物理以驗  
人情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原屬不甚戀惜之物觀今  
之燕爾新昏是前此特以我御窮耳本無志于同死  
又何惑其旣采莖遂拔根也是以有洸有潰旣詒我  
肄驅之惟恐不去全不念及昔者伊予來暨之情事  
矣

詩深卷三

三

谷風六章

式微

古序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集傳舊說以爲黎侯失國而寓于衛其臣勸之

辨義諸侯失國託于諸侯謂之寓公序曰黎侯寓于

衛則失國可知察此可悟古人之書法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故故國也中露草中露也○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

歸國而作此言式微矣式微矣胡不歸獨微君之故  
國乎胡爲乎寄託若中露也式微矣式微矣胡不歸  
獨微君之躬乎胡爲乎困窮如泥中也

式微二章

旄邱

古序責衛伯也

續序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方伯連  
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

集傳舊說黎之臣子自言从寓于衛時物變矣故登

詩深卷三

三

旄邱之上見其葛長大而節疎闊因託以起興

辨義衛伯之解續序得之靡所與同衰如充耳其詞

切直故以責書葛節疎闊時方盛夏非衣裳之候詩

人感懷時物必不以衰敝爲言蓋黎以舊冬蒙戎禍

歷此夏而衛不救所謂多日者此也是於六義賦而

非興矣

旄邱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衰如充耳

稱衛諸臣曰叔伯猶今人稱彼此曰甲乙也責衛伯而止稱諸臣猶布之下執事及左右不祭之類也○

衛伯不救黎蒞而黎人責之言旄邱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則時已盛夏矣叔兮伯兮何多日而不救也夫始而望之曰何其安處也必有與國也繼而望之曰何其遲久也必有他故也乃我以狐裘之時蒙戎患靡有車而不東者共告急屢矣今葛已長大而不救則是叔兮伯兮靡所與同患者矣嗟此瑣兮尾兮流

詩深卷三

五

離之子甚可憫也叔兮伯兮竟衰然嬉笑自若而置若罔聞如充耳哉

葛兮四章

簡兮

古序刺不用賢也

續序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

集傳賢者不得志而事於伶官有輕世肆志之心焉

故其言如此若自譽而實自嘲也

辨義周禮四方以舞仕者屬旄人凡祭祀賓客舞其

燕樂又籥師祭祀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亦如之是

羽籥之舞擊鼓為節簡兮簡兮謂奏鼓簡簡非輕世

肆志也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碩人俣俣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

人兮

賢者以舞仕故在燕之賓刺其君之不用也言擊鼓

詩深卷三

五

之聲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於日之方中之時在前上

處之位但見碩人俣俣亦廁于公庭萬舞之列其人

固素稱勇則有力如虎藝則執轡如組者也今乃左

手執籥右手秉翟詘伸俯仰發氣赫然如渥赭此豈

賤工中人宜公然錫之爵位可也蓋國有人材如山

有榛隰有苓惟所用之彼果云誰之思其願為西方

美人乎然則彼美人兮洵乎西方之人兮其如不用

何

簡兮四章○碩人俣俣其糾糾武夫之儔歟西方美

人之思言其願自附於公侯之好仇而弗可得也於此可以想前王之不忘矣自說詩者影附屈騷以美人比君後世倣之形諸咏歌輕儇狎暱自許為忠愛竊謂三閭被讒於鄭袖故其憂愁幽思類於鷄鳴之思賢妃至於詩人之旨所以風其君悅賢當如悅色卽如干旄曰彼姝侯人曰季女皆以比賢者又若防巢之稱君萬生之稱夫皆曰予美者親愛之辭所謂妻之美我者愛我也臣道本同於妻道而乃以美人比君則三綱倒置悖逆莫大乎是焉凡儻人不于其

詩深卷三

三

倫知禮者猶譏之况君臣之大倫惡可不辨其舛乎

泉水

古序衛女思歸也

續序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集傳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

辨義此序傳之毫無異義者凡古序之書法最為詳盡而詩義顯明則序辭平直若其本隱以發難顯之

情則或繁或簡書法各別讀者詳味自能得之不能悉舉也

瑟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變彼諸姬聊與之謀

出宿于泂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韋還車言邁邁臻于衛不瑕有害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

寫我憂

詩深卷三

三

問如雜佩以問之間遺以物也瑕玷也○衛女思歸不得故使人問於姑姊而作此以貽之言瑟彼泉水亦流于淇况我之於故國乎是以有懷于衛靡日不思爰進變彼諸姬聊與之謀曰前此出宿于泂飲餞于禰是女子有行既遠其父母兄弟矣今父母終故使人問我諸姑遂及伯姊也若由此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韋還車言邁固可邁臻于衛矣但問心雖不瑕於禮則有害蓋詢謀之僉同如此是以我思



肥泉惟茲之永歎耳思須與漕惟我心悠悠耳安能  
駕言出遊以寫我憂乎

泉水四章

北門

古序刺士不得志也

續序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集傳衛之賢者處亂世事暗君不得其志故因出北  
門而賦以自比

辨義集傳所云亂世暗君牽於續序忠臣之說而誤

詩深卷三

三

今卽出自北門我入自外詞意考之此士蓋終年行  
役內顧堪憂故因不得志耳如以向北比暗君大於  
人臣北面之義有礙而與下文語意尤相刺謬蓋賢  
者身處亂世則不可榮以祿矣卽爲貧而仕正宜辭  
富居貧以終窶自安也若忠臣身處事內蒿目時艱  
分難引避則公義私恩不兩重雖妻子可捐何有於  
貧窶而刺刺然以交謫爲憂不已謬乎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  
爲之謂之何哉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謫我已  
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  
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天君也君之莫知卽天命且不敢斥言君也凡行役  
稱王事如朝聘會盟征伐之類與王朝鄰封相交涉  
者皆是政事則本國之役政二者之分猶言公事已  
事也適專主也適我一埤益我卽北山從事獨賢之  
意○衛士困於行役而賦此言其行役出自北門憂

詩深卷三

三

心殷殷誠以終歲窶而且貧莫知我艱而恤之也已  
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蓋王事旣專主於我役政  
之事又一切埤益於我此其奔走往來不暇內顧矣  
乃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謫我而上莫知也已焉哉天  
實爲之謂之何哉餘倣此

北門三章○四牡勞使臣之來所以體恤其私者至  
矣今室人交謫我艱莫知則將母來諭之風已渺序  
曰四牡廢則君臣缺其斯之謂乎

北風

古序刺虐也

續序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集傳言北風雨雪以比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也故欲與其相好之人去而避之

辨義續序率臆言之而不達於理其所見淺鄙類如此朱子嘗辨衛以淫亂亡國未聞其有威虐之政故以北風雨雪比危亂將至但風雪之氣象所以愁慘者以其能摧傷萬類也況自古淫亂之君縱欲敗度每至亂罰無辜古史殘闕豈可以衛事偶無傳聞斷

詩深卷三

三

其君之必無虐政哉孟子曰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此詩之刺意如之

北風其涼雨雪其雩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

亟只且

北風其喑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

亟只且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

亟只且

亟數也只且之為語辭猶曰耳矣也○衛之虐政亟

行思避地者作此以刺之言虐之漸而必甚如北風其涼則雨雪其雩矣惠而好我者攜手同行可矣若復其舒其徐則端兆既亟見矣北風其喑則雨雪其霏矣惠而好我者攜手同車可矣若復其舒其徐則既亟見耳矣蓋虐政之以疑似株連如妖狐色赤遂謂莫赤匪狐凶烏色黑遂謂莫黑匪烏當此時惠而好我者攜手同歸可矣若復其舒其徐則既亟見耳矣

北風三章○漢昭烈禁私釀將執有釀具者罪之適

詩深卷三

三

簡雍從登樓指男女偕行者謂帝曰人欲行淫何弗縛之昭烈問故對曰彼有淫具與私釀同昭烈乃釋有釀具者夫禁私釀則非禁釀具矣及其蔽也比而同之何異誅宦官而無鬚者受戮此即莫赤匪狐莫黑匪烏之說也況以莫須有而興大獄者乎

靜女

古序刺時也

續序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集傳此淫奔期會之詩也

辨義詩意淺顯續序妄矣序以刺時書者十有三篇蓋其詩雖作於此國而或言上政之失或言民俗之污推之當時風氣大略皆同則以刺時書之按此詩及桑中氓有女同車山有扶蘇稇兮狡童丰東門之墀溱洧還東方之日盧令東門之池澤陂共十五篇皆男女行私及禽荒色荒之作於人本無所譏刺然而恩怨爾汝其細已甚柔曼尤易以惑人故特正其失而書刺自作者論之未嘗不得其羞惡之本心而讀者察此則足以究夫政教之衰而堅其懲創之志

詩深卷三

三

若但曰此淫奔期會之詩不過講師之訓誥而序可以不作矣故曰序詩非注詩也

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靜女其變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靜女猶言幽閨之女彤管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貽

之以爲盟證也○時人自奇其私約而敘述之言靜

女其姝相約俟我於城隅方其未至愛而不見不勝

搔首以踟躕及其至也靜女其變惟貽我彤管以盟

心而不亂故撫彤管之有煒益悅懌此女之美也既別之後我因自牧歸之以荑柔滑而潔白洵乎美且異矣然匪女之爲美也持此爲美人之貽庶物如其人耳

靜女三章○左氏曰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蓋曰雖其越禮私盟而能明志於彤管猶可略瑕取瑜耳此亦染於時俗之見聞而不察矣蓋撻作者之本心曷嘗不慕靜女之非蕩嘉彤管之爲貞乃欲動情勝遂不待父命媒言而私要之將謂藉一日之約訂終身

詩深卷三

三

之好庶幾權而不失其正會不思枉尺直尋之必不可爲也是故靜女之短垣甫踰氓蚩之說輻紛如土君子立身必以禮自防若草蟲速訟不從如行露然後可

新臺

古序刺衛宣公也

續序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集傳衛宣公爲其子伋娶於齊而聞其美欲自娶之

乃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此詩以刺之

新臺有泚河水瀾瀾燕婉之求籛條不鮮

新臺有泗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籛條不珍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衛人刺宣公之要子妻而作此言新臺有泚下臨河

水之瀾瀾以要齊女耳但齊女自有燕婉之求若籛

條之人世不鮮少也新臺有泗固臨河水之浼浼矣

但齊女本有燕婉之求若籛條之人世不珍絕也彼

詩深卷三

三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其誤投甚矣使燕婉之求而甘

心得此戚施則自誤不尤甚歟

新臺三章

二子乘舟

古序思伋壽也

續序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忠之作是

詩也

集傳舊說宣公納伋之妻是為宣姜生壽及朔朔與

宣姜媾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

壽知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之而作是詩也

辨義序以思書者九篇二子乘舟曰思伋壽孝弟之感也邱中有麻曰思賢懿德之好也遵路風雨皆曰思君子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也褻裳思見正蔓草思遇時男女以正昏姻以時人之本願也鷄鳴思賢妃遡風教之始也匪風思周道下泉思治懷先王之澤也世雖衰風雖變觀其所思而天地萬物之情

詩深卷三

三

可見矣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衛人傷伋壽之死於賊而思之言二子乘舟汎汎其

景而竟去矣使我願言思子中心養養而莫定也二

子乘舟汎汎其逝而不返矣使我願言思子其心不

瑕而其身有害也

二子乘舟○二子遭人倫之變爭相為死雖未協於道而志則可悲史遷以申生並論庶幾得之或乃譏

其不能如舜之烝，又格姦非薄，責於人之道矣。夫有關雎之夫婦，斯有麟趾之子。姓風敎變而莊宣則其子爲吁，爲朔，而讒殺之禍興焉。和召和亂，召亂吁可畏哉。

邶十有九篇。○衛莊公武公之子也，嗣立於平王之十有三年，東遷之始也。今讀其詩，柏舟之仁不遇，綠衣之妾多誅，浸至君弑國危，妻子莫保，如燕燕日月終風，擊鼓所咏，豈非身教不修正始之乖，其道與夫下有凱風之孝，難恃以化淫風，上有雄雉之役，卽因

詩深卷三

三

以規稗政，況苦葉又復宣淫，而谷風遂至相棄，可見桃夭者關雎之化，柏舟者谷風之倡，爾敎民倣理不誣也。迄於式微，旄邱鄰患不恤，所以戒戎作者，安在簡兮，賢才不升，所以遠惟耆成者，又安在是故，泉水度義雖有先澤之存，北門交權莫收，體士之報加以非風之肆虐，靜女之行私，新臺之瀆亂，民俗頽君網淪，則兄弟相讒，父子相賊，一子乘舟而宗社岌岌矣。

詩深卷三終

詩深卷之四

巴陵許伯政著

鄘

柏舟

古序共姜自誓也

續序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  
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集傳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  
嫁之故共姜作此以自誓

詩深卷四

一

辨義衛詩之列於鄘者莊姜宣姜皆繫衛而共姜  
獨召著其為世子之妻以別於君夫人也讀髡彼兩  
髦則共伯之死父母俱存合觀序之書法而史記人  
羨自殺之說不足信矣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髡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髡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不諒母心溺愛不信其守死非必欲奪之也。共姜

不諒于母而作此以自誓言汎彼柏舟在彼中河有

操之者矣今髡彼兩髦實維我儀非汎汎之流也我

雖之死矢靡他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汎彼柏舟在

彼河側有繫之者矣今髡彼兩髦實維我特非不繫

之舟也我雖之死矢靡慝志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柏舟二章

牆有茨

古序衛人刺其上也

續序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詩深卷四

二

集傳舊說以為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宣姜  
故詩人作此詩以刺之

辨義春秋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  
宣姜不可強之齊人此舉必執納子婦之醜以致詰

而衛方主少國危又無可執詞以爭不得不含垢聽  
命實通國之大恥也細玩此詩殆因此而作其所云

言之長且辱而不可詳不可讀者兼追咎於宣公之  
自毀以致人毀故序特書衛人刺其上以該之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

醜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菁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菁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衛人恥之故刺其上而作此言牆有茨其敗葉不可埽也中菁之言其敗行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甚醜而塗蓋難施也牆有茨其根株不可襄也中菁之言其根由不可詳也所可詳

詩深卷四

三

也言之甚長而芟截難盡也牆有茨其枝蔓不可束也中菁之言其禍蔓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甚辱而刺痛難受也

牆有茨三章

君子偕老

古序刺衛夫人也

續序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集傳今宣姜之不善乃如此雖有是服亦將如之何

哉言不稱也

辨義傳載齊人強昭伯而宣姜未聞其不可是其既聞齊命即棄衰經飾容服甘心革面以從頑此詩亦因此而作君子偕老子之不淑極言其忘恥棘欲為先君之罪人故序書刺衛夫人以著之春秋之於君母薨稱夫人葬稱小君從先君以正厥終律以未亡人之道不繫其子所追尊也合觀此序之書法魯文姜衛宣姜罪通於天矣

詩深卷四

四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鬢髮如雲不屑髻也玉之瑱也象之瑳也揚且之哲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嗟兮嗟兮其之展也蒙彼縵絺是繼袪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山河就衣之所繪山藻而言故曰象服不淑猶言凶禍以遭君喪言之與遇人不淑同義胡天胡帝不忍斥言祖廟也○宣姜棄先君之衰服以從頑而衛人刺之言夫人現與君子偕老則副而從祭有橫笄六

珈之飾其倭倭舒徐佗佗安重如山之立如河之行  
皆與象服是宜今子之身遭不淑而服此云如之何  
耶但見玼兮玼兮其從祭之翟也又理其鬢髮以如  
雲不屑髡也加以玉之瑱也象之拂也修其揚且之  
皙也冶容若是將事天乎胡然而天也將享帝乎胡  
然而帝也其干神怒也必矣嗟兮嗟兮其見君之展  
也以之蒙彼縐紕是繼袪以自斂也今觀子之清目  
揚眉而又揚且之顏也展如是人之媚態兮所謂那  
之媛也其玷母儀也甚矣

詩深卷四

五

君子偕老三章

桑中

古序刺奔也

續序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  
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集傳衛俗淫亂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故此人自言將  
采唐於洙而與其所思之人相期會迎送如此也  
辨義此後世豔歌之類以之入樂妖淫靡慢所謂新  
聲遞變也樂記探厥本始由於其政散故其民流遂

致誣上行私不可禁止豈非亡國之音乎聖人序詩  
列於牆茨鶉奔之閒定中再造之前而書曰刺奔所  
以永垂後鑒續序見姜弋庸皆貴姓又見巫臣竊妻  
稱桑中之喜遂以爲世族在位相竊妻妾而集傳仍  
之竊謂在位之此人兼竊三妻則期要送何以同地  
而略無先後也若竊三非一人不惟時地難同何以  
相聚而共賦一詩也此其說之鑿空悖繆亦已甚矣  
蓋詩中孟庸孟弋及齊姜宋子之類猶世人稱所美  
曰西子耳孟猶言姜弋庸之首出者耳碧玉今時鬪

詩深卷四

六

麗華唐人觀妓之詩也使指碧玉麗華卽妓者之名

不亦以辭而害志歟

爰采唐矣洙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

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麥矣洙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

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葑矣洙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

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衛俗習於淫奔而里巷之民作此歌言爰采唐矣洙



之鄉矣於時云誰之思其美則如孟姜矣思其期我乎則有桑中思其要我乎則有上宮思其送我乎則在淇之上矣餘倣此

桑中三章

鴉之奔奔

古序刺衛宣姜也

續序衛人以爲宣姜鴉鵲之不若也

集傳衛人刺宣姜與頑非匹耦而相從也故爲惠公之言以刺之

詩深卷四

七

辨義詩以頑爲首而序專斥宣姜卽弑君書趙盾之義也盾兄也上卿也有弟弑君而不討是謂盜主宣姜嫡也君母也從子續倫而不恥實爲亂階兩人之罪狀既藉若穿若頑俾服上刑而已不待讞而定也是故詩如史之文與事而序則聖人之所取義詩亡然後春秋作此之謂矣古人於事關君國者多以我言之如微子曰我用沈酗于酒春秋曰齊師伐我而臣民之分誼休戚一體于茲可見焉使此詩必爲惠公之言則左氏傳曰仲子歸于我何以爲之解乎凡

詩中如念我無祿念我土宇及我是用急之類皆通指君國必解爲詩人自指則以文害辭矣

鴉之奔奔鴉之疆疆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鴉之疆疆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宣姜從頑爲亂而衛人刺之言鴉之奔奔鴉之疆疆有常匹以相隨也今人之無良反此而我國以爲兄

乎餘倣此

鴉之奔奔二章

定之方中

詩深卷四

八

古序美衛文公也

續序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

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邱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

時制百姓悅之國家殷富焉

集傳衛爲狄所滅文公徙居楚邱營立宮室國人悅

之而作是詩以美之

辨義凡變風之美其君者惟衛武子以全美而書德

其但書美某公者不過事行之一節而所美亦有是

有非卽如刺詩中其過亦有輕重大小之別直筆書

之讀詩自見至此詩當國家殷富而追敘建國之始  
事非營立宮室之時所作經文甚明也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  
桐梓漆爰伐琴瑟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  
云其吉終然允臧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  
心塞淵騶牡三千

文公徒居楚邱而能終致殷富故詩人追敘其事以

詩深卷四

九

美之言當定星之方中作于楚宮又揆之以日景作  
于楚室所以順天時而盡其制也彼時卽樹之榛栗  
及椅桐梓漆以待用而今爰伐爲琴瑟矣其未營築  
之先升彼漕虛矣以望楚邱矣既望楚與堂景以得  
其形勢遂景山與京邱以正其方面又降觀于桑以  
察其土宜所以據地勢而乘其利也彼時卜云其吉  
今則終然允臧矣至于人事之克勤每當靈雨既零  
卽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而說于桑田以勸課之故匪  
直也人之殷富惟其秉心塞淵以應務卽馬之騶而

牡者今亦三千矣

定之方中三章

蝦蟇

古序止奔也

續序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  
集傳此刺淫奔之詩

辨義止奔禁止淫奔也不齒如鄉飲酒禮列諸外坐  
不與序齒以深恥之蓋破滅之餘懲創往事故其教  
約如此末章乃誓之之辭

詩深卷四

十一

蝦蟇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朝隲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莫之敢指若時俗以指虹蜺爲忌也○文公止奔而  
作此以誓之言淫奔之行眾所賤惡如蝦蟇在東莫  
之敢指故女子有行當遠其父母兄弟不可私奔也  
且私奔之耦旋至乖離如朝隲于西崇朝其雨故女  
子有行當遠其父母兄弟不可苟合也繼自今乃有  
如之人也則是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郊遂

具在其足列于齒序哉

蝮螭三章

相鼠

古序刺無禮也

續序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辨義詩言無儀無止即抑詩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之訓所以責士大夫非繩細民也蓋前篇懲汚俗而約民以法故書止此篇整綱維而勵臣以恥故書刺義

詩深卷四

十一

各有當而文公之卒能存衛者其初政即此可觀矣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遘死

相鼠三章

干旄

古序美好善也

續序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集傳言衛大夫乘此車馬建此旌旄以見賢者彼其

所見之賢者將何以畀之而答其禮意之勤乎

辨義詩稱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則是諮詢善道故曰

美好善也但續序以好善為文公之臣集傳因謂大

夫盛其車旗往見賢者今按周禮司常所掌大夫士

建物州里建旗皆職所常建故各象其事與名號而

祭祀賓客亦各建之大司馬之百官載旗惟秋教治

兵則然今詩咏干旄言馬不言車既無以知為大夫

之車旗况見賢而盛稱其旌旄車馬有類于增輝圭

華者何足以見樂道忘勢而為禮意之勤哉竊謂浚

詩深卷四

十一

衛邑也曰郊曰都曰城可見此人乃鄉遂內州長鄗

長之類文公聞其賢欲諮以善道故建旗以招之者

常禮也加素絲良馬為幣聘者特隆其禮也此詩浚

人所作故見其自郊而漸至於都城耳

子子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

以畀之

子子干旄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

以予之

子子干旄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

以告之

素絲帛也紕組祝皆言維屬之所謂束帛也四之五之六之有加無已也。浚邑州里之長文公聞其賢而備禮以招之故浚人美其好善而作此言子子干旄來在浚邑之郊招之既有禮矣而又素絲則紕之良馬則四之厚意若此彼姝者子何以畀之餘倣此干旄三章

載馳

古序許穆夫人作也

詩深卷四

三

續序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于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集傳宣姜之女為許穆公夫人閔衛之亡馳驅而歸將以唁衛侯于漕邑未至而許之大夫有奔走跋涉而來者夫人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故心以為憂也既而終不果歸乃作此詩以自言其意爾辨義自傷不能救乃賦詩之本旨蓋以恤憐救患感風當時之大邦非專為義不得歸而作也玩左傳敘

事及末章語意自見蓋載馳賦而後齊桓有成漕歸物之舉當合木瓜參觀之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齊視爾不臧我思不闕

陟彼阿邱言采其蕪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眾穉且狂

詩深卷四

四

我有九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許人即大夫君子也眾穉指國之少年而言也芃芃春麥盛長也春秋閔公二年十二月狄入衛是月戴公卒于漕此詩之作殆當僖公元年之春歟。許穆夫人閔衛之亡而作此言載馳載驅將以歸唁衛侯故驅馬悠悠言欲至於漕邑乃許之大夫跋涉而來我心則憂其執儀來告矣既不我嘉不能旋反但視爾雖不我臧我思終不遠也既不我嘉不能旋齊視爾雖不臧我思終不闕也因之陟彼阿邱言采其蕪

以解鬱結惟是女子善懷亦各有道今許人既執義以尤之而眾穉且生狂議蓋謂歸唁則非求救爲是耳但衛以去冬遭禍而今我行其野已芄芃其麥矣爾欲控于大邦果誰因亦誰至乎然則大夫君子無我有尤也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者聊盡此心爾

載馳四章

鄘十篇○衛詩之列於邶者首柏舟所以彰莊姜之仁終乘舟所以著宣姜之忍邇而上之則又有共姜此莫非齊女而柏舟之矢何其貞牆茨之淫何其甚

詩深卷四

五

也蓋仁者棄則忍者進觀君子偕老之弗顧其所由來者漸矣于是桑中之淫風大肆鶉奔之物類貽羞國欲不亡其可得乎幸而定中再造蝮螭以止奔相鼠以刺無禮于旄以好善惟其懲往勵勤故國維漸張而卒致殷富也非然者載馳唁衛不絕如綫然則觀其存亡之故寧不足爲炯鑒乎哉

詩深卷四終

詩深卷之五

巴陵許伯政著

衛

淇與

古序美武公之德也

續序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於

周美而作是詩也

集傳衛人美武公之德

辨義詩稱終不可諉是武公既卒而追思不已故感

詩深卷五

懷綠竹而如見之也續序以有匪為文章切磋琢磨

為聽諫瑟僂赫喧為以禮自防因重較而曰入相於

周不過隨文衍義影附國語懿戒以為之說耳大抵

續序不成於一手故其得詩旨者頗有而淺陋如此

類者正不少讀者分別觀之

瞻彼淇與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

兮僂兮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諉兮

瞻彼淇與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

兮僂兮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諉兮

瞻彼淇與綠竹如簧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  
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衛人不忘武公之德而作此言瞻彼淇與綠竹始生

而猗猗矣思我有匪君子其學也如切如磋其自脩

也如琢如磨因之瑟兮僂兮恂慄中存赫兮喧兮威

儀外著是以有匪君子終不可諉兮瞻彼淇與綠竹

堅茂而青青矣思我有匪君子則充耳琇瑩會弁如

星矣此其齊明盛服瑟兮僂兮赫兮喧兮是以有匪

君子終不可諉兮瞻彼淇與綠竹密比而如簧矣思

詩深卷五

我有匪君子知剛如金知柔如錫中規如圭中矩如

璧由是漸近自然寬兮綽兮猗歟其在重較之上兮

卽有時善戲謔兮亦不為虐兮德盛禮恭至此所以

有匪而不可諉也夫

淇與三章○如切如磋則智及之矣如琢如磨則仁

能守之矣瑟僂赫喧而服飾尊嚴皆莊以蒞之事

由中發外充實而有光輝是也金錫圭璧而和易中

節皆動之以禮之事由勉入安所謂大而化之也中

庸曰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言知好學力行而後

能齊明盛服非禮不動以脩其身聖學之序莫詳於此先儒之注論語以動之不以禮爲動民誤已

考槃

古序刺莊公也

續序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集傳詩人美賢者隱處澗谷之間而碩大寬廣無戚

戚之意雖獨寐而寤言猶自誓其不忘此樂也

辨義賢者隱處最非可美之事衛有考槃秦有蒹葭

小雅有白駒皆咏君子之肥遯以刺其君聖人錄之

詩深卷五

三

悼上下之不交也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考槃在阿碩人之適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適草也轂可抽出曰軸○詩人述賢者之高尙以刺

其君言考槃在澗以是成碩人之寬墊隘不厯於其

目也彼且獨寐寤言永矢弗諼斯樂矣考槃在阿以

是植碩人之適幽芳日涉於其趣也彼且獨寐寤歌

永矢弗過斯願矣考槃在陸是以息碩人之軸馳驅

不經於其慮也彼且獨寐寤宿永矢弗告其姓字於人聞矣

考槃三章○隆中高卧抱膝長吟宛然考槃之風所

云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實武侯之本

志也及三顧受命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然則出將入

相何如梁甫吟哉吾觀荷蕢之果曰莫已知也可見

鼎足三分少延炎運殆亦迫於知己之感故不逆計

成敗利鈍而爲之所謂以安社稷爲悅者歟若夫伊

呂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設天心未開治而無

詩深卷五

四

應運之王者必非三聘後車之所能起也至於舍之

則藏而未嘗果斯則正己物正乃乾九二之大人非

孔子其孰能之孟子當處士橫議之世不得不以道

自任使先聖微言不亂於楊墨天下雖無道彼將閉

戶於鄉鄰之鬪敢效轍環之迹哉

碩人

古序閔莊姜也

續序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

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集傳春秋傳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爲之賦碩人卽

謂此詩

辨義閔傷念也事勢之已然而無如何者傷念之而已序以閔書者七篇碩人閔莊姜也而二南之基墜矣黍離閔宗周也而雅頌之音歇矣君子陽陽中谷有雉免爰閔周也而王者之迹熄矣揚之水閔無臣也而政逮于大夫陪臣將執國命矣出其東門閔亂也而風敎衰民不興行正始之德其鮮久矣碩人其頎衣錦裝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

詩深卷五

五

侯之姨譚公維私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頎如螭螭齒如瓠犀螭首蛾眉巧

笑倩兮美目盼兮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幘鑣鑣翟茀以朝大

夫夙退無使君勞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罟濊濊鱸鮪發發葭揭揭庶

姜孽孽庶士有暵

莊姜無子而衛人閔之言碩人其頎立心如衣錦裝衣不自表暴若以其族類言之則齊侯之子衛侯之

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如此其貴盛也以

生質言之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頎如螭螭齒如瓠犀

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如此其姝麗也以來

嬪之光顯言之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幘

鑣鑣翟茀以朝於時皆願大夫夙退無使君勞以親

之誰不慶吾君之得此嘉耦也以宗國及士女言之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罟濊濊鱸鮪發發葭揭揭

庶姜孽孽庶士有暵又若此其富饒而姣好也何所

不嫌於君心而終以無子歟

詩深卷五

六

碩人四章

氓

古序刺時也

續序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

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

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

集傳此淫婦爲人所棄而自序其事以道其悔恨之

意

辨義續序以時爲宣公之時以無別奔誘釋首一章



華落相背釋三十四章自悔喪耦釋五六章蓋影附春  
秋傳士之二三猶喪如耦以爲說耳夫此女卽易稱  
見金夫不有躬者也然後代詩歌每多此類讀之者  
多薄其士之負初而且爲女惋惜是身不爲盜而咸  
有盜心也刺時之義其可不惕然內省歟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卽我謀送子涉淇至  
于頓邱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  
乘彼坵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旣見復關載  
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詩深卷五

七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甚于嗟女兮無  
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  
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旣遂矣至  
于暴矣兄弟不知唾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  
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奔女怨其人之始亂終棄而敘述之言氓之蚩蚩儼

若愿謹可託者當其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也來卽我  
謀耳我未敢遽允故送子涉淇至于頓邱而告之曰  
匪我愆期子無良媒願子無怒秋以爲期未晚也及  
秋而乘彼坵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旣  
見復關相與載笑載言於時爾言卜矣爾言筮矣其  
體皆無咎言故以爾車來以我賄遷也此其厚貌飾  
詞以誘我如桑之未落其葉沃若而可愛也于嗟鳩  
兮無食桑甚以致醉于嗟女兮無與士耽以致誤士  
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則受誑包羞不可說也

詩深卷五

八

試觀今之絕情反目如桑之落矣其黃而隕沃若者  
何在自我徂爾歷今三歲食于貧苦賄遷者又何在  
觀茲淇水湯湯漸車帷裳昔之送子涉此今之去子  
復涉此是女也不爽而士貳其行也乃知士也罔極  
二三其德而不足託矣細思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  
興夜寐靡有朝矣我心不爽則言旣遂矣子德二三  
則至于暴矣兄弟不知方且唾其笑矣靜言思之惟  
有躬自悼矣蓋我本期及爾偕老豈期老使我怨乎  
夫淇則有岸隰則有泮若我之茫無泮岸將何所依

以待老也迴念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實不思其反背至此也爾時反是之不思而今若此此生亦已焉哉

氓六章○總角私盟賀絲卽謀秋期賄遷三歲見棄其被逐非由年老色衰可見矣蝮蝮曰朝隲于西崇朝其雨此類是也

竹竿

古序衛女思歸也

續序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詩深卷五

九

集傳衛女嫁於諸侯思歸寧而不可得故作此詩

辨義此詩所以思歸之故與泉水迥異彼云遄臻有害非勢不能歸父母終而于禮不可也此云遠莫致之非禮不可歸道路阻而于勢不能也或山川遼邈而旋車之匪易或鄰敵構釁而假道之維艱故使人寧于父母並寄此詩若果適人而不見答則終身之憂也賢女值此惟淑慎其身懼以出歸詒懼耳豈遨遊故國足以寫憂哉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淇水漣漣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衛女思歸不得而作此以寧于父母言籊籊漸殺之竹竿以釣于淇者地相近也今我豈不爾思之甚長不殺乎遠莫致之無如何也每思泉源在衛之左淇水在衛之右惟女子有行獨遠其父母兄弟不得常在左右焉使亦如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則巧笑之瑳愉婉可以承歡佩玉之儺容臭可以佐具而其如終遠何也嗟淇水

詩深卷五

十

之漣漣安得理檜楫命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乎

竹竿四章

芄蘭

古序刺惠公也

續序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集傳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

辨義春秋傳稱宣公卒惠公幼杜預以爲年十五六蓋推論其時世而知之其說已見於苦葉矣人生十九以前猶曰幼謂之童子二十曰弱然後加冠謂之

成人此雖國君之世子亦然也惟冲年嗣立則歲星一終即可冠既冠則佩服如成人惠公之冠當在宣公既葬以後此詩蓋因冠而作也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悻兮

芄蘭之葉童子佩鞶雖則佩鞶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悻兮

我我其國也知猶乾知大始之知主也甲之爲長言君長之也○衛人刺惠公雖冠而行猶童穉也言其

詩深卷五

十一

柔蔓不自立如芄蘭之支但以童子而佩觿耳雖則佩觿其能不我主也惟是容兮以自舒遂兮以自適垂帶悻兮以自飾而已餘倣此

芄蘭二章○魯昭公年十九猶有童心及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女叔齊譏之以爲屑屑然習儀以亟若此詩所刺容遂垂帶又儀之末焉者然則衛惠魯昭先後一轍惠之出奔也非諸侯貪賄抗王師以納之其能復入哉

河廣

古序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集傳宣姜之女爲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卽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蓋嗣君承父之重與祖爲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作此詩

辨義詩言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是此詩之作衛在河北宋襄公未卽位也說苑宋襄爲太子請于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左傳僖公八年冬宋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辭曰能以

詩深卷五

十二

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夫不言母之愛子而託于舅蓋由不忍傷父之意然夫人之思子不止形諸哀吟有以深感襄公之心卽此亦可想見惟前請未獲命所以父疾而又固請之蓋慈母愛子本屬天性一旦義絕于君河匪廣也宋匪遠也而母北子南咫尺有天涯之隔閔斯鸞子形諸吟咏可見其動于情之不容已又能安于義之無可如何而未嘗怨而于詩之事理時世亦毫無滯碍矣自鄭箋以辭害志遂謂思往宋而義不可竊謂桓公在時必無出婦思返之

理若襄公既已卽位不惟衛徙楚邱無河可渡而母出與廟絕尤不宜復萌此想也使此時思及往宋是前乎此者未嘗思今見先君已沒其子卽位思以國母就養而義有不可遂不勝其拳拳而作此焉則亦愚婦之鄙情安見其發於愛子之至性而有循禮度義之志哉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誰謂河廣會不容刀誰謂宋遠會不崇朝

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襄公而不止故言其母子之睽

詩深卷五

三

隔誰謂河廣但一葦杭之會不容乎刀之小也其覲面之難期誰謂宋遠但跂予望之會不俟乎崇朝之久也我安能已於思哉

河廣一章

伯兮

古序刺時也

續序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返焉

集傳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作是詩

辨義此篇序次于宋襄齊桓之間而有爲王前驅之

語可見五霸迭興挾天子樓諸侯以相征伐凡小弱之國率兵車以會時事者由大國假王命以號召之不敢不赴序所以書刺時也唐鴟羽秦無衣皆當以是推之或見春秋魯桓五年有宋衛陳從王伐鄭之事遂指爲此詩之所由作果爾其時衛惠未立宋襄之母猶未生不當序次于其後矣

伯兮竭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詩深卷五

十四

焉得諛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痲

婦人憂其夫困于久役而作此以刺時言我伯兮竭

然而武兮人咸推爲邦之桀兮遂使伯也執殳爲王

前驅焉自伯之從役而東我則首如飛蓬豈無膏沐

將誰適爲容飾也蓋屢望伯歸而不歸如其雨其雨

反杲杲出日是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也而何惜于

飛蓬乎今亦焉得諛草言樹之背以忘憂是以願言

思伯使我心痲也又何畏于首疾乎

伯兮四章○北山曰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斝力方剛

經營四方此詩之首章其刺意正復似之夫狀貌魁  
偉得之于天獨至兵役繁興選其材武驅于鋒鏑則  
人轉以魁偉為不幸甚或墜馬折肢而不為禍手足  
殘廢而羨為福其情不亦可憫歟

有狐

古序刺時也

續序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  
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集傳國亂民散喪其妃耦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

詩深卷五

五

辨義喪妻曰鰥喪夫曰寡皆民之窮于天而無告者  
豈必男女失時國亂民散而後有此惟在人君矜全  
之母使失所斯王政之所必先也故周禮媒氏以仲  
春合男女又司其無夫家者而會之則不獨凶荒為  
然矣蓋先王最崇節義而不能責蚩蚩之氓皆矢以  
靡慝也于是酌為會合之令使媒氏掌之當其年齒  
辨其族類成其室家俾之得所而又陰消夫瀆亂之  
萌聖人之慮深而制善也如此讀是詩可見當世之  
君哀此鰥寡之無政書曰刺時則不獨衛國為然矣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婦人之職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無裳無帶無服皆  
寓言無妻也○寡婦感鰥夫之獨行而作此言有狐  
綏綏獨行在彼淇水之梁使我心之憂矣之子殆亦  
無裳故耳蓋同病相憐之意也餘倣此

有狐三章

木瓜

詩深卷五

六

古序美齊桓公也

續序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  
遣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集傳疑亦男女相贈答之辭如靜女之類

辨義朱子曰此詩若為衛人欲報齊桓而作則齊桓  
之惠何止木瓜而衛人實未嘗有一物報之今攷齊  
桓本無大惠於衛也春秋閔公二年十二月狄入衛  
其君死其民屠其國滅齊非有一旅之援及宋桓迎  
衛遺民渡河立戴公以廬于漕而旋卒許穆夫人賦

載馳然後齊使無虧戍之歸以乘馬祭服豬羊雞狗  
魚軒重錦焉夫齊桓主盟安攘衛之宗社危亡而不  
救至於破滅之後區區歸物何補於亡豈非壺餐之  
惠哉詩咏木瓜紀實也春秋書城者二十有九僖公  
二年正月城楚邱與定中所敘時事各異昔凡伯聘  
魯戎伐之於楚邱殆在魯之封內非衛楚邱也今魯  
人自城之故其書法與城中邱城武城城邾瑕之類  
皆相仿較之齊師曹師宋師城邾諸侯城緣陵內大  
夫會諸國大夫城虎牢城杞城成周者迥乎不同左

詩深卷五

七

氏指爲封衛臆解而無事實又合遷邾論斷之附見  
閔公二年皆非史冊紀事蓋與誤尹氏爲君氏同耳  
且此詩乃衛人謀報齊之詞瓊瑤之喻但欲豐其餽  
貽以修好其事雖無史傳可徵而聘問往來乃常事  
之不勝書者朱子何由知其無一物報之蓋齊桓志  
荒本無存衛之意故歸物以假仁衛方新造非有報  
齊之誠特加厚以結好讀一詩而兩國之情事皆見  
矣然則何以爲美桓據衛人思報之詞謂非美桓則  
不可然而桓公之美美止於是是爲驩虞之風而已

矣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衛人謀報齊惠以結好也言投我以木瓜之薄我請  
報之以瓊瑤之厚匪報之也庶永以爲好而結其懽  
也餘倣此

木瓜三章○孟子曰五霸假之也又曰不誠未有能  
動者也蓋以天下爲可假者天下皆得而假之我方

詩深卷五

六

假仁以往彼亦假禮以來矣是故木瓜美齊序之于  
詩所以賤其假之之功車甲戍漕削之于史所以正  
其假之之罪

衛十篇○讀邶鄘諸詩衛之禍亂積于帷闥延及數  
世廟社以移謂非君德不修之所致歟然其先君不  
如是也若淇奧之美武公可謂紹聞衣德弘乃烈祖  
矣于其後嗣弗率故以莊公爲子而賢人遠引考槃  
刺之正始道衰碩人傷之又況宣衛以降乎是故問  
其民俗奔誘若氓蚩不如竹竿之嫁女猶知循禮也

攷其侯度因蒙若芄蘭不如河廣之出女猶能度義也蓋循禮度義者先公之懿訓所留而舊猷弗踐其如此子孫黎民何哉嗣是遷國方新時事孔棘伯今之徭役繁興有狐之鯀寡莫恤勢不能不聽命于强大而木瓜作焉蓋王澤竭斯霸力張世運升降之教于斯可以觀矣

詩深卷五

五

詩深卷五終

詩深卷之六

王

巴陵許伯政著

鄭譜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為西都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謂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

詩深卷六

一

復還歸處西都至於夷厲政教尤衰十一世幽王驍衰妘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咎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咎於申而立之是為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

集傳王謂東都洛邑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也周室之初文王居豐武王居鎬至成王周公始營洛邑

為時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來者道里均故也自是謂豐鎬為西都而洛邑為東都至幽王嬖褒妘生伯服廢申后及太子宜咎曰宜咎奔申申侯怒與犬戎攻宗周弑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咎於申而立之是為平王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故其詩不為雅而為風然其王號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其地則今河南府及懷孟等州是也

詩深卷六

二

今讀其詩閱宗周者一閱周者三刺平王者三刺周大夫者一其一曰懼讒其一曰思賢而王綱之傾頽悉見於此矣是故德如文王則岐山百里而風教四溢於以朝諸侯有天下周之所以為周也迄於平王雖宅土中不過依遷圖存自邑告命豈非不能儀型文王之故乎當是時豐岐為犬戎所奪宮廟邱墟所以聖人序詩不接於二南明其已絕於宗周而仍於國異政家殊俗之中存其共王之號斯春秋正月繫王之義也夫



黍離

古序閔宗周也

續序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集傳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故賦其所見黍之離離與稷之苗以興行之靡靡心之搖搖既歎時人莫識已意又傷所以致此者果何人哉追怨之深也

詩深卷六

三

辨義六義之有興皆主言此事而借彼物相形故有正興者如以苕菜興淑女則其寤寐求之欲資以奉神理物可見有反興者如言之子歸不我以而先言江有汜則自悔其不能容納細流可見此亦詩者志之所之之一端也至於小星黍離直賦其所見原非比興其在東在公離離靡靡音韻相叶則六詩皆然集傳乃以其字韻相應為興而於義無所取既失詩之本旨又取義於稷之穗如心之醉稷之實如心之噎又如揚之水本為比體而謂其取之不一字為興

類皆纖巧穿鑿讀者審之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離離穗實下垂之貌月令仲夏登黍孟秋登穀嚴陵方氏曰穀稷也然則黍言離離稷言苗其夏日過此

詩深卷六

四

歎○過宗周者閔宮廟之邱虛而作此言彼黍方離離彼稷之苗又生使我乍過之行邁靡靡而不前中心搖搖而莫定知我者或謂我心之有憂不知我者且謂我何所尋求而傍徨於此也悠悠蒼天致此者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由苗而穗可知矣使我行邁靡靡而中心搖搖者益昏惘如醉也知我者或謂我心憂不知我者且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由穗而實更可知矣使我行邁靡靡而中心如醉者益哽咽如噎也知我者或謂我心

憂不知我者且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黍離三章○箕子麥秀歌因見麥秀而作則黍方布

種而承言禾黍油泐與此之因黍及稷因苗及穗實

皆感此以思彼則知物態日新日異故宮愈久愈湮

所謂百端交集一往情深也自孔疏以為役事未周

往返歷道其所更見元城劉氏因三分之為所感不

變如其說將三見之三咏之乃合為一詩乎抑初再

皆嘿然至三見之後始追憶前情而賦之乎例此以

求桃天之華實葉亦屢見而歎美乎不惟固於為詩

詩深卷六

五

而亦滯於言情矣

君子于役

古序刺平王也

續序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

集傳大夫久役於外其室家思而賦之

辨義先王役民往還皆有定期讀采薇杜諸篇可

見朱子嘗辨此詩以為國人行役而非大夫足正續

序之誤但集傳仍稱大夫未知何故始欲併解下篇

故仍從續序歟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埘日之夕矣羊牛

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佻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

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平王之役民無期故行役者之家室作此以刺之言

君子于役之始已不知其歸期則曷時而至哉雞以

時而棲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來皆可預知也君子

之于役獨否如之何勿思自君子于役之後不可日

計併不可月計則曷其有會面之想也雞棲于桀日

詩深卷六

六

之夕矣羊牛下括皆不愆期也君子之于役獨否亦

思其苟無飢渴之為幸而已

君子于役二章

君子陽陽

古序閔周也

續序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

集傳此詩疑亦前篇婦人所作蓋其夫既歸不自行

役為勞而安于貧賤以自樂其家人又識其意而深

歎美之皆可謂賢矣豈非先王之澤哉或曰序說亦

通宜更詳之

辨義庶民之家安得東房舞位而黃翻悉備故集傳  
既指此為前篇婦人所作則不得不以久役為大夫  
也但既為大夫則非貧賤之人矣雖行役勤勞亦臣  
誼所應爾乃國方多難而安其家室式歌且舞全不  
思食君之食憂君之憂而沾沾以自樂為賢賢者固  
如是乎先王之教肄三以官其始靡及以感其心國  
爾忘家惓惓訓戒而似此者又安得為先王之澤哉  
昔漢元帝優游不斷孝宣之業以衰史稱其鼓琴瑟

詩深卷六

七

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刊節度窮極幼妙蓋優柔  
之主每溺於晏樂如此平王東遷在位五十一年而  
日益不振觀此詩所詠豈非漢元之類歟故序以閔  
周書之蓋曰自棄則不可與有為樂其所以亡則不  
可與有言為我心惻而已矣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君子陶陶左執翫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君子周王也陽陽無所用心也房房中也○周王恒  
於歌舞其樂師之賢者閔之而作此言君子陽陽然

無所用心惟左手執簧右招我由房以習吹此則其  
樂事耳矣君子陶陶然喜悅自得惟左手執翫右招  
我由敖以習舞此則其樂趣耳矣

君子陽陽二章

揚之水

古序刺平王也

續序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集傳平王以申國近楚數被侵伐故遣畿內之民戍  
之而戍者怨思作此詩也興取之不二字如小星之

詩深卷六

八

例

辨義申事之見於詩者屢矣蓋周自昭王南征不復  
而楚漸大宣王中興方叔南討蠻荆來威乃封申伯  
于謝扼南楚之襟喉為東都之藩屏故崧高曰南土  
是保黍苗曰王心則寧其慮遠矣及申后黜而白華  
作申侯遂與犬戎弑幽王而宗周覆滅王室東遷是  
申侯不但王室之賊亦其祖父之罪人也使平王能  
正其罪而討之庶威靈可振於天下楚亦安敢肆其  
馮陵哉乃德申立已而為之戍守以此召發諸侯無

惑乎諸侯之抗命不至而王弗能詰故王民遠戍而  
怨思若此也於是荆楚益無所忌卒之諸姬盡于漢  
上問鼎及於周疆豈一朝一夕之故蓋王綱傾頽兆  
已見於揚水之刺矣

揚之水不流東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

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東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

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東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

詩深卷六

九

月予還歸哉

凡詩稱彼其之子皆外之之辭此則指諸侯而言也

○周人怨平王之戍申而作此以刺之言其閭弱不

足以令諸侯如悠揚之水不能流東薪是以彼其之

子不與我戍申而王民遠戍也懷哉懷哉曷月予還

歸哉餘倣此

揚之水三章

中谷有蕓

古序閔周也

續序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

集傳凶年饑饉室家相棄婦人覽物起興而自述其

悲歎之詞也

辨義雲漢宣王所以興也讀王風至此篇則國非其

國矣蓋時勢之窮不惟屯膏不下而亦蓄積蕩然救

荒無策饑民值此亦若無所歸咎者可見其上下之

閒體解繫絕不相聯屬序以閔周書之罪在上也較

春秋之書旱書饑書大無麥禾者尤為深切而著明

矣此詩賦而非興讀之自見

詩深卷六

十

中谷有蕓曠其乾矣有女化離嘒其歎矣嘒其歎矣遇

人之艱難矣

中谷有蕓曠其修矣有女化離條其獻矣條其獻矣遇

人之不淑矣

中谷有蕓曠其溼矣有女化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

嗟及矣

周之婦人凶年逃散而歌此以告哀於人也言歲旱

草枯中谷有蕓亦曠其乾矣有女因此化離相與嘒

其歎矣嘒其歎矣由遇人之家計艱難不能完聚矣

中谷有蕓且暎其修矣有女因此此離相與條其歡  
矣條其歡矣由遇人之逢時不淑凶禍相仍矣中谷  
有蕓更暎其溼矣有女因此此離相與啜其泣矣啜  
其泣矣由死亡之所驅迫何嗟及矣

中谷有蕓三章○凶荒之歲使草根木皮稍可苟延  
愚民猶不忍輕棄其室家至於赤旱草枯道殣相望  
而妻子離散之慘立見矣於此而責其夫婦之不恒  
恩誼之衰薄是必齊蚩蚩之氓皆矢溝壑不忘之志  
而後可豈仁恕之論歟聖人之錄此詩正閔此無辜

詩深卷六

十一

荒政不足以聚之遂使之摧心割愛以至於此也故  
凡天災流行饑驅之眾望賑貸之及而呼號躋牧舍  
之堂而譁謀則其心尚有所繫於上而未肯決然舍  
去其鄉亟謀還定而安集之毋俾作慝猶易為力不  
然室家既絕如彼棲直長厚之民化為凶險則賊民  
興而禍亂作矣

免爰

古序閔周也

續序桓王失信諸侯背畔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

不樂其生焉

集傳周室衰微諸侯背畔君子不樂其生而作此詩  
辨義續序之說雖影附春秋傳而求諸詩中未見此  
意故集傳不取即其所取諸侯背畔一語於詩亦無  
當也今按此篇及中谷列於揚水葛藟之間本古序  
求之亦作於平王之世集傳謂其猶及見西周之盛  
然則我生之初尚無為其指宣王時而言乎大學傳  
曰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  
何正與是詩可相發也

詩深卷六

十二

有免爰爰維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  
百罹尚寐無吪

有免爰爰維離于罔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  
百憂尚寐無覺

有免爰爰維離于罟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  
百凶尚寐無聰

詩人閔周衰之不競而作此言小人召禍而免其身  
君子忠直以受其敗如有免爰爰維離于羅良由我  
生之初尚無為而羣小肆惡于其閒以致我生之後

逢此百罹而莫可挽救也亦尙寐無吣以待斃而已矣餘做此

兔爰三章○尙寐無吣有剝牀以膚之象焉有致命遂志之思焉所謂過涉之凶不可咎者歟

葛藟

古序王族刺平王也

續序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集傳世衰民散有去其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者作此詩以自歎

詩深卷六

三

辨義古序甚明續序亦是宋樂豫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卽指此詩

絲絲葛藟在河之澚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

莫我顧

絲絲葛藟在河之澖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

莫我有

絲絲葛藟在河之澚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

莫我聞

兄弟凡族人皆是如諸侯稱同姓爲兄弟之國也遷

居者于其新鄰以行齒相稱尊於我者謂之某父某

母長於我者謂之某兄其實外親而內疎也○平王

東遷王族之從遷者不得其所而作此以刺之言其

聚族於宗周如綿綿葛藟在河之澚本支相庇蔭也

今則終遠兄弟謂他人父已可憫矣乃謂他人父亦

莫我顧將何所託庇乎餘做此

葛藟三章

采葛

古序懼讒也

詩深卷六

四

集傳蓋注奔者託以行也

辨義古序灼知詩志其提綱在辭氣之表續序雖依

序詁詩而索解于字句之間故求合愈離至於此篇

序義與詩詞迴不相蒙訓詁之說無可依傍此其所

以闕而不釋也然與其指爲淫奔曷若闕疑之爲慎

又況詩與序俱存其義未嘗不可釋乎大抵君子任

事不苟近功庸王任人每欲速效此讒言所由興也

蓋進讒者若俟其功建效立而言之則其讒不行故

每逢迎君意急而持之于旦夕之間使聽者但見其

目前之寡效而並疑其後此之無成是以君子懼之

耳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葛可為絺綌發生於春分時及夏至而材成所謂三月也蕭可供祭霜露既降正用蕭之時所謂三秋也艾可療疾蓄之乾久則效孟子所謂三年之艾也○詩人懼讒而作此言天下事成之必有時而讒言使

詩深卷六

五

視成于旦夕譬彼采葛兮一日不見葛之成如歷三月今既成矣用之亦有時而讒言使須用于旦夕譬彼采蕭兮一日不見蕭之用如在三秋今既用矣效之又有時而讒言使責效于旦夕譬彼采艾兮一日不見艾之效如逾三歲今則亦誰能任其事哉

采葛三章

大車

古序刺周大夫也

續序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

聽男女之訟焉

集傳周衰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

者畏而歌之如此然其去二南之化則遠矣

辨義大夫者民之師帥先王以車服命有德俾之化

民而成俗也德不足而任政刑其有愧于車服多矣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詩所刺

者是也誦末章所云可見其為惡之心未嘗須臾忘

矣

大車檻檻毳衣如蔕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詩深卷六

六

大車噶噶毳衣如璫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此刺周大夫不能化民以德也言大車有檻檻之聲

毳衣有如蔕之色德足稱之民豈不爾思乎今但畏

子不敢耳大車有噶噶之貌毳衣有如璫之容德能

宜之民豈不爾思乎今但畏子不奔耳而其思奔之

心方死生以要之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且天日以

誓之曰謂予不信有如皦日又安保其終于不敢乎

大車三章

邱中有麻

古序思賢也

續序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集傳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不來故疑邱中有麻之

處復有與之私而雷之子今安得其施施然而來乎

辨義細釋詩文未見賢人放逐之意續序屬之莊王

殆與兔爰之桓王同為傳說之訛耳而集傳遂改為

婦人所作噫一女同時而私二男又疑二男各異心

而私二女何其甚也

詩深卷六

七

邱中有麻彼雷子嗟彼雷子嗟將其來施施

邱中有麥彼雷子國彼雷子國將其來食

邱中有李彼雷之子彼雷之子貽我佩玖

雷國名子爵也公羊傳古者鄭國處於雷鄭既取鄆

乃遷鄭焉而野雷然則雷子國廢於西周之末鄭從

平王東遷初處於此其後乃食溱洧此雷疑即在陳

宋之東者歎嗟歎息聲本言嗟彼雷子而言彼雷子

嗟者倒文叶韻與伐檀之清且漣猗相似猗亦嘆聲

也○雷子者東都畿內之諸侯周衰國廢故後人過

其故邱思其賢而作此言邱中竟有麻矣嗟夫彼昔

時之雷子也嗟彼雷子我願其來此之施施矣邱中

竟有麥矣彼固雷子國也彼雷子國我願其來食於

此矣邱中竟有李矣彼固雷之子也彼雷之子追思

其賢如貽我佩玖常服之而不諉矣

邱中有麻三章○或問子何所據而知雷為國子為

爵也曰詩言彼雷子國是足據也蓋稱其爵則曰雷

子故承言來施施者想見其衣冠瞻視從容自得也

稱其封則曰雷子國故承言來食者想見其受地有

詩深卷六

七

田祿若楚茨抽棘南山疆理之美也稱其人則曰雷

之子故承言貽玖者想見其賢聲之人人佩服之而

不能忘也是即序詁詩皆脗合而無所齟齬矣如必

旁徵而遠引則毛氏以雷為氏子嗟為字子國為子

嗟之父集傳以子國子嗟皆男子之字果有他又可

據歟

王十篇○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是故讀黍離

而宗周之覆滅有由然也繼以平王之闇弱轍欲不

東惡可得乎然且民勞弗恤于役刺之矣加以君子



陽陽可閔哉般樂忘叛以自求禍也政令不行揚水  
刺之矣加以中谷兔爰可閔哉菑害並至雖有善者  
亦末如之何也於時天潢之裔以降爲皂隸爲憂故  
葛藟刺之而采葛尤有作焉則是國有忠良欲竭智  
效能而每懼其阻執於讒口也君德若是關雎麟趾  
之化不足紹於先王矣而刑政以止奔大車安得而  
不刺歟鵲巢騶虞之德益不可復見於諸侯矣試誦  
邱麻之所謳思豈非親賢遺澤蕩然無有僅存者歟

詩深卷六

九

詩深卷之六終

詩深卷之七

巴陵許伯政著

鄭

鄭譜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為  
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桓公為幽王大司徒  
甚得周眾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  
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楨之間乎  
是其子男之國虢郟為大虢叔恃勢郟仲恃險皆有  
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紱

詩深卷七

一

與賄不取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眾  
奉辭罰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郟蔽補丹依疇歷華  
君之土也修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固桓公從之  
言然之後三年幽王為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  
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  
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  
是也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又作  
集傳鄭邑各本在西都畿內咸林之地宣王以封其  
弟友為采地後為幽王司徒而死於犬戎之難是為

桓公其子武公掘突定平王於東都亦為司徒又得  
虢楨之地乃徙其封而施舊號於新邑是為新鄭咸  
林在今華州鄭縣新鄭即今之鄭州是也其封域山  
川詳見檜風

辨義孔子曰惡鄭聲恐其亂雅樂惡其風之淫也今  
邇其初周宣王封母弟友於西都咸林之間賜采曰  
鄭迨王轍東而鄭與俱東由是翦滅虢楨而居之仍  
以懿親入為卿士漸而交惡交質竟以蕞爾抗王師  
而犯順又久之王政益衰齊晉秦楚以其地當南北

詩深卷七

二

之衝遂為兵車盟會之所交爭夫天下有道萬國同  
風疇敢變禮易樂以干天王之誅而奚有於鄭聲今  
以鄭之密邇畿輔而無王若此則其風變而樂淫無  
足怪者又何惑夫疏遠之侯强大之國侵敗王略翦  
食弱小而怨怒哀思之音在在有作乎然則序變風  
而次鄭於王明其親且近也所以謹世變者深切矣  
哉

緇衣

古序美武公也

續序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集傳鄭桓公武公相繼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周人愛之故作是詩

辨義鄭桓公既死犬戎之難然後其子武公定平王於東都鄭亦自咸林徙封新鄭而武公又為平王卿士此詩作于東遷之後是專美武公而與桓公無預矣續序因微又改為之文而兼父子言之欲顯明其考古之詳適以彰其說詩之陋也且以緇衣之宜為

詩深卷七

三

國人宜之誤尤甚矣

緇衣之宜兮微子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子授子之

粲兮

緇衣之好兮微子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子授子之

粲兮

緇衣之薦兮微子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子授子之

館指私朝而言還由私朝而退食也○鄭武公為平

王卿士周人美之言緇衣之宜稱兮微子請又改為

兮服此以適子之館而治事兮退食言還子請授子之餐兮餘微此

緇衣三章○孔子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今讀其詩第欲衣之食之而無一語及武公之賢何哉製荷為衣紉蘭為佩非不芳且潔矣然佩諸西子之體則愈增其妍施於無鹽之身則適形其醜是故均此緇衣自賢者服之而民之爾瞻者獨覺其宜焉好焉薦焉是此衣易得而稱此衣之人難得於是思及於微則願改為之思及於服之以適館則念其治事勤勞不

詩深卷七

四

遑晨食而欲授餐於還歸之際噫何其好爾之無射也由此以推衣食之謀至瑣屑亦至懇誠長民者恩勤之至惟恐或授之飢或授之寒斯即父母之心也故其民之愛戴咸欲解衣衣之惟食食之雖子弟之眷其父兄何以加茲乎

將仲子

古序刺莊公也

續序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集傳莆田鄭氏曰此淫奔者之辭

辨義續序曰善弟曰失道弗制似尤莊公積慮之成於殺矣而其下文又自相矛盾何則祭仲之諫欲公早除蔓草逢君之惡賊其天親其可聽乎公之不聽姑待其惡積而自斃忍毒之至也豈小不忍乎續序之陋如此乃集傳遂主莆田鄭氏之說斥為淫奔噫詩在召南雖有女思春以致外誘幾於感輓吠危止謂之姑徐徐云爾猶得稱貞潔不幸而列於鄭則雖畏父母畏諸兄畏人言拒諸里牆之外而不免為淫

詩深卷七

五

奔如此說詩果可為定論歟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

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

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

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仲子祭仲也樹木於我里牆園比叔段已在莊公防

範之中姑俟其長而縱尋斧焉非愛之也若惡未著

而戕母之愛子則無以塞姜氏之口服父兄百官萬民之心所謂畏父母畏諸兄畏人言者也○鄭莊公惡養天倫詩人述其答祭仲之意以刺之言將仲子今慎無踰我之里無遽折我所樹之杞以敗我成謀也豈敢愛之乎方樹而即折畏我父母之必有言矣仲之忠諫可懷也父母之有言亦可畏也餘倣此將仲子三章

叔子田

古序刺莊公也

詩深卷七

六

續序叔處於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悅而歸之集傳段不義而得眾國人愛之故作此詩

辨義繕甲治兵不義得眾俱本左傳但子封曰厚將得眾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是豫料其不能得眾之辭及後伐京而京叛又可見叔之未得眾心矣烏有國人悅而歸之之事蓋此及下篇詳敘叔之恒遊暇耽晏樂昵便佞即莊公所云多行不義必自斃之實也況公之防叔甚詭安知不密置腹心於其側導之為惡以至此歟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莊公縱叔段之荒亡驕奢而詩人刺之言叔有時于

田則巷無居人矣豈無居人不如叔也賚予奢遮洵

美且仁耳叔于狩則巷無飲酒矣豈無飲酒不如叔

也諧媚滿堂洵美且好耳叔適野則巷無服馬矣豈

無服馬不如叔也願盼自雄洵美且武耳

叔于田三章○此篇本欲著其昵比羣小酌酒馳馬

詩深卷七

七

之失而借于田適野以反揭之乃詩之工於立言者

是謂王文而譎諫

大叔于田

古序刺莊公也

續序叔多材而好勇不義而得眾也

集傳叔多材好勇而鄭人愛之如此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

禮褻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

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叔于田乘乘鵠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

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棚忌抑鬯弓忌

莊公縱叔段之驅騁田獵而詩人刺之言叔于田乘

乘馬其御之善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及叔在藪火烈

具舉而猛獸駭怒叔遂禮褻暴虎使獻于公所公傳

命曰將叔無狃戒其傷女蓋宛然以愛弟之道來如

此叔于田乘乘黃其馬之良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及

叔在藪火烈具揚而馳騁以逐禽但見叔善射忌又

詩深卷七

八

良御忌其御也抑磬控忌其射也抑縱送忌蓋縱之

從獸無厭乃如此叔于田乘乘鵠其駕車之制兩服

齊首兩驂如手及叔在藪火烈具阜而田事將畢但

見叔馬慢忌叔發罕忌左右從田者相與抑釋冰忌

抑鬯弓忌蓋縱之驕貴自得又如此

大叔于田三章○先王之制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即

或用之亦刈草爲防納禽其中焚之而射耳夫藪富

得民周禮列於九兩以其爲財用所自出也今舉而

揚且阜焉則是燧原之勢傷物生絕民利較騁馬禾

稼中百姓詈呼者又有甚矣鄭人豈其愛之歟

清人

古序刺文公也

續序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敵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眾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集傳鄭文公惡高克使將清邑之兵禦狄于河上久而不召師散而歸鄭人為之賦此詩

詩深卷七

九

辨義此詩當以左傳所載為正續序公子素之說未知何本而于詩未有當也蓋文公本意欲待師散以歸罪于克及師散而克不敢不奔矣夫以惡一臣之故不惜久勞師眾以成其罪豈非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乎春秋所以書棄其師也此詩極形容其久而不召是謂棄之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

清人在消駟介麇麇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鄭棄其師而國人刺之言始而清人駐防在彭駟馬

之介以馳者旁旁不息也二矛之載于車者重英疊見也于時河上乎翱翔若以偵敵也繼而清人移駐在消駟介不馳惟見麇麇之狀而已二矛英盡惟見重喬之懸而已于是無所偵伺河上乎逍遙而已久之清人又移駐在軸駟介之麇麇者且陶陶矣軍中之人御在左而旋車士在右而抽刃將在中軍而作其容好每日以師為戲而已矣

清人三章

詩深卷七

十

羔裘

古序刺朝也

續序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集傳蓋美其大夫之辭然不知其所指矣

辨義刺朝如宋人諫院記及待漏院記之類此就衣服言之彼就官與地言之皆以風刺其同朝非有所顯斥之人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舍命不渝言順受其正而不以妖壽窮通得喪貳其  
心也○詩人風刺其朝列而作此言羔裘之毛色如  
濡洵乎直且侯矣彼其之子果能舍命不渝庶與直  
順者相符耳羔裘而以豹飾取其孔武有力也彼其  
之子果其邦之司直庶與武力者相稱耳羔裘晏然  
而盛兮三英粲然而明兮彼其之子果其邦之彥兮  
庶與晏粲者相宜矣

羔裘三章○舍命不渝有守也司直有為也邦彥有

詩深卷七

十一

猷也

遵大路

古序思君子也

續序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集傳淫婦為人所棄故于其去也孽其祛而雷之

辨義此朋友思念之辭詩意甚明君子學道者之通

稱續序不達其義而指為莊公集傳力排序說而斥

為淫婦過矣風雨篇同此

遵大路兮摯執子之祛兮無我惡兮不寔故也

遵大路兮摯執子之手兮無我醜兮不寔好也

不寔故猶曰非旦夕之父醜棄也○詩人思君子之  
久別而作此以貽之言遵大路兮摯執子之祛兮別  
意可謂厚矣今子無我惡兮我與子不能急速而成  
故舊也遵大路兮摯執子之手兮別况猶在目矣今  
子無我醜兮我與子不能急速而聯情好也

遵大路二章○朋友之交雖出處語默時位不同而  
惟道義為能久故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  
其臭如蘭若意氣之士境過則情遷故樂於新知遂

詩深卷七

十二

生惡故之意睽于晤對漸萌棄好之心讀此詩而古

道照顏色矣

女曰雞鳴

古序刺不悅德也

續序陳古義以刺今不悅德而好色也

集傳此詩人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辭

辨義詩意甚明續序集傳均由不得首二句之解而

誤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

鳧與雁

芟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在手曰御鼓之也○士不悅德故詩人敘其婦語夫之辭以刺之言女曰鷓鳴可以興矣士則緩之曰姑

俟昧旦于時女興而又告之曰子試興而視夜明星既有爛矣當是時正可將翱將翔弋鳧與雁矣子果

詩深卷七

三

弋言加之我則與子宜之既宜則言飲酒而我與子之偕老好合之情當如琴瑟在御莫不靜好豈但御杯酒之歡于日暮哉且子素所交歡者我若知子之來之請解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請解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請解雜佩以報之蓋隱風以賢賢易色又欲捐棄謹囂不為悅已之容其規戒至為婉切矣

女曰雜鳴三章

有女同車

古序刺忽也

續序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

集傳此疑亦淫奔之詩

辨義古序之書美刺某人者附庸則秦仲公子則陳佗邦君則衛鄭齊唐秦陳六國共十八君必書美某公刺某公誘某公在邶鄘必書衛某公在唐必書晉某公齊見于衛曰齊桓公魯見于齊曰魯莊公其明

詩深卷七

古

確不混如此他如怨州吁思伋壽哀三良詩辭明晰皆一見可決使此詩果刺世子則當如秦仲陳佗之例而書鄭忽若作于即位被逐之後則當書昭公而其書法既不然矣又如刺時刺虐刺朝刺奔刺亂刺荒刺衰刺褊刺儉刺奢刺貪以及懼讒疾恣疾亂思治之類皆以一字括全詩而此云刺忽其書法則如一矣忽者慢也輕也不省事也其事不同於奔其行未至于亂而邪辟既接于心術輕慢遂殄于形聲故書曰忽蓋主乎生于其心而言則忽者亂之始主乎



害於其事而言則亂者忽之終凡古語或稱治忽或稱治亂當于斯辨之大抵古人立文嚴謹各有確義即如孟子所釋流連荒亡之義其解似創而詩序書刺荒者二篇皆從獸無厭之事則非孟子之創解也審此而此以下四詩續序誤解刺忽之旨其陋不待辨而明矣書刺之義已見靜女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翔將翔佩玉瓊瑤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翔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詩深卷七

五

同車二女也孟姜解見桑中德音即佩玉之聲○男遭女于道而悅之故言有女同車其顏皆如舜華將翔將翔之際又見佩玉有瓊瑤之飾彼美其孟姜乎洵乎顏之美且佩之都矣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翔將翔又聞佩玉之將將彼美其孟姜乎即此德音令我思之不忘矣

有女同車二章○詩意如宋督目送孔父之妻於路

曰美而豔

山有扶蘇

古序刺忽也

續序所美非美然

集傳淫女戲其所私者

辨義易曰先迷失道此詩及下篇是也其所志不復知有德矣

知有德矣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子都之狡見孟子子充殆古之體貌魁梧者歟○女

詩深卷七

六

自擇壻而難其人故言山有扶蘇之菁葱隰有荷華之芳潔今閨人不見子都之狡而乃所見皆狂且何也山有喬松之聳拔隰有游龍之疎放今閨人不見子充之偉而乃所見皆狡童何也

山有扶蘇二章

舊今

古序刺忽也

續序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

集傳此淫女之辭

稗兮稗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稗兮稗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此詩即老女歎之類言其時過不可待如稗兮稗兮

風其吹女叔兮伯兮有以夫道倡予者則予亦和女

矣餘倣此

稗兮二章○昔趙德麟所娶王氏女暮年未嫁詩曰

白藕作花風已秋不堪殘睡更回頭其情思頗類此

雖內有怨女由于不遇標梅及時之盛世而律以守

已之道則其志忽矣

詩深卷七

七

狡童

古序刺忽也

續序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集傳此亦淫女見絕而戲其人之辭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狡童斥其夫也○此反目者之怨辭言彼狡童兮不

與我言兮維子不與言之故使我念之不能餐兮餘

倣此

狡童二章○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則輿脫輻矣是

以言食餐息于男女居室之事其細已甚而離德離

心之禍伏焉故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

而立也與

褰裳

古序思見正也

續序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集傳淫女語其所私者

辨義思見正者思見男女之正也裳褻裳也士昏禮

詩深卷七

六

曰主人乘墨車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有褻褻即幃

裳凡娶婦之車后夫人以翟卿大夫及士之妻皆用

褻但大夫以上女家供之士妻之車則夫家自供之

後漢書刺史舊典傳車垂赤幃裳及賈琮之部命御

者褻之以遠視聽梁曹景宗為領軍出行嘗褻車帷

左右諫之景宗謂所親曰今來揚州作貴人路行開

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坐車中如三日新婦是詩詠

褻裳謂開車之帷門也說詩者因涉漆洧遂以裳為

下裳以褻為揭不知曲禮所云暑無褻裳亦謂開之

以受風若涉水當云揭不得云褰揭高舉也揭竿爲  
旗西柄之揭是也又或通褰爲褰按褰拔取也楚詞  
舉木蘭于中洲史記斬將褰旗皆拔取之義與褰之  
訓開迥異故五臣天台賦游氣高褰注曰褰開也蓋  
褰褰者士始往迎而婦車空故開之以別于迎來者  
使旁觀之耳目不惑卽古人別疑之義及婦從壻降  
自西階而升車于門外乃垂其裳而壻爲之授綏御  
輪焉溱洧言其道之所經非因涉水而褰裳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

詩深卷七

九

且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

目

男悔婚而女思見正故述已志以告之言子惠顧前  
盟而思我則褰裳涉溱以迎矣子不我思豈無他人  
之求乎但改適乃狂童所爲尤而效之是狂童之狂  
也且其可效之哉子惠思我則褰裳涉洧矣子不我  
思豈無他人但如此則狂童之狂也且何忍爲之哉  
褰裳二章○左傳鄭六卿餞韓宣子于郊皆賦子太

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太  
叔拜蓋拜宣子之許已也夫鄭小而晉王盟故太叔  
以爲鄭之附晉猶女之託人亦既申之以盟好矣今  
上卿修好來聘是惠思而涉溱洧也設棄我不思則  
當今如齊如楚豈無他人但爲此則狂童之狂實鄭  
所不敢出者是以宣子感其意而許之乃續序不達  
思正之義影附左傳以大國爲解箋疏遂舉而屬之  
突忽集傳又斥爲淫女而以末語爲謹辭則是太叔  
以狂童謹宣子不幾召怒而挑邦釁哉

詩深卷七

三

丰

古序刺亂也

續序婚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集傳婦人所期之男子已俟夫巷而婦人以有異志

不從既則悔之而作是詩也

辨義雖鳩生有定耦而不相亂因以爲風之始焉此

以下書亂者四篇蓋恬然不知有從一而終之義視

氓蚩之婦又爲下之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衣錦褻衣裳錦褻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裳錦褻裳衣錦褻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俟巷墀俟婦于門外也俟堂升自西階也悔悔盟之

悔背棄也將相將也雞狗亦得將是也○婦人怨其

夫之棄已而思改適故言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既

正夫婦之禮矣今乃悔棄予而不送兮子之昌兮俟

我乎堂兮既申偕老之約矣今乃悔退予而不將兮

是子之有美不彰如衣錦褻衣裳錦褻裳安能甘此

詩深卷七

三

抑鬱也叔兮伯兮駕予與行可矣餘倣此

丰四章

東門之墀

古序刺亂也

續序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集傳門之旁有墀墀外有坂坂上有草識其所與淫

者之居也

辨義不待禮而相奔猶為夫婦此則男女無別故以

亂書

東門之墀茹蘆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此女蠱男之詞言東門之旁有墀茹蘆在其阪上而

子居在焉其室則邇矣但素無洽比而其人甚遠耳

東門之旁有栗其下有踐家室我所居也豈不爾思

子自不我即耳

東門之墀二章○狡童作而丰繼之同車扶蘇擗兮

作而東門之墀又繼之始于忽終于亂堅冰之漸次

也然則雞鳴之不悅德豈非履霜之始歟家人之初

詩深卷七

三

九曰閑有家志未變也上九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

也垂訓切矣

風雨

古序思君子也

續序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集傳淫奔之女言當此之時見其所期之人而心悅

也

風雨淒淒雞鳴啾啾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詩人思君子之久不至而貽此以招之言當風雨淒淒之晨聞雞鳴喑喑之聲寤思為之不夷若既見君子云胡不夷歟况風雨瀟瀟之有聲兼雞鳴膠膠之相雜思益鬱而不瘳若既見君子云胡不瘳歟且風雨甚則天雖明而如晦雞鳴之聲更喑膠而巳此際之思何由喜慰若既見君子云胡不喜歟蓋極言思甚而病以冀其必至也

風雨三章

詩深卷七

三

子衿

古序刺學校廢也

續序亂世則學校不修焉

集傳此亦淫奔之詩

辨義孔氏疏定本云刺學廢也無校字今從之學國學也廢者人君不主其教則師道不尊而士棄其業非毀敗之謂也宮門兩觀謂之闕學宮者師儒所萃教化所興凡講學養老訊囚獻馘諸大政人君不時臨之其有雙闕如宮門之制宜矣況城上安得有闕

今人在國曰城居在野曰鄉居諺語城對鄉言城闕猶云國學所以別於鄉校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青衿學子之所服往往教也音絃誦也青佩士佩瑀

珉而青組綬來來學也古之學者時教必有正業三

月匝一時也○鄭學廢而師儒作此以刺之言青青

子衿悠悠我心之思矣縱我不往教子寧不嗣其絃

詩深卷七

三

誦之音乎青青子佩悠悠我思之長矣縱我不往教

子寧不來學乎蓋士習之輕挑兮放達兮竟在彼城

闕兮是以思子之心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子衿三章○善莪育材先王萃天下之士于學而董

以師儒所謂以賢與道得民者也是故教術出于一

而人材由是興善莪廢而上無禮子衿刺而下無學

矣夫教學之脈不容一日而或絕上弗收其權則下

必分其任其正者守先以待後其邪者非聖而橫議

此古今事勢之必然者也然則後世之聚徒講學其

端兆不已見于此詩歟

揚之水

古序閔無臣也

續序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

集傳淫者相謂

辨義閔無臣者其君之自閔也唐文宗詩曰輦路生秋草上林花滿枝憑高何限意無復侍臣知亦此詩之類也今未知此詩作于何君續序指為閔忽本沿

詩深卷七

三

刺忽之謬但鄭人當公子五爭之際兄弟若寇讎而祭仲高渠彌輩視其君之廢置弑立如奕棋然則作此者疑亦非昭即厲也歟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女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鄭君閔無臣而作此以告其所親暱也言其孤微不足以及制強臣如揚之水不流束楚是以終鮮兄弟惟

子與女之相倚也女慎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女而欲離間之耳餘倣此

揚之水二章○漢獻以討賊託伏完而完終族鄭厲以誅姦付雍糾而糾即尸者豈有他哉其主惛惛于上終鮮兄弟而維予與女故也夫以出口入耳之言相託付非不密矣其受託者自矢無信人言而欲竭智効力焉非不忠矣然一舉一動不為左右之所伺即為妻子之所疑其能倖免乎魯昭公欲去季氏子家以為不可卒之日入慝作雖有子家無如之何也

詩深卷七

三

况昏庸之王羣疑滿腹每于其素所親信者方鯁鯁焉恐其信人言而背已觀子家以言既出口遂求留于公宮以自明其情可見矣卒之所謀雖忠而公屢弗用豈非人實廷女之隱疑橫踞于其側而不解歟出其東門

古序閔亂也

續序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集傳人見淫奔之女而作此詩

辨義此所閔者淫亂之女非淫奔也讀詩自見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

出其闔閭有女如茶雖則如茶匪我思且縞衣茹慮聊可與娛

如雲飾之麗也如茶容之皎也○此詩閔治容之誨淫也言出其東門有女之飾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也蓋縞衣綦巾聊樂我員而留盼于斯胡為哉出其闔閭有女之色如茶雖則如茶匪我思且也蓋縞

詩深卷七

三

衣茹慮聊可與娛而牽情于斯奚益哉

出其東門二章○此篇當與有女同車參觀之彼云德音不忘是既見而猶憶此云匪我思存則當見而不亂逸志善心辨諸此而所謂思無邪者可識矣

野有蔓草

古序思遇時也

續序君之澤不下流民窮于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集傳男女相遇于野田草露之閒故賦其所在以起

興

辨義思遇時者思昏姻之遇合及時也大昏必備六禮其或阨于時勢則殺禮為昏若不期而遇故稱邂逅綢繆曰見此邂逅是也夫禮本重于色然親迎則得妻不親迎則不得妻聖人必有以權其變故人以此問屋廬子孟子謂其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則此中輕重之權衡可識矣惟衰亂之世小民雖有昏姻之約而或困于役或窘于財并不得遂其邂逅之願故此詩作焉甫田詠總角候人詠季女皆曰婉孌猗嗟詠魯莊曰清揚俱少好之稱若因此斥為淫女其可乎

詩深卷七

三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今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此及澤陂俱言有美一人者定耦之稱此則指其所聘而言也○鄭民不得及時昏會而作此言野有蔓草零露漙漙今滋長所以及時也今我有美一人年之

少好清揚婉兮安得邂逅相遇適我室家之願兮野  
有蔓草零露漙漙及時所以滋長也今我有美一人  
婉如清揚正于歸之年矣安得邂逅相遇使有室有  
家而與子偕臧乎

野有蔓草二章○韓詩外傳孔子遭齊程木子于鄉  
傾蓋而語終日顧子路束帛十匹以贈之子路對曰  
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因  
引此詩曰齊程木子天下之賢士吾于是而不贈終  
身不之見也蓋子路以中道相見比于女之無媒故

詩深卷七卷

三

孔子以爲木子之賢而中道贈之譬諸男女之邂逅  
相遇雖非昏禮之正不同無媒之合若必待介紹升  
堂以相見則人事無定將終身不之見也豈不爲失  
時乎說詩者反據此指爲朋友期會而作誤已

溱洧

古序刺亂也

續序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

集傳此詩淫奔者自敘之辭

辨義桑中書奔以其期會行私言之也此則采蘭破

浴浴爲風俗士不識閨家之節女不守閨觀之貞乖  
時並出舉國如狂士女雜沓相謔相贈恬不爲怪非  
亂而何每見通都大集歲時故事相與斂錢賽會歌  
舞備陳凡赴會來觀者夫掖其妻父攜其女雖貴族  
士女有盛飾而游者豈非亂之所由生與聖人錄此  
于經而題曰刺亂垂戒切矣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蘭兮女曰觀乎士曰既  
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  
之以勺藥

詩深卷七卷

三

溱與洧溱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  
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  
之以勺藥

既且以下皆士勸女之往觀而述所已見以動之也  
○鄭俗淫亂故里巷之民歌詠國俗而敘其士女問  
答之詞言溱與洧方春流之渙渙兮士與女方羣出  
而秉蘭兮于時女之未出者問士曰觀乎士答曰既  
且今且偕子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但見維士與  
女伊其相謔又贈之以勺藥也餘倣此



溱洧二章

鄭二十一篇○鄭徙新邑武公其開國之君也緇衣好賢庶幾乃心王室者歟繼以莊公將仲子叔于田刺之害弟誓母人倫廢矣延及文公清人刺之惡臣棄師刑政紊矣羔裘刺朝公族在位奢僞無度可想見矣其風自上如此遵路之思君子雞鳴之刺不悅德先王遺俗猶有存者乃士有同車之歌女有扶蘇擗兮之詠志淫好辟而狡童作焉夫婦之道苦矣蹇裳思見正民之性也惟其不能正室而丰作焉加以

詩深卷七

三

蕩若東門之墀淫辟之罪多矣所以然者風雨之思無殊遵路而學廢于子衿則士習于挑達蓋教化衰微風俗頹敗匪一朝夕之積也試讀揚水之閔無臣乃知莊公紹德愧於緇衣斯其臣踵之以擅朝政忍薄施于母弟斯子孫效之以事兵爭何惑夫民不與仁而習俗偷薄乎猶且東門徒閔其亂野蔓莫慰其思士女之淫風惡能不大肆于溱洧閔哉

詩深卷之七終

齊

巴陵許伯政著

鄭譜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地方百里都營邱周公致太平敷定九畿復夏禹之舊制成王用周公之禮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其子丁公嗣位於

詩深卷八

一

王官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人變風始作

集傳齊國名本少昊時爽鳩氏所居之地在禹貢為青州之域周武王以封太公望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太公姜姓本四岳之後既封於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為大國今青齊淄濰德棣等州是其地也  
辨義周有天下分土建邦同姓之國魯為宗異姓之國齊為大此皆山東諸侯之望而仁義禮樂所漸摩

以成俗者也及王道缺微魯乃有頌周公其哀矣齊詩十有一篇若色荒若禽荒廢親迎恣內亂者竟居其九而魯亦並染其汚焉然則先王之風化所以經夫婦厚人倫于以刑百辟而毋或封靡于爾邦者今安在哉蓋始于風教之衰終以人倫之廢其漸然也是故亂雅莫淫于鄭聲而以齊風次之有以也夫

雞鳴

古序思賢妃也

續序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之道

詩深卷八

二

焉

集傳賢妃當夙興之時心常恐晚故聞其似者而以爲真非其心存警畏而不畱于逸欲何以能此故詩人敘其事以美之也

辨義據古序變風作於厲幽之世惟鄘柏舟唐蟋蟀秦車鄰陳宛邱衡門及檜詩四篇餘皆東遷後之詩也續序以此篇及還屬哀公未知何據鄭箋又指著與兩東方皆當哀公政衰懿王烹之齊之變風始作尤屬附會且續序以此詩陳賢妃警戒相成之道集

傳因分爲初告再告三告但賢妃既心常恐晚聞蠅聲誤以爲雞聲諄諄相告則當雞之既鳴必夙興以待旦不至又誤月光爲朝光爲之再告何肯遲至蟲飛薨薨之候猶同寢於君側而三告之果如其說是口雖屢告身實安卧不留於逸欲者斷不出此矣况雞未鳴之先必無蒼蠅之聲何由聞其似者而以爲眞哉蓋人臣雞鳴來朝辨色入朝人君日出視朝皆常期也今雞既鳴且有蠅聲東方明兼有日出之光正末夏初秋望後晦前之晨景乃百蟲皆作猶然同

詩深卷八

三

夢詩人所以思賢妃也大抵甘與同夢子故子憎其言狎暱女盡專寵之情形宛然見於言下是謂王文而諷諫

鷄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鷄則鳴蒼蠅之聲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昌衣冠劍珮之盛以辨色言之○詩人憂其君之色

荒晏朝而思賢妃以告之言鷄既鳴矣則來朝者既盈矣今匪但鷄之則鳴且有蒼蠅之聲東方明矣則

入朝者既昌矣今匪但東方則明先有日出之光以故百蟲皆作飛聲薨薨予卽甘與子同夢會朝者且及朝歸之候矣俟君不出無庶以予故而子憎也  
鷄鳴三章

還

古序刺荒也

續序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于田獵謂之賢閑于馳逐謂之好焉

集傳獵者交錯于道路且相稱譽如此而不自知其

詩深卷八

四

非也則其俗之不美可見而其來亦必有所自矣

子之還兮遭我乎狝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

儂兮

子之茂兮遭我乎狝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

好兮

子之昌兮遭我乎狝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

臧兮

齊俗喜獵較而里巷之民作此歌言子之還便兮前日遭我乎狝山之間兮相與並驅從兩肩兮猶且揖

我謂我之儂利兮餘做此

還三章○詩意揚人以譽已不但謂並驅中原未知

鹿死誰手蓋曰子雖賢尙遜我一籌耳夸詐之習氣

宛然

著

古序刺時也

續序時不親迎也

集傳時齊俗不親迎故女至壻門始見其俟已也

辨義充耳之制天子玉璜諸侯以石其統人君五色

詩深卷八

五

臣則三色然則此詩所刺者蓋卿大夫之家也禮稱

國君冕而親迎士爵弁漢人亦稱大夫以上親迎冕

服則其有充耳可知矣夫弁冕所以敬大昏今不親

迎而徒盛其服飾是逐末而忘本故詩人刺之序書

刺時則不但齊俗爲然也

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俟我于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

俟我于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乎而者僅此之詞○時俗不親迎故詩人託于婦至

之詞以刺之言不親迎而俟我于著乎而惟是充耳

之統則以素絲乎而其所尚之者則以瓊華乎而服

雖盛而豈禮也哉餘做此

著三章

東方之日

古序刺衰也

續序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集傳辨說云此男女淫奔者所自作非有刺也

辨義衰者風之衰卽就詩教言之蓋風始于經夫婦

詩深卷八

六

關雎之德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其盛爲桃夭

爲鵲巢爲車牽風變至于此詩其旨諧而弗莊其情

狎而弗敬則風教之衰甚矣續序以衰爲君臣失道

而斥詩爲淫奔妄已書刺之義已見靜女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卽兮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在我室勝旣布席于奧夫入于室卽席其時婦在室

中尊西南面也履躡隨也履我卽饋告具壻乃揖婦

卽對筵皆坐也闥房戶也在我闥用卷之後壻出脫

服于房婦亦脫服于室婿乃入親脫婦纓是在房戶之間也脫寫曰發揚子方言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發是發即脫服也○此齊俗新昏者合登之歌言女年之少如東方之初日兮今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願履我而即席兮女容之盛如東方之滿日兮今彼姝者子在我闈兮在我闈兮願履我而發其服兮

東方之日二章

東方未明

詩深卷八

七

古序刺無節也

續序朝廷與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集傳此詩人刺其君與居無節號令不時

辨義天地節而四時成人君召令不時即無節也續序因言未明求衣以無節屬之與居以不能辰夜歸咎于挈壺氏逐句生解陋甚矣集傳之釋末章似譏其君狂夫之不若恐亦無是理按春秋傳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其言與無節相合疑此亦刺

襄公之詩序主闡發其義故書法如此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

詩人刺其君之召令無節而作此言東方未明顛倒以求衣裳可謂早矣乃顛之倒之自公召之是猶責其不早也東方未晞顛倒裳衣不為晚矣乃倒之顛之自公令之是猶責其太晚也夫召令有時譬如折柳樊圃以為限雖狂夫亦瞿瞿而不敢越今不能辰夜則臣下罔攸稟令不失之夙則失之暮其何所遵守乎

詩深卷八

八

東方未明三章

南山

古序刺襄公也

續序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集傳此詩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也辨義續序蓋以曷懷曷從曷鞠曷極解為大夫不忍懷祿相從坐視其鞠極故云作詩去之今玩前一章

刺其恃高縱淫而懷既嫁之女不顧匹耦而從有夫之婦語意猶泛後二章言及不可告父母通媒灼乃見其鳥獸之行神人胥憤若移而屬之魯桓是輕詰元惡聲討于被害之人非情理之允也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葛屨五兩冠綵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執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

詩深卷八

九

止曷又鞠止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

止曷又極止

襄公淫于文姜而齊人刺之言其恃高位以求邪色

如南山崔崔雄狐綏綏不思魯道有蕩齊子則由歸

矣既曰歸止是既嫁之女也曷又懷止乎物各有耦

如葛屨五兩冠綵雙止今魯道有蕩齊子則庸止矣

既曰庸止是有夫之婦也曷又從止乎況蕪麻如之

何必橫縱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則

齊子非可告父母者曷又窮淫若此乎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則齊子非媒可得者曷又極欲若此乎

南山四章

甫田

古序大夫刺襄公也

續序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

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集傳以戒時人厭小而務大忽近而圖遠將徒勞而

詩深卷八

十一

無功也

辨義此詩與衡門鶴鳴相似衡門書誘鶴鳴書誨可

知為人臣陳善納誨之詩也此則閉邪糾繆義當書

刺然但書刺襄恐讀者未由知其所刺何事故特書

大夫而其為廷臣風諫之作讀序則知之矣

無田甫田維莠騶騶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維莠稂稂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婉兮變兮總角卅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襄公荒心于遠大而大夫陳此以刺之言量力而行

者必無田甫田力不給而貪爲之則維莠騶騶維莠

桀桀矣度勢而謀者必無思遠人勢不通而妄求之

徒勞心切切勞心怛怛耳故事貴循序漸進如婉兮

變兮總角卅兮乃未幾見兮突而弁兮此豈欲速助

長使之然歟

甫田三章○春秋之初其詩如此見理分明猶有先

王之澤

盧令

古序刺荒也

詩深卷八

十一

續序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

古以風焉

集傳此詩大意與還畧同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盧重環其人美且鬢

盧重鉤其人美且偲

齊俗競走狗而里巷之民作此歌言家有盧令令其

人多豪俠而尚意氣我知其美且仁也家有盧重環

其人多矜貴而好修飾我知其美且鬢也家有盧重

鉤其人多材武而偉儀表我知其美且偲也

盧令三章

做笱

古序刺文姜也

續序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

爲二國患焉

集傳齊人以做笱不能制大魚比魯莊公不能防閑

文姜故歸齊而從之者眾也

辨義續序謂此詩惡魯桓之微弱集傳以爲刺莊公

詩深卷八

三

之不能防閑其母皆就做笱生義然不如古序刺文

姜之確也蓋魯桓不聽申繻之諫而與姜氏如齊其

咎不在微弱况詩稱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如雨如水

明指文姜之屢會齊侯而言事在桓公被害以後奈

何以不能防閑惡之哉至于魯莊卽位去諸兒被弑

中間八年矣觀春秋所書築王姬之館會伐衛之師

次滑以謀紀難而不敢救狩禚以會齊人而不知羞

受衛俘之歸忍邾降之辱而姜氏之往會齊侯者又

不一書而足焉是魯莊忘親事仇方謂殺父之大怨

請誅一彭生卽足以除之由此屈節媚齊陷母于極  
惡陰利其往來兩國以結歡夫豈力不足于防閑實  
不欲防之而且縱之以逢其欲昔人謂唐中宗衛靈  
公皆下愚魯莊又有甚焉孟子曰不仁不智無禮無  
義人役也其斯之謂矣使其稍知痛父但以母故力  
不能防則當襄弑姜薨之後亦宜懲往易轍乃姜死  
甫踰年身自如齊納幣加以觀社遇穀盟扈猶恐媚  
齊之未至爲丹桓楹刻桓桷以侈逆婦朝廟之觀而  
媚以大夫宗婦之觀幣喪心至此則其裕母蠱以事

詩深卷八

三

仇罪狀益著而第以不能防閑譏之惡足以蔽厥辜  
歎夫禮義廉恥國之四維文姜身爲國母而喪恥徇  
欲時諺比人之無行者有云破網裹髮敝笱之刺其  
義亦猶是耳

敝笱在梁其魚魴鱓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敝笱在梁其魚魴鱓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此詩刺文姜之無恥也言其敗防蕩檢以放縱其淫  
惡如敝笱在梁其魚魴鱓是以齊子歸止盛其從者

出如雲之輕至如雨之驟來如水之源源不絕也  
敝笱三章

載驅

古序齊人刺襄公也

續序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馳于通道大都與文姜  
淫播其惡于萬民焉

集傳齊人刺文姜乘此車而來會襄公也

辨義序詩之例鄭詩不書鄭齊詩不書齊而此篇獨  
繫之齊人正恐讀者但見詩稱齊子不辨其何以刺

詩深卷八

四

襄故加齊人以著之使知載驅若指文姜當其發夕  
于魯齊人何從見其薄薄惟屬之襄公則知簞蒹者  
國君之路車非夫人之翟蒹因以知齊人目擊襄公  
之薄薄載驅遂想見齊子之發夕魯道而後詩意了  
然可謂發淫人隱微深錮之疾而善言其情狀矣

載驅薄薄簞蒹朱韞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四驪濟濟垂轡灑灑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汶水滔滔行人儻儻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發夕宵發也○此刺襄公之無恥也言其始而疾行  
載驅薄薄急駕簞第朱韜以往惟恐後期也遙思魯  
道有蕩齊子亦發夕而來矣漸而徐行四驪濟濟垂  
轡瀾瀾恬肆自得也遙思魯道有蕩齊子亦豈弟而  
至矣及其既至當以水湯湯之旁有行人彭彭之衆  
而于魯道有蕩與齊子共翱翔焉雖指目環集而不  
顧矣餘倣此

載驅四章

倚嗟

詩深卷八

五

古序刺魯莊公也

續序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  
閑其母夫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

集傳齊人極道魯莊公威儀技藝之美如此所以刺  
其不能以禮防閑其母若曰惜乎其獨少此耳

倚嗟昌兮頌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踰兮射  
則臧兮

倚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  
我甥兮

倚嗟變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  
禦亂兮

魯莊公阿母意以事仇故齊人因射事以刺之言倚  
嗟貌之昌兮形體則頌而長兮揖讓則抑若揚兮番  
固則美目揚兮升降則巧趨踰兮是以射則臧兮倚  
嗟才之可名兮美目之揚由氣之清兮抑揚趨踰由  
儀之既成兮是以射之臧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矣  
我君之甥兮倚嗟年之變如兮清揚婉兮亦既舞則  
選兮又能射則貫兮則四矢之反兮曷以禦外侮之

詩深卷八

去

亂兮

倚嗟三章○諸兒之弒兆已見於此詩蓋國人之共  
憤也久矣當合刺無節以下細究之

齊十一篇○太公之封于齊豈非與魯共秉周禮以  
治其國者哉自周德既衰齊風亦變其上有色荒之  
君而雞鳴作其下有禽荒之俗而還作讀著而知其  
禮廢于親迎讀東方之曰而知其化衰于正始讀東  
方未明而知其政令之無常則是君臣朝野之間相  
與簡棄禮法以從事而南山之內亂遂由是以興焉

猶且君心日荒于功利而甫田刺之民俗日趨于奢  
詐而盧令歌之先王之所以教者益致消亡矣乃傲  
笥載驅罪大惡極而秉禮之邦不恥于爲役此猗嗟  
所以刺也孟子曰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其斯之  
謂歟又曰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其序詩之旨與

詩深卷八

七

詩深卷之八終

詩深卷之九

魏

巴陵許伯政著

鄭譜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昔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及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修德於民教以義方其與秦晉鄰國日見

詩深卷九

侵削國人憂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自爾而後晉有魏氏

集傳魏國名本舜禹故都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河曲北涉汾水其地陔隘而民貧俗儉蓋有聖賢之遺風焉周初以封同姓後為晉獻公所滅而取其地今河中府解州即其地也蘇氏曰魏地入晉久矣其詩疑皆為晉而作故列於唐風之前猶邶鄘之於衛也今案篇中公行公路公族皆晉官疑

實晉詩又恐魏亦嘗有此官蓋不可考矣

辨義魏之始封及傳國世次俱莫可考惟春秋傳載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則魏亦武王下車之所封矣迄魯閔公元年為晉獻所滅蓋自平王初年至此已百有餘歲是其變詩七篇亦作于東遷之後今反覆誦之類皆傷夫變古廢禮貪利病民之所由作是故諸國之風衛以外傷人倫之廢者莫如齊而齊以下哀刑政之苛者莫如魏此魏之所以次齊也其國雖滅其詩具存觀其所以吟咏而哀思者悉民之性先王之澤于斯可見聖人安得而不錄之

詩深卷九

葛屨

古序刺褊也

續序魏地陔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集傳此詩疑即縫裳之女所作

辨義續序於魏唐之首篇獨詳其民俗緣左氏季札觀樂之文魏曰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王唐曰憂深思遠有陶唐之遺民遂附會其說不知唐

魏之勤儉由其地瘠民貧異於沃土故耳夫水土之風氣雖殊而王者道以德齊以禮則民行不囿于習俗其好尚自無過不及之差世教衰民不興行勤儉之風遂流爲褊晉沃土之民遂習于淫侈此所以國異政家殊俗也考鄭衛唐魏之俗者當於斯乎察之卽如使女縫裳亦違禮之小者而詩人刺其褊心何哉先王制禮小大由之有國有家者本此制心而循之以應酬萬事則條理精密之中有以裕其廣大和平之氣象而措之則正施之則順矣昔子夏問政孔

詩深卷九

三

子以無欲速無見小利告之然則心之所以褊者欲速見小乃其病本也鄭譜以儉約之化原於舜禹豈非訓詁之陋識哉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褊之好人服之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揅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此刺褊之詩言糾葛屨可以履霜而非其時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而非其禮其意不過要之褊之好人服之以美觀耳自好人之外觀言之提提安舒宛然

左辟佩其象揅非不美矣維是褊急之心欲速無禮是以爲刺而可弗戒歟

葛屨二章

汾沮如

古序刺儉也

續序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集傳此亦刺儉不中禮之詩

辨義國有六職而婦功與焉故王后有親桑之禮況其下者乎雖然三推三纒所以不忘小人之依而以

詩深卷九

四

身勞之也至于利不可專則受大者不取小使偏于儉斯難乎爲下矣孔子曰儉則固專言刺儉則不中禮可知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

公路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

公行

彼汾一曲言采其蕢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

公族

此刺貴家之女而親臣妾之職是偏于儉也言彼汾  
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論其勤儉美無度矣美雖  
無度而所親者殊異乎公路之職也彼汾一方言采  
其桑彼其之子瞻其儀容美如英矣美雖如英而所  
事者殊異乎公行之女也彼汾一曲言采其蕢彼其  
之子仰其人品美如玉矣美雖如玉而所為者殊異  
乎公族之體也

汾沮洳三章

園有桃

詩深卷九

五

古序刺時也

續序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賈不能用其民  
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集傳詩人憂其君國小而無政故作是詩

辨義續序極支離而集傳節取之然所謂國小無政  
求諸詩中未見確義又以園桃興歌謠而無所取義  
則詩情益泛濫而莫知所謂矣孟獻子曰畜馬乘不  
察于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况桃棘乎公儀休相  
魯不欲奪園夫之利誠以君相者導大利而布之民

者也惟導利之權總于上公之而下私則治野人養  
君子分誼明而體統正雖有貪夫無可肆其侵奪若  
使貴勢之家下侵民利析及秋毫必至貧氓之生計  
日蹙此詩人所以憂也書曰刺時則豈獨魏俗有是  
哉

園有桃其實之般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  
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  
知之蓋亦勿思

詩深卷九

六

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  
誰知之蓋亦勿思

歌謠以行國即指此詩曰驕曰罔極言時人反責其  
侈肆不知節儉也○此刺專利之詩言貴家之園有  
桃利其實之為般是以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以風之  
不知我者將謂我本土也而反驕侈彼人之勤儉是  
哉子曰亦何其也然則心之憂矣其誰能知之其誰  
知之蓋亦勿思其樊耳餘倣此

園有桃二章

涉帖

古序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

續序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集傳孝子行役不忘其親

辨義詩稱猶來無止猶來無棄則其遠行從役必有不得已於此者矣然作詩之志主于思親非若揚水搗羽為刺其上而作故以孝子書之孔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讀此可以見其善體親心合凱風觀之莫

詩深卷九

非先王之澤也

陟彼帖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

旃哉猶來無止

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

旃哉猶來無棄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

旃哉猶來無死

陟帖三章○詩意與小雅杖杜後二章相似不注自

見

十畝之間

古序刺時也

續序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集傳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于其朝而思與其友歸于農圃故其詞如此

辨義續序甚陋集傳尤誤蓋詩所以書刺時者當時廢井田之法於公田十畝外稅其廩及私田故魏民懷其舊俗而作此也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詩深卷九

八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周人徹法八家同井中田有廬蓋取公田百畝中之

二十畝而八分之所謂五畝之宅一畝半在田也是

故每夫一廩私田百畝公田十畝其制廬舍在內公

田次之私田在外詩言十畝者公田也其間廬舍也

其外私田也宅傍樹桑匹婦蠶之所謂桑者也○徹

田廢而民無以安其業故語其同井者曰在昔十畝

之間兮室廬所在桑者于此閑閑兮故日入而息行

與子還兮十畝之外兮饁彼南畝桑者于此泄泄兮

故日出而作行與子遊兮而今女可得歟

十畝之間二章

伐檀

古序刺貪也

續序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仕進爾

集傳後世若徐穉之流非其力不食其厲志蓋如此

辨義詩意分明集傳誤甚孔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

穀恥也此詩所刺是也讀此知魏之井地廢世祿猶

行與滕相似也

詩深卷九

九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兮彼君

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

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漪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

子兮不素煖兮

猗嗟歎聲三百廛大國之卿田也每井八夫每夫一

廛助耕公田八十畝而制祿出焉故以屢計之重民

力也大國卿田三千二百畝共三百二十廛言三百

舉成數也三百億總結之數取禾者兼總結納之也

又三千二百畝以漢志準之畝收一石有半則四千

八百石也大約每井供八困每困十五石三百困亦

舉成數耳貍特鶉所以供鼎實也君子有道之稱〇

此刺貪夫倖祿之詩言其矯飾虛聲無濟實用如坎

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徒望河水之清且漣而猗

詩深卷九

十

嗟之猶然坐糜廩粟不稼不穡胡取禾於三百廛兮

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此縣貍兮彼君子兮必不若

是之素餐兮餘做此

伐檀三章。語云閉戶造車出門合轍言任重致遠

之具修之在我非將為車而先問道之夷險廣狹以

曲就之也况肯枉用其力于河干歟蓋舟楫非以行

陸輪輻非以濟川特非其具而倖有功者鮮矣于此

而轉歎河之深道之阻欺世乎欺已乎不過貪得苟

食之鄙志使之然耳然則檀車豈不足以利天下哉

唐醫耳食古方聞桂附之捷于已疾而妄投于熱證其疾益增則歎曰非吾方之不古而爾恙之難療因之索質弗已卽主人亦蔽于其說而莫之非也三代以下士之竊斯術以巧取于世者不鮮有志爲君子者烏可不三復于斯篇

碩鼠

古序刺重斂也

續序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于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詩深卷九

十一

集傳民困于食殘之政故託言大鼠害已而去之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

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

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

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顧顧惜也德加恩也直伸恕也勞撫字也永號催科

追呼之聲也○魏民刺重斂故託言碩鼠碩鼠無食

我黍自三歲以來習貫于女而莫我肯顧則竟成無厭之求矣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庶爰得我所以安其業耳碩鼠碩鼠無食我麥自歲歲貫女而莫我肯德則無復加恩之望矣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庶爰得我直以愬其苦耳碩鼠碩鼠無食我苗自三歲貫女而莫我肯勞則不勝催科之擾矣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女復誰之永號而追呼不已乎

碩鼠三章○先王取民有制而後人之更制重斂必

詩深卷九

十二

有其始詩稱三歲貫女則前乎此者未嘗有是此春秋所以書初稅畝也夫始望其我顧謂惻然顧恤其身家而仍循舊制也莫我顧則加徵歲爲常額而民不得所矣然猶冀于歲額之常或孤貧復除或以年蠲免是猶我德也莫我德而稱貸以益苦情不獲直矣所冀者催科之中猶存撫字用一緩一則猶我勞也至于莫我勞而追呼日迫惟聞永號之聲矣不得已而去之有業可安則得我所也卽不然而苦情或可直也又不然而十室九空永號之聲復向誰追呼



于日暮也噫爲民上而使民至此其謂之碩鼠也固宜

魏七篇○孔子序詩之時魏之滅久矣而其詩尚在存亡之故可得而考焉夫國之亡也必先去其禮君德民風覘其一可以知其他是故褊若葛屨則使人不以道急遽而乖其所以序儉若汾沮洳則貴賤無等苛細而失其所以理其禮亡矣於是貴勢之家專利自封而桃園刺之行役之民憂我父母而陟岵思之又況井地授田先王之大經大法而竟使十畝之間斯民不得樂其樂利其利焉當是時雖有善者難與圖存而且朝有伐檀之貪人雖有小惠民弗懷之而且野有碩鼠之重斂國欲不亡其可得歟

詩深卷九

十三

詩深卷之十

唐

巴陵許伯政著

鄭譜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日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爲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恆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至會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於今當周

詩深卷十

一

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會孫僖侯甚畜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集傳唐國名本帝堯舊都在禹貢冀州之域太行恆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周成王以封弟叔虞爲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乃改國號曰晉後徙曲沃又徙居絳其地土瘠民貧勤儉質朴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焉其詩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蓋仍其始封之舊號耳唐叔所都在今太原府曲沃及絳皆在今絳州辨義叔虞以成王母弟受封於堯之舊都建國曰唐

其子燮因晉水而改號曰晉或亦若衛土之稱沫邦

及相沿既久遂名晉而不名唐焉至孔子序詩於其

篇端悉繫晉而仍以唐題其國號何哉封建王者之

大權也叔虞之封成王分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

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詰而封於夏墟則帶

礪之盟天府藏之與國無窮如之何其可改也使先

王分土建邦而侯氏之子孫擅改其封號是大放王

命以于天討矣故楚僭王號而作春秋仍書子晉更

國號而序變風仍書唐其義一也且諸國之風棄王

詩深卷十

二

命而改封號者唯晉不告王而分國專封者唯晉釀

弑君篡國之禍而賂王襲封者唯晉然則唯名與器

不可以假人序詩之垂訓大矣其次於齊魏之後卽

循前王分封之先後爲序集傳以爲仍其始封之舊

號庶幾得之若續序所云憂深思遠儉而用禮有堯

遺風已屬訓詁之鑿說而鄭譜更爲洪水九年殺禮

救厄之論以附會之其鑿尤甚曷思廣谷大川異制

民生其間者異俗豈皆先聖之遺風使然哉

蟋蟀

古序刺晉僖公也

續序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  
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  
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集傳唐俗勤儉故其民間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及其  
歲晚務閑之時乃敢相與燕飲為樂

辨義續序集傳均與詩之本旨相背讀者辨之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職  
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詩深卷十

三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太康職  
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惰無已太康職  
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僖公荒于樂而晉人刺之言蟋蟀在堂歲聿其暮今  
我不暫樂則日月其除而嗣歲又興矣今君無已太

康乎宜循職而敬思其居也如謂好樂無荒其居則  
良士必瞿瞿而心驚矣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

樂則日月其邁而無暇為樂矣今君無已太康乎宜

循職而周思其外也如謂好樂無荒其外則良士益  
蹶蹶而震動矣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則日  
月其惰而百為又起矣今君無已太康乎宜循職而  
遠思其憂也如謂好樂無荒其憂則良士宜休休以  
自逸矣

蟋蟀三章

山有樞

古序刺晉昭公也

續序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

詩深卷十

四

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掃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  
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

集傳此亦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

辨義續序之淺拙于此篇可盡見其底蘊朱子嘗論  
詩所以興起人處全在興如山有樞陽有榆別無意

義只是興起子有車馬子有衣裳耳竊謂詩之能興  
起人者由性情之感動雖樵夫牧豎當其觸物興懷

各有志之所之以發于嗟歎形于咏歌即如孺子滄  
浪之歌言最淺近而意味悠長聽之發人深省緣其

天機洋溢活潑潑地故也若別無意義止取一二字之呼應爲興則誦者方厭其牽合無味又何能使興起人處全在此此論未免疑誤後人也細玩此詩比而非興若舍是求之則辭意汗漫無所歸宿如續序之逐句立解而已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山有栲隰有柎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詩深卷十

五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晉人憂昭公之孤立將亡而作此以刺之言國之有人如山有樞隰有榆惟所用之今子有衣裳可以章德而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可以庸賢而弗馳弗驅一旦眾畔親離宛其死矣徒爲他人是愉耳又如山有栲隰有柎惟人取之今子有廷內可速諸父諸舅而弗灑弗埽子有鐘鼓可樂羣臣嘉賓而弗鼓弗考一且宛其死矣徒爲他人是保耳又如山有漆隰有栗

惟人采之今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而人之好我且以永日而和樂是湛一旦宛其死矣但見他人入室耳

山有樞三章。易稱亢之致悔也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蓋惟其知存不知亡知得不知喪而喪亡隨之矣自古亡國未嘗無人興主之所取皆亡主之所棄觀于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則他人是愉者豈惟區區之貨力哉卽以貨力言之鹿臺之財鉅橋之粟殷斂怨以聚之周卽資之以資善人而服萬姓人知財粟爲紂物不知善人皆紂臣也或聚或散或吝或予一轉移間而仁暴異用知此鮮不興昧此鮮不亡誦是詩者其可不三復歟

詩深卷十

六

揚之水

古序刺晉昭公也

續序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集傳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於曲沃是桓叔其後沃盛彊而晉微弱國人將叛而歸之故此詩

辨義考左傳及史記晉昭公當平王之二十六年封桓叔于曲沃沃雖漸彊晉傳六世至緡而後武公伐晉滅之其先六七十年晉人屢攻沃師而拒之未有叛晉歸沃之情事使當昭公時國人皆欲叛晉歸沃則桓叔早已得志何待武公續序繆解此詩而集傳從之誤已竊謂詩人卽物比喻各有攸當卽如均此揚之水然言不流束薪可知強臣逆命于下而威令不能行之若揚水之中白石鑿鑿則是強梁磐踞掣肘於內豈但不能流之而已乎桓叔雖強梗不臣分

詩深卷十

七

封在外非君側之惡與喻意不類且其恃強叛晉與師侵伐並非陰謀有何不敢告人之有細玩詩意殆爲潘父之將謀弑逆而作歟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子昭公也從子于沃不敢斥言弑逆也君子指賊臣

之稱桓叔而言也○晉人知潘父將弑昭公以納桓叔而作此言其乘主弱而磐桓如揚之水中有白石鑿鑿將盜此素衣朱襮從子于沃以獻媚曰既見君子云何不樂也揚之水中有白石皓皓將竊此素衣朱繡從子于鵠以邀功曰既見君子云何其憂也揚之水白石粼粼逆形已見而事急矣是以我聞其有命不敢以告人而來告于君也

揚之水三章

椒聊

詩深卷十

八

古序刺晉昭公也

續序君子見沃之盛強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集傳此不知其所指序亦以爲沃也

辨義讀此益知晉人無叛晉之情而白石之非比沃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

且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

且

晉人憂沃之益強而作此以刺昭公言椒聊之實其蕃衍既盈升矣彼其之子其碩大既無朋矣然則無朋之勢將如椒聊且必至遠條且豈但盈升而已哉餘倣此

椒聊二章

網繆

古序刺晉亂也

續序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

詩深卷十

九

集傳國亂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遂其昏姻之禮者詩人敘其婦語夫之詞

辨義唐人遭亂而有新昏別之詩亦此篇之類也集

傳沿續序而誤耳夫庶民雖貧既得遂其昏姻之願

何至合昏之夕三星在天方束薪於野且束薪何以

稱網繆而詩意何所取興于束薪哉如謂其喜甚自

慶則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謔浪甚矣

網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

此良人何

網繆束薪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網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晉民逢亂新昏者有別離之憂而歌此言此夜之綱

繆如束薪雖聚而必散故仰見三星在天而歎今夕

何夕見此良人也子兮子兮此身未分明其如此良

人何此夕之綱繆如束芻故仰見三星在戶而歎今

夕何夕見此邂逅也子兮子兮相對如夢寐其如此

詩深卷十

十

邂逅何此夕之綱繆如束楚故仰見三星在戶而歎

今夕何夕見此粲者也子兮子兮夕昏晨告別其如

此粲者何

網繆三章

杖杜

古序刺時也

續序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

為沃所并爾

集傳此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于人之詞

辨義續序穿鑿集傳得之

有杜之杜其葉清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依焉

有杜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畏畏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依焉

無兄弟者不見恤于人而作此以刺時言有杜之杜  
其葉清滑以相蔭今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  
同父之枝葉相庇也嗟行之人目擊踽踽之况胡不  
比焉人無兄弟窮于無告矣胡不依焉餘倣此

詩深卷十

十一

杜杜二章。生而無兄弟者天也惟先王之世本俗  
以安之重兄弟之聯八刑以糾之嚴不恤不任之禁  
而鄉田同井比閭相賙雖有孤生之民亦自忘其畏  
踽之苦迄於衰世親睦道缺而後其民覩物愴懷歎  
無兄弟之大可哀也輔氏遂以爲有常棣之遺意庶  
幾大序所謂厚人倫者不知常棣所云永歎無戎指  
急難外侮揆諸分義非良朋所能助者言之卽如律  
法五服之親得相容隱其兄受侮弟可還毆每有良  
朋不從此例也若此詩曰比曰飲所望者里黨之周

助正先王所以教厚使指他人不如同父爲厚人倫  
則將使人獨親其親獨子其子以長偷薄之俗烏可  
以爲訓歟

羔裘

古序刺時也

續序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集傳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

辨義古者開國承家子孫世及而民皆服從其政教  
歷久不渝者無他焉民之所居卽其居故厚下以安

詩深卷十

十一

宅而藏身無不固民之所究卽其究故罔拂百姓以  
從己之欲而詢謀鮮不同及其變也哀刑政之苛者  
吟詠性情以諷其上如此所謂達於事變懷其舊俗  
也豈非先王之澤哉書曰刺時其感深矣  
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羔裘豹袂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居謂居處究謂究圖居居究究如于時處處于時言  
言疊文以足意也。大夫浚民于私邑而其民刺之  
言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其所居久矣豈無他人維子

之故家是念也羔裘豹褻自我人究其所究久矣豈無他人維子之舊好難忘也

羔裘二章

鴉羽

古序刺時也

續序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集傳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

辨義孟子曰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父母詩

詩深卷十

三

所刺是也

肅肅鴉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

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肅肅鴉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

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肅肅鴉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

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時君奪農時以役民而其民刺之言我之不得所如

肅肅鴉羽集于苞栩皆由王事靡盬使我不能及時

蓺稷黍則父母何怙矣悠悠蒼天曷其有所乎餘做

此

鴉羽三章

無衣

古序美晉武公也

續序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集傳史記曲沃桓叔之孫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

器賂周釐王王以武公為晉君列於諸侯此詩蓋述

詩深卷十

五

其請命之意

辨義朱子辨說云此詩非武公自述其請命之意即

詩人著其事而陰刺之序以為美則是獎姦誨盜故

特辨之以正人心誅賊黨庶幾大序所謂正得失者

而以附于春秋之義論可謂正矣但此詩之美晉武

作者美之非序者美之也且里巷淫邪之詩皆愚夫

愚婦自道其荒淫之實無所恥諱故正其失而書刺

至于亂賊之黨乃當世之姦回具過人之才智既已

悖逆君親戕滅倫理又相與昧心獻諛以苟富貴使



不聲其獻諛之罪而但責其所美之非既失討矣又指爲詩人陰刺之將使讀者認賊黨爲忠良徒欲歸罪於元惡而反故出其黨羽春秋之義安在若更指爲武公自述請命之意則賊黨益脫然于議外所謂正得失者又安在夫符命之作美新室也九錫之文美魏公也而作者之罪遂昭揭于萬世而不可揜此序之書法亦若是而已是故春秋成而亂賊懼者如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當時魯人書於史冊本以爲美事聖人亦據事

詩深卷十

五

直書之然讀之者苟知仲子乃惠公之妾桓公乃弑兄自立之人則王之歸賵錫命其非固不待言而宰咺榮叔身爲王臣覲然銜命以來其庸鄙鮮恥之面目如將見之矣又如趙穿弑君而書盾許止不嘗藥而書弑後世之人但知盾爲穿兄而位則正卿止爲賈子而手自進藥雖欲肆其無父無君之心代爲辨雪而無詞可措焉蓋惟聖人有以洞燭其隱微善發其情狀于以詔示來世俾姦回之人自懼其有欺難售無地自容而廢然消沮斯之謂誅賊黨正人心故

曰爲人君而不通于春秋之義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去豈不得其情徒忿然書之爲讒爲賊遂能讐懾之使愚而不敢發哉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煥兮

子武公也○武公既請命而受服以歸故其黨美之言前此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餘倣此

無衣二章○豈曰無衣云者言子力自足以取此不

詩深卷十

七

過餌此共主之空名以箝制羣口而莫如子何耳卽此一語無君無王之肺肝畢露矣莽操之竊國旣已廢弑由己又必僞爲遜讓願爲周公而不能遂明農之志願爲文王而不能終服事之誠噫何其自欺也此詩之情事雖殊鬼蜮之伎倆則一聖人錄之于經所以揭其情狀昭示萬世故嘗稱患失者曰鄙夫譏舞佞者曰是可忍忍則鄙鄙則忍千古小人之爰書定矣

有杕之杜

古序刺晉武公也

續序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集傳此人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

辨義續序仍率用杜篇以為之說陋甚矣孟子曰

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此詩之刺意如之集傳非也

有杜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

飲食之

有杜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

飲食之

詩深卷十

七

杜赤棠也其實酸澀噬飲食也○詩人刺武公之悅

賢而弗能養也言有杜之杜生于道左而行人弗顧

彼君子兮豈以飲食而肯適我哉但君果中心好之

曷飲食之以致其養也餘倣此

有杜之杜二章○堯養舜于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

上位可見人主之于賢將欲舉之必先養之然使其

終不能舉則公養之仕非君子來遊之本志是以未

嘗有所終三年淹况井不能養乎聖人錄此乃世變

之大者變而彌下濁世公子以養士稱佳方術雜技

亦國士自命于是飲食之恩重而道德之風邈矣

葛生

古序刺晉獻公也

續序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集傳婦人以其夫之久從征役而不歸

辨義周禮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為之圖令國民

族葬而掌其禁令家人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今按

此悼亡之詩而書刺獻公者續序所云好攻戰是也

凡好戰之君孤人之子寡人之妻而弗顧陳此于其

詩深卷十

六

前有不怍怍心惻乎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其謂是歟

葛生蒙楚葛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葛生蒙棘葛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誰與獨處猶言何人伴孤寂誰與獨且猶言誰適為

容皆引起歸于其室之意也枕粲衾爛蓋新昏未久

者其居其室即野域也○婦人悼其夫死於攻戰不

得族葬故哭於其墓而作此以自矢言葛生蒙楚而  
藪亦蔓于野矣予美亡葬於此其誰與獨處乎葛生  
蒙棘而藪亦蔓于域矣予美亡此其誰與獨息乎痛  
思角枕粲兮予美所並也錦衾爛兮予美所同也予  
美亡此予亦誰與獨旦乎惟是夏之日冬之夜耿耿  
此心以待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以待  
百歲之後歸于其室而已

葛生五章○從一之義殉死者烈也而未免情之過  
待死者節也而全乎德之貞且遙遙百歲之身而固

詩深卷十

九

志不易節者之情不猶深於烈哉此死義撫孤所以  
有難易之辨也

采芑

古序刺晉獻公也

續序獻公好聽讒焉

集傳此刺聽讒之詩

采芑采芑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  
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芑采芑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

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芑采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  
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獻公好聽讒而詩人刺之言芑生下隰而曰采芑采  
芑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苟亦有無信實似此者矣君  
惟舍旃舍旃苟亦無遽以爲然則人之爲言胡得售  
其欺焉苦生田澤而曰采芑采芑首陽之下人之爲  
言苟亦有無所與受似此者矣君惟舍旃舍旃苟亦  
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芑生園圃而曰采芑采芑首

詩深卷十

三

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有無所從來似此者矣君惟  
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芑三章

唐十二篇○唐叔受封嗣以子燮而國號遂改則王  
命廢而亂兆伏矣傳及僖公荒於好樂蟀蟋刺之殆  
當周道之傷乎至於昭公分國專封孤立不振而山  
樞作刺其時揚水之賊臣謀逆于內椒聊之強族逼  
處于外則身弑而國亂矣自是綢繆之新昏離別堪  
憂杖杜之孤子踽踽堪閔民力浚于羔裘農時奪于

鴝羽蓋上慢下暴盜思伐之則無衣作而國易其主  
矣夫武公以盜竊得國而刺以有杖之杜是不能與  
賢也獻公繼之葛生以刺好戰采芴以刺好讒而晉  
風于是終焉是故晉之爲國其主弱則內有篡弑之  
禍其主強則外肆兼并之威迹其所以然者始而改  
封繼而專封終而賂封晉固無王而王綱之漸極于  
傾頽有由然也錄其國風正其國號所以謹封建之  
變者意深哉

巴陵許伯政著

秦

鄭譜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堯時有伯翳者實皋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既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賜姓曰嬴歷夏商興衰亦世有人焉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孝王為伯翳能知禽獸之言子孫不絕故封非子為附庸邑之於秦谷至會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

詩深卷十一

一

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翳之變風始作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侯遂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域東至迤山在荆岐終南惇物之野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云

集傳秦國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近鳥鼠山初伯益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嬴氏其後中湣居西戎以保西垂六世孫大駱生成及非子非子事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間馬大繁息孝王封為附庸而邑之秦至

宣王時犬戎滅成之族宣王遂命非子會孫秦仲為大夫誅西戎不克見殺及幽王為西戎犬戎所殺平王東遷秦仲孫襄公以兵送之王封襄公為諸侯曰能逐犬戎即有岐豐之地襄公遂有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秦即今之秦州雍今京兆府興平縣是也

詩深卷十一

二

埒于伯也秦仲死于西戎仲子莊公奉命伐戎破之王子以大駱犬邱之地為西垂大夫是其加地襄爵皆命自天子也及平王東遷襄公送之王詔以犬戎無道奪我岐豐秦能攻逐即有其地是其後廣有岐豐之地由時王所命較晉武之賂王竊國晉獻之翦滅同姓以益其封者不同也故孔子作春秋書秦伯以其次國之君爵不比於吳楚也今讀其詩家無人倫之禍國無刑政之苛而禮樂教化及尊賢禮士之意浸微焉然則聖人所以序詩之大旨存乎此矣若

夫循其封國之次列于魏唐之後固明其爲有周一代之侯封曷嘗以戎狄屏之哉

車鄰

古序美秦仲也

續序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集傳是時秦君始有車馬及此寺人之官故國人創見而誇美之也

辨義秦當孝王元年封附庸小國之君也厲王三十四年秦仲嗣立宣王元年命爲大夫六年死于西戎

詩深卷十一

三

其先在位十有九年小國之君豈無禮樂車馬侍御續序但見有車有馬及寺人箎瑟之文遂以爲始有蓋附合能夏則大之說而以首兩篇當之曷思鹿鳴燕飲其樂通用于鄉國何獨遺于附庸之君况並坐鼓箎瑟非國人所能與奈何以爲創見誇美之乎下篇同此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

蓋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箎今者不樂逝者其

亡

寺人之令使內小臣戒與者也並坐皆升就席也鼓瑟歌鹿鳴之三也鼓箎笙入三成也○秦仲燕羣臣而其臣美之言羣臣來燕之早遠而聞聲有車鄰鄰矣近而辨色有馬白顛矣于時未見君子有寺人之令以戒與燕者矣凡此與燕者如阪有漆隰有栗皆君所培植今既見君子並坐鼓瑟正上下志交之日使今者不樂逝者不其蓋乎又如阪有桑隰有楊今

詩深卷十一

四

既見君子並坐鼓箎尤和樂且湛之際使今者不樂逝者不其亡乎蓋因燕而勉以撫時及事美不忘規也

車鄰三章

駟職

古序美襄公也

續序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集傳此亦前篇之意也

駟職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遊於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獮歇驕

襄公田而秦人美之言其往田也駟職孔阜六轡在

手于時公之媚子皆從公于狩焉及其田也虞人奉

是辰牡辰牡孔碩于時公曰左之舍拔則獲可謂驅

禽以制而舍矢如破矣既田之後遊于北園四馬既

閑爰命輶車鸞鑣載獮歇驕以休其力焉

駟職三章○往狩而媚子從之既田而遊于北園長

楊羽獵之風濫觴于此矣寺人之令卽此亦可參觀

詩深卷十一

五

小戎

古序美襄公也

續序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強而征伐不休國

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閱其君子焉

集傳西戎者秦之臣子所與不共戴天之讐也襄公

上承天子之命率其國人往而征之故其從役者之

家人先誇車甲之盛如此而後及其私情蓋以義興

師則雖婦人亦知勇于赴敵而無所怨矣

小戎伐收五檠梁駟游環脅驅陰鞞續文茵暢轂駕

我騏驎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驎是中駟驪是驂龍盾之合鎗

以艘輶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俊駟孔羣公矛鎗鏜鏜有苑虎韞鏤鏤交鞞二弓竹

閉緦勝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小車有三故兵車稱小戎以別于田車乘車且明其

非元戎也如玉戎容玉色也德音猶言好音也○襄

公以義伐西戎從軍者之室家思而不怨故詩人敘

其事以美之言小戎伐收五檠梁駟造車之制善矣

詩深卷十一

六

游環脅驅陰鞞續馭馬之法精矣于是設文茵貫

暢轂駕我騏驎而將行人情值此將有離別可憐之

色言念君子獨溫其如玉今則在其板屋是以思之

而亂我心曲也方其始而送之四牡孔阜六轡在手

僕執御矣騏驎是中駟驪是驂馬就道矣望其軍容

則見龍盾之合觀其憑軾又見鎗以艘輶言念君子

自是而溫溫者其在西鄙之邑矣方以何日爲凱旋

之期胡然使我念之不置也念之則曰俊駟孔羣馬

安其介矣公矛鎗鏜鏜兵利其刃矣蒙伐有苑虎韞鏤

膺器飾精矣交韞二弓竹閉緹滕弧矢備矣言念君子枕戈待旦之心載寢而載興則厭厭良人必有秩秩之德音以報捷于旦暮矣

小戎三章

兼葭

古序刺襄公也

續序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集傳不知其何所指也

辨義孟子曰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此詩之刺意如

詩深卷十一

七

之其詞旨坦易非如續序之鑿所謂伊人與白駒之

詞一也易曰天地閉賢人隱每章前四語之旨也

兼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

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兼葭淒淒白露未晡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

阻且躋遡遊從之宛在水中坻

兼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

阻且右遡遊從之宛在水中沚

詩人以衰周多遺賢而刺襄公求之以道也言時

衰則亂生如兼葭蒼蒼而秋已暮則白露為霜而陰

漸凝故所謂伊人在水一方以潔其身也于此而求

之不以道譬若遡洄從之道阻且長矣如以其道則

是遡游從之固宛在水中央也兼葭淒淒白露未晡

而所謂伊人在水之湄見幾早矣于此而遡洄從之

道阻且躋矣若遡游從之斯宛在水中坻而豈遠哉

餘倣此

兼葭三章○陰始凝曰履霜四陽在上曰遡當即此

詩細參之

詩深卷十一

八

終南

古序戒襄公也

續序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

詩以戒勸之

集傳此秦人美其君之辭亦車鄰駟職之意也

辨義續序逐句求解但見其美而又不合于古

序故其說之迂曲如此即此可見詩序之傳出於聖

門續之者雖百求不得其旨而必遵守之其可廢歟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



君也哉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壽考老人也。襄公伐戎至于宗周其臣戒公慰民心以撫周地也言登彼終南以望尚何有哉有條耳有梅耳今君子至止周人見錦衣狐裘之服瞻顏如渥丹之容喜相告曰其吾君也哉終南何有有紀有堂耳故君子至止周人見黻衣繡裳之服聞佩玉將將之聲以為吾壽考之人每念此不忘也豈可不蚤

詩深卷十一

九

慰其望歟

終南二章。○平王東遷以豐岐委之秦人而宗周遂淪陷于犬戎讀黍離所咏故宮茂草廟社邱墟則其他衣冠文物掃地以盡可想見矣昔唐人亂後早朝詩曰唯有終南山色在清明依舊滿長安漢三輔吏士東迎更始光武時為司隸老吏見其僚屬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三復此詩千古遭亂之情形宛然如見也

黃鳥

古序哀三良也

續序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集傳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事見春秋傳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令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令人百其身

詩深卷十一

十

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令人百其身

穆公遺命以三良從殉而秦人哀之言交交黃鳥猶止于棘以樂其生矣今誰從穆公乃子車奄息也維此奄息百夫之特竟驅之臨其穴惴惴其慄情狀尙忍見乎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回遺命以贖之今雖人百其身而不惜也餘倣此

黃鳥三章。破胎毀卵則麟鳳不遊其國是故鳥猶自樂其生而人可知矣夫營石槨以待死則孔子歎之以爲不如速朽况驅無辜之善人以殉之乎在穆公誠爲亂命而阿意以從者獨何哉蓋易簣所以正終故會元之愛親不若童子也孟子曰惟送死可以富大事言附棺附身一或弗慎雖悔何追而陷親于必不可補救之惡者其罪尙可追歟詩曰誰從所以咎穆公遺命之非曰如可贖所以甚康公曲從之罪也

詩深卷十一

十一

晨風

古序刺康公也

續序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集傳婦人以夫不在而言此與屢屢之歌同意蓋秦

俗也

辨義續序固不得詩意但集傳因未見君子一語斷

爲婦人之作因忘我二字比諸屢屢之歌豈其然乎

今附錄其歌讀者審之百里奚五羊皮臨別時烹伏

雌炊屢屢今富貴忘我爲

歌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

我實多

山有苞棣隰有樹檉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

我實多

憂心欽欽言其情切瞻仰時深祇惕也○游士求用

于康公久而不得見故作此以刺之言其矢志向秦

如歌彼晨風投于鬱彼北林有所擇而栖也是以未

詩深卷十一

十一

見君子憂心欽欽今如何如何忘我實多乎蓋士各

有材如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惟君擇而用之是以未

見君子憂心靡樂今如何如何忘我實多乎餘倣此

晨風三章

無衣

古序刺用兵也

續序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

集傳秦俗強悍樂于戰鬪故其人平居而相謂

辨義秦民之勇公戰怯私鬪由其後商鞅以峻法驅

之使然耳若春秋之中世王澤雖微而豐鎬之遺民俗尙豈同于戰國未可據後事以論斷此詩興師稱王說見伯兮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脩我矛戟與子偕作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  
秦人亟用兵而其民刺之言豈曰子之無衣與子同袍現今王于興師又將脩我戈矛庶幾鋒鏑之下與子同仇而相爲死耳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現今王于

詩深卷十一

三

興師又將脩我矛戟庶幾鼓進之際與子偕作而不相離耳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現今王于興師又將脩我甲兵庶幾遠征之役與子偕行而不相棄耳  
無衣三章

渭陽

古序康公念母也  
續序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子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

位思而作是詩也

集傳秦康公之舅晉公子重耳也出亡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爲太子送之渭陽而作此詩

辨義秦穆公納重耳于晉康公時爲太子奉父命送之贈以路車乘黃非康公念母而爲是也及渭陽贈別之際念母之不見益覺見舅如見母復解已佩以贈并贈此詩蓋天性之感此際爲最真贈送之情亦此時爲最摯使無此情則此詩不作故序以念母書之朱子辨續序我見舅氏以下無所繫屬不成文理

詩深卷十一

十四

又一手所爲是截念母之不見一句屬之上文而止也竊謂念母三句連讀之其文理乃相貫若與下文不屬則上文先不成文理矣續序見此篇次于穆公已卒康公卽位之後故指爲追思前情不知古序于一人之事其先後序次多類此讀鄘風衛文公小雅周宣王其意可得而見矣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襄公送舅而念母故賦此以贈別言我送舅氏曰至

渭陽則將別矣于時何以贈之既有路車乘黃矣我  
送舅氏當此贈別之際悠悠乎我思之長而不忍別  
也又何以贈之聊解瓊瑰玉佩以抒情而情益難已  
矣

渭陽二章

權輿

古序刺康公也

續序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集傳漢楚元王敬禮申公白生穆生穆生不嗜酒元

詩深卷十一

五

王每置酒嘗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卽位常設後忘設  
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  
人將鉗我于市遂稱疾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  
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小失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  
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  
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  
謝病去亦此詩之意也  
辨義醴酒不設小失禮耳而穆生以爲忘道確然謝  
病以去庶幾介于石不終日者矣何至每食無餘且

漸不飽尙繫遯而不能舍哉細玩此詩有類彈鋏之  
歌蓋游士所作也每誦秦風如蒹葭之伊人無道則  
隱天下之士也三良百夫之特一鄉之善士也而秦  
人不能用且不能容至于晨風權輿大抵習霸強之  
術欲依世主以立功名者耳觀士氣之卑而知王澤  
之寢熄矣聖人錄之謹世變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游士以康公養士之不終而刺之

詩深卷十一

六

權輿二章

秦十篇○秦仲嗣其先業而詩有車鄰可見君臣之  
間能勵勤圖治矣襄公當東遷之後時田講武則駟  
職作歌奉義伐仇則小戎不怨其美亦有足錄惜乎  
承王命以有岐豐竟不能禮蒹葭之伊人慰終南之  
民望故文武之遺澤由是熄焉穆公雖霸西戎而卒  
於黃鳥是縱無法以棄善人也康公繼之晨風之游  
士不收無衣之用兵有刺當是時秦晉交兵訖無寧  
歲良由渭陽天性之思不勝其功利人欲之惑耳終

以權與士賤君驕則仁義禮樂之說無由得聞安能不馳騫于詐力也哉

詩深卷十一

七

詩深卷十一終

詩深卷之十二

陳

巴陵許伯政著

鄭譜陳者太皞慮戲氏之墟帝舜之胄有虞闕父者  
為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  
其子媯滿于陳都於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  
恪妻以元女太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  
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猶太姬無子好  
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為之五世至幽  
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為無度國人傷而刺  
之陳之變風作矣

詩深卷十二

集傳陳國名大皞伏羲氏之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  
地廣平無名山大川西望外方東不及孟諸周武王  
時帝舜之胄有虞闕父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  
與其神明之後以元女大姬妻其子滿而封之於陳  
都於宛丘之側與黃帝帝堯之後共為三恪是為胡  
公大姬婦人尊貴好樂巫覡歌舞之事其民化之今  
之陳州即其地也

辨義周武王以元女太姬妻虞闕父之子滿而封諸

陳與祝薊並稱三恪皆小國也周衰風變陳有宛邱

當厲王之世先於諸國迹熄詩亡陳有株林澤陂當

定王之世後于諸國陳其變風之終始乎迄今誦之

詩僅十篇而荒淫冒色哀樂失節者居其六且風莫

淫於鄭猶皆民俗之污而陳則始之終之君臣之間

恆舞宣淫然則次陳於變風之將終豈非傷夫二南

之化益遠斯正始之道日衰故其流極至于此歟漢

人嘗稱太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

詩深卷十二

二

化而為之今考其詩君臣失德于上其民相與刺之  
疾之則是後世子孫不能法胡公之不淫以至此其  
咎不在太姬一婦人而斯民之所以哀思怨怒者尚  
可想其不忘先王之澤漢人之說無所取焉况鄭子  
產謂陳我周之自出安得云太姬之無子與

宛邱

古序刺幽公也

續序淫荒昏亂游蕩無度

集傳國人見此人常遊蕩于宛邱之上故敘其事以

刺之

辨義商書風愆之戒曰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  
有一于身國必亡又制臣下不匡之刑誠懼有國有  
家之人養尊處優恃以肆其心志今此詩之鼓缶植  
鷺不但于宮于室而于宛邱不但恆舞恆遊而且無  
冬無夏此豈委巷之人哉昔成王遊于卷阿進戒者  
曰令聞令望蓋恐人主輕出嬉遊萬民瞻之則損望  
四國傳之則損聞詩云無望正謂此也然則序書刺  
幽公本無可疑辨說柰何臆其以諛惡得之

詩深卷十二

三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翮

湯放蕩也○幽公恆于遊舞而陳人刺之言子之蕩

今宛邱之上兮以之快意洵有情兮而萬民瞻之則

無望兮况坎其擊鼓宛邱之下且無冬無夏植其鷺

羽坎其擊缶宛邱之道且無冬無夏植其鷺翮其蕩

不已甚乎

宛邱三章

東門之枌

古序疾亂也

續序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于

道路歌舞于市井爾

集傳此男女聚會歌舞而賦其事以相樂也

辨義前篇刺邦君此篇則疾卿士子仲之子是也亂

者男女無別末章所陳是也序之以疾書者二莢楚

疾恣讀之淒婉而知其音之哀以思此篇疾亂誦之

切直而知其音之怨以怒然則政乖民困之故可想

詩深卷十二

四

矣續序固未得其本旨而如集傳所註竟雷同于茅

苜不幾于勸歟

東門之枌宛丘之枌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穀旦于逝越以謨邁視爾如莛貽我握椒

枌桐置社所樹之木因以名其社如漢人枌榆社之

類其地高平可以歌舞若後世之集于寺廟也子仲

命氏也左傳胙之土而命之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

邑亦如之是也子仲之子猶曰臧氏之子非女子也

婆娑子仲之家樂舞于其下非自舞也穀旦猶言勝日若不風不雨溫和清麗之辰皆是高平曰原南方之原卽宛邱其地在陳城南三里市猶言集場擇日集眾以觀舞因之成市也爾我眾辭若稱衡衢者曰爾來我往也○子仲氏亟歌舞以惑眾而陳人疾之言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既婆娑其下矣今當此穀旦于焉差之以集南方之原廢時甚矣人皆不績其麻以觀市也婆娑棄業又甚矣其穀旦于逝也越以眾邁男女聚觀之際我視爾如菽以相窺爾

詩深卷十二

五

貽我握椒以相戲其瀆亂更何如哉

東門之枌三章

衡門

古序誘僖公也

續序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集傳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辭

辨義愿而無立志言其生質如是非過惡也極得書

誘之旨此詩于六義爲比說見甫田語云留得青山

在不愁無巖火卽泌水樂飢之旨也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僖公之臣誘之自立而作此言居國不嫌褊小如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果能自強以慰民望則如泌之洋洋資其灌溉可以樂阻飢之眾矣設舍己而外求之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乎

衡門三章

東門之池

詩深卷十二

六

古序刺時也

續序疾其君之昏淫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集傳此亦男女會遇之辭

辨義左傳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憔悴

蓋當時之謠諺此詩正借其意而翻用之也刺時之

義如靜女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時人思得嘉耦而作此言東門之池其水清瀏則可  
以漚麻矣人之娶婦若彼美淑之姬則可與晤歌矣  
餘倣此

東門之池三章○娶妻必淑女此本心之明也純而  
不雜且不已焉雖關雎何以加此而又必先有其美  
既美且淑祇以快意于晤歌語言則是理欲交戰好  
德之心不勝其好色其所謂淑者亦若葉公之好龍  
而已是故誦其言可以知其志者莫如詩推而廣之  
聖狂王霸之幾于是焉分孟子所謂利與善之間也

詩深卷十二

七

東門之楊

古序刺時也

續序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

集傳此亦男女期會而有負約不至者故因其所見  
以起興也

辨義詩意分明序稱變風達于事變懷其舊俗于此  
尤顯然見之書曰刺時可想變禮之俗在在皆然小  
序甚俚集傳亦誤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為期明星晢晢

牂牂蒼密之貌肺肺深老之色昏以為期迎親以昏  
也○此刺昏姻之不以時也言東門之楊其葉牂牂  
既非仲春之時矣且親迎皆昏以為期而今竟明星  
煌煌以迎也餘倣此

東門之楊二章

墓門

古序刺陳佗也

續序陳佗無良師傅以至不義惡加于萬民焉

詩深卷十二

八

集傳亦不知其所指也

辨義續序因夫有傳相扶進之義遂以無良師傅為  
夫也不良之解訓詁之學其固陋每如此不知稱佗  
曰夫猶周郊婦人尤尹固曰是夫也云爾蓋詩人之  
辭意坦易平正本不難見不得其意而逐字尋解則  
失之遠矣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  
昔然矣

墓門有梅有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子不顧顛

倒思子

棘梅墓之害也已罷斥也歌以訊之即歌此詩如作此好歌以極反側之例○陳人知佗之將危宗社而作此以刺之言除賊宜早斷如墓門有棘必斧以斯之乃夫也不良國人久已知之知而不罷則疇昔之濡忍然矣今其樹惡聚姦如墓門有梅有鵲萃止而惡聲必張矣故夫也不良作此歌以訊之使訊以子言而不顧及顛倒思子不已晚乎

墓門二章

詩深卷十二

九

防有鵲巢

古序憂讒賊也

續序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患焉

集傳此男女之有私而憂或闕之之辭

辨義男女即物起與不過取諸耳目之近若中唐有甕非其見聞所素經何忽馳思及此况在心為志感物而動即借以發其志之所之也今防巢叩茗唐甕叩鷓地殊物異絕不相蒙乃牽合以為興而又毫無所取義焉蚺蠅聲其音響亦必自有條貫而人之

為詩顧蕪穢雜隨如是尚何足以稱六義之教哉夫忽鶴忽魚忽園檀忽山石誦之者無不知其為比也此詩亦若是而已矣

防有鵲巢叩有旨茗誰俯予美心焉切切中唐有甕叩有旨鵲誰俯予美心焉惕惕

防以捍水其勢高鵲必巢於高樹防上有樹而鵲巢之極言其高也子美喻其君也○陳之大臣憂讒賊之禍而作此言其親貴如防有鵲巢彈射不易及也若叩有旨茗則人皆得而采食之今誰俯予美以至

詩深卷十二

十

此乎使我心焉切切矣又如中唐有甕污踐不宜加也若叩有旨鵲則人皆得而采玩之今誰俯予美以至此乎使我心焉惕惕矣

防有鵲巢二章○昔孟子謂故國必有世臣而歎齊宣之無親臣以其昔者進今日亡而不知也夫左右諸大夫之所可而可之其所否而否之甚至言可殺而殺之則讒人得以俯張于其間且置夕更而尊卑疎戚之相踰易如掌之翻覆此豈朝廷之福哉讀此詩而知孟子之言蓋有本也

月出

古序刺好色也

續序在位不好德而悅美色焉

集傳此亦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辭

辨義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故從欲則心勞况罔

念作狂莫甚于好色乎此詩所以刺也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窕兮勞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慙兮舒憂受兮勞心慙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天紹兮勞心慘兮

詩深卷十二

十一

窈窕幽深纏結之意慢受紛擾外至而心受之之意

天紹促迫緊趁之意皆言俗慮之多也○好色者自

託于舒懷而詩人刺之言當月出之皎兮對佼人之

僚兮謂舒窈窕以自暢兮適以勞此心之悄寂兮當

月出之皓兮對佼人之慙兮謂舒憂受以自遣兮適

以勞此心之慙動兮當月出之照兮對佼人之燎兮

謂舒天紹以自寬兮適以勞此心之慘切兮

月出三章○聖賢之所謂樂者樂其性庸眾之所謂

樂者樂其欲每見後世士大夫託于玩物以消遣世

慮自命曠達即如寇萊公悟將相功名之非已有而

反役其心志傾聽于樽前之豔歌斯之謂以物喜耳

夫人心無真得則其百憂感心者為窈窕為憂受為

天紹固不出于庸俗之牢欄而其所藉以舒之者樽

前月下非酒即色益以入于人欲之坎窞譬如乞秦

和以解晉圍晉師方出境秦戍將乘便而襲其國然

則均此心也將以舒之適以勞之暢志之時即枯心

之候是不亦可以已乎聖人窮其病本謂之好色蓋

曰樂而淫是淫也非樂也未有淫而不喪其心者也

詩深卷十二

十三

學者其可不惕然內省歟

株林

古序刺靈公也

續序淫乎夏姬馳驅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集傳靈公淫于夏徵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

其民相與語蓋從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以從其子言

之詩人之忠厚如此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靈公淫于夏姬而陳人刺之言胡爲乎株林爲從夏南也然則匪適株林特從夏南耳於是乘我乘馬旣常稅于株野矣又乘我乘駒朝食于株焉

株林二章○靈公淫人之母以病其子微舒裕母之蠱以蠱其君詩以從夏南言之而君臣之罪皆著矣是故詩所以爲溫柔敦厚者美其善而不溢則無譽刺其惡而不浮則無毀孔子所謂直道而行非喜怒之私也豈徒欲刺難言姑隱躍于吞吐之間以爲忠厚歟

詩深卷十二

十三

澤陂

古序刺時也

續序言靈公君臣淫于其國男女相悅憂思感傷焉

集傳此詩之旨與月出相類

辨義詩之辭意極爲分明合東門之池參觀之則刺時之義瞭然矣續序陋甚集傳亦誤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

彼澤之陂有蒲與蘭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

心悵悵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輾轉伏枕

有美一人解見蔓草碩大如碩人碩女之稱以族類兼德性言之卷生質之美也儼容儀之莊也○此悼亡之詩言彼澤之陂有蒲與荷之並榮矣今有美一人而相與不終傷心其如之何哉惟寤寐無爲涕泗如滂沱而不自禁也彼澤之陂有蒲與蘭矣有美一人其毓秀碩大且卷乃不得比于蒲菡萏是以寤寐無

詩深卷十二

十四

爲中心悵悵而難割也彼澤之陂有蒲菡萏矣有美一人其淑質碩大且儼乃不得比于蒲菡萏是以寤寐無爲輾轉伏枕而不已也

彼澤三章○禮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返齊衰之哭若往而返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總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于聲音者循是推之喜怒哀樂之發莫不有天理之節文先王制禮所以節民性也是故寡婦不夜哭教之別嫌明微謹于理欲之幾以坊乎性情之蕩伏而已子夏哭子喪明曾子怒之罪其溺私愛

而不能以禮自割也自晉人滅理以徇情或居親喪而飲酒博奕或懷抱中物而悲不自勝且自謂情之所鍾甚或鄰女不相識而往哭之則性情顛倒其爲倫常之賊者將無所不至又何惑于荀璦之傷神孫楚之情文沈溺若彼乎此詩卽荀孫之類聖人錄之而書曰刺時豈非欲人反求諸禮而得其性情之正歟

陳十篇〇周道之傷始于厲王而陳之變風作焉宛邱之刺幽公粉糊之疾子仲君臣荒亂民無則矣

詩深卷二二

五

以儆公衡門誘之毋亦終于柔靡不振乎于是池麻之彼美匪誠于悅德楊葉之昏期漸廢乎嘉禮則其道乖于正始可見矣陳佗之殺免代立當桓王之世觀于墓門所刺可知篡竊公行而王不討也觀于防巢所憂可知讒賊肆志而君不悟也由是好色若月出而株林且有作焉則其君臣之宣淫無度爲已極矣終乎澤陂發乎情不止乎禮豈惟二南之化不可以興抑亦先王之澤將至於熄詩惡得而不亡歟

詩深卷十二終

詩深卷之十三

巴陵許伯政著

檜

鄭譜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檜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絜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其國北鄰於號集傳檜國名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在禹貢豫州外

詩深卷十三

一

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其君妘姓祝融之後周衰為鄭桓公所滅而遷國焉今之鄭州即其地也蘇氏以為檜詩皆為鄭作如邶鄘之於衛也未知是

否  
辨義周初分封檜曹皆小國故又次於陳東遷之初鄭滅檜春秋之卒宋滅曹先檜後曹此亦其次第也然變風終於檜曹序之取義尤有大乎此者周有天下宅鎬京以臨四方營洛邑以朝諸侯謂之兩都其大勢也及王德寢衰西都覆於幽而文武之道既傷

東遷始於平而王者之迹漸熄又其大勢也今檜詩終於匪風其辭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蓋傷西周之大壞故題其篇曰思周道所謂我觀周道幽厲傷之也曹終於下泉其辭曰四國有王邠伯勞之由東遷以後王綱日頽而強大肆其剪滅故題其篇曰思治所謂民之性先王之澤也合觀二國之風則詩教之由正而變由變而亡者可見即王迹之由盛而衰由衰而熄者可見也豈非變風較國史為尤重而聖人序詩之志實與春秋相表裏歟

詩深卷十三

二

羔裘

古序大夫以道去其君也  
續序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遙游燕而不能自強于政治故作是詩也  
集傳舊說檜君好潔其衣服逍遙游燕而不能自強于政治故詩人憂之  
辨義考諸侯之裘制緇衣羔裘以視朝黃衣狐裘以息民錦衣狐裘以朝天子皆禮所宜服即羔裘不宜以燕狐裘不宜以視朝但當刺其違禮不得謂之好

潔况禮稱燕朝服于寢則燕服羔裘禮也今詩文並無燕飲之意如以逍遙翱翔為游燕則有荒湛之愆豈但衣服之潔續序但見如膏有曜指為好潔陋甚矣按史記周至夷王始下堂而見諸侯又厲王初立諸侯不朝是夷厲時朝覲之禮漸廢矣檜亡於東遷之初故鄭譜謂其詩作于夷厲之世即不盡然要亦西周時所作也小雅有苑柳亦諸侯不朝之詩而此詩辭意尤為明確夫達道莫大於君臣諸侯不朝大夫去之傷人倫之廢于斯為大矣昔王莽殺其子逢

詩深卷十三

三

萌曰三綱絕矣掛冠去之其去與詩意頗相似然詩人所仕非篡逆所見尤遠大得不可則止之道而無悖悻之意可以想見西周時之人物焉古序於變風以德書者唯衛武公以道書者唯檜大夫以仁書者唯莊姜以孝書者唯凱風陟岵之子誦其詩論其世知其人噫嚴矣哉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羔裘大夫之公服逍遙翱翔即左右率從優游是戾之意○檜君不朝而大夫陳此以去之言臣嘗羔裘逍遙以從君君嘗狐裘以朝王今豈不爾思乎盛事不再勞心徒忉忉矣臣嘗羔裘翱翔以在左右君嘗狐裘在天子之堂今豈不爾思乎大禮不行我心實憂傷矣且羔裘之色則如膏矣日出映之尤有曜矣君恩高厚豈不爾思乎大義難留中心益是悼矣  
 羔裘三章

素冠

詩深卷十三

四

古序刺不能三年也  
 集傳祥冠祥則冠之禫則除之今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矣安得見此服乎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至於憂勞也傳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于夫子援琴而弦衍行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于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

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

辨義素冠素衣素韠人所同也庶見此子之樂樂博博而已感子以思我聊與同歸聊與如一可見我與子而外人鮮能之故曰刺不能三年也爲此詩者可謂無諸已而後非諸人矣集傳以同歸如一爲愛慕之詞使詩人父母尙存必不忍出此言也如其永感之下何以發此虛慕乎

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兮勞心博博兮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詩深卷十三

五

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毛氏曰素冠練冠也蓋小祥之服自鄭氏以練冠者練布爲之而經傳之言素者皆謂白絹遂解此爲大祥之冠大祥有素裳無素衣因謂詩之素衣卽素裳欲特創素字之解不惜易衣爲裳以就之不思白者稱素何分絹布繪事後素豈皆指絹而言鄭氏之好爲異說此其最矣且練冠乃有練衣所謂黃裏線緣是也樂樂博博練而慨然也今仍從毛氏○詩人見練服者慨慕之容因感懷而作此言庶見此素冠之

子今觀其毀瘠棘人樂樂今由其哀慕勞心博博兮庶見此素衣之狀兮我心觸之而傷悲兮回念我之當此聊與子同歸兮庶見此素韠之容兮我心感之而蘊結兮回念我之處此聊與子如一兮

素冠三章○先王制禮不但備其器物習其儀文又必有其禮容容者心之符德之發也以喪事言之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斯之謂喪容故孔子觀送葬者于衛而善之曰其往如慕其反如疑

詩深卷十三

六

此皆根心以發容服相副不能矯飾禮之所以善而善觀禮者必于此乎觀之也檜詩作于西周之末在尼山纂脩以前幾三百載竊恐其時尚無短喪之俗詩刺不能三年謂文存質喪有名無實耳蓋人惟仁愛其親雖鑽燧改火而博博于中樂樂于外於是素其衣冠所以飾哀也若哀心已盡不過一期再期以至二十七月斬之衰之備衣冠而素之實則容盛體充泰然無所變於常度其誰弗能此能此而卽爲三年三年云乎哉夫不肖之民仁愛不足僅勉循夫中



制而子夏獨能引而致之于禮賢者過于仁每輕視  
三年者惡足聲吾無窮之慕而閔子獨能自割以禮  
所以皆謂之君子大抵周末文勝喪葬之禮易而不  
戚詩人處西周之末目擊其事不勝憂歎先王之澤  
于斯可想蓋世風之初變也變之既久賢智之過者  
但見人皆勉強而不能自致轉歸咎于先王禮制之  
迂以爲吾思吾親哀至則泣耳苴竹何爲吾慕吾親  
沒世不忘耳三年何爲此則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  
或因毀滅性以傷親之枝或歌哭無恆以蕩名教之

詩深卷十三

七

檢于是而短喪者亦往往有之故曰道之不明也賢  
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此世風之又一變也且至性  
之人不多得則中材爲多人人束于禮制不惟賢者  
不敢過而中材皆得引之以自致即甚不肖者猶知  
所顧畏而能勉一旦迂而廢之彼且得明便其私如  
柙兕之縱于原又何惑夫相率裂冠毀冕以爲快故  
延及晉人而衣冠禮樂之中原遂至陸沈此則世風  
之極變也如謂西周之季時人思見一素冠者渺不  
可得而憂歎之正恐論世之未詳又何以得詩人之

本旨歟

隰有萋楚

古序疾恣也

續序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欲者也

集傳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歎其不如草木之無知  
而無憂也

辨義續序因詩言無室無家而訓爲疾淫恣思無情

欲諺且誕矣昔師曠對晉侯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

使一人肆于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肆于民

詩深卷十三

八

上所謂恣也政煩賦重恣肆之大者也使入不堪其  
苦而歎其不如草木疾痛之深也集傳即古序之確  
疏奈何因續序之陋而并棄古序乎

隰有萋楚猗儺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隰有萋楚猗儺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隰有萋楚猗儺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民憔悴于貪恣之政而作此以疾之言隰有萋楚既

猗儺其枝矣且天之沃沃焉樂哉子之無知故柔順

光澤若是也餘倣此

隰有萋楚三章

匪風

古序思周道也

續序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集傳周室衰微賢人憂歎而作此詩

辨義檜近東都而其詩之作周末東遷故思西歸孔

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詩人所以思也當合羔裘

參觀之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詩深卷十三

九

匪風飄兮匪車嘒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誰能亨魚慨之釜鬻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懷之懷諸侯也好音渙汗其大號也○詩人傷周道

之壞而思之言時事擾攘匪風而發揚兮匪車而偈

疾兮顧瞻周道之若此使我中心怛兮紀綱覆亂匪

風而飄旋兮匪車而嘒搖兮顧瞻周道之若此使我

中心弔兮然則誰能烹魚必先慨之釜鬻釜鬻滌而

魚乃可烹矣誰將西歸所望懷之好音好音懷而西

歸者自眾矣

匪風三章

檜四篇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言綱之克正也文武之道備見于雅頌其綱正之極

乎是故其變而無道也必先不舉其綱檜為周之小

國西周亡而檜亦滅今讀其詩羔裘作而臣不朝其

君素冠作而子不仁其親萋楚作而上不惜其民大

綱倒矣豈非周道之傷哉於是匪風以思之思雅頌

之盛也雅頌不可復而黍離諸篇作矣

詩深卷十三

十

詩深卷十三終

詩深卷之十四

巴陵許伯政著

曹

鄭譜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振鐸於曹今日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夏荷澤之野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積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曹之後世雖為宋所滅宋亦不數伐曹故

詩深卷十四

得寡於患難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集傳曹國名其地在禹貢兗州陶丘之北雷夏荷澤之野周武王以封其弟振鐸今之曹州即其地也

蜉蝣

古序刺奢也

續序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集傳此詩蓋以時人有玩細娛而忘遠慮者故以蜉

蝣為比而刺之序以為刺其君或然而未有考也

辨義此詩所刺者服美于人故以奢書之未有窮奢而能久者故以蜉蝣比之于我歸處即吾不知所稅駕之意所憂甚大非為一己續序以為昭公固無可考然亦必刺其君而作矣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掘閱出地鮮閱也。詩人刺其君之好奢必亡而作

詩深卷十四

此言蜉蝣之羽儼然衣裳楚楚而難久也是以心之憂矣未知於我歸處之何所耳餘倣此

蜉蝣三章

候人

古序刺近小人也

續序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焉

集傳此刺其君遠君子而近小人之詞晉文公入曹數其不用僂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其謂是歟

辨義集傳引晉文入曹之事是仍以為共公也但此

詩之指事惟三百赤芾一語其餘辭意俱歸舍畜故  
古序特書刺近小人以著之凡閭豎廝養之屬不過  
以供役使而共公寵之使頑童弄臣赤芾乘軒則其  
恃寵驕恣可以想見論語所謂小人難養近之則不  
孫是也史伯譏幽王曰侏儒戚施實御在側近頑童  
也正與此同意解者誤指爲僉壬布列職位曷思諸  
侯之制大夫五人况曹之小安得三百人哉

彼候人兮何戈與祲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維鷦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詩深卷十四

三

維鷦在梁不濡其味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蒼兮蔚兮南山朝隴婉兮變兮季女斯飢

朝隴凡草木叢雜之處每于旦朝有霧氣蒸起也○

共公近小人而曹人刺之言彼候人之職兮則荷戈  
與祲矣彼其之子奈何非其職而三百人皆赤芾哉  
維鷦不在水而在梁不能濡潤其翼也彼其之子品  
賤而衣尊亦不稱其服矣維鷦在梁不能濡潤其味  
也彼其之子行污而濫寵尤不遂其媾矣所以然者  
閭蔽則諧媚趨之如蒼兮蔚兮之雜卉而霧氣蒸起

焉南山所以朝隴也悅邪則方正遠之如婉兮變兮  
之待字而幣聘不及焉季女所以斯飢也

候人四章

鷦鷯

古序刺不壹也

續序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一也

集傳詩人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

辨義毛氏因序書刺不一遂主餉子均平爲解但鷦

鷯生穴中不巢生在桑非其餉子之所按鷦鷯名戴

詩深卷十四

四

鷦又名桑鷦謂之織維之鳥以其每當三春趨時應  
節來降于桑不降他木月令所謂戴勝降于桑也詩  
人借此以比民化于上如子從其母故母在則子在  
其下各章異木如鷦羽集榭桑扈啄粟之類設言物  
之反其本性以爲比所以刺不一也

鷦鷯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

如結兮

鷦鷯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

弁伊騏

鴉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  
是四國

鴉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  
不萬年

此刺道民之不一其德也言上帥則民從如鴉鳩降  
而在桑其子有七而咸在兮是以淑人君子之道民  
其儀一兮無不正之已也其儀一兮又本心之如結  
兮無不誠之意也今上帥而民不從如鴉鳩降而在  
桑其子別而在梅豈非反其所好哉是以淑人君子

詩深卷十四

五

正其衣冠則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則其弁伊騏不敢  
不一也道之不一則如鴉鳩在桑其子在棘是以淑  
人君子其儀必不差忒也果能其儀不忒且正是四  
國况邇焉者何憂其離德乎且不一則如鴉鳩在桑  
其子在榛是以淑人君子必一儀以正是國人也果  
能正是國人則胡不萬年况暫焉者何憂于離心乎

下泉

古序思治也

續序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  
賢伯也

集傳王室陵夷而小國困弊故以寒泉下流而苞稂  
見傷爲比遂興其愾然以念周京也

辨義念彼周京四國有王所謂思治也續序甚陋集  
傳因浸彼念彼之相呼旣以爲比又以爲興恐六義  
之教未必然耳

冽彼下泉浸彼苞蘘愾我寤歎念彼周京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歎念彼周京

詩深卷十四

六

冽彼下泉浸彼苞蘘愾我寤歎念彼京師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念彼周京傷東遷以後之無王而念宗周之盛王也  
○世衰民困故思前王之盛治而作此言其生不逢  
時而憔悴于虐政如冽彼下泉浸彼苞蘘是以愾我  
寤歎念彼周京也又如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是以愾  
我寤歎念彼京周也又如冽彼下泉浸彼苞蘘是以  
愾我寤歎念彼京師也念彼維何芄芄黍苗旣逢長  
養之時而又陰雨膏之其暢茂可知矣四國有王旣

當有道之世而又郇伯勞之其樂利可想矣

下泉四章。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如寒暑之循環弗已則亦氣化之盛衰爲之耳而古今之談治亂者必主乎人事之得失言之何歟均是人也泰則比于黍苗否則擬于苞稂豈無謂乎草莫美於黍苗人莫美於良善時當春夏所力勤而蒔植者唯此黍苗其課晴占雨亦惟冀黍苗是膏而稂蕭遂莫不資其餘潤以敷榮至於下泉凜冽之候黍苗已空不過摧殘之稂蕭不榮不實而天地閉矣是故聖王有作仁

詩深卷十四

七

義之所漸摩禮樂之所陶淑必亟亟于安善良顯英雋美教化移風俗而一時頑鈍朴鄙之眾咸相與耳濡目染循分寡過以樂其生於斯時也泰然自忘其爲苞稂疇復念及于下泉之冽及其衰也必先舉善良而剝喪之英雋而黜辱之仁義而消亡之風俗而污染之於是衣冠毀裂禮樂崩頽求所謂彼都人士彼君子女渺然烟滅卽有殊尤亦且廢爲蕭艾同此頑鈍朴鄙之氓喘息于墊隘酷烈之餘求生弗遂免死未能而愴然哀號此詩之所以作也豈非人事之

失使然哉

曹四篇。孔子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是故天子之身庶人之所則倣周南所以爲王者之風也則倣遍于四國故召南爲諸侯之風皆先王之所以教也曹非周之侯氏乎先王齊明盛服而蜉蝣以刺奢則服之不衷也先王取人以身而小人昵近侯人刺之則道之不立也先王正身以正臣民而鳴鳩刺其不一則自瞻視衣冠以及父子兄弟無一可則而象者凡此皆不能脩身之故也侯度若

詩深卷十四

八

是王德可知曹風若是四國可知豈非亂極當治之時哉於是下泉以思之思王者之澤也王澤不下究則迹熄而詩亦亡矣

詩深卷十四終

幽

巴陵許伯政著

鄭譜幽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郃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猶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至商之末世太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民又歸之公劉之出太王之入雖有其異由有事難

詩深卷十五

之故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思公劉太王居幽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已志後成王迎而反之攝政致太平其出入也一德不回純似於公劉太王之所為太師大述其志主意於幽公之事故別其詩以為幽國變風焉

集傳幽國名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虞夏之際棄為后稷而封於郃及夏之衰棄稷不務棄子不宓失其官守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宓生鞠陶鞠

陶生公劉能復修后稷之業民以富實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國於幽之谷焉十世而太王徙居岐山之陽十二世而文王始受天命十三世而武王遂為天子武王崩成王立年幼不能涖阼周公旦以冢宰攝政乃述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幽風而後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為周公而作之詩以附焉幽在今邠州三水縣郃在今京兆府武功縣

詩深卷十五

辨義幽以地言周之先公立國於幽谷因以為國號也以詩言之有風有雅有頌雅頌之說詳見甫田及豐年風則七月之篇是也以詩之入樂言之風以逆暑迎寒雅以祈年於田祖頌以息老物用之各有其所而幽乃樂部之總名也夫子孫作樂而以先公之國名其部何哉周以稽事開國后稷之業公劉復能修之後嗣既有天下追述先世之功德興一代之禮樂其為民事而作者以幽名部志王業之所由開以毋忘稼穡之艱難亦若王者之風命曰周南諸侯之風統稱召南皆所以著明先王先公之德教為成王之基本也及孔子序詩頌繫諸頌雅繫諸雅風繫諸

風譬若今人選詩古風近體各從其類但風之所述者先公之民俗不可入于二南故仍周禮幽詩之本名而附以周公之詩蓋義主乎序詩則七月亦周公所作幽詩亦周公所名因而合編之使讀者得以考見公之事實也其列在國風之終與商頌附于周魯之後無異耳說詩者遂以變風目之且合邶鄘以下名之曰十三國鄭氏強爲出入之說又三分七月一詩以應風雅頌則鑿空無理尤甚矣

七月

詩深卷十五

三

古序陳王業也

續序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集傳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

辨義成王冲年初立周公陳此以教之集傳甚明續序牽引下篇遭變而作鄭譜遂附會之非也此詩與篤公劉少異彼詠祖功故爲雅此陳民俗故爲瞽矇風平時以備瞽矇之誦其入樂也以爲逆暑迎寒之樂章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躋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芣苢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詩深卷十五

四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穽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績武功言私其縱獻粝于公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瑾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穆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于耜自邑于田以治具也曰爲改歲言去改歲不遠故承言入此室處以終卒歲之意○周公陳幽俗以訓嗣王言七月流火而暑退九月則寒至而授衣矣

詩深卷十五

五

自是一之日盛發二之日栗烈使無衣又無褐何以卒歲乎故衣食必謀于歲始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因之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是農功既居歲事之首矣若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其衣何自來乎時當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此一歲婦功之始也其時春日遲遲采芡祁祁民間既無不蠶之婦女心感時傷悲殆及公子同歸雖貴族又誰不講于親蠶之務哉且七月流火八月卽在葦以備用至于蠶月條桑取彼斧斯以伐遠揚

猗彼女桑則飼蠶務刷絲帛由此出矣未幾七月鳴鵙八月載績則布縷又由此出矣凡此布帛載玄載黃我朱孔陽所以爲公子裳也可不知衣所由來乎四月秀萼而陽盛五月鳴蜩而陰生矣八月其穫而物成十月隕穰而物彫矣其時鳥獸氄毛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所以爲公子裘也二之日其同載績武功言私其縱又獻豸于公也可不知褐所由來乎不

詩深卷十五

六

乃名蟋蟀而入我牀下焉物猶避寒民豈堪露處而民無廣廈隩室之溫也穹隙必窒熏其鼠穴塞北向墜華戶嗟我婦子終歲勤動今將曰爲改歲亦可入此室處聊以卒歲矣若于耜舉趾以後六月食鬱及薏七月烹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因而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凡皆以奉老也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其間采荼以茹薪樗以爨凡皆食我農夫也蓋果蓏草木必及時收之而况百穀歟是以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穆禾麻菽麥無一弗登嗟

我農夫我田之稼既同矣爰上入于邑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所由室處以卒歲者也轉瞬改歲則其始又播百穀矣故統一歲之始卒計之二之日鑿冰冲冲陰閱而歲已終三之日納于凌陰陽亨而歲又始由此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以薦冰則舉趾求桑皆始于此然後九月肅霜而衣可授十月滌場而稼可同也繼以屬民飲酒勞農而休息之其民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祝曰萬壽無疆何非王業之基本哉

詩深卷十五

七

七月八章○篇中三稱公子訓戒嗣王致爲深切蓋嗣世之主生長深宮嬪御盈前而民隱之不知垂裳御裘而物力之不惜故倦倦言之卽無逸所云生則逸不知稼穡艱難之訓也如第述邠民之忠愛其上何以獨諄諄于公子哉又按徹田爲糧其軍三單周之井田軍制本諸此私穰獻豸周禮大獸公之小獸私之本諸此十月滌場之後正勞農休息之時而其民朋酒稱觥然則黨正職國索鬼神而祭祀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亦本諸此故序以陳王業書之至于

曰爲改歲與何以卒歲相應其始播百穀又承改歲言之或指此爲周正非也

鴟鴞

古序周公救亂也

續序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

鴟鴞焉

集傳武王克商使弟管叔鮮蔡叔度監于紂子武庚之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而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于國曰周公將不利于孺子故周公東征二年

詩深卷十五

八

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公之意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

辨說蔡氏書傳以此詩爲周公避居東都所作實朱子晚年所定但未追改詩傳耳然後人從集傳者甚眾竊謂管叔若以武庚叛且流言于國則通國皆知流言造謗出于叛人事情易見成王雖幼何故反疑周公况公聲罪致討叛逆伏誅流言之誣更極昭雪何故金縢未啟成王猶未知公意乎設謂管叔已反又暗佈飛謗舉國莫知流言所從來則當是時以武

庚紀其敘者既叛於外不利孺子者又謀逆於內雖  
周公本無其事而王之疑忌方新必不任公以兵柄  
公何能以負謗未白之身獨加罪于二叔而專兵以  
征之故謂鴟鴞作于東征之後則事情前後矛盾而  
難通矣蓋武王既喪四方安靜無虞而流言乍起于  
國書稱管叔及其羣弟乃史臣追敘之詞在當日實  
不知何人所造也將不利孺子亦史臣約略之辭在  
當日必影借近似之說深相汗巖雖二公暨舉朝皆  
信周公之無此而形迹未明非口舌所可爭辨故公

詩深卷十五

九

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也自公居東之二年  
始廉得其實所謂罪人斯得也其爲詩貽王而託于  
烏言正以其反形未露故王既得詩疑信難決亦未  
敢誚公也及風雷感悟迎公以歸二叔自知陰謀既  
破舉兵以叛然後公以王命征之此則金滕大誥鴟  
鴞東山皆情理通達而毫無疑竇矣大抵管叔以兄  
崩子幼己之次序俱長心懷覬覦暗結武庚而所畏  
憚者惟周公故先佈流言使其君臣疑忌內變必生  
祝鮀所謂管叔啟商甚間王室也設王因疑而壞公

則二叔之計得矣惟公處置得宜幼主之疑費未深  
疾爲引避二公輔政于內朝廷安然無事所以公雖  
出而二叔不敢發耳或謂既取我子可爲致辟管叔  
之證不思恩勤鸞子言二叔本王室至親乃附武庚  
以謀異背親向疎斯之謂既取我子也若管叔致辟  
則武庚已誅奄淮亦滅何以云無毀我室哉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鸞子之閔斯  
追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  
予

詩深卷十五

十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室  
家

予羽譙譙予尾脩脩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曉  
曉

周公避居東土既得流言之罪人而爲詩以貽王言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能無毀我之室以我恩斯勤斯  
鸞子之閔斯而鴟能取之則禍必及于室矣蓋我追  
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惟恐今女下民或  
敢侮予也豈料鴟即取子于牖戶中乎予手拮据予

所將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瘁勤勞若是曰予未有室家也豈料鴟竟取子以圖毀室乎今予羽既譙譙矣予尾既脩脩矣予室仍然翹翹懼爲風雨所漂搖予將奈之何哉維哀音之嗷嗷而已矣

東山

古序周公東征也

續序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

詩深卷十五

十一

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于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

集傳成王既得鴟鴞之詩又感風雷之變始悟而迎

周公于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既歸因作此詩以勞

歸士

辨義東征者周公也勞歸士者成王也但采薇遺戍

杖杜勞還乃制爲常用之樂歌凡戍邊行役每歲一

遣一還例歌其詩此則勞東征之士偶一用之不列於樂部故與周公之詩並附于幽明其爲周公東征而作也若指爲公勞歸士則奉王命以討叛有功言旋公何爲私勞之必無此政體矣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蝟蝟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疇鹿場熠燿宵行不可

詩深卷十五

十二

畏也伊可懷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粟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縞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烝烝也九十其儀指婦入寢門以後諸禮儀而言○此篇勞歸士猶之杖杜也言我徂東山惓惓不歸今

我來自東又零雨其濛故當我東曰歸之時我心已  
西向而悲曰現在制彼裳衣固可勿士行枚矣但蝟  
蝟者蠟烝在桑野以自適也今我敦彼獨宿亦在車  
下而未即西矣我徂東山惓惓不歸今我來自東又  
零雨其濛故其在道也遙想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  
威不歸而在室蠨蛸無人而在戶宅傍町疇曠爲鹿  
場想見熠燿之宵行雖公爾忘私不可畏也而故園  
就荒伊可懷也我徂東山惓惓不歸今我來自東又  
零雨其濛故其將至家也偶見鸛乘雨食蟻而鳴于

詩深卷十五

三

姪其婦亦聞聲念遠而歎于室因之洒掃穹窒值我  
征之忽至入門之頃乍見有敦瓜苦烝在栗薪故園  
之景物依然也而自我不見于今已三年矣我徂東  
山惓惓不歸今我來自東又零雨其濛故其既至家  
也正值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候于時之子于歸皇  
駁其馬以迎之但見親結其綱以來有九十其儀之  
盛其新信孔嘉矣而其舊有室者相見之樂更如之  
何耶

東山四章

破斧

古序美周公也

續序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集傳從軍之士以前篇周公勞已之勤故言此以答  
其意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  
孔之將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吡哀我人斯亦  
孔之嘉

詩深卷十五

古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道哀我人斯亦  
孔之休

吡感化也道堅固也○此篇勞周公猶之出車也言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非不勞矣但自周公東征四國  
于是匡正是一勞而永逸也其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矣餘倣此

破斧三章

伐柯

古序美周公也

續序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集傳周公居東之時東人言此

辨義續序自破谷至九戩全不得詩意集傳以此詩

屬之東人因下篇亦有我覲之子而誤耳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覲之子遵豆有踐

此詩美周公之為政治法與治人兼善也言治事必

有法如伐柯如何匪斧不克也任事必有人如取妻

如何匪媒不得也公惟用法如用斧故伐柯伐柯其

詩深卷十五

五

則不遠監故正以振新豈執一之法哉公惟用人如

用媒故我覲之子遵豆有踐任人正以成已豈偏信

之人哉

伐柯二章○用人如用媒此義極精凡六禮舉行媒

無不任其事及遵豆有踐媒不復居其功易言坤之

承天而時行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

慶其理正如是也

九戩

古序美周公也

續序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集傳此亦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

九戩之魚鱒魴我覲之子袞衣繡裳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東人聞王將迎公以歸而作此言九戩之魚可以致

鱒魴若我覲之子袞衣繡裳豈可羅而致哉試觀鴻

飛遵渚不過暫時來賓也今公歸豈無所乎茲幸而

詩深卷十五

六

於女信處耳鴻飛遵陸時去亦或時來也若公歸則

不復矣茲幸而於女信宿耳是以不待羅致而有袞

衣兮願無遽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感極而傷悲兮

九戩四章○成王初立洛邑未建而九鼎已遷焉使

管叔構逆時民心一搖則東土莫保而天下之大勢

分裂矣周公避居僅二年耳而東人之愛戴深入肺

腑若此雖有管叔武庚百輩無能為矣然則不動聲

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磐石之固非周公其孰能

之厥後成周既定交命公後毋亦順民心歟書稱周

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民心之繫屬即天命所由  
誕保也豈非一絲懸六鑪者哉

狼跋

古序美周公也

續序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  
美其不失其聖也

集傳周公雖遭疑謗然所以處之不失其常故詩人  
美之夫公之被毀以管蔡之流言也而詩人以爲此  
非四國之所爲乃公自讓其大美而不居耳蓋不使

詩深卷十五

七

讒邪之口得以加乎公之忠聖此可見其愛公之深  
敬公之至而其立言亦有法矣

狼跋其胡載寔其尾公孫碩膚赤烏几几

狼寔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此詩美周公之勞謙雖處疑謗而不貳也言謗言忽  
加疑忌隨起如狼跋其前胡載寔其後尾惟公之本  
心孫碩膚而不居是以怡然順受而赤烏几几也狼  
寔其尾載跋其胡事勢之搶攘極矣惟公遜碩膚而  
不有是以坦然順應而德音不瑕也

狼跋二章○人雖至聖不必免于疑謗觀叔孫之毀

仲尼則叛夫造言幼主懷忌又何足怪然疑謗之來

聖人能受之而常人必不能者何歟人惟自信其是

而後不能受天下之謗人惟自負其功而後不能受

天下之疑周公相武王永清四海又受遺輔政身係

國家之安危有大勳而無微疵者也一旦流言加之

王心疑忌使其少有芥蒂不平之意能不爲盛德之

累乎詩人以公孫碩膚言之既能灼見周公之心體

尤善於形容聖人之氣象蓋其心之欲然不自滿假

詩深卷十五

六

者不惟不自知其功並未嘗自信其無過故疑謗交  
至從容引辟適得乎時措之宜于心無幾微之矯鎮  
于事無毫忽之乖方此其氣象即舜禹之巍巍不與  
也又何是非榮辱禍福死生之故能稍動其心哉集  
傳以公孫碩膚乃詩人愛之敬之而立言有法極圓  
融其說不過忿嫉讒邪爲周公之忠聖作周旋耳纔  
有忿嫉周旋之意則詩人之識見已凌周公之氣象  
亦狹矣

幽七篇○讀幽而知周公之相成王也常則七月以

陳王業變則鴟鴞以救亂追風雷感悟之後東山破  
斧以削亂其寧四國定兩都者勤勞可知也伐柯以  
敷治人法備舉其兼三王施四事者規模可想也然  
則所以能此者豈有他哉其居東也至誠動物而九  
罭美之衮衣繡裳如瞻盛德之光輝其遭謗也安土  
樂天而狼跋美之公孫碩膚想見勞謙之君子噫斯  
其所以爲周公歟

詩深卷十五

五



詩深卷之十六

巴陵許伯政著

小雅

鄭譜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始祖  
后稷由神氣而生有播種之功於民公劉至於太王  
王季歷及千載越異代而別世載其功業為天下所  
歸文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  
自文王至於文王有聲據盛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  
考之美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內後

詩深卷十六

十一

其武所以治外此二雅順逆之次要於極聖賢之情  
著天道之助如此而已矣又大雅生民下及卷阿小  
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傳  
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謂其道同終始相  
成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為正經其  
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  
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  
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此  
其著略大校見在書籍禮樂崩壞不可得詳大雅民

勞小雅六月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顯  
善懲過正之次也問者曰常棣閔管蔡之失道何故  
列於文王之詩曰閔之閔之者閔其失兄弟相承順  
之道至於被誅若成王周公之詩則是彰其罪非  
閔之故為隱推而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義又問  
曰小雅之臣何以獨無刺厲王曰有焉十月之交雨  
無正小艮小宛之詩是也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亂  
甚焉既移文改其目義順上下刺幽王亦過矣  
集傳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

詩深卷十六

二

先儒說又各有正變之別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饗之  
樂也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故或懽欣  
和說以盡羣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詞  
氣不同音節亦異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及其變也  
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其次序時世則有不  
可考者矣

辨義鄭譜所分詩之時世及治內治外之說皆主續  
序所論樂之上取下就又主左傳國語今按小雅大  
雅乃樂部之名也蓋以詩言之言天下之事形四方

之風曰雅雅者正也以樂言之政有小大故有小雅  
焉有大雅焉凡燕臣及育材之類皆王朝之政一詩  
各言一事而用之入樂多達於邦國并及鄉人故其  
部謂之小雅自文王至卷阿諸詩陳天命紀祖功正  
君德其政則王公之所坐論其樂則鄉國不得用之  
故其部謂之大雅至其所謂變者即取所言事理之  
相類者附之試本序以觀詩小大之別瞭然不待求  
諸辭氣音節閒矣若夫序稱王政之所由興廢者誠  
以有是政必有行是政之實因之發志於詩播以管

詩深卷十六

三

弦金石使肅雍和鳴上下交而其志悉同焉故王政  
之興恆必由此設僅於燕饗會朝之頃沿爲故事則  
詩樂雖具而志意弗宣斯王政之所由廢也然則王  
政方興二雅皆詩之至也以形四方之風遠邇莫敢  
不一於正也迨夫正者廢而變者作矣

鹿鳴至菁菁者莪

此正小雅也其詩十六篇又有義無辭者其名有六  
今爲一卷

鹿鳴

古序燕羣臣嘉賓也

續序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

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集傳此燕饗賓客之詩也燕禮云工歌鹿鳴四牡皇  
皇者華即謂此也鄉飲酒用樂亦然而學記言大學  
始教宵雅肄三亦謂此三詩然則又爲上下通用之  
樂矣豈本爲燕羣臣嘉賓而作其後乃推而用之鄉  
人也與然於朝曰君臣焉於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  
使臣之厚於此見矣

詩深卷十六

四

辨義燕羣臣君行燕禮以燕朝臣也至於侯國大夫  
來獻而王燕之列侯相與遣使聘問而君燕之則稱  
嘉賓禮稱公與客燕又稱四方之賓及鄉飲賓與皆  
是若燕臣則詩之嘉賓即羣臣當之續序稱爲忠臣  
集傳專言賓客而兼及於饗皆誤已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

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忮君

子是則是傲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此燕羣臣嘉賓之樂卽工歌之首篇也言呦呦鹿鳴猶和聲相召以食野之芩矣今我有嘉賓旣鼓瑟又吹笙當吹笙鼓簧之際又或酬或侑承筐是將焉誠冀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周行也呦呦鹿鳴相與食野之蒿矣今我有嘉賓平日德音孔昭示民不佻凡我君子所當是則是倣故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也呦呦鹿鳴相與食野之芩矣今我有嘉賓則鼓瑟鼓

詩深卷十六

五

琴矣所以鼓瑟鼓琴願其和樂且湛庶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而示我之不吝也

鹿鳴三章○燕禮所載工歌三間歌三笙奏六合樂二南而曰正歌備乃全樂之條理也此詩首云鼓瑟卽工歌也吹笙卽笙奏也卒云鼓瑟鼓琴卽合樂也是作詩時樂制已先定矣蓋此樂爲燕飲而設故王侯燕臣賓皆用之鄉飲又用之工歌以鹿鳴爲主而四牡皇華卽以類從間歌以魚麗爲主而嘉魚南山卽以類從合以鄉樂所謂關雎之亂也鄉者興效與

賢之地宵雅肄三以官其始三載賓興以求賢能故鄉飲得用是樂也凡行射禮必先行燕禮大射則鹿鳴三終而下管新宮鄉射則正歌合鄉樂三笙一和以成聲至於勞使則主四牡遣使則主皇華與賢則主嘉魚得賢則主南山有臺皆由規制先定設移此就彼而爲之惡足云制作一代之禮樂哉常棣燕兄弟伐木燕朋友菁莪育材或有侯國通用者若采芻出車杖杜所以整六師蓼蕭湛露彤弓所以懷諸侯天保報上王朝大禮均非侯氏所敢用也

詩深卷十六

六

四牡

古序勞使臣之來也

續序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集傳此勞使臣之詩也

辨義使臣之來有二一則來聘者一則出使來復命者

四牡駢駢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四牡駢駢嘽嘽駘駘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啟處  
翩翩者騅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翩翩者騅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駕彼四駟載驟駉駉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詠

我心傷悲憂國憂民非內顧也雖孝鳥也末章專承  
將母以便行文孔疏以爲母之恩意偏多其見義如  
鼠入牛角愈入愈狹矣○此勞使臣之來卽燕飲工  
歌之次篇也言四牡駉駉而不止周道倭遲而甚遙  
豈不懷歸乎誠以王事靡盬我心慙覽而傷悲無暇  
內顧也四牡駉駉嗥嗥駉駉馬豈不懷歸乎誠以王事  
靡盬不遑啟處以勤勞無暇私計也如此而又懷歸

詩深卷十六

七

者何哉行邁之際每見翩翩者騅載飛載下集于苞  
栩是有孝順之性者也我因王事靡盬不遑將父不  
覺覩騅而有懷矣翩翩者騅載飛載止集于苞杞是  
有孝謹之德者也我因王事靡盬不遑將母不覺覩  
騅而又有懷矣然則駕彼四駟載驟駉駉豈不懷歸  
乎是用作歌以將母之情來詠于君也

四牡五章○左傳穆叔如晉晉侯享之歌鹿鳴之三  
乃公與客燕之正樂至其先金奏肆夏之工歌文  
王之三穆叔皆不拜而韓獻子反使子員問之可見

用雅之失所已久故晉人用之而不明其義也燕客  
曰享亦春秋時之變禮

皇皇者華

古序君遣使臣也

續序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集傳此遣使臣之詩也

辨義續序誤以皇皇爲禮樂之光華不知詩意以每

懷靡及爲主故首章比喻之下四章詳言之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駉駉征夫每懷靡及

詩深卷十六

八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我馬維駉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我馬維駟六轡旣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諏訪問以知其事乃謀諸心度諸理詢諸人也○此

君遣使臣之詩卽燕飲工歌之三篇也言使臣之宣

化如陽春所到則皇皇者華徧及于彼高原下隰之

間是以駉駉征夫每懷宣布靡及之憂也由是我馬

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凡國計民生之利弊必周

爰咨諏以採訪其實焉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  
驅凡所諏之利弊孰興孰革又必周爰咨謀熟計而  
細籌焉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凡所謀之興  
革或緩或急又必周爰咨度酌古而準今焉我馬維  
駟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凡所度之事理宜於人情否  
合於土俗否又必周爰咨詢求至當而盡善焉非以  
靡及爲懷而能若是乎  
皇皇者華五章

常棣

詩深卷十六

九

古序燕兄弟也

續序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集傳此燕兄弟之樂歌

辨義國語及春秋傳俱載富辰之言一以爲周文公  
之詩一以爲召穆公所作當以文公爲是但文公身  
遭管蔡之變當其因制樂而作詩不覺悽然感懷言  
之懇惻信乎情理所有若專爲閔管蔡而作必不以  
列於樂歌何者寫吾友愛之誠而彰其失道受誅之  
罪播諸管弦施諸燕集周公必有所大不忍於此也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哀矣兄弟求矣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儻爾邊豆飲酒之飮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鄂萼也脊令行則首尾俱搖兄弟急難如相容隱之

詩深卷十六

十

類國法亦不罪之禦侮如不令之弟見兄受侮而趨  
救即侮之者不能斥其徧徇若良朋則必指爲植黨  
矣且救兄情切雖還毆殺人于法爲可矜此皆所以  
扶天性厚人倫而非良朋之分義所得與也死喪相  
求不言良朋無助者朋友本有無歸我殯之義也况  
况也烝眾也既具猶言具來非言無故也孺者純一  
無僞之意賓朋會飲非好修飾而多儀文兄弟聚飲  
非好簡樸而多真率也由凡人及良朋及妻子皆極  
言其莫如也○此燕兄弟之樂歌言常棣之華鄂以

一本承之不亦韡韡有光乎觀此而知凡今之人莫如兄弟矣設人不幸有死喪之威惟兄弟則孔懷極不幸而原隰哀矣亦惟兄弟求矣此豈可槩之凡人而不但凡人也脊令在原惟首尾一身故搖則相應兄弟在急難惟恩愛一本故患則相扶雖有良朋而分不得與悅也永歎而已即不令之兄弟或闕于牆而外則同禦其侮每有良朋而義不得與眾也無戎而已乃或謂喪亂既平既安且寧于斯時也雖有兄弟之親不如友生之樂曷思儻爾籩豆非不飲酒之

詩深卷十六

十一

飲若所燕者兄弟既具則和樂之中且多孺子之慕此豈友生所有而不但友生也妻子好合非不如鼓瑟琴要惟兄弟既翕其和樂且湛久而不渝是故宜爾室家乃能樂爾妻孥是妻子亦莫如兄弟也試是究之試是圖之直其然乎

常棣八章

伐木

古序燕朋友故舊也

續序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

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集傳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

辨義中庸曰期之喪達乎大夫蓋上而王公雖諸父昆弟亦親不敵貴於是有族食族燕之禮以仁之親也至于尙德則諸父諸舅兄弟均爲朋友故舊是故堯舜之甥舅爲賓主文王之咨號詢虞皆朋友之交周禮大宗伯之職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常棣是也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此詩是也可見此燕專爲尊賢而設所謂天子而友匹夫也論仁義之等

詩深卷十六

十二

親親先于尊賢循九經之序尊賢又先于親親苟無其德雖諸父諸舅不得均預此燕矣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伐木許許醴酒有蕝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粢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伐木于阪醴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

餽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丁丁共力伐木之斧聲左右相應也許許共力舉木之呼聲聲起則力起聲止則力止故人眾而力無不齊即俗所謂號子非歌也阪者陔陀不平舉重于此或升或下尤須眾力皆奮此三者比意之次第也嚶嚶兩鳥鳴也○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言朋友之助如同力伐木其響丁丁而相同聲之應如兩鳥偕鳴其音嚶嚶而相和夫鳥微物也當其出自幽谷遷

詩深卷十六

三

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要在始終一致使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則善矣蓋和平有終如伐木而又齊呼許許以舉之則力益齊而重可勝也今我醜酒有蕝既有肥矜即以速諸父而言歡寧諸父適有故不來微我之忍置弗顧也於粲酒埽陳餽八簋既有肥牡即以速諸舅而敘情寧諸舅適有他不來微我之疎遠有咎也且朋友有終又如伐木而舉之于阪則力益奮而險可濟也是以醜酒有衍邊豆有踐即冀兄弟之無

遠誠念民之失德不終每因乾餽以愆若有酒則湑我無酒亦酤我於是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相與飲此湑矣又何致于或遠哉

伐木三章

天保

古序下報上也

續序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

集傳人君以鹿鳴以下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

詩以答其君

詩深卷十六

十四

辨義詩中並不見受賜之意其非謝燕之歌無疑今按下報上者國有大慶及正旦令節則羣臣相率朝賀此大體所關亦至情所繫而禮樂之不可缺者故於天子受朝百官拜賀之際而歌此詩諸侯朝正殆亦用之五福一曰壽二曰富前三章言降福于天則以百祿為大蓋富有四海者天之命也必罄無不宜而後克受之後三章言詒福于祖則以萬壽為大蓋欲至于萬年者祖考之心也必是用孝享而後能卜之是則拳拳稱祝之意規勉即寓焉以此報上可想

見盛世之堂廉矣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吉蠲為饗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詩深卷十六

五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

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此朝賀大慶之樂歌言天保定爾亦孔之固矣既俾爾單厚何福不除又俾爾多益以莫不庶焉單厚多

益于何見之天保定爾必俾爾行事戩穀凡屬人民罄無不宜足以受天百祿是故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也維日不足如之何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其如山又

如阜如岡又如陵乎其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乎且

爾惟吉蠲為饗是用孝享盡心禴祠烝嘗以祀于先公先王是以君曰卜爾萬壽無疆也卜爾萬壽于何

見之神之弔矣詒爾多福必使民之質矣胥安日用飲食之常羣黎百姓又皆徧為爾德則無疆之休在

此矣然則萬壽如之何其如月之恆又如日之升乎其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又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

承乎  
天保六章

詩深卷十六

六

采薇

古序遣戍役也

續序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也

集傳此遣戍役之詩

辨義按續序所以為是說者意以永清大定而後放牛歸馬戢干戈櫜弓矢九夷八蠻通道來貢安得尚有邊患故因文王有昆夷之患及專征之命而以此



下三詩屬之豈非迂士之識哉鄭譜時世之說正出於此集傳載程子之言曰古者戍役兩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至春暮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如今之防秋也其說極詳確此下三篇均當本是解之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啟居玁狁之故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

詩深卷十六

七

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

遑啟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

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

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

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腓足肚也隨足以動如士之隨將所指麾也○此遣

戍役之樂歌言此遣戍之時采薇薇亦作止遙

計曰歸曰歸之時則歲亦暮止所以使我靡室靡家

者玁狁之故非得已也所以使我不遑啟處者玁狁

之故非樂戰也故以私情言之現今采薇薇亦

柔止思及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所以憂心烈烈者從

此啟行在道載飢載渴其不遑啟處可知也即其初

至邊庭我戍未定靡使歸聘其靡室靡家更可念也

若以公義言之此時采薇薇亦剛止將來曰歸

詩深卷十六

六

曰歸歲亦陽止皆由王事靡盬故不遑啟處也思及

此而憂心孔疚報國之志我行其不來矣此非徒捐

身以報國也彼爾維何維裳之華鄂則承之彼路斯

何君子之車卒則從之試觀戎車既駕四牡業業君

子之壯往若此我亦豈敢定居惟期一月三捷以克

敵耳此不但恃勇以倖功也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

子之所依即小人之所腓試觀四牡翼翼象弭魚服

紀律之嚴整若此豈敢不日戒以玁狁之孔棘乎如

是而克敵成功歸期即屆念及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於時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固感之以傷悲而上寧知我哀乎

采薇六章

出車

古序勞還率也

集傳此勞還率之詩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詩深卷十六

九

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啟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嘒嘒草蟲趨趨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況瘁愴悅憂勞之貌如云壯士慘不驕也載塗滿路也○此勞還率之樂歌言主帥出師之始下令前軍

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今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即召彼僕夫謂之載矣蓋王事多難維其棘而不可緩矣又下令後軍曰我出我車于彼郊矣各宜設此旆矣建彼旆矣其師出以律如此此其軍容之壯彼前旆與後旆斯胡不旆旆以飛揚而主率當此尤覺憂心悄悄即僕夫亦形其況瘁其臨事而懼如此此其主率為誰蓋王命南仲往城于方是以出車彭彭旂旐旆

詩深卷十六

三

央央也爰申命于諸軍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非窮兵也其廟算先定又如此故此赫赫南仲玁狁之患于襄而來歸疾矣想其歸而在道深冬時也軍士感時而念曰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良由王事多難故不遑啟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之戒嚴也其軍士之奉命急公如此想其往而在邊深秋時也軍士之室家感時而思曰嘒嘒草蟲趨趨阜螽念我之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必也既見君子我心則降但念赫赫南仲前此薄伐西戎不勞餘力今又

何憂于玃狁乎其威名素著人咸知倚重如此所以  
今當春日遲遲之候卉木萋萋以向榮倉庚啾啾以  
和鳴一時采蘋祁祁之婦女望見執訊獲醜薄言還  
歸喜相告曰信乎赫赫南仲玃狁又于夷矣  
出車六章

杕杜

古序勞還役也

集傳此勞還役之詩也

有杕之杜有皖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月陽止女

詩深卷十六

三

心傷止征夫遑止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

心悲止征夫歸止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幘幘四

牡瘡瘡征夫不遠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偕止會

言近止征夫遑止

此勞還役之樂歌言戍畢之時正值有杕之杜有皖

其實因念我為王事靡盬繼嗣我日而在外今日月

陽止遙憐女心必且傷止蓋曰征夫此時始畢戍而  
遑止矣及歸而在道又值有杕之杜其葉萋萋因念  
王事靡盬致使我心傷悲現今卉木萋止遙憐女心  
必且悲止蓋曰征夫此時可計程而歸止矣及歸而  
將至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則春將暮矣因念我為王

事靡盬必且憂我父母父母之憂蓋曰檀車諒已幘  
幘四牡諒已瘡瘡征夫諒亦不遠矣乃竟匪載匪來  
則父母之憂心孔疚矣誠以歸期已逝猶然不至而  
愛子之心必多為憂恤也於是卜筮為之偕止神明

詩深卷十六

三

不欺當亦會言近止父母庶可自寬曰征夫遑止矣

杕杜四章○此詩敘征夫在外思室家父母之恩已

後人多有為之者究不能如詩之體情入微也蓋室

家有離別之情故觸時感懷其思幽細至父母之愛

子明知成有定期故不憂于久別而恆憂于罹患及

歸期已近斯念其不遠若期逝不至則無窮之憂疑

畢集于心所謂而多為恤者愛子之至也

南陔

古序孝子相戒以養也

集傳此笙詩也有聲無詞舊在魚麗之後以儀禮考之其篇次當在此今正之說見華黍

白華

古序孝子之絜白也

華黍

古序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集傳亦笙詩也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華然後笙入立於縣

詩深卷十六

三

中奏南陔白華華黍南陔以下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詞明矣所以知其篇第在此者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

辨義燕飲之樂笙奏於堂下者有六孔子皆序之於詩且確指其義曰有其義而亡其詞古字亡與無通卽集傳有聲無詞之旨但傳主笙奏言之曰有聲序主孝子相戒以養之類言之曰有其義耳夫既無其詞則非詩句篇章可誦可詠何故尚取其義附于三

百篇思詩者樂歌也有歌必有舞有舞必有名然則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邱由儀六者皆籥舞之名乎試卽詩書以徵之鼓鍾曰鼓瑟鼓琴堂上之樂也笙磬同音堂下之樂也承之曰以雅鼓瑟以歌小雅也以南合樂周南召南也以籥不僭謂籥舞之節與笙奏相應而不差也賓筵曰籥舞笙鼓言籥舞以笙鼓爲節而承云樂旣和奏尤與禮之曰樂曰奏同也虞書曰搏拊琴瑟以詠卽堂上之鼓瑟而歌笙鏞以間卽堂下之笙奏以舞所以鳥獸感之亦率舞而踴蹌

詩深卷十六

三

以閒卽閒歌蓋一歌一舞相間以作而舞必依笙奏爲節故直謂之奏南陔笙由庚云爾且詩言笙鼓書言笙鏞是笙奏之時鍾鼓亦交奏故周禮稱籥師鼓羽籥之舞商頌亦稱鏞鼓有數萬舞有奕也凡徒歌不足以言樂琴瑟之專一不足以言和惟律以和八音舞以行八風八風之舞與音節協應從律而不姦則聲容並盛樂之大觀備矣凡樂事有三曰奏曰歌曰舞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奏蕤賓歌函鍾舞大

夏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此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也卽如祀天神則奏用黃鍾之調歌用大呂之調舞用雲門之舞調者如元人諸曲按其工尺則有譜而可奏填以文詞則爲詩而可歌但歌貴人聲雖以六律爲音而琴瑟主之奏則按其調譜八音交宣翕純儼繹而節奏行乎其中舞者之動容卽依所奏之節而不得差池是雲門之舞以黃鍾之調爲節也然則工歌鹿鳴之三畢乃笙奏南陔之舞其舞者由南表以出執籥指麾作孝子

詩深卷十六

五

相戒以養之象又奏白華之舞卽以舞羽爲白華象孝子之絜白又奏華黍之舞以舞羽爲華黍象時和歲豐之宜黍稷小雅肆三曰官其始者所以勸忠而求治也忠必以孝友廉恥爲本治必以務農蓄積爲本故象其義于舞以與工歌相備焉然後堂上間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之舞歌南有嘉魚則笙崇邱之舞歌南山有臺則笙由儀之舞舞所取象亦各有其義如序說蓋歌所陳者百禮備而眾賢升舞所象者陰陽理而萬物遂皆王政之功化所存故孔子序詩

特取其義附著于篇次以示人及王德衰而廢缺復于總序中惓惓言之鹿鳴曰吹笙鼓簧承筐是將可見笙奏之時堂下籥舞一回堂上承筐一次前後各三巡乃合樂二南以至于無算爵無算樂此又堂上堂下禮樂之交動而交應也又記稱笙入三成遂合鄉樂若舞則勺可見合樂亦有舞勺卽其舞名惟堂上堂下歌舞並作故曰合樂其詳見維清或以酌爲勺殆非也又鍾師所掌有祓夏笙師掌春牘應雅以教祓樂杜子春日祓讀爲陔鼓之陔蓋據漢時行禮

詩深卷十六

五

于太學罷出以陔鼓爲節而言之然則南陔諸舞皆名陔樂當笙奏之際又春牘應雅以節之故亦掌於笙師漢猶近古陔鼓尙傳其遺制也此在孔子正樂時必另有其譜不待于序詩中瑣言之自樂經闕亡遂無可徵據姑志所見以俟好古者

魚麗

古序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

續序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于夔勤終于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于神明矣

集傳此燕饗通用之樂歌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前樂既畢皆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閒代也言一歌一吹也然則此六者蓋一時之詩而皆為燕饗賓客上下通用之樂毛公分魚麗以足前什而說者不察遂分魚麗以上為文武時詩嘉魚以下為成王時詩其失甚矣

辨義燕飲之正歌工歌三篇鹿鳴主之嘉賓式燕是也閒歌三篇魚麗主之物多備禮是也夫備禮必于物多豈侈陳水陸之珍哉居山不以魚鼈為禮居澤

詩深卷十六

云

不以鹿豕為禮誠以天不生地不養則非合于天時設于地財之義是故備物所以致敬致敬所以行禮而禮之厚薄必差以年之上下年不順成物力耗微則宮懸徹樂八蜡不通一切大禮尚從減殺而况燕飲乎夫天地生萬物而人資以養者有三焉山林川澤田疇皆兩間自然之利故孟子論不可勝用者一不可勝食者二以為王道之興必始諸此也此詩就燕飲言之故專及魚與酒酒者釀精于穀豐年多稼為酒為醴烝畀祖妣而外百禮可得而洽也魚者聚

族于水潛有多魚以享以祀而外魚鼈膾鯉燕飲可得而用也使非天心順地氣和萬物盛多而典禮何由該洽乎周之盛也禮成燕飲而其詩曰魚麗于鬻及其衰也人嗟鮮飽而其詩曰三星在鬻咏一物耳而王政之興廢氣化之否泰於斯可見詩之蘊義宏矣哉續序識見淺陋固不足以知此其所云始于憂勤終于逸樂者尤屬策士雜霸之謬談漢唐以後詩人文士每襲其說以告人主使人主信之其不為唐明皇之續者幾希矣試觀二雅中周召所述文武之

詩深卷十六

云

德以告其君者為何如而肯以逸樂終歟

魚麗于鬻鱮鯨君子有酒旨且多

魚麗于鬻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

魚麗于鬻鰕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嘉者嘉之會也偕備也時禮以時為大也○此詩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乃燕飲閒歌之首篇也言時和物阜魚麗于鬻有鱮鯨焉君子有酒則旨且多焉魚麗

于罾又有魴鱧焉君子有酒則多且旨焉魚麗于罾  
更有鯁鯉焉君子有酒則旨且有焉如是而物其多  
矣維其禮之嘉矣物其旨矣維其禮之偕矣物其有  
矣維其禮之時矣  
魚麗四章〇此詩自毛鄭以來皆作六章今案左傳  
載季武子賦魚麗之卒章必不僅物其有矣二句故  
定為四章

由庚

古序萬物得由其道也

詩深卷十六

五

南有嘉魚

古序樂與賢也

續序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其之也

集傳此亦燕饗通用之樂

辨義本與賢之義求此詩之用蓋大司馬論進士之

賢者以告王而王親定其論以官之因賜燕於大司

馬而歌此詩殆若後世進士廷試之後賜燕於禮部

歟與賢者爵之則與共天位祿之則與食天祿也續

序以為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其太平彼亦習聞機術

馭臣免死狗烹之陋而妄為此說耳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衍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翩翩者雛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烝眾也君子王也雛孝鳥也也比吉士所謂有孝有

德也〇王朝論進士之賢者以官之而賜燕於大司

馬則歌此詩即燕飲閒歌之次篇也言所進之士如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以來之是以君子有酒嘉賓式

詩深卷十六

三

燕以樂也又如南有嘉魚烝然汕汕以聚之是以君

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衍也蓋君子之垂意與賢如南

有樛木甘瓠得以纍之是以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

之今此諄諄多吉如翩翩者雛烝然來思是以君子

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南有嘉魚四章

崇邱

古序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南山有臺

古序樂得賢也

續序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集傳此亦燕饗通用之樂

辨義本得賢之義求此詩之用蓋三年大比鄉老及

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而王再拜受之亦歌

此詩也

南山有臺北山有栳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

壽無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

詩深卷十六

三

壽無疆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

音不已

南山有栳北山有桼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

音是茂

南山有栳北山有桼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

艾爾後

此獻賢能書之樂歌即燕飲閒歌之三篇也言賢能

之生如南山有臺北山有栳今樂只君子得之是邦

家之基也樂只君子而以得賢為基則我邦家萬壽

無期也又如南山有桑北山有楊今樂只君子得之

是邦家之光也樂只君子而以得賢為光則我邦家

萬壽無疆也又如南山有杞北山有李今樂只君子

得之養賢以及萬民是民之父母也樂只君子而父

母斯民則聲教洋溢德音不已也又如南山有栳北

山有桼今樂只君子得此以引以翼何不眉壽乎如

是則樂只君子德音是茂而令聞施於無窮矣又如

南山有栳北山有桼今樂只君子得此輔之粥之何

詩深卷十六

三

不黃耇乎如是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而福祿貽於

子孫矣

南山有臺五章

由儀

古序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蓼蕭

古序澤及四海也

集傳諸侯朝於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歌此

詩



辨義諸侯朝王有燕有賜下篇燕之此篇賜之燕以  
示慈惠止及於在此之身賜之則車服禮樂祭器恩  
榮及於在彼之國而臣民並受其福故曰澤及四海  
言懷諸侯則天下畏之也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  
以有譽處兮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  
考不忘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

詩深卷十六

三

德壽豈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偉革冲冲和鸞離離萬  
福攸同

笑語猶言溫旨慰諭也譽處猶言在此無射也○此  
天子賜諸侯之樂歌言侯氏之德可承恩如蓼彼蕭  
斯則零露漙漙兮故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相與燕然以  
笑語兮是以有譽以處此兮又如蓼彼蕭斯則零露  
漙漙故既見君子以為寵榮以為光耀使其德自是  
不爽且壽考之不忘矣又如蓼彼蕭斯則零露泥泥

故既見君子甚安其豈弟之德也本此以宜兄宜弟  
則令德益壽且豈矣又如蓼彼蕭斯則零露濃漙故  
既見君子賜以偉革之冲冲和鸞之離離美哉此萬  
福之所同也

蓼蕭四章○左傳昭公十二年宋華定來聘享之為  
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因而譏之今按此詩所  
云晏語龍光令德同福豈華定所敢受哉昭子但譏  
其不答賦至於賦此詩之非恬然不自知也良由王  
綱不整一切禮樂諸侯僭濫積久亦莫自知其非蓋  
雅頌之不得所極矣春秋書曰宋公使華定來聘夫  
宋公則于周為客也使華定來聘則與國之使也此  
而享之所謂公與客燕也奈何賦蓼蕭歟後人偶見  
華定有出奔之事若昭子于九年前即預知之何其  
陋也

詩深卷十六

三

湛露

古序天子燕諸侯也

集傳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露得陽以晞而後物受其滋酒及醉以止而後人受

其養豐草之得露偏多在宗之承恩更渥前兩章之

興意也杞棘桐椅之特立露雖重不足以披之令德

令儀之自樹醉雖甚不足以困之後二章之與意也

○此天子燕諸侯之樂歌言湛湛露斯匪陽不晞茲

之厭厭夜飲亦欲不醉則無歸也湛湛露斯在彼豐

詩深卷十六

三

草則沾潤最多厭厭夜飲而在宗載考亦欲恩意之

獨洽也將憂酒之亂德乎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非露

所能靡也顯允君子平日莫不令德其不為酒困可

知矣將懼酒之失儀乎其桐其椅其實離離未嘗因

露而傾也豈弟君子平日莫不令儀其不因酒失儀

又可知矣

湛露四章○左傳文公四年賦湛露彤弓以燕甯武

子武子不答賦以為陪臣來繼舊好不敢干大禮以

自取戾其時入春秋已百年用雅之失所武子獨能

知之自是而後則益甚矣

彤弓

古序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集傳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也

辨義此詩所重在錫有功先陳其彤弓旅矢於庭而

以饗禮行之不得稱燕

彤弓昭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

朝饗之

彤弓昭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

詩深卷十六

三

朝右之

彤弓昭兮受言饗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

朝饗之

天子錫有功諸侯而饗之則歌此詩言彤弓昭兮受

言藏之久矣今我有嘉賓中心貺之是以鐘鼓既設

一朝饗之餘做此

彤弓三章

菁菁者莪

古序樂育材也

續序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集傳此亦燕飲賓客之詩

辨義此詩遵序以爲育材則意義顯然卽其用亦因之可見若泛以爲燕飲不惟辭意茫無可據而亦莫知其何所用之矣記曰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學曰俊士今按選士卽三年大比所興之賢者能者其書獻於王其士升於司徒如今之鄉貢所取額數必進呈而所取之士未及授職則咨送禮部也及將任官乃升於司馬亦如

詩深卷十六

三

銓選之掌於吏部也但三代取士皆先教育之然後官使故其間又由司徒以升諸學樂正教之旣成乃升於司馬而官之凡樂正論士必告王以升司馬司馬辨論官材必告王以親定其論此與獻賢能之同一規制蓋取士之典官人之權悉秉諸天子而非臣下所敢擅矣然則司徒於其間升選士之秀者於學謂之俊士又謂之造士以其材可造就也於是不征於鄉不征於司徒而與王太子王子羣后之世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相爲齒讓則其入學也必先釋

菜於先師而以禮見於大樂正小樂正樂師行禮有差此詩卽其樂歌故曰樂育材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休心逸日休之休大學所云定靜安慮是也○此造士初入學旣釋菜而見於師之樂歌言眾材之育於學如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故旣見君子則悅樂而且

詩深卷十六

三

有儀法矣樂則滋潤之功不已如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所以旣見君子我心則喜也有儀則培植之方甚廣如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所以旣見君子如錫我百朋也蓋材而不教斯性質無定如汎汎不繫之楊舟載沈載浮今旣見君子我心則休休其安定矣菁菁者莪四章○君子之教人先使之欣然樂育如草木之託根於善地而生趣勃發且其循循善誘必有儀焉如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乃能深造之以道而庶幾於自得是故浸灌滋潤如莪

之在泚廣大寬深又如莪之在陵由是欲罷不能所謂我心則喜也如取如攜所謂錫我百朋也由是知止有定向道而行俛焉日有孳孳非如不繫之舟汎汎浮沈所謂我心則休也讀大學可以得古人爲學之序誦是詩可以見先王造士之方學者其可不盡心歟

鹿鳴至菁莪者十六篇又無辭者六

古序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

詩深卷十六

无

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芣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眾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甫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邱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墜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侯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辨義此序舊在六月下今按其序次當在此廢者非廢夫詩與樂而其實廢也實廢則效缺如鹿鳴之於燕飲所以樂心而好道也廢於朝則上下之志不交廢於鄉則齒讓之風以息和樂安得而不缺哉四牡廢而使臣不以禮君臣之缺也皇華廢而事君不以忠忠信之缺也君無來諗之恩臣無靡及之志雖日歌四牡奏皇華無補於其缺矣常棣廢而上不親親兄弟缺矣伐木廢而君不友德朋友缺矣况上不篤親則民不興仁上遺故舊則民俗偷薄此其一缺無

詩深卷十六

无

不缺者又可類推也天保之報上願其君敬天尊祖以迓庥祥廢則君驕臣諂自絕於天祖福祿安得不缺哉采芣遣戍役故以征伐言之出車城邊方故以功力言之杕杜體惜士卒故以師眾言之廢之則缺其故可知也上自郊廟下及鄉閭一切禮樂皆法度也物多備禮猶之衣食足則禮誼興也人事既失患氣頻興水煩土敝穀耗物凋何暇議及禮樂察此則魚麗廢而法度之缺可知矣賢者民之望也嘉魚廢不足以與賢故賢者不安下不得所也賢者國之基

也南山廢不足以得賢故爲國之基墜也菀柳曰上帝甚蹈由恩澤之乖也無自療焉是萬國之離也非蓼蕭湛露之旣廢乎有道之世征伐自天子出故彤弓錫功嘉其攘夷安夏也彤弓廢而強大擅征攘四夷則不足侵弱小則有餘諸夏所以衰也禮儀自學校出菁莪廢而上無禮下無學則禮儀蕩然矣如是而小雅盡廢中國不微者幾希矣此序惟南陔六首古樂亡而無徵餘則提領挈要義蘊精深與關雎序之總論全詩者相配其文亦與說卦序相埒斷非二

詩深卷十六

三

毛所能爲朱子辯說乃譏其得失無足議不亦惜歟

詩深卷之十七

巴陵許伯政著

六月至無羊

此皆宣王之詩所謂變小雅也共十四篇今為一卷

六月

古序宣王北伐也

集傳成康既沒周室寢衰八世而厲王胡暴虐周人

逐之出居于醜獫狁內侵逼近京邑王崩子宣王靖

卽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序

詩深卷十七

其事如此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獫狁孔熾我

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

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四牡修廣其大有顛薄伐獫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

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獫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

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馬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獫狁至

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魚

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載是常服載於重車出車所云謂之載是也既成我

服師旅啟行戎裝以齊部曲聽號令左傳云均服振

振是也若此月之中始製戎服則倉皇無備甚矣整

居屯據其地也焦穫藪名鎬即鎬京方即程邑皇矣

稱萬邦之方是也其時周都犬邱在鎬方之西說具

詩深卷十七

斯干及魚藻飲御諸友陪燕之賓也諸友中崑表張

仲仲之位未得為陪賓王嘉其以孝友為吉甫所友

而特召之也○宣王命吉甫北伐獫狁有功而歸此

其勞還之樂歌言時方六月棲棲然戎車既飭即駕

四牡之騤騤載是常服以行良由獫狁孔熾故我是

用急以應之是以王于出征能以匡王國之難也然

豈急而無備哉比物四驪以齊其力又皆閑之維則

而車馬素強矣維此六月既成我服以整伍而甲冑

素精矣我服既成于三十里以啟行而次舍素嫻矣

是以王于出征能以佐天子而成功也然豈備而無  
謀哉四牡修廣其大有駟驅之薄伐玁狁不難以秦  
膚公而必有嚴有翼共武之服惟嚴翼以共武之服  
故能以定王國而不勞餘力也蓋是役也玁狁匪茹  
竟整眾屯居隄潛師侵鍋以及方又至于涇陽其  
孔熾若此我是以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  
先啟行其用急若此夫惟有備有謀但見戎車既安  
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率之薄伐玁狁至于  
太原而敵人遠遁矣此其嚴翼以供事者誰乎蓋能

詩深卷十七

三

文能武之吉甫萬邦皆以爲憲者是也今吉甫賜燕  
于王而喜樂既多受祉矣王尤念其來歸自鎬未免  
我行永久於是設飲以召御其諸友而炮鼈膾鯉以  
燕之其友侯誰在矣觀張仲以孝友而獲與斯燕則  
武功之本於文德又可知已

六月六章

采芑

古序宣王南征也

集傳宣王之時蠻荆背叛王命方叔南征軍行采芑

而食故賦其事以起興

辨義大將奉王命率三千乘之眾以出征而軍行在  
道紛紛于新田于菑畝于中鄉四出采芑以食人馬  
必至所過之處雞犬一空又臨敵而後眾干之肄習  
此師亦曰殆哉且軍始行而賦其事以起興未章何  
以云蠻荆來威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  
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第  
魚服鈎膺脛革

詩深卷十七

四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  
旒央央方叔率止約軹錯衡八鸞瓊瓊服其命服朱芾  
斯皇有瓊葱珩

歟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  
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  
淵淵振旅闐闐

蠢爾蠻荆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  
訊獲醜戎車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  
玁狁蠻荆來威

采芑治田也凡田初耕反草曰菑將成熟曰新田中鄉則極成熟者也其車三千天子六軍革車千乘則重車副車亦各千乘凡簡閱必皆訓練之也師干之試習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中春教振旅也旂旒中央辨旗物之用中秋教治兵也前二章詳方叔之車馬服飾昭文章明貴賤習威儀也其飛戾天車驟徒趨之象亦集爰止及表乃止之象陳師鞠旅羣吏聽誓於陳前斬牲以左右徇也伐鼓淵淵三鼓振鐸則羣吏作旗車徒皆作振旅闐闐三鼓攬鐸則羣吏

詩深卷十七

五

弊旗車徒皆坐此章言中冬教大閱也○宣王命方叔南征荆蠻有功而還此其勞還之樂歌也言其平日教戰有漸如薄言采芑以治田于彼新田必先于此菑畝故時當中春方叔蒞止以教振旅其車三千師干之試坐作進退之節秩如也于時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又有簠箝魚服之觀鉤膺儼革之飾而威儀眾著矣及其教戰漸熟如薄言采芑于彼新田即可于此中鄉故仲秋之時方叔蒞止以教治兵其車三千旂旒中央旗物之用無不辨

也於時方叔率止約軹錯衡八鸞瑯瑯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琫瑟珩而文章眾著矣由是眾軍之進止整肅如欵彼飛隼其飛則戾天亦集則爰止故仲冬之時方叔蒞止以大閱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於時方叔率止有鉦人焉有伐鼓者焉先陳師鞠旅而誓眾然後顯允方叔伐鼓淵淵以作之則旗作而車徒皆作振旅闐闐以坐之則旗弊而車徒皆坐其教民有素如此茲值蠢爾蠻荆敢與大邦為讎惟此方叔元老克壯其猶但見方叔率止旗鼓所向執訊獲醜敵

詩深卷十七

六

人聞戎車嘽嘽之聲嘽嘽而又見焯焯之盛軍威所震如霆如雷威懾服曰此顯允方叔即征伐嚴狃有功者而可與抗哉此蠻荆所以不戰來威也采芑四章○古者井田寓兵或云八十家出車一乘或云出於邱則百二十八家或云出於成則八百家其說皆有故而總以八十家為主如大國百里提封萬井每井八家以供千乘則八十家一車明矣然王畿方千里可十萬乘而僅稱萬乘何哉王制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一十一五十里



之國六十三合計方千里內方百里者已去三十有五自卿大夫之田及王子弟所食邑自上中下士及府史胥徒之祿自郊廟燕饗及凡所以待諸侯者殆非三十有五不能給又朝請湯沐及閒田待封亦必倍於外州約去方百里之二十則僅存十之一耳昔孟子論侯國皆君十卿祿獨不言天子所自奉者今按此十之一爲方百里者十積之十萬井公田八百萬畝授廩八十萬夫天子所自奉殆取諸此故王制曰天子百里之內以供官言常祿也千里之內以爲

詩深卷十七

七

御言一切他用也百里卽千里內十之一千里卽方千里內十之一曰官曰御王者食用之尊稱是天子供官之百里當一大國出車千乘因之立六鄉作六軍而千里之御在四郊邦甸合之得萬乘故萬乘者畜眾之數平時訓練則八十家一車六軍者用眾之數有事征伐則成出一車司馬法井十爲通通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革車一乘三百家士十人徒二十人是司馬之發兵八百家一革車十家或士或徒出一人爲正卒其雜卒二十

五人副車重車各一乘卽隨之以具是十分僅用一也漢人倒革車一乘於三百家之下與通出匹馬互異而異議橫生矣且京師地闊凡菟苗獮狩大司馬率以教戰而王親閱之止於六鄉其出自郊甸者卿大夫卽爲將帥以時訓練而總萬乘之籍於大司馬以嚴簡稽以備調遣其教戰陣之法每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爲正卒必有重車一乘以載輜重副車一乘以備毀折用炊家子十人固守衣甲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爲雜卒合之共百人每當

詩深卷十七

八

簡閱皆訓練之所以六軍之眾其車三千不如此則臨陣惡足用歟六鄉卽用禮邦中之賦田亦井授但每夫百畝外其公田十畝各就近納于天庾以供官孟子所謂國中什一使自賦也郊甸謂之野故遂人掌邦之野地遠戶繁乃總井之九百畝使百家朋納其一以供爲御所謂九一而助卽周禮四郊及邦甸之賦也若謂國中行貢野外行助決無是理矣故千里之內曰甸積之方三百二十里方百里曰國中六鄉也又二十里曰近郊六遂也又四十里曰遠郊又

五十里曰甸所謂天子一圻也圻出萬乘十井一車  
凡起徒役家一人正卒備焉其餘爲羨雜卒出焉稍  
縣都在甸外者曰采畿內諸侯在都外者曰流解者  
誤以一圻爲方千里不思戰國時海內方千里者九  
春秋之大國安得多數圻乎百里之國公田八十萬  
畝方二十里曰國中公田三萬二千畝供君祿又十  
二里曰野公田四萬九千餘畝給他用亦十之一七  
十里之國積之蓋五千井方十八里曰國中又加五  
里曰野共五百零四井三百井供君祿餘給他用亦

詩深卷十七

九

十之一五十里之國二千五百井方十四里曰國中  
又加二里曰野積二百五十六井二百井供君祿餘  
給他用亦十之一官祿經費皆在其外其用眾大國  
千乘而制三軍則用三百七十五乘次國出車五百  
而制二軍則用二百五十乘小國出車二百五十而  
制一軍則用百二十五乘是皆二十餘井革車一乘  
正雜百人民力易紬蓋眾建而少其力已寓諸此且  
王朝卿大夫亦各治其稍縣都之賦皆家有藏甲而  
在萬乘外者若列國卿大夫之采地治賦悉隸公徒

則私家不得有藏甲矣凡王朝專征之命不及於小  
國遇有調遣師旅爲多卽大侯五軍非萬不得已亦  
不盡起及春秋之世五霸樓伐然後悉索做賦以會  
時事魯僖之末公車千乘而用公徒三萬猶循周制  
成元年爲齊難作邱甲十六井用一車古制變矣哀  
十二年春用田賦則取十井一車而用之竟同於田  
與追胥竭作矣又王制海內九州州方千里百里之  
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  
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

詩深卷十七

十

此與孟子班爵祿之說合證以周禮大司徒及職方  
氏所掌可互相發明蓋建邦受地有食數有封疆之  
數如州方千里大司徒之制其城諸公之地封疆方  
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  
三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  
百里其制與今直隸州相似蓋人民土田各食其所  
有而隸小國於大疆以轄之小國亦各有封疆其隸  
於某大或專屬或兼屬以疆辨之附庸在其邦域者  
屬之閒田山川在封內者主守之此其星羅碁佈四

分公疆每疆三公六分侯疆每疆三侯分侯各百里外七分伯疆每疆九伯子男隸于公侯伯之間又分方州之內二十五爲子疆百爲男疆故職方氏於以周知天下凡邦國皆小大相維是謂封疆之數也然列爵有五而分土惟三公疆方五百里爲方百里者二十有五其食者半去其零數則每州十二公也侯疆方四百里爲方百里者十有六其食者三之一並其零數爲六國又三其三之一爲十八國公侯皆方百里故曰百里之國三十伯疆方三百里爲方百里

詩深卷十七

三

者九每方百里建七十里之國二其食者三之一亦六國也又十其所食三之一爲六十國故曰七十里之國六十子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謂四百里一子故州有二十五子男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方五十里是也故州有百男子少男多班爵不同而受地皆方五十里合之百二十五國王制舉成數故曰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是謂食數也其實地大者國少地小者國多故子男倍伯伯倍公侯大次小各食三千里其餘以爲附庸閒田此外名山大澤不在

開方積算之中蓋州方千里是於壤地聯絡處方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方百里集合之其中制域卽一國而方圓曲直尖斜險易廣狹長短各因地形山川在其境內皆不入度地居民之數非統合山川開方千里如百畝之田步計繩量也於是每州擇一公爲牧是謂八州八伯三十國爲卒擇七侯爲正十國爲連擇二十一伯爲帥五國爲屬擇子男共四十二人爲長則職方氏所云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其所能是也八伯又各以其所屬屬於二伯則周召之左右

詩深卷十七

三

分陝是也又周禮九服曰侯曰甸曰男曰采曰衛曰蠻曰夷曰鎮曰藩各方五百里合王畿千里計之則四方相距皆一萬里蓋王者聲教四訖內自都鄙邦國外及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凡有血氣之人民方土所產之財用九穀六畜職方氏皆辨其數要以周知其利害此其包舉之廣與禹貢東漸西被朔南暨無異且與漢人地志東西九千里南北一萬三千里亦相仿也若其所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歷舉揚荊豫青兗雍幽冀并諸州不及徐梁益其山鎮

澤藪川浸皆名山大川多隸諸夏是合王畿侯甸方  
三千里之地爲九州眾建五等共千有八百餘國十  
二載時巡覲嶽不越於此故書云惟周王撫萬邦巡  
侯甸也此外於越驪戎萊介白狄淮徐夷之類其風  
土僻陋分地難拘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制其列爵  
則極大者子極多者男故曰男服雖切近九州服事  
諸夏多不預列侯盟會是裔不謀夏其防謹諸此矣  
此外采次之衛又次之蠻服又曰要服猶于六年中  
與五服之朝此外夷鎮藩不過通賓譯錫土姓賜封

詩深卷十七

三

號使各君其地各治其人通道來獻方物其君或易  
世但一朝以受命而已故孟子言海內方千里者九  
專指諸夏商頌稱海外有截則以外薄四海言之現  
在蜀閩滇粵及西北諸部落均在周禮九州之外矣  
或疑禹平水土無遠不屆而弼成五服方五千里何  
反狹於周服今按禹之甸服卽邦畿其間用貢法量  
地遠近有納總納銓納結服及粟米之差亦猶周人  
行徹有邦中四郊甸甸家削邦縣邦都之等也至于  
侯綏要荒中亦分九等如五百里侯服周亦仍之但

去所謂百里采而擴二百里男邦爲甸二百里諸侯  
爲男是五等之建止此矣綏服之揆文教者爲采奮  
武衛者爲衛猶近乎中夏要服之三百里夷爲蠻已  
鄰乎外邊又以二百里蔡爲夷荒服之三百里蠻爲  
鎮二百里流爲藩斯皆邊遠矣當禹會諸侯玉帛萬  
國是五服莫不畢至所以禹服狹周服廣者上古生  
民尙少風氣渾沌雖水土旣平禹跡所奄極遠而荒  
服以外蛇龍所居草木所植獸蹄鳥跡所交無人以  
實之孰爲君長自虞夏迄周初千有餘歲生人漸眾

詩深卷十七

四

土地漸闢風教漸開故周公仿禹服九等之遺擴之  
皆五百里此人事氣化之自然非聲教之有廣狹也  
因論井田兵制故附志之

車攻

古序宣王復古也

續序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  
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集傳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爲東都以朝諸侯周室旣  
衰久廢其禮至于宣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

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  
選車徒焉故詩人作此以美之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設旌搏獸于敖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鳥會同有繹  
決拾既伙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詩深卷十七

五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既攻既同就出巡之車馬言之故承言徂東既好孔  
阜又主田而言故承言行狩兩之子皆指有司君  
子宣王也○宣王中興復會諸侯于東都以講武其  
臣作詩以紀之言王將出行則我車既攻我馬既同  
于是四牡龐龐駕言徂東焉既至東都閱彼田車則  
既好矣齊彼四牡則孔阜矣蓋東有甫草王將駕言  
行狩于其地也故之子之執事于苗者選厥車徒其  
聲囂囂咸使建設旌以俟搏獸于敖也未田之先

諸侯之來朝者駕彼四牡四牡奕奕凡皆赤芾金鳥  
會同有繹而不絕也會同之後退而比其決拾則既  
飲矣整其弓矢則既調矣維時射夫既同相率以助  
我舉柴焉但見四黃既駕兩驂不猗御者不失其馳  
而天子有舍矢如破之善也既狩之後蕭蕭者馬鳴  
之聲悠悠者旆旌之色徒御則卒事而不驚大庖則  
頒禽有制而不盈其終始之盡善如此是故之子之  
執事于是行也有號令之聞無誼擾之聲以是張皇  
六師允矣君子展也王事之大成矣

詩深卷十七

六

車攻八章

吉日

古序美宣王田也

續序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

集傳此亦宣王之詩

辨義此大闕之後遂以狩田也周自厲王初立至此  
五十餘年不復若是之循禮有制故詩人美之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  
其羣醜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鹿鹿麋麋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儻儻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豨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指車徒皆作銜枚而進以至鼓

皆駮車徒皆諫之時而言也小豨大兕大獸公之小

獸私之也○宣王田得其制而詩人美之言吉日維

詩深卷十七

十七

戊既伯既禱於時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將驅之升彼

大阜從其羣醜也及吉日庚午既差我馬以齊其足

力遂視獸之所同鹿麋麋之處而漆沮之從蓋天

子行狩之常所也既及其所瞻彼中原其祁孔有或

儻儻而趨或俟俟而行或三以為羣或二以為友因

之悉率左右鼓行而進以燕樂天子之心但見鼓駮

徒諫之際既張我弓既挾我矢或發彼小豨或殪此

大兕其徒紛紛致禽而田事畢矣凡此所致者以御

賓客且以酌醴莫不各得其制也

吉日四章

鴻雁

古序美宣王也

續序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

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集傳舊說周室中衰萬民離散而宣王能勞來還定

安集之故流民喜之而作此詩

鴻雁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

此鰥寡

詩深卷十七

六

鴻雁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

究安宅

鴻雁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

我宣驕

之子有司奉王命以安集流民者也于垣治野則以

田里安毗者掌于遂大夫造都邑則量地辨物制城

掌于縣師之類是也百堵皆作官為經畫以安插之

也哲人現在之有司愚人前此之有司也○宣王命

有司安集流民而流民歌之言其流離在外如鴻雁

于飛肅肅其羽而不休今幸之子于征念其劬勞于  
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而還定之故此日之得所如  
鴻雁于飛集于中澤良由之子于垣百堵皆作所以  
前此雖則劬勞而其究安宅也回念離散之始相率  
哀籲如鴻雁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則謂我劬勞  
而憫惻之維彼愚人反謂我之哀鳴爲宣驕而斥遠  
之何期得安宅如今日哉

鴻雁三章○厲王貪虐喜衛巫以監謗悅榮公以專  
利其都鄙有司必多剝民以希上旨何惑夫民不堪

詩深卷十七

五

命而紛然離散哉宣王卽位加意勞來有司莫不承  
流于下循行草野多方安集詩云之子于征劬勞于  
野之子于垣百堵皆作是也是故厲王在上則有司  
皆愚人賢若宣王雖愚者不敢不勉于哲矣哲者洞  
察民情而周知其艱苦也夫民方急而相率哀籲不  
惟漠然無所動念又忿其忤己而斥爲宣驕則是昏  
迷無知非愚而何然此豈追咎前此之有司哉痛定  
思痛猶如見其懵懵之面目故言之親切且深幸此  
日之有哲人維此云者蓋曰來何暮也維彼云者蓋

曰推不去也詩雖無一語及王而王之美益見矣

庭燎

古序美宣王也

續序因以箴之

集傳王將起視朝不安于寢而問夜之早晚

辨義旣曰將起又曰不安于寢似于情理文法俱有

未穩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詩深卷十七

三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晰晰明盛貌易稱明辨晰是也○此美宣王視朝之

早也言王始而問夜如何其則夜猶未央矣於時初

發庭燎之光君子之至止者已聞鸞聲之將將而尙

遠也繼而問夜如何其則夜尙未艾矣於時庭燎晰

晰而盛明君子之至止者漸聞鸞聲之噦噦而徐近

也終而問夜如何其則夜始鄉晨矣於時庭燎有輝

而烟光相雜君子之至止者言觀其旂焉正辨色以

入之際也

庭燎三章

汧水

古序規宣王也

集傳此憂亂之詩

辨義史記厲王三十七年國人叛而襲王王奔于汧太子靖匿召公家國人圍而圍之召公以其子代太子太子乃得脫在國人之叛固由不堪暴虐但既襲王出奔又敢圍索太子觀召公之以子代是國人竟以召公子為太子而戕之民怨其上至於斯極桀紂

詩深卷十七

三

未聞有此洵千古創見之奇變也其中豈無桀鷦不軌之徒挾眾倡亂及其和之初此輩自知罪大難追又聞太子尚在必且相動以浮言恐沈于眾詩云歎彼飛隼念彼不蹟民之訛言豈非指此而言乎又云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則當是時父兄百官及邦人之不附逆者必有殲厥渠魁之議矣其論非不甚正然細揆此際國中無主事勢萬難一加窮詰脅從之眾人人自危大變必作甚或九廟震驚非善策也幸而王及太子無善姑為鎮靜安撫俾眾心解

敢訛言自息庶不動聲色而宗社以寧斯為遠慮細玩詩情殆因此而作也其意在懲創前事故以規王書之所謂近臣盡規也

汧彼流水朝宗于海歎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汧彼流水其流湯湯歎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歎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詩深卷十七

三

共和之初宣王未立民變未弭詩人欲王懲往事而進此以規之言亂民必歸于有主如汧彼流水無不朝宗于海亦必歸于所安如歎彼飛隼載飛以求載止之所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所從生而欲窮治之曷思誰無父母肯束手以待死乎況前此之激而逆行如汧彼流水其流湯湯而四溢忿而求逞如歎彼飛隼載飛載揚而不休念彼之不蹟至此使我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豈曰置之不問哉但其逞而甫息如歎彼飛隼率彼中陵以下集則民



之相動以訛言寧莫之懲前事而又興之乎爲今之計願我友皆敬而無失矣讒言其何自而興也

沔水三章

鶴鳴

古序誨宣王也

集傳此詩之作不可知其所由然必陳善納誨之詞也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樺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詩深卷十七

三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共和之時宣王未立而大臣進此以誨之集傳曰鶴鳴于九皋而聲聞于野言誠之不可掩也魚潛在淵而或在于渚言理之無定在也園有樹檀而其下維樺言愛當知其惡也他山之石而可以爲錯言憎當知其善也由是四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理其庶幾乎

鶴鳴二章

祈父

古序刺宣王也

集傳軍士怨于久役故呼祈父而告之又曰子六軍之士也或曰司右虎賁之屬也又曰序以爲刺宣王之詩說者又以爲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故軍士怨而作此詩東萊呂氏曰太子晉諫靈王之詞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宣王中興之主也至與幽厲並數之其詞雖過觀是詩所刺則子晉之言豈無所自歟但今

詩深卷十七

五

考之詩文未有以見其必爲宣王耳下篇倣此辨義鄭箋解此詩乃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辭孔疏因勇力屬于司右與虎賁連官故又兼虎賁言之其意皆就爪牙爪士生義所以鄭箋謂爪牙之士當爲王閑守之衛女何移我于憂又謂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于王之爪牙也集傳改爲軍士怨于久役可謂獨得詩意矣然朱子又曰鄉遂之民以衛王畿凡有征討止用邱甸之民是仍泥王之爪牙不當用以征討與孔鄭同意耳竊謂先王容民以畜眾如鳥之

有爪獸之有牙內衛其身外禦其侮六軍何非爪牙  
豈必區區司右八十人虎賁八百人始可稱之且詩  
之刺意並非謂子乃王之爪牙司馬不當移用于征  
伐也蓋王者不可一日忘武備而有事征伐必不得  
已而用之采薇遭戍杜勞還旣非窮兵黷武而又  
往返有期體恤備至故軍士樂效其爪牙之用即宣  
王之北伐南征亦庶幾合于眾正之義及其晚年佳  
兵貪禍敗績姜戎展轉六師于憂恤室家離曠而靡  
所止居久役不休而靡所底止孤子失養而有母尸

詩深卷十七

三

饗是何異裂爪毀牙以逞怒于一擊故此詩所刺與  
鴛羽之曷其有所父母何怙同一怨思也蓋宣王輕  
開邊釁既與伐獫狁征蠻荆迥異而主率之不恤士  
卒失律喪師亦非復文武吉甫顯允方叔之爲將三  
呼祈父刺意顯然何嘗怨夫身備宿衛不宜調遣哉  
鄭氏好爲穿鑿固訓誥之陋習而唐宋以來竟莫有  
辨其舛者許謙且謂集傳或曰一說于爪牙二字爲  
切而得詩意何其固也又按序以此詩爲刺宣本無  
可疑集傳謂考之詩文未見其必然果如其說關雎

葛覃何以考其必爲文妣車攻吉日何以考其必爲  
宣王徒啟疑端以滋橫議而于經義之得失無關有  
志窮經者烏可不知所決擇歟

祈父子王之爪牙胡轉子于恤靡所止居

祈父子王之爪牙胡轉子于恤靡所底止

祈父直不聰胡轉子于恤有母之尸饗

宣王之未用兵伐戎久役而不恤士卒故軍士刺之

曰祈父總帥六師子皆王之爪牙內外所資以捍衛

也胡展轉子于憂恤使室家離曠而靡所止居乎祈

詩深卷十七

三

父子皆王之爪士甘苦所望于體惜也胡轉子于恤

使遠役不休而靡所底止乎祈父直不聰察矣胡轉

子于恤使孤子亦久役失養而有母之尸饗乎

祈父三章

白駒

古序大夫刺宣王也

集傳爲此詩者以賢者之去而不可留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

焉道遙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賁然來思猶語云高軒光降毋猶將毋也○大夫憂賢人之決意遠逝而陳此以刺王言皎皎白駒如其食我場苗則可繫之維之以永今朝而所謂伊人於

詩深卷十七

七

焉道遙矣皎皎白駒如其食我場藿則可繫之維之以永今夕而所謂伊人於焉嘉客矣且使皎皎白駒賁然來思則將勸之曰爾公爾侯逸豫無期因可戒之曰慎爾優游勉爾遁思矣今皎皎白駒在彼空谷飼以生芻一束而蔑視乎苗藿是其人之自珍如玉而無意乎公侯也毋亦金玉爾音而有遐心矣尙何望其於焉道遙於焉嘉客歟

白駒四章○駒食生芻而遠苗藿人如金玉而薄公侯皆形容賢士之樂道忘勢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

得亟見之決非不義之富貴所可籠致耳而借白駒以相形使語歸含蓄此則詩教之妙所謂王文譎諫者也

黃鳥

古序刺宣王也

集傳民道異國不得其所故作此詩

辨義周禮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鄣五鄣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

詩深卷十七

七

政令刑禁此掌野治民之常法也又云凡治野以下劑致甿以田里安甿以樂昏擾甿以土宜教甿稼穡以興勸利甿以時器勸甿以疆予任甿則致新甿及待之之法也故旅師曰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媿惡爲之等宣王之初安集流民四方聞風者皆悅而願爲之甿矣至是不得其所而思去其託于黃鳥啄粟言不能寬其征役以地之媿惡爲等也不可與明不可與處言安擾教利勸任之者皆不得法也若民適異國不得所而思來歸何故歸咎于

王而列于變雅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

旋言歸復我邦族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

旋言歸復我諸兄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

旋言歸復我諸父

宣王之末新眡之征役不復如下劑之約故託言黃

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既不我肯穀

詩深卷十七

五

我亦言旋言歸復我邦族矣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

啄我梁此邦之人于安擾之道皆不可與明我亦言

旋言歸復我諸兄矣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

此邦之人于田里稼穡之務皆不可與處我亦言旋

言歸復我諸父矣何苦離別其親戚而又不蒙安輯

哉

黃鳥三章

我行其野

古序刺宣王也

集傳民適異國依其昏姻而不見收恤故作此詩

辨義凡新眡甫來與本地之民素無洽比故俾之聯

為昏姻以畜擾之此詩刺其不能以樂昏擾眡而民

俗之偷薄可見矣

我行其野蔽芾其樛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

我邦家

我行其野言采其蕞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

歸思復

我行其野言采其蕞不思舊姻求爾新特誠不以富亦

祇以異

詩深卷十七

三

畜畜擾也舊姻指在我邦家者而言也○此詩之刺

宣王亦新眡所作也言我行其野就蔽芾其樛以處

因樂為昏姻之故言就爾居今爾不我畜我亦復我

邦家矣我行其野言采其蕞以食因樂為昏姻之故

言就爾宿今爾不我畜我亦言歸思復矣我行其野

言采其蕞以食所以不思邦家之舊姻而求爾為新

特者誠不以爾之富亦祇以恩義或異于我邦耳豈

期不我畜如是乎

我行其野三章

斯干

古序宣王考室也

集傳此築室既成而燕飲以落之因歌其事舊說厲王既流於彘宮室圯壞故宣王即位更作宮室既成而落之今亦未有以見其必為是時之詩也或曰儀禮下管新宮春秋傳宋元公賦新宮恐即此詩然亦未有明證

辨義文王作邑於豐城郭宮室猶然侯國之制與古

詩深卷十七

三

公之築室于周原無異故曰築城伊滅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適追來孝及武王既有天下宅是鎬京則邦畿千里之規模矣故曰鎬京辟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由是傳世至懿王王室遂衰徙都犬邱及于厲王而周道大壞矣宣王即位北伐南征內修政治外復文武之竟土於是兩都安定諸侯悉朝而周道粲然以興乃自犬邱復都于鎬營建宮室故魚藻次于衛武賓筵之後其詞曰王在在鎬有那其居亦宣王復宅鎬京之詩飲酒落成而作是

故秩秩斯干豐水有芑之遺也幽幽南山信彼南山

之舊也所謂似續妣祖者也六月曰整居焦穫侵鎬

及方至于涇陽又曰來歸自鎬崧高曰王饒于郇是

北伐獫狁南封申伯時猶都犬邱而遷鎬乃末年之

事詩所以序次于其終耳又史記匈奴傳犬戎殺幽

王于驪山下遂取周之焦穫居于涇渭之間又秦襄

公以兵送平王徙維維王謂之曰戎無道侵奪我岐

豐可見自岐及豐均為戎有鎬京孤危因而東遷自

是則西都之宮廟邱墟而黍離作矣豈非有周一代

詩深卷十七

三

興衰之大略乎讀詩者不推論時世以求其義而曰

厲王流彘宮室圯壞宣王更作之或且以為新宮不

思下管新宮見于儀禮乃周公所作安得有宣王者

室之詩朱子不信古序凡諸家說詩有與序異者每

採入集傳讀者不可不察也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

相好矣無相猶矣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約之閣閣椽之橐橐風雨攸除烏鼠攸去君子攸芋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  
熊維羆維虺維蛇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嗶嗶朱

芾斯皇室家君王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

酒食是議無父母詒懼

詩深卷十七

三

妣先于祖當以集傳協下韻爲確如父子亦或稱子  
父况父母曰考妣若稱祖妣則似指王母而言鄭氏  
以爲姜嫄后稷最屬訓詁之陋使詩詠祖妣彼又將  
耑屬之姜嫄矣○宣王中興復都於鎡此其考室之  
詩也言山川之形勝則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宮室之  
鞏固則如竹苞矣如松茂矣今而入此室處惟願兄  
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謀矣蓋營居勝地乃似續妣  
祖之詒謀是以築室百堵西南其戶循妣祖之制也  
爰居爰處爰笑爰語享妣祖之福也但見外而垣墉

約之閣閣椽之橐橐自茲風雨攸除鳥鼠攸去是君

子之攸芋者也中而堂陛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

斯革如翬斯飛是君子之攸躋者也內而宮寢殖殖

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是君子之攸寧

者也於茲和氣鍾祥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

乃占我夢焉吉夢維何則維熊維羆維虺維蛇也爰

命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

祥由是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但

見稟氣盛大其泣嗶嗶將來朱芾斯皇室家君王而

詩深卷十七

三

似續之無疆在此矣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  
載弄之瓦但見稟性貞靜將來無非無儀唯酒食是  
議無父母詒懼而妣祖之德教益光矣

斯干九章

無羊

古序宣王考牧也

集傳此詩言牧事有成而牛羊眾多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牯爾羊來

思其角漼漼爾牛來思其耳溼溼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饑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靡之以肱畢來既升

牧人乃夢眾維魚矣旒維旒矣大人占之眾維魚矣實維豐年旒維旒矣室家濔濔

此宣王考牧之詩言誰謂爾無羊則三百維羣矣誰

謂爾無牛則九十其犝矣其多若此當其夕而返之

爾羊來思其角濊濊而不觸爾牛來思其耳溼溼而

詩深卷十七

三

不燥其安和若此當其旦而放之或降于阿或飲于

池或寢或訛其順適若此此豈無道以致之哉爾牧

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饑以隨其所適既殷勤不懈

又馴擾得宜是以牛羊之多三十維物爾牲則具也

蓋惟人順物性而人亦不勞故爾牧來思以薪以蒸

以雌以雄而有餘力焉至于物解人意而物乃益阜

故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靡之以肱畢來既

升而無耗敗焉由是精神所感牧人乃夢眾而忽維

魚矣旒而忽維旒矣大人占之眾維魚矣至貴之物

化為至賤實維兆夫豐年而菽粟將如水火矣旒維旒矣統少之物變而統多室家從此濔濔而戶口極于殷庶矣

無羊四章此詩因考牧而作故詞意歸美于牧人夫牧之為道唯在人與物不暫違而善順物性耳至于物順人意而牧事成矣人君本至誠之心以牧人而人皆體其心以為心下至牧人之賤亦體此心以通乎物性而精神所至且兆夫富庶何非誠意之所薰蒸哉駒之頌魯僖曰思無疆思馬斯臧定中之美

詩深卷十七

三

衛文曰秉心塞淵騶牝三千其立言殆亦原本于此

歎

六月至無羊十四篇○古序于鹿鳴諸篇後總序其

功廢效缺之故傷周道之大壞于厲也及宣王繼之

六月北伐采芑南征於是不失文武之境土而車攻

以復古吉日以講武安集流民鴻雁詠之勸勤圖治

庭燎美之周道于以復興矣至其臣之輔之者規以

汧水誨以鶴鳴國實有人是以人存則政舉也及其

末年窮兵而有祈父之怨棄賢而有白駒之刺民隱

不惜而有黃鳥行野之歌主德不能無遺憾焉然而  
斯于考室宗社賴以奠安無羊考牧民物幾于富庶  
可不謂一代中興之令主哉

詩深卷十七

三

詩深卷十七終



詩深卷之十八

巴陵許伯政著

南山至鐘鼓

此幽王之詩亦變小雅也共十八篇今為一卷

節南山

古序家父刺幽王也

集傳此詩家父所作刺王用尹氏以致亂

辨義古人之詩教使下以美刺上故自公卿至於士

庶人得陳其善敗備瞽矇之誦及其既衰惡直醜正

詩深卷十八

二

傷心時事之非危言從論悉託於詩所以孔子序次

之列國則錄入變風王朝則附於變雅其詩猶後世

之樂章此篇則彈公輔而作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

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瘡喪

亂弘多民言無嘉懣莫懲嗟

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

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

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膺仕

昊天不備降此鞠詁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

民心闕君子如夷惡怒是遠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期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醒誰

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擇如相醜矣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詩深卷十八

二

家父作誦以究王詘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巖巖積石不平也不敢戲談乃通篇之綱集傳解為

畏威不敢言誤矣猗美也家父賜氏也○幽王任尹

氏以亂政而家父陳此以刺之言節彼南山則維石

巖巖若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而可若彼巖巖乎我故

憂心如惔直諫而不敢戲談也如以為戲則前之防

口者國既卒斬矣何用不監乎蓋節彼南山之生物

猶有實其猗今赫赫師尹不平其政將謂養民何哉

是故天方怒而薦瘡喪亂弘多民皆憤怨出言無嘉

王會莫懲嗟乎夫尹氏身為大師是維周之氏也秉國之鈞當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也今不弔昊天若此王應罷之不宜空我師位以妨賢路也其空我師何也秉國鈞而弗躬弗親庶民既弗信矣則其弗問弗事勿任其欺罔君子矣王式夷其心式已其人無小人殆庶瑣瑣姻亞則無靡仕而朝列清矣蓋惟小人罔上以致昊天不傭降此鞠誦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至心以察其奸俾民之怨心闕息君子如夷心以罷其人使民之惡怒是違庶人心悅

詩深卷十八

三

而天怒可回也今乃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我故憂心如醒痛夫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也豈惟百姓哉駕彼四牡四牡項領而我瞻四方無國不亂蓋蹙蹙靡所騁矣此之莫懲而方茂爾惡聞我直言必相爾之予取以相加矣如既夷其心既憚其直則聞我言之切中必如相疇矣細思昊天若此不平我王若此不寧豈可不懲其心覆怨其正乎今家父不避怨不避予作此誦以究王側之誦惟願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也其可視為戲談哉

節南山十章○此詩以不平謂何為主蓋秉國鈞而不平其心則好惡頗辟用人必以小人殆而姻婭靡仕理財必卒勞百姓而四方蹙蹙由是天方薦瘥民言無嘉是菑害並至也故平天下傳引之以為辟則為天下侈辟者不平而已矣

正月

古序大夫刺幽王也

集傳此詩亦大夫所作

辨義此篇彈宮闈褒姒是也前七章本天變人怨以

詩深卷十八

四

進言雖危詞悚聽究未指實何事闕失所致及八章乃明言之蓋事關宮闈其措辭不得不爾然其剛直亦較節南山稍遜頗有憂讒懼禍之意下三篇亦當以此意求之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疢憂以瘳

父母生我胡俾我瘳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憂心惇惇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

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踣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

瞻彼陂田有苑其特天之扞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詩深卷十八

五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

無棄爾輔員于爾幅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會是不意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

心慙慙

此此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椽筭矣富人哀此惻獨

幽王嬖褒姒以亂政而大夫陳此以刺之言天變而正月繁霜我心既憂傷矣人怨而民之訛言亦孔之

將念我獨兮又憂心京京矣哀我小心蓋時抱瘋憂以痒也夫父母生我胡忍俾我瘡哉特以變亂之生

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人皆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我故憂心愈愈是以有悔而不惜也蓋我之憂心惻惻念

詩深卷十八

六

我國之無祿將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但哀我人斯于何從祿如瞻烏爰止未知于誰之屋耳故此日之

天心如瞻彼中林侯薪侯蒸而易見民今始殆則視天夢夢豈知天心既克有定靡人弗勝彼有皇上帝

伊誰云憎亦人之自干天譴而已民喁之可畏如謂山蓋卑實則爲岡爲陵然則民之訛言寧莫之懲乎

今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其實是非不辨如誰知烏之雌雄則亦人之自召民訛而已我則謂天

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踣維號斯言洵有

倫有脊矣哀今之人胡爲虺蜴以侮之乎曷思我雖  
愚而言則忠如瞻彼阪田亦有苑其特現今天怒之  
扞搖我邦如不我克彼應求我言爲則如不我得而  
後可若執我仇仇亦不我言之是力豈有及哉是用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王試思今茲之正胡然厲矣彼  
燎之方揚寧或滅之乃赫赫宗周褒姒以煽惑威之  
不亦哀哉我今終其永懷又如窘以陰雨蓋其車既  
載乃棄爾輔而覆敗必至矣王今不悟及載輪爾載  
請伯助予亦已晚矣王誠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屨願

詩深卷十八

七

爾僕既可不可輸爾載亦可終踰絕險王曾是不加  
意乎且王今所樂者如魚在于沼亦匪克樂蓋藏身  
不固則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我故憂心慘慘念國之  
爲虐也彼好莠自口之人既有旨酒又有嘉穀洽比  
其鄰昏姻孔云皆若魚游淺沼念我獨兮憂心慙慙  
王之孤危甚矣猶且此小人彼既有屋蔭蔭鄙夫  
又方有穀是臣今之無祿一任天禍是椽喪之也但  
哥矣勝其虐者富人耳哀此惇獨何辜而堪此厲政  
歟

正月十三章○集傳或曰此東遷後詩也時宗周已  
滅矣其言褒姒滅之有監戒之意無憂懼之情似亦  
道已然之事非慮其將然之詞竊謂此詩之情詞如  
垂泣以道卽其將斥褒姒而先竦之曰心之憂矣如  
或結之何見其無憂懼之情又詰之曰今茲之正胡  
然厲矣何見其道已然之事又借襯以指斥之曰燎  
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何以見非慮  
其將然乎况十月之交集傳既以豔妻爲褒姒何故  
疑此爲東遷後之詩吾不知以此屬東遷後之何王

詩深卷十八

八

但屬之幽王于詩義何所乖屬之東遷于詩情何所  
合在或人固不察于理并不審于文而集傳錄之不  
過以見古序之不足信而已不亦惜歟

十月之交

古序大夫刺幽王也

辨義集傳釋胡憺莫懲曰幽王曾莫之懲則亦以此  
爲刺幽矣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  
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燂燂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萃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楛維師氏豔妻煽方處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白子不戕禮則然矣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憇遺一老

詩深卷十八

九

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車徂向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倣我友自逸

彼月而微蓋前此先有月食故下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言不當食而食也職競由人指豔妻而言悠悠

長遠也我里指西都內世受之田里而言徹通也○皇父外結羣小內結豔妻以亂政遂乞封於向為自

全之計故大夫陳此以刺幽王言十月之交朔日辛

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矣彼月而既微此日而又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矣蓋日月告凶不用其行由于

四國無政不用其良況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乎當此閉藏之時燂燂震電不寧不令

百川沸騰山冢萃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災異疊見如此哀今之人胡憯莫懲乎今人之莫懲者誰也皇

父以卿士總六官因之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楛維師氏羣小布列而豔妻

詩深卷十八

十

以煽惑方處于內亂政召災皆由此輩也抑此皇父

尤為姦險彼豈曰使民之不時哉以我身為王臣胡為我作不即我謀竟徹我牆屋使田卒汙萊猶且曰

予不戕役使之禮則然矣其專擅威福如此且皇父自謂孔聖作都以出封于向私自擇三有事皆亶侯

多藏之家不憇遺一老俾守我王又擇有車馬之富人以居徂向其罔上徇私如此一切富人黽勉從事

不敢告勞尚且無罪無辜讒口囂囂其貪恣虐下又如此是則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其噂沓相悅背則相

憎主力皆由人以陰助之王寧不悟乎卽以我作一事言之悠悠世守之我里近來凋敝亦孔之瘁矣然四方卽有羨我獨居其憂民莫不求逸我獨不敢休正以現今天命不通宜努力王室我不敢倣我友之自逸也奈何強我附彼以遷而王不悟哉

十月之交八章

雨無正

古序大夫刺幽王也

續序兩自上下者也眾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

詩深卷十八

十一

集傳此時饑饉之後羣臣離散其不去者作詩以責去者

辨義替御近侍也亦大夫之職此詩爲進諫於幽王而作序故具官以著之名篇之義見詩綱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旻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旣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周宗旣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勸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

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會我替御憺憺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苟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謂爾遷于王都曰子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詩深卷十八

十二

天本廣大故曰昊天秋氣肅殺乃曰旻天故以疾威言之周宗旣滅與天旣訖我殷命相似決辭也遷于王都如徂向之類謂東都也○饑饉之後羣臣離散故替御之臣陳此以刺王言浩浩昊天以生物爲德也今乃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則旻天之疾威甚矣王猶弗慮弗圖是舍彼有罪旣伏其辜若此無罪竟任其淪胥以鋪乎我觀今日之事勢周宗旣滅靡所止戾矣何也正大夫離居莫之我勸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人心散亂至此庶

曰王知懼而式臧猶且覆出為惡其何恃而不滅哉  
王試思此日乃如何之昊天而猶辟言不信如彼行  
邁則靡所臻矣凡百君子之散去者皆知各敬爾身  
胡嘗不相畏但不畏于天耳其不畏于天何也戎已  
成而禍機不退饑已成而民生不遂曾我誓御懣懣  
日瘁乃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畏  
天者顧如是乎然則其各為身謀何也哀哉王所云  
不能言者忠言也匪舌是出且維躬是瘁焉王所稱  
哥矣能言者巧言也巧言如流皆伸躬處休焉故人

詩深卷十八

十三

皆謂當此而維曰于仕則孔棘且殆矣蓋直道則云  
不可使必得罪于天子如其枉道亦云可使矣必怨  
及朋友此所以各為身謀而離居也王試謂爾何故  
遷于王都彼將曰予未有室家又且鼠思泣血無言  
不疾王試再詰之曰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以待之  
則其委禍於王之意可見矣

小旻

古序大夫刺幽王也

集傳大夫以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此詩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適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  
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丱

滄滄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  
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  
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  
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詩深卷十八

十四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  
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

幽王惑于邪謀而大夫陳此以刺之言旻天疾威敷  
亂于下土皆謀猶回適何日斯沮以召之猶且謀臧  
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丱矣蓋小人滄滄  
相和訛訛相詆其情態亦孔之哀矣謀之其臧而不  
便已私則具是違謀之不臧而適合己意則具是依

我視謀猶伊于胡底哉於是而卜之神則我龜既厭  
不我告猶詢諸人則謀夫孔多是用不集但見發言  
盈庭各執一說而是非成敗之實誰敢身執其咎如  
匪行邁而坐謀所之是用不得于道而已哀哉此日  
之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但維邇言是聽維  
邇言是爭如彼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是用不潰  
于成而已夫國雖靡止或聖或否其人不可不辨也  
果其辨之則民雖靡靡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其謀不  
可不用也苟不用之如彼泉流能無淪胥以敗乎且

詩深卷十八

三

小人慮短但知不敢暴虎不敢馮河究亦人知其一  
莫知其他也我觀今日之事勢惟戰戰兢兢如臨深  
淵如履薄冰也王其可弗懼哉

小旻六章

小宛

古序大夫刺幽王也

集傳此大夫遭時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  
辨義細玩詩情殆與下篇皆太子之傳所作蓋小弁  
作于既被放廢之後此則因幽王嬖褒姒寵伯服漸

有易儲之意其傳亟教以敬慎溫恭無觸其怒尤宜  
積誠孝以感動親心故序書刺幽所以提挈綱領且  
篇中壹醉日富填寡岸獄明指幽王之昏虐而言也  
昔孟子以小弁之怨爲親親然使無此詩之積誠盡  
敬則反已毫末修其子職而遽出於怨惡得云我罪  
伊何哉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  
懷二人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

詩深卷十八

去

命不又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蠛蠓負之教誨爾子式  
穀似之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  
忝爾所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  
何能穀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  
履薄冰



先人文武也。○幽王將易太子而太子之傅作此以  
教之言太子以藐躬當重任如宛彼鳴鳩翰飛戾天  
是以我心憂傷念昔先人創業之艱難爾當明發不  
寐務積其至誠有懷二人以感悟之也蓋人之齊聖  
則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必各敬爾儀以承  
順之少有失儀以觸怒則天命一去不復又來而先  
緒斬矣有懷二人如之何中原有菽庶民采之以承  
歡況太子之職乎螟蛉有子螺贏負之以變化况一  
本之恩乎教誨爾子必思式穀似之况諭親于道豈

詩深卷十八

七

反不如愛子乎由是以懷二人者懷兄弟題彼脊令  
則載飛又載鳴矣兄訓其弟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  
矣爾惟夙興夜寐惟期無忝爾所生而積誠以悟親  
者在此矣各敬爾儀如之何交交桑扈率場啄粟是  
失其性也哀我墳寡宜岸宜獄是反其常也當是時  
人皆握粟出下求自何能穀之道而爾可不敬乎必  
外謹溫溫恭人之容如集于木之將墜內存惴惴小  
心之志如臨于谷之將隕朝夕皆戰戰兢兢之時如  
履薄冰之將陷而敬儀以順親者在此矣

小宛第六章

小弁

古序刺幽王也

續序太子之傅作焉

集傳舊說幽王太子宜臼被廢而作此詩

弁彼鸛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  
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踧踧周道鞠維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  
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詩深卷十八

六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  
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漙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  
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雉尙求其雌譬彼壞木疾  
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相彼投兔尙或先之行有死人尙或瑾之君子秉心維  
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君子信讒如或疇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椅矣析

薪地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  
梁無發我筭我躬不閱違恤我後

幽王太子被放其傳代之作此詩庶幾王聞之而感  
悟也言弁彼鸞斯歸林而羣飛提提矣今民莫不穀  
我獨于罹而無家可歸何辜于天以遭此我罪伊何  
以致此心之憂矣云如之何而可哉蓋我之窮蹙無  
歸如踧踖周道一旦鞠為茂草是以我心憂傷怒焉  
如擣偶而假寐忽而永歎維憂思以用老且心之憂

詩深卷十八

九

矣抱疾如疾首也從來子之事親維桑與梓尚且必  
恭敬止故靡所瞻而匪父靡所依而匪母今我竟若  
不屬于毛不離于裏而無所瞻依焉天之生我我辰  
安在而不祥至此歟菀彼柳斯鳴蜩嘒嘒于其上有  
濯者淵萑葦淠淠于其中我獨失所栖託譬彼汎汎  
舟流不知所屆是以心之憂矣并不違假寐也鹿斯  
之奔維足伎伎以留其羣雉之朝雉尚念故耦以求  
其雌我獨身遭放逐譬彼傷壞之木疾用無枝是以  
心之憂矣父母寧莫之知乎所以莫知者何也相彼

投免尙或先之行有死人尙或瑾之不忍故也今君

子秉心惟其忍之我故心之憂矣涕既隕之所以忍  
心何也君子之信讒既如或醜之君子之不惠于我  
復不舒緩而究察之夫事宜究其顛末如伐木則必  
持矣事宜究其情理如析薪則必地矣今乃舍彼有  
罪予之佗矣豈非讒言之蔽已深乎故讒之難防如  
莫高匪山而可踰莫浚匪泉而可入所以君子無易  
由言正恐耳屬于垣有以窺伺而生讒也今讒言已  
行我將告以無逝我梁無發我筭庶可究往事之虛

詩深卷十八

三

實但我躬尙不見閱違恤我之去後哉  
小弁八章。篇末四語谷風之棄婦亦用之其情事  
蓋相仿也

巧言

古序刺幽王也

續序大夫傷于讒故作是詩也

集傳大夫傷于讒無所控告而訴之于天

辨義史伯曰侏儒戚施實御在側近頑童也此詩所  
刺是也續序以爲作于大夫或然已但卽古序之書

洪考之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五章皆  
諫章也小宛太子之傳教以竭誠修敬四月之作歌  
告哀亦諫王而作故書家父書大夫明夫下之刺上  
本先王之詩教而時值其變侃侃直言皆臣職所應  
爾若小弁巧言巷伯谷風蓼莪大東諸篇但書刺幽  
刺亂不具其爵諡何人斯則以蘇公刺暴公書之蓋  
其正不黨邪以致讒請因之閔時病政憂憤鬱積志  
固可悲而聖人錄之所以悼夫文武之道至斯而傷  
俾讀者觀世變以考得失非取其怨誹之合道而足

詩深卷十八

三

爲後世法也故書法之謹嚴若此至於大雅之民勞  
板蕩抑桑柔瞻卬召旻皆攻其邪心糾其敗德培植  
根本儼然師保陳謨有伊訓無逸氣象稽其作者則  
召穆凡伯衛武蒞伯之徒也較之節南山至小旻五  
詩雖慷慨不避忌諱不過用人行政之失讀者試比  
屬以觀則大小雅之別展卷可見孟子曰人不足與  
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然則世  
雖衰亂而進言之人固各有本量焉厲之世尙有老  
成幽之世則已降迄于平而人亡政熄詩亦因以亡

矣誦其詩論其世知其人豈不以此哉北山之什以

下另詳于後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子  
慎無罪昊天泰憮子慎無辜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  
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  
是用飲匪其止共維王之邛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子  
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

詩深卷十八

三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  
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既微且燠爾  
勇依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僭始不信之言始入也涵含疑不發也祉之爲言止  
也讒曰盜言猶云竊語也餽餌之也在染柔木小木  
之繁枝柔屈不勝棟梁者也往來行言道聽塗說傳  
聞無根之言也○幽王近頑童以致亂故遭讒者作

此以刺之言悠悠昊天曰父母且豈忍無罪無辜之人亂如此憮使昊天甚威予慎無罪于天也使昊天泰憮子慎無辜于天也然則生亂者誰乎蓋亂之初生由僭言始入既涵之而不發及亂之又生則君子竟信其讒矣君子如不涵于初而怒以發之則亂庶遄沮矣君子如不信于又而斷以社之則亂庶已矣惟君子因涵疑而屢盟亂是用長焉君子因又讒而信盜亂是用暴焉况盜言孔甘而易嗜亂是用之爲餌焉是讒人匪其止共厥職徒爲王德之病而已

詩深卷十八

三

何則行事有一定之法故奕奕寢廟君子作之處事有不易之理故秩秩大猷聖人莫之準理法以聽言則他人有心予能忖度之因而奸狡無可逃匿如躍躍兔遇犬則獲之今王餽于盜言之甘如在染柔木而君子樹之何足任用也如往來行言而心焉數之徒滋惑亂也豈知蛇蛇碩言必明目張膽以出自口矣若巧言如簧不過喪恥竊語而顏之厚矣彼顏厚者果何人斯居河之麋非高明之世家也無拳力無勇敢鮮丈夫之氣概也而職爲禍亂之階觀其形

之既微且廕也爾勇伊何觀其爲謀之將且多也爾居徒又幾何亦惟恃厚顏以生亂而已

巧言六章○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所謂浸潤之譖也始于屢盟終于信盜無不行之明故也盜言者竊語低聲人莫能聞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此可以悟盜言孔甘之情態矣若夫蛇蛇碩言必出口于大廷廣眾何有于如簧之巧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巧言之由于顏厚即此可推也此詩乃照妖之鏡有聽言之責者其三復之

詩深卷十八

三

何人斯

古序蘇公刺暴公也

續序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詩以絕之集傳舊說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故蘇公作詩以絕之

辨義左傳鄭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在王之棄鄭貳虢由惑于讒譖則蘇暴之情形殆亦同之唐人詩曰別有豪華稱將相轉日迴天不相讓此之謂矣自古小人害正必有鷹犬承其指示肆其搏擊詩云

伊誰云從維暴之云又云二人從行誰爲此禍又云伯氏吹壘仲氏吹箎及爾如貫則暴實授意于二人以擠蘇集傳以爲不欲直斥暴公誤矣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我門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畏于天

詩深卷十八

三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伯氏吹壘仲氏吹箎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醜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

極反側

胡逝我梁與毋逝我梁同意比讒己以奪其位也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言暴公平日經過入門強爲笑語而不露本來面目也伯氏仲氏所謂二人也從暴譖蘇故云及爾如貫○此蘇公刺暴公之詩言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既逝我梁獨不入我門問其伊誰云從則維暴之云也二人既從暴以行誰爲此禍乎使不爲此禍胡逝我梁竟不入我門始者暴之知我不如今之云不我可也夫始可而今不如

詩深卷十八

三

彼何人斯胡前此逝我之陳使我聞其聲不見其身此其詭秘不愧于人并不畏于天矣且聞聲不可見彼何人斯其爲飄風乎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相隨逝我之梁祇攪我心而已攪我心者何也平時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得意亟行乃遑脂爾車曷乘脂車之暇壹者之來以唁我云何其盱望不入乎使爾還而入我心庶坦易也還而不入則心否難知而禍機不測也何不壹者之來俾我祇也爾既不來可見二人之相從伯氏吹壘以倡仲氏吹箎以和及爾

如繩之貫諒不如始者之我知矣我無以自明請出此三物以詛爾斯矣但爲鬼爲蜮則不可得今爾有靦面目視人罔極而行如鬼蜮我故作此好歌以極反側之情狀也

何人斯八章

巷伯

古序刺幽王也

續序寺人傷于讒故作是詩也

集傳時有遭讒而被宮刑爲巷伯者作此詩

詩深卷十八

三

辨義幽王昏惑豔妻煽處以致黜嫡屏子則此人之被宮刑殆事關帷闈而讒人媒孽其短以致之其主持亦必出于宮中篇內兩言誰適與謀而又言謂爾不信既其女遷其意可見矣

妻兮妻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哆兮哆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此遭讒而被宮刑者所作也言其羅織細故以成大罪如妻兮妻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矣張虛形以成實禍如哆兮哆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主與謀而陰賊至此也想其緝緝不絕翩翩成羣但謀欲譖人以逢主者之意耳宜慎爾言也有時亦

詩深卷十八

三

謂爾不信矣其捷捷價利幡幡反覆但謀欲譖言以邀主者之寵耳我豈不爾受既而其禍將女遷矣卽不女遷而驕人得志則好好甚樂勞人受禍則草草失常蒼天蒼天寧不視彼驕人矜此勞人乎天如矜之彼譖人者誰適與謀而爲役不恥焉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其餘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其汚也亦投畀有昊以待天誅耳譖人者其讒將由此以加眾正如楊園之道可猗于畝邱是以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尙敬而聽之

巷伯七章

谷風

古序刺幽王也

續序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集傳此朋友相怨之詩

辨義朋友相怨而書曰刺幽者其民俗之偷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汝將安將樂女

轉棄子

習習谷風維風及頽將恐將懼寘子于懷將安將樂棄

詩深卷十八

五

子如遺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

我小怨

頽風薄相扶而上也○此朋友相怨之詩言其同心

相濟如習習谷風以致維風及雨之俱降奈何將恐

將懼維予與汝將安將樂女轉棄予乎同力相扶如

習習谷風以致維風及頽之俱升奈何將恐將懼寘

予于懷將安將樂棄子如遺乎豈知安樂又將有恐

懼之時如習習谷風破于維山崔嵬草木榮暢矣未

幾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安樂之不足恃若此奈何忘

我大德思我小怨也

谷風三章

蓼莪

古序刺幽王也

續序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集傳人民勞苦孝子不得終養而作此詩

辨義父母終天人子之大變然民當盛世家庭聚順

生盡養死盡哀此詩何由而作哉惟時值衰亂養生

詩深卷十八

三

送死兩有所憾其父母又或迫于饑饉疾疫無與扶

持不得其所以終故子心沉痛形于哀吟若此所以

不得終養之故讀末二章乃見須合四月參觀之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餅之馨矣維繫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

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父母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

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民莫不穀言同處亂世而禍未及于父母則猶有以

自善也。○民遭衰亂不得終養故哀思而作此言父

母有子而不能養如蓼蓼者莪竟匪莪而伊蒿哀哀

父母生我劬勞而今若此乎又如蓼蓼者莪匪莪伊

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而今如是乎蓋子長大以奉

親之老如蠶多藏以給餅之需今餅之罄矣實維蠶

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追思無父何怙無母

詩深卷十八

三

何恃是以孤子之身出則銜恤入則靡至也怙恃之

恩如何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

我復我出入腹我是欲報之德如昊天罔極而况一

無所報哉念我逢時不造如南山烈烈之高天遭飄

風發發之急疾萬物摧殘矣乃民于父母猶莫不穀

我獨何為當此害也又如南山律律飄風弗弗乃民

莫不自穀我獨不能卒養之至此能不痛哉

蓼莪六章。以上皆西都之詩

大東

古序刺亂也

續序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

焉

集傳序以為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此以

告病

辨義小東大東東都畿內大小之都邑也幽王無道

西都之財力殫竭一切賦役取給于東都而貪譎用

事故富差貧隱蔽西人刻剝東人讀此詩而王政之

壞亂已極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故序以刺亂

詩深卷十八

三

書之舊解以為東方大小諸侯之國獨不思三代封

建之制天子之賦役取諸千里之畿幽王雖昏虐安

能征斂于外侯使杼柚空酒漿竭以供之續序以為

譚大夫所作或屬傳聞但杜預稱譚國在濟南平陵

縣則續序未足據蓋自此至小明皆東都之詩故小

明云我征徂西也

有饒簋殮有捩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

人所視瞻言顧之潛焉出涕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



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有冽洌泉無浸穫薪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尙

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

罷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鞞鞞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

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皖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西

有長庚有揀天畢載施之行

詩深卷十八

三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

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幽王政亂東都之人困于賦役而作此言兩都之賦

役有定制如有饒然之簋飧卽有揀然棘匕之俎肉

所以我周之道其平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之以

行政小人所視之以奉公今則睠言顧之今人濟焉

出涕矣以賦言之小東大東杼柚其空而財盡矣糾

糾葛屨可以履霜而民窮矣以役言之佻佻公子亦

行彼周行而力困矣此其供億無常既往又既來所

以使我心疚而出涕也夫苛政難加于疲民如有冽

洌泉則無浸已穫之薪故我之契契寤歎哀我憚人

者誠以薪是穫薪尙可載也則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今則東人之子職其勞而不慰來惟見西人之子粲

粲衣服下及舟人之子熊罷是裘一切私人之子百

僚是試其放富差貧如此至於東人或以其酒猶不

以其漿鞞鞞佩璲亦不以其長然則人力所成不足

以供庶幾維天有漢監亦有光以代照跂彼織女終

日七襄于其傍以代織而後可耳雖則七襄實不成

詩深卷十八

三

報國之章推之皖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西有

長庚有揀天畢不過載施之行天豈能供爾無厭之

欲乎况舍人力而求之天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

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猶未也維南有箕且載翕其

舌維北有斗且西柄之揭天不且助爾爲無厭之求

乎

大東七章

四月

古序大夫刺幽王也

續序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

集傳此亦遭亂自傷之詩

辨義先祖匪人通篇之綱也春秋之例大夫書人既  
醉曰宜民宜人是人者建官位事之稱也三禮圖曰  
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嫡妻之子詩言君子作歌明  
其爲有家之嗣子也蓋其先祖有功德于王朝田祿  
承家子孫世及迨幽王之時收其田里不復爲其先  
祖立後因作此以告哀于王故序以大夫書之觀其  
興言南國與東都爲近殆東都畿內之世家也集傳

詩深卷十八

三

云先祖豈非人乎何忍使我遭此禍夫已無所歸咎  
而怨先祖之匪人鄉黨自好者不忍出諸口而况君  
子乎若孔疏謂作者自稱君子以非君子不能作此  
詩則兒童之見矣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子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爰其適歸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相彼泉小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匪鴉匪鳶翰飛戾天匪鱸匪鮪潛逃于淵

山有蕨薇隰有杞楨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大夫以幽王收其土田廢其先祀故陳此以告哀言

君恩有隆卽有替如四月維夏則六月徂暑矣但我

先祖非王人乎胡寧忍子而廢其祀也現今臣民凋

敝如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亦既亂離瘼矣爰其祖祀

之適歸者不廢耳今我之恩澤窮盡如冬日烈烈飄

風發發是民猶莫不自穀我獨何害而禍及先祖乎

詩深卷十八

三

夫國家樹人如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宜護畜之一旦  
廢棄之以爲殘賊會莫之其尤之何在也相彼泉水  
猶載清而載濁我獨日構禍亂其曷云能穀哉夫故  
家爲庶民之望如滔滔江漢南國之紀今我盡瘁以  
仕寧莫我有而廢其世乎是我之無所適歸匪鴉匪  
鳶何能翰飛戾天匪鱸匪鮪何能潛逃于淵所望君  
恩培植如山有蕨薇隰有杞楨雖微不棄況我忝承  
先祖爲王朝之君子此之作歌維以告哀于王而已  
四月八章○周有天下興滅國繼絕世天下之民歸

心焉蓋先代之故國世家恩澤在人故興之繼之而  
民心悅服況一代之興凡開國承家者其先人皆有  
功德于朝廷錫之爵土爰及苗裔與國無窮文王曰  
凡周之士不顯亦世此之謂也及于幽王故家巨室  
官廢祀絕於時凡伯刺其大壞而作瞻卬有曰人有  
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觀此詩之告哀  
及丘麻之思賢者可見矣又何惑其人亡政息而邦  
國殄瘁也哉

北山

詩深卷十八

三

補序大夫刺幽王也

續序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集傳大夫行役而作此詩

辨義自此至何草不黃共三十篇舊分北山桑扈都  
人士三什今讀眾序之首句惟鼓鐘賓筵苑柳白華  
若之華五篇本序義以求詩意顯有可据餘序則書  
法淺妄迴與詩意牴牾細揆其故詩以什分本無所  
取義良由秦禁挾書藏詩着慮其久而凌亂脫亡故  
雅頌分什與十五風詩各記其篇章之數以便考校

其後出之獨此三什內二十五篇之序簡盡文滅古  
序另編故序亡而詩在及毛公爲詁訓傳分置篇首  
遂以己意補之其首句之下則小毛衛宏又增益之  
卽如此詩自稱偕偕士子又稱大夫不均其非大夫  
所作明矣補序但依四月之序以爲大夫刺幽王而  
續序則又本於孟子今按詩刺不均之實詳于後三  
章其意與大東之東人西人勞逸偏異相似殆亦東  
都人所作首章所云又與杖杜之三章正同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

詩深卷十八

三

我父母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

從事獨賢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

營四方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

東都之民行役于西都過期而代者不至故怨大夫

之不均而作此言陟彼北山言采其杞正還役抵家之時也今借借士于朝夕從事而不休是王事靡盬憂我父母而不得歸養矣細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大夫不均乃謂我從事之獨賢而久役之四牡則彭彭不息王事則傍傍不已蓋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正當旅力方剛可以經營四方也但未老方將者亦多矣今逸者或燕燕居息勞者或盡瘁事國處者或息偃在牀出者或不已于行甚至居息者或不知叫號盡瘁者或慘慘劬勞在牀者

詩深卷十八

堯

或棲遲偃仰不已於行者或王事鞅掌且不知叫號者或湛樂飲酒慘慘劬勞者或慘慘畏咎栖遲偃仰者或出入風議王事鞅掌者或靡事不為何不均若是也

北山六章

無將

補序大夫悔將小人也

集傳此亦行役勞苦而憂思者之作

辨義補序多從篇名生義今按荀子大略篇云無將

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序蓋影附之而究未達其意耳集傳謂以大車與百憂故解為勞苦憂思之作但細玩詩情與齊甫田之前二章甚相似恐為比體蓋大車任重必駕牛以引之非徒手所能扶百憂紛雜必循理以解之非游思所能遣則其比意蓋曰志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必不及也

無將大車祇自塵今無思百憂祇自底今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頰

無將大車維塵離今無思百憂祇自重今

詩深卷十八

堯

幽王用非其人大夫陳此以刺之言王無以小材任大職如人無以徒手將大車祇自塵今無益于行也王無以小智謀庶政如人無以私心思百憂祇自底今無得于理也餘做此

無將三章

小明

補序大夫悔仕于亂世也

集傳大夫以二月西征至于歲暮而未得歸故呼天而訴之復念其僚友之處者且自言其畏罪而不敢

歸也

辨義補序之陋如前篇而集傳亦誤行役乃人臣之分即二月西征歲暮未歸時未逾年何至呼天以訴涕零如雨哉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朁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晔晔懷顧豈不

詩深卷十八

望

懷歸畏此譴怒

昔我往矣日月方與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嗟爾君子無恆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西西都也采蕭穫菽十月也十月言歲暮非周正也

歲有四時冬時為暮時各三月季月為暮月各三旬

下旬為終憚畏也興言感念也○東都之大夫行役

至西都以事獲譴于王謫戍朁野故作此以貽其僚

友言明明上天照臨下土豈不察我之無罪哉自我

征徂西遂獲譴以至於朁野由二月初吉啟行載離

寒暑以迄今心之憂矣其毒亦太苦矣每念彼共人

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之不釋也何以見罪

罟之不釋昔我往矣以初吉計之日月方除今曷云

其還而歲聿云暮矣念我之孤獨兮我事又孔庶心

詩深卷十八

望

之憂矣憚我之不暇生還矣每念彼共人晔晔懷顧

豈不懷歸畏此譴怒之不同也何以見譴怒之不同

昔我往矣以二月計之日月方與今曷云其還而政

事且愈蹙以督責之當此歲聿云暮正故鄉采蕭穫

菽之時心之憂矣惟怨自詒伊戚耳念彼共人必興

言我之出宿我豈不懷歸乎畏此反覆之不測也我

之獲罪如此嗟爾君子無恆安處各宜靖共爾位正

直是與庶神之聽之式穀以女矣嗟爾君子無恆安

息各宜靖共爾位好是正直庶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矣

小明五章。此大夫之獲譴或因行事或因語言皆未可知以自詭伊戚求之殆由風諫而觸怒歟

鼓鐘

古序刺幽王也

集傳此詩之義未詳王氏曰幽王鼓鐘淮水之上為流連之樂久而忘反聞者憂傷而思古之君子不能忘也

辨義厲王無道淮南淮北諸夷悉叛幽之壞亂甚于

詩深卷十八

三

厲安能鼓鐘淮上流連忘反哉按宣王封申伯于謝其地在信陽州淮水出信陽州之桐柏山乃申地也史稱幽王廢申后逐太子立伯服太子奔申是申后蓋出歸于申與齊桓之蔡姬歸蔡宋襄之母歸衛相似以其既與廟絕于禮不得仍居禁蘊也此詩殆申后因出歸而作故以淮水自比鼓鐘將將即白華鼓鐘于宮聲聞于外之意蓋琴瑟友之鐘鼓樂之先王所以正夫婦也淑人君子之思即指淑女君子而今不能猶之安能有以雅以南以籥不僭之美乎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鼓鐘喑喑淮水湑湑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鼓鐘伐磬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鼓鐘者鐘師掌金奏凡樂事先奏鐘即孟子所謂金聲乃眾樂之倡也又鼓人以晉鼓鼓金奏而司馬教

戰軍將亦執晉鼓磬鼓以鼓役事而此詩亦云鼓鐘

伐磬是六鼓四金其用甚廣非金奏專用晉鼓而磬

鼓專用于役事也湯湯汎濫不由故道也湑湑逝水

詩深卷十八

器

之聲三洲水岐所成也允如出姜不允于魯之允。

申后被出而作此言已與王如鼓鐘將將以導和今

竟若淮水湯湯之失道是以憂心且傷念昔淑人君

子懷允不敢忘也且已與王如鼓鐘喑喑之和嗚今

竟若淮水湑湑之不返是以憂心且悲念昔淑人君

子其德必不回也且已與王如鼓鐘伐磬之和奏今

竟若淮有三洲之岐出是以憂心且妯念昔淑人君

子其德必不猶此也蓋淑人君子之克諧如鼓鐘欽

欽以聲之由是堂以上鼓瑟鼓琴堂以下笙磬同音

以之歌二雅以之合二南以之篇舞皆不僭差而今何以不猶乎

鼓鐘四章○自大東至此皆東都之詩周之東西兩都各方數百里申伯封謝亦東都疆內之闕田也

節南山至鼓鐘十八篇○孟子曰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今按厲在位三十七年幽在位僅十有一年而幽之暴甚于厲而召禍亦烈于厲者厲虐而幽昏虐者未必昏而昏者無不虐是故師尹盜權于

詩深卷十八

罍

外而節南山作褒姒蠱志于內而正月作羣小豔妻內外句結而十月之交作乃大夫邦君離心出居而彼昏弗慮故雨無正刺之滄訛盈庭淪胥以敗而彼昏胡底故小旻刺之壹醉日富填寡岸獄而彼昏不知故小宛刺之由是家則小弁之信讒動搖國本朝則巧言之信讒亂罰無辜大臣則何人斯之反側鬼蜮書行小臣則巷伯之譖人南箕舌廣由朝臣以及庶民谷風之友怨于棄子蓼莪之子哀其不幸是遭俗之傷敗也由西都以及東都杼柚告空而憚人不

息則賦役交橫大東所由出涕也盡瘁以仕而先祖絕祀則國家剝喪四月所由告哀也王事靡盬而憂及父母則勞逸不均北山所由畏咎也猶且大車之塵昏日甚小明之罪罟不收於是鼓鐘作而驪山之禍亦作矣易曰入于幽谷三歲不覿其幽之所以名幽歟

詩深卷十八

罍

詩深卷十八終

詩深卷之十九

楚茨至車牽

巴陵許伯政著

此亦正小雅皆王朝之政事而其用較鹿鳴菁莪諸篇稍次故另序之共詩十篇今為一卷

楚茨

補序刺幽王也

續序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詩深卷十九

一

集傳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

辨義中庸稱周公上祀之禮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此及下篇正祀禮之達於諸侯大夫者此篇云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莠黍稷是啟土開國之規模下篇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昫昫原隰會孫田之乃田祿承家之氣象大抵爵列五等皆歌楚茨以祀其先君受地有田祿皆歌信南山以祀其先人至於祝版諡號牲醴器具制禮又有等級樂以同之

俾各展其孝敬之情禮以辨之俾各止乎名分之所蓋有道之世禮樂自天子出者如此此三重所以寡過也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莠黍稷我黍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饗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濟濟跄跄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祀于祈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詩深卷十九

二

執爨踏踏為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俎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酒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俎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殺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  
大稽首神嗜飲酒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  
孫孫勿替引之

絜牛羊至祀事孔明由迎牲及祭末而渾舉之也執  
爨至笑語卒獲又自饗廩煑炊及旅酬爵無算而言  
也孔燠至徂位致告乃蒞述主人之式禮莫愆及告  
利成言之也神醉尸起至廢徹又言尸出及徹器之  
事然後祭畢而燕私也集傳未甚明晰讀者宜細審  
之。此有國者祀其先君之樂歌言楚楚者茨言抽

詩深卷十九

三

其棘自昔何爲壑此使我務民事以蔬黍稷也今我  
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則可致力于  
神矣因之以爲酒食以饗以祀以妥以侑庶幾以介  
景福也有酒食卽有犧牲其迎牲也濟濟踳踳絜爾  
牛羊以往烝嘗其割牲也或剝或烹既剝烹之或肆  
或將始焉祝祭于祊終焉祀事孔明惟期先祖是皇  
神保是饗庶幾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也祀  
事孔明如之何執爨者踏踏然以煑以炊乃爲徂以  
載牲體之孔碩或燔肉或炙肝凡既備矣亞孝孫而

獻尸者君婦莫莫然薦爲豆之孔庶由是爲賓爲客  
獻酬交錯此其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皆體孝孫之心  
以爲心是以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也神保  
是格如之何自祝神及酌尸我孔燠矣而式禮莫愆  
於是工祝致神意以告曰往賚孝孫今此苾芬孝祀  
神嗜飲食其卜爾百福如期卽至如式不差如幾則  
既齊既饗何福弗至乎如式則既匡既救何福或差  
乎凡此又永錫爾以極善有時萬時億之多也祀事  
至此禮儀既備矣鐘鼓既戒樂亦備矣孝孫乃徂阼

詩深卷十九

四

階西面之位工祝致告利成矣迨神具醉止皇尸載  
起則鼓鐘送尸神保聿歸矣其時諸宰君婦各廢徹  
不敢遲而祭畢然後諸父兄弟備言燕私矣但見樂  
具入奏于寢以綏後祿爾殺既將凡屬宗族莫怨具  
慶及既醉既飽乃大小稽首以言曰今神嗜飲食使  
君壽考者以君之祀事于禮孔惠而不逆于祭孔時  
而不慢維其盡之矣繼自今願君之子子孫孫勿替  
自昔之勤以引之於無窮矣

楚茨六章。君婦莫莫卽被之僮僮夙夜在公時也

廢徹後則祔祔旋歸矣小大稽首惟列爵五等故諸  
父兄弟以臣道稽首而稱君也鼓鐘送尸集傳以爲  
奏肆夏是矣說者以肆夏卽時邁多指此爲王之祀  
事今觀楚茨抽棘及執爨章所陳非萬國合歡以祀  
先王之氣象且天子祀先備載於頌何以在小雅乎  
按周禮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  
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驚夏裊夏鐻師掌金奏  
之鼓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是鐘  
師掌鐘鐻師掌鼓而金聲爲主故稱金奏之樂又大

詩深卷十九

五

司樂所掌王出入合奏王夏尸出入合奏肆夏牲出  
入合奏昭夏王大食三宥皆合奏鐘鼓樂師所掌環  
拜以鐘鼓爲節凡國之小事用樂合奏鐘鼓饗食諸  
侯序其樂事合奏鐘鼓樂出入合奏鐘鼓大司樂中  
大夫也樂師下大夫也鐘師鐻師以中士爲其屬故  
合以鐘鼓奏九夏而或云合奏某夏或云合奏鐘鼓  
互文以見義耳今卽九夏之序求之意者大食三宥  
奏納夏卒食徹于造奏章夏環拜奏齊夏小事用樂  
奏族夏饗食諸侯奏驚夏樂出入奏裊夏歛但旣云

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則其用甚廣自王夏而外如  
肆夏則天子饗元侯亦奏之大射納賓及獻公皆奏  
之是不獨奏於尸出入而其用亦達於諸侯且大射  
賓出奏裊公入奏驚鄉射賓出亦奏裊是九夏又有  
用於鄉人者竊謂總名九夏而詳言之不似詩篇之  
名蓋鐘鼓爲大樂凡奏某樂先奏某夏故多施於用  
樂序樂也又樂師敎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齊車亦  
如之采齊殆卽齊夏凡樂舞之儀行應肆夏之節趨  
應采齊之節循是以鳴佩玉行趨之節亦如之以敎

詩深卷十九

六

五御和鸞之鳴亦如之卽此以求他夏殆各有當焉  
所以九夏多奏於出入及環拜也又樂師職凡射王  
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  
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蘋可  
見工歌騶虞一終鐘鼓亦按其調而奏一次故鄉射  
曰奏騶虞閒若一大射曰奏貍首閒若一閒者鐘鼓  
與工歌閒作若一者奏歌無二調與奏黃鐘歌大呂  
者不同故直謂之奏騶虞耳凡射者之動容必與鐘

鼓之聲相應乃爲合節故將射則司射先戒之曰不鼓不釋言射儀不與鼓節相應雖中不釋算也投壺亦然故命弦者曰請奏狸首閒若一由是觀之九夏有譜無詩明矣章昭注外傳曰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卽周禮九夏之三杜子春曰四方寶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騶夏其說未知何本尙於事理無所礙但子春以一夏止用於一事詳考禮經固可知其不然耳若呂叔玉以肆夏卽時

詩深卷十九

七

邁而曰肆遂也夏大也言遂於大位如其說九夏皆大也將昭夏納夏亦可云昭於大位納於大位乎又以樊遏爲執競而曰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祿止於周之多也彼但見降福穰穰之爲多簡簡來反之似止而生此說耳又以渠爲思文而曰渠大也言后稷配天爲王道之大尤極無理蓋三詩序次相連而時邁曰肆于時夏思文曰陳常于時夏執競在其中遂指爲三夏其餘無可置喙則以爲亡之此亦臆說淺妄最爲解經之蠹故特辨之以附此詩之末云

信南山

補序刺幽王也

續序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集傳此詩大指與楚茨略同

辨義此與楚茨雖大指略同而氣象之廣狹名分之崇庠儀制之隆殺瞭然可見於言下讀者自能辨之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昫昫原隰會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詩深卷十九

八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霡霖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疆場翼翼黍稷彧彧會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蒞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

壽無疆

信者九州各有山鎮為表志也。○此有家者祀其先人之樂歌言信彼南山維禹甸之久矣其下酌酌原隰會孫田之以承家是故我疆我理南東其畝而乘地利者在是矣冬而上天同雲雨雪雰雰春而益之以霏霖由是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而因天時者在是矣疆場翼翼以整飭黍稷彧彧以茂盛而盡人力者在是矣所以會孫之穡以為酒食以之畀我尸賓庶幾壽考萬年也田之所出豈惟酒食哉

詩深卷十九

九

中田有廬則疆場有瓜是剝是菹主婦以為豆實獻之皇祖庶幾會孫壽考受天之祜也是故會孫之主祀降神而祭以清酒迎牲而從以騂牡以之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告純也取其血骨告殺且升臭也是烝是享香潔之氣苾苾芬芬祀事其孔明矣所由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也

信南山六章

甫田

補序刺幽王也

續序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集傳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

辨義周禮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歛幽雅擊土鼓以樂田畯蓋即此詩觀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可見也大田則秋報所歌觀無害田穉歸功田祖可見也兩篇在於樂部均名幽雅與楚茨信南山之祀祖者迥異矣籥章不言報者此篇云以御田祖迎神也下云來方禋祀設主而不迎神也擊土鼓歛幽籥

詩深卷十九

十

專以迎神故逆暑迎寒吹幽詩御田祖吹幽雅祭蜡合聚萬物而索饗如迎猫迎虎之類乃吹幽頌大田不迎神故籥章不言報即如琴瑟掌於瞽矇在祈年作樂時會其聯事所以詩文有之而非籥章所掌則敘其職者不旁及也又序以豐年為秋冬報始幽頌也而籥章獨言祭蜡可見天子秋報亦不迎神是籥章之職幽風一詩兩吹于迎寒暑幽雅二詩皆吹其祈年者豐年亦一詩兩用而專吹于祭蜡報祭以大蜡為重也幽雅用于凡國其爵列五等明矣祭法諸

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立為社曰侯社今按國社在公宮之右所祭者土穀之神乃地祇之屬侯社在東郊之藉田所祭者司嗇之神曰田祖又曰田主乃人鬼之屬此立祀所以有二也然二者皆為農事可以通用此兩詩祈年則籥章吹此詩迓田祖以祭于國社猶之天子春夏祈穀于上帝即以田祖從祀也大田秋報則各祭于其墮猶之天子秋冬報另有豐年之詩惟天子之祭太社又有載芟良耜與侯國不同其詳見周頌又按諸侯祭社稷國社也子路使子

詩深卷十九

十一

羔為費宰曰有社稷后土為社柱棄為稷田主也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太牢兼大社王社言之諸侯社稷皆少牢兼國社侯社言之百姓之用唯牛羊豕為大牲三者皆繫于牢專用曰特牛特羊特豕三牲具曰太牢書稱王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是也羊豕曰少牢少牢饋食禮司馬判羊司士擊豕是也天子秋報社稷曰殺是特牲太牢也此篇云與我犧羊下篇云以其騂黑少牢也其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故州長歲時祭祀州社寯正春秋祭祭族師春秋祭

醑皆以祈報田主言之雖各有牲醴祝號而無樂歌夫蒸我髦士即以樂田峻古之農官皆士為之髦者稱美之辭蓋因祈年而樂以禮樂故曰田峻至喜由是勞農勸民慶賜遂行二章所謂農夫之慶也秋報之後又勞農以休息之乃四章所云農夫之慶蓋因祈而預祝之即祈年之正文解周禮者以田峻為先書註詩者以髦士為士出于農皆誤矣

俾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詩深卷十九

十二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黍稷以穀我士女會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會孫不怒農夫克敏會孫之稼如茨如梁會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以社祀于社也以方凡社皆方壇祭必除之故下篇云來方禋祀也鄭康成好改易經文見周禮秋獮云致禽以祀訪遂稱訪當為方謂之秋祭四方報成萬

物集傳因引爲此詩之注竊謂下言我田既臧以祈  
甘雨而先言秋祭報成詩人立言不若是無序也○  
此凡國祈年于國社侯社之樂歌言倬彼甫田歲取  
十千因之我取其陳食我農人且自古既有年矣今  
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以茂則當攸介攸止烝  
我髦士以樂之故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舉社祭以  
除方壇誠以我田既臧將行農夫之賞慶是用琴瑟  
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庶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  
女也於是會孫來止以省耕但見耕者以其婦子饁

詩深卷十九

三

彼南畝稱田畯之至喜因之攘其左右之饗嘗其旨  
否之味但見禾易長畝知其終善且有所以會孫不  
怒農夫克敏惟願會孫之稼如茨如梁會孫之庾如  
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以貯之乃求萬斯箱以載之其  
時黍稷稻粱之畢登又行農夫之慶神又報會孫以  
介福使萬壽無疆也

甫田四章

大田

補序刺幽王也

續序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集傳此詩爲農夫之辭以頌美其上若以答前篇之  
意也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  
厥百穀既庭且碩會孫是若

既方既皂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蠹賊無  
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有淪淪淪與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  
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詩深卷十九

四

會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  
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騂殷赤色羊也黑豕也夏用玄商用白周用騂兼太

牢少牢言信南山之騂牡亦少牢也漢人於凡騂皆

曰牛誤已○此凡國秋報國社侯社之樂歌言大田

多稼其先既擇種既戒具則既備乃事矣因之以我

覃祀俶載南畝播厥百穀迨其苗既庭且碩則會孫

之心是若矣漸而既方既皂既堅既好不稂不莠

而皆秀實矣其間去其螟螣及其蠹賊無害我田禾

於方穉由田祖有神秉畀炎火也其間有滄淒淒興  
田祁祁而我公田遂及我私無非神賜之均沾故今  
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穡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留  
爲寡婦之利也於時會孫來止以省斂但見斂者以  
其婦子饁彼南畝稱田峻之至喜是用來於方壇以  
禋祀以其駢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而報養之庶幾  
以介景福也

大田四章〇祈年樂田峻所以震動于其始祭蜡息  
老物所以休息于其終故土鼓吹籥爲神以迎舉國

詩深卷十九

十五

欣欣一弛一弛可以想文武之道矣秋報不迎神者  
以大蜡爲重也

瞻彼洛矣

補序刺幽王也

續序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集傳此天子會諸侯于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

子之詩

辨義集傳極爲得解車攻之會同有釋所云復古者  
此也但非諸侯美天子而作耳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  
作六師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萬年保  
其家室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  
其家邦

保其家室張皇六師無墮我高祖寡命也〇此講武

于東都而諸侯朝見之樂歌言瞻彼洛矣維水泱泱  
君子至止以講武則福祿之積如茨矣是故韎韐有

詩深卷十九

十六

奭以作六師也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  
有珌以身親戎備由是君子萬年保其家室也瞻彼  
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以會同則福祿既同矣由  
是君子萬年保其家邦也

瞻彼洛矣三章

裳裳者華

補序刺幽王也

續序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  
之類絕功臣之世焉

集傳此天子美諸侯之辭蓋以答瞻彼洛矣也

辨義此篇與蓼蕭相似下篇與湛露相似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覲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

以有譽處兮

裳裳者華其黃矣我覲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

矣是以有慶矣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覲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

轡沃若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

詩深卷十九

七

以似之

有慶慶賞也乘其四駱慶以車馬也左之右之講武

行狩則諸侯為射夫左右天子以助舉柴也宜之有

之言其射御之儀無不宜且有也似之言慶以四駱

六轡與其所有相似猶言賞稱其功也○此講武既

畢而賜諸侯之樂歌言侯氏之有德有儀如裳裳者

華其葉亦湑兮故我覲之子我心寫兮惟我心寫兮

是以有譽以處此今且德之中正如裳裳者華其

黃矣故我覲之子維其有文章之著矣維其有章矣

是以有慶賜之加矣且德之兼備如裳裳者華或黃

又或白故我覲之子既慶之以乘其四駱矣乘其四

駱又賜以六轡之沃若矣蓋助我舉柴之際左之左

之君子之德儀無不宜之右之右之君子之德儀無

不有之維其有之是以慶之物亦似之也

裳裳者華四章

桑扈

補序刺幽王也

續序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詩深卷十九

六

集傳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之屏之翰百辟為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翰羽翰也屏翰方伯也百辟各州之屬也○此講武

既畢而燕諸侯之樂歌言交交桑扈則有鶯其羽矣

今君子之燕樂胥足以受天之祜是亦王國之羽儀

也交交桑扈則有鶯其領矣今君子樂胥足為萬邦



之屏是亦王臣之領袖也既為之屏又為之翰凡茲百辟奉以為憲誰不斂戢誰不難慎則其受福誰不那乎即此燕樂之際覩兕觥其觥然飲旨酒而思柔克彼上交之匪敖若是則萬福自來求之矣

桑扈四章

鴛鴦

補序刺幽王也

續序思古明王交于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

集傳此諸侯所以答桑扈也

詩深卷十九

九

辨義詩意分明合觀白華之七章灼然可見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乘馬在廐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此天子娶后而遣卿往逆之詩言前此求后如鴛鴦

于飛畢之羅之惟願君子萬年福祿宜之繼此得后

如鴛鴦在梁戢其左翼惟願君子萬年宜其遐福故

今之承命往逆也乘馬在廐摧之秣之惟願君子萬

年福祿艾之乘馬在廐秣之摧之惟願君子萬年福

祿綏之

鴛鴦四章

頌弁

補序諸公刺幽王也

續序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

故作是詩也

集傳此亦燕兄弟親戚之詩

辨義此詩之意尤極明顯下篇昏此篇冠皆嘉禮也

詩深卷十九

三

讀之而兩都風俗之醇茂所以形四方之風者可觀

矣

有頌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

弟匪他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

君子庶幾說懌

有頌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

弟具來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

君子庶幾有臧

有頌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

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  
今夕君子維宴

弁爵弁皮弁也酒殽如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  
醴辭曰旨酒既清嘉薦宜時是也兄弟謂兄弟具在  
以成厥德也君子賓也期既筮日乃告期于賓也○  
父既冠子而醴賓以一獻之禮則歌此詩言有頍者  
弁實維伊何而陳之爾酒既旨爾殽既嘉所戒者豈  
伊異人皆兄弟而匪他故也弱冠而扶植以成人如  
薦與女蘿施于松柏是以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

詩深卷十九

三

君子庶幾終教之而我心悅懌也有頍者弁實爲何  
期而加之爾酒既旨爾殽既時所集者豈伊異人兄  
弟具來以成爾德如薦與女蘿施于松上是以未見  
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禮成而有臧也有頍  
者弁實維在首則三加矣爾酒既旨爾殽既阜所醴  
者豈伊異人皆兄弟甥舅之至戚今老至而冠子以  
著代如彼雨雪先集維霰高年之死喪無日與至戚  
無幾相見是以樂酒今夕願君子維宴以盡歡也  
頍弁三章

甫牽

補序大夫刺幽王也

續序褒姒嫉妒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于民  
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

集傳此燕樂其新昏之詩

閒關車之壘兮思變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  
無好友式燕且喜

依彼平林有集維鷓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  
爾無射

詩深卷十九

三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  
式歌且舞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清兮鮮我覲爾我  
心寫兮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覲爾新昏以  
慰我心

雖無好友自謙之辭蓋夫婦相成本有友道集傳解  
爲雖無他人則燕樂新昏本非他人所得與雅詩必  
不雜此諧語也歌徒歌也無人舞也○此新昏用晉

之歌言閒關設此車之牽兮思彼變然之季女而往  
迎兮匪飢匪渴惟冀德音來括雖我無以爲好友亦  
當式燕且喜矣試觀依彼平林則有集維鷓惟茲辰  
彼碩女則有令德以來放是以式燕且譽好爾無射  
也然則雖無旨酒爾當式飲庶幾雖無嘉穀爾當式  
食庶幾我雖無德以與女亦當式歌且舞以相樂矣  
蓋好德之獲益恆多如陟彼高岡乃析其柞薪既析  
其柞薪乃取其葉之清然今是以鮮若我之覲爾我  
心極爲輸寫今願自今相與崇德如高山仰止遵道

詩深卷十九

三

如景行行止並進不已如駕四牡之騑騑調六轡以  
如琴是故覲爾新昏以慰我心也

車牽五章

楚茨至車牽十篇○周書曰所重民食喪祭蓋王者  
之議禮能使國不異政家不殊俗必以三者爲本焉  
三者惟喪紀不用樂故雅樂之詩用于內祭祀者天  
子而下有國則歌楚茨有家則歌信南山其間三時  
不害必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故國社侯社所以甫田  
報以大田凡此皆由王朝之公卿大夫達於列國而

民德歸厚農力以事其上者視此矣是故王畿者四  
方之極瞻洛之朝諸侯所以張皇六師裳華賜之次  
于蓼蕭桑扈燕之次于湛露而居中馭外之規模極  
于鴻遠矣至于鴛鴦以敬大昏始于天子則王化之  
基紹德于闕雎也冠有頰弁以成厥德昏有車牽以  
正厥始自卿大夫達于士庶嘉禮行而和樂應之所  
以形四方之風者又無所不用其極也

詩深卷十九

三

詩深卷十九終

詩深卷之二十

巴陵許伯政著

青蠅至采綠

此亦變小雅其詩之序次自厲以迄幽所以著西都覆敗之迹也共詩八篇今為一卷

青蠅

補序大夫刺幽王也

集傳詩人以王好聽讒言故以青蠅飛聲比之而戒王以勿聽也

詩深卷二十

一

辨義集傳謂詩人以王好聽讒而戒以勿聽又云已與聽者為二人自古人臣告君雖其私暱未聞以已與君並稱二人者况戒王聽讒必忠臣良士也敢犯分而稱之乎今按此篇次于衛武賓筵之前與民勞板蕩在抑詩前者相似亦共和時之詩其時承厲之敗周召二公協心以輔幼主而相戒於聽讒宜矣厲宣之世召穆之詩為多作此者疑亦召穆之流歟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青蠅汙穢多止于樊離間樊者內外之蔽也棘榛皆有刺故用以編樊○此輔政之大臣相戒于聽讒之詩言讒每生于闇蔽如營營青蠅每止于樊若豈弟君子其心坦易開明必無信讒言矣是故心蔽而讒入之如營營青蠅止于樊棘由是讒人肆其罔極遠之必交亂四國矣又如營營青蠅止于樊榛由是讒人肆其罔極近之且構陷我二人矣

青蠅三章

詩深卷二十

二

賓之初筵

古序衛武公刺時也

續序幽王荒廢媒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

集傳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是詩毛氏序曰衛武公刺幽王也韓氏序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今案此詩意與大雅抑戒相類必武公自悔之作當從韓義辨義此詩序次在魚藻之前蓋亦作于宣王之世蕩之刺厲曰天不洎爾以酒抑之刺厲曰荒湛于酒是

厲王俾書作夜臣下化之與商受無異故武公入相而作此以爲酒戒所以序書刺時也續序以入相作詩屬幽王之世誤矣君子之悔過必引咎自責卽如抑之兼以自警何其明切此云賓既醉止又云彼醉不臧通篇全無反己之言非悔過之作甚明也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穀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醕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烝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

詩深卷二十

三

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賓之初筵温温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忸忸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僊僊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僊僊既醉而出竝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合儀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

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息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殺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賓筵燕賓也錫爾純嘏謂祝致嘏詞子孫其湛指主人獻賓及兄弟內賓以下而言正飲酒時也各奏爾能旅酬也時以年之少長言之康爵奏爾少者各爲其長舉觶而少者先自飲以導之也三章仍承燕飲言之四章仍承祀飲言之出戶出賓亦出故曰受福或醉燕以醉爲歡也或否祭不以醉爲度也○厲王荒湛于酒故衛武公入相于宣王而作此以爲酒戒

詩深卷二十

四

言先王惟燕賓則用酒故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穀核維旅于時酒既和旨則飲酒孔偕而不亂矣因之射以樂賓鐘鼓既設于堂下舉醕者逸逸而閱整但見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各獻爾發矢命中之功蓋曰發彼有的以祈爾爵而辭養于己也豈貪飲乎亦惟祭祀則用酒是故籥舞笙鼓樂既和奏乃進烝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之盛大然後祝致神意以錫爾純嘏則子孫其獲湛樂而飲酒矣惟其湛曰樂故旅酬爲上之際使之各奏

爾能實載手仇以挹酒室人入又以加爵蓋曰酌彼  
康老之爵俾幼者以奏爾時而導飲于長也敢及醉  
乎若今之燕而飲者賓之初筵非不溫溫其恭乃其  
未醉止則威儀反反以顧禮曰既醉止遂威儀幡幡  
以輕數漸而舍其坐以遷于他坐屢舞僊僊而軒舉  
矣且其未醉止尙威儀抑抑以強自慎飭曰既醉止  
竟威儀忒忒而互相媠媠是曰既醉不復自知其常  
秩矣又若今之祭而飲者賓既醉止載號載嘏擾亂  
我靜嘉之籩豆其舉動屢舞僊僊而傾側是曰既醉

詩深卷二十

五

不自知其愆郵甚至側弁之俄屢舞僊僊而弗止使  
既醉而尸出亦出庶祭主竝受其福若醉而不出是  
謂自伐其德矣故祭而飲酒孔嘉者維其德將無醉  
而有合儀也凡此飲酒或以醉爲歡或以否醉爲德  
當其飲時既立之監或佐之史誠恐彼醉不臧不醉  
者反恥而避之式勿使監史從而謂之無俾太怠則  
彼益肆矣謂之則曰匪所言慎勿言匪所由慎勿語  
如由醉之有言罰之俾出童叟蓋三爵之後不復識  
憶每至將無作有矧敢多又而不忘形乎

賓之初筵五章

魚藻

補序刺幽王也

續序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  
子思古之武王焉

集傳此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也

辨義續序因魚在藻蒲而以爲失性因在鎬而以爲  
思武王與鴛鴦戢翼而曰交物有道廢馬摧秣而曰  
奉養有節其陋一也集傳但云燕諸侯不詳其時世

詩深卷二十

六

今按卽有邠家室周人所自出也自土漆沮周業所  
由大也邠地在今陝西武功縣於兩漢屬右扶風公  
劉立國豳谷卽邠州三水縣在岐山之北及亶父築  
室於周原周之爲周始此故曰肇基王迹今岐山縣  
是也文王伐密之後徙都程邑在今西安府之咸陽  
縣程居岐南故曰居岐之陽既伐于崇作邑于豐集  
傳稱在鄠縣杜陵西南是也武王既有天下乃建都  
鎬京自周武至懿王初立時凡七世一百八十八年  
而周道漸衰徙都犬邱史稱懿徙槐里由秦并天下

改大邱曰廢邱及項羽入關封秦降將章邯鄲雍王  
都於此漢高祖三年又改名槐里其地在武功興平  
兩邑間古路由郿地趨長安出潼關懿孝夷厲之世  
一百餘年王室大壞未聞復都鎬京故宣王北伐獵  
狝詩曰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又曰來歸自  
鎬崧高封申伯于謝曰王餞于郿蓋其時猶都大邱  
故其詩如此若宣王考室曰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又  
曰似續妣祖證以此詩所云在鎬飲酒其為末年仍  
都于鎬所作無疑大抵小雅自鹿鳴至鼓鐘乃王政

詩深卷二十

七

興廢之大綱自楚茨至何草不黃則又以著夫兩都  
盛衰之由讀者試即信南山瞻洛水魚藻之在鎬都  
人之尹姁黍苗之南行白華之北流漸石之東征詳  
考而細究之庶聖人序詩垂訓之志可以不沒於後  
世也夫

魚在在藻有頌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魚游而上出則見其首泳而下入則見其尾水靜深

而藻蒲暢茂則魚益樂地靈勝而宮室鞏固則居益  
安○宣王復都于鎬諸侯來朝而飲酒以樂之言魚  
在而在于藻則有頌其首矣王在而在于鎬則豈樂  
飲酒矣魚在在藻則有莘其尾矣王在在鎬則飲酒  
樂豈矣在鎬之樂何如魚在在藻又依于其蒲水勢  
之淵廣可知也王在在鎬又有那其居王室之鞏固  
可想也

魚藻三章

采菽

詩深卷二十

八

補序刺幽王也

續序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  
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集傳此天子所以答魚藻也

辨義續序數徵會而無信義暗用數舉烽火至而無  
寇故事因曰君子見微謂幽王之禍幾伏于此也其  
陋甚矣

采菽采菽筐之筐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  
車乘馬又何予之立袞及黼

觴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泝泝  
聲嘒嘒載駟載駟君子所屆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紆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  
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  
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汎汎楊舟紉纒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  
祿臚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葵之傾向之意○飲酒之後又賜來朝之諸侯以遺

詩深卷二十

九

歸故作此詩言采菽或筐之或曾之今君子來  
朝何錫予之乎雖無予之有路車乘馬焉又何予之  
有立衮及黼焉蓋朝王受錫如觴沸正出之檻泉乃  
言采其中之香芹今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泝泝  
鸞聲嘒嘒載駟載駟君子所屆是以有車馬之錫也  
且朝見之際赤芾在股邪幅在下以肅威儀彼上交  
之匪紆正天子所嘉予是故樂只君子天子以衮黼  
命之則樂只君子福祿由是而申之也夫王畿賴列  
侯爲捍衛如維柞之枝其葉蓬蓬以相護今樂只君

子能殿天子之邦所以樂只君子之受錫乃萬福所  
同也自茲平平左右亦是率從而無或有違心可矣  
且列侯以王畿爲會歸如汎汎楊舟必大紉以纒維  
之今樂只君子天子之心葵之則樂只君子福祿由  
是臚之自茲優哉游哉亦是戾止而無或有越志可  
矣

采菽五章○蓼蕭勉以修德宜家而興王全盛之氣  
象自見此則嘉其來朝能尊戴王室而中衰復振之  
意亦宛然於言下

詩深卷二十

十

角弓

補序父兄刺幽王也  
續序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  
集傳此刺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使宗族相怨之詩  
辨義細玩此詩並無刺王好讒佞之意以爲不親九  
族使宗族相怨似矣然篇中所云不令交疇無良相  
怨受爵不讓如食宜饅如酌孔取如塗塗附及莫肯  
下遺式居屢驕等語皆言其棄順效逆遂貪長傲如  
髦鬻之無倫敘故我是用憂則所云爾遠胥然爾教



晉效有類于教孫升木非謂王不親親使諸父昆弟  
相怨也集傳之解五章曰其但知讒害人以取爵位  
如老馬憊矣而反自以為駒正意喻意牽合而無情  
理恐詩人本旨未必如是也嘗考史記及國語魯武  
公九年來朝西周以其子括與戲見王王立戲為魯  
太子樊仲仁甫諫曰廢長立少不順必犯犯王命必  
誅又曰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侯  
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諸侯效之王命將有  
所壅王卒立戲是為懿公其後括之子伯御弑懿公

詩深卷二十

十一

而自立宣王三十二年伐魯誅伯御立孝公諸侯從  
是而不睦此事與詩之情意正相符合且魯本周之  
懿親今武公請樹子于王而并見其少子不過溺愛  
之私詩稱老馬反為駒即老牛舐犢之喻王從而立  
之是教孫升木也然則此其樊穆仲教王所作乎惜  
無他文可徵姑備一解俟君子裁定之  
駢駢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傲矣  
此合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餽如酌孔取  
毋教孫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  
雨雪瀟瀟見見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雨雪浮浮見見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兄弟昏姻猶言伯叔甥舅兼同異姓之國而言遠忽  
遠不以為意也一方猶言一國也已罷也式用也屢  
驕常多驕傲也○宣王舍魯武公之長子而建其少  
故樊穆仲作此以諫之言駢駢和調之角弓弛之則

詩深卷二十一

十二

翩其反矣故兄弟昏姻之國王當張其綱維無胥忽  
遠而至廢弛矣蓋爾之忽遠矣民亦胥然矣況爾之  
教逆矣民尤胥傲矣今此令兄弟本綽綽有裕也一  
旦教逆而為不令之兄弟必相交為瘡矣交瘡則民  
之無良相怨于一方但貪受爵不知遜讓至于犯順  
而已之斯歸喪亡矣彼溺愛少子者猶老馬之反顧  
為駒耳不自顧其後患也如食而但謂宜餽如酌而  
但求孔取豈復有遠慮哉王慎毋教孫升木以遂其  
貪如塗而加塗附以益其垢也蓋君子有微猷小人

皆與爲附屬況兄弟昏姻而可忽遠乎故禍亂之消  
于王明如雨雪濺濺見睨曰消若莫肯貶下而遺棄  
之是用居之于屢驕以階禍矣王明之已亂如雨雪  
浮浮見睨曰流若如蠻如髦之無倫紀則殘賊將作  
我是用憂矣

角弓八章

菀柳

古序刺幽王也

續序暴虐無視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

詩深卷二十

三

之不可朝事也

集傳王者暴虐諸侯不朝而作此詩

辨義上帝甚蹈無自暱焉足爲邦君諸侯莫肯朝夕

之明證

有菀者柳不尙暱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

予極焉

有菀者柳不尙暱焉上帝甚蹈無自察焉俾予靖之後

予邁焉

有鳥高飛亦傳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

以凶矜

蹈高邈不可親近之意邁往也後予極者窮極于將  
來後予邁者追咎于既往凶矜猶凶禍也○幽王無  
道諸侯不朝而作此言諸侯之託庇于王如有菀者  
柳豈不尙期休息焉今上帝甚蹈而難近無自求親  
暱焉俾予靖之其後將惟予窮極于將來焉又如有  
菀者柳豈不尙期愒止焉今上帝甚蹈無自取察病  
焉俾予靖之其後將惟予追咎于已邁焉蓋有鳥高  
飛亦傳于天而止耳若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爲予

詩深卷二十

四

往靖之居然加以凶禍也

菀柳三章

都人士

補序周人刺衣服無常也

續序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

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集傳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日都邑之盛人民容儀

之美而作此詩以歎惜之也

辨義集傳極確此及下篇皆作於宗周既亡之後但

此作於西都黍離則東都行役者所作當合秦終南  
參觀之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  
民所望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今我  
心不說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今我  
心菀結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蠶我不見今言

詩深卷二十

五

從之邁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旃我不見今云  
何旰矣

都西都也統畿內言之周指京城而言也綢直密直  
也婦女血氣充盈則髮光潤而綢直形容憔悴則髮  
疏稿而曲局言從之邁一言及而神氣俱往也○史  
記稱犬戎弑幽王虜褒姒盡取周賂平王東遷時稱  
犬戎無道奪我岐豐則是豐鎬殘破都邑凋零昔時  
文物衣冠變而被髮左衽故詩人追思之而作此言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常度出言必有文章

行歸于周京乃萬民所瞻望也而今安在哉彼都人

士其常服則臺笠緇撮矣彼君子女其婦容則綢直

有如髮之美矣今我不見今我心所以不悅也彼都

人士其盛服則充耳琇實矣彼君子女其貴族則謂

之尹姑矣今我不見今我心所以菀結也彼都人士

細觀其垂帶而容貌厲然彼君子女端詳其卷髮又

如蠶尾之捷然今我不見今甫言及而神從之俱邁

矣其實士之帶匪伊垂之以飾觀帶之循夫禮制實

詩深卷二十一

六

則有餘女之髮匪伊卷之以競麗髮之鍾于生質實  
則有旃今我不見今云何其旰望矣

都人士五章○後世詩人遭亂離而傷今過都邑而

懷古其情思總不出此詩之範圍然此詩追思盛美

備極形容而語歸端莊雖垂帶而厲卷髮如蠶二語

近于穠縟讀末章乃益見其情思之正大也若後人

之追述其盛者每多雜于淫靡奢麗豈有他哉政教

之得失風俗之貞淫其積已久而人心之漸染遂由

以形于吟詠當其情動于中而形于言未有不肖其

夙昔所熟見者是以讀其詩可知其志及其至也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乎此詩教之所繫豈細故歟

朱緣

補序刺怨曠也

續序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集傳婦人思其君子

辨義集傳曰五日爲期去時之約也六日不詹過期而不見也辨說曰此怨曠者所自作非人刺之亦非怨曠者有所刺於是朱子解詩本與補序同但辨

詩深卷二十

七

其非刺耳續序主言幽王之時則意以爲刺上故朱子并辨之後之說詩者又多主行役過期爲解郝敬曰男女居室人之大欲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今使其室家睽違匹婦銜怨故聖人錄是詩以明王道本乎人情曷亦思役民以五日爲期甚不久矣僅踰期至于六日而銜怨之深形諸風刺以爲不盡人情爲人上者不亦難乎如其說豈先王之民皆徇男女之大欲偶有數日之違而必怨乎聖人錄詩以教萬世而解者之瑣褻至此冀其達於政難矣且以此

篇爲怨曠不過男女之私情與藁砧今何在無異聖人必不以列於變雅也夫天下有道不惟君子和樂於上小人恬熙於下卽上下草木鳥獸魚鼈莫不成若罔有天災及王道旣失土做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生氣衰則育物不遂而民弗聊生矣上篇因都邑而思其盛故以士女容服言之此篇因郊野而嘆其衰思其盛故以草木魚鳥言之讀之而氣化人事盛衰得失之幾想見於言下語所謂田夫野婦能言王道者此類是也今悉正其解讀者詳之

詩深卷二十

六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爲期六日不詹之子于狩言韞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其鈞維何維魴及鱖維魴及鱖薄言觀者周禮九職八曰臣妾聚斂疏材綠藍亦疏材之類采之以供染人之用而掌染草者以時斂之此婦人蓋臣妾之職也凡染事以一日爲一人如三人爲纁五人爲緇七入爲緇之類五日六日猶五入六入也詹足也呂覽曰不充則不詹音近談如澹臺之澹本與

藍叶或以爲徒濫切集傳云與瞻同叶則都甘切者皆非也魴魚不食餌故陽晝曰若食若不食者魴魚也鱣鱣也亦魚之不輕受釣者○幽王之亂西都耗敝故采物之婦人嘆其衰而思其盛也言終朝采綠不盈一掬物產之耗甚矣因念予髮之曲局薄言歸沐之寧復綢直有楸之舊乎終朝采藍不盈一擔物生旣不旺矣及其染色往時以五日爲期今六日而色猶不足是地氣弗充而物力薄也迴思往時物產之多之子但于狩言張其弓以往耳不患無禽也之

詩深卷二十

五

子但于釣言綸之繩以往耳不患無魚也其釣維何惟魴及鱣亦投綸可得維魴及鱣特薄言其觀者而他物之稱是可知矣

采綠四章○讀此而知鎬京之王氣竭矣讀苕華草黃則東都之困敝又可知也國語鄭桓公問于史伯曰周其弊乎對曰殆于必弊者秦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它平它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

同盡乃棄矣又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地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源必塞源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足也水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由是觀之土敝物耗雖曰氣化之衰豈非人事之失致之哉

詩深卷二十

三

青蠅至采綠八篇○序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而中國微其始于厲乎是故青蠅以戒信讒竇筵以戒彝酒傷其廢也用能惠此京師以綏四國鎬京宅而魚藻歌諸侯朝而采菽作廢者庶幾其復興矣乃自角弓之綱紀弛于一方繼以菀柳之離心徧于萬國遂使都人士女雜于戎俗而終委之秦人蓋人事旣失氣化亦衰讀采綠而知西京之王氣歇矣易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斯之謂歟

詩深卷二十終

巴陵許伯政著

黍苗至何草不黃

此亦變小雅自宣以迄平所以著東遷迹熄之由也  
共詩八篇今為一卷

黍苗

補序刺幽王也

續序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

集傳宣王封申伯于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故將徒

詩深卷二十一

役南行而行者作此

辨義經文甚明集傳甚確但以爲行者作此則誤矣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召穆公既營謝以歸而宣王勞之此其樂歌也言芃

芃黍苗則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則召伯勞之其勞役

夫曰我任我輦我車我牛尙共趨所事迨我行既集

蓋云歸哉無久役也其勞士卒曰我徒我御我師我

旅尙共宣乃力迨我行既集蓋云歸處不踰期也是

以役夫樂于趨事肅肅謝功爲召伯營之士卒樂于

宣力烈烈征師爲召伯成之今原隰既平泉流既清

所以召伯有成而歸王心則寧而燕勞之也

黍苗五章

隰桑

補序刺幽王也

詩深卷二十一

續序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集傳此喜見君子之詩

辨義此詩序次於黍苗之後白華之前殆爲申伯而

作蓋宣王封申伯于謝言南土是保者制荆楚以藩

東都也故東都之人喜而稱美之崧高曰周邦咸喜

戎有良翰其卽此詩歟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申伯封于謝而周邦咸喜故作此詩言其德之庇蔭如隰桑有阿之美其葉有難之盛今既見君子其樂如何乎又如隰桑有阿其葉有沃之光澤今既見君子云何不樂乎又如隰桑有阿其葉有幽之柔茂今既見君子則德音于我乎孔膠矣是以相慶之至心乎愛矣遐不形諸稱謂矣而相感之深則又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乎

隰桑四章

詩深卷二十一

三

白華

古序周人刺幽后也

續序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也

集傳幽王娶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申

后作此詩

辨義史稱幽王三年得褒姒而嬖之遂生伯服五年黜申后太子宜臼奔申然則宜臼當此年已成立是

幽王為太子時娶申后生宜臼久矣青宮元配雖非同處貧賤而有子承家無罪犯出一旦尊為天子寵賤妾而廢逐之豈先王所以經夫婦哉亦異于漢宣故劍之求矣周人傷之故怨褒姒而作此序書刺幽后斥褒姒也若申女被出已與廟絕不得仍從先君之諡矣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英英白雪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漉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詩深卷二十一

四

樵彼桑薪印烘于熤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懔懔視我邁邁  
有鷺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底兮  
之子幽王也我我申后也與我以為兄相似北流浸  
稻田比恩愛之移若滄海桑田須臾改也碩人申后  
也○幽王出申后立褒姒以為后故周人刺之言申  
女事王如白華已漚為菅兮白茅已采為束兮奈何

之子之遠俾我獨今況其少承恩澤如英英白雲露  
彼菅茅豈期天步艱難之日之子反不猶夫前情哉  
良由寵歸嬖妾如滌池北流之水改而浸彼南方之  
稻田我是以嘯歌傷懷念彼碩人也念其往日勤勞  
頓成虛願如樵彼桑薪叩烘于無釜之堪維彼碩人  
實勞我心此其一也況其德音莫違如鼓鐘于宮聲  
聞于外久矣奈何念子燥燥視我邁邁乎念其賤妾  
尊貴正嫡廢黜如有鶯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  
勞我心此又其一也況其正位宮幃如鴛鴦在梁戢

詩深卷二十一

五

其左翼相依久矣奈何之子無良二三其德乎夫妾  
賤則寵之者亦賤如有扁斯石履之卑兮奈何之子  
之遠俾我底兮

白華八章

縣蠻

補序微臣刺亂也

續序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敎載之故  
作是詩也

集傳此微賤勞苦而思有所託者為鳥言以自比也

辨義朱子辨此詩未有刺大臣之意蓋方道其心之  
所欲耳若序者之言則徧狹之甚無復溫柔敦厚之  
意今按集傳雖不云刺大臣而以為微賤勞苦蓋仍  
用序說矣又謂詩人為鳥言以自比殆以正言其事  
則徧狹而託諸鳥言庶語歸含蓄而無傷于溫柔敦  
厚耳但鴟鴞語皆為鳥言而正意不露實乃託以  
自比若此詩自道之云遠以下皆詩人直敘其情事  
全非鳥言而謂之自比不知所比者又何事也將謂  
為鳥言者乃鳥代人言乎均此情事人自言之為徧

詩深卷二十一

六

狹而鳥代人言為溫柔有是理乎集傳如此類者真  
不可解也竊謂自此以下五詩皆平王東遷時所作  
其解詳見於後

縣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敎  
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縣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敎  
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縣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敎  
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後車王之屬車也。○平王初立，謀率其國人東遷，以避戎寇。國人不願從，遷而作此言其安土于西京如縣蠻黃鳥止于丘阿。今棄此從遷，則道之云遠，我勞如何。此皆王飲之食之，教之誨之之民，也能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以俱往乎？又如縣蠻黃鳥止于丘隅，栖託久矣，今豈敢憚行，但畏不能趨耳。王能于飲之食之，教之誨之之眾，皆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乎？餘倣此縣蠻三章。○昔孔子讀此詩而嘆曰：於止，知其所以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雖推廣詩意以教人，然平王初

詩深卷二十一

七

立迫于戎寇，遠舍祖宗鞏固之基，倉皇遷國，是謂曠安宅而弗居，不智已甚。孔子蓋傷之矣。大學傳借詩以明至善之當止，先引邦畿千里，惟民所止，不贅一語而繼以此詩，其意緒正相承耳。夫安土重遷者，凡民之本性，譬諸斥鷃卑棲，啣喙一技，自足而況于丘隅乎？自比黃鳥，託意縣蠻，民情大可見也。盤庚遷殷，浮言羣起，而卒能敷其心腹，賢腸開導，眾志以新命于新邑，彼去危而就安，非平王之失計可比。至于太王遷岐，從者如歸，市所謂出幽谷，遷喬木，觀其

眾心擁戴，卽肇基王迹之氣象。若夫後世逼于叛臣，迫于強寇，輕擲廟社，烏奔鼠竄，一時父子兄弟依附，隨行而中道聞警，棄之以去，展轉狼藉，載在史冊，歷歷可考。詩曰：畏不能趨，畏不能極，又曰：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當時之民固已慮及于此，卽此可想。犬戎之猖獗，向非晉文秦襄以兵勤王而衛送之，平王之不爲微飲者，幾希矣。

瓠葉

補序大夫刺幽王也

詩深卷二十一

八

續序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饗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集傳此亦燕飲之詩，蓋述主人之謙詞。

辨義此詩若果因燕飲而賦，則是敷陳其事而直言之。古人非凶荒殺禮，必備物致敬，未聞王公卿士，瓠葉兔首以燕賓也。如以爲主人之謙詞，未聞主人謙以告賓，而自稱君子有酒者也。如謂他人述之，則燕飲之際，主賓而外，又命何人代述之乎？此其說皆不可得而通，則非燕飲之詩明矣。若續序之支離，又不

待辨而見也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有免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有免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有免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醕之

瓠葉采烹釀之為豆菹也先言菹者祭既妥尸將食

則尸取菹祭于豆間故承言嘗之者嘗而後祭也獻

主人獻尸也酢尸酢主人也醕主人醕尸也獻酢醕

皆言免首者獻則賓以燔炙從因之有酢醕也瓠為

詩深卷二十一

九

菹免為燔炙極言物雖不備祀不可廢也○平王以

西都殘破謀欲東遷其臣極言時事雖窮廟祀難棄

而作此言幡幡瓠葉采之烹之以為菹君子有酒猶

可酌言嘗之以祭也有免斯首炮之燔之以賓從君

子有酒猶可酌言獻之於皇祖也有免斯首燔之炙

之君子有酒猶可酌言酢之以承嘏也有免斯首燔

之炮之君子有酒猶可酌言醕之以坐奠也奈何輕

棄以遷歟

瓠葉四章○語稱長歌之哀甚于痛哭然則亡國之

音哀以思其此詩之類歟過此以往遂為黍離矣

漸漸之石

補序下國刺幽王也

續序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

外故作是詩也

集傳將帥出征經歷險遠不堪勞苦而作是詩也

辨義朱子辨說序得詩意但不知果為何時故集傳

雖不斥幽王而仍從序說也今按征之為行如南征

北征西征之類漢晉以來詩人皆然序但見武人東

詩深卷二十一

十

征類于破斧遂以為將率東征然宣王之征伐屢見

于詩若夫幽平暗弱未聞有征討之事故謂莫知其

何時竊謂本序詩之篇次求之東征即東遷武人則

從遷之軍士耳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

遑朝矣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

遑出矣

有豕白蹄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

遵他矣

平王倉卒東遷軍士之從遷者不堪困頓而作此言  
自西徂東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行之  
勞矣武人以倉迫東征不遑為一朝之計矣漸漸之  
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行之沒矣武人以避寇  
東征更不遑為出險之謀矣其在道也有豕白蹄丞  
涉波而水已大矣月離于畢俾滂沱而雨更多矣武  
人東征值此不遑為有他之備矣

漸漸之石三章○明皇奔蜀疲苦萬狀蜀道難雨淋

詩深卷二十一

十一

鈴可與此詩參觀之昔公劉之遷也乃積乃倉乃裹  
餼糧于囊于囊思賤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  
啟行何其有備而無患也此則不遑朝矣不遑出矣  
不遑他矣噫危哉

苕之華

古序大夫閔時也

續序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  
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  
集傳詩人自以身逢周室之衰如苕附物而生雖榮

不久故以為比而自言其心之憂傷也

苕之華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牂羊墳首三星在罍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周既東遷大夫閔時而作此言其新遷依人如苕之

華附他木而芸其黃矣是以心之憂矣維其傷矣又

如苕之華其葉青青而難久早知我之如此不如無

生之愈也試觀畜物憊而牂羊墳其首水族耗而三

星在于罍人可以食鮮可以飽况依人者何以聊生

詩深卷二十一

十一

平哉

苕之華○此篇當與兔爰葛藟參觀之

何草不黃

補序下國刺幽王也

續序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

子憂之故作是詩

集傳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故作此詩

辨義此及上篇可以直接君子于役中谷有蕓矣而

分列之者欲著兩都之困敝使讀者比類以觀之是

故黍離閔西都而列于王風之首所以傷二南之化  
自是而不復也苕華草黃閔東都次諸小雅之終所  
以傷二雅之音自是而歇絕也蓋兩都之由盛而衰  
其本末源流固如是耳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東遷之初歲凶物耗眾役繁興周人苦之而作此言

詩深卷二十一

三

歲凶而何草不黃加以役繁而何日不行何人不將

于以經營四方豈能堪此苦哉且歲凶甚而何草不

玄行役久而何人不矜哀我征夫豈獨爲匪民乎今

乃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竟朝夕之不暇也

彼有芃者狐猶率彼幽草以自潛今有棧之車獨行

彼周道而不息寧不哀歟

何草不黃四章

黍苗至何草不黃八篇○周建兩都以豐鎬爲堂室

而洛邑則門戶道里四達而適均者也車攻復古之

際封申伯于謝保南土以藩東都故王心寧于黍苗

良翰比于隰桑猶之重門擊柝以禦暴客也及白華

詩作申侯弑逆豐岐奪于犬戎則司閭者引盜入室

矣當是時鎬京雖孤不失爲邱隅九廟依然難廢夫

享獻乃繇蠻瓠葉之忠言衰如充耳而漸漸之石倉

卒東征豈知大東之元氣已傷斯苕華之依附不固

加以何草不黃何人不行救死猶恐不贍矣所以偏

安而倖存者祖澤深長天命未改耳然政之廢者安

望其復興歟

詩深卷二十一

十四

詩深卷二十一終

詩深卷之二十一

巴陵許伯政著

大雅

文王至卷阿

文王

古序文王受命作周也

集傳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

者皆由於此以戒成王

辨義此及大明縣卽左傳工歌文王之三而穆叔以

詩深卷二十一

一

為兩君相見之樂者也序於此篇曰文王受命作周

大明曰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縣曰文王之興

本由太王是三詩意緒相承其為合用之樂歌無疑

卽此以求其用殆六年五服一朝而眾見羣后於明

堂之樂歌也昔周人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詩

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又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又

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其指點咏歎之意大可見

矣及周之衰王不巡狩侯不述職小役大弱役強遂

移此為兩君相見之樂下至大夫報聘亦復用之穆

叔雖覺其非究不能深明其本始良由周自東遷及

魯襄之初已二百餘年時人但觀兩君相見之用此

而習為固然蓋雅頌之不得其所由來久矣誦詩者

止據左傳以解詩而未嘗本序以深思其義竊謂三

家以雍徹孔子譏之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

三家之堂然則文王之三又奚取於兩君之相見乎

哉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

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詩深卷二十一

二

疊疊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

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

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

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

服黼嗥王之蓋臣無念爾祖

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

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命之不易無過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陳錫猶敷錫也哉始也敬止敬安所止也蓋遺餘也炊薪不盡曰蓋○此眾見羣后於明堂之樂歌故述文王之受命作周以為首篇言文王之神在上於乎昭明于天蓋周雖舊邦其命至文而維新有周不亦顯乎帝命不亦時乎是以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以宗祀之也惟我亶亶文王令聞不已天乃陳錫其命以

詩深卷二十二

三

始周又維文王孫子申命之使文王孫子本支百世為王侯即凡周之士豈不顯哉亦開國承家以永世也世之不顯由厥猶之翼翼蓋天生開代之君必有興朝之佐思皇多士因而生此王國焉王國克生皆維周之楨幹是濟濟多士賴文王以寧也正惟穆穆文王於乎緝熙而敬安厥止大哉天命遂取諸有商孫子而轉屬之夫商之孫子其麗不億矣乃上帝既命侯于周是臣服而已侯服于周由天命之靡常故殷士膚敏亦祿將于周京也即今厥作祿將猶常服

先朝之黼哱為我王之蓋臣王可無念爾祖乎無念

爾祖在於聿脩厥德果能永言配命庶幾自求多福試思殷之未喪師亦克配享於上帝矣今宜鑒于殷之爽德天之駿命不易保也誠知命之不易則無過絕爾躬以宣昭其義問又虞殷命興廢自天之故蓋上天之載本無聲無臭也而已然之迹則甚明惟儀刑文王斯萬邦作孚矣

文王七章○此詩每四句皆折疊其詞意以作轉振咏歌嗟歎其味無窮詩歌之有疊曲殆原本於始歟

詩深卷二十一

四

大明

古序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集傳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

辨義朱子辨說此詩言王季太任文王太姒武王皆有明德而天命之非必如序說竊謂凡作詩以紀一人之事不能不詳其人出身之顛末此篇首陳天命而言殷適之不挾四方既提武王之代紂為綱矣然後敘文王所由注以至受方國即序之文王有明德也又詳陳文之娶太姒以生武而代商即天復命武

王也朱子不信古序故自文王至思齊或爲戒成王  
或爲歌文德或爲敘太王泰伯王季之德文王伐密  
伐崇之事使讀者茫然莫知作詩之本旨並雜然莫  
辨文意之重輕學詩者斷不可因集傳而棄古序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  
不挾四方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  
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  
受方國

詩深卷二十二

五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  
渭之渙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  
顯其光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  
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  
貳爾心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駟彭彭維師尙父時維鷹揚涼

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初載作合文始生之年太妣亦生也嘉止有子既冠  
求昏而得莘女也既曰維女侯興又曰無貳爾心非  
疑眾寡不敵也服事者文武之本心受率其旅如林  
武王必有戒眾無傷紂之令而帝臨無貳則八百國  
三千臣如出一口也涼作亮贊之決也○此亦眾見  
羣后於明堂之樂歌故述文王有明德而天復命武  
王者以爲次篇言明明之德在下斯赫赫之命在上  
是以天難忱斯不易爲王試觀紂以天位殷適使不

詩深卷二十二

六

得挾四方可見矣天命之去商於何始乎摯仲氏任  
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  
因之太任有身生此聖德之文王也維此文王小心  
翼翼昭事上帝聿來多福厥德不回遂以受四方歸  
附之國也文王之有明德如此惟天監在下之明德  
有命既集於周故當文王初生之載天作之合降生  
淑女在洽之陽在渭之渙及文王嘉止大邦遂有子  
以應其求矣大邦有子其淑德譬天之妹於時文定  
厥祥乃親迎于渭而造舟爲梁以渡之實爲我周一

代之王制豈不顯著其光哉蓋惟有命自天既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故纘女維莘長子維行使篤生武王而保右命爾變和萬邦以伐大商也變伐之際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之兵勢維興王本不欲肆兵以擊之眾咸贊之曰上帝臨女慎無貳爾心也但見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駟彭彭維師尙父時維如鷹之揚涼助彼武王肆兵以伐大商於是會兵之朝天下清明天之復命武王又如此

大明八章

詩深卷二十二

七

繇

古序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

集傳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追述太王始遷岐周以開玉業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

繇縣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牽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周原膴膴莝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

室于茲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楛之暎暎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屨馮馮百堵皆興鼙鼓弗勝

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詩深卷二十二

八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作械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駟矣維其喙矣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子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

自土邵封既廢又自公劉啟土於沮漆也胥宇猶相宅也止居也時止得其時也鼙鼓以鼓役事本欲人聞鼓聲而趨事但其聲緩而不迫今民樂趨事故鼓聲反弗能勝之。此亦眾見羣后於明堂之樂歌故述文王之興本由太王者以爲終篇言周之由小漸



大如絲絲瓜瓞故民之初生自啟土于沮漆延至古  
公亶父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也迨古公亶父來朝  
走馬以避狄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  
視其土宇但見周原膺膺而肥腴萑茶如飴之甘美  
爰始爲立國之計爰謀諸人而眾志僉同爰契我龜  
而神告亦吉則曰是可止矣又曰止則是其時矣我  
將築室於茲矣當未築室之先迺慰其民迺止其眾  
迺左迺右以定民居迺疆迺理以經四野乃宣其人  
力乃畝其田疇自周原之西徂周原之東周爰執事

詩深卷二十二

九

而民安其業矣及田功既畢乃以營建召司空乃以  
役事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以正方位縮版以  
載以作墉垣先以作廟之翼翼而神安其祀矣由是  
而築室揀之陜陜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屨馮馮百  
堵莫不皆興良由民樂趨事藝鼓反緩而弗勝蓋自  
是非復未有家室之舊矣因之擴其規制迺立臬門  
臬門有佻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大眾有事  
於是以致行而規模之鴻遠可想矣當是時狄猶侵  
擾肆不殄厥愾而立國強固亦不隕厥問入之地闢

民眾桀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駮矣維其喙息而不  
敢窺伺矣古公之肇基王迹如此延及虞芮質厥成  
之際文王蹶然動其發生之勢而天命集焉於時王  
國多士子曰有疏附以相率子曰有先後以相導予  
曰有奔奏以宣德子曰有禦侮以折衝夫是以不顯  
亦世而與周匹休也

絲九章

棫樸

古序文王能官人也

詩深卷二十二

十

集傳此亦詠歌文王之德

辨義官人之途惟文與武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於此  
各勝厥職則官皆得人可見矣是故南山有臺以樂  
得賢南有嘉魚以樂與賢若大司馬論進士之賢者  
以告王而王規定其論於朝以官之則歌此詩是雅  
樂之太者也

芄芄棫樸薪之樛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辟王周王文王也我王時王也○此官人於朝之樂  
歌故述文王之能官人以爲法言其廣收賢能如瓦  
凡械樸既薪之又櫛之是以濟濟辟王多士或左或  
右以趣之趣之於奉祀濟濟辟王左右奉璋以助禘  
此奉璋嶷嶷者皆髦士之攸宜於禮樂也趣之於行  
師淅彼涇舟則烝徒矢共濟之力以楫之周王于邁  
則六師懷禦侮之志以及之也其能官人如此試觀

詩深卷二十二

十一

倬彼雲漢自然爲章于天周王以聖德而享壽考何  
不作人而多士奮興乎故賢能之多如美器之外而  
追琢其章內而金玉其相今勉勉我王用之以綱紀  
四方其何施而不當歟

械樸五章

旱麓

古序受祖也

續序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太王王季申以  
百福千祿焉

集傳此亦以詠歌文王之德

辨義受祖者祭則受福於祖也王者必以樂侑食膳  
夫之職王齊日三舉大司樂之職王大食三侑皆令  
奏鐘鼓是王齊必變食耳不聽常樂而特侑以金奏  
則工歌亦必異於常詞此詩蓋其樂歌所以養其和  
平致其誠慤而交於神明故以受祖書之易曰有孚  
頤若下觀而化詩所謂作人也詩曰千祿豈弟福祿  
攸降以介景福求福不回序所謂受祖也能受祖則  
孝弟之至光於上下通於神明外祭祀之用此不言

詩深卷二十二

十二

可知矣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千祿豈弟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鸞飛冥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瑟彼柞械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此王齊大食三侑之樂歌言瞻彼旱麓則榛楛之材  
濟濟矣豈弟君子其千祿也卽以豈弟矣試觀瑟彼

玉瓚黃流乃在其中今豈弟君子正福祿之所降也  
蓋積誠之察於上下如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  
子何不振作人心而奏假靡爭乎由是清酒既載駢  
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於神瑟彼柞棫則民所  
燎矣豈弟君子則神所勞矣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條  
枚不言而葛藟自附也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君子無  
私而神福自降也

旱麓六章

思齊

詩深卷二十二

三

古序文王所以聖也

集傳此詩亦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

辨義此下六篇皆紀述功德如後代碑銘之類大抵

思齊下武有聲生民各紀於其廟皇矣靈臺各紀於

其地也古人文章史書之外唯詩最重後人易以碑

銘紀贊體隨時變則不能故也此詩僅百字耳序書

文王所以聖蓋曰文之所以爲文也想其屬辭之精

神斷非秦漢間人所能識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

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

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  
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僅五十七字而堯之所以聖  
者蔑以加矣乃後人猶有爲堯贊者多見其不知量  
耳

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  
則百斯男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  
御于家邦

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詩深卷二十二

古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斃譽髦斯士

思齊思媚誠之於思也○此詩紀文王之所以聖也

言勤思齊敬之太任乃文王之母惟思媚于周姜以

敦京室之婦道此聖德所自出也及太姒嗣徽音則

百斯男又聖教所由始也然則文王之聖何如乎本

誠孝以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因之刑于寡

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皆此心所推暨也其神人

胥格如此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若臨之即

無射亦常保之其時出當可而顯微無間如此雖身  
蒙大難肆戎疾不殄矣而文明柔順之德光大不瑕  
惟其聖性安安不待舊聞亦式于度不待諫諍亦入  
于善故常變無違又如此是以悠久成物肆今成人  
有德小子有造惟古之人至誠無斃故譽髦斯士也  
非文之所以爲文歟

思齊五章○孔子燕居則申申天天祭則如在欲知  
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之氣象當合文孔求之商頌溫  
恭朝夕執事有恪意亦如是而味其辭意微有安勉

詩深卷二十二

五

之分

皇矣

古序美周也

續序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

集傳此詩敘太王太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

崇之事也

辨義周卽周原乃眷西顧此維與宅是也其大意蓋

曰四方四國甚大且眾矣此不過草木叢雜之區耳

乃天心克饗一經啟闢而受命旣固由於此太伯默

順天心以讓王季而篤慶錫光明類長君由於此文

王繼之靡悔之德以受帝祉伐密而岡陵泉池胥歸

我有由於此伐崇而四方之無侮無拂又由於此蓋

周之爲周肇迹於遷岐故作詩以美之易稱王用享

於岐山此詩殆紀於享祀之地歟自漢以來受命之

君必於其發祥之地錫之美名表其靈異皆人情所

不能已者因而文之以禮樂斯爲一代之制作序以

二字提其綱而通篇之文勢如湧出矣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

詩深卷二十二

六

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愴其式廓乃眷

西顧此維與宅

作之屏之其蕃其翳脩之平之其灌其樹啟之辟之其

檀其楛攘之剔之其檠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

厥配受命旣固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

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

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緬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

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

詩深卷二十一

十七

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鈞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弗弗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蒼猶嗜也憎嫌也式廓規模也串與貫相通也夷平也古公遷岐本以避狄舊解貫夷為混夷滿路而去於事勢情理大不合也立厥配言立君以配上帝即下作對之意也姜女非配於遷岐之日且雜此一語

於上下文義不貫舊說似誤奄徧也○此紀周原之美也言皇矣上帝臨下有赫每鑿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夏商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方之國爰究爰度獨我先世上帝之心者之但憎其式廓之僻處乃眷西顧此維與宅焉其始作之屏之者其蕃其翳也脩之平之則其灌其柵焉啟之闢之者其櫜其楛也壤之剔之則其櫜其柵焉惟帝遷明德以宅此遂使深阻之區串通坦夷之載路是天自立厥配以安民而受命既固矣久之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故

詩深卷二十一

六

帝之作邦作對即自太伯王季而定之蓋太伯默順天命以讓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以讓德之光故能受祿無喪沿及後嗣而徧有四方也受祿無喪如之何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而稟性清明又能不蔽於物而豁然清靜其德音其德所以克明也克明則智臨克類仁育克長義正克君王此大邦克順於天人克比於上下比于文王其德靡悔其身既受帝祉遂施于孫子而不替焉靡悔受祉如之何帝謂文王其心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

先登于道岸豈貪人之所有者哉乃密人不恭敢距  
大邦之命無端侵阮以徂共王乃赫然斯怒爰整其  
旅以遏徂共之旅遂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之望  
矣蓋天下之望久矣依其在京及侵自阮疆之役所  
陟者卽我高岡人無復矢兵於我陵皆願依之爲我  
陵我阿也亦無復飲馬於我泉皆願依之爲我泉我  
池也友邦之歸心若此因之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  
渭之將雖大統未集居然萬邦之方下民之王矣帝  
又謂文王子懷明德不飾外而大其聲以色不逞欲

詩深卷二十二

十九

而長其侈大以變革不恃識不恃知舉動悉順帝之  
天則豈挾己之私怨者哉故帝謂文王義當詢爾仇  
方其同爾兄弟之國以爾鈞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可也始而率臨衝之閑閑伐崇墉之可言雖執訊連  
連而攸馘安安自是類于出師之始及是禡於所征  
之地惟冀是致之是附之而人不疑其蔥弱四方之  
大畏其力者所以無侮也繼而奮臨衝之芾芾攻崇  
墉之佗佗是伐之是肆之是忽之是絕之而人不疑  
其暴戾四方之小懷其德者所以無拂也何非由周

原百里而興者乎

皇矣八章

靈臺

古序民始附也

續序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  
集傳東萊呂氏曰前二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  
也後二章樂文王有鐘鼓之樂也皆述民樂之詞也  
辨義附歸附也詩稱庶民子來於樂辟靡言近者之  
悅呂氏謂述民樂之詞是也序書民始附則指四方

詩深卷二十二

三

歸心者言之蓋文王既伐於崇作邑於豐乃建靈臺  
設辟靡其時三分有二而德化猶未洽於天下故以  
民始附書之猶易言不寧方來此其挈要示人固非  
箋疏傳註之可例觀也孟子曰由湯至於武丁賢聖  
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又曰尺地莫  
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而文王由方百里起是以難  
也辨說乃謂作靈臺之時民之歸周已久不亦誤歟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  
民子來

王在靈囿鹿攸伏鹿濯濯白鳥嚮嚮王在靈沼於  
物魚躍

虞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靡

於論鼓鐘於樂辟靡鼉鼓逢逢矇矇奏公

文王既遷於豐建靈臺設辟靡蓋三分天下有其二

故作詩以紀之言經始靈臺之日經之營之庶民攻

之不日成之雖經始戒以勿亟而庶民如子之來轉

若神靈之助也時而王在靈囿民咸曰美哉鹿攸

伏鹿鹿濯濯白鳥嚮嚮時而王在靈沼民咸曰美哉

詩深卷二十二

三

於物魚躍觀近民之悅而遠民之歸心者誰能禦之

由是建學以作人虞業維樅賁鼓維鏞民咸曰於論

哉鼓鐘乎於樂哉辟靡乎於論鼓鐘於樂辟靡聞鼉

鼓之逢逢知矇矇之奏公觀近民之樂育而遠民之

向化者又誰能禦之

靈臺四章

下武

古序繼文也

續序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集傳美武王能繼太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也

辨義周人尊王迹所肇基追王太王王季即太祖太

宗也文王誕膺天命撫有方夏廟稱文世室即世祖

也故周祖文王武王繼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

下廟稱武世室即世宗也詩云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言其廟祀皆百世不遷也武王戎衣戡亂故廟諡曰

武而武非不優於文此詩特表其克繼世德所以序

書繼文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詩深卷二十二

三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媚兹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昭兹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嗣服後嗣也○武王既升嗣而紀功德於廟故敘其

克繼文德者以爲首篇明武王之非尚武也言下視

武力者維我有周以我周世有哲王所以三后在天

王復配之于京皆不祧之祖也王配于京由世德之

作求故能永言配命以成王者之孚既成王者之孚  
遂爲下土之式惟其永言孝思而孝思維則於天下  
也故下土之媚茲一人應之惟此順德然則王之永  
言孝思昭哉可示嗣服而世爲則矣爰紀之以昭茲  
來許俾世世繩其祖武庶幾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受  
天之祜者不替則四方之來賀者亦不替自茲於萬  
斯年不亦遐久有佐乎

下武六章

文王有聲

詩深卷二十二

三

古序繼伐也

續序武王能廣文王之聲繼其伐功也

集傳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

辨義書曰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卽皇矣之帝謂文王  
詢爾仇方是也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此篇之書繼伐是也蓋文王三分有二伐崇之後卽  
當伐紂湯旣征葛因而放桀自是事勢如此惟文王  
以服事殷武王繼之又養晦十有三載至於耄年然  
後東征此我武所以于湯有光而孔子稱周德之至

獨與唐虞之際並論也易謙之六五不富以其鄰利  
用侵伐其文王之謂歟非武王孰能繼之

文王有聲適駿有聲適求厥寧適觀厥成文王烝哉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旣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築城伊瀆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適追來孝王后烝哉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鎬京辟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詩深卷二十二

三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有聲指諡文言之適紹述也王公王心之公也王后  
維翰文王時爲方伯四方皆倚爲屏翰也○此亦紀  
於武王之廟故述其武功之繼伐以爲終篇明武王  
所以諡武也言文王所以有聲者由祗適先德而駿  
乎有聲也旣祗適以求厥寧卽能祗適以觀厥成功  
追號文王信克君哉蓋自文王受命有此征伐之武  
功當其旣伐于崇作邑于豐而天下歸心矣尊曰文  
王信克君哉雖當是時築城不過伊瀆作豐不過伊



匹原匪棘其觀成之欲而適追先德以來致其孝其誰不仰王后以爲君哉况王之公心伊濯然共見卽此維豐之垣四方攸同賴王后維屏翰又誰不奉王后以爲君哉由是武王繼之自豐水東注于河維禹之績所治四方攸同大會于孟津以伐殷共尊皇王以維辟豈非皇王之君德哉由是偃武修文建鎬京之辟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豈非皇王之君德哉是故考卜世之長者唯皇王因宅是鎬京以臨四方其兆則維龜正之其功則武王之武實成之

詩深卷二十二

美

廟號武王信克君哉然則其以武成之也如豐水有當芟之芑武王豈得不以繼伐爲事乎自茲詒厥孫謀以燕翼子皆丕承之烈所佑啟也諡曰武王信克君哉

文王有聲八章○武王奉天命順人心以伐商非一己之私事當時大會孟津必先與友邦相期約及如期畢會而不期自至者又有八百國大抵僻處遠方如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之類皆是也詩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正指東征時自豐水順流而下

大會於孟津言之乃繼伐之正文自是皇王維辟投戈講學故又以鎬京辟靡言之乃說詩者解爲見豐水而思禹功又謂武功可以配禹豈非以辭害意之甚歟

生民

古序尊祖也

續序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集傳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以推本其

詩深卷二十二

美

始生之祥明其受命於天故有以異於常人也又曰此詩未詳所用豈郊祀之後亦有受釐頒胙之禮也歟

辨義此詩是紀所以尊祖之故於廟以示後嗣集傳前說得之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圻不副無災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誕真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真之平林會伐平林誕真  
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訐厥聲  
載路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蓀之荏菹荏菹旆旆禾  
役穉穉麻麥幪幪瓜瓞嗶嗶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弗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  
實種實發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粟卽有邠家室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恆之秬秠是穫是畝恆  
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詩深卷二十二

三

誕我祀如何或春或榆或籛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  
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軼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卽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  
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姜嫄帝嚳之上妃詳見長發蕭脂祀先也軼以祀行  
外祭也舉五祀之一以槩其餘○周公既郊祀后稷  
以配天因紀其始生之祥敘稼之功於廟言厥初生  
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在昔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偶  
履帝武之敏而歆動及歸于攸介攸止之處竟載震

而有娠遂載夙而別居乃載生載育時維后稷也其  
始誕彌厥月先生之子如達之易既不圻不副亦無  
災無害以赫厥靈異因疑之曰上帝之心得毋不寧  
乎不康我之禋祀乎何以無人道而居然生子也於  
是誕真之隘巷則牛羊腓字之誕真之平林則會伐  
平林者阻救之誕真之寒冰則羣鳥覆翼之及鳥乃  
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訐厥聲載道而其靈益赫矣  
由是收養之誕實匍匐其狀克岐克嶷及以就口食  
卽愛蓀之荏菹且所蓀者荏菹旆旆禾役穉穉麻麥

詩深卷二十二

三

幪幪瓜瓞嗶嗶其故何也誕后稷之穡有輔相天地  
之道上世黃茂雜於豐草稷乃弗厥豐草種之黃茂  
始而漬之實方實苞因而種之實種實發漸而吐華  
實發實秀久而成熟實堅實好終而收之實穎實粟  
故以功卽有邠家室而世脩稷職焉其敘稼也誕降  
嘉種之供祭者維秬維秠可爲旨酒維糜維芑可爲  
粢盛恆之秬秠是穫是畝芑是任是負以歸  
肇祀而成民以致力於神者由此矣誕我祀如何敘  
以杵白之利或春或榆或籛或蹂敘以炊爨之方釋

之叟叟烝之浮浮既爲酒食因之載謀載惟取蕭祭  
脂以祀先祖取羝以較以祀外神凡皆載燔載烈以  
興嗣歲之田功故今印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  
上帝居歆胡但香臭之信時哉蓋自后稷肇祀庶無  
罪悔以迄於今也

生民八章○孔子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  
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故屯次乾坤剛柔始  
交而物生也男下女曰咸則人道之感也然則太古  
之初粒食之祖感帝武以降祥奚必以無人道之交

詩深卷二十二

无

而疑之况胎卵溼化二氣之變合生生無窮而妖祥  
亦或附之以發但人見雀入大水爲蛤則常之人化  
爲熊則異之虎之生豹則常之人之生蛇則異之而  
拘迂者聞之且衰然勿信試問蠃生於其首虺生於  
其腹果何道之感則習而不察是又惡足與言天地  
之大歟

行葦

古序忠厚也

續序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

考養老七言以成其福祿焉

集傳疑此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

辨義續序支離集傳得之蓋此詩及下篇皆燕毛之  
樂歌此篇云戚戚兄弟莫遠具邇肆筵授几卽楚茨  
之諸父兄弟備言燕私莫怨具慶也以祈黃耆卽以  
綏後祿也下篇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爾殽既將卽  
楚茨之既醉既飽爾殽既將也高朗令終公尸嘉告  
卽神嗜飲食使君壽考也邊豆靜嘉威儀孔時卽孔  
惠孔時也自孝子不匱及從以孫子卽子子孫孫勿

詩深卷二十二

三

替引之也但諸侯之祀先正祭歌楚茨燕私亦歌之  
其情事備於一詩無有二樂故曰樂具入奏若天子  
之祀宗廟文世室歌清廟武世室歌執競先王先公  
歌天作禘歌雍祫歌有瞽其美盛德告成功各有樂  
章與諸侯迥異燕毛乃合歌此二詩又射以優賓亦  
與諸侯不同此雅頌所以各得其所而大雅與小雅  
又各有其所也周道親親故以忠厚書之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  
莫遠具邇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醢醢以薦  
或燔或炙嘉穀脾臄或歌或嘏

敦弓既堅四鍤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  
挾四鍤四鍤如樹序賓以不侮

會孫維主酒醴維醕酌以大斗以祈黃耆黃耆台背以  
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行葦道傍之茅同根蔓生者故取以爲輿○此燕毛  
之樂歌故敘其親親序齒之志以爲首篇言敦彼行  
葦牛羊勿踐履則方苞方體維葉泥泥矣今我戚戚

詩深卷二十二

三

兄弟同在廟中莫遠具邇卑幼則或肆之筵尊長則  
或授之几矣既肆筵又爲設席既授几又有緝御以  
代乏飲之則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食之則醢醢以薦  
或燔或炙嘉穀脾臄侑之以樂則或歌或嘏娛之以  
射則敦弓既堅四鍤既鈞及舍矢既均乃序賓以賢  
焉敦弓既句既挾四鍤及四鍤如樹更序賓以不侮  
焉誠以宗廟之祭會孫維主有此酒醴維醕因之率  
我子弟酌以大斗以祈父兄之黃耆惟願黃耆台背  
相與以引以翼於我同登壽考之維祺而歲奉烝嘗

以介景福於弗替也

行葦四章

既醉

古序太平也

續序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集傳此父兄所以答行葦之詩

辨義昔之說詩者皆謂既醉備五福迄今誦之願其  
令終而曰有俶則檢躬之無闕可知稱其攸攝而曰  
孔時則髦士之攸宜可知君子有孝子而曰不匱則

詩深卷二十二

三

嗣亂之賢肖可知周道至此如日之中如月之盈矣  
序書太平慶之也抑謹之也又以別乎無其實而侈  
言之者夫豈訓故云乎哉續序附會孟子陋甚矣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其告維何邊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爾類謂類於爾者猶言肖子也〇此亦燕毛之樂歌

故述其小大稽首之情以為終篇言今日之燕既醉

以酒既飽以德惟願君子萬年介爾景福既醉以酒

爾殺既將惟願君子萬年介爾昭明蓋昭明極於有

融則高朗以享令終今令終既有俶矣此公尸所嘉

告也其告維何邊豆既靜嘉矣朋友攸攝者又能攝

以威儀是可嘉也威儀既孔時矣君子既有孝子尤

詩深卷二十二

三

可嘉也孝子之誠不匱願永錫爾類焉其類維何

惟願室家之壺使君子萬年永錫福祚之胤以繩祖

武也其胤維何惟願天被爾祿使君子萬年景命有

僕以傳無窮也其僕維何惟願釐爾女士釐爾女士

乃從茲孫孝子而非爾類矣

既醉八章

鳧鷖

古序守成也

續序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

集傳此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

辨義天子繹賓尸歌絲衣燕尸歌鳧鷖假樂其說詳

見絲衣守成者守祖父之成於勿墜也入廟不思敬

奉先不思孝是謂忘本忘本之人惡可與守成今積

誠孝之心以祀先王先公至於公尸燕飲而不匱由

是福祿來成無有後艱蓋下篇之不愆不忘率由舊

章必以此心為基本故以守成書之書云予小子夙

夜忖祀乃成王之所以為成也每見說易者不察神

道設教之旨遂疑聖人以權術馭世竊謂一陰一陽

詩深卷二十二

三

往來於天地之間體物不遺者天之神道也因之播

五行於四時寒暑以序而不忒者誠之不可掩也天

何言哉四時行焉此之謂也聖人觀象於此以制祭

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無非一誠感通百神咸格由

是下觀而化奏假則時靡有爭追遠則民德歸厚此

皆不賞自勸不怒自威是謂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也

故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如示諸掌而况

於守成乎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殺既馨公尸燕

飲福祿來成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

飲福祿來為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清爾殽伊脯公尸燕

飲福祿來下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

飲福祿來崇

鳧鷖在壘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

飲無有後艱

詩深卷二十一

三

來宗于宗皆指宗廟也○此燕尸之樂歌故敘其燕

樂公尸之志以為首篇言鳧鷖寧於在涇願公尸之

來燕來寧亦似之故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庶幾公尸

燕飲福祿來成也鳧鷖宜於在沙願公尸之來燕來

宜又似之故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庶幾公尸燕飲福

祿來為也鳧鷖處於在渚願公尸之來燕來處又似

之故爾酒既清爾殽伊脯庶幾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也鳧鷖會於在涇願公尸之來燕而悉來於宗又似

之蓋既燕於宗正福祿攸降之所故公尸燕飲福祿

來崇也鳧鷖悅於在壘願公尸之來止熏熏又似之

是用奉旨酒以欣欣薦燔炙之芬芬庶幾公尸燕飲

無有後艱也

鳧鷖五章

假樂

古序嘉成王也

集傳疑此即公尸之所以答鳧鷖者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

天申之

詩深卷二十一

三

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

由舊章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

方之綱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

之攸暨

羣匹舊章之在方策大綱小紀各從其類也○此亦

燕尸之樂歌故述公尸之嘉告者以為終篇言公尸

嘉樂我君子有顯顯之令德能宜民宜人以受祿于

天既保右命之又自天申之從茲干祿而得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皆能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則天之申之未有艾矣蓋不愆則威儀抑抑以自治不忘則德音秩秩以有常因之無怨無惡率由舊章之羣匹必能受福無疆永爲四方之綱由是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外而百辟內而卿士莫不媚于天子人之所以宜也由是君臣交勉不懈于位以爲民之攸暨民之所以宜也

假樂四章○威儀所以定命故成王顧命惟以思夫

詩深卷二十二

三

人自亂於威儀爾無以釗冒貢於非幾諄諄致戒蓋與修辭立誠皆修身之要也此詩嘉成王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則其得力於學修者深矣後此惟睿聖武公可與同揆當合抑詩參觀之

公劉

古序召康公成王也

續序成王將蒞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集傳召康公以成王將蒞政當戒以民事故詠公劉

之事以告之

辨義此詩之公劉與無逸篇所稱四人迪哲皆繼體之君能不忘稼穡之艱難均嗣王之生則逸者所當效法也戒者儆戒無虞也有過而主文諷諫則書刺無過而隨事致警則書戒邊欲於未萌格非於未發使人主之心優游厭飫於舊聞而後事至不惑物交不引此古大臣之先務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餼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

詩深卷二十二

三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嶽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覲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篤公劉于京斯依踰躄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幽居允荒篤公劉于幽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眾

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鞠之卽

于京卽幽居追尊之詞也單猶奇也三單三萬有奇卽大國三軍也度其隰原并牧其田野也○召康公述祖以戒成王言篤哉公劉其在戎狄之間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然後迺裹餼糧于橐于囊無非思輯其民用光其國故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以遷國焉篤公劉既遷之日于相斯原其民既庶其畜既繁既順適其心迺宣布以處而無失所永歎者於是陟則在嶽復降在原以附循之其時何以

詩深卷二十二

三

舟之維玉及瑤琕琕咨刀至今傳爲宗器者是也篤公劉民居既安又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而望之乃覲于京之形勢遂于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以安身于時廬旅以柔遠于時言言以出令于時語語以咨眾而建國之規模定矣篤公劉國邑既定則于京斯依其臣踰踰濟濟以朝因之俾筵設几卑幼既登筵尊長乃依几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而上下之體統立矣篤公劉久之而所啟之士既溥既長既景迺岡以正四方又相其

陰陽之向背觀其流泉之蓄洩以興地利其軍三單以立兵制度其隰牧原并徹田爲糧以正賦稅又度其夕陽之地以廣之而幽居允荒矣篤公劉又久之而于邇斯館以通賓旅涉渭爲亂以利往來取厲取鍛以足器用所止之基迺益有其條理爰是近悅遠來而人愈眾爰是通工惠商而財愈有或夾其皇澗以居或遡其過澗以處則止旅迺益稠密又相與芮鞠之卽矣

詩深卷二十二

罕

公劉六章○乾坤初闢人物屯蒙而屯利建侯主之以初者長子也蒙利求我主之以二者中德也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其理備於此矣公劉遷國之初亟亟於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嶽陟原以附循之所謂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建國之初又亟亟於俾筵俾几食之飲之君之宗之有父子君臣上下而後禮義有所措所謂以亨行時中而養正也此其氣象豈乘時草竊割據一隅者所能庶幾歟

洞酌

古序召康公戒成王也



續序言皇天親有道饗有德也

集傳舊說以為召康公戒成王傳曰豈以強教之弟以悅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大學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辨義此詩比而非興集傳引表記以釋豈弟之義乃此詩之正旨若大學傳以好惡同民釋南山有臺言仁人之能愛能惡合民心之公也以辟則為天下儻

釋節南山言其好人所惡惡人所好拂民之性也蓋南山有臺義主得賢節南山則刺幽王之用師尹故

詩深卷二十二

聖

大學傳論平天下之道務在公好惡以用人遂兩引之然則言固各有當矣續序蓋影附左氏汙瀆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以為說耳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餽饕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鬻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豈弟君子民之攸暨

行潦道上之流水也墜塗墜垣墉亦新其污染之意也○召康公舉化民成俗之道以戒成王言王者之移風易俗如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以澄之即可以

餽饕而化為醇醪此豈弟君子所以為民之父母也

由是此感彼興如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更可以濯鬻而去物之污此豈弟君子所以為民心之攸歸也由是咸與維新如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更可以濯漑而無污不滌此豈弟君子所以為民德之攸暨也

洞酌三章

卷阿

古序召康公戒成王也

續序言求賢用吉士也

詩深卷二十二

聖

集傳舊說亦召康公作疑公從成王游歌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為戒

辨義詩意分明集傳極確續序之陋益見矣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伴奭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

爾土宇販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

爾主矣

爾受命長矣萑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

爾常矣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

顛顛卬卬如圭如璋合聞合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

使媚于天子

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傳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

命媚于庶人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萋萋萋萋

離階階

詩深卷二十二

聖

君子之車旣庶且多君子之馬旣閑且馳矢詩不多維

以遂歌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卽月令仲夏之月可以升山陵

遠眺望之時也○召康公因成王之游歌以陳戒言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而來今豈弟君子來游來歌於

此臣亦因之以矢其音焉當此太平無事之日伴奐

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臣所願者豈弟君子謹身節欲

俾爾彌爾性似先公之酋固而壽考維祺矣當此車

書一統之盛爾土宇販章亦孔之厚矣臣所願者豈

弟君子存誠主敬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而至治馨

香矣當此累洽重熙之餘爾受命長矣蕪祿爾康矣

臣所願者豈弟君子勵勤戒惰俾爾彌爾性純嘏爾

常而受福無疆矣一要親正人有馮有翼有孝有德

使之以引以翼則豈弟君子動無過舉而四方爲則

矣一要謹威儀顛顛卬卬如圭如璋使合聞可聽合

望可仰則豈弟君子聲名洋溢而四方爲綱矣一要

簡用賢才鳳凰于飛翾翾其羽而亦集爰止者慕有

道以來儀也今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以禮樂使之

詩深卷二十二

聖

則莫不願宣力効忠以媚于天子矣鳳凰于飛翾翾

其羽而亦傳于天者馮高以展其苞采也今藹藹王

多吉人惟君子以車服命之則莫不願承流宣化以

媚于庶人矣試觀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

彼朝陽惟梧桐有萋萋萋萋之美斯鳳凰發離階階

階之聲然則君子之車旣庶且多君子之馬旣閑且

馳此如萋萋之梧桐鳳凰所樂于棲止也臣之矢詩

不多維以遂王之歌庶幾於賡歌之盛事云爾

卷阿十章○此詩合旅葵參觀皆旣濟之濡有衣袂

終日戒也然則說魚麗者以爲始於憂勤終於逸樂  
豈不謬哉

文王至卷阿十八篇○序大雅者首文王著其受命  
作周也武王續之以變伐大明所以歌也太王荒之  
以肇基綿所以詠也聖德之受命豈適然哉是故棫  
樸之官人旱麓之受祖無非型儀乎文德試誦思齊  
則知文王之所以聖矣夫皇矣美周文王亦由方百  
里起耳及其伐崇作豐建靈臺設辟靡民始附矣然  
後武王承之下武繼文有聲繼伐則天下大定矣然

詩深卷二十二

望

後周公成之制禮作樂尊祖若生民敬其所尊也忠  
厚若行葦愛其所親也豈非武周之達孝乎當是時  
大化翔洽歌既醉而知太平之有道歌鳧鷖而知守  
成之有人故假樂君子者成王之所以爲成也若夫  
因事陳戒如公劉洵酌卷阿諸篇召公之述祖陳善  
以輔嗣王者尤拳所尊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  
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其斯之謂歟

詩深卷之二十三

巴陵許伯政著

民勞至召旻

此變大雅也刺厲五美宣六刺幽二共十三篇今為

一卷

民勞

古序召穆公刺厲王也

集傳序說以此為召穆公刺厲王之詩以今考之乃

同列相戒之詞耳未必專為刺王而發然其憂時感

詩深卷二十三

一

事之意亦可見矣

辨義厲王既流於彘召公與周公行政謂之共和凡

十有四年厲王崩宣王乃立此詩蓋作於共和之世

故追刺厲王之任羣小肆殘虐以警戒同朝共懲前

事曰爾曰女曰小子非有所指之人故曰大諫也

序書召穆刺厲以提其綱則當時之情事皆躍然於

言下若泛言同列相戒不過傍文訓詁安能使誦其

詩者得以論世而知人乎自此至召旻集傳尤多沿

誤宜逐章逐句詳辨之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

謹無良式遏寇虐憚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逖無縱詭隨以

謹愷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

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民亦勞止汔可小惕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

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

詩深卷二十三

二

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厲王出居宣王未立故曰以定我王爾勞即指保護

太子共和行政而言蓋羣臣皆與有力也陰邪之氣

曰慝式用也而式之式規模也玉成就之意玉不琢

不成器故以成女為玉女也

共和之時召穆懲厲王之用羣小以致敗而作此以

大諫其同朝言民亦勞止今欲期可小康必先惠此

中國乃能以綏四方故務無縱詭隨以謹無良之冒

進而仕路以清式是遏止寇虐彼會敢不畏明乎然

後可柔遠能邇以定我王矣民亦勞止今欲期可小  
休必先惠此中國以爲民心所聚故務無縱詭隨以  
謹愾愾之惑聽而言路以清式是遏止寇虐無俾民  
憂於紛更庶幾無棄爾擁護之前勞以爲王休矣民  
亦勞止今欲期可小息必先惠此京師乃能以綏四  
國故務無縱詭隨以謹讒人之罔極而善類不傷式  
是遏止寇虐無俾作慝以害正惟敬慎威儀以近有  
德而君子樂進矣民亦勞止今欲期可小惕必先惠  
此中國俾民之憂心盡泄故務無縱詭隨以謹汙行

詩深卷二二三

三

之醜厲而貪酷不作式是遏止寇虐無俾正刑之敗  
壞則戎雖小子而規式弘大不但小康之可期矣民  
亦勞止今欲期可小安必先惠此中國俾國無有凶  
殘之人故務無縱詭隨以謹邪黨之繾綣而解散之  
式是遏止寇虐無俾正道之反覆此皆王欲玉女於  
成者是用作詩以大諫也

民勞五章○此詩備列小人之情狀而所以無縱之  
者亦曰謹而已無良者姦險之人其機譎以深巧於  
欺君父非明哲莫能燭照故承曰儻不畏明愾愾者

利口之人其辨慧以捷喜於變是非紛更政合爲民  
大苦故承曰無俾民憂罔極者讒口之人其性狠以  
妒果於陷忠直陰邪摧傷善類故承曰無俾作慝醜  
厲者卑汙之人其心貪以殘樂於作苛酷峻法重斂  
變亂先王之正刑故承曰無俾正敗自古否之匪人  
婦寺而外大略不越斯四者四者之興於世無論在  
野在朝或遠或近富貴熱中其氣類必婪於投合故  
皆謂之詭隨惟其詭隨則黨與攀援附羶洽比不富  
而學如故總謂之繾綣至於繾綣則同惡互濟肆其

詩深卷二十三

四

凶殘無非寇虐之事而三綱顛倒五常乖離矣故承  
曰無俾正反是其諄諄於無縱者正欲孤其黨援也  
而無縱之本又莫要於謹凡在我者絕喜怒好惡之  
偏一切皆謹其幾使之無閒可乘以入庶以解悖而  
日漸消沮否則少縱卽逝而滋蔓難圖矣吾觀漢唐  
及宋明之代其閒羣邪孔熾皆君子之不謹有以成  
之夫欲遠小人而不孤其黨譬諸不抽薪而揚湯以  
止沸也不謹諸已更何異戒虎狼之肆噬反平穿毀  
柙以縱之歟

板

古序凡伯刺厲王也

集傳序以此爲凡伯刺厲王之詩今考其意亦與前篇相類但責之益深切耳

辨義此亦追刺前事以大諫其同朝而詩意與前篇迥異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于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

詩深卷二十三

五

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天之方虐無然譖譖老夫灌灌小子躑躑匪我言耄爾用憂譖多將焯焯不可救藥

天之方憺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揆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天之牖民如堦如篴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介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

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宗子太子也指宣王而言集傳以爲同姓治誤之甚

也○凡伯懲厲王之顛覆厥德以致敗欲同朝務懷德以輔太子而作此以大諫之言上帝板板以反其

常下民卒瘁以受其禍皆由出話不然爲猶不遠以致之蓋作事靡聖則管管無依又不實于亶以盡厥

詩深卷二十三

六

心猶之未遠皆由於是是用作詩以大諫也以出話

言之天之方難無然憲憲以自欣天之方蹶無然泄泄以自怠果其辭之輯矣則民之洽矣辭之懌矣則

民之莫矣奈何不然之話而出於身乎以爲猶言之我雖異事及爾同僚今我即爾謀竟聽我囂囂不思

我言維服慎勿以爲笑也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奈何不遠之猶而好自用乎故所諫乎不實者天之方虐

無然譖譖以放誕也今老夫灌灌而誠朴小子躑躑而虛驕是匪我言耄而爾用憂譖也豈知可憂者多

勢將煇煇以長則一敗不可救藥矣且所諫乎靡聖者天之方憺無爲夸以飾已毗以隨人也現今威儀卒迷於身而不知自檢善人截尸其位而不能有爲民之方愁怨殿屎則莫我敢揆度其所以然皆由典型喪亂蔑所資藉故管管至此會莫法聖以惠我師乎然則天之以常道牖民如墀如篋之有倡必和如璋如圭之有判必合如取如攜之有求必得而攜且無待於曰益其牖民亦孔易矣豈真板板乎惟民之多辟爾慎無自立辟以導之耳無自立辟如之何价

詩深卷二十三

七

人譬如維藩大師譬如維垣大邦譬如維屏大宗譬如維翰必懷德者維能寧之故宗子者建德之本譬如維城乃藩垣屏翰所恃以固也慎無滅德立辟以俾城壞慎無城壞而藩垣屏翰之皆壞以致獨處斯可畏矣其必敬天之怒無敢不實以戲豫敬天之渝無致靡聖以馳驅常思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則所以懷德者不越此而輔宗子者卽在此矣

板八章○厲王大壞其周道之蠱乎飭蠱必有事故

前篇務於遏虐者夫也必以京師爲本焉揚于王庭以慰民望也此篇務於懷德者復也必以宗子爲本焉初之脩身以爲卦主也何以遏虐謹己而已矣何以懷德敬天而已矣心法治法一以貫之故變大雅諸作者其學識本原皆非節南山以下之大夫可及此大小雅之所以異歟

蕩

古序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

續序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詩深卷二十三

八

集傳詩人知厲王之將亡故作此詩

辨義續序之陋不足論而集傳亦誤厲王迷亂於政顛覆厥德荒湛於酒周室所以大壞也及流彘之後召穆與周公共和行政以輔太子使不大鑿厲之覆轍掃除其跡而更張之奚由幹父而用譽然天王出奔臣心之至痛處君臣父子之間指斥君父警告臣子於我心有戚戚焉尤非所以誨嗣王也於是追述祖訓咨歎殷商孑號以發其志故序於戒同朝者必書刺厲以挈其綱於此則以傷周室大壞書之使讀

者知其借殷傷周而作者不言之苦衷乃躍如其可  
悟故曰本隱以發難顯之情則書法各別也夫古人  
光明俊偉之懷當其憂極有言不禁敷布心腹腎腸  
先之以號咷及其相克相遇又不禁笑言啞啞無非  
中直所發然或比諸物或鑒諸人又能直而不絞此  
則好學之功有以和平其血性故不自蹈於無禮詩  
以六德爲本此之謂也學者有見於此庶詩教之溫  
柔敦厚可以洞徹其本原如第心薄其非不欲顯言  
因之微文冷刺聲東擊西則敦厚之根已絕縱委蛇

詩深卷二十三

九

於文辭無異嬉笑之難受甚於怒罵又何溫柔之有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  
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會是疆禦會是培克會是在位會  
是在服天降滔德女興是力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疆禦多懟流言以對寇  
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無休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  
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洎爾以酒不義從式旣愆爾  
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蟴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  
尚乎由行內爨于中國覃及鬼方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  
人尙有典刑會是莫聽大命以傾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  
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疾威震怒也流言猶訛言也以對謂言悖而入如厲

詩深卷二十三

十

王虐國人謗王是也○召穆公傷周室大壞故稱祖  
訓之咨殷者以戒嗣王而先本天命以發其端言蕩  
蕩上帝下民之辟降命本有恆也獨至疾威上帝則  
其命多辟矣蓋天生烝民其命所以匪諶者降中則  
靡不有初反道則鮮克有終人事辟天事安得不辟  
哉我聞在昔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會是疆禦之暴會  
是培克之貪會是使之在位會是使之在服此乃天  
降滔德以禍世女復興起是曹而力用之則天益怒  
於上矣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當秉用義類今疆禦



肆虐民多懟之故造爲流言以對也寇攘用事於內以剝民故侯詛侯祝靡屈靡究也則人盡怨於下矣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健氣以怙然于中國斂眾怨以爲已德是不明爾德於時無背無側惟爾德不明以致無陪無卿則臣皆離心離德於其朝矣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洎爾以酒爾惟不義則從而用之既愆爾止又且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則荒淫日益無度矣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之政令如蜩如蟴之亂鳴如沸如羹之翻覆小大皆近喪亡人尙乎

詩深卷二十三

三

由此而行以致內異於中國覃及鬼方則海內無不駭然矣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凡此禍亂匪上帝降喪之不時惟殷不用舊以召之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會是莫聽而用匪人匪彝故大命以傾也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大命以傾不但人政之非也人亦有言凡木顛沛之揭起者枝葉尙未有害而察其根本實先撥絕焉一人貪戾一國作亂何以異此然則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爲人後者可勿懼哉

蕩八章○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實有是理集傳訓疾

威爲暴虐謂其始爲怨天之辭而卒自解之誤甚已蓋人者天之心故天人之氣呼吸相通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程子曰吾之心正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天地之氣亦順其感應不忒如此時當否之將傾則聖賢應運以生所謂有命無咎疇離祉也豫順之天也及人事失於下穢德腥聞於上則邪氣奸乎其間而星變日蝕山崩川竭水旱瘧札感之以與其鍾於人者姦臣讒子哲婦賊民皆天降之滔德泰之將否遂翩翩不富以其鄰焉自古有國有

詩深卷二十三

三

家者將亡之妖孽莫大乎此惟至誠炳於幾先能修省以消去之前知之道所以足貴也視天夢夢者女興是力而覆敗立至矣是故降衷有恆者終古而不易孔子曰性相近是也若上智下愚之不移泰有獨鍾之秀否必有多辟之命多辟之至秉性凶殘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天旣生之必將敷毒於國家而不使伏匿老死於牖下豈非上帝之疾威使然乎書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淑慝皆然故積慶積殃惟人自召凡天人感召之故理不離氣然則其命多辟曷嘗

有戾於性善之旨歟

抑

古序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集傳衛武公作此詩使人日誦於其側以自警楚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矣猶箴傲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夕以交戒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司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警御之箴臨事有警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

詩深卷二十三

三

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作懿戒以自儆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韋昭曰懿讀為抑即此篇也董氏曰侯包言武公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然則序說為刺厲王者誤矣辨說此詩之序有得有失夫曰刺厲之所以為失者史記衛武公即位於宣王之三十六年不與厲王同時一也詩以小子目其君而爾女之無人臣之禮與其所謂敬威儀慎出話者自相背戾二也厲王無道貪虐為甚詩不以此箴其膏肓而徒以威儀詞合為諄切之戒緩急失

宜三也詩詞倨慢雖仁厚之君有所不能容者厲王

之暴何以堪之四也或以史記之年不合而以爲追刺者則詩所謂聽用我謀庶無大悔非所以望於既往之人五也自警之所以爲得者國語左史之言一也詩曰謹爾侯度二也又曰曰喪厥國三也又曰亦聿既耄四也詩意所指與淇奧所美賓筵所悔相表裏五也二說之得失其佐驗明白如此必去其失而取其得然後此詩之義明又朱子語類不應一詩既刺人又自警之理

詩深卷二十三

六

辨義序義本與國語符合集傳既以賓筵爲飲酒悔過遂謂此篇亦因荒湛而自警耳但篇中屢呼小子爾之女之及所云謹侯度喪厥國聽我謀無大悔即序所謂自警辨說概指爲刺厲以譏序說之失既誤矣又指其在於今興迷亂於政顛覆厥德荒湛於酒概爲自警是取厲王無道失國之事加諸睿聖尤大誤矣如謂睿聖自警之辭不嫌太過然詩言肆皇天弗尙如彼泉流無淪晉以亡又言天方艱難又言取譬不遠若非刺厲何所指乎如謂不應一詩既刺人

又自警曷思刺人以自警猶見不善而內自省也今一篇之中始於刺人終歸自警胡爲不可竊謂武公之享年最久厲流宣興幽弒平遷皆其身所親見厲王崩宣王立修政蓋愆公以懿親入爲卿士懲祖德之大壞於厲追刺其失以自警貴戚之卿志在乂安宗社輔翼周室故無競維人者周頌之前謨敷求先王者康誥之遺訓戒戎作邊蠻方質人民謹侯度乃心無不在王室至其所以自警者微言精義固悚切於身心而湛樂不可從淪亡尤可懼取譬不遠時深

詩深卷二十三

五

戰慄是則此詩之所由作而與民勞板蕩桑柔並登大雅者也序書武公刺厲亦以自警正明其與民勞之戎雖小子板之小子躑躅桑柔之告爾誨爾意在刺厲以警人者不同耳今必去其刺厲者以爲獨得詩意將使誦是詩者於迷亂顛覆諸失以爲實事既與有斐之君子不倫以爲設言又與通詩之語意不洽且侯國之詩列諸大雅蓋啟說詩之疑竇如謂亦聿旣耄可爲年九十五之證然則亦旣抱子豈武公年近百齡始抱子乎况左史言年數九十五矣猶箴

倣於國可見下文所敘規典諫箴道誦及作懿戒皆平昔所有惟老至猶不忘交戒故冀凡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觀侯包言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其側則是詩非作於旣耄明矣又史記年表武公卽位於宣王之十有五年辨說稱在三十六年殆屬偶誤而以證此詩之非刺厲又因誤而致誤矣且厲者暴虐也人惟毀禮義以自暴而後虐施於人故恣睢躁妄乃貪虐之病源今謂詩未箴其膏肓而諄諄威儀詞令爲緩急失宜豈未思厲之所

詩深卷二十三

六

以諛厲乎君子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是故不僭不賊則鮮不爲則無言不讎則萬民靡不承所謂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而辨說緩之則平日所講於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者安在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訐謔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其在干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

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肆皇天弗尙如彼泉流無淪胥以忘夙興夜寐洒掃庭  
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戎作用邊蠻方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  
不柔嘉白圭之玷尙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  
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尙不愧于  
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覲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

詩深卷二十三

七

思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  
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  
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  
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旣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  
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旣老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  
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出話承二章謨猶命告言之聿忽也○衛武公入爲  
宣王卿士傷先王之明刑大壞於厲故刺其失以自  
警言抑抑威儀維心德之廉隅外見也故人亦有言  
靡有哲而不可愚者蓋庶人之愚亦職維稟賦之疾  
若哲人之愚亦維斯威儀之乖戾則哲無異於愚矣  
昔先王之訓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誠以自強於  
人道則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於是訂其謨以定命遠

詩深卷二十三

六

其猷以辰告敬慎其威儀維民之法則皆德之隅也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尙何德  
隅之有女雖欲湛樂是從獨弗念厥紹之重罔敷求  
先王之訓克共明刑乎夫迷亂顛覆肆皇天弗尙而  
棄之矣如彼泉流無湛樂是從而淪胥以俱亡也其  
必夙興夜寐內之洒掃庭內以肅朝儀維民之章表  
外之修爾車馬弓矢戎兵以振國威用戒戎戎作用邊  
蠻方於是信以質爾人民敬以謹爾侯度用戒乎不  
虞之偶諛質人民必慎爾出話謹侯度必敬爾威儀

使之無不柔嘉設出話不慎則白圭之玷尙可磨也  
斯言之玷必不可爲也惟思無易由言無曰苟矣更  
思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果能言不悖出則無言不  
可讎德不悖施則無德不可報以之順於朋友及於  
庶民小子俾子孫繩繩相繼萬民靡不承聽則質人  
民者得矣至於威儀尤不可僞飾也視爾友於君子  
輯柔爾顏似乎不遠有愆然相在爾室尙期不愧于  
屋漏無曰爾室不顯莫予云覲也神之格思不可度  
思矧可射思敬戒若此則辟爾爲德其心俾臧俾嘉

詩深卷二十三

五

矣本之淑慎爾止不愆於儀斯德隅之外著不僭不  
賊人鮮不以爲則矣此其自然感應如投我以桃報  
之以李也若飾外以欺人如彼童牛而角寶虹小子  
耳德隅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故所尙乎柔嘉者在  
染柔木言緝之絲以爲弓是剛以柔爲地也故溫溫  
恭人實爲畜德之基其維明理之哲人則性質溫恭  
告之話言卽能順德之行其惟不明之愚人則性質  
暴戾覆謂我言之僭差是克念罔念民各有心人所  
以有靡哲不愚之歎也於乎小子念女未知臧否匪

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  
既抱子矣試思民之溫恭而靡自盈滿誰則夙知而  
反暮成乎且所鑒乎湛樂者昊天之神孔昭我生靡  
以安樂爲事也視爾生之夢夢我心深爲慘慘是用  
誨爾諄諄慎毋聽我藐藐而曰匪用爲教覆用爲苦  
慮也借曰未知則歲月逾邁亦忽既耄矣雖欲暮成  
又何望乎於乎小子告爾先王之舊止必聽用我謀  
庶無大悔現今天方艱難曰喪厥國我之取譬于顛  
覆者其鑒不遠昊天之所弗尙者其應不忒此厥不

詩深卷二十三

三

聽而回過其德則俾人大棘矣  
抑十二章○威儀三千以修身也然必敬以直內慎  
獨之至不愧屋漏乃能以心攝身而動必由禮瑟兮  
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本隱以之顯剛  
健篤實而輝光是謂德隅由是大而化之則動容周  
旋從容中禮盛德之至也德又必以溫恭爲基者所  
以馴其血氣之粗暴而和柔之蓋乾乾惕若如履虎  
尾者敬也其不啞人而亨者溫溫恭人履和而至所  
謂柔嘉也天地之道內健而外順內剛而外柔則泰

反是則否君子之定命于威儀亦然敬慎者內之剛以健溫恭者外之柔以順形神交泰是謂崇效卑法以行其典禮崇效曰智者見性以明心則可與知幾可與入德可與上達故曰哲人使稟姿聰穎而不明本性言非禮義謂之自暴故曰靡哲不愚又如內弛敬畏而外治威儀顛孫之堂堂文勝則史魯昭之習儀已亟的然而日亡矣又如忠信之人固可與學禮其或貌不思恭色不思溫則血氣孔張徑情以求自遂動容貌出辭氣必暴慢鄙倍之弗遠雖內無慝志

詩深卷二十三

三

而質勝則野豈非德基之先圯歟

柔柔

古序芮伯刺厲王也

集傳舊說此爲芮伯刺厲王而作春秋傳亦曰芮良夫之詩則其說是也

辨義此亦宣王既立之後刺厲之往事以警同朝其五章所云告爾憂恤總承前四章之意誨爾序爵總挈下十一章之綱乃通詩之樞紐蓋削亂必以賢而邪者不盡退賢者不能升此序爵所以急也篇中曰

朋友曰爾曰女若待漏院記之稱相君鄭羔襄所稱彼其之子似有所指實無所指之人使君子見之可以內省而益勉其所無小人見之則未有不內慚面熱者矣詩意分明集傳多誤讀者辨之

苑彼柔柔其下侯甸將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填兮俾彼昊天寧不我矜

四牡騤騤旃旃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

詩深卷二十三

三

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維梗

憂心殷殷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俾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覲瘠孔棘我圍

爲謀爲毖亂况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如彼遄風亦孔之僂民有蕭心并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蝨賊稼穡卒瘁哀恫中國具貧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  
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瞻彼中林牲牲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  
退維谷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  
斯畏忌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願是復民之貪亂寧  
爲荼毒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

詩深卷二十三

三

以中垢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

俾我悖

嗟爾朋友子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

女反予來赫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遁職

競用力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言雖曰匪予既

作爾歌

四牡騤騤旗旒有翩指宣王時南北諸征伐而言也

土宇國之土宇集傳訓爲鄉居大誤也自西徂東指

兩都而言我圉卽東西之疆圉滅我立王厲王也此

惠君宣王也彼不順追刺厲王也聖人通明之人也

瞻言百里猶易言需於郊也既之既往也陰隱也涼

薄也○宣王既立修政蓋愆芮伯欲在朝之臣同心

進賢紕不肖以削亂故刺厲王之前失以警告之言

周道之盛如苑彼桑柔其下之蔭侯甸一旦將采其

劉以致失蔭而瘳此下民我故不殄心憂惟愴怛之

詩深卷二十三

三

填胸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乎現今四牡騤騤旗旒

有翩以征伐者由前此亂生不得夷靡國不泯滅至

於民靡有黎具禍以燼也於乎有哀國步於斯爲類

蹙矣國步既蔑所資藉天心又不我將養則事勢靡

所止凝雖欲云徂亦何往哉君子實思維之秉心本

無爭競果誰生厲階使至今爲梗也故我之憂心殷

慙念我土宇者正以我生不辰逢天心之憚怒自西

都以徂東都靡所定處多矣我生之觀瘡孔棘哉我

東西之疆圉也國勢至此必能爲謀又爲慎茲則亂

之況者斯可削之我今告爾憂恤正欲誨爾序爵以辨賢也使削喪不以賢辟如誰能執執逆不以水濯其手其何能淑亦載胥及溺已耳在賢者目擊時艱如彼遡風之人亦孔之僂然氣塞即民有仕進之心而外度諸世亦拜云吾力之不逮惟好是稼穡力民事以代祿食相與愛稼穡之維實樂代食之維好而已蓋其所云不逮者覘之於天則天降喪亂既滅我立王又降此蠱賊使稼穡卒瘁哀恫中國之人具贅卒荒至於靡有旅力以念穹蒼之禍其誰敢進而受

詩深卷二十三

三

其敗也又覘之於君維此惠君爲民人所瞻者秉公心以宣猶必考慎其輔相維彼不順自獨倬臧而不用賢自有肺腸而不從善以致倬民卒狂其誰甘進而枉其道也又覘之於友君子和樂於上如瞻彼中林姓姓其鹿今朋友甚譖各懷私見而不胥以穀故人亦有言此日之仕路進退維谷其誰肯進而亂其羣也正維此知幾之聖人皆瞻言百里之外而不進維彼愚人覆狂肆以喜於冒進匪自言其才力不能且謂胡斯天人之足畏忌哉由是彼爲善之維此良

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則是民之貪於禍亂寧爲荼毒以殃國也故治亂之由人如大風有隧或和或暴多出於有空大谷之中維用此良人則作爲式穀而治出焉維彼不順之用忍心則行以中藏之污垢而亂生矣今日之亂正如大風有隧皆貪人之敗類以致之蓋乍聽其言則捷於應對試覆誦其言實如醉人之妄語王既匪用其良覆俾我悻正以從之類安得不敗民安得不狂哉前事如此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蠱時亦弋獲矣既之不咎

詩深卷二十三

三

陰女所爲可也反以予戒將來而赫怒乎曷思民之罔極者每職爲涼薄又善於反背凡爲民不利則如云不克而必勉之凡民之回過則職競用力而引進之其涼薄如此故民之至今未戾者職此貪盜爲寇虐也責其涼薄曰不可覆自背本心善譽君子其善背如此今女雖曰匪予之涼且背也但我既作爾歌以發其情矣何不共指爲戒而反赫怒歟  
桑柔十六章○自古君子難進而易退小人難退而易進詩中縷縷言之可謂曲盡而摘發小人之情狀



又有與民勞互相備者匪言不能胡斯畏忌卽王安石之執拗自是而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制不足遵也征以中坵卽否六三之包羞若李林甫之腹劍秦檜之東窗秘謀也爲民不利如云不克言小人之天資刻薄無不以惡爲能也不然安得民爲繭絲肉作鼓吹乎民之回過職競用力言小人之悅邪好諛無不姦宄是崇也不然安得妄名松壽人善狗噪乎覆背善譽言小人之毀正排賢無不自背本心也不然魏了翁僞君子真德秀真小人何忍出諸口乎

詩深卷二十三

三

且小人之於君子而不善譽善譽而不由善背安得黨錮之禍欲悉舉善類而空之歟

雲漢

古序仍叔美宣王也

續序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裁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集傳舊說以爲宣王承厲王之烈云云故仍叔作此詩以美之

辨義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女巫凡邦之大哉歌哭而請董子曰雲漢之篇大旱之歌也今按宣王志存撥亂遇裁憂懼故仍叔述之使女巫歌以請命所謂祝史信辭非同矯舉序書美王嘉仍叔能將順其美以成之也君子成人之美況於事君乎小人反是則長君之惡逢君之惡無所不至矣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早旣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

詩深卷二十三

三

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早旣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

有子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早旣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

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早旣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如暎如焚我心憚暑憂

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遜

早旣大甚匪勉畏去胡寧瘼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

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

怒

早既大甚散無友紀鞠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仰昊天云如何里瞻仰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我以旻庶正瞻仰昊天曷惠其寧

寧丁我躬從集傳或曰災當我躬之說則通詩之意朗然畏去卽承不我遺而言之○宣王遇旱憂懼故仍叔美其有畏天恤民之志而作此以爲大雩之歌也言倬彼雲漢其光昭回于天王瞻之而歎曰於乎

詩深卷二十三

元

何辜今之人自天降喪亂以來加以饑饉薦臻我之爲民請命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其既卒矣天寧莫我聽乎現今旱既大甚而蘊隆之氣更蟲蟲其熏蒸由初旱迄今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矣設后稷不克救上帝不臨享與其耗斲下土寧災丁我躬以受天罰也且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去之我之兢兢業業如霆如雷之震懼者哀此周餘黎民必至靡有孑遺也今昊天上帝則并不我遺無怨矣然胡不相畏先祖之祀將于斯摧滅豈但不我遺

而已乎且旱既大甚則不可沮止之觀茲赫赫炎炎云我無所以逃死者誠知大命近止靡瞻靡顧也今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無怪矣然父母先祖胡寧忍予之摧滅而亦忽不我助乎且旱既大甚滌滌山川而水草俱枯旱魃爲虐如燠如焚而熏灼不已我心之憚暑其憂心如熏者在羣公先正則不敢代我以聞也然昊天上帝之鑒臨寧俾我遯其外而亦漠不我聞乎且旱既大甚我之黽勉籲天而畏於亡去者細思胡寧殪我以旱曾不知其獲罪之故也祈年既孔

詩深卷二十三

三

夙方社亦不暮在昊天上帝之尊嚴則不暇爲我虔度也然敬恭明神亦宜無所悔怒奈何皆不我助不我聞乎且旱既大甚散無朋友之綱紀鞠哉庶正疚哉冢宰以及趣馬師氏膳氏左右其助我以聞者靡人祈請之不周無或不能而遂止亦宜天之矜察也瞻仰昊天我更云如何之憂懼乎今乃瞻仰昊天依然有嘒其星是則大夫君子當更昭格以無贏即使大命近止亦必無棄爾成也此何求爲我哉惟盡人以旻庶正而俟命於天耳瞻仰昊天曷惠其寧乎

雲漢八章

崧高

古序尹吉甫美宣王也

續序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

集傳宣王之舅申伯出封於謝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

辨義此下三篇均因餞送而作詩文甚明昔周有天  
天營建兩都鎬京握西陲之要洛邑據天下之中此  
云南土是保烝民云城彼東方梁奕云奄受北國皆

詩深卷二十三

三

中興復古之日準時度勢遠猷經邦用弼我不丕基  
非苟且目前之計故序書美宣王以挈其綱則作者  
丁寧之深意讀之而躍然於言下矣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  
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疊疊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  
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  
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

錫申伯四牡躑躑鈞膺濯濯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  
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申伯信邁王餞于郟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  
申伯土疆以峙其糗式遄其行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  
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  
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詩深卷二十三

三

申伯二伯也故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之出封蓋仍  
兼方伯也庸民功也上言世執其功下言申伯之功

皆指此言之集傳訓城鄭箋訓功皆誤郟詳見魚藻  
周邦東都也○宣王封申伯於謝以保南土尹吉甫

美其事故當王餞申伯而作此以贈行言崧高維嶽  
駿極于天而姜氏世主其祭是以維嶽降神生甫及

申以光大之維申及甫實維周之良翰四國于蕃  
蔽四方于焉宣化也維茲疊疊申伯王欲纘其先世

蔽四方于焉宣化也維茲疊疊申伯王欲纘其先世

之事使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乃先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俾得世執其功焉何謂世功王既命申伯式是南邦必因是謝人以作爾庸建國以民功爲本也是故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以正賦稅然後王命傅御遷其私人以立室家迨申伯之功召伯是營而民安其業因之有俶其城以建國都因之寢廟既成既成藐藐以奉先祀於是王錫申伯四牡躡躡鈞膺濯濯則庸建於上公之車馬矣當王遣申伯以路車乘馬之時遂誥命之曰我圖爾居莫如南土茲

詩深卷二十三

三

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哉王舅爾當南土是保也誥命之諄切如此今則申伯擇期信邁王親饒之於鄙自是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矣想其就道之後資斧所需則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糧必能式遵其行也想想其就國之日申伯番番既入於謝率此徒御嘽嘽周邦必咸喜而相謂曰戎今有良翰矣不顯申伯親則王之元舅賢則文武是憲何難翰我周邦乎蓋申伯之德柔惠且直從前揉此萬邦久矣聞於四國其誰不知之故吉甫體王饒之心以作誦其詩之

蘊義則孔碩其風之婉而善入則肆好予以贈送申

伯申伯勉乎哉

崧高八章

烝民

古序尹吉甫美宣王也

續序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集傳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於齊而尹吉甫作詩

以送之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

詩深卷二十三

三

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

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

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

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

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四牡騤騤八鸞啾啾仲山甫徂齊式顯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柔則茹之剛則吐之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在古人本合言之詩則分引之○宣王命仲山甫城齊以保東方尹吉甫美其事故因山甫出祖而作此以送行

詩深卷二十三

三

言天生烝民有物必有則此民之秉彝故好是懿德今天監有周能昭格於下乃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以佐之懿哉仲山甫之德形諸外者柔嘉維則令儀令色主於中者小心翼翼良由古訓是式以擇其善遂威儀是力以修其身是以能天子是若明命使賦也蓋王命仲山甫外則式是百辟內則續戎祖考之舊職王躬是保入則出納王命以司王之喉舌出則賦政於外四方之政爰是宣發焉其倚任之重如此夫肅肅王命仲山甫既將之邦國之若否仲山甫又明

之此豈無本而然哉惟其既明於察理且哲於知幾以保其身於無疚乃能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也我聞人亦有言柔性含容則物至能茹之剛性發強則物至能吐之維仲山甫溫恭可親柔矣而非道難悅亦不如也嚴正可畏剛矣而以虛受人亦不吐也惟不吐而一夫勝予不侮矜寡也惟不茹而萬人吾往不畏疆禦也非明哲而能措諸身者剛柔合德若是乎是故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之偏於剛柔者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此其明哲所獨造愛莫

詩深卷二十三

三

助之所以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豈非保身之效歟今仲山甫又以賦政出祖但見駕四牡之業業率征夫之捷捷而每懷靡及者山甫也四牡彭彭而壯盛八鸞鏘鏘而和鳴者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而寵錫之也至於觀四牡之騤騤聞八鸞之啾啾念仲山甫徂齊而欲式顯其歸者則吉甫也爰作誦以送之穆如清風之深長誠知仲山甫之永懷靡及而歌此以慰其心耳  
烝民八章○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即德基之溫恭小

心翼翼卽爾室之敬慎威儀是力卽德隅之抑抑古訓是式又推本於學以窮理卽敷求先王之明刑也既明且哲柔不茹剛不吐又推本於知幾以入德卽其惟哲人順德之行也於此可見古人畜德之方無二術矣然此詩大旨尤以明哲保身爲要領蓋守身守之本也况居王躬是保之職者乎閑邪存其誠而後能格君心之非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而後能補衮職之闕學古有獲道積於厥躬而後能獻啟心沃心之益管樂爲師保乃克俾厥后蹈道若成康未之或

詩深卷二十三

三

有也蓋明以晰理則擇善精而制行於中正哲以知幾則慎動早而省括於微眇保身以敬事一人其則不遠故古大臣務之否則不學無術縱勵匪懈於夙夜而所教非所受教婦寺之忠必敬必戒亦匪懈也奚所取於師保哉寬柔以教不報無道所謂柔則茹之也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所謂剛則吐之也此皆性質之偏非君子之德君子之保身順於理不役於氣故能中立而不倚孔子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

幾乎君子知柔知剛知微知彰萬夫之望由是觀之可見此章所言正明哲保身之實下章因歎其德之拔萃於烝民而以補衮終之明其敬事一人者皆本諸此也昔之說詩者以明哲保身匪懈事主劃爲二事其解保身又牽於利害死生以爲言卽極圓融其說而義實粗疏矣又解柔茹剛吐爲世俗之人侵吞柔懦畏怯剛暴果爾則柔不吞剛不怯鄉黨稍知自立者能之惡足稱鮮舉之德况茹納也吐棄也以不侮爲不茹鯁寡義猶可通若以不畏爲不吐強禦則

詩深卷二十三

三

費解殊甚將謂有則必鋤犯則必校乎大非盛德之事且詰姦鋤暴非師保之要務何故略言其大者而諄諄於此又與上下文語意雜而不貫其失詩之本旨甚矣

韓奕

古序尹吉甫美宣王也

續序能錫命諸侯

集傳韓侯初立來朝始受王命而歸詩人作此以送之序亦以爲尹吉甫作今未有據下篇云召穆公凡

伯者放此

辨義此篇非因初立來朝而作詩文甚明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  
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懈共爾位朕命不易幹不  
庭方以佐戎辟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  
錫韓侯淑旂綏章簞茀錯衡立衮赤舄鈞膺鏤錫鞞鞞  
淺幘儔革金厄

詩深卷二十三

完

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遵豆  
有且侯氏燕胥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  
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  
顧之爛其盈門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姑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  
川澤訐訐魴鱖甫甫鹿麇嘒嘒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  
既合居韓姑燕譽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

其追其貺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  
其貌皮赤豹黃罷

立衮公服非侯服殆以方伯加等也鈞膺金路也而  
有鏤錫亦特賜如玉路之制胥語辭燕譽卽式燕且  
譽也○宣王加命韓侯為北伯以率北國如先王之  
舊制尹吉甫美其事故因王命顯父餞之而作此以  
贈行言奕奕梁山維禹甸之其下有倬其道韓侯由  
之以來受命王親命之曰茲特命纘戎祖考之舊戎  
能無廢朕命夙夜匪懈共爾位則朕命必不移易

詩深卷二十三

早

爾尙幹正不庭之方以佐戎辟可也其爵命之特進  
如此其始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乘之入覲以其  
介圭入覲于王及王錫韓侯則有淑旂綏章簞茀錯  
衡立衮赤舄鈞膺鏤錫鞞鞞淺幘儔革金厄其車服  
之加等如此今則韓侯出祖出宿于屠王命顯父餞  
之清酒百壺其餞維何烹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  
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其餞贈之光榮又如此于是  
遵豆有且侯氏燕胥可無言以贈乎以韓侯之娶妻  
言之則汾王之甥蹶父之子也前此韓侯迎之于蹶

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亦顯著其光乎但見諸  
媯從之祁祁如雲爛其盈門其與王室有昏姻之故  
如此以韓之國土言之蹶父孔武廕國不到每爲韓  
姑相攸獨謂莫如韓樂蓋孔樂韓土川澤訐訐魴鯉  
甫甫應鹿嗷嗷有熊有羆有緇有虎慶旣得此合居  
韓姑所以燕譽也其享國之富饒如此以韓之建國  
言之溥彼韓城在昔乃燕師所完以其先祖受命於  
先王因是百蠻而長之其來久矣故今王錫韓侯其  
追其貊奄受北國以爲方伯所謂纘戎祖考者也因

詩深卷二十三

望

以其方伯之職實墉實壑以固封疆實畝實籍以正  
賦稅乃率所屬之國獻貔皮赤豹黃雉以歲修職貢  
於王則所謂幹不庭方以佐戎辟者也韓侯其無廢  
王命哉

韓奕六章

江漢

古序尹吉甫美宣王也

續序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集傳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

辨義此及下篇皆紀功旂常之作與六月采芑勞還  
者不同故登大雅首章敘行師之事水陸並進而淮  
夷來服二三章詳言善後事宜措置精詳後篇賞召  
虎之武功而虎所稽首對揚者惟期矢文德洽四國  
是豈漢唐以下之大將所及歟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旣出我車旣  
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旣平王  
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詩深卷二十三

望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  
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  
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  
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  
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來求來求順也來鋪來陳款也○宣王命召虎平定



淮夷經營告成而賞其功尹吉甫美其事故詩以紀  
之言其舟師則汎江漢之浮浮武夫滔滔然順流以  
下惟匪安匪遊以用命而淮夷皆來求順矣其陸師  
則既出我車既設我旗惟匪安匪舒以赴功而淮夷  
皆來陳款矣因之就江漢湯湯之地率武夫泚泚之  
眾經營其四方以告成功于王今四方既平則王國  
庶定時靡有爭則王心載寧矣此其告成者誰乎蓋  
淮夷據江漢之漭王命召虎討平之遂式辟四方以  
復侵土因徹我疆土以正田稅闢土匪奪所有以疾

詩深卷二十三

罍

其人徹田匪貪所出以棘已欲惟欲于王國來歸極  
耳由是于疆于理至于南海而境土悉定矣王乃策  
命召虎曰凡茲來旬來宣之功在昔文武受命則召  
公維翰今汝無曰予小子亦維召公之職是似之既  
能肇敏女功我當用錫爾祉茲釐爾圭瓚及秬鬯一  
卣我既告于文人錫爾山川土田爾當奉此瓚卣于  
周受命且自召祖以告命也于時虎拜稽首以受策  
稱天子萬壽以謝賜虎乃再拜稽首對揚王之休命  
曰王釐廟器以作召公之成臣既祝天子萬壽矣更

願明明天子令聞日益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則  
萬年無疆之休也

江漢六章

常武

古序召穆公美宣王也

續序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

集傳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詩人作此以美之

辨義續序每從篇名生義鄙倍者甚多此猶近理但

此詩言宣王自將則常者太常也天子在軍建太常

詩深卷二十三

罍

之旗今紀其功而以常武名篇卽王奮厥武天子之  
功也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

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

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釋駘震

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闕如虓虎鋪敦淮濟仍

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

縣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三事承率淮浦省徐土不留處而言也○宣王自將

以平淮徐故召穆公美其事而詩以紀之言赫赫乎

明明乎王命卿士以帥師則南仲是其大祖位大師

而字皇父者是也其慎選大將如此命之整我六師

詩深卷二十三

巽

而部曲必肅以修我戎而兵器必利既敬既戒而臨

事必懼乃能惠此南國也其師出以律如此王又謂

尹氏策命程伯休父左右陳其行列遂誓戒我師旅

曰此行取道所由先率彼淮浦次省此徐土大兵所

到不淹留不久處惟茲三事務就緒而無忽也其誓

約嚴明如此蓋是役也赫赫業業乃有嚴天子之親

征故王但紓徐以安行既匪紹亦匪遊而徐方已繹

絡騷動矣惟軍威之震驚徐方者如雷如霆徐方所

以震驚也其先聲奪人如此由是率彼淮浦但見王

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闕如虓虎鋪兵厚集淮

濱就執醜虜而截彼淮浦悉為王師之所矣由是省

此徐土但見王旅嘽嘽如飛如翰之疾如江如漢之

順止則如山之苞動則如川之流縣縣不絕翼翼不

亂其智不可測其勇不可克以此濯征徐國而徐方

服矣蓋惟王猶允塞不尚譎謀徐方所以既來也今

徐方既同乃天子自將之功而王不居功但言四方

既平故徐方慕德來庭耳于是喜徐方之革心不回

王曰旋歸豈非不留不處者哉

詩深卷二十三

巽

常武六章

瞻印

古序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集傳此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

辨義大壞如易稱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蓋指君德

言之正月亦刺幽王之嬖褒姒然多為危詞以悚聽

而無弼違之實視此之直攻邪心辭無寬假者遠不

逮矣又集傳於大小雅凡言旻天疾威昊天不惠之

類多解為無所歸咎而歸之於天否則指為不順之

天既失古人恪謹天戒之義且啟後人無所忌憚之心讀者亟宜辨之

瞻仰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土民其瘵蝨賊蝨賊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彼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鞠人忮忒譜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三倍君

詩深卷二十三

罍

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惟子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虜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惠順也填塞也蝨賊喻女蠱也介狄言女戎也○幽王大壞而凡伯陳此以刺之言瞻仰昊天之心則不

我順以致氛氣孔填不寧降此大厲亦既邦靡有定

士民其瘵矣猶任蝨賊肆其蝨疾靡有夷屆罪罟不

收靡有夷瘳則天心安得順哉即如人有土田女反

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

有罪女覆脫之顛倒若是總由哲夫則能成城而哲

婦必至傾城今乃美厥哲婦使之爲梟爲鴟是婦有

長舌維大厲之階不寧之亂匪降自天而生自婦人

也凡長舌而匪教匪誨者時維婦寺而已非蝨賊而

何彼窮人以忮忒變忒之術既譜差於始則終竟必

詩深卷二十三

罍

背之豈曰爲惡不極女又謂之伊胡爲慝譬如賈人

三倍言價君子亦以是識其詐况婦人本無公事竟

休其蠶織以謀之王奈何不識哉今不思天何以刺

我何神之不富我反舍爾介狄維子胥忌則是忽天

戒既不弔不祥近女戎又威儀不類加以忌忠直而

人之云亡邦國必殄瘁矣現今天之降罔維其優矣

又復人之云亡我益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

又復人之云亡我益心之悲矣試觀虜沸檻泉維其

源之深矣若我心之憂矣寧自今矣蓋大厲之生不

自我先不自我後不得不憂耳夫藐藐昊天無不克  
轉禍敗而鞏固之爲今之計必無忝皇祖庶可式救  
爾後可不悟哉

瞻卬七章○自古有妖色者必有妖心是謂哲婦而  
一言以蔽之則曰鞠人伎忒蓋其心既極伎嫉又極  
機變蠱昏庸之志氣以弄其長舌而人之逃於罟罟  
者必鮮所以能鞠人也今教以識之之法亦一言以  
蔽之曰譖始竟背凡言之確實者終久必驗若其始  
本無實不信其究竟亦必大謬不然而溺愛者又曰

詩深卷二十三

聖

伊胡爲慝是謂之其所親愛而辟則莫知其子之惡  
矧昏主之喪志於哲婦乎於是取譬以明之曰買人  
言價至於三倍君子雖長厚亦以是識其貪詐爲其  
大不近乎物情顯而易見也況公事本非婦職而休  
蠶織以謀之意欲何爲哉此皆啟牖昏庸之蔽溺老  
臣之苦衷可謂提耳示事矣集傳多誤解而謂婦寺  
能以智辨窮人之言者尤誤夫婦人深居宮禁固不  
能窮人以辨况其長舌正以有意無意不露形迹爲  
工史稱褒姒不好笑雖百方悅之不可得噫此其妖

心莫測豈徒口辨是尙歟

召旻

古序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續序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

集傳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以致饑饉侵削之詩也

辨說此篇蠹賊內訌四語急砭其隱微深錮之疾不  
知其玷我位我貶則斥其舉錯之謬亂也一曰胡不  
自替職况斯引再曰不云自頻不云自中又曰職况  
斯引不裁我躬則言之益爲深切矣小旻詞極直悚

詩深卷二十三

至

而止於人政之非未探本於君心試與此詩並讀大  
小雅之氣象自別崧高至此續序皆陋而此尤無理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瘖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天降罪罟蠹賊內訌昏極靡共潰潰回過實靖夷我邦  
皋皋訛訛會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裨胡不自  
替職况斯引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

兄斯弘不裁我躬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有舊

幽王大壞而凡伯陳此以刺之言旻天疾威於上故天篤降喪殲我以饑饉使民卒流亡我居之疆圉卒歸荒蕪也天所以降茲罪罟者正由蝨賊之婦內訌其心昏稼之臣靡共其職凡此潰潰回適之人王實使靖夷我邦天安得不怒哉猶且皋皋訛訛王會不知其玷至於兢兢業業憂國之誠孔填於胸而不寧

詩深卷二十三

至

則我位孔貶黜陟顛倒若此以致禍亂之生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又如彼棲苴之無根我相此邦蓋無一不潰止矣維此邦昔日之富不如今時之疾維今時之疾又不如茲日之潰是愈下之勢也為今之計譬彼疏糲斯可治之為裨王胡不自替今之疾以還昔之富反職其怛然可憂者斯引而長之則是全弗自反如池之竭矣不云自頻之不入泉之竭矣不云自中之不出亦既溥斯害矣又職其怛憂者斯弘而大之獨不懼裁及我躬乎在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

關國百里昔之富昔之人為之也今也日蹙國百里今之潰今之人召之也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尙有舊乎其如王之不用何

召旻七章○前篇終於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既可見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之理尤可見古人之轉禍為福計人事之修悖不計氣化之盛衰易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言氣化之必然也然而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則人定之能勝天也此篇終于維今之人不尙有舊是又毅然

詩深卷二十三

至

以天下之安危為己任蓋曰君能無忝皇祖則召公之事臣請與在廷勉為之賢哉凡伯可謂不愧箕比矣若夫我生之初逢此百罹尙寐無吡雖曰遭時愈艱而才力不逮昔人以致束手亦隱隱具見於言下噫西周之末東遷之初豈非世運暨人材升降之大幾歟  
民勞至召旻十三篇○厲王在位無刺詩何哉先王之教庶人謗如于思之謳澤門之詛艾豸之歌及斗粟尺布之謠有似於詩而不能六德為本六律為音

故曰謗焉厲王虐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其時忠直之臣寧爲面折廷爭而未肯陳詩諷刺不欲觸其所忌也迨奔彘之後周召共和行政懲前事以戒同朝民勞王于邊虐板主于懷德序故皆以刺厲提其綱蕩以警告嗣王故借殷傷周而託于祖訓抑以貴戚入相故刺厲自警而戒於淪胥彘柔亦創已往謹將來而作故簡賢繼不肖之志尤拳拳于序爵此皆賢聖之徒相與戮力王室輔成君德於時遇災而懼雲漢美之卽禹湯罪已之心也

詩溪卷二十三

五

用能北伐南征削平禍亂崧高之保南土烝民之城東方韓奕之率北國所以綢繆牖戶也江漢遣將常武自將淮夷既平徐方亦同則文武之竟土無不復蓋中興之所作爲盛矣乃繼以瞻卬召旻哲婦傾城百里日蹙而皇祖之所開創召公之所啟闢其亡也忽焉噫興之實難而覆之甚易豈不哀哉

詩深卷之二十四

頌

巴陵許伯政著

集傳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蓋頌與容古字通用故序以此言之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而亦或有康王以後之詩魯頌四篇商頌五篇因亦以類附焉

辨義頌王者有事於郊廟及社稷山川之樂歌不獨宗廟而已周頌正也魯頌變也商頌附也今列爲三

詩深卷二十四

卷

周頌

鄭譜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卽位之初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禮運曰政也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殺以降命令降於社之謂殺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

以列地利祖廟所以本仁山川所以備鬼神五祀所以本事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禮之藏也功大如此可不美報乎故人君必潔其牛羊馨其黍稷齊明而薦之歌之舞之所以顯神明昭至德也

辨義周王者有天下之號也作樂以昭一代之功德而頌興焉鄭譜所言頗見大意三代以來郁郁之文

詩深卷二十四

惟周爲盛及周之衰諸侯僭竊禮壞而樂亦崩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又嘗取其詩而序之以教學者以傳後世天之未喪斯文則文武之道此其極軌也去聖既遠欲考夫樂之得所者已弗可得然幸詩序俱存學者能遵序以究詩之義因卽詩以求樂之所亦庶幾可見其大意焉舊本分列三什今合之爲一卷凡三十一篇

清廟

古序祀文王也

續序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集傳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因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實周公攝政之七年而此其升歌之辭也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

辨義孔疏成洛邑朝諸侯自明祀之時節於經無所當今考祀之時節先儒皆據洛誥以從續序但誥稱王祀於新邑序則主攝政而屬之周公誥稱文武並

詩深卷二十四

三

祀序則求合古序而獨云率以祀文此可見其影借洛誥爲說而難信爲實事矣昔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孔子稱其至德非九年稱王之邪議所能溷然則武王既有天下乃追王三后而中庸稱周公成追王上祀之禮止及太王王季先公是祀文之禮樂武王早已成之蓋當十有三年四月來自商至於豐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於周丁未祀於周廟其時追王三后因命周公作清廟以祀文王顯相多士指冢君百工言之對越在天以王號尊崇言之駿奔在廟所

謂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遷也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又作維天之命以告太平卽偃武修文列爵分土垂拱而治之類也在四方攸同王后維翰之日羣后百工朝聘於豐者必眾今文崩已十有三年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之蓋秉文之德心悅而誠服夙昔號稱友邦一旦改號更制相與肅雝濟濟駿奔在廟此豈勢力所能驅馭哉或乃指爲詩歌之所感動舍文德而歸美周公非續序有以誤之歟

詩深卷二十四

四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武王歸自商至於豐率羣后百工祀於周廟追王文王而作此爲奉祀之升歌言於乎此穆清之廟有肅雝之顯相有濟濟之多士其平日秉文之德今當對越在天相與駿奔走在廟不亦顯乎不亦承乎惟文德之無射於人有若斯也  
清廟一章

維天之命



古序太平告文王之詩

集傳此亦祭文王之詩

辨義朱子辨說詩中未見告太平之意竊謂假以溢我我其收之文義甚明集傳據春秋傳以何之為假聲之轉也恤之為溢字之訛也收受也讀者誠平心察之果經文之訛乎抑春秋傳之誤乎况文謨不顯武周親承而祗適之今對越在天忽為疑望之辭曰文王之神將何以恤我乎有則我當受之是誣文也恤我者尚未知何以而曰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是

詩深卷二十四

五

自誣也察此則序傳之得失著矣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假以溢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假大也溢我流溢以及我也收之收太平之功也

此武王大告武成之時以太平告文王之樂歌言維

天之命於乎深穆而不已於乎豈不顯哉文王之德

之純與天無閒也是故德之流行大以溢及於我太

平之功我其收之矣繼自今惟駿惠我文王之德俾

世世曾孫篤之於勿替矣

維天之命一章

維清

古序奏象舞也

集傳此亦祭文王之詩

辨義先儒皆稱象箭南籥為文王之樂今按燕禮合樂二南若舞則勺鼓鐘亦稱以雅以南以籥不僭是以南即指二南而勺乃其籥舞之名也鄭箋云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可見南籥為文舞故十三舞之象箭為武舞故成童舞之朱子辨說詩中

詩深卷二十四

六

未見奏象舞之意然詩中亦未見祭文王之意如指肇禮有成為祭文之證則緝熙文典亦可為奏象舞之證况我武繼伐以清四海故曰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者定爾功是迄用有成維周之禎以為奏象舞之歌尤屬意理明切張子曰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之然則升歌清廟畢堂上閒歌維清則下而管象所謂象箭也堂上合樂二南則堂下舞勺所謂南籥也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禮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維清肇禮皆一字爲句維清以永清四海言肇禮以遷岐言周之王迹太王肇之文王成之周之所以爲周也故曰維周之禎○此奏象舞之升歌言維四海之永清皆由緝熙文王之典蓋自遷岐肇禮迄用文之武功以有成實維周之禎也

維清一章

烈文

古序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  
集傳此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

詩深卷二十四

七

辨義維清以上成於武王自此篇以下皆周公相成王所制作序書成王卽政而時世昭然矣卽政者武王之喪既踰年月正元日成王改元卽政羣后畢朝以受命也國君薨樹子必以嗣立請命於天王故踰年卽位若未踰年雖列於會止稱子未卽位故也天下不可一日無王故王崩則嗣王祇承顧命出畢門立應門之內南面以受方國之壤奠稱子一人以報誥既卽位乃反喪服及其踰年改元稱卽位改元乃初政之大者也是日見於祖廟書曰惟元祀十有二

月乙丑伊尹祠於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是也見祖不用樂行月朔之祭以告事諸侯皆助祭遂受命於廟故述前王之不忘者爲此詩以戒之說詩者多稱爲周公攝政之七年致政成王今按君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古制也嗣王幼大臣攝政託六尺之孤亦古所有也然謂公當成王免喪致其總己以聽之政有閔予小子諸篇可據公雖致政王實孺子萬幾裁決無弗仰成於公有君奭篇小子同未在位之言可據若自武崩至營洛七年以來公竟

詩深卷二十四

八

踐阼以朝諸侯漢人雖載此說詩書並無明文以理揆之霍光不學無術未聞有此而况於周公以事考之公遭流言居東二年王迎公歸又東征三年七年已去其五誰爲孺子踐阼乎况王聞流言而疑啟匱見書而泣既非童蒙無知穆卜之日王與大夫盡弁是王雖幼而已冠家語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按天子七月而葬然則武崩在往年之冬十有一月故葬於此年之夏六月卽成王元年也由是推之流言辟居在元年之春出

郊迎公在二年之秋免喪朝廟在三年之季春其時  
武庚方叛故有拏飛維鳥之比蓋成王當此年已十  
六何需公踐阼七年之久然後致政哉又按洛邑既  
定王曰予小子其退卽辟於周命公後又曰公定予  
往是王自歸宗周命公留保東都書序稱唐叔得禾  
王命歸周公於東以公在東都故也留東之後又七  
年而薨故誥末云惟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卽承  
上王命子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言之公薨王復命  
君陳尹東郊諄諄以法公爲訓厥後康王又命畢公

詩深卷二十四

九

保釐東郊言周公克慎厥始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  
成厥終其文甚明漢人謬解命公後爲立後於魯指  
七年爲追紀攝政之歲月更本之以申序義舛甚矣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武功繼序其皇之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  
王不忘

烈功也文德也辟公以功德受封故曰錫茲祉福惠  
順也戎功卽指烈文言之前王武王也○成王改元

卽政祇見祖廟諸侯皆助祭故作此詩以戒之言惟  
有烈有文之辟公得錫茲分封之祉福俾順我無疆  
之道子孫保之今能無封殖侈靡於爾邦則維王其  
崇之念茲開國之戎功使繼序其皇之蓋先王無疆  
維人道故四方其訓正之不顯維盛德故百辟其儀  
刑之此列爵分土所由來也於乎前王親賢之澤永  
不忘矣

詩深卷二十四

十一

烈文一章○周有天下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同異姓  
之辟公皆以功德受封故前王不忘者君子賢其賢  
而親其親也大學傳兼樂利言之者封建井田事相  
表裏親賢作輔子孫保之則小人之樂利在其中矣  
此詩大旨與康王報誥之語意正同

天作

古序祀先王先公也

集傳此祭大王之詩

辨義周之王迹肇自太王康自文王子孫遂保之以  
有天下於是追王大王王季所謂先王也自祖紺至  
后稷皆上祀以天子之禮所謂先公也其奉祀皆用

此詩爲升歌故序述致王之由所謂以其成功告於神明也

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咀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周公相成王制禮樂故作此爲祀先王先公之升歌言天作高山始於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更從而康之所以彼咀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乃保之以有天下而得以王禮上祀也  
天作一章

詩深卷二十四

十一

昊天有成命

古序郊祀天地也

集傳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也

辨義朱子辨說之闕序者一云台祀天地古者未嘗有此瀆亂厯雜之禮竊謂王者祀天於圜丘在南郊祀地於方丘在北郊故曰郊祀天地卽宋人亦稱北郊非合祀之謂若以專言郊祀譏之則孔子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其可譏久矣蓋社之祭達於庶民郊之祭主乎天子是故言王者所以制禮之義則郊

社皆統於帝誠以冬至答陽夏至答陰氣雖對待而理實流行惟對待故乾南坤北之位定惟流行故其神妙萬物者帝出乎震致役乎坤震於四德則乾元統天於三男則長子承嗣故曰夫政必本於天殺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殺地由是致其奉祀之誠天地皆謂之郊而昊天其子之分尊矣中庸詩序其言皆出孔子似不得於彼僅曰省文而於此竟譏厯瀆也一云一詩兩用則此詩言天而不及地若於方丘奏之於義何所取夫王者之祀天地二至異時方圓異

詩深卷二十四

十二

位蒼黃異色器幣異物六變八變異樂祝版名號異稱所以辨異者既至矣若其發於詩歌則兩大之德業浩蕩難名不敢瀆也於是吟咏在我之精誠以昭格於上下志氣感通初無二致何故祀天之歌不可以祀地若謂詩專言昊天則自古帝王躬膺厯數皆稱受命於天不聞兼稱受命於地譬如庶人雖專祀其母稱嗣子以告必曰承宗於父稱名以告必從父姓王者之事大父大母何獨不然歟一云以國語證之其爲康王以後祀成王之詩無疑今按國語並未

以詩言成王爲王誦之諡其釋成字之義有三如屬之二后則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嗣武受之又養晦十有三年故孔子稱周德之至與唐虞之際並論是謂始於德讓也及變伐之際散財發粟大賚四海封墓釋囚反正由舊惇信明義興滅繼絕孔子亦云信則民任寬則得眾是謂中於信寬也由是放牛歸馬偃武修文鎬京辟靡無思不服是謂終於固餼也成王以幼冲嗣立不愆不忘固守成之令主若謂其德讓始之信寬中之固餼終之迹其在位之始終何

詩深卷二十四

三

所指實以分受此三言而謂叔向所云故曰成者蓋言成之所以諡成不亦誤乎一云詩言天命及文武各止一句至於成王以下乃至五句而後已其不爲祀天地而祀成王無可疑者不思舊解成王爲二后受命以成王業則不敢康以下皆二后之事何止一句今欲指成王爲王誦之諡則下文縱有千百語何難遷就以屬之而卽此證其非祀天地無異訟者自辨而自證之矣一云周公制作亦及其當時之事而止豈有周之後王獨不得褒顯其先王吾謂周之後

人自可顯褒其先然孔子贊武周之達孝必稱郊社禘嘗誠以制作一代之禮樂莫大於郊禘也今此詩祀天地者改爲祀成王雖詩禘大祖者改爲祭文王是周文郁郁而郊禘之樂歌獨闕周公之制作安在哉一云毛鄭曲爲之說以附己意其迂滯僻澀不成文理甚不難見在毛鄭之曲附己意信有之矣但詩序俱存今遵序以讀詩釋詩以合序理明辭順並無迂滯僻澀之累奈何棄毛鄭並棄古序乎

詩深卷二十四

西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基承藉也宥寬裕也密嚴謹也緝熙二后之繼明也  
○此郊祀天地之樂歌言昊天有成命我二后受之成王業而不敢康夙夜基藉天命於宥密之衷於乎惟二后繼緝熙光克殫厥心肆今其安靖之而告成功於郊祀也

昊天有成命一章○周禮大司樂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雷彭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函鐘爲

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孤竹之  
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  
之此皆言舞言奏而不言歌蓋未祭之先求神之樂  
求天神曰降樂以六變爲度求地而曰出樂以八變  
爲度然後皆降皆出可得而禮之奏黃鐘歌大呂舞  
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而乃  
正祭之樂於是有歌焉其歌殆卽此詩但其旋宮一  
用大呂調一用應鐘調有不同耳

我將

詩深卷二十四

七

古序祀文王於明堂也

集傳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程子曰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  
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  
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陳氏曰古  
者祭天於圜丘埽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  
極簡聖人之意以爲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  
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卽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  
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以尊稷

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  
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  
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  
也

辨義自漢以來議明堂者眾說紛厖惟考諸經傳古  
記則事理之明正可據者有八焉考工記匠人營國  
方九里旁三門王都之城也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  
軌城內之道也左祖右社面朝後市王宮居其中也  
然則市朝一夫以下承言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其

詩深卷二十四

七

爲王之朝堂明矣古者以周尺八寸爲步一夫百步  
也市朝之間一夫以建王宮夏后氏名其堂曰世室  
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九階四旁兩夾窗飾以白盛  
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名重屋惟堂脩七尋崇三  
尺四阿重屋與夏異周名明堂惟東西九筵南北七  
筵堂崇一筵五室各二筵又與殷異餘不言者皆仍  
夏制可知矣蓋此但舉南面之堂言之故月令言天  
子夏居明堂饗明之堂也左个右个堂左右兩偏之  
宮室也朝見在明堂治事在五室退息則居左右个

東曰青陽春居之西曰總章秋居之北曰立堂冬居之俱倣此惟規制悉如明堂故考工記不言猶之經涂九軌則緯涂不言自見矣左祖亦止言廟門闈門不及堂室其制亦如朝堂故春曰青陽太廟南曰明堂太廟西曰總章太廟北曰立堂太廟廟各五室天子於四仲月居之以順時序而每年時祭郊社多在仲月尤於散齊致齊爲宜但太廟之左右个無宮室耳故考工記月令兩說明堂之本制見矣凡諸侯來見春朝於青陽夏宗於明堂秋覲於總章冬遇於

詩深卷二十四

七

立堂各從王四時之所居至於六年五服一朝必南面以聽天下明堂位曰昔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向而立三公中階之前諸侯阼階之東諸伯西階之西諸子門東諸男門西九夷東門之外八蠻西門之外六戎西門之外五狄北門之外以上位次殆所謂九階而在周書五服一朝之內九采在應門之外乃周禮之要服六歲一見者故亦預五服之朝是謂明堂之位也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嶽其下亦有明堂故孟子曰明堂者王者之

堂也家語孔子與南宮敬叔適周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觀乎明堂觀四門墉有堯舜與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誠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展南面以朝諸侯之圖合此三說明堂之本用又見矣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昔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樂記曰祀乎明堂而民知孝祭義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合此三說可見明堂本以朝諸侯而祀文配帝

詩深卷二十四

六

乃周公以義起之蓋周之王業生自后稷故思文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成於文王故我將曰儀式文王之典曰靖四方且天與帝非有二也稱其廣大生物謂之天而稷功之大克配之故曰無此疆爾界陳常於時夏稱其臨下有赫謂之上帝而文德之顯克配之故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近郊曰農郊祀稷於郊以祈農事也南面聽政曰嚮明配文於明堂以受方國也祖宗功德因時制作以光顯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所以爲大孝也又按冬至郊

天載在周禮不言配祖惟啟蟄而郊配以后稷則經傳歷有明徵至於明堂配帝孝經樂記制義均未言祭在何時大抵六年五服一朝乃舉行之猶之十二載時巡歌時邁三年禘歌有瞽五年禘乃歌雍也漢唐宋諸儒以月令季秋大饗帝當之今按月令仲秋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大小視短長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言選擇羣牲也及季秋則大饗帝暨嘗祭犧牲皆告備於天子卽宰祝復命也故下文又言合諸侯制百縣

詩深卷二十四

五

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賦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其文義一貫至爲明晰而漢人割裂之嘗爲嘗於羣神指大饗爲徧祭五帝後儒因指爲明堂大饗皆臆解無據之甚也且漢人見生民之序書尊祖孝經之文稱嚴父又稱周公其人遂謂配天以祖配帝以父此程子與陳氏形氣尊親之說所從生而諸家明堂配以禰廟之義所由起也今考孝經以郊稷宗文並承於嚴父之下何嘗劈分父祖周家制禮成於周公

故稱周公其人若明堂享帝必時王爲祭主非周公祀之設義取配父成王主祭宜配以武王何故不禰其父而禰其祖蓋訓詁家之害義附會者之穿鑿每多類此窮經者不可不辨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佑之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右尊也右之降鑒之意若如集傳降而在此牛羊之

右則鑿矣典常法也時是也指文王之典言之○此

詩深卷二十四

三

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言我將我享以昭事維羊維牛以升香維天其降鑒而右之蓋我惟儀式刑文王昭事之典日靖四方伊今錫嘏之文王殆既在右而歆饗之繼自今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是文典保之而勿敢斁也

我將一章

時邁

古序巡守告祭柴望也

集傳此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也



辨義此詩之用有二王將巡守則用以告祭猶人子之出必告既至方嶽之下又歌此以柴望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餘皆如岱禮是也此如桓一詩而講武初出則用以類祭既至而表貉則用以禡祭集傳易爲祭告既失其本義又不言柴望則疏漏尤甚巡守固有朝會之事然此詩爲告祭柴望而作乃祀典之大者故載於頌非朝會時亦歌之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

詩深卷二十四

三

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式序在位兼君公大夫師長言之。此巡守而告祭及柴望之樂歌言我以時巡邁其邦者惟昊天其子之故也蓋天實右序有周矣必薄言震之莫不震疊而明無弗治懷柔百神及河喬嶽而幽無不洽庶幾允王維后以述右序之事也天既明昭有周使式序在位必載戢干戈載櫜弓矢而武略不試我求懿德

肆于時夏而文敘覃敷庶幾允王保之以繼明昭之

志也

時邁一章。此上三篇一郊祀一配享一告祭柴望皆祭天也故彙載之呂叔玉以此詩爲肆夏執競爲樊遏思文爲渠謂之九夏之二臆說無理已於楚茨辨之矣

執競

古序祀武王也

集傳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又云此昭王以後之

詩深卷二十四

三

詩

辨義此詩不次於天作者武崩之後廟成升祔乃有樂歌也集傳謂其祭武王而兼成康如用於禘祭則羣廟之主皆在何故獨頌三王并不及文考如用於時祭則昭穆異位何獨合祀三王於一室如非合祀而分歌之則不顯以下皆頌成康之辭何以歌於武世室乎且昭告神明各有功德今成康父子兩世竟如史策記事之例合併稱之加以總贊求諸周頌商頌別無類此者豈周自昭王以後獨有之乎殆不然

矣餘說見商頌那篇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成康成康世之功永清大定是也奄徧也徧有四方若無思不服及通道蠻夷也○此祀武王之樂歌言執心自強者惟武王無或強之者惟武烈豈不顯哉成茲康世之功遂上帝是皇以君四海矣自彼成康以來東西南北奄有四方而垂拱脩文之治更斤斤

詩深卷二十四

三

其明焉故今象昭其功德以奏祀九夏奏鐘鼓之喤喤六成奏磬筦之將將錫嘏受降福之穰穰降福既簡簡而甚大威儀益反反而加謹庶神之既醉既飽福祿來反而不已也

思文

古序后稷配天也

集傳言后稷之德真可配天

辨義此祭雖在南郊而與圜丘異地與冬至異時蓋

二至郊祀天地蒼陰答陽特祀也此則啟蟄之郊周

以穡事成王乃祀稷配天以報本每歲於其始播穀時舉行之故生民敘后稷之事至以興嗣歲即承言印盛于豆其香始升上帝居歆孔子對定公郊祖配天之問曰萬物本乎天言孟春為生物之始也人本乎祖言后稷為生民之始也魯人所僭者即此郊故記稱以孟春郊祀上帝孟獻子亦言郊祀后稷以祈農事郊而後耕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

詩深卷二十四

孟

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思文如堯稱文思也立如立達之立○此孟春郊祀后稷以配天之樂歌言思文后稷其功克配彼天誠以立我烝民莫非爾極也在昔貽我來牟之種乃上帝命之以率育乎烝民民生既立由是無此疆爾界皆得陳常道于時夏矣

思文一章

臣工

古序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集傳此戒農官之詩

辨義助祭即春郊之祭蓋孝經所云各以其職來祭者明堂配帝則羣后述職春郊配天則歲事來辟故詩稱來咨來茹也既郊又助耕帝藉乃遣於廟而以此詩戒之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眾人庠乃錢罇奄觀銍艾

臣工羣后百工也在公廟中也釐成下文所戒是也

詩深卷二十四

三

保介鄭箋以為車右集傳以為農官之副今按介有副義但月令稱天子耕藉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閒殆非農官車右之屬竊謂太保為正少保為介耕藉大典公卿列辟皆隨王助耕而王躬是保者職當輔王行禮因為參乘故曰參保介之御閒四之日舉趾則耕藉當在二月如何新畬省耕也錢列草罇按草夏耘也奄觀銍艾省斂也所謂先王觀也○諸侯助祭於春郊者既助耕帝藉遂遣於廟而戒以此詩言嗟嗟臣工各宜敬爾在公王於此釐爾成法

故來咨而來茹之嗟嗟自今保介耕藉轉瞬即維暮之春爾歸亦又何求當省視如何新畬耳於皇來牟其時將受厥明更祈明昭上帝迄用新畬以康年因命我眾人庠乃錢罇以夏禱庶屆秋斂而徧觀銍艾也

臣工一章

噫嘻

古序春夏祈穀於上帝也

集傳此連上篇亦戒農官之辭

詩深卷二十四

三

辨義此既耕藉而祈穀亦在仲春至仲夏又大雩帝以祈穀實蓋一詩兩用也月令謂以孟春元日祈穀者秦人不配祀后稷故即以啟蟄之郊為祈穀其實啟蟄而郊告以春及而將有事於耕也郊而後耕脩人事也耕而後祈人事脩乃俟命於天未耕而祈非禮也月令孟冬祈來年於天宗蓋來牟之誤觀季春又為麥祈實可以見之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成王周以穡事成王也昭假指春郊言之烝民言昭假於下商頌言昭假遲遲皆事天也集傳謂猶言格汝眾庶諛矣率是農夫耕藉以率之也耕藉則庶人終畝由是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蓋上率之下亦服之集傳以亦爲皆服非也十千維耦正羨一萬人也詳具載芟○此春夏所穀於上帝之樂歌言噫嘻我先人以穡事成王業既昭格爾於郊祀遂親耕以率是農夫使播厥百穀由是駿發爾之私田終三十里亦服爾耕而十千維耦之並出能無所於降

詩深卷二十四

五

康平

噫嘻一章○千井之私田八十萬畝積之方三十里集傳謂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由誤解野外九一國中十一之義其略已見采芑蓋孟子言必自經界始卽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也春秋傳曰井衍沃以田言之三農稼穡以生九穀也牧隰臬以萊言之園圃樹藝以毓草木也大司徒以室數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萊在其中故遂人之頌

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大司馬令賦上地食者三之一萊一田二也中地食者半田萊各半也下地食者三之一萊二田一也田供食萊供用田萊必相兼則井牧不相離矣遂人頌田里餘夫亦如之者餘夫授田皆二十五畝設以一夫之廛田萊頒餘夫亦辨地之上中下而四分以授之頒以一井八夫之數則三十二分以授之使同養公田四人承十畝之稅三十二人承八夫之稅其他征役倣

詩深卷二十四

五

此萊以毓草木如漆麻棗栗薪蒸之類數口之家非此無以給用而按畝計算樹藝不如稼穡之利大約上萊五十畝中萊百畝下萊二百畝俱當田二十五畝合八夫之萊當一夫之田載師掌其任土之法而園稅出焉天子供官之百里曰國中以廛里任其地卽夫一廛也以場圃任園地卽萊地也其餘王之宅田士田賈田在近郊官田牛田賞田牧田在遠郊公邑之田在甸所謂千里之內以爲御也郊甸以外皆卿大夫士之采地家邑之田曰稍小都之田曰縣大

都之田曰置而載師以廩里場圍任其地者悉如國中蓋其任地之法國中五畝之宅無征其園地每廩二十而一近郊之園每廩十一遠郊之園二十而三甸稍縣都之園皆無過十二唯其閒漆林之征二十取五至於宅之無征均無異於國中所謂廩無夫里之布也田萊之列於九賦或國中或四郊其待用之同而田賦供九穀廩人倉人掌之萊賦貢草木若麻纓漆絲之類大府內府掌之其計皆總於司會也授田萊之法方里而井上地四旁各附園地三畝得萊

詩深卷二十四

五

四百畝每夫五十畝中地四旁各五畝七步得萊八百畝每夫百畝下地四旁各十畝得萊一千六百畝每夫二百畝廩居中公田次之私田又次之萊在其外此井牧之大略也孔子曰周制三百步爲里千步而井三蓋兼上地之田萊計之三井之地千有八十步每井而埒之故十夫有溝埒三而矩以方之故四井爲邑由是五十里而都封則六百二十五邑百里而有國則二千五百邑讀家語者以千步而井爲句其語遂不可曉轉疑文必有誤不亦舛乎所謂必自

經界始者經其遂溝洫澮之域以爲界也凡水之行於地中源有近遠流有分合勢有淺深行有緩急道有迂直時有長消歲有旱澇唯因勢利導則蓄洩可資而斷難強水以就吾井牧是故遂縱溝衡因而洫縱澮衡遂衡溝縱因而洫衡澮縱何也坤輿大勢水歸東南聖人則之以作溝洫南其畝者水經北入東其畝者水經西入其制總田八萊二之稅曰十夫夫閒既有遂矣必有溝以納遂之流溝長十井所謂井十爲通也其閒埒以井之十夫則上溝下溝遞相承

詩深卷二十四

五

至於百夫又有洫以納溝之流洫長十里所謂方十里爲成也其閒埒以通之百夫則上洫下洫遞相承至於千夫又有澮以納洫之流澮長百里所謂十成爲終也其閒埒以成之千夫則上澮下澮遞相承至於萬夫乃專達於川矣由一澮至十澮廣長皆百里故曰方百里爲同閒之澮各載其名亦以名其鄉與遂縣與都也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禹貢之導眾水鉅細弗齊皆自山出昫昫原隰乃在其下雖大若江淮河漢總曰百川地險而非人力也

人力所營務順地防行所無事逞智則鑿執一則拘故古聖王必盡力焉集傳以爲萬夫之地四旁有川是置方三十三里有奇之地於中四面繞之以川如洲如渚每川如此不但國之中地脉斷塗軌絕且兩縱兩衡水由何來由何往其解萬不可得而通矣經界既正井牧以定因之以任地事令貢賦及凡稅斂之事必於居民之所聚則始於四井爲邑蓋東作則於中田之廬秋成則入邑中之宅故五畝之宅田邑各半凡司稼辨種種之種周知其名與所宜地以爲

詩深卷二十四

三

法每歲懸於邑閭以示之以年之上下出斂法亦於邑以時催徵之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雖度地居民所聚有眾寡不過卽邑之規制以擴之耳因之國中六鄉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四郊立六遂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鄼五鄼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鄉遂雖異名所以度地居民者無異於邑邱甸縣之法也由是稽其人民之數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故其制軍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

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每鄉一軍每遂亦一軍甸邑采地或師或旅各以其地與民制之每邑三十二家制以爲比爲鄰爲伍之法六分五家而餘其二所以備舍也卽如國中方百里共二千五百邑以家一人制六軍用七萬五千人每邑餘二家得五千家凡有征役小司徒稽其貴賤老幼廢疾之當舍者卽於斯權之凡此者王畿如是侯國倣之然則均此井牧而必差以國中郊甸縣都又鄉遂異名官職異號者曷故哉王者居中馭外以邦畿爲本型

詩深卷二十四

三

家教國以六鄉爲基故國中者建極之根本服其水土親其九族享其九廟卜其百世興其賢能施其政教於此焉在荒政所聚保息所養本俗所安三物所教入刑所糾五禮六樂所防於此焉先故風化之流行始於鄉人溢於郊甸漸於都鄙而後足以四達於邦國是以惟于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六官中諄復言之昔公劉遷豳瞻彼溥原則于時處處古公遷岐周原膺膺則築室於茲先儒乃謂國中地狹難以井授毋亦未之思歟

振鷺

古序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集傳此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

辨義此篇次於噫嘻豐年之間亦同諸侯來助春郊之祭者二王之後於周為客故仲春祈穀之後然後遣歸觀有客之信宿授絜可見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斃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鷺水鳥春分時來在田澤閒秋分時去此詩正春分

詩深卷二十四

三

時也西雝辟雝在西郊也戾止館之於此也○二王之後來助春郊之祭而歌此於廟以遣歸言當振鷺于飛于彼西雝之時我客戾止於此其威儀亦有斯脩潔之容是其平日在彼既能無惡而久留在此又能無斃惟願旋歸之後庶幾夙夜自愛以永終斯譽於不衰耳

振鷺一章

豐年

古序秋冬報也

集傳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也

辨義祭法王自為立社曰王社即周禮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因以名其野與其社是也夏以松殷以柏周以栗指此言之甸師掌耕耨王藉同姓有罪則死刑焉故古者戮人於社亦指此言之非右社也古之能平九土殖百穀者曰田主亦曰田祖天子為藉於南郊王社在焉祀神農為田主尊曰先嗇以司嗇從祀百辟之有益於民者曰司嗇侯社主之大

詩深卷二十四

三

夫以下成羣置社祀卿士及古田畷之屬亦如五嶽視三公則大夫不得旅各循其分也唐人稱古者鄉先生死而可祭於社指置社言之耳籥章之職國祭蜡吹豳頌序言冬報即大蜡以報嗇禮言豳頌即指此詩此序兼言秋報而籥章止云祭蜡非其所掌與豳雅一例也但甫田大田一祈一報詩文甚明今噫嘻祈上帝而無報豐年報先嗇而無祈何哉諸侯祈年則御田祖以祭於國社天子祈穀則以先嗇從祀於上帝不復以后稷配之蓋后稷當夏殷之世其祀

不過司嗇周人王祀稷爲太祖三年祫五年禘四時  
孝享又於每歲孟春郊祀配天則並不稱先嗇尊祖  
也田主神農卽月令所稱其帝炎帝乃周禮五帝之  
一故春夏所穀從祀上帝重農也至於冬至郊天特  
祀以報本不得以先嗇與之所以另有豐年之詩郊  
特牲郊之祭大報本反始蜡之祭主先嗇而祭司嗇  
祭百種以報嗇此冬至報天十二月報嗇之明證則  
秋報之主先嗇明矣聖王之制祭祀法施於民及能  
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報功也然而凶荒殺禮八蜡

詩深卷二十四

靈

不通裁之以義也若夫祀之有所有報聖人不敢以  
施於天祖誠以恩深罔極故窮則呼天疾痛則呼父  
母皆人之至性所發設有功則報勢必無功則不報  
豈事天祖之道乎至於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  
道宗廟祀先所以厚人道報本非曰報功不以年之  
上下爲豐殺是故社祭土主陰氣以祀地言之家主  
中霽國主社曰示本亦以土神之之此其尊天親地  
敘民美報邱乘供粢盛爲社事單出里爲社田國人  
畢作亦如郊之祭以大報本反始言之與田主之社

不同故社有四義焉一曰祀地天子主之二曰社稷  
達於諸侯三曰中霽達於大夫四曰田主達於庶人  
又按順成之方其蜡乃通大抵命侯社置社皆飲酒  
勞農以休息之其侯社之樂歌亦止用大田不同於  
天子之頌自魯人郊祀后稷則思文噫嘻豐年皆借  
用之此孔子所以與於蜡賓而嘆其春秋書郊亦有  
正月四月五月九月不一也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  
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詩深卷二十四

靈

此秋冬報先嗇之樂歌言豐收之年多黍多稌我因  
之亦有高廩萬億及秭以之爲酒爲醴自烝畀祖妣  
而外又以周洽於百禮神之降福洵孔皆矣  
豐年一章○此上五篇皆本農事故彙載之  
有齊

古序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集傳序以此爲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

辨義旣曰合乎祖則此爲禘祭之樂歌無疑必言始  
作樂者兼發詩意也蓋周公成文武之德始作樂而



從奏之簫管因之以備舉但聞金奏作而嗶嗶厥聲  
八音諧而肅雝和鳴先祖庶幾是聽矣即我客戾止  
者亦永觀厥奏之成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靴  
磬祝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嗶嗶厥聲肅雝和鳴先祖  
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詩深卷二十四

三

合乎祖因爲此詩以告成功於神故篇中敘樂獨詳  
使第書合祖則讀者於先祖是聽一語之外不知其  
諄諄於樂之爲何故矣

有瞽一章○那曰我有嘉客亦不夷憚有瞽曰我客  
戾止永觀厥成與韶舞之虞賓在位同意蓋樂以昭  
德故能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舜以匹夫受天下於堯  
湯伐夏武代商皆以征誅得之前代帝王之胄降爲  
藩臣相與奉璋助禩聞樂聲之和奏而無纖芥不平  
之意非甚盛德孰能臻此乎

潛

古序季冬薦魚春薦鮪也

集傳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

寢廟季春薦鮪於寢廟此其樂歌也

猗與淙淙潛有多魚有鱸有鮪鱓鱣鯉以享以祀以

介景福

潛當主集傳或曰藏之深一說爲精若作慘解之則

蘊義淺薄矣○此季冬薦魚春薦鮪之樂歌言猗歎

淙淙之水其中潛有多魚今以時取之有鱸有鮪鱓

詩深卷二十四

三

鱣鯉奉之以享以祀庶幾以介景福也

潛一章○周頌至此天地位萬物育氣化人事交際

其盛當合魚麗觀之若視爲寢廟薦新之故事豈誦

詩達於政之訓歟

雝

古序禘大祖也

集傳此武王祭文王之詩

辨義漢以來議禘禘者不一說而三年禘五年禘不

王不禘則百家無異議周至武王始王天下周公相

成王制作禮樂合萬國之歡心舉行禘祭故推本王  
功而曰假哉皇考綏子孝子也太祖后稷也生民之  
祖也其所自出帝嚳也以其祖配之文王也祭法王  
周祖文王受命之祖也禘嚳因及姜嫄配以太姁故  
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議者或稱禘小禘大或稱禘  
不及羣廟之主或稱以其祖配即指后稷揆之以禮  
是皆不然設禘果不合羣主是五年屆期設嚳主於  
稷廟以祀之而各廟仍如時祭常儀耳禘禮之大三  
代重之孔子稱之在苟簡若是且嚳稷父子也庶人

詩深卷二十四

禘

燕賓猶知父子不同席曾聖王追遠事死如生而特  
制子配父食之禮乎孔氏安國曰禘禘之禮爲序昭  
穆毀廟及羣廟主皆合食於太廟由是觀之禘必禘  
而禘不禘此大小所由分也禘者合也合十數代之  
祖孫父子於太廟羣昭羣穆太祖至尊餘皆合食於  
其前親親也由是達於諸侯及其太祖達於大夫及  
其始祖焉禘者帝也惟王者體太祖敬所尊之志以  
祭其所自出故嚳稷分昭穆受享羣廟毀廟亦合食  
於前而又於其中尊功德最盛之文王以配嚳此則

親親而寓崇德之意惟王故禘惟德故王仁率親義  
率祖厥旨深遠矣長發乃商人大禘之詩一章之左  
王太祖也二章以下詳述湯功與皇考昌後之旨一  
也契之後十三傳至湯而獨稱相土烈烈尊相土以  
配嚳與右烈考一也彼稱有城此言文母義互見也  
彼云降于卿士此云宣哲維人皆以功臣從享言之  
也

有來雖雖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子孝子

詩深卷二十四

旱

宣哲維人文母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  
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宣哲維人如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是也  
烈考文王也祖有功故稱烈考曰烈考曰文母爲武  
王稱之敬其所尊也細玩其文意自見○此禘太祖  
之樂歌言有來雍雍至止肅肅者相祀維辟公也而  
天子之容尤穆穆然深遠矣於乎當正薦廣牡之際  
合歡心以相予肆祀昔假哉皇考之功有以綏子孝  
子也蓋同其心德則宣哲維人作之君師則文武維

后是用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俾  
奉茲大祭既右烈考以配饗亦右文母以配姜嫄也  
雍一章○此上三篇大則禘禘小則薦魚又在時祭  
之外故彙載之昔魯二家以雍徹其用頌於失所之  
中又失所矣若謂此詩乃徹祭所歌亦名爲徹則鄭  
箋之沿誤實甚按周禮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正  
以時祭羣廟及禘禘太祖各有詩歌如清廟祀文執  
競祀武初獻歌之徹俎亦歌之禘以雍獻亦以雍徹  
但及徹則鐘鼓送尸於是樂師帥學士以歌徹在樂

詩深卷二十四

聖

工既得代匱而有事爲榮亦以逮賤也使雍詩專爲  
武之祀文而周禮之歌徹卽此詩則羣廟皆有徹俎  
樂師之帥學士以歌者何獨文廟亦如歌於羣廟則  
祀文之詩奚取於羣廟之堂乎

載見

古序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集傳此諸侯助祭於武王廟之詩辨說序以載訓始  
故云始見恐未必然也

辨義率見昭考經文甚明非指載見爲始見也後代

人臣受恩先帝其以事入覲每多請謁陵廟皆臣子  
之至情不容自己者諸侯佐武王平定四方列爵分  
土今廟成升耐侯氏以時朝覲於王稟請法度因率  
之以見廟而歌此詩烈文辟公卽前王不忘之意以  
孝以享以月祭之禮行之也凡宗廟之樂歌所以告  
神明至於羣后助祭皆臣分之常序爵序事在侯氏  
宜以與祭爲榮集傳乃謂烈文之錫茲祉福子孫保  
之出自諸侯之惠雍之廣牡又薦自諸侯之手此之  
綏多福緝熙純嘏亦云歸德於諸侯是天王祭其宗

詩深卷二十四

聖

廟盟薦不由己錫福不在神而光榮悉生色於侯氏  
天子若寄生焉何異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孔子曰惟  
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况于祀祖乎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儻革有鶴休  
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  
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於純嘏

辟王成王也○武王既耐諸侯來朝者王率之以見  
廟而歌此言其以時載見辟王者曰求厥章也但見  
龍旂陽陽和鈴央央儻革有瑋路車乘馬之所由來

休有烈光矣爰率之見于昭考以孝以享庶幾以介  
眉壽使我永言保之思皇多祐凡茲烈文辟公亦得  
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也

載見一章

有客

古序微子來見祖廟也

集傳此微子來見祖廟之詩

辨義此亦既見廟而遣歸所作詩辭甚明序特提其

綱耳

詩深卷二十四

聖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  
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  
淫威降福孔夷

淫威淫降威也○微子來見祖廟而歌此以遣歸言  
其始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而來威儀則有護有且之  
敬慎左右則敦琢其旅以率從也既至之後有客宿  
宿有客信信猶恐其遽去也言授之縶以縶以馬焉  
今其行矣爰薄言追之命左右綏之曰逆天者既有  
淫威順天者降福孔夷威福惟人自召豈或濫哉

有客一章○此上二篇皆見廟所作與助祭不同故

彙載之昔商將淪喪箕子詔微子出迪欲其存此身  
為宗祀遠計故曰王子弗出我乃顛隳而孔子仁之  
及武庚叛而商祀岌岌矣微子之命冒之盛德也微  
子處此殆有不安於心者故以降威降福之理告之  
蓋曰遏惡揚善我惟順天休命不以私意與也其至  
誠待物則一哉王心至公無我則大哉王言非周公  
孰能作之

武

詩深卷二十四

四

古序奏大武也

集傳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首章也大武周公象武  
王武功之舞歌此詩以奏之禮曰朱干玉戚冕而舞  
大武然傳以此詩為武王所作則篇內已有武王之  
諡而其說誤矣

辨義有瞽序云始作樂即此樂也但彼乃禘祭之升  
歌此則奏大武之樂章故另次于此今按春秋傳敘  
楚子引詩首云武王克商作頌其辭則時邁也次云  
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此詩也再云其三賚也

再云其六桓也未指此詩爲首章克商作武雖時有  
先後其事相因傳豈不知武之爲諡乎但大武自始  
出至六成而止桓旣爲六章則此云卒章者終章之  
句也凡作樂象功詩言其事琴瑟以歌之在於堂上  
舞象其事笙鏞以奏之在於堂下將奏其舞必先歌  
其詩故曰奏大武也凡觀樂者旣聞歌以知其志又  
觀舞以察其容若左傳敘季札觀樂歌與舞判不相  
屬其妄甚矣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

詩深卷二十四

罍

殷遏劉耆定爾功

此奏大武之升歌言於皇武王無或強之者維武烈  
蓋允文文王旣克開厥後及嗣武受之遂勝殷以遏  
劉而致定乎爾功矣

武一章

閔予小子

古序嗣王朝於廟也

集傳成王免喪始朝於先王之廟而作此詩也

辨義此蓋朝祖時命工歌之琴瑟以詠而不用鐘鼓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  
茲皇祖陟降庭止惟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  
思不忘

永世克孝以續緒言皇王以付受之重大言○成王  
旣免喪朝於廟而歌此以告祖言閔予小子遭家不  
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之續緒旣永世克孝矣我惟  
念茲皇祖之神時時陟降庭止庶幾惟予小子之心  
夙夜無不敬止於乎皇王之業遺大投艱予小子繼  
序思不忘也

詩深卷二十四

罍

閔予小子一章

訪落

古序嗣王謀於廟也

集傳成王旣朝於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羣臣之意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  
猶判煥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  
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將扶也陟降承上下言之○旣朝祖而謀於廟又歌  
此詩言今日訪予始政必能率是昭考於乎其程悠

哉朕之征邁未有艾也卽扶予就之正恐計猶判渙况維予小子不堪家多難其惟紹庭訓於上下以陟降行事於厥家或可率休矣皇考之德以保明其身乎

訪落一章

敬之

古序羣臣進戒嗣王也

集傳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

辨義當日歌此詩於廟一進戒一受戒必有行事之

詩深卷二十四

聖

儀式與歌節合誦之自見

敬之敬之天維顯斯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

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

於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既謀而羣臣進戒王拜受之又歌此詩羣臣進戒曰

敬之敬之天維顯斯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爾身

陟降以行厥事天皆日監在茲也王遂拜受之曰維

予小子不聰敬止自今聞戒庶幾日就月將俾學有

緝熙於光明更望熙是仔肩之重常示我以顯德之

行而勿倦也

敬之一章

小毖

古序嗣王求助也

集傳此亦訪落之意

辨義訪落是謀脩身之實學求助是濟目前之事勢

其文意各別顯而易見也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拜蜂自求辛螫允彼桃蟲拚

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詩深卷二十四

聖

既受戒而求助又歌此詩言予其懲前而毖後患凡

事莫似予之使蜂竟自求辛螫也蓋其始信彼為桃

蟲耳今乃拚飛而維鳥現在未堪家多難茲予又集

于荼蓼羣臣其何以助我乎

小毖一章○此四篇皆免喪朝廟而作故彙次於此

讀詩者皆知拜蜂求螫以比武庚又云作小毖時管

叔已誅不思東征有三年自武崩至免喪二十七月

之中如之何已誅管叔况予又集于蓼其為蠢動方

始灼然易見苟知免喪時武庚始叛則鳴鴉金滕諸

事情皆在東征之前既可不辨自明即大誥所云羣臣皆反曰艱大民不靖亦惟在王宮邦君室其情事均可想見而此詩非泛然作之矣尤須玩其語語歸過於已若三叔監殷成王始為之而不由於昭考其立言極醜摯而有體要也

載芟

古序春藉田而祈社稷也

集傳此詩未詳所用然辭意與豐年相似其用應亦不殊辨說兩篇未見其有所報之異

詩深卷二十四

巽

辨義此篇祈下篇報詩意甚明社土神稷穀神土爰稼穡厚生之本與祀后土以為社祀柱棄以為稷而樹主於野者不同祭法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即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考工記所謂右社郊特牲所云國主社示本也天子祭天地噫嘻曰十千維耦者萬夫也天子祈上帝則歌之非諸侯所敢用百里之國君祿三萬二千畝次小者遞殺其制祿雖豐取諸三千餘室而足不能逮於萬夫之奉諸侯祭社稷甫田曰歲取十千者千夫也諸侯祈社稷則歌之非卿大

夫所敢用大國之卿田祿三千二百畝下此者遞殺其制祿雖豐取諸三百餘室而足不能逮於千夫之養此云千耦其耜下云以開百室社稷之祭卑於上帝而達於諸侯故下不可僭上而上能兼下至於犧羊特牡其分亦復截然以別尊卑以秩祀典雅頌所以各有其所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有嗇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土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

詩深卷二十四

至

傑厭厭其苗絲絲其庶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百井有滄總田萊之稅曰千夫以上中下三家之可任者為率正羨二千人故曰千耦千井有川可以類推耘者除草本根株播穀尚在下文集傳以為去苗閒草誤也隰萊地也畛田畔也媚依彼此慰勞若冀缺之相敬如賓也絲絲其庶以上是春時事自載穫以下皆祈年之正文○此春藉田而祈社稷之樂歌

言載芟其草載柞其木其耕土乃澤澤而解散矣由是千耦其耘以除根株或徂隰或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莫不並出故飲食之聲有嗷其饁耕者思媚其婦饁者有依其土而治田之人力盡矣由是有略其耜俶載南畝而播之既播厥百穀其實函土氣而斯活但見驛驛其達而苗生或有厭其傑而先長至於厭厭其苗則生長皆齊因之絲絲其庶則苗閒草淨而種殖之人力又盡矣所祈者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以之爲酒爲醴自烝畀祖妣

詩深卷二十四

五

而外又以洽於百禮燕賓則有飶其香者邦家之光也養老則有椒其馨者胡考之寧也凡此所祈匪此有此匪今斯今神之佑我振古卽如茲矣

載芟一章

良耜

古序秋報社稷也

集傳或疑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卽所謂幽頌者其詳見於幽風及大田之末亦未知其是  
否也

辨義凡因農事而作者大振皆爲幽頌但用之各有其所耳

畀畀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釀伊黍其笠伊糾其縛斯趙以媻茶蓼茶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捭捭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榆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惇牡有捭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茶蓼朽黍稷茂是盛夏時事穫之以下則秋收也百室百夫也○此秋報社稷之樂歌言畀畀良耜俶載

詩深卷二十四

五

南畝而穀播矣播厥百穀實函斯活而苗生矣婦勤於饁則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釀伊黍也男勤於畦則其笠伊糾其縛斯趙以媻茶蓼也迨茶蓼朽止則黍稷茂止爰是穫之捭捭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榆以開百室而入之今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敢用殺是惇牡有捭其角之周正竭誠奉祀以似以續續古之人所以報神功而興嗣歲也

良耜一章

絲衣



古序釋賓尸也

續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集傳此亦祭而飲酒之詩

辨義釋明日又祭也賓尸即又祭之事也故卿大夫之與正祭同日者止謂之賓尸天子諸侯之明日又祭者乃謂之釋賓尸讀此序則知釋賓尸不得割為二事讀此詩及儀禮有司徹以下可知賓尸不得混為燕尸蓋大雅之公尸燕飲又在賓尸之後亦惟天子之賓尸燕尸乃各有樂歌耳

詩深卷二十四

羣

絲衣其紕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鼐兕觥其觶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此釋賓尸之樂歌言士之將事也冠服則絲衣其紕而鮮潔載弁俅俅而恭順視濯則自堂徂基以告具視牲則自羊徂牛以告充舉鼐則鼐鼎及鼐以告潔由是奉兕觥其觶然酌旨酒而思柔克惟不誼吳不侮放則神錫以胡考之休矣

絲衣一章○此上三篇社稷小於郊廟釋賓尸輕於

正祭故又彙次於此

厲象太公之志即詩中是用大介實惟爾公允師之意是謂始而北出也然後堂上閒歌桓舞者作戰勝及諸侯奉武為君之象即詩中克定厥家皇以閒之集傳此亦頌武王之詩

辨義武以奏大武堂上之升歌如燕樂有鹿鳴之三也升歌畢堂下奏樂舞者序立於綴遲之又久不出以作待時事之象其樂聲與舞人久待之節相應亦如笙奏南陔白華華黍之舞也然後堂上閒歌酌舞者出於綴一人總千山立象武王之事其餘發揚蹈

詩深卷二十四

羣

酌

古序告成大武也

續序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之意是謂再成而滅商也然後堂上閒歌賚舞者作已下車未下車列爵分封之象即詩中時周之命之意故序言大封於廟春秋傳言其二是謂三成而南言武由朝歌至洛自北而南也然後堂上閒歌般舞者作疆理田里之象疆里必表山河為界即詩中高山翁河哀時之對之意是謂四成而南國是疆也然

後堂上再歌酌此時武樂將畢舞者左右行列俱坐  
故記曰武亂皆坐以象周召之治亦即爾公允師之  
意是謂五成而分周公左右也然後堂上再歌  
桓舞者仍前序立於綴作投干蚺甲垂拱脩文之象  
亦即皇以閒之之意是謂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故春  
秋傳亦稱其六此與堂上閒歌魚麗三篇笙奏以舞  
由庚崇邱由儀又相似也然則其舞必有名義如南  
陔之類按左傳稱金奏肆夏樊遏渠射禮稱下管新  
宮祭統稱舞莫重於武宿夜疑樊遏渠三者皆大武

詩深卷二十四

姜

六成之舞名故晉人金奏肆夏遂奏樊遏渠之舞新  
宮亦舞名故射則堂下以管奏之凡奏樊遏渠及新  
宮諸舞即各依閒歌之聲調爲節故其閒歌亦或稱  
新宮而宋公賦之惜樂譜既亡其次序莫可考耳序  
於桓書講武類禡般書巡守祀嶽瀆蓋一詩兩用如  
與賢得賢之例武序於前酌四篇序於後亦如鹿鳴  
魚麗諸篇或在常棣前或在杕杜後蓋其所取義者  
序詩非以序樂以正樂又自有譜也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躋

躋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造猶作也爾公允師猶言維師尚父也○此蓋大武  
始而北出之閒歌其五成亦歌之故序書告成大武  
也言於鑠王師前此遵養時晦今時純熙矣是用大  
介蓋作周之命我文考既寵受之故躋躋王功之造  
載用有嗣亦實維爾公之左右厥辟允堪師保耳  
酌一章

桓

古序講武類禡也

詩深卷二十四

姜

續序桓武志也  
集傳此亦頌武王之功  
辨義類禡於上帝惟天子親出講武乃歌之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土于以四  
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閒之  
此蓋大武再成之閒歌六成復綴亦歌之而又用於  
講武類禡也言伐暴以綏萬邦屢獲豐年皆由天命  
匪懈故桓桓武王保有厥土于以寵之四方克定厥  
家於昭于天革殷命而皇以代之也

桓一章

賚

古序大封於廟也

續序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集傳此頌文王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三章始三成而南之間歌故

序云大封於廟也言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是文

詩深卷二十四

焉

德之繹思在人者故我之徂征維求天下之大定今

則分土列爵時周之命矣於乎尚其繹思勿忘也

賚一章

般

古序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集傳言美哉此周也其巡守而登此山以柴望又道

於河以周四嶽

辨義郊特牲云天子適四方先柴謂燔柴以告天也

其望秩於山川則望祀四嶽河海也此詩不以祀天

而集傳兼柴言之誤矣况時邁既兼柴望何以又用

此詩蓋望秩是天子燔柴時望祭之陪祀上帝也此

則各遣官至其地而祀之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

詩云奠時之對時周之命其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凜

然有震疊之義矣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哀時之對時周之命

允信也猶謀也翕合也○此蓋大武四成而南國是

疆之間歌其巡守而遣祀四嶽河海亦歌之也言於

詩深卷二十四

焉

皇時周巡守而陟其高山則墮山之狹而長者喬嶽

之高而大者無不周宣佈允猶則翕於河之行遠而

不失其信是以敷天之下哀時之對皆時周之命也

般一章○集傳般未詳竊謂古字般與班同然則始

而北出其民簞食壺漿以迎故酌者酌酒犒師之義

也此則南國是疆其或取班布爵命於人神而名之

歟

周頌三十一篇○伐崇作豐之日雖未稱王而四方

攸同王后維翰故克商歸豐率庶邦豕君受命於其

廟清廟祀之明其誕膺天命撫有方夏也維天之命以告太平明其大勳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也維清以奏象舞又明文王受命有此武功予克受非予武也是故周祖文王尊有功也及成王卽政烈文以命助祭之諸侯其時六服口流周公相之制禮作樂天作以祀先王先公昊天有成命以郊祀天地明堂配帝有我將以昭文典之式刑告祭柴望有時邁以著天子之巡守武王既耐有執競以明三后在天王配于京之世德所以成文武之德者至矣周以農事開

詩深卷二十四

季

國始於后稷於是啟蟄之郊歌思文以配天而諸侯以其職來祭者臣工以遣之春夏之祭歌噫嘻以祈穀而二王之後來助祭者振鷺以遣之其秋冬又有豐年以報先嗇所以無忘稼穡之功者至矣至於時祭之外三年禘歌有瞽冬春薦魚則歌潛五年禘則歌雍所以報本追遠者無所不用其極矣其間武廟初成諸侯始見而載見作微子初封來見祖廟而有容作昭德象功舞大武以享先祖而武作或一用或常用無非有事於宗廟也嗣王既免喪閔予小子以

朝於祖訪落以謀於廟敬之以進戒小愆以求助無非敬畏於天祖也由郊廟以及社稷載芣良耜之祈報是也由正祭以及釋祭絲衣之賓尸是也由升歌以及闕歌始出歌酌五成亦歌之告成大武也再成歌桓六成亦歌之又用於講武類禡也三成歌賚大封於廟也四成歌般又用於巡守以祀四岳河海也讀者必遵序以求之則周公之所作孔子之所次庶幾不蕪沒於眾說云爾

詩深卷二十四

卒

詩深卷二十四終

詩深卷之二十五

巴陵許伯政著

魯頌

鄭譜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庭氏亦居茲乎在周公致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魯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間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坵野尊賢祿士修泮宮守禮教僖十六年冬會諸侯於淮上謀東略公遂伐淮夷

詩深卷二十五

二

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又脩姜嫄之廟至於復魯舊制未徧而薨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勳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問者曰列國作詩未有請於周者行父請之何也曰周尊魯巡狩述職不陳其詩至於臣頌君功樂周室之間是以請焉周之不陳其詩者為憂耳其有大罪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亦示覺焉

集傳魯少皞之墟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成王以封

周公長子伯禽今襲慶東平府沂密海等州即其地

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故賜伯禽以天子

之禮樂魯於是乎有頌以為廟樂其後又自作詩以

美其君亦謂之頌舊說皆以為伯禽十九世孫僖公

申之詩今無所考獨闕宮一篇為僖公之詩無疑耳

夫以其詩之僭如此然夫子猶錄之者蓋其體固列

國之風而所歌者乃當時之事則猶未純於天子之

頌若其所歌之事又皆有先王禮樂教化之遺意焉

詩深卷二十五

二

則其文宜若猶可予也况夫子魯人亦安得而削之哉然因其實而著之而其是非得失自有不可掩者亦春秋之法也或曰魯之無風何也先儒以為時王褒周公之後比於先代故巡守不陳其詩而其篇第不列於太師之職是以魯宋無風其或然歟或謂夫子有所諱而削之則左氏所記當時列國大夫賦詩及吳季子觀樂皆無曰魯風者其說不得通矣辨義詩之有頌王者所以交於神明雖繼體之王苟無不祧之德猶不能有矧魯侯國也其君惡得而作

頌僖公生君也其臣惡得而頌之孔子魯人故序詳變風變雅之所由作而不及於頌然以爲沒其實則無以垂鑒後世爰次魯於商周二代王者之間以著其僭而讀之者可卽此以觀世變矣此春秋之志也

駟  
古序頌僖公也

續序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於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

詩深卷二十五

三

集傳此詩言僖公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故美之辨義周首清廟祀文王也商首那祀成湯也未有以頌書者於此書曰頌僖公則魯以侯氏而竊王者祀神之大典施諸考牧其罪不待貶滅而自著蓋後世生人之有頌作備於斯矣續序淺陋固不足以知此但所云行父請命史克作頌之說或有所傳耳漢人止見行父史克之見於春秋一在文公六年一在文公末年遂謂魯頌作於僖薨之後曾不思有飮曰自今以始歲其有泮水曰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闕宮曰

既多受祉黃髮兒齒其非追頌之辭灼然易見也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有駟有駟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有駟有駟以車繹繹思無斃思馬斯作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有駟有駟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詩深卷二十五

四

夏官校人邦國六閑馬四種大抵朝祀所乘尙其色彭彭容力俱盛也故曰斯臧戎事齊力伾伾任重多力也故曰斯才田馬駑馬皆宜齊足而齊足又有疾行健行之別繹繹者行不停蹄易所謂作足故曰斯作田事宜之祛祛疆健貌行地無疆故曰斯徂役事宜之○僖公考牧而其臣爲之作頌言駟駟牡馬牧於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皇有驪有黃以之駕車彭彭然容力俱盛惟我公思無疆故思馬斯臧也餘倣此

駟四章

有駟

古序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集傳此燕飲而頌禱之詞也

辨義此燕飲之詩而魯人謂之頌正以在公明明頌其臣有道也有穀詒孫子頌其君有道也實有之歟文武為君周召為臣不敢自詡其美未之能行而美諸形容歟臣以頌於君是謂面諛况其臣兼以自頌歟僖公在位三十三年稽春秋所書未有善狀昔夏

詩深卷二十五

五

父弗忌將躋僖公展禽譏其犯順不祥僖不明而躋之亦不祥是僖之未有明德魯人已有定評惡足以稱有道且以闕宮例之此頌殆亦作於晚年其臣事之不為暫矣自今以始歲其有則前此之虛耗可知不慚而夸不懼而樂不規而諛小雅曰具曰子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魯僖之君臣乎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此序所以直誅其意也

有駟有駟彼乘皇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有駟有駟彼乘壯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有駟有駟彼乘駟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每章首二句敘來燕所乘與車鄰同意非興也鼓者鼓燕樂之舞也穀祿也○僖公燕其臣而其臣頌之言羣臣之來有駟有駟彼乘黃惟其夙夜在公在公明明而公燕之故舞羽之羣伏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以飾之雖既醉而猶言起舞于胥樂兮有駟有

詩深卷二十五

六

駟彼乘壯其平日夙夜在公今則在公飲酒故舞羽之羣作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以應之必盡醉而後言旋歸于胥樂兮有駟有駟彼乘駟其平時夙夜在公今乃在公載燕爰相與頌曰願自今以始歲其有俾君子有穀祿以詒孫子于胥樂于無已兮有駟三章○此詩氣象不但與鹿鳴迥異而亦遠不逮秦仲之有車鄰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此之謂矣

泮水

古序頌僖公能修泮宮也

集傳此飲於泮宮而頌禱之辭也

辨義建學以育材廣教而獻馘訊囚非所先務也魯人既修泮宮公臨釋菜一章始來而羣臣從之二章既至而進多士以教之三章飲酒以落之當是時其臣相與稱願宜在泮言泮乃自五章以下惟是克服淮夷獻馘訊囚津津不已獻馘則願多士桓桓以征之而不告於訕斯其功必獻馘訊囚則願厲弓矢車徒以克之而式固爾猶斯其囚卒獲又終以淮夷服而

詩深卷二十五

七

來獻之寶多然則所以修泮者雖藉口敬明其德實則修武而非修文尚刑而不尚德也所以教多士者雖藉口克廣德心實則欲其爲善戰之虎臣訊囚之士師也所以建學造士者止以服淮夷而區區欲服淮夷者利其有元龜象齒大賂南金也是謂甘言悅耳而乖於道虛美薰心以長其驕臣姑妄言之君姑妄聽之耳昔袁公問社宰我對以使民戰栗則孔子切責之宋榷欲以利說秦楚之罷兵則孟子極譏其號之不可况人臣告君而譁張爲幻至此乎序之書

法蓋曰此但頌僖公之能修泮宮也不惟無志於明德又曷嘗有志於克淮夷哉徒見其無知妄作以陷僭竊之罪而已矣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夜夜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敘

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詩深卷二十五

八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祐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訕在泮獻功

角弓其觶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斃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翩彼飛鴉集于泮林食我桑黽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



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不告于訕猶言不告敗也○僖公既修泮宮而釋菜  
遂飲酒以落之其臣爲之作此頌言思樂泮水之告  
成薄采其芹以釋奠故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  
夜鸞聲噦噦羣臣無小無大皆從公于邁也思樂泮  
水薄采其藻故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徐聞  
其音昭昭蓋既至而訓飭學子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也思樂泮水薄采其苜故魯侯戾止釋菜畢遂在泮  
飲酒以樂之羣臣相與進頌曰從茲既飲旨酒惟願

詩深卷二十五

九

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也順長道則願穆穆  
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  
烈祖靡有不孝是自求伊祐也屈羣醜則願明明魯  
侯克明其德自今既作泮宮由是淮夷攸服將見矯  
矯虎臣在泮獻淮夷之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淮夷  
之囚也虎臣獻馘如之何教茲濟濟多士克廣公之  
德心將來桓桓于征遏彼東南軍威之盛烝烝皇皇  
不諠吳不輕揚不告于訕敗則能在泮獻功矣淑問  
獻囚如之何張角弓而其健猷然發東矢而其聲搜

然驅戎車之孔博率徒御之無數既克淮夷必能問  
囚孔淑而不逆也惟式固爾猶則淮夷之囚卒獲矣  
試觀翩彼飛鴉集于泮林食我桑黹尙懷我以好音  
况憬彼淮夷之有知有不來獻其琛及其元龜象齒  
大賂南金乎

泮水八章○漢唐以下頌禱之詞大都類此

闕宮

古序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集傳闕深閉也宮廟也血清靜也實實鞏固也枚枚

詩深卷二十五

十

蕤密也時蓋修之故詩人歌咏其事以爲頌禱之詞  
而推本后稷之生而下及於僖公耳辨說詩所謂復  
周公之宇者祝其能復周公之土宇耳非謂其能修  
周公之屋宇也序文首句之謬如此而蘇氏信之何  
哉

辨義復周公之宇承大啟爾宇而言作詩者主意在  
此序故據事直書之朱子從漢人之解謂魯舊有姜  
嬭后稷之廟此詩因復修而作遂議序謬指土宇爲  
屋宇竊謂記稱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

世世祀以天子之禮樂故孟春祀帝於郊配以后稷祭統又稱成康賜以重祭外則郊社內則嘗禘皆漢人記禮者所附會何也記稱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是言周公制禮所定明堂朝見之位次故天子負斧依南向而立其來朝之三公諸侯伯子男及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九采各有位次又申之曰此周公明堂之位其文極明解者指爲成王幼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朝諸侯並稱成王賜禮樂以世祀之妄甚矣大抵明堂位自明諸侯之尊卑以下祭統自鼎有

詩深卷二十五

十一

銘以下皆漢人申以己說又雜取所聞於魯衛後世之事附會言之究與前文迥不相蒙今反覆此詩詞意考考經傳史書魯有郊禘始於僖公其事甚明無可疑者史記魯世家惠公卽位於平王三年卒於四十八年旣在東遷後矣外紀初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王使史角往魯公止之其後處魯爲墨翟之學然則惠公以前魯無郊禘况王使角往而公竟止之則平王未允其所請可見矣禮運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

也周公其衰矣是魯僭郊禘在周道傷於幽厲之後王轍已東與外紀所載無異也公羊傳昭公謂子家駒曰季氏無道僭於公室駒對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公曰吾何僭哉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使魯當開國之初受禮樂之賜於先王子孫世守則與春秋之世諸侯大夫私相僭竊者迥異駒爲魯臣祖宗故事豈不知之何得爲此言以復其君也禮諸侯不得祖天子今魯人上遯后稷所由生至於文

詩深卷二十五

十二

武無非侈陳其盛設郊禘大禮出自前王酬勳之特典寧不極意鋪張而所述成王之告叔父止云建爾元子俾侯於魯大啟爾宇爲周室輔其大啟之宇亦止云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而已左氏傳祝佗語袁弘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使之職事於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墟其言與詩所敘述相仿而皆不及郊禘則成

王無非分之賜甚明也魯自伯禽以下莊公以上誰非周公之孫承祀之君而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駢犧獨稱莊公之子爲之作頌今按春秋由隱桓莊閔至僖公三十年以前共九十二年未嘗書郊至僖三十一年四月爲始歷宣成襄定哀以郊書者遂有其九可見魯之郊禘惠公始請之至僖之末年而成之春秋所書合諸詩言肩壽保魯其時世情事無不符也昔商人爲高宗特建不遷之廟而作殷武此詩末章與殷武末章正同蓋僖公既行郊禘特建后稷

詩深卷二十五

吉

之廟故曰新廟奕奕矣斯所作其非舊有而復修之明矣然則續序云季孫行父請命於周不但請頌而并請郊禘今按隱桓莊之世經書王使至魯者歸贈一錫命一求購一求車一來聘五而魯以如京師書者絕無焉莊元年以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餘載及僖公三十年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三十一年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卽春秋所書合諸續序請命之說殆因周公來聘使公子遂隨之如周以請命既得請遂如晉者晉爲

盟主不敢不告也昔周公留相王室食采於周者亦公之子孫魯人所爲因周公以請與若然惠公請於平王而未允僖公請於襄王而事成主其事者行父助之請者周公閱奉使者公子遂作廟者奚斯作頌者史克而漢人移平襄之事屬之成康誤矣夫僖公卽能復周公之宇不足解其僭郊禘之非况頌其能復非真能復也不過飾功以掩罪實則欲蓋而彌彰古序之旨微而顯志而晦豈不與春秋之書法相表裏哉此詩分章與長發殷武同非有脫句也今正之

詩深卷二十五

商

閔宮有室實實枚枚赫赫美嫫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暹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穰稊稷救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后稷之孫實爲太王居岐之陽實始剪商至於文武纘太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駢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

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白牡駢剛犧尊將將毛包載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綬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

詩深卷二十五

五

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須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合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栢有鳥路

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僖公既僭郊禘遂作后稷之廟其臣爲之歸功於能復周公之宇而作此頌言闕宮有恤實實枚枚何由作之哉邈自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惟天降之百福使樹藝黍稷重稼穡稗菽麥以徧有下國俾民稼穡故粒食之溥有稷有黍有稻有秬無此疆爾界奄有下土纘禹治水之緒后稷之功如此后稷之孫實爲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於文武纘太王之緒致天休之屬于

詩深卷二十五

七

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爰敦治殷商之旅克咸厥功周之王天下如此我周公之相成王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魯之開國如此今則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其春秋匪懈享祀不忒者春則郊祀皇皇后帝配以皇祖后稷享以駢犧是享是宜故帝稷之降福既多而光前若此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矣及其秋而載嘗先以夏而福衡牲有白牡駢剛酌有犧尊將將味有毛包載

羹器有籩豆大房樂有萬舞洋洋由是孝孫有慶以承嘏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如日不虧如山不崩如地不震如川不騰其三卿以壽考作朋者亦受福如岡如陵也公之舉行郊禘如此惟其治賦則公車千乘備其朱英綠騰二矛重弓以之行師則公徒三萬貝冑朱紱率茲丞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乃以功告至於廟而承嘏曰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而壽考者相與爲用也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又萬有千歲

詩深卷二十五

七

眉壽無有害也公之攘夷輔周如此故以其山川土田附庸言之泰山巖巖乃魯邦所瞻惟公奄有龜蒙遯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皆魯侯之功也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惟魯侯是若也此由天錫公純嘏使眉壽保魯居常與許盡復周公大啟之宇故今魯侯燕喜下有合妻上有壽母禮羣臣則宜大夫庶士愛百姓則邦國是有其享國既多受祉又黃髮而生兒齒於是祀祖配天以行禘祭采祖來之松

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斲松栿之有鳥建路寢之孔碩以奉太祖而新廟遂奕奕壯觀矣此蓋奚斯承命所作其制孔曼且碩萬民瞻之其心莫不是若也

闕宮九章○周人禘鬯而祖文王詳見雍詩魯人既郊稷配天遂建后稷之廟因而禘稷所自出配以周公故漢人稱其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此外魯公之廟猶之文世室武公之廟猶之武世室其不祀文武者彼固自託於諸侯不敢祖天子而先公后稷未嘗

詩深卷二十五

六

遂王其號且啟蟄之郊與冬至郊天不同卽三望亦止於淮海岱宗本在魯之封內曾不思郊禘望祀皆天子之禮而魯人僭之孔子所以屢傷之也家語定公問曰古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曰萬物本乎天本乎祖郊之祭大報本反始故以配上帝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公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曰郊之祭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至於啟蟄之郊則又祈穀於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是

以不同公曰其言郊何也曰兆邱於南所以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曰其牲器何如孔子曰上帝之牛角繭栗必在滌三月后稷之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今按公首問何故郊祖配天故子以本天本祖配上帝明天道之理告之其非諸侯所敢僭明矣次問郊之莫同子又告以郊之祭本爲迎長日之至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至於啟蟄之郊則又祈穀於上帝是冬至大郊不但魯人所無而天子亦不以祖配矣二者皆天子之禮魯無冬至大郊之事而又

詩深卷二十五

九

兆邱於南祀稷配天名雖託於降殺禮實僭擬天子聖人之言辭不迫切而義極嚴正如此公又問天子之郊其禮儀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天子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廟宮卜之曰王親立於澤宮以聽誓既卜獻命庫門之內將郊天子皮弁以聽報郊之日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入國門汜埽清路行者畢止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蓼象天乘素車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以日月既至泰壇王脫裘服衮以臨燔柴戴冕藻十有二旒凡此皆冬至大郊之禮魯人所無故此

詩止言龍旂承祀六轡耳耳乃漢人附會於明堂位之下稱成王賜魯君孟春乘大輅戴弧鞞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而集傳亦節取其略豈不舛哉又按時祭有四而三年祫五年禘之在何時當以王制爲主凡當祫之年天子春祠則植而不祫夏則先祫後禴秋則先祫後嘗冬則先祫後烝蓋三時各增一祫祭矣禘必兼祫其禮亦倣此諸侯無禘祭而得祫祭故春祠亦植祭惟夏禴一植又一祫秋則即以嘗爲祫冬則即以烝爲祫詩言秋而載

詩深卷二十五

三

嘗蓋卽嘗祭爲禘祭不純乎天子也但魯以周公爲太祖當祫於其廟祫稷已非而禘嘗則尤非且諸侯五廟魯公武公安得有不祧之世室春秋書成公五年二月立武宮是前此已入祧廟至是又踵僖公之僭而託於鞍功以立之亦行父爲之主噫魯有郊禘始於惠而成於僖然則宰讓請命於前行父請命於後皆周公之罪人也仲子以手文爲夫人而有三桓季友卽以手文爲世卿而專魯政皆妖孽之先見者也案僖公元年公子友獲莒挈賜以汶陽之田及費

季孫始此四年冬公孫茲帥師侵陳叔孫始此十五年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孟孫始此是三家以軍功爲世卿皆始於僖詩稱三壽作朋卽指三桓蓋僖公首僭郊禘故此詩鋪敘其功而三桓亦以功臣從享於大禘試卽魯人之逆祀躋僖及桓僖親盡不毀參觀之其情事昭然矣又按致新死者之主於廟亦曰禘襄公十五年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冬穆叔如晉聘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是三年喪畢乃致新主亦吉祭也閔公二年五月莊公喪未畢

詩深卷二十五

三

而致主故書吉禘於莊公哀姜大故應絕而僖公八年致之於廟故書禘於太廟用致夫人皆譏其非禮也又禮記於夏祭皆稱禘今按致主必序昭穆以告於太祖之廟諸侯惟夏祭得一牲一祫因大其事而皆名曰禘乃東遷以後之僭稱其實惟天子致主得以禘禮行之諸侯宜致以祫祭而夏祭則必以禴爲正名耳

魯頌四篇○周有天下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侯眾矣王室既卑強大兼并而見於春秋猶百七十餘國

今其有詩者王幽之外邨鄘皆爲衛作實計之僅九國耳無風者豈唯宋魯如謂戎蠻不采則秦何加於吳楚弱小不登則陳曹非大於滕薛許蔡滅亡不錄則魏檜猶先於虞虢六蓼且二公皆有功王室而燕無詩二王皆於周爲客而杞無詩胡爲吳楚則云棄之以示貶宋魯則云不陳之以示褒均之無詩而褒貶各異捷捷幡幡果何所據曷思東遷之後王不巡狩侯不述職而諸國有詩誰實陳之然則詰訓之見本無異於童觀而諸儒信焉惑亦甚矣今觀魯人四

詩深卷二十五

三

詩駟以考牧猶彷彿定中之美衛文有駉泮水闕宮三篇文過飾功直與無衣之美晉武等耳乃魯人所謂之風而侈然謂之頌此魯所以無風也孔子不復削之唯因其實而著之此序詩所以同春秋之法也非天子不議禮魯而有頌則禮樂自諸侯出矣况其所頌者揚詡鋪張造無爲有蓋秦皇漢武之頌功高於堯舜王莽曹操之頌德比於文周其端兆已開於此聖人序詩垂訓將以遏人欲之橫流故書法極於嚴謹若夫思無邪孔子引之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孟

子述之此如爲富不仁雖陽虎之言而不以人廢耳  
誦者第見其並列周尚遂謂聖人必有取焉詩之失  
愚豈不信歟

詩深卷二十五終

詩深卷二十五

卷



商頌

巴陵許伯政著

鄭譜商者契所封之地有媯氏之女名簡狄者吞鳥卵而生契堯之末年舜舉為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而封之世有官守十四世至湯則受命代夏桀定天下後世有中宗者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後有高宗者舊勞於外爰洎小人作其卽位乃或諒闇三年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

詩深卷二十六

一

至於小大無時或怨此三王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商德之壞武王伐紂乃以陶唐氏火正關伯之墟封紂兄微子啟為宋公代武庚為商後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濱西乃豫州盟豬之野自後政衰散亡商之禮樂七世至戴公時當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歸以祀其先王孔子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著為後王之義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於是矣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

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咨也巡狩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咨之義也又問曰周太師何由得商頌曰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

集傳契為舜司徒而封於商傳十四世而湯有天下其後三宗迭興及紂無道為武王所滅封其庶兄微子啟於宋修其禮物以奉商後其地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其後政衰商之禮樂日以放失七世至戴公時大夫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編詩而又亡其七篇然

詩深卷二十六

二

其存者亦多闕文疑義今不敢強通也商都毫宋都商邱皆在今應天府亳州界辨義鄭譜之謬有三一曰時有作詩頌之者是未思商頌乃嗣王祀先之廟樂也一曰列之以備三頌是未思魯非王者之後而僭擬商周故列之以示譏非頌必三而後備也一曰巡狩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咨之義是未思巡狩以行列侯之慶讓述職以聽時王之黜陟設陳其詩即嫌於貶黜則曷為巡所守述所職乎集傳不從古序故云多闕文疑義今本

序求之文未嘗闕義無可疑也夫詩三百正變備載  
既可考有周一代興衰之故又附以商頌五篇者夏  
殷之禮祀宋無徵文獻下足故耳其幸有存焉附而  
傳之好古之志也左傳季札觀樂之文於歌頌曰盛  
德之所同竟若詩在孔子之前魯僖之頌舊與商周  
合編並稱周樂其偽造無理灼然易見而說詩者信  
之何與

那

古序祀成湯也

詩深卷二十六

三

續序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  
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爲首

集傳舊說以此爲祀成湯之樂也

辨義此篇當與執競參觀蓋湯武皆始王之君大獲  
大武所以象二王之功德奏其樂以奉祀則美盛德  
告成功卽於樂聲發之是故形以思成承祭者之志  
意所擬也樂以象成受祭者之精爽所寄也奏樂昭  
假正以綏我思成而志氣穆穆於厥聲中矣然則喑  
喑將將如見其降福之穰穰卽綏我思成也威儀反

反卽溫恭有恪也既醉既飽卽顧予烝嘗也大抵樂  
歌簡質各有感格之精意與冥漠相質對中庸曰質  
諸鬼神而無疑此正聖人制祀禮之本而歌樂卽由  
是以出蓋詩者志之所之及其發聲成文動天地感  
鬼神皆誠之不可揜也後人事鬼亦有詩歌然不過  
撰文者隨其思力所至構譽美之詞以之詔告几筵  
無異於面謾既難與鬼神之精氣相召在主祀者伏  
聽之明知其非事實而精神已散矣又何能綏我思  
成乎又况其心本無愾僣之思者乎

詩深卷二十六

四

猗與那與置我鞀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

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鞀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

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

庸鼓有數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

孫之將

置設懸也言鞀鼓以概其餘奏鼓金奏之鼓起樂也

赫發氣滿容也穆穆深遠之思非美樂聲也先民卽  
指烈祖故閔馬父以爲先聖王之傳恭溫恭朝夕猶

言雍雍在宮執事有恪猶言肅肅在廟此言其恭恪傳自先人又所以思成之本也○此祀成湯之樂歌言猗歎那歎既置我鞀鼓乃奏鼓簡簡衍我烈祖於時湯孫奏樂以感假其綏我思成者聽鞀鼓之淵淵嘽嘽之管聲既和且平依我堂上之磬聲無非功德所象昭於赫湯孫其志氣穆穆於厥聲中矣由是鑄鼓有數之交作萬舞有奕以備陳亦有嘉客觀之亦不心氣之夷懌矣乎樂之奏假如此且我所以思成者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平居則溫恭於朝夕入廟則

詩深卷二十六

五

執事之有恪我今傳其恭恪以承祀庶幾顧予烝嘗喜其爲湯孫之將而歆饗之矣

那一章○孟子曰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子孫之祀其先祖亦然我先人溫恭有恪我能祇通厥志罔敢失墜則奏假有本先人顧之樂其有賢子孫也如其顛覆厥德而徒潔茲牲醴以奉烝嘗冥漠有知且不顧而唾曰非吾孫也如是則神其餒而惡能祀厥祖哉此詩其作於太甲之世歟其在率德改行之後歟然

則非伊尹仲虺之流孰能爲之

烈祖

古序祀中宗也

集傳此亦祀成湯之樂辨說詳此詩未見其爲祀中宗而未言湯孫則亦祭成湯之詩耳

辨義書稱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厥享國七十有五年史稱其有桑穀之祥懼而脩德商道復興遠方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是中宗之德能感人心召天和復興商道足爲一代不祧之

詩深卷二十六

六

宗故此詩所以美諸形容者無一不與其生平之行實相肖辨說止據詩稱湯孫卽斷爲祀成湯之詩然則周人稱文孫者皆告文王乎且及爾斯所之指中宗猶周公之稱若爾三王也集傳解爲歌者稱主祭之君或又附會之謂歌工稱主祭者曰爾代先祖稱之曰湯孫代主祭者自稱曰我曰予獨不思登歌祀祖正賴主祭之精誠一氣昭格歌工不過如讀祝之人耳設撰祝告祖不爲祭主之自稱而託諸讀祝者之口人有不譏其妄乎况方語祭主曰及爾斯所卽

又代祭主告其祖曰賚我思成不愈妄乎

嗟嗟烈祖有秩斯祐申錫無疆及爾斯所

既載清酤賚我斯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醴格無言時

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耆無疆

約軼錯衡八鸞鶴鶴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

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烈祖湯也爾中宗也斯所廟也○此祀中宗之樂歌

言嗟嗟烈祖既有秩斯祐申錫於無疆今又及爾斯

所而世祀之是故既載清酤以獻如發其清明之氣

詩深卷二十六

七

賚我以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雖奏假無言而載

其和平之感時靡有爭心於斯綏我眉壽俾黃耆無

疆而申錫亦同於烈祖矣蓋爾惟盛德感人故約軼

錯衡八鸞鶴鶴皆合厥歡心以假以享也爾惟盛德

格天故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俾薦厥馨

香來假來饗降福於無疆也於斯顧予烝嘗以受湯

孫之將而斯所永配於烈祖矣

烈祖一章○商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是故紹德

則嗟嗟烈祖有秩斯祐申錫無疆今又及爾斯所矣

若其爽德則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噫萬世之嗣王其監於茲

玄鳥

古序祀高宗也

集傳此亦祭祀宗廟之樂而追敘商人之所由生以

及其有天下之初也

辨義集傳不主高宗固屬說詩之慎但詩稱武丁孫

子則既在高宗之後矣又稱武王其為高宗無疑也

何則商人無諡而不諱太甲祖乙武丁取義十干猶

詩深卷二十六

八

之其諡耳武丁之稱武王猶成湯之稱湯王也集傳

以武王為湯號謂其後世亦以自稱今考成湯別號

武王並無他書可據長發因載旆而稱武王猶下周

因配命而稱成王之孚耳若即據之以為湯號則周

武亦可云別號成王乎其他玄王汾王果皆號乎况

一代王者始祖之號後世皆得襲之以自稱求諸商

以前未之聞商以後未之聞而獨創見於集傳然歟

否歟如其然也武丁亦湯之後世武丁孫子可以自

稱獨不可稱武丁乎至於後嗣祀其先王自稱其武

無所不勝足以服諸侯奉黍稷甚非繼志述事善則  
歸親之道也嘗考書稱高宗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  
於小大無時或忽易稱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又讀  
殷武之奮伐其氣象與常武等是高宗值商運中衰  
蠻夷背畔大略與周宣之承厲相似宣王中興其功  
莫大於復文武之境土今誦此詩內固邦畿卽惠此  
京師也外域四海卽以綏四國也景員維河類於斯  
干南山之考室來假祈祈類於車攻會同之復古然  
則高宗之中興亦莫盛於復前人之境土是故宅殷

詩深卷二十六

九

土則遡自玄鳥之生商有九有則肇自武湯之正域  
於以見其祀祖配天不失舊物足爲有殷不祧之宗  
其通篇意緒相承總以頌功爲主而語無泛設也祖  
宗功德各視其躬所樹立而頌作焉所以廟焉而人  
鬼享也夫豈泛然追敘商人之所由生以及其有天  
下之初而已哉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  
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  
孫子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糇是承邦畿千里  
惟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祈祈景員維河  
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其語渾含若露中衰之意非爲  
人後者祀先之道矣十乘蓋以諸侯之長各率其屬  
者言之如虞書則十二牧王制則八伯及二伯之類  
○此祀高宗之樂歌言自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卽宅  
茲殷土之芒芒及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遂分方  
以命厥羣后而奄有九有矣嗣是以來商之先后皆

詩深卷二十六

十

受命不殆今則又在武丁孫子焉武丁孫子之繼統  
由武丁之爲王功德靡所不勝故茲龍旂十乘助我  
大糇是承惟其中興建極內則邦畿千里外則開域  
彼四海是以四海來假來假祈祈依然正域之舊也  
景山周員維河深廣依然殷土之固也由是殷受命  
咸宜百祿是荷豈非不祧之宗哉

玄鳥一章○以上三篇猶周之有清廟天作執競彼  
以制作之先後爲序此則循其世次皆時祭之樂歌  
也

長發

古序大禘也

集傳序以此為大禘之詩蓋祭其祖之所出而以其祖配也蘇氏曰大禘之祭所及者遠故其詩歷言商之先后又及其卿士伊尹蓋與祭於禘者也商書曰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禮也豈其起於商之世歟今按大禘不及羣廟之主此宜為禘祭之詩然經無明文不可考也

詩深卷二十六

十一

雍詩主言祭祀而不敘先祖故以禘太祖書之此詩歷敘先祖而不言祭祀故以大禘書之序之提綱皆類此也又按清廟祀文止嘆其德之無斁至於文德之所以聖則有思齊以紀之執競祀武止美其烈之無競至於繼文繼山之事實則有下武有聲以紀之天作祀先王先公止陳其追王上祀之由至於后公劉古公季歷之功德則有生民幽詩皇矣以紀之他如文王之三暨篤公劉諸篇敘述先世者不一而足也商頌十二亡七文固不足究未聞商人別有雅

詩准樂歌較詳於敘事二代之制作質文異尚即此亦可想見如第指辭之繁簡而疑商頌反多於周頌毋乃未探其本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員既長有城方將帝立子生商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

詩深卷二十六

十二

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綈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厯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難不竦百祿是總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二孽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子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稷稱思文近於堯契稱濬哲近於舜一則屯之經綸

育物之仁也一則蒙之時中成物之智也外大國是疆謂弼成五服外薄四海咸錫姓建長也有城卽簡狄若大任繫摯太姒繫莘也將養也帝堯也堯老舜攝之際禹平水土契爲司徒商所由生也立王承濬哲言之如舜稱立德也桓撥勇於自治也受小國大國司徒掌建國邑因受其政達其教典也海外解見采芑齊徇齊也降生也不遲猶曰早歲史稱湯百歲在位三十祀是七十而後王遲遲暮年也小球大球朝聘之執圭小共大共享禮之庭實駮厖馬也中葉

詩深卷二十六

三

猶云中身震業指夏臺之囚言之書云肇我邦於有夏若苗之有莠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於非辜是也○此大禘之樂歌言濬哲之德維商故能長發其祥當洪水茫茫之世禹敷文命於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員既長其時有娥女方年高將養帝乃立其子爲司徒以掌教而生商焉蓋濬哲之立王能桓武以自治既爲司徒受小國之政由是達其教受大國之政由是達其教惟其自治者率履不越故其教人者遂視其民旣感發以應之治及相土其功烈烈而

文教所布海外亦有截矣嗣是以來帝命不違傳世至於湯而徇齊蓋湯降不遲聖敬卽已日躋及昭格遲遲之久惟上帝是祗而不懈故帝命式于九圍也其始命爲方伯受小球大球之朝聘爲下國綴旒而係屬之是以荷天之休不競不綏以應事不剛不柔以接物故能敷政優優百祿是適也受小共大共之享獻爲下國駮厖而負載之是以荷天之寵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以安小不難不竦以抑強故能百祿是總也及其奉命伐夏以武德之王而載旃有虔恭之

詩深卷二十六

直

志以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雖夏之 如苞有三蘂以附之皆莫自遂莫自達而九有之歸商益海內而有截於時韋顧旣伐遂及昆吾夏桀而天下定矣猶憶昔在湯之中葉懼於非辜有震且業惟其允也昊天之子故震業不害又降子卿士實惟阿衡實左右商王以革夏命此大禘之禮所由行也長發七章○大戴禮帝系篇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有郤氏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娥氏女曰簡狄生契次妃陳鋒氏女曰慶都生堯下妃姬

嘗之女曰常儀生摯五帝本紀其說亦同可見摯堯契稷皆魯子也孔氏書傳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至在位七十載時年八十六由是推之稷契皆堯異母弟其年又少於堯當堯老舜攝時命爲司徒后稷其年殆皆八十上下而簡狄尚在蓋百齡有餘矣詩言方將卽百歲曰期頤之意鄭氏以姜嫄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殆臆解而無據也

殷武

古序祀高宗也

詩深卷二十六

五

集傳舊說以此爲祀高宗之樂此蓋特爲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既成始祔而祭之之詩也辨義集傳極確但謂特爲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其義尙隱而未發今按天子七廟一爲太祖如商祀契周祀稷是也次之則開國之初祖功宗德如商之成湯太甲周之文王武王是也三者皆百世而不遷此後惟高曾祖父四廟五世服盡斯以次而遞遷矣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商人之言也及其後世又有中宗高宗亦可功德世享然天子九廟之制

殆起於商之中世故集傳以爲特爲歟是故周人監之以酌中太祖而外追王太王王季及文武二世室廟祀不遷者已居其五繼以高曾祖父二昭二穆而九廟備矣諸侯五廟卽以開國之君爲太祖若齊魯之祀太公周公亦百世不祧者其餘四廟遞遷亦同於天子大夫三廟及其三代而止士一廟及其一代而止故大夫士惟有大宗之室以合其族不得各立不遷之廟以奉其先誠以報本追遠仁孝之志無窮而制禮秩祀其名分各有所止設王者之廟數可以

詩深卷二十六

六

意增則典祀各豐於昵將何所底止乎或疑必如周制使後世亦有賢如大戊武丁者何以待之曰成康之令德宣王之中興不聞別建不遷之廟爲人後者繼志述事屈於所尊也然三年禘五年禘雖視時祭有疏密而祧廟未嘗闕祀况諡以尊名史以紀實其賢者後嗣之所誦法其不賢者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然則廟數者禮之所生有親親之殺亦有尊賢之等仁之至而義之盡也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米入其阻哀荆之旅有載其所湯



孫之緒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  
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子禍適稼穡匪  
解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違命于下國封  
建厥福

新廟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  
保我後生

詩深卷二十六

七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是斲是虔松栢有榘旅  
楹有閑寢成孔安

摧撻伐也曰撻彼又曰奮伐極言其天威震動也○

武丁中興商道子孫祀以不遷之廟號曰高宗此其  
始附之樂歌也言撻彼以殷王之武奮伐乎荆楚采

入其阻由是夏荆之旅有截其所洵不愧湯孫之緒  
也爰述祖以命之曰維汝荆楚特居國之南鄉耳昔

有成湯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  
常况女荆楚敢不至哉自荆楚既至凡天命多辟設

都于禹之績者咸以歲事來辟而述所職曰勿子禍  
謫子之土田治而稼

詩深卷二十六終

詩深卷二十六

本



詩

誦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論詩王聲永實祖虞書之依永和聲世愈近而講求愈精至於誦數蓋亦要道非誦數無以得其音節之本也故孔子言誦詩周制矇瞍皆誦詩之官世衰官失其職久之雖朝聘燕饗亦不復誦詩詩雖存若亡王政荒矣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其後楚辭繼興而九歌有安歌浩倡之說謂徐疾也隋僧道鸞善讀楚辭亦謂其音節也聲永之說古今多殊四聲翻切起益繁難不易理詩亦益難誦於是宋吳才老倡叶永以合古今音朱子為詩

詩誦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傳本焉明陳季立毛詩古音考出而加密至清顧亭林姚秋農安古琴苗先麓諸氏出益加密幾美善矣記禮者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孔子論詩稱可興可羣可怨皆謂其感化之力夫宇宙感化之力大者莫音若也聞其音而知人賢否即一世一國而亦然故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然古今異代秦越殊壤何從聞其音則亦詩歌文章之謂耳詩之古莫如三百善讀者世又不恆見獨其聲音之感於不自覺者乃往往得之有意無意閒

要非口誦心維久且深者不能吳陳諸家其得之至多者也其得之也必口誦心維久且深焉餘山先生有詩誦之作其所得亦不為少也詩誦據孔子誦詩之義以名書其書即成於誦數之際今夫音有抑揚徐疾短長輕重之殊實無一不出於自然誦數而有得實得於此耳余讀詩誦深有感焉因書以諭讀者餘山先生清道咸時人一令關中號循吏謝病歸著書自老云民國二十年八月後學張壽鏞序

詩誦序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序

墨子曰古詩三百孔子皆絃歌之夫絃歌之者即論語  
之所謂誦詩也誦與頌通詩曰家父作誦即頌字孟子  
曰頌其詩即誦字也周禮太師注曰背文曰諷以聲節  
之曰誦誦與諷分別甚嚴以聲節之者節其聲之文也  
小序曰聲成文謂之音蓋聲有清濁高下疾徐短長而  
文以生有文然後能中乎律之宮商所以謂之音孔子  
贊易行以比偶而謂之韻之名之曰文言即聲成文之言  
也明乎聲之文然後能明乎詩之誦誦乃古人讀詩之

詩誦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法也漢藝文志曰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  
獨在竹帛也儒林王式傳亦言試博士誦說有法可知  
誦詩之法漢經師尚傳之漢以後但傳訓詁不傳聲韻  
詩遂有諷而無誦矣魏三才作聲類梁沈約作四聲隋  
陸法言作切韻皆據六朝變音以爲韻書原不爲三百  
篇而作宋吳棫乃据各韻書以繩三百篇而造叶韻之  
說朱子集傳本之要不如鄭庠之考求古音爲稍得也  
然鄭氏分爲六類失之太濫明陳第引申鄭說作毛詩  
古音考析之又未精我朝崑山顧氏分十部婺源江氏

分十三部金壇段氏分十七部曲阜孔氏分十八部武  
進莊氏張氏分二十部高郵王氏分二十二部歙江氏  
分二十四部陽湖劉氏分二十六部於是古人長言短  
言輕讀重讀正紐反紐諸法愈剖而愈細蓋自孔子刪  
詩以來至於今而後曉然三百篇之所以用韻者夫不  
明古人之所以用韻則詩不可得而誦也然諸儒但明  
古韻而已於詩之所以成誦者固未及言餘山先生乃  
審於抑揚往復離合疾徐之致求所謂聲成文者於吳  
朱二家之叶合者主之不合者辨之蓋就詩以明韻不

詩誦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執韻以繩詩於凡慢聲疾節如抗如墜可以播之絃歌  
者一吟誦而如見依永和聲之妙焉故詩誦出而古人  
誦詩之法且復明其益於經術豈鮮哉咸豐二年正  
月固始蔣湘南

自序

客有過陋室者問古今韻學之源流余曰子姑問諸三百篇少間問古今詩體之正變余曰子姑問諸三百篇少間縱及於漢魏六朝唐宋樂府歌行之派別娓娓然不已余曰子姑問諸三百篇客粲然曰三百篇某固童而習之矣先生何言之謾也曰唯唯某何敢不見夫世之論韻者平言乎今至沈約而止耳言乎古則通轉切叶琴絲焉而已問諸三百篇而後知今人之所謂叶皆古人之所謂正也不見夫世之論詩者平言乎變至唐人而止耳言乎正則四五七言墨守焉而已問諸三百篇而後知唐人之善於創實唐人之善於因也且夫詩與樂二而一者也知詩之所以為詩而後知詩之所以為樂知詩之即樂而後音韻必求其諧體裁必極其變抑揚離合往復疾徐必窮其旨趣如是則詩存而樂亦存若後世樂府歌行之分是學詩者之失也非古也客曰樂之音寓於器今八音皆廢而先生欲於詩求之其義安在曰樂者天地自然之音也詩者人心自然之音也八音自木土先絕其傳金石匏革絲竹之音相繼而

詩誦序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失天地之元音已歸於無何有之鄉獨賴人心自然之音留於風雅者謳吟唱歎心口之間若或遇焉而佔畢章句之儒又從而蔑棄之無怪乎樂亡而詩亦從而亡也客曰自夫子刪詩尊之為經先生不究其義蘊乃欲倣後世才人之詩發凡起例不幾於褻聖經而駭學人之聞聽乎曰孟子不云乎頌其詩頌也者依永和聲之謂也凡書皆讀而詩獨主於誦非誦無以求音韻之諧極體裁之變窮其抑揚離合往復疾徐之旨趣以吻合乎古樂之音容故春官太師教樂語則曰誦成均教國子則曰春誦夏絃今人讀詩之法非古人誦詩之法也吾故曰千古之知詩者莫如孟子孟子之後則莫如朱子詩集傳之序曰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誦詩之法盡之矣此固非余一人之私言也客無以難遂唯唯而退閱數月詩誦錄成憶疇昔之言因書以弁於簡首

詩誦序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八音自木土先絕其傳金石匏革絲竹之音相繼而

鄞縣志本傳

陳僅字餘山號漁珊父鴻漸乾隆四十五年進士由兵馬司指揮遷汀州同知擢肇慶知府與其兄鴻儒並能詩有集行世僅自幼穎悟嘗夜讀爾雅無燈以香炷逐字默記輒能成誦嘉慶十八年舉於鄉以國史館臚錄議敘知縣道光十三年授陝西咸長知縣修葺書院建宋儒張載祠與諸生講學其間攝定邊亦有惠政十五年調紫陽南山大蝗教民捕蝗法一孟易百錢復為文禱劉猛將軍并疏於城隍三日有鳩無數飛啄立盡是

詩誦傳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歲山南郡縣皆報歉獨紫陽無恙邑環境皆山以包穀為正糧僅慮不能久藏勸民種番薯以備災縣治俯臨漢江江流之險莫甚於爐子灘商船屢傾覆僅鳩工修治行者頌之十七年為鄉試同考官十九年冬調安康安康之糧舊有禁不得出縣有穀熟錢荒之患兵役又從中抑勒之民受其困數十年僅力請於大吏撤其禁民慶更生城北濱漢江屢遭水患隄防傾圮當事者并塞小南門以斷出路民以為大感僅莅任即修萬柳長春六隄更剏築登春隄開小南門增高北城修千工堰

二十七年八月大雨十數晝夜江水驟漲城不沒者數

版北門預塞以沙囊水不得入夜半訛言東隄決居民號泣震天爭南門而出城幾為空僅徹夜露立北門當水之衝哀禱水神為民請命自夕達旦大雨如注而漲痕忽平若有神助者邑南山為羣盜出沒之藪白晝肆劫曰紅籤黑夜偷竊曰黑籤最稱難治僅編行保甲羣盜屏跡回匪傅正昇白蓮教之餘孽也自楚北來其術詭祕回民被惑者眾僅密遣隸擒至焚其書杖之即睡去以硃筆塗其首始覺而呼痛尋置於法羣回乃靖恆

詩誦傳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口離城五十里有古樹村民以叢祠奉之久僅因公下鄉經其地樹神示夢於村民曰明日陳公來我當避之嗣後不復靈驗其正直為鬼神所畏如此宰安康十二年訟庭閒寂民吏相安咸豐元年調咸寧明年興安遭水災死者無數僅奉檄往恤躬自查訪以振之至賠補數百金不惜也明年署漢陰通判旋陞寧陝同知以足疾致仕咸長紫陽安康諸邑皆立生祠祀之同治七年卒年八十二僅勤於治民所至多善政公餘尤好讀書經史小學皆有撰著最長於詩得杜少陵之正傳云



詩誦卷一

清郵縣陳 僅餘山撰

舜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十二字詩之為法  
賅括無遺詩歌聲律體用相輔後人離詩以求聲離聲  
以求律無怪徒以詩為佔畢之學也

詩主乎聲古樂雖不傳而其聲自在人心口之中未嘗  
一日亡也學者識得朱子諷詠涵濡之法和聲靜氣密  
詠恬吟隨其抑揚往復為之長言而唱歎覺所謂上如  
抗下如墜纍纍如貫珠者隱隱然聲與情融情與趣洽

詩誦卷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古人聲中難盡意外不傳之妙自然流露斯時手舞  
足蹈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樂之亡從可知矣

詩不可以繁簡為優劣小雅繁於風大雅繁於小雅商  
頌繁於周頌各有則也

詩不可以淺深為優劣風淺於小雅小雅淺於大雅大  
雅淺於頌各有體也

讀詩各有會心處謝太傅愛許謨定命遠猶辰告謝玄  
愛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四語顏之推愛蕭蕭馬鳴悠悠  
旆旌余表兄俞茂才楮自謂於詩狂童之狂也且句遂

悟詩理余讀詩於采綠末章得作詩之法於寧適不來  
微我有咎二句得處世之法願與解人質之

三百篇中興較比賦為多而興之兼比者十居其七兼  
賦者十居其二其專于興者實亦無幾

詩之四言猶後人五言七言其定體也其間一言以至  
八言昔人歷數之然猶散言之也至如風之緇衣伐檀  
雅之魚麗祈父召旻等篇短長雜奏為後世雜言之祖  
蓋句有長短則氣脈翕張波瀾縈轉回翔離合乍陰乍  
陽言之難盡者引伸之意之難言者紆徐之非是不足

詩誦卷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盡詩之能事也已

風人之詩一路多是旁說泛說反說譬說借說直趕至  
末句輕輕一拍令人自悟後人詠懷感遇諸詩法皆從  
此出并有只以一字點睛者草草讀過直不知其命意  
之所在故讀詩良非易易

體物寫象只用兩疊字通雅謂或兩連縣字通雅謂而

其神情態度無不曲繪詩人之能事後人亦有善做者  
至以一字傳神如何彼穠矣新臺有泚有敦瓜苦有鸞  
其羽之類則非後人所能仿佛

詩有每章略易一二字詠歎淫泆使人於言外領取其神味如芣苢麟趾諸篇尚有淺深層次之可尋若木瓜叔于田汾沮洳等詩則絕無痕迹但反覆引伸以盡其一唱三歎之致後世惟張平子四愁得其遺意

嚴氏詩緝云國風小雅多寓意於言外或意雖形於言而優柔紆餘讀者不覺也有言古不言時而意在刺時者甫田采菽之類有言乙不言甲而意在刺甲者叔于田實刺鄭莊椒聊實有首章便見意餘章變類成歌者此類甚多有前數章皆含蓄而未章乃見意者載馳之類有首尾全不露本意但

詩誦卷一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中閒冷下一二語使人默會者頤人猗有言輕而意重者如凱風言母氏勞苦而不言欲嫁有先從輕處說漸漸說得重者如月憂世亂而先歎征役之勞類有先說不宴樂同姓弁刺危亡而先說不宴樂同姓讀詩與他書別唯涵泳浸漬乃得之

詩注以歐陽公詩本義為第一只就本文略添換數字神理含蘊不露而讀者自得其聲外聲味外味故朱子法之為集傳後有作者蔑以加矣

王褒痛親而弟子廢蓼莪唐中宗荒宴而郭山暉誦鹿鳴蟋蟀此詩之正用也魏子擊好晨風而慈父感悟裴

安祖講鹿鳴而兄弟會食周警誦汝墳而為親從仕三人所感觸乃在本詩之外所謂詩可以興也今之墨守章句者既不能興何有於觀羣怨

詩每章必換韻一章之內四句換韻者常也其一韻相承至十二句以上無不換韻者此詩之定式也後人見漢魏六朝五言轉韻者少遂謂一韻到底為正格以轉韻古詩為唐人變格不考之甚

毛詩音韻除釋文及吳才老韻補外惟陳季立第毛詩古音考為最著後此則吾鄉先輩史雪汀先生榮所著

詩誦卷一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風雅遺音一書以釋文為主而於集傳韻補二書異同乖誤分門別類不少假借可謂兩家功臣蓋集傳中音切本非朱子手訂并有為後世俗儒妄屏者固不足為典要也

古音考云毛詩之韻不可一律齊蓋觸物以據思本情以數詞從容音節之中宛轉宮商之外如清漢浮雲隨風激散蒙山流水依坎轉移此數言深得用韻三昧詩中用韻不立一體任後世刻意創新總不能出其繩獲所謂規矩方圓之至也學者或亦所自來故略為分

別以示先河之義

有隔句用韻之法免冒篇冒夫為韻丁城為韻野有死  
鷹篇首章鷹春為韻包誘為韻小星篇星征東公同何  
彼穠矣篇穠離華車魚麗篇留酒鯨多魚藻篇藻鎬首  
酒采薇首章瓠葉篇後三章絲詩前三章桑柔及頌之  
誰皆是也朱子曰隔句用韻人罕知之韓文公張徹墓  
銘正用此法鄙按唐末章碣有隔句用韻七律一首自  
號變體人亦傳以為怪不知其自古有之矣 瞻卬篇

第二章奪脫為韻第四句有收為韻第二句田人為韻第六句

詩誦卷一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第一句兩罪字為韻第五句八句八韻進退錯互而分  
第三句此隔句用韻又為後世轉轡進退格所由昉 大  
明篇第七章亦隔句用韻野字全詩皆入叶自不應此  
詩獨異也

有促句換韻之法如木瓜式微緇衣微還兩字不讀斷每章四

句兩換韻是也漢武帝瓠子歌梁武帝東君伯勞歌體  
本此 如東方未明前二章四句兩換韻卒章四句連  
句韻飽有苦葉前一章四句兩換韻三章四句三韻卒  
章四句四韻岑嘉州輪臺歌白雪歌兩體本此 如丰

詩前二章三句三韻後二章四句三韻九戩首章四句

兩韻實三句有說見後下三章皆三句三韻元次山浯溪中興

碑銘嘉州走馬川行體本此 亦有於常格詩中忽入  
促調兩句或四句八句以為節奏者如定之方中首章  
中宮小戎首章收斂次章阜手斯干首章干山則在篇  
首 如燕燕次章及泣旄邱次章處與久以碩人次章  
情盼南山三章告鞠葛屨首章褊服鴟鴞首章勤閑六  
月四章茹穫節南山三章親信四章傭訥大東次章東  
空此章本三換韻吳才老必改東空為叶以就霜行殊不可解霜行來疾大明五章

詩誦卷一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梁光縣卒章成生行葦三章句餽樹梅板次章難憲蹶  
泄七章城寧壞畏蕩三章祝究四章明卿五章呼夜桑  
柔六章稽食寶好江漢三章棘極理海瞻卬首章收瘳  
三章兩城字泮水五章陶囚六章皇揚訥功七章猷搜  
則在篇中 如葛覃否母次章裕數當亦同一例 氓思哉十月之  
交徹逸小宛兢冰嘉樂位暨篤公劉理有澗澗密卽韓  
奕皮熊江漢德國長發末章三換韻則在篇末 至八  
句四換韻則如節南山巧言在篇中板常武在篇末皆  
是唐賢熟於此法故七古歌行音節變換神化無窮

有首尾為一韻而中間數句別為一韻以閒之者如車

攻第五章首尾伏柴為韻中二句調叶如同白為韻第六

章首尾駕破為韻若依今韻讀則中唐顧況琴歌琴調

間狗馳自為韻亦與第五章同一例

秋些胡風遶雪峽泉聲咽佳人愁些正用此調行文亦

有之趙岐孟子注前聖後聖所向者同三王一體何得

相踰欲以追蠡未達一隅孟子言之將發其蒙以同蒙

為一韻踰隅為一韻也又如皇矣第六章京疆岡陽將

王為韻而中亘以阿池兩韻篤公劉第五章泉單原四

句以前後數章參之似是韻生民第三章字翼為韻而中亘以兩林字韻末章歆

今而中亘以時祀悔三韻抑第四章亡章為韻而中亘

以寐內兩韻皆是也愚考庚子山鏡賦末段云梳頭新

罷照著衣還從妝處取將歸暫看絃繫懸知纈縵衫正

身長裙斜假襍真成箇鏡特相宜不能片時藏匣裏暫

出園中也自隨一段中七言五句用支微韻中間夾入

縵襍兩韻四句十六字向詫為奇格今眼前忽得此證

為之快絕

有全篇無韻者周頌自清廟以下噫嘻以上多無韻武

桓賚般訪落小毖皆無韻漢人郊祀樂章多無韻朱子

嘗謂周頌多不叶韻疑自有和的篇相叶清廟之瑟一

唱而三歎歎卽和聲也然則周頌之音凡不諧者皆當

闕之無庸強為之叶然如大雅抑第三章桑柔卒章以

雅詩而亦無韻則古音失傳不能強為之通矣 頌詩

末句多無韻如烈文天作思文載芟良耜皆是所謂亂

也

兩句一韻常格也有全篇連句用韻者如野有死麕邱

中有麻淸人出其東門月出魚麗靈臺長發皆是魏文

帝燕歌行王龍標篋篋引體本此其轉韻者如少陵大

詩誦卷一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食刀歌亦然 亦有全篇連句韻而中間忽有一二句

不入韻者如碩人東宮之妹此字當叶大夫夙退二句

定之方中卜云其吉星言夙駕二句猗嗟終日射侯一

句車攻鴛彼四牡允矣君子二句行葦或肆之筵壽考

維祺二句烈祖綏我眉壽一句是也東坡芙蓉城七古

長篇一句一韻獨俗緣千古磨不盡忽然而去不可執

兩句無韻其法正從此出

有三句得韻者其別亦有三如葛覃前三章三句采芣

首章前九句三韻次章三章前六句兩韻卷阿第七八

章起三句烝民第三章第六章起三句韓奕首章起三

句江漢第五章起三句召旻卒章起三句頌豐年首三

句則在章首如皇矣第七章同爾兄弟三句閟宮第七

章及彼淮夷三句則在章中詩音辨以鶴鳴樂彼之園

自為韻矣如草蟲每章末三句七月第五章末三句四牡卒

章末三句采芑卒章末六句兩韻思齊第二章末三句

卷阿前四章末三句崧高第七章末三句召旻卒章末

三句則在章末 諸詩惟采芑詩體為最奇首章畝試

翼革次章鄉央瑋珩三章止試皆三句一韻三十句其

詩論卷一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得十韻末章仍以此調作收為章法秦嶧山碑體正本

此至其首章後半段翼旒服革連句韻次章後段衝瑋

皇珩三章後段鼓旅淵闐末章焯雷皆連句韻次三章

後段六句及戎車嘽嘽三句皆同是三句兩韻又均用

單句領起其前半段首二章芑字與兩止字叶田與干

叶三章天與干叶恰仍三句為一韻而天干淵闐又首

尾為叶卒章老字若叶魯吼切亦與醜字三句得韻因

方為珪遇圓成璧極鉤心鬪角之巧通篇皆三句為一

截惟末章首六句分三層於極整齊中又參以變化觀

止矣 三句一韻其氣勢流走直下第四句必連用韻

方截得住葛覃萋飛莫穫皇矣以伐崇墉卷阿吉士吉

人江漢錫山土田召旻蹙國百里豐年烝畀祖妣皆可

證惟洞酌篇不然故摯仲洽以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

為九字句不知洞酌首二句自與瞻彼洛矣二句文王

日咨二句為一例非三句得韻也

三句成章之詩有連句用韻者九畝以外則著十畝之

間素冠三篇後人大風歌以下皆出於此五古如古華

山畿云不能久長離中夜憶歡時抱被空中啼唐宋人

詩論卷一 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七言如岑之敬當鑪曲明月二八照花新當鑪十五晚

留賓回眸百萬橫自陳此楊升庵所引與郭茂倩樂府詩集異謝皋羽送

鄧牧心三句詩體皆是 有首句無韻者甘棠篇後人

如楊叛兒聞歡遠行去送歡至新亭津邏無儂名又古

白石郎曲後漢侯非侯後魏狐非狐一束稿諸童謠則

長短句也 有中句無韻者采葛無衣兩篇後人五言

則長樂佳華山畿讀曲歌多有之七言則如唐無名氏

春詞一云楊貴妃詩楊柳裊裊隨風急西樓美人春夢中繡簾

斜捲千條入是也 他如麟趾騶虞兩篇末句無韻祇

可謂之二句詩末一句乃樂章之歎曲家之和聲不當以韻例之

兩句成章如盧令及魚麗後三章後世五言如豔頌歌七言如易水歌雀勞利歌諸詩備於郭茂倩樂府詩集中又非促句換韻之所托始也

五句成章之詩有連句用韻者小星隔句韻及斯干中四章後世七言如晉并州歌唐田使君歌體本此 有次句無韻者江有汜東方之日 有第四句無韻者太叔

于田鼓鐘及卷阿第五六章老杜曲江三章體本此

詩誦卷一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第一第四句無韻者庭燎 有第一第三句無韻者

無衣古前溪曲前溪滄浪映黃葛結蒙龍二詩體本此

有第四五句無韻者卷阿首四章漢梁鴻五噫歌前

溪曲逍遙獨桑頭篇體本此 至鴟鴞四牡兩篇及召

旻前五章章各異詞隨方合節變化不居更為奇觀

凡一篇用韻大抵前緩後急以為八音之始終考諸詩

煞末有連句用韻者如卷耳汝墳竹竿蟋蟀之類有促

句換韻者如采芣擊鼓文日雞鳴東門之枌之類不下

數十篇紆餘其始駘蕩其中繁音促節一唱三歎以為

之亂古樂府皆如是即唐賢古調亦莫不如是至若小雅杜杜篇每章前四句兩韻後三句三韻一章中前緩後急各為章法末章七句則前四後三促句換韻作收煞通篇又為一大章法重規疊矩實有大陣包小陣之妙

詩中有每章同用此數句或冒起於章首或唱歎於章末在章首者標其命意在章末者致其遠神如葛覃前

二章首二句東山起四句東濛自為韻瞻彼洛矣洞酌蕩則

在章首其一句者則如叔于田篤公劉之類麟趾騶虞桑中君子陽陽襄

詩誦卷一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裳有杜之杜文王有聲有駢則在章末其在章中者尤

多此等句多不入韻 亦有自為韻者如漢廣後四句

廣泳永方北風徐且靡柏舟天人木瓜報好園有桃哉

其之思杜杜比飲采芩旃然焉晨風何多權輿乎輿絲

蠻食誨載駟之馬野者是也 又有自為韻而更換韻

者如溱洧乎且乎樂譖藥黍離憂求天人黃鳥穴慄人

身是也 亦有本不入韻而閒有一章偶合遂不免滋

後人之惑者如桑中之首章權輿之末章遵大路唐杜

杜鹿鳴菁我之首章首句太叔于田末章之叔在藪碩

鼠首章之三歲貫女鳩羽首章之王事靡盬皇華次章之載馳載驅皆未嘗用韻其忽合忽離卻於極整齊中得參差之致要之作者純任自然正不必強為遷就

孔仲達正義云詩之大體必須依韻其有乖者古人之韻不協耳之否矣也之類本取以為辭雖在句中不以為義故處末者皆字上為韻然人志各異作詩不同必須聲韻諧和曲應金石亦有即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之體者則彼人是哉子曰何其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是究是圖置其然乎其虛其徐既亟且且之類

詩誦卷一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是也此一段論詩韻最精確愚嘗謂小學者經之輔韻學者詩之本漢重小學故多經生唐重韻學故多詩人雖經生如仲達其於韻學亦分明如此

古人語緩不煩改字亦不煩改音古之字音有宮商角徵羽無平上去入至沈約定四聲始嚴其界今人之叶以沈韻而分耳故凡平上去之同紐者依古音皆不須用叶惟入聲或分別觀之可也再考十五國疆域均在直隸山東河南陝西四省界內今西北方土音無入聲雖不知古音何如大抵當不甚相遠似可略得其概今

之北曲亦不分上去入可以相證

叶音之說起於魏晉之間叶即協字音韻俱異而切響以通俾與上下音相協也叶字不見於古故楊升庵謂之轉注要之後人之所謂叶音實古人之正音何以言之古今方言不必同語文字不必同音即如者字音渚掌與切且字音疽七餘切也字音悲府眉切周秦文字無不同者今則者為章也切且為七也切也為羊者切尚有從古音者乎且如報本人扇切而今讀若奈打字本都冷切而今讀丁雅切朴字本平豆切而今讀與樸同南北

詩誦卷一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皆然亦可證也古無皆來韻亦無麻韻皆來韻多入支微麻韻多入魚虞不特此也詩中如福降行友有畝母否慶風天南之類十餘字藉非當時之通讀正音何以上下千百年縱橫十五國凡作詩者皆用叶音更無一人一詩之用正音者當無此理故叶音之說為後世讀詩者言之非古也 嚴華谷以全清次清全濁不清不獨為清濁四音此五音之遺也然方音不同學者難曉不如叶音之捷直

吳才老韻補一書大有功於詩學朱子釋詩盡取其說

又引程可久之言曰吳說雖多其例不過四聲互用切響同用二條如通其說則古書雖不能盡見可以例推其推崇至矣然其間未免有千慮一失之處學者亦不可不知今略列其目於下 有本非韻而悞加叶者如行露之兩家字騶虞之兩虞字太叔于田首章鼓字宛正次章夏字之類是也 有本音自諧而悞作叶者如汝墳枚飢古音自諧以支灰異韻而作叶何彼穠矣緝孫古音自諧以真魂異韻而作叶十畝之間還本有旋音而作叶之類是也此類最多甚至同韻者亦復加叶

詩誦卷一

十五 四 勇 叢 書

約 園 刊 本

以為主於諧聲其實與古音究亦未必盡合 有本自為韻而悞通上下改爲叶音者如葛覃之緝駮悞與上莫穫爲叶崧高之寶保悞與上馬土爲叶之類是也 有同字同音而前後叶成兩歧各自爲音者如蓼蕭令德壽豈叶去禮反魚藻飲酒樂豈則叶去幾反小宛果羸負之叶蒲美反生民是任是負則叶扶委反之類似不應歧異是也至一篇之中前後兩歧尤爲不宜讀音詳之 有本音應歸一叶而兩叶並著竟作騎牆之見者如采薇華叶芳無反車又叶尺奢反車字之叶可刪

蕩篇諶叶市隆反終又叶諸深反終字之叶可刪之類是也 亦有應叶而悞未加叶音者如采葛艾字宜依闕宮加叶五計反四字闕宮艾歲爲韻與此詩正同今不注而於歲字注與艾叶令人不解又如害字有暇憩切一叶而才老不注轉於泉水衛字二字乘舟逝字注云本與害叶今讀誤則不可通矣以上六條在古人當別有見然觀縷述之未始非依永之一助

詩誦卷一

十六 四 勇 叢 書

約 園 刊 本

類最多 有首章別爲起調而後數章共爲一韻者如行露邱衡門 有前後變調而中數章爲一類者如卷耳候人之類 有前後半篇各異調分成章法者如終風鄭之類 有前後異詞而仍以一二句聯成一類者如新臺南 有前後半章與上下章分配成類作合錦體者如何彼穠 更有全篇同調直至終篇末句忽以變調作收煞者如中谷有麻碩鼠 亦可謂言以申情惟變所適矣小雅中亦多如此

孔仲達曰立章之法不常厥體或重章共述一事采蘋



之類或一事疊爲數章甘棠之類或初同而未異東山之類或首異而未同漢廣之類或事訖而更申既醉之類或章重而事別鴟鴞之類何草不黃隨時而改色文王有聲因事而變文采采芣苢一章而再言賓之初筵三章而一發或篇有數章章句眾寡不等章有數句句字多少不同皆由各言其情故體無恒式也善哉言乎可以知詩體矣

周秦詩篇皆入樂歌其音韻故自有定律但必不若後人之斤斤四聲瑣列部分卽以今韻證之平水韻部分

詩誦卷一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寬於唐韻洪武正韻部分又寬於平水自沈韻以來且已代殊今學者作詩一以陰氏一百六部之韻爲宗主未嘗以入樂也入樂者詞曲兩種而詞韻與詩韻不同曲韻與詞韻又不同是今人於沈韻亦未嘗盡遵明知沈韻之隘不足以盡音律之變也詞韻與九宮譜曲歌多不分四聲是卽古韻無四聲之一證古人詩歌合一故無異韻今人分詩詞歌曲爲三種其韻譜實有不可混同者乃欲以今人不合詞曲之詩韻繩周秦以上人之詩歌多見其贅詰而不通矣况所謂叶者又多望文

取音五色無主後之學者將何所適從哉

詩誦卷一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詩誦卷一

詩誦卷二

清鄭縣陳 僅餘山撰

關雎樂字本自有五教反一音與芼字本音相諧似不  
必轉芼為邈入聲以遷就之詩中笑效號藥鐸五韻合  
叶甚多才老每叶入聲其實本音自諧不叶儘可省事  
葛覃首章上下各分三句一主一賓對仗齊整為唐律  
先聲以芼萋飛嗜為韻而閉以谷木兩韻兆唐人轉韻  
詩格即此一章已開無限法門次章裕教本自為韻與  
末章否母同而後人必欲加叶以合谷莫漢為一律強  
韻就我似屬多事

詩誦卷二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卷耳後三章屬文王說便深若屬后妃以為虛境虺隤  
玄黃作何著落以為實事則太姒為越禮矣前我后妃  
自我也後六我我文王也夫婦一體不嫌同稱兩懷字  
亦分屬卒章只就文王一邊收煞而已懷已凄然欲絕  
云何吁矣是想像語人但知首章為唐詩提籠采桑所  
脫胎不知後三章之包括更無窮也

蠡斯美后妃只一宜字桃夭美之子亦只一宜字前宜  
字虛詩人之宜之也後宜字實之子之宜之也一虛一

實各極其簡妙 儼山陸氏曰蠡斯與樛木三章皆后  
妃之治也詞氣和平文義回互以聲詩言之三疊之類  
也以聲樂言之三闕之類也而古調從可識矣

桃夭華家音模麻並列考古韻凡華字皆讀如敷家字  
皆讀如姑並從模韻未有入麻韻者莫楚詩亦然何彼  
穠矣車與華叶凡詩中車字皆音居亦無尺奢反之一  
音稽之楚詞易林諸有韻之文無不合也

芼苜之詩妄人肆口譏彈試取而諷詠之三百篇中有  
能若斯之春風太和由夷自得者乎擊壤歌耕鑿作息

詩誦卷二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景象如是而帝力何有尚嫌其說破序曰和平有旨哉  
漢廣不可休息依韓詩息作思為是蓋休求為韻也江  
之永矣說文永作業於音義皆順然鄙意竟可以廣方  
首尾為韻而中間自以泳永為韻如車攻吉日既飲章  
之例則全不煩改韻而自叶矣敢以質諸大雅 漢之  
廣矣四句極詠歎淫泆之致與麟趾于嗟麟兮同一機  
軸于嗟句簡永得妙此四句反覆得妙贊文王邪贊游  
女邪明眼人正當於此著想

風雅遺音云于嗟歎辭古無音吁者不獨釋文為然集

傳音吁不音所知本今正韻並作吁音

甘棠首章楊孟公名貞詩音辨云伐莢於今音不可讀

今依韻補轉聲入月或轉聲入真愚案入真是也此詩

合三章為一韻詩中別成一例

行露首章兩露字自為韻夜字不入韻亦可其叶羊茹

反者通詩中凡六見蓋舊讀也昧者不察見三句三韻

又見獄足訟從之為疊韻而強改為每句用韻以就其

體夫角之押祿牙之押叩猶可言也同一家字而忽叶

為谷忽叶為公作詩者非百舌何自為擾擾耶曾是朱

詩補卷二

三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子而為是叶乎 古無麻韻何得有牙之叶音又因牙

之叶洪駒虞有駒牙之名於是叶虞為牙又轉牙為洪

不知駒牙之牙自讀如吾山海經作駒吾是也而隨風

倒柁展轉輻輳妄附古切者非但不知韻不知詩并不

識字夫亦不可以已乎 訟字有平去二音尚書歸訟

馬融本作庸則訟本音庸與頌之為容正同其叶祥容

反音者亦非

皮退而見革革裂而見縫寫節儉只於層次中托出讀

之在有意無意之間愚案春秋每以服飾威儀占吉凶

詩人每以服飾威儀觀德行後人無此等本領亦不復  
有此等文字

野有死麕首章隔句用韻次章四句四韻末章三句三

韻是無句不韻矣而又極其變化桑扈首章連句韻次

章隔句韻三章促句換韻四章四句三韻章法各別與

此篇相似 姜白巖先生詩序廣義云行露死麕於二

南別出一局二南之風極含蓄而行露辭意俱盡則以

訟獄之後還我清白也二南之風極和平而死麕聲色

俱厲則以惡惡之甚若將浼已也蓋以二詩所處之地

詩補卷二

三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不同也 鄙意以為此篇冰泮殺止男家以非時求娶

而女拒之之辭故稱女曰懷春七月之義也稱男曰吉

士標梅之詞也舒而脫脫期以霜降而後逆也語婉而

嚴與行露微有不同強暴之說續序必不可信俟高明

質之

駒虞與麟趾同義同調每章末句不用韻詠歎淫泆樂

之亂也麟趾不叶駒虞忽用叶何耶

邶柏舟是離騷藍本試兩兩對勘無不吻合朱子注楚

辭而於此乃云婦人不得於夫殊不可解當以孟子章

句爲正蓋晚年定本也

嚴氏詩緝云讀詩不可鹵莽如讀綠兮衣兮不可但言是綠色之衣當玩味兩兮字詩有黃鳥白華不言黃兮鳥兮白兮華兮惟綠衣曰綠兮衣兮蓋綠字衣字皆有喻義故以二兮字點綴而丁寧之愚案誦詩得此法方是一字不放过瞻望弗及佇立以泣送別情景二語盡之後人求出此範圍不過故作豪語耳於真性情轉無交涉

終風笑如字讀不必叶燥思字既改叶西不必更讀作腮此等騎牆之見不如刊歸一律思之本首自叶狸離

詩誦卷二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叶西亦多事 噫噫承上章兩噫字而言不得謂陰貌

擊鼓其鏜踴躍用兵二句能使阻兵安忍之態躍然紙上起法之妙無踰此者 起語極豪下文乃步步怨恨

聲聲訣絕可以知其故矣老杜兵車行全篇體格從此脫胎

匏有苦葉篇有瀟濟盈有鸞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上二句瀟瀟盈鳴下二句盈鳴軌牡兩句中具四

韻交互爲叶此千古創格也鸞釋文以水反從唯得聲水字傳寫半奪遂別出以小反一音譌誤至今不可不

正 詩中二句具四韻者如我黍與與我稷翼翼疆場

翼翼黍稷或或如幾如式既齊既飭清酒既載駢牡既備臨衝閑閑崇墉言言臨衝芾芾崇墉仡仡等句在作

詩者天籟無心而緝綴之亦足供韻學之採擇 昔人謂蟋蟀在東鴛鴦在梁爲雙聲疊韻之始二句祇可謂

一句兩韻耳必欲求之則以矜矜兢兢握粟出卜釐爾女士克岐克嶷實穎實栗奄有九有等句當之爲近

讀詩觀其層接分明處可以悟詩理如匏有苦葉首句統貫全篇匏以濟故說到濟又從濟分出深淺一篇之

詩誦卷二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主意也濟盈正雉鳴之時下二句分承上二句順承之

法也濟盈深也不濡軌淺也三章承雉鳴推開四章承濟盈挽合逆承之法也士如歸妻承求其牡入涉叩否

承不濡軌一頭兩腳之格也首章泛論次章隱刺三章旁證四章正告通篇皆設喻匏舟車是一律屬揭求牡

士歸妻叩須友是一律起承轉合線索分明其神情在吞吐隱見之間故曰刺

谷風首三章及末章兩換韻第四章一韻到底皆常格也惟第五章愔德叶都木反雝雝隔句韻後四句鞠復育毒

仍與楠德合韻此實奇格拈出爲之解頤 首章兩怒  
諸音體死諧音不必加叶 谷風之婦賢婦也故其詩  
語哀憤而心鄭重怨而不失其正結語不念昔者伊余  
來暨人生到此真覺不堪回首然猶望其夫垂念舊情  
回心於萬一明皇王皇后寵衰泣日三郎獨記不得何  
忠脫紫半臂換一斗麪爲生日湯餅邪千古棄婦逐臣  
當同此一哭

中露泥中羈棲失所之象若以地名解轉致意味索然  
集傳似較勝列女傳謂上二句黎莊夫人之傅母作下  
二句夫人所作宋方勺泊宅編因據爲聯句之始

詩誦卷二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簡兮首章四句兩韻以後皆連句韻一氣直下說得十  
分開熟而以公言錫爵一句煞住倍使受者不堪於是  
不得已與望古遙集之思末章仍連句韻而云誰之思  
不入韻作一颺筆末三句連叶人字用長句搖曳之神  
韻縹緲欲絕兩兮字又正與首句兮字神理相呼應  
泉水牽應叶胡計切邁力制切害暇憩切蓋邁臻于衛  
亦復入韻耳車牽篇之牽蟋蟀篇之邁二子乘舟之害  
皆與逝爲韻其音正同詩音辯云 泉水詩與載馳不

同皆虛景也因想成幻遂搆出許多問答話頭許多路  
途情境既不得去又想到出游寫憂其實身未出中門  
半步也孟東野征婦怨漁陽千里道近如中門限中門  
踰有時漁陽常在眼卽此意

北門敦字風雅遺音云毛如字鄭都回反集傳既用鄭  
義則都回反是也乃反以爲叶不應相戾如此故疑音  
切非朱子手定 北門主意在莫知我艱四字天實爲  
之天亦莫知也故曰謂之何哉不敢怨尤之辭 小星  
實命不同實字知命而安之也其辭泰北門天實爲之

詩誦卷二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實字知天而聽之也其辭戚所遇不同而皆不失爲賢  
牆有茨正言以刺也嗣君在位母夫人下嫁于古人倫  
未有大變舉國臣民痛心疾首而不忍出之於口厥  
後戴公文公居然繼體先君是衛人固諱之矣詩曰不  
可道痛之也此詩人之旨也

君子偕老詩造句用韻忽擘忽促乍陰乍陽亦有胡然  
而天胡然而帝之態主腦在君子偕老一語開口便刺  
骨  
桑中詩後三句中宮自爲韻而末句無韻風神搖漾音

節靡曼正所謂亡國之音也比於慢矣 中宮爲韻定之方中詩可證

定之方中衛文公中興之詩其精神全在星言夙駕上其根本全在秉心塞淵上體用全矣詩人於歸本君心偏以颺筆出之獨實指其富國強兵之效以爲塞淵之左券方不同後世咸五登三虛作頌揚毫無實事 蝦蟇母字叶滿補反以諧雨音此今讀也全詩惟此一 叶耳楊孟公兩引易林謂雨亦叶羽軌反三百篇均宜從紙韻讀此說可從

詩誦卷二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相鼠皮儀爲三字同韻諧音必盡改爲叶將謂儀必叶俄則湛露儀字何不叶俟死之叶亦多事下篇干旄郊字亦然 相鼠詩直截簡老不留餘地在風詩別是一格吃緊處在劈頭提一相字暗室神明大庭指視使無禮人絕無躲閃處

載馳驅字不入韻思之同韻不須 控於大邦誰因誰極是何等識見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是何等抱負許大夫均當愧死

淇澳猗猗字當音於何反讀作阿猗猗卽猗儺連縣言

之則如萋楚之猗儺分別言之則如隰桑之有阿有雝重文言之則如此章之猗猗同一義也與三章猗字異義異音今注音醫叶於何反誤三章猗歎辭當讀平聲與猗嗟伐檀之猗字同今音倚亦誤

古平上去三聲不甚分詩中如行露之庸訟擊鼓之宋仲考槃之澗寬若依古韻皆不用叶而自諧 考槃在澗卽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也碩人之寬卽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也永矢勿告卽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也蓋非靖節之流不足以當之

詩誦卷二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碩人二三章諸韻皆可如讀不必加叶 碩人稱莊姜之賢只衣錦褰衣一句便表出守貞葆素淡泊無華情性綠衣詩絺兮綌兮淒其以風莊姜之自信者卽在此恰先爲詩人道出 碩人衣錦褰衣是比體丰衣錦褰衣是賦體中庸所引碩人之詩也故曰闐然日章 碩人與君子偕老兩詩均形容君夫人服飾儀容之盛碩人詩典重莊嚴除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外不著一語偕老詩迷離吞吐除子之不淑云如之何外亦不著一語而莊姜之賢而可閔宜姜之淫而可刺已是全身活現

讀者於言外得之化工在手豈周昉士女圖所能仿佛  
末章每句連下六疊字爲古詩青青河畔草章法所  
托始

氓首章及五六章叶韻多可刪大抵叶韻宜簡不宜繁  
古人作詩亦未必紛紛自擾若此也 此詩前二章是  
業鏡臺前自寫供招自三章以下方是悔恨爾卜爾筮  
體無咎言此婦人智乃不如穆姜 何氏云五章連用  
幾矣字寥落悲前事支離笑此身淒絕 末章連句用  
韻低回曲折一句一哭末二句忽換韻宕收氣絕心灰

詩誦卷二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大徹大悟恰是悔恨神理

伯兮首章促句換韻後三章皆四句兩韻正格載芟良  
耜起四句亦然老杜玄都壇歌醉時歌諸詩起法實本  
於此 大雨淫淫日出當心與其雨其雨杲杲出日二  
句略同若依韓憑妻語作此體解亦無不可

黍離三章章十句所易者只三字耳觸目傷心低回反  
覆真有如醉如噎之神二彼字四我字一此字緊相呼  
應麥秀之歌商紂已死故直斥之曰彼狡童兮此則平  
王猶在不敢正言一種說不出光景更爲淒咽

執簣由房豈君子所當樂陽陶陶一無所事何爲乎  
我詩人自我也此君子爲詩人知己自必與詩人同心  
序曰閱周其知言哉勿誤作小山招隱讀

采葛詩只言己與君之相隔而聰明之易蔽讓聞之易  
乘自在言外世無魏文侯謗書三篋誰其省之可懼哉  
邱中有麻首章施字不宜叶蛇案詩音辨云麻馬馮乃  
齊梁以後語古蓋無之此詩正當依韻補諸音讀耳麻  
眉波切朱子於東門之枌東門之池亦自轉音以叶婆  
歌矣又潘岳河陽詩可證也嗟遭哥切則易離卦爻辭

詩誦卷二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褒九懷阮籍詠懷詩可證施詩戈切則屈原天問漢  
高祖楚歌嚴忌哀時命可證孟公此條極確由此推之  
可以得騶虞擊鼓諸詩之叶音矣 邱中有麻與白駒  
詩意正同惟繁簡爲異首句卽在彼空谷意彼留子嗟  
卽繫之維之數語惟白駒爲已留而此則思之不見以  
爲山中人實留之耳將其來施施卽竟然來思將其來  
食卽食我場苗食我場蔞貽我佩玖卽毋金玉爾音而  
有遐心也子嗟子國自是兩賢名字留字不必依毛傳  
作姓似更有情

將仲子兄字叶虛陽反與前之鶉之奔奔後之陟岵皇  
矣叶虛王切者不同檀字之叶亦可不必 豈敢愛之  
四字直揭出鄭志詩人之言卽春秋之筆  
叔于田一詩不過狎邪羣小獻諛紈袴之辭非有揚水  
椒聊之密謀也失教之譏隱然言外

太叔于田著眼在將叔無徃戒其傷女二語徃字傷字  
卽厚將崩多行不義必自斃也而詩人之言一若肫然  
出於友愛者所以爲諷也 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如手  
二字直寫出驂馬調良德性所謂如手足之捍頭目也

詩誦卷二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齊首非獨言其形服馬駕軛行步貴於體不妄動如頭  
容直也故首章但云兩驂如舞 首章藪字一叶必應  
刪不然何以爲下二章地耶詩中如宛邱次章夏字叶  
與下同澤陂首章陂字叶音波之類皆同

清人未章軸字本有紂音今西北人方言尙如此陶字  
楊升庵云皋陶一作咎繇繇音由轉去聲則爲又音案  
如升庵說則于救反不當叶徒候反矣 詩主高克前  
路卻一語不及逼到末句始點出中軍作好四字便戛  
然而止令人自思詩人慣用此技 用兵何事而以作

好形容之可爲絕倒可爲寒心

女曰雞鳴雞鳴而起也士曰昧且昧且而起也起二句  
泛言夫婦典居之節今俗所云好女先夫起也子與視  
夜二句女已夙興而警夫之辭明星有爛正昧且之時  
不然何以爲賢婦 雜佩以贈之句毛詩古音考云贈  
字乃貽字之誤與來字之陵之反爲韻

籟兮前後數篇皆非淫詩而此章尤明顯首二句言國  
家之將亂也下二句朋友相戒之辭與十畝之間頰弁  
諸詩同義序語亦未嘗

詩誦卷二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鄭之丰男親迎而女不行齊之著女行而男不親迎其  
事正相反詩則俟我於堂地相同也褻衣褻裳女子初  
嫁在途之服充耳尙瓊男子初婚攝盛之儀人相同也  
丰章三句三兮字著三章三平而丰兩俟我著三俟我  
章法調法句法無不相同國非一國時非一時人非一  
人不圖天壤間乃有此等印板文章真奇事也朱子必  
欲釋丰爲淫詩寃哉

風雨偕字尙須轉音膠字之叶似可不必 既見君子  
云胡不夷言若既見君子則云何不夷乎今之不夷以



未見故耳反跌語妙 此詩序語極正大又有左傳可證而必以為淫詩何也

出其東門一詩包含甚廣在君臣則庶子春華不及家丞秋實也在朋友則橫谷五侯不及羊求三徑也得素心一二人與其朝夕覺世上悠悠碌碌徵逐聲氣無處足供吾盼睐予每當應酬喧擾不可意時輒誦此詩為之神往劉辰翁曰詩中所云聊樂我員聊可與娛襟懷灑落似非男女相棄時語不知其并非男女語也思賢招友一往纏緜同此心者其野有蔓草之詩人已乎

詩誦卷一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雞鳴末章述賢妃警戒語寫得風流旖旎香口如新試問香奩疑雨有此種香豔否即以宮體閨情論詩亦當讓國風獨步 月出之光月字為日字之譌無疑西河調語固不足信然其致疑亦殊有理

還之並驅從兩肩兮二句著之俟我于著乎而二句皆後人六言詩體所仿始孔仲達顧舍此而別引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語未免有意矜博

東方未明刺號令不時則夙莫自是兩平詩前兩章只說失之夙直至末句將莫字一點便止蓋兩層平列既

不可強為輕重又不能平寫一邊詳即一邊略一邊明即一邊暗寫一層而兩層俱到後人詩古文家皆遵此法

母字古只作滿彼反無作莫後反者此全詩通例詩中凡母字無不加叶則葛覃南山兩母字亦當作滿彼反葛覃否字當如小旻之補美反南山畝字當如信南山之滿彼反此兩處皆應叶而誤未加叶者 集傳中此類甚多如燕燕凱風南字當補叶乃林反泉水二子乘舟害字當補叶暇憩反采芣艾字當補叶五計反 南

詩誦卷二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山詩各章末二句抽出上文一字以申說之一二四章皆蒙上疊韻第三章忽換韻變化入妙 詩中疊句疊韻二種體裁各異不可以一律論南山詩每章疊韻與行露後二章同老杜花卿歌人稱花卿絕世無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東都句法從此出

甫田全篇本音自諧毋須用叶 蝦蟇詩卒章連句韻四也字甫田詩卒章連句韻四兮字皆刺詩也一莊一諷警動之至

猗嗟錫字一叶最無謂殆以其庚清異韻耶此遵沈韻

之過也 猗嗟三章章六句每句以虛字壓脚句句用韻極其整齊獨終日射侯句無虛字亦不入韻以句法未定故也詩中固有全篇連句韻而中間一二句無韻者特此篇較明顯耳兩句意雖直下而句已截斷有欲合兩句爲一句者殊非確論 三章均以猗嗟發端則贊辭皆刺辭矣末句亂字一點不復申說以齊人之詩也全篇句調語帶輕薄的是齊人口氣

份沮洳如英如玉極其贊揚忽著殊異乎三字作承接與上文實是兩人令人失笑細思之除卻儉不中禮無

詩誦卷二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可與詩意合者此謂主文而譎諫

園有桃國字之叶亦以職德異韻耶似不必加 園有桃詩最妙在謂我士也驕便可接心之憂矣中間忽橫插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八字代爲說辭將當日無限國是盡納入八字中泄泄之聲音顏色小人所由亡國敗家者在是君子所爲痛哭流涕者亦在是而仍含蓄不露是何等曲折 詩序廣義云是篇一氣六折自己心事全在一憂字喚醒羣迷全在一思字至其所憂之事所思之故則全在筆墨之外托興之中

爾雅釋山石山戴土曰崔魏土戴石曰岨山多草木岨無草木岨卷耳陟岨毛傳誤易而朱子皆仍之此同是當正者 陟岨毛傳章六句集傳章七句舊讀父曰嗟爲句詩音辨云子季弟皆韻也當爲句廣義引王氏云嗟乃一字句也則當爲章八句矣兩讀均可備參 慎之一字是家人臨別丁寧口角是孝子在途保重心腸詩人可謂體會入微

十畝之間還字讀環與間閑自諧何須統改叶音 此篇招隱之詩也其詞優游舒緩行止自如是見幾而作

詩誦卷二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與邶北風異矣

伐檀詩刺貪意全在對面照出美不仕者之廉以刺在位者之貪正所謂言乙而意在刺甲也首三句宜著意山有樞詩人不勸其及時修政而轉勸其行樂蓋辭愈諷而意愈苦矣宛其死矣他人入室危言苦語骨竦心驚如其念此人非隋煬未有不皇然改圖者尙何行樂之有黃金費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唐人諷刺亦有此意

綢繆今夕何夕四句宛聞兒女子新婚之夕喁喁私語

口吻吾不知詩人既摹寫到極真處又何其言之大雅若是唐人本事詩亦奉教於此詩否

羔裘祛字當依遵大路篇叶起據反去聲方與故字諧集韻音嘔非也居字本有平去兩音亦當依蟋蟀葛生篇加叶為是

無衣稱天子為子語殊狂悖以為指使臣者近是子指大夫也大夫稱子此篇指王朝使臣前羔裘篇指本國大夫同稱而異指揚之水則指曲沃桓叔桓叔雖分封猶是晉國之大夫也此詩人之微旨也

詩誦卷二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唐風兩杵杜皆比也小雅之杵杜則興也 有杵之杜

章末二句兩之自為韻

葛生末章夜後兩字本無韻與上章日後同耳今於夜

字注同上後字注叶音戶是何所謂邪 此詩五章前

二章為一調後二章為一調中一章承上章而變之以

作轉紐獨旦二字即為下日夜百歲之引端篇法於諸

詩中別出一格 詩中野字城字亡字百歲之後字皆

夫死後語誰與獨處三語當屬夫一邊誰字隱然自指

若作寡婦自傷獨處則是劉三娘詩誰能對角枕長夜

半邊空一申說便成笑柄矣後章歸字方是自言殉志

久決視死如歸也三誰字三獨字三亡字兩歸字緊相

呼應野域居室皆指夫墓角枕錦衾夫歿時物前後語

意一貫如此解則前三章屬夫說後二章屬自己說章

法亦自分明 徐子先日誰與獨處僅四字而意則兩

轉詩有一句二韻者此類是也易亦有之匪寇婚媾

采芩胡得焉得字屬芩說如此方通體是比 采芩之

詩其獻公申生之事乎首陽伯夷之所隱也其所望於

恭世子者深矣

詩誦卷二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小戎首章集傳叶韻本屬兩歧故楊升庵謂收斂一韻

驅續鼻玉為一韻屋曲為一韻楊孟公以為玉無裕音

依次章推之當收斂為一韻驅邱懼切續辭慮切一韻較鼻

玉一韻屋曲一韻然較玉屋曲本首相諧不比次章合

軌邑期之之界限分明也於是又變其說而依末章推

之以為驅祛尤切與收斂為韻續較鼻為韻末四句乃承

此為韻猶是騎牆也愚意三百篇中各章用韻本不能

一律不如擇善而從之為愈續較二音不煩改韻即無

須多事徑依驅叶居錄反鼻叶之錄反之兩音則收斂

爲一韻驅續數屏玉屋曲爲一韻而刪去俱懼反辭屢反叶又去聲數字簡明諧暢掃盡紛紜矣

他詩賦物繪景例皆依序順寫獨蒹葭一詩從衰後逐層逆溯盛時情致如見蒹葭蒼蒼周道之衰白露爲霜謂仁義之涵濡化而爲兵刑之肅殺也次章淒淒未晞追溯宣幽之交王澤猶爲未泯三章采采未已則夷懿以前徒存夢想迴迴遊馳神于低回悵望之中所謂伊人其賢王乎其賢人乎不可得而知而秦則已不復周矣哀哉陳臥子謂此詩爲追懷西周而作大爲有見

詩誦卷二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終南何有二句賦也前章創見而驚歎於始後章既見而頌禱於終其序如此

渭陽詩序曰康公念母不曰太子送舅則念母爲正旨而送舅爲追憶也玩我送字曰字宛然日後追敘口吻詩序廣義云

權輿首句於我乎亦入韻則前章連句韻後章首尾爲韻而中間篋飽自爲一韻亦如車攻第五章之例宛邱第二章夏字注云叶與下同此四字可刪道翻兩叶亦同 此詩首章四兮字用變調入手便游蕩輕薄

之人神情態度脫口如生真傳神妙手也 自宛邱之上而下而道無地不熱鬧無冬無夏無時不熱鬧直寫出一國若狂景象恰與株林詩情境相照上行下效言之凜然

東門之枌次章首句差字與麻婆爲韻而第二句原字不入韻此用韻之最奇者

詩文中有分配互見之法如衡門首章兩意之上皆有豈必一層次三章兩意之下皆有可以一層詩人各以一層配成章法使人互觀而得其全耳

詩誦卷二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東門之楊當以序語爲正著眼在第三句與鄭丰齊著同

墓門歌以訊之詩音辨云唐本作訊止於文義似順蓋古篆之止形近而譌

月出詩用字語鉤轉而文奇崛自此詩外亦未見有用此等字者故呂氏以爲方言之類鄒氏忠胤云陳與楚近其音節隱然具騷人之致信然 古人上去不分則此詩亦三章合韻與甘棠詩體相同

株林兩章纔三十一字耳四說其地兩說其人而靈公

之淫惑迷擾歷歷如繪起二語自爲問答下二語又各爲問答陳民之眾目交屬眾口沸騰如聞其聲

素冠三章寥寥三句而首章先棘人後我後二章先我後子首章分寫次三合寫極庶見之神 結字加叶殊可不必豈其以質屑異韻耶即使後人爲之亦祇歸入通韻耳此與前篇羔裘首章朝字三章曜字兩叶皆遵今韻而失之彌甚者也

莫楚一詩只羨草木之樂而已之苦不言自見無家無室明明說出卻含蘊不露此詩人之義

詩誦卷二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蜉蝣首章楚處二字音韻最諧乃必以塵姥異韻而加叶何耶 蜉蝣青黑色而未章以興麻衣如雪亦未詳候人序其公遠君子而近小人詩中遠君子意只在收煞二句其餘皆近小人事一小人尙不能容君子況三百赤芾如薈蔚朝濟之多乎欲親君子先遠小人故詩以近小人爲主其詩格與東方未明篇相似

詩序廣義云詩無既稱淑人復稱君子者惟鳴鳩與小雅鼓鐘篇皆望古遙集極思慕之致也詩自有陳古刺今一體此篇更信其不誣

七月首章發烈二韻如依蓼我四月例則當讀如字禍亦如字歲叶蘇絕切爲合韻矣趾耜音諧不必叶字

於全詩本有獎里反之叶倘本音自諧儘宜入韻如六章食我農夫之例今於首章則叶獎里反於第五章嗟我婦子又叶兹五反是又蹈行露駟虞之失矣第六章棗稻自爲韻亦不當加叶 七月前後三章三換韻中間四章四換韻獨第五章一韻到底通篇無句不韻惟五章嗟我婦子曰爲改歲二句無韻於繁音促節中忽用三句得韻一調以疏其氣節奏最妙又第七章嗟我

詩誦卷二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農夫一句亦無韻參差錯落伸縮變化真奇格也 七月爲詩八十八句一句一事如化工之範物如列星之麗天讀者但覺其醇古淵永而不見繁重瑣碎之迹中間有誥誡有問答有民情有闡思波瀾頓挫如風行水面純任自然非製作官禮大手筆誰其能之噫觀止矣 鷓鴣子字注云又叶入聲室字注云又叶上聲不知應從何字亦不知應從何音字字卽依假樂篇則音之叶亦與室字不諧不如存疑 以家事言則子爲親以國事言則室爲重故痛管蔡只恩斯勤斯兩句而後三章

皆專說毀室一邊躬親創造歷盡艱難曾無幾時而漂  
搖卽由內禍其情危其辭迫連下十字字槌心泣血告  
成王卽以曉管蔡使知閭牆禦侮以兄弟之情動之也  
東山章首卽三句得韻之格故第四句連句韻以承足  
之我東曰歸四句連句韻蝸蝓者蠅四句隔句用韻次  
章果羸之實四句隔句用韻叮嚀鹿場四句促句換韻  
三章鸛鳴于垤四句連句韻有敦瓜苦四句爲四句兩  
韻正調末章倉庚于飛四句隔句用韻親結其禱四句  
連句韻愚意禱儀以今音諧而嘉讀居何反與何字本

詩誦卷二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音諧未爲不可與其爲騎牆之說不如作促句換韻格  
直截了當也全篇用韻參差錯綜無規矩方圓之可尋  
仙乎仙乎 詩以道性情而道他人之性情爲尤難鴟  
鴞東山皆從天下萬世人至性至情中揭出越瑣碎越  
真至越平易越彌綸卽以詩論那得不推元公爲聖  
有敦瓜苦據釋文如行葦音團集傳誤  
九戩之魚鱗魴六字當作一句讀此詩四章章三句蓋  
九戩之魚四字不能成句必連鱗魴二字與魚麗于罍  
四字句法不同

詩誦卷二

詩誦卷二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詩誦卷三

清鄞縣陳 僅餘山撰

四牡駸無寢音諭無深音皆叶也集傳渾舉不分叶音殊混 將養也使臣之父或有列位於朝無待子之養者母則非子之侍養不可故卒章但欲以將母之情告君

皇皇者華四章平列不分淺深詩中絕少此格蓋當時使臣並命不止一人分章賜遣各寵其行故其體裁如此

詩誦卷三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常棣第三章難韻平去二音皆諧而去聲於義為長今讀平聲音當與中谷有雅同而此獨用叶殊不可解第四章吳才老音務為蒙與戎字本音叶朱子音戎為汝與務字本音叶諸家多偏主才老愚謂以他書證不如以本詩證常武戎字叶汝自應同讀第六章平寧生本音自叶 兄弟手足之親故曰具缺一不可也兄弟毛裏之屬故曰翕合為一身也兩字除兄弟無人可當立言精絕 全詩抑揚反覆千載後尚聞歎息之聲 伐木首章生字本音讀自諧 寧適不來微我弗顧何

等自反民之失德乾餱以愆何等體貼自非心性和平安能理會及此首章和平二字實此詩之綱

天保第三章五如字第六章四如字各分承兩章此章法之最整齊者

顧氏兆麟曰出車篇或一章中敘述兼行或詩人自言或述其人之言三百篇別是一格

出車於西戎之捷只一點遂事之效也采芑於獫狁之役只一點先聲之震也若後人為之不知費幾許鋪張陟岵篇只說父母兄之念已而已之思親之苦自出秋

詩誦卷三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杜篇只說室家之望歸而已之歸家之樂自深唐人思鄉詩皆以此為藍本如遙知兄弟登高處徧插茱萸少一人料得家人夜深坐也應說著遠行人惟少陵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反說不能解更深一層得翻陳出新之法

魚麗篇君子有酒朱傳四字句絕是也鄭箋則以君子有酒旨五字為句多字屬魚孔陸二家皆同此舊讀似當備一解

南有嘉魚單字只依徐氏竹卓反則樂字自音樂不叶

傲詩緝云南有嘉魚思字與漢廣三思字皆語助其上  
字皆不協韻古人語緩二詩皆語辭就以爲韻也愚案  
白駒來思遁思兩思字爲韻正如此至漢廣之解則殊  
不確 朱子曰來思之思語辭又思既思而又思之也  
思字爲語助者上字協韻思慮之思本字協韻此章則  
來字與末句思字協韻也愚案既思又思之解文義未  
安故集傳仍以爲或說而於叶音亦云或如字則朱子  
固未嘗以爲定論也白駒來思遁思亦以一語辭一實  
字相協卽依或說仍當以兩思協韻無事參差

詩誦卷三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南山有臺母字叶滿彼反杖杜則叶滿洧反栲字叶音  
口當音苦后反山有樞則叶去九反讀作糗此等皆前  
後歧出滿洧反與苦后反叶音口三字皆應從刪 壽  
字本有上聲一音茂字上去通諧二叶均屬可省  
彤弓饗字韻補叶居候反則好字依清人作許候反醜  
字依小弁作市救反不至歧出

車攻詩車馬旌旗田獵射御如許喬皇而結以允矣君  
子展也大成於極熱鬧中早燭衰機詩人其知微乎不  
然便是一篇羽獵賦淇澳詩赫喧瑟僖圭璧金錫如許

莊嚴而結以善戲謔兮不爲虐兮於極瑣屑事指出令  
德詩人其知道乎不然便是一首德政碑 有聞無聲  
從選徒囂囂蕭蕭馬鳴托出蟬噪林愈靜鳥鳴山更幽  
有此情致

車攻因巡狩會同而講武其事大吉日專於田獵其事  
小故其辭輕重不同立言各有體也

鴻雁末章我字屬流民則宣驕二字作何解說不如依  
何氏解屬宣王爲是

庭燎卽齊雞鳴前二章意也特顛倒出之耳此端直而

詩誦卷三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莊重彼曲折而婀娜則風雅之別也

比固爲六義之一然大都兼與其通體皆比者殊渺詩

中全節以一事一物比者螽斯采芡之類以數事數物

錯綜爲比者匏有苦葉甫田衡門鶴鳴之類拉雜徵引

純用庾辭驟聆之不知何謂聽者自於言外渙然五諫

之諷也國策莊辛諫楚王一事設譬蟬聯到底則螽斯

二詩法文選枚乘奏楚王書通篇取喻逐層對照則甫

田三詩法

白駒第三章兩思字期字本音自諧候游亦自爲隔句



韻何等明白不知何所取於駒字而盡改叶之也

黃鳥之詩嚴氏為得解其言曰民適異國不得其所無可告語者唯黃鳥平日飛鳴往來於此於其將去呼黃鳥而告別之辭杜詩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謂送留惟花燕亦此詩告別惟黃鳥之意愚案虞翻投南荒欲以青蠅為弔客今古羈人同此感慨杜詩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囑其不須開即無集於穀無啄我粟之謂

斯干通篇只兄及弟矣太人占之及末二章首句無韻

詩誦卷三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第七章兩祥字為韻與車羣第三章兩幾字為韻句法調法並同 第四章覺建章宮千門萬戶如在目前用意造句為昌黎南山詩所祖其連用或字似又從北山詩奪胎詩文到規矩之至雖昌黎之倔强亦不能前無古人也

無羊具字叶居律反古音考則叶忌救反讀如舊引馬融頌張衡賦作證似較有據餒字平去諧音詩音辨疑餒無去聲之讀不知上去之用叶即今音以曉學者也若以古音為正無須強為分別 第三章以單句領起

薪蒸兩韻又以單句領起下四句末章亦然創格也

斯干無羊直是兩幅畫圖至磨之以肱畢來既升一片天機鼓盪物我相忘非畫圖所能到矣 斯干考室無羊考牧國家之大事也使後人詠之宜何如堂皇莊肅乃後路忽幻出二夢憑虛構象怪怪奇奇開後來昌谷玉川一派是避實擊虛亦是翻陳出新彼徒以沖淡平夷為詩中正聲者正未夢見斯境 兩夢格局似相因襲而斯干在中段無羊在後路斯干宏肆無羊簡練體製要自不同

詩誦卷三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節南山末章誦字不入韻 此詩用韻離奇磊落第五章八句四換韻有飄風急雨之致開示後人不少 正月雄胡陵反與無羊于陵反異予字之叶猶異韻也 兩輔同韻用叶何為十一章沼字不入韻十二章穀字無韻未詳或恐是三句得韻闕疑可也 正月全篇用韻按部就班末章急節繁音至奇矣富人忽以單句一宕一折無限丰神老杜貧交行收束調法本此 詩至八章褒氏戚之意盡語絕矣九章十章忽借車載一喻作一反一正離題起波從虛勢中托出用賢實義筆筆

化實爲虛度盡金鍼矣 兩念我獨兮相應成章法是詩人用意處

十月之交卒章痲字上去兩讀此讀上聲與伯兮詩異家伯冢宰宰字依雲漢篇當有獎里反一葉集傳誤遺而別出於雲漢似當照補

小旻是用不集詩音考叶雥與猶字本音相諧可備一說 此詩聽字河廣都人士之望字岷蓼蕭之爽字皆本有平聲一音讀之自諧處處加叶轉自紛擾

全詩生字皆叶桑經反與子字叶獎里反者正同固由

詩誦卷三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陰陽清濁爲分辨究不識古人正作何音且當存疑

小宛詩似是幽王宗室所作如鄭桓公其人者故其言之深切沈痛異於他詩

小弁斯字梓字雌字皆如字讀 尤韻與蕭豪韻古音相通小弁首字古韻書雖無叶皓韻者但考管子白心

篇久守韻與道葆叶首久皆書九切如可轉叶省卻上四韻之紛紛矣 何辜於天四句卽孟子父母之不我

愛於我何哉千古孝子同一心也怒焉如擣易林之胸

春俗諺所謂心頭撞小鹿也假寐永歎惟憂用老寫愁

人情景此爲最切既云假寐永歎又云不違假寐所謂睡也不是坐也不是也說到連死人不如自古痛哭流涕之詩無過此者結四句與邶谷風同彼則棄婦不忍其家破此則逐子不忍其國亡合觀之乃得其解此詩除君子信讒二句是述其事其餘皆號呼之辭王不舒究朝臣又莫之知太子安得不危周室安得不亡試讀結語其所關豈淺故曰孝也

巧言樹藝之樹本讀上聲不須叶末章兩何字自爲韻乃於幾字忽註叶居希反殊誤 巧言通篇用韻整齊

詩誦卷三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錯落節節相閒最妙是第二章後半及三章促句換韻於急拍之中前用四亂字三君子後用二君子三亂字

參差點綴讀者但駭其疊浪奔騰落花翻舞而不見用韻之迹正可與節南山五章參看末章上五句斯麋階

爲韻勇煇又爲韻下三句連韻兩何字又複韻與行露首章同調變化因心不容擬議 廣義云五章材之良

者君子猶樹以備用況賢才而可妨害之乎行人之言猶心數其是非况妨賢之言而不察之乎正意已在興

內更不補出詩自有此例

何人斯不刺暴公只刺從者通篇用誰字胡字何字作猜疑之語用云字作問答之辭用爾字我字作親故之稱若未嘗知其有譖者然只望其一度相過便可羣疑盡釋纏絲忠厚故曰好歌 暴公行跡何其閃爍閉藏蘇公心事何等光明正大鄙意以為暴公雖小人尙有天良其不見蘇公實自知內愧視後世之蜜口笑刀匿怨而友者究竟高出一籌故蘇公不絕之而猶望其棄嫌歸好也

巷伯六章者字可不叶受字自有時倒反一叶與昊字

詩誦卷三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本音諧月出詩可證周頌酌篇受與造叶亦應從同

巷伯詩轟雷掣電之文也然其言曰慎爾言也謂爾不信又繼之曰豈不爾受既其女遷仍怵以利害使知悔而止此詩人忠厚之心 末敬字包括甚大勿草草讀過

谷風忘我大德思我小怨語氣雖不及伐木之和平而於極憤之下猶能自省其致怨所由來亦可謂忠厚之至矣不然彼中山狼全無人理豈尙可以德怨論哉 蓼莪為孝子所自作終天抱恨創鉅痛深遂爾滿紙皆

血 銜恤無可告愬也靡至無所依歸也孤子煢煢形狀真實如是哀哉 鴟鴞詩連下十予字絮絮叨叨涕泣而道如聞家庭誥誡之聲蓼莪詩連下九我字一字一呼一聲一哭直不知是血是淚此皆以至性發為至文天地間若無此種文字便不成天地人心中若無此種文字便沒了人心

大東次章三換韻三章薪人韻泉歎隔句韻泉水篇可證下四句薪人載息亦隔句韻 第四章東人西人兩兩比較真覺難堪與北山同意 詩後路忽說天文接

詩誦卷三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連二十句拉拉雜雜說完便止蓋正意已在其中明說有所不可然翕舌揭柄已說到聚斂身上矣楚詞天問之所由昉老杜鳳凰臺五古後路忽就鳳凰敷說一段虛虛實實令人不可捉摸正合此境

四月首三章夏秋冬並列章法絕奇四章山有嘉卉蓋暗寓春時山有嘉卉比周盛時人才之多也 此詩前賢以先祖匪人句定為世臣所作則小宛為宗臣所作益明

北山怨不均而曰獨賢曰嘉我未老曰鮮我方將轉為

使我者解若以爲特拔且引爲知己也後三章連用十二或字但兩兩對勘不申一語使人自無詞以答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 小東之西人貧富相耀北山之大夫勞逸相形或以其酒四句奚落得無理嘉我未老四句贊美得不情真善於言怨者

小明末二章曲終奏雅小雅之小明邶風之雄雉一也楚茨起四語茨爲隔句用韻五章諸宰君婦婦字依韻補叶房詭反則與弟字叶音亦隔句用韻計通篇六章七十二句惟九句無韻信南山惟首章兩句無韻甫田

詩譜卷三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惟曾孫不怒報以介福兩句無韻大田四章惟七句不入韻自楚茨以下四篇音節略同昔人以爲幽雅或然信南山第四章考叶孔五反第五章考叶去久反前後歧叶究竟第四章不叶亦可 大田無害我田穉穉字讀上聲下章仍從本音可證古音上去之不分也

裳裳者華以四兮字四矣字六之字爲章法而第三章獨不用一虛字似有意似無意格調入妙

桑扈兩胥字不入韻翰憲皆平聲翰字此詩叶胡見反

文王有聲板叶胡田反崧高叶胡干反一字三音憲字全詩皆叶許言反獨此詩去聲似當一律翰字當叶胡干反耳 熠燿其羽以螢光擬鶯羽之鮮明有鶯其羽以鶯色擬扈羽之文彩詩人體物之工如此

鶯鶯秣摧既有叶音則上章摧下章秣亦徑讀如叶不必另讀摧爲挫讀秣爲末庶音歸一律不致古今音前後紛錯致恨聲牙全詩中如此類大約倣之 此詩疑義在畢之羅之句鶯鶯不當用畢匹鳥亦不可以與君臣何氏楷以爲咏申后詩以白華第七章作證亦有所

詩譜卷三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見

頍弁柏奕樛皆如字讀此篇每章十二句每六句換韻韻法之極平正者 頍弁與山樞語同意異山樞反諷頍弁正刺故末章語極其沈痛迫切風雅之別也 死喪無日四句魏公子醉酒婦人之心也作此詩者其貴戚之卿乎不敢言又不忍去激而出此哀哉

車牽第五章薪字集傳叶音襄詩音辨以韻補所未收爲疑愚案薪字如字讀此章兩換韻上三句岡字不入韻而兩薪字自爲韻下三句漕寫爲韻而次句不入韻

正其用韻參差變化處。末章仰字當叶疑剛反讀如  
印須我友之印蓋仰印字通與下行字五郎反爲韻注  
叶五因反悞或是五剛反之刊譌耳俟善本校之

又字韻小雅中有四處南有嘉魚則叶夷昔反小宛則  
叶夷益反賓之初筵則由怡二音矧敢多又則夷益夷  
鼓二反何紛歧無定耶古音不可知叶韻至此亦難於  
徵信矣 賓之初筵首章六換韻次章三換韻三章兩  
換韻四章四換韻末章三換韻伸縮長短離奇變化不  
可思議而章首二句忽入韻忽不入韻不與諸詩一律

詩誦卷三

三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然細按之首三四三章不入韻者起兩句必頓住以下  
用韻必整齊如一頭兩腳之形入韻者起兩句必貫下  
以下用韻必參差有小淪大瀾之致爲法仍極分明

反遠二韻載馳無叶則如字讀氓詩反叶孚絢反則與  
遠字去聲叶角弓反遠則叶分遭反於圓反是一字三  
音也可知古音無平上去之分矣裕痾從去聲爲是亦  
無須兩歧後字本期口切與此苟切之取同韻不須叶  
與駒軀爲隔句用韻屬字本有去入二讀髦卽髦字莫  
侯反乃其本音不當作叶

苑柳悒字本有邱蓋反一音瘵適不煩叶而自諧 末  
章矜字不諧此與何草不黃桑柔矜字同當闕疑竊意  
此字若依何草不黃篇讀法則當由矜轉鰥叶古倫反  
不當由鰥轉矜叶居陵反也

彼都人士吉結兩字同音而一入質一入屑遂從而加  
叶厲字本有賴音依古自諧

采綠予髮曲局兩句唐詩鉛華不可棄莫是藁砧歸所  
從出也後二章追思往日形影不離情事正不必說到  
今日而歸期杳然相思不見業已柔腸寸斷末章單承

詩誦卷三

三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互見維魴及鱖疊一句宛然數了回頭數情緒薄言觀  
者搖漾旖旎無限風神眞絕妙結法千古閨情詩此爲  
壓卷

黍苗全詩格局嚴整召伯南行之績有營謝平淮兩役  
首章總挈次章營謝三章平淮是分寫四章合寫仍分  
兩扇末章總結兩役中皆有田制水利事因又抽出言  
之於文爲餘波居然今世八股之式矣詩中何所不  
有

烏鳴嚶嚶疊字妙矣忽又單拈曰嚶其鳴矣猗儺其枝

詩誦卷四

清鄞縣陳 僅餘山撰

文王七章每章及中間轉韻處皆首尾啣接而下下武既醉亦然陳思王贈白馬王彪詩體本此初唐人學之遂名蟬聯體

大明二章身字不入韻七章野字宜加叶 大明八章

六句八句次第相間格局宏整此大雅之體也 六章

承天心天心貴和故曰變伐末章合眾力眾力貴武故

曰肆伐用字俱有精義 七章維予侯與侯字當作公

侯字解此文武不稱王之證不然維予維與不成文理

矣 縣詩第五章如載字不入韻則與車牽四章同調 縣

首章第一句韻第三第五句韻末句連韻松高七章第

一句第三第五句韻而二四兩句無韻此單韻領起法

唐詩中多有之 民之初生生字賦也太王也未章

文王厥厥生此生字瓜也文王也恰兩相照應 末章

敘文王之興只厥厥生三字以詩推本太王所重不在

文王也大明敘武王克紂只會朝清明一句亦此意

謔語妙矣忽又分貼曰隰桑有阿其葉有雝或離或合

筆具化工 隰桑末章變調一句一折情韻最深

白華八章前二句皆托物為比後二句點本意射洪曲

江感遇詩格仿始於此 無所覆曰露今雲之覆而曰

露英英之雲不得言覆也於此可悟煉字之法

現皖皆從目故以色言縣蠻皆從系故以文言今混而

詰之曰鳥聲非但不知文義并不識字義

漸漸之石卒音翠翠字本有昨沒切一音入沒韻中下

文沒字之叶可刪 豕雖涉波不能使躋白世間自有

詩誦卷三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遼東豕一種就所見而言耳涉波方是雨象

何草不黃賦中之興征夫自秋冬而歷春夏所見之草

如此故賦之以起興耳

詩誦卷三

械樸楫字毛氏收入緝韻與及韻自諧 此詩精神在  
勉勉二字上綱紀四方壽考作人可大可久之業皆於  
勉勉成之

早麓干祿豈弟謂以豈弟爲干祿之方也求福不回謂  
以不回爲求福之本也此倒裝句法

思齊首章婦音阜是母當讀牡今韻有之非古音也楊  
孟公云母之見於詩者皆讀滿彼切惟婦亦然天問與  
子叶易林與喜叶參同契與紀叶西京賦與鄙叶吳才  
老音房詭反是也又云廟如字保讀去聲爲韻音鮑非

詩誦 卷四

約園刊本

思齊詩用韻近頌於雅詩別是一格次章一三六公  
桐邦爲韻而二四五無韻四章下二句式入爲韻而上  
二句無韻卒章第一句第三句德數爲韻而二四無韻  
合數之仍兩句得一韻分數則參錯紛互無一韻相同  
首章三章仍歸常格於參差中得整齊此調詩中僅見  
皇矣三章兌字徒外反與縣詩吐外反不同友與季叶  
是上去相通之證末章肆字依前段當入韻按集韻有  
息七切一音似可補入是類是禡是致是附是伐是肆  
是絕是忽皆八字四韻也 此詩次章入之字八其字

如蛺蝶穿花蜻蜓點水奇矣而四章七克字五章三以  
字六章七我字四之字七章四不字四爾字卒章八是

字層層配合跗萼相承且以首章四方二國四國等字

及兩爰字三章兩斯字兩作字三則字四章三其德五

章兩無然卒章六疊字兩四方字處處鈎貫點染之八

章中又用十一個帝字作大關鍵此種嚴密整齊文字

謂古人有心固未必然謂古人無心亦不敢信也 末

二章皆分兩扇是今文銳入整出之法 觀字顧字省

字儼然有見首字遷字立字度字顯然有事三謂字赫

詩誦 卷四

約園刊本

然有言寫天命直是活現結到四方而後知天命卽人  
心也收拾全篇極精湛極宏大 首末三四方字相呼  
應中間四德字作眼目首四方是天末四方是人德字  
是天人合一處所以有四方之本也 前四章述祖德  
後四章述文王前四章一二述武王三四述王季後四  
章五六言伐密七八言伐崇章法整齊之至  
靈臺無句不韻讀者諷詠其音節盱衡其氣象直是一  
片太和元氣鼓盪彌綸覺宇宙間無非喜氣心腔中全  
是樂意鼓之舞之以盡神詩所以貴於誦也

下武每章啣接獨四章於第三句作逆承其法略變  
文王有聲孝字注或呼侯反一叶爲禮器引詩欲字作  
猶設也七章正字平聲自諧 每章末句皆樂歌之亂  
辭今曲家之合也 此詩前四章屬文王後四章屬武  
王與皇矣同律

生民首章敏字朱傳叶母鄙反則六子讀履帝武敏絕  
句與毛鄭無異也今學者皆宗朱傳而顧從嚴氏詩緝  
讀履帝武敏歆五字爲句何邪 三章呱訐若依今音  
作平聲自爲韻則與上兩林字同格與末章正相配末

詩誦 卷四

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章歆今合四句爲一韻而前半上三句登升自爲韻後  
半上三句時祀悔自爲韻用韻之法至此真無奇不備  
矣 第五章十實字連綴而下至實穎實粟句驚然換  
韻以五字句托住作收真有翩若驚鴻矯若游龍之致  
此篇專以雙飛句法見奇前後共有二十二句他如  
不寧不康于豆于豆則上下交紐兩互之則四句扇對  
釋之烝之取蕭取羝則兩句作對第三章誕實之三疊  
調第四章用荏菽旆旆四疊句以錯綜之中六章皆用  
誕字起以整齊之參差位置中正自有條有理此與皇

矣皆明堂著作煌煌大篇不知古人何厚於今人留此  
絕世妙文供吾欣賞邪

皇矣篇首尾以四方字作鈐束生民詩首尾以初字今  
字作呼應此等處謂古人無意爲文必不其然

行葦次章御字本音魚據反葦字當改叶胡故反末章  
斗者自爲韻不與主醜叶韻補主叶斗斗叶主語亦混  
既醉第三四五六章每兩句蟬聯而下與文王下武又  
略變唐韋莊有雜體聯錦五言轉韻詩一首源出於此  
既醉後四章全以得賢子孫立說較之頌五福祝萬年

詩誦 卷四

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更爲著實君子有孝子言孝子必生孝子所謂不匱也  
類族類也所說尙寬至室家祚允則專指子孫矣  
鳧鷖末章熏芬如字讀無有後艱句變調作收序云守  
成全在此句看出其所包括甚大  
假樂首章若子字不入叶以三句得韻與頌豐年首三  
句一例亦可備一說

篤公劉四章食之飲之君之宗之朱子謂就用之字爲  
韻是也未章兩澗字亦自爲韻虛實雖異爲韻則一此  
篇除篤公劉句惟于時言言不入韻耳惟用韻參差變



化每章不同令人目眩 篇公劉詩爲一朝大經大法  
所出與縣詩相同珮玉垂紳商皇典貴有經天緯地氣  
象燕許大手筆不足言也思輯用光句乃一篇之主  
洞酌首章三句得韻然矣惟以古韻言之則平聲之支  
微灰上聲之紙去聲之未皆可通轉此詩若茲字入韻  
更合三章爲一韻似亦未爲不可

卷阿厚叶下主反與巧言胡五反不同 此章篇法整

齊中有變化前後各一章中八章前二中二後三而第  
九章又與末章爲一律兩歌字首尾爲章法中間八矣

詩論 卷四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字極願望欣羨之神使王思致此之由四有字兩以字  
兩如字極鄭重推許之意使王知用之之實七八兩章  
申明用賢之實九章承上起下忽就目前閒閒寫景卻  
賦比興皆有不是閒文後路亦絕不申明使人自會於  
言外惟盛唐人知此法末章車馬結游字仍結賢才局  
陣宏肆節奏劉亮允是春容大雅之音 卷阿戒成王  
以守成詩中用六豈弟與旱麓受祖正同

民勞篇楊孟公曰此篇每章十句通不出部內蓋體裁  
之明整者卷反諫與上安殘其韻並當讀平聲鄙意以

爲末章卽略變化亦得要之古音自歸一律詩末王欲  
玉女二句是正旨實小人者王也故序以爲刺王

板篇煽字當音許各反非叶也資師叶可刪壞畏之二

反均可刪其一 板詩語多繁複反覆引伸歎歎懇懇

不嫌絮聒正所謂老夫灌灌也老成憂國語長心鄭重

故當有此態耳八章中首以上帝起三以天字起末章

連呼四天字當頭棒喝提出敬字見回天之法舍敬天

末由凜然法語之言

蕩詩爲詠史之濫觴 曾是猶言何以有是怪而問之

詩論 卷四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辭六朝人乃以曾是二字代在位歇後可笑不知其  
強禦乎培克乎較之友于貽厥尤爲無理

抑詩第三章集傳雖有叶終覺不安楊升菴以爲如尙

書之命詞不必強叶四章寐內自爲韻六章逝字集傳

叶音折舌逝爲韻則起處爲三句得韻矣然詩中凡三

句得韻者其文勢必直下至有韻句方住與此章第二

句卽用矣字者迥不相同詩音辯以爲兩矣字自爲韻

歷引詩中虛字韻實有見十一章吳才老韻補與集傳

叶音互異自當以韻補爲定總之古韻不可知後人強

以意叶未必得有當也 又案第十章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兩句集傳云與言叶詩音辨以爲言當讀魚斤反方與行本音譜然檢行字在詩中無如今音讀者故孟公仍以爲疑愚讀至商頌烈祖言字集傳注云叶音昂始恍然悟言字既有昂音行字本讀杭兩字恰相爲叶下文僭心兩音亦合三句兩韻之體因急拈出以質諸知韻學者

桑柔首章填字依瞻印舊說音塵於韻方譜第八章瞻字叶側姜反正如嚴莊之同音異字也 此篇前後多

詩誦 卷四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隔句用韻而又不純一體惟前數章不出韻耳餘則時出時入至末章之無韻詩之亂也若必以韻求之勢必前促後緩詩中更無此例 詩中東字惟桑柔叶音丁新字惟車牽叶音襄憲字惟桑扈作今音讀酒字惟抑詩叶子小反功字惟闕宮第二章叶居古反此等終當存疑 五章淑字叶音寂楊升菴引管子爲證

雲漢詩前六章反反覆覆呼天呼上帝呼后稷呼先祖呼羣公先正呼父母語意煩贅情景倉皇總在畏天勤民一片真誠中流出纔完得一憂字末二章方是率勵

羣臣合力回天之意寧丁我躬朱子已并采蘇傳寧俾我遜亦當依蘇傳作避位引遜解方合不然則宣王之志荒矣

崧高王命召伯叶連莫反王錫申伯又叶連各反以贈申伯則無叶紛歧爲甚要之前兩伯字本不入韻可無煩多事 此篇用韻平正通達於第四章忽間以連句韻亦後來古風調法所自出 崧高封申以控南邦烝民城齊以經東方韓奕命韓以鎮北國江漢命將常武親征皆宣王中興大政不可不錄然五詩當以韓奕崧

詩誦 卷四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高爲稍次蓋申伯之賢遜於樊侯召虎式是南邦之功尙在封申以後其在朝固未有赫赫也此日鋪張典禮終不免有泛泛酬應之辭首章開後人崇諛獻媚之濫觴以下不過歷敘恩綸稠疊至稱其賢德委以重任大抵勉強多而贊揚少堂皇典貴婉而多風自不愧孔碩二字 召伯嘗謝之功小雅黍苗猶追述之其所關之鉅可知

烝民第二章末句賦字無韻真不可解意古韻必有可叶今不可考耳 第六章起語三句得韻故第四句圖

字須入叶與第三章考保同 烝民詩語引於孝經者  
一引於中庸者二引於孟子者一元公制作以後惟抑  
詩與此為純粹以精者矣

韓奕首章惟禹甸之甸字當音乘去聲叶食證反從鄭  
箋讀與下命字為韻今不加注則四句方得韻通三百  
篇無此調法此則必當補入者 此詩敘錫命中間忽  
借取妻作一大波雖無關正意卻是做應酬詩討好之  
法然離題太遠難於轉合故以迎娶在前相攸在後倒  
裝出之而以莫如韓樂孔樂韓土輕輕一折而下毫不

費力正是煞費苦心處也  
江漢敘平夷武功只告成于王一句三章善後四章以  
下皆凱旋錫命受賞之事蓋召公元勳重德奕世宗臣  
朝野所望惟在繩其祖武致君成康固不必以武功稱  
美故其詩與六月采芑不同結語提出文德大旨顯然

烝民詩精微博大無一點浪墨浮煙江漢詩飛揚秀  
發精采百倍視崧高韓奕何如信乎作詩必視乎其人  
也

常武第三章用韻最變五章苞字叶補鈎反與斯干叶

詩誦卷四

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補苒反異以平上兩音而歧出也 此詩宣王法駕親  
征虜功迅奏曠世一見之大烈故其敘述戰功發揚蹈  
厲第三章及後二章換韻最急全篇不入韻者纔七句  
其聲震旬其氣嚴肅將以耀中興之功而懾叛臣之膽  
後世韓碑柳雅皆其取宗也

瞻卬察字叶則例反與菀柳子例反不同楊孟公云疾  
字當依抑詩叶集二反 哲夫成城二句傳箋在章之  
末呂成公始改屬下章極當故朱子從之

召旻茂字當加叶姥罪反與止字為叶漢書敘傳以茂

詩誦卷四

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叶祉魏武碣石篇以茂叶起可證惟五章引字無韻不  
可解中字當叶蹤倫反與頻韻相諧 惟昔之富不如  
時惟今之疾不如茲舊作四句以富與疾叶隔句韻也  
鄙意此七字語意本直下不如作一句讀為勝二句實  
後世七言之祖 召旻亡國之音也章法句法皆前急  
而後慢其節奏亦前嘯而後嘯其音哀其氣促往而不  
回其東遷之兆乎隋王令言聽樂而知隋場之不反吾  
於此詩亦然

郝京山曰清廟以下三詩玄遠冲淡文王之至德也故

以首頌愚按三詩辭簡聲希所謂清廟之瑟一唱三歎有遺音者季氏本謂三詩當合為一章則臆說也

維清篇舊說維清為句緝熙文王之典為句言周道所以清明者以能緝熙文王之典常也案此讀句法與儀式型文王之典同而清裡成禎通體得韻不為無見

朱子集傳烈文以公疆兩韻相叶未審當從何讀意亦可互用也劉安成曰第一句與第六第七句相叶亦隔互叶韻也愚案劉說誠是但第五句當與公韻叶下工不當叶疆耳

詩誦 卷四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天作彼岵矣岐岵毛詩本作徂往也彼徂矣絕句集傳據韓子及沈括筆談改為岵而連下岐字為句傳箋就君德說集傳就地形說義似稍隘 頌之天作即雅之皇矣雅者告君之辭主於暢達故彙數百言而不厭其多頌者告神之辭歸於謹嚴故參寥六七句而不嫌其少思文生民亦然 荒字康字夷字鍊得簡括一字萬鈞

昊天有成命篇如夙夜基命宥密四句非大聖人制作誰能更道一字必非祀成王之詩

我將詩通篇諧音右字饗字自屬三聲通用 頌體簡嚴而儀式刑三字獨文繁語複故自不可一律

時邁廣義云此詩與武成相表裏蓋武成大告而巡守也愚案玩載囊弓矢二句則姜先生之說是也若平日時巡則有般詩在

思文天字叶鐵因反與民字自為韻稷極上下韻育依生民載生載育與稷叶上夙音夕育當叶音亦

讀詩必先別體裁用於廟者曰頌作於朝者曰雅采於草野者曰風此定體也若臣工噫嘻為戒農官詩則當

詩誦 卷四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入雅而不在頌矣似從序為安

奏字楚茨叶音族賓之初筵縣叶宗五反有瞽叶音祖則則古切矣 有瞽篇首二句立綱下分兩段上段六句承瞽韻下段五句承庭韻分叶之成一頭兩腳體雖詩全篇隔句用韻四句一換韻周頌中最整飭之作載見前六句連句韻後六句三句得韻中以率見昭考二句另調作關紐率見句承上以孝句起下移宮換羽節奏則然

有客宿字有思積切一叶班彪冀州箴以宿叶邑此以

宿叶繫亦可備一說

閔予小子造考孝本音自為韻亦可若必欲與疾叶則考字一叶終似可省

敬之前戒後答分兩節各六句與有客篇分三節同但不明分章法耳此頌之近於雅者

載芟以士兩韻皆三句得韻與采芣首三章同格至上兩句旅婦本相叶婦字自有奉甫切一音但未知伯飴

二音可叶否當亦是隔句用韻也 若以此六句為韻則是通篇連句韻惟匪且有且及末句無韻良耜亦只

詩譜 卷四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殺時倬牡及末句無韻又均在末數句可以想見幽頌之樂音矣 良耜茂與朽本諸不必叶牡字叶姥罪切

與兩止字為韻亦可 載芟良耜二詩節節轉韻每一韻為一層事長短不齊隨意為伸縮即此可悟古詩換韻之法 二詩似是一人所作其敘事處詳略互見無

一處相犯似有意相避者然可異也 絲衣通篇尤韻中間基肅忽隔句用韻別成一格不必

依集傳偏就一韻用叶反致紛歧也 酌詩以兩時字為主故曰酌桓詩以兩天字為主故曰

武志武志即天心也

賚篇之字兩思字為韻中間定命自為韻

魯頌非頌也有雅音焉魯人以為頌也功德不足以頌而強為之無怪其終不合也則謂之變頌而已 魯頌

四篇駟是風體有駟泮水是小雅體猶有責難陳善之意焉至閔官則誕矣要皆臣頌其君非宗廟樂舞告神

之辭故序特稱頌以其非頌體也 名生於不足況人君而徒以一政一事形為歌詠不轉見其隘乎斯干無

羊車攻常武雅之所以不能復正也派流至魯頌於是後世之吉金樂石進奏應奉之詞無不以頌稱者則吉

甫史克諸人之作備而雅頌之體由是紊矣 駟篇思無疆思馬斯臧兩思字上實下虛注未分明

有駟詩音節清峭與頌體異并與風雅體異已開後人樂府體一派

泮水首章後叶蒲麻反大叶特計反遇叶力制反與噦音叶為連句韻二章昭讀如字教讀平聲為隔句韻三

章老道並如字讀為中二句自為韻而首尾合韻如此讀則全篇八章用韻無一同者殊見變化可備一格

酌詩以兩時字為主故曰酌桓詩以兩天字為主故曰

詩譜 卷四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泮水上四章是文德下四章是武功三章以屈此羣醜  
作一逗羣醜即指淮夷四章以允文允武鎖上起下關  
鍵分明五章六章兩提德字武功必本於文德與三章  
德字緊相鉤貫末章食彼桑黹二句是文德武功合效  
處處點泮水眉目情朗結法更寓意深長不忘責難  
闕宮二章功子兩字不必入韻功字既叶居古反六章  
又如字讀子字既叶子古反三章又叶獎里反子詩全  
詩叶獎  
里反而七月第五章又叶  
茲五反鷓鴣假乘又音則是歧舌也而可乎第七章邦  
字仍當叶卜工反與從字為韻否則及彼淮夷莫不率

詩補卷四  
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從語勢已絕不應至莫敢不諾句始得韻也 闕宮洋  
洋數百言鋪張揚厲一時大手筆非後人所能擬議也  
特以介於兩大遂成邾莒耳須分別觀之 首章藍本  
生民次章藍本大明末章藍本殷武古人作文字亦未  
嘗無因襲處後世文律愈嚴文體益下遂有以一二語  
相似貽笑千古者亦世風厚薄之一驗也 土田附庸  
下龍旂承祀上橫入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二句便見是  
僖公僭禮此詩人微意不然賜天子禮樂是何等事而  
不言所由來耶 第四章朱子謂籩豆大房下當脫一

句蓋依詩例前後五章皆當是章十七句也

周頌文商頌質周頌淵醇而有淡遠之味商頌古樸而  
有嚴厲之神自是一朝政化所關不可強也沈歸愚云  
周頌和厚魯頌誇張商頌古質此頌體之別

商頌五篇皆連句用韻其不入韻者那詩烈祖元鳥纒  
兩句殷武第二章維女荆楚句承上章合韻其不入韻  
者亦惟不敢怠遑一句試反覆諷誦可以想見商人之  
聲

那詩昔作夕恪四句是隔句用韻集傳不叶自不必強

以昔叶息約反夕叶祥禽反也

烈祖詩通篇皆陽庚韻連句叶獨起六句彊成三句得  
韻而以祖祜韻所黏韻間之後人碑銘中常學此體然  
則烈祖全篇只緩我眉壽句不入韻耳 烈祖言字之  
叶音昂他無所見愚案言字本有魚斤反之一叶則以  
成夔平言爭五字以今音自為韻亦可備參 那與烈  
祖皆言思成此二字即指湯孫言成守成之君也加一  
思字有多少兢兢業業在  
元鳥末四句祈宜河何當是隔句用韻音節方錯落其

詩補卷四  
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謂四海來假爲三句得韻者非也此詩節奏甚緊句法亦緊相銜接於結末更不得有三句一韻調法也武王集傳云湯號而其後世亦以自稱愚案以武王自稱未免過夸周武王號寧王周之後世亦無自稱寧王者還當屬成湯爲是

長發其字依鄭箋讀作拱龍字依鄭箋讀作寵動字本有上去二音不必叶此篇每章八句同一韻獨末章六句三換韻調法之變與他詩不同

殷武第四章嚴字注叶五剛反案嚴古讀本與莊同漢

詩誦 卷四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明帝諱莊改莊爲嚴以其音之同也此古音之最有證者此篇高宗中興之詩起二句便將英主雄才大略奮發果斷一時四方人心竦息震動氣象一并寫出是神來之筆以下五章用意層層銜接脈絡分明近於周雅矣朱子謂第三章脫一句以文義推之亦實有見殷武玄鳥皆祀武丁玄鳥之詩實本殷武中三章之意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即天命多辟二句命于下國二句也龍旂十乘大糇是承四海來假來假祈祈卽歲時來辟二句也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卽商

邑翼翼二句也至玄鳥一言天三言命殷武亦一言天三言命與周襄答晉文王孫滿對楚莊之意正同以見天命有在奉昊澤之靈威戢悍侯之驕志中興偉業奕葉蒙麻頌之於廟揚祖烈卽以表天心故不嫌因襲也

詩誦 卷四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詩誦卷四

詩誦卷五

清鄭縣陳 僅餘山撰

朱子集傳叶音字數

國風

服 叶蒲北反關雎有狐葛屨蜉蝣候人六月三采芑

小東文王下武文王有聲蕩泮水十五見 采 叶此

禮反關雎芣苢蒹葭小旻四見 友 叶羽已反關雎

六月二吉日雨無正車華皇矣假樂抑九見又叶羽軌

反匏有苦葉泔水 芼 叶音邈入聲關雎 啗 叶

詩誦 卷五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居奚反葛覃北風風雨出車鼓鍾卷阿烝民七見 綌

叶去略反葛覃 斲 叶戈灼反葛覃駟泮水又丁

故反振鷺 否 方九反如字葛覃又叶補美反匏有

苦葉小旻甫田賓之初筵四見 母 莫後反如字葛

覃南山思齊又滿補反蠓蝻陟岵又滿彼反竹竿葛藟

將仲子四牡小弁北山洞酌雖八見又滿消反出車泔

水又滿委反闕宮 行 叶戶郎反卷耳擊鼓雄雉北

風載馳氓有女同車丰汾沮汝無衣七月東山鹿鳴六

月泔水十月之交小東二北山車華若之華大明絲篥

公劉蕩崧高天作敬之二十八見又與言叶抑 懷

叶胡隈反卷耳終風谷風又胡威反揚之水將仲子南

山東山常棣五見 觥 叶古黃反卷耳七月 華

芳無呼瓜二反芳無爲叶桃天隰有萋楚采芣又芳無

胡瓜二反何彼穠矣又叶芳無反有女同車山有扶蘇

著皇皇者華出車五見 家 古胡古牙二反古胡爲

叶桃天隰有萋楚又叶古胡反鴟鴞常棣黃鳥雨無正

絲五見又古乎反采芣又叶音谷行露次章又各空反

行露末章 豳 又子余反與夫叶兔豳 仇 叶渠

詩誦 卷五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反兔豳又音拘叶求其二音賓之初筵 有 叶羽

已反芣苢葛藟魚麗二吉日四月甫田裳裳者華二篤

公劉有駉闕宮烈祖十三見 廣 叶古壙反漢廣

泳 叶于誑反漢廣 永 叶弋亮反漢廣 方 叶

甫矣反漢廣 馬 叶滿補反漢廣擊鼓叔于田太叔

于田株林東山四牡吉日十月之交采芣絲崧高有客

駟四十七見 枚 叶莫戀反汝墳東山 子 叶樊

里反麟趾何彼穠矣匏有苦葉旄邱邱中有麻衡門七

月六月吉日節南山雨無正北山甫田大田文王皇矣



文王有聲生民二既醉二假樂抑五韓奕江漢二豔敬

之有駮闕宮烈祖長發三十六見又獎禮反大明又茲

五反七月五章又子古反闕宮二章又叶入聲鴟鴞又

叶音則假樂角叶盧谷反麟趾行露良耜居

叶姬御反鵲巢葛生又叶音據蟋蟀又斤於斤御二反

羔裘韓奕御叶五據反鵲巢又魚駕反太叔于田

行葦事叶上止反采繁北山大田縣抑五見降

叶乎攻反草蟲出車旱麓鳧鷖四見下叶後五

反采蘋殷其雷擊鼓凱風采芩宛邱東門之枌七月東

詩誦卷五

三四明叢書

山四牡北山采菽縣皇矣鳧鷖烝民有駮十七見敗

叶蒲寐反甘棠小旻民勞拜叶變制反甘棠

夜叶羊茹反行露東方未明葛生末章夜葉同上蕩振鷖六

見又弋灼反雨無正牙叶五紅反行露又五胡反

祈父訟叶祥容反行露皮叶蒲何反羔羊相

鼠革叶訖力反羔羊采芑斯干側叶莊力反

殷其雷伐檀三叶疏簪反標有梅鼎叶力求

反小屋汜叶羊里反江有汜悔叶虎消反江

有汜皇矣又呼委反生民又虎委反抑包叶蒲荀

反野有死麕車斤於尺奢二反與華字皆不言叶

案車字今韻魚麻雙收故集傳不作叶音不知古音本

無尺奢反也後凡並列二反而無叶音者均不具錄何

彼穠矣采薇孫叶須倫反何彼穠矣楚茨抑虞

叶音牙駟虞首章又五紅反駟虞次章又元具反抑

雲漢訛叶于其反綠衣風叶符惰反綠衣又

孚惰反晨風何人斯烝民又孚音反桑柔野叶上

與反燕燕叔于田葛生株林七月東山鴻雁鶴鳴小明

何草不黃篤公劉駟闕宮十六見南叶尼心反

詩誦卷五

四四明叢書

燕燕凱風株林何人斯鼓鍾卷阿泂水八見淵

叶一均反燕燕定之方中鶴鳴小旻四月旱麓六見又

叶於巾反采芑那顧叶果五反日月葛藟碩鼠墓

門伐木雲漢六見笑叶音慘終風氓又思邈反板

蠶叶音狸終風來叶如字又陵之反終風又

叶六直陵之二反南有嘉魚又陵之反雄雉君子于役

子衿頰弁四見又六直反女曰雞鳴采薇出車林杜小

東靈臺常武八見又云俱反白駒思叶新才新

齋二反終風又新齋反雄雉泉水載馳氓君子于役子

衿園有桃渭陽八見又新夷反敬之 兵 叶咄芒反

擊鼓無衣又咄亡反抑 冲 叶蔽眾反擊鼓 闕

叶苦劣反擊鼓兩見 老 叶魯吼反擊鼓泮水又呂

吼反女曰雞鳴又魯口反小弁 活 叶戶劣反擊鼓

碩人又呼酷反載芟良耜 信 叶斯人反擊鼓蝮蝮

揚之水采芩節南山兩無正巷伯七見 勞 叶音僚

凱風 軌 叶居有反匏有苦葉 雁 叶魚肝反匏

有苦葉 怒 叶暖五反谷風皇矣柔柔常武四見

死 叶想止反谷風相鼠陟岵 救 叶居尤反谷風

詩誦 卷五 五十四明叢書 新圖刊本

售 叶市周反谷風 葛 叶居謁反旄邱采葛

伯 叶音逼旄邱又逋莫反崧高二章又逋各反崧高

四章 久 叶舉里反旄邱六月蓼莪 翟 叶直角

反簡兮又叶去聲君子偕老 赭 叶陟略反簡兮

謀 叶謨悲反泉水氓皇皇者華十月之交巷伯 二 絲

七見又莫徒反小旻 姊 叶獎禮反泉水 牽 叶

下介反泉水又胡瞎下介二反 下介 叶車牽 歎 叶宅

涓反泉水常棣 漕 叶徂侯反泉水載馳 門 叶

眉貧反北門何人斯韓奕 艱 叶居銀反北門何人

斯臯臯 哉 叶將其反北門三見又將黎反氓君子

于役園有桃終南黍苗敬之六見 謔 叶竹棘反北

門 敦 叶都回反北門 遭 叶夷回反北門谷風

雲漢 摧 叶徂回反北門又徂爲采臥二反鸛鷖

管 叶古竟反靜女 貽 與異叶靜女 鮮 叶想

止反新臺 洒 叶先典反新臺 浼 叶美辨反新

臺 景 叶舉兩反二子乘舟 儀 叶牛何反柏舟

相鼠賓之初筵行葦抑 二 六見又叶宜俄二音東山又

五何反菁菁者莪又叶音義斯干 掃 叶蘇后反牆

詩誦 卷五 六十四明叢書 新圖刊本

有茨山有樞又蘇吼反伐木 道 叶徒厚反牆有茨

還又徒候反小旻又徒苟反小弁又徒口反生民又下

與考叶韓奕又徒吼反泮水 珈 叶居何反君子偕

老 宜 叶牛何反君子偕老裳裳者華鸛鷖棫樸臯

鷺烈祖六見又魚奇魚何二反 魚何 叶女曰雞鳴又牛奇

牛何二反閼宮 皙 叶征例反君子偕老 展 叶

諸延反君子偕老 裨 叶汾乾反君子偕老 顏

叶魚堅反君子偕老抑 媛 叶于權反君子偕老

中 叶諸良反桑中又諸仍反小戎召旻 宮 叶居

王反桑中 上 叶辰羊反桑中大明又辰羊辰亮二

反宛邱又時亮反頰弁 麥 叶訖力反桑中載馳碩

鼠七月闕宮五見 兄 叶虛王反鶉之奔奔陟岵黃

鳥皇矣四見又虛陽反將仲子 奔 叶逋氓反鶉之

奔奔 虛 叶起呂反定之方中 京 叶居良反定

之方中下泉正月甫田文王大明 皇矣下武文王有

聲篤公劉十一見 田 叶徒因反定之方中又地因

反叔于田信南山甫田白茅崧高江漢六見 干 叶

倉新反定之方中甫田 弟 叶待里反蝦蟇又待禮

詩論卷五

七四明叢書

反載驅 命 叶彌并反蝦蟇揚之水采菽假樂卷阿

江漢 七見 爲 叶吾何反相鼠鳧鷖又吾禾反兔

爰抑 俟 叶羽已反又音始相鼠又于紀反吉日

郊 叶音高干旄碩人碩鼠出車四見 驅 叶祛尤

反載馳又祛尤虧于二反山有樞又虧于虧由二反皇

皇者華又叶俱懼反又居錄反小戎 蠹 叶謨耶反

載馳 尤 叶于其反載馳 猗 叶於何反淇澳節

南山又叶於寄於箇二反車攻 諶 叶況遠反淇澳

贊 叶側歷反淇澳 澗 叶居賢反考槃 寬

叶區權反考槃 盼 叶匹見反碩人 驕 叶音高

碩人甫田鴻雁 鏹 叶音褒碩人 朝 叶直蒙反

碩人氓又直勞反羔裘又直高反漸漸之石 濊 叶

許尸反碩人 發 叶芳月反碩人東方之月匪風烝

民烈祖五見又芳吹反七月 絲 叶新齊反氓鳴鳩

皇皇者華又新夷反抑 邱 叶祛奇反氓巷伯 媒

叶謨悲反氓 關 叶圭員反氓 甚 叶知林反

氓 耽 叶持林反氓 隕 叶于貧反氓 爽 叶

師莊反氓蓼蕭 岸 叶魚戰反氓皇矣 泮 叶匹

詩論卷五

八四明叢書

見反氓 晏叶伊佃反氓 旦 叶得絹反氓板 反

叶孚絢反氓猗嗟又分邇反賓之初筵角弓 右

叶羽軌反竹竿蒹葭雲漢又羽已反吉日甫田裳裳者

華文王縣五見又音又叶于記反彤弓又叶音由我將

甲 叶居協反芄蘭 望 叶武方反河廣又武方

武放二反宛邱又叶音亡都人士又無方反卷阿 帶

叶丁計反有狐 瓜 叶攻胡反木瓜信南山又叶

音孤七月 玖 叶舉里反木瓜邱中有麻 天 叶

鐵因反黍離 綢繆黃鳥鶴鳴節南山十月之交雨無

正小宛何人斯巷伯四月苑柳文王二棫樸旱麓假樂

卷阿桑柔雲漢崧高瞻卬離二十五見 噎 叶於悉

反黍離 估 叶戶劣反君子于役 括 叶戶劣反

君子于役 渴 叶巨列反君子于役又巨烈反采薇

蒲 叶滂古反揚之水 修 叶式竹反中谷有蕓

歎 叶息六反中谷有推 雁 叶良何反兔爰又

叶音麗斯干 孚 叶步廟反兔爰 憂 叶一笑反

兔爰揚之水唐 覺 叶居笑反兔爰 洙 叶矣始

二音葛藟又叶以始二音兼葭又羽已反大明 昆

詩誦卷五 九四明叢書 初圖刊本

叶古勻反葛藟 聞 叶微勻反葛藟雲漢 蕭 叶

疎鳩反采葛 穴 叶戶橋反大車黃鳥 施 叶

時遮反邱中有麻 館 叶古玩反緇衣篤公劉 造

叶在早反緇衣又徂候反閔予小子酌 蓆 叶祥

簫反緇衣 畏 叶於非反將仲子東山又紆會於非

二反板 檀 叶徒沿反將仲子伐檀鶴鳴 狩 叶

始九反叔于田駟鐵車攻 好 叶許厚反叔于田女

曰雞鳴還車攻四見又許候反清人又呼候反羔裘唐

又許口反遵大路吉日生民又許苟反大田 敷 叶

素苦反太叔于田 狙 叶女古反太叔于田 鵠

叶補苟反太叔于田 慢 叶黃半反太叔于田 罕

叶虛肝反太叔于田 弓 叶姑弘反太叔于田小

戎采綠闕宮四見 彭 叶普郎反清人又必亡反載

驅又鋪郎反出車北山大明烝民韓奕駒六見 旁

叶補岡反清人 英 叶於良反清人有女同車著汾

沮汝四見 軸 叶音冑清人 陶 叶徒候反清人

又叶夷周反泮水 抽 叶敕救反清人 濡 叶而

朱而由二反羔裘又如朱如由二反皇皇者華 侯

詩誦卷五 十四明叢書 初圖刊本

叶洪姑洪鈞二反羔裘又洪孤反白駒 渝 叶容朱

容周二反羔裘 彥 叶魚肝反羔裘 祛 叶起據

反遵大路又起居起據二反羔裘唐 魏 叶齒九反

遵大路 加 叶居之居何二反女曰雞鳴 贈 叶

音則女曰雞鳴 和 叶戶圭反羣兮 餐 叶七宜

反狡童伐檀 洧 叶于已反褰裳 丰 叶芳用反

丰 巷 叶胡貢反丰 墀 叶上演反東門之墀

阪 叶孚鬻反東門之墀 膠 叶音驕風雨 廖

叶憐蕭反風雨 晦 叶呼洧反風雨蕩 佩 叶蒲

眉反子衿渭陽 達 叶他悅反子衿載芟長發 三五

見 溥 叶上充反野有蔓草 願 叶五遠反野有

蔓草 渙 叶于元反溱洧 蕝 叶古賢反溱洧澤

陂 明 叶謨郎反雞鳴東方未明黃鳥小東楚茨信

南山甫田大明既醉民勞板蕤民執競敬之有駟十五

見 夢 叶莫滕反雞鳴又彌登反斯干又莫登反正

月二 間 叶居賢反還十畝之間 茂 叶莫口反

還南山有臺斯干生民良耜五見 著 叶直居反著

素 叶孫租反著 闕 叶它悅反東方之日 倒

詩譜 卷五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叶都妙反東方未明 顛 叶典因反東方未明車

鄰 令 叶力呈反東方未明又盧經反十月之交

圃 叶博故反東方未明 雙 叶所終反南山 畝

莫後反如字南山又滿彼反七月信南山甫田 三大

田二 縣八見又每彼反采芑又滿洧反生民又滿委反

載芟良耜 但 叶旦悅反甫田匪風 變 叶龍眷

反甫田猗嗟 卍 叶古縣反甫田 鰈 叶古倫反

敝笱 夕 叶祥禽反載馳白駒雨無正 儻 叶音

獲載驅 甥 叶桑經反猗嗟 婉 叶許願反猗嗟

貫 叶肩縣反猗嗟 亂 叶靈眷反猗嗟 刺

叶音砌葛屨瞻卬 國 叶于逼反園有桃碩鼠鳴鳩

六月二 雨無正青蠅文王大明民勞蕩抑崧高江漢常

武二 闕宮殷武十八見又越邇反北山 偕 叶舉里

反陟岵林杜魚麗賓之初筵四見 閑 叶胡田反十

畝之間駟鐵六月殷武四見又胡負反皇矣 還 叶

音旋十畝之間 外 叶五墜反十畝之間蟋蟀 干

叶居焉反伐檀斯干 輻 叶筆力反伐檀正月

殮 叶素倫反伐檀 苗 叶音毛碩鼠車攻 邁

詩譜 卷五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叶力制反蟋蟀東門之枌苑柳 怡 叶佗侯反蟋蟀

樞 烏侯昌朱二反 叶烏侯 山有樞 榆 夷周以朱

二反 叶夷周 山有樞 婁 力侯力俱二反山有樞 栲

叶去九反山有樞又叶音口南山有臺 考 叶去

九反山有樞又孔五反信南山三章又去久反信南山

五章江漢又上與道叶韓奕又叶音口雝二 又叶祛侯

反閱予小子 保 叶補苟反山有樞又叶音鮑思齊

又叶音補崧高 沃 叶箭縛反揚之水又箭縛反隰

桑 皓 叶胡暴反揚之水又胡老反月出 繡 叶

先妙反揚之水 鵠 叶居號反揚之水 芻 叶側

九反綢繆 隅 叶語口反綢繆 迥 叶狼口反綢

繆 者 叶章與反綢繆巷伯駒又掌與反采綠 姓

叶桑經反林杜節南山 故 攻乎古慕二反 攻乎

羔裘 後 叶音戶葛生末章又下五反南山有臺正

月蘇瞻印二五見又下故反角弓 巔 叶典因反采

芴 盡 叶地一反車鄰 碩 叶常灼反駟鐵又常

約反楚茨大田閟宮二 獲 叶黃郭反駟鐵巧言楚

茨泮水四見又胡郭反皇矣桑柔 續 叶辭屢反又

詩誦卷五

十三四明叢書

如字小戎 轂 叶又去聲小戎 驂 叶疏簪反小

戎 邑 叶於台反小戎 罇 叶朱倫反小戎 苑

叶音氲小戎 音 叶一陵反小戎 梅 叶莫悲

反終南鳴鳩四月 裘 叶渠之反終南七月大東

櫟 叶歷各反晨風 袍 叶步謀反無衣 澤 叶

徒洛反無衣鴻雁載芟 載 叶訖約反無衣 簋

叶已有反權輿伐木 飽 叶捕苟反權輿楚茨若之

華 湯 他郎他浪二反 宛邱 夏 叶與下同

後五反宛邱四月 翻 叶殖有反宛邱 差 叶七

何反東門之粉 麻 叶謀婆反東門之粉東門之池

菅 叶居賢反東門之池 訊 叶息悴反墓門雨

無正 子 叶演女反墓門鷓鴣正月谷風四月雲漢

六見 茗 叶徒刀反防有鵲巢 惻 叶朗老反月

出 受 叶時倒反月出又承咒反蒼伯 嗝 叶音

波澤陂首章 苞 叶待檢反澤陂 枕 叶知檢反

澤陂 曜 叶羊號反羔裘 結 叶訖力反素衣鳴

鳩又繳質反都人士 飄 叶匹妙反匪風 嚙 叶

匹妙反匪風 楚 叶創舉反蜉蝣 說 叶輸蕪反

詩誦卷五

十四四明叢書

蜉蝣 年 叶尼因反鳴鳩東山無羊信南山甫田五

見又禰因反江漢 師 叶霜夷反下泉節南山板

火 叶虎委反七月大田 衣 叶上聲音七月 烈

叶力制反七月生民 褐 叶許側反七月 歲

或曰發烈褐皆如字而歲讀如雪七月又叶音雪又如

字生民 耜 叶羊里反七月又養里反大田載芟良

耜 庚 叶古郎反七月大東 玼 叶音走七月

稻 叶徒苟反七月 壽 叶殖酉反七月江漢離又

直酉反南山有臺 稼 叶古護反七月 穆 叶六

直反七月闕宮 陰 叶於容反七月 非 叶已小

反七月 饗 叶虛良反七月彤弓楚茨我將烈祖五

見室 又叶上聲鴟鴞 閱 叶眉貧反鴟鴞 垓

叶地一反東山 至 叶入聲東山又朱力反扶杜

嘉 叶居宣居何二反東山又居何反破斧魚麗節

南山頰弁賓之初筵既醉臯鸞抑二九見 何 叶奚

何二音東山又音荷叶如字玄鳥 錡 叶巨何反破

斧 瑕 叶洪孤反狼跋

小雅

詩韻卷五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鳴 叶音芒鹿鳴 萃 叶音旁鹿鳴 笙 叶師莊

反鹿鳴 昭 叶則襄反鹿鳴又叶音灼抑又之繞反

泮水 桃 叶音洮鹿鳴 倣 叶胡高反鹿鳴 湛

叶持林反鹿鳴常棣賓之初筵 駒 恭于恭侯二

反 恭侯 皇皇者華又叶去聲角弓 難 叶泥沿反常

棣又乃多反桑扈 戎 叶而主反常棣常武 生 叶

桑經反常棣伐木節南山小宛召之華絳殷武七見

猷 叶起淺反伐木 暇 叶後五反伐木何草不黃

又胡故反小明 享 叶虛良反天保信南山戰見烈

祖殷武五見 福 叶筆力反天保小明楚茨二大田

鴛鴦賓之初筵文王大明旱麓行葦既醉假樂潛闕宮

殷武十六見 作 叶則故反采薇 疚 叶訖力反

采薇杜大東 戒 叶訖力反采薇楚茨常武 哀

叶於希反采薇十月之交小旻四月四見又叶音依

桑柔 牧 叶莫狄反出車 載 叶節力反出車正

月小東縣四見又子利反彤弓 旃 叶蒲寐反出車

瘡 叶古轉反扶杜 近 叶渠紀反扶杜 燠

叶蘇何反魚麗 時 叶上紙反魚麗文王蕩又叶酬

詩韻卷五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時二音賓之初筵又上止反生民既醉 又 叶夷昔

反或如字南有嘉魚又夷益反小宛又叶由怡二音賓

之初筵次章又叶夷益夷鼓二音賓之初筵末章 臺

叶田飴反靈臺南山有臺 萊 叶陵之反南山有

臺十月之交 肴 叶果五反南山有臺行葦 寫

叶想羽反蓼蕭裳裳者華車牽 豈 叶去禮反蓼蕭

又去幾反魚藻 覯 叶虛王反彤弓 喜 叶去聲

彤弓 棄 叶古號反彤弓 騶 叶大到反彤弓又

市救反小弁 急 叶音棘六月 安 叶於連反六

月殷武又於肩反皇矣 憲 叶許言反六月又虛言

反板崧高 試 叶詩止反采芑又申之反大東 衡

叶戶郎反采芑韓奕闕宮烈祖長發五見 珩 叶

戶郎反采芑 闕 叶徒鄰反采芑 醜 叶尺由反

采芑 威 叶音隈采芑又紆胄反巧言 草 叶此

苟反車攻小弁 調 讀如同與同叶車攻 馳 叶

徒臥反車攻又唐何反卷阿 破 彼寄普過二反 彼

車攻 戊 叶莫吼反吉日 禱 叶丁口反吉日

算 叶果五反鴻雁 宅 叶達各反鴻雁皇矣崧

詩補卷五

十七 四明叢書 菊園刊本

高闕宮四見 旂 叶渠斤反庭燎又巨斤反采菽又

其斤反泮水 海 叶虎委反沔水江漢烈祖 客

叶克各反白駒楚茨 游 叶汪胡反白駒 菑 叶

筆力反我行其野 異 叶逸織反我行其野 山

叶所旃反斯干小弁殷武 苞 叶補苟反斯干生民

又鋪銅反武常 猶 叶余久反斯干又于救反小旻

芋 叶王遇反斯干 正 叶音征斯干又諸盈反

節南山文王有聲雲漢 簞 叶徒檢徒錦二反斯干

寢 叶于檢于錦二反斯干 黷 叶彼何反斯干

蛇 叶于其土何二反斯干 噍 叶胡光反斯干

執競 瓦 叶魚位反斯干 池 叶唐何反無羊又

徒何反皇矣 物 叶微律反無羊 具 叶居律反

無羊 雄 叶于陵反無羊又胡陵反正月 瞻 叶

側銜反節南山又側姜反桑柔 斬 叶側銜反節南

山 嗟 叶遭奇反節南山 氐 叶都黎反節南山

殆 叶養里反節南山兩無正烈祖 屈 叶居例

反節南山又居氣反小弁采菽瞻印 闕 叶苦桂反

節南山 定 叶唐丁反節南山江漢 政 叶諸盈

詩補卷五

十六 四明叢書 菊園刊本

反節南山又叶音征抑 誦 叶疾容反節南山 邦

叶卜工反節南山瞻彼洛矣采菽思齊皇矣崧高二

召旻闕宮九見 口 叶孔五反正月巧言 局 叶

居亦反正月 厲 叶力桀反正月又落蓋反都人士

輔 叶扶雨反正月 意 叶乙力反正月 沼

叶音灼正月靈臺 椽 叶都木反正月 卯 叶莫

後反十月之交 矣 叶於姬反十月之交 王 叶

于放反十月之交又叶如字板 痲 叶呼消反十月

之交 徹 叶直質反十月之交 退 叶吐類反雨



無正血 叶虛屈反兩無正 用 叶于封反小旻

底 叶都黎反小旻 集 韓詩作就叶疾救反小

旻又昨合反大明 咎 叶巨又反小旻 聽 叶平

聲小旻 爭 叶側陘反小旻又側陘反江漢又叶音

章烈祖 富 叶筆力反小宛又方味反贍印又方未

反闕宮 負 叶蒲美反小宛又扶委反生民 似

叶養里反小宛裳裳者華江漢 斯 叶先齋反小弁

何人斯 擣 叶丁口反小弁 梓 叶獎里反小弁

在 叶此里反小弁 雌 叶千西反小弁 先

詩誦卷五 十九四明叢書 初園刊本

叶蘇晉反小弁 地 叶陽何反小弁 佗 叶湯何

反小弁 罪 叶音悴巧言 盟 叶謨郎反巧言

長 叶直良反巧言 樹 叶上主反巧言行葦 厚

叶胡五反巧言又狠口下主二反卷阿 階 叶居

奚反巧言桑柔贍印 幾 叶居希反巧言 舍 叶

商居反何人斯 易 叶以支反何人斯又夷益反板

翩 叶批賓反巷伯桑柔 幡 叶芬邇反巷伯又

分邇反賓之初筵 昊 叶許候反巷伯 菱 叶於

回反谷風 害 叶音曷蓼莪四月生民又暇憩反闕

宮 弗 叶分律反蓼莪 視 叶善止反大東 東

叶都郎反大東又叶音丁雲漢 空 叶林郎反大

東 泉 叶才勻反大東采菽 濁 叶殊玉反四月

薦 叶以旬反四月 賢 叶下珍反北山行葦

傍 叶布光反北山 議 叶魚羈反北山 冥 叶

莫迥反無將大車 戚 叶子六反小明 潛 叶賢

雉反鼓鍾 回 叶平為反鼓鍾 馨 叶居尤反鼓

鍾 僭 叶七心反鼓鍾又七尋反抑 祀 叶逸織

反楚茨大田生民又養里反離闕宮 侑 叶夷益反

詩誦卷五 二十四明叢書 初園刊本

楚茨 亨 叶鋪印反楚茨瓠葉 祊 叶補光反楚

茨 慶 叶祛羊反楚茨二甫田二裳裳者華皇矣闕

宮七見 踏 叶七略反楚茨 炙 叶陟略反楚茨

瓠葉行葦 莫 叶木各反楚茨 庶 叶陟略反楚

茨 度 叶徒洛反楚茨又待洛反抑 格 叶剛鶴

反楚茨抑 愆 叶起巾反楚茨 備 叶蒲北反楚

茨旱麓 位 叶力入反楚茨 告 叶古得反楚茨

抑又姑沃反行葦 私 叶息夷反楚茨大田 奏

叶音族楚茨又宗五反賓之初筵縣又叶音祖有誓

盡 叶子忍反楚茨 甸 叶徒鄰反信南山 渥

叶烏谷反信南山 或 叶於通反信南山 管 叶

音勞信南山 耕 叶獎里反甫田 敏 叶母郎反

甫田生民 穀 叶工洛反大田 阜 叶子苟反大

田 白 叶僕各反裳裳者華 左 叶祖戈反裳裳

者華 胥 叶思呂反桑扈 翰 叶胡見反桑扈又

胡田反文王有聲板又胡干反崧高二江漢一秣 叶

莫佩反鴛鴦 艾 叶魚肺反鴛鴦又五計反闕宮

綏 叶宣佳士果二反鴛鴦 柏 叶通莫反頰弁闕

宮 奕 叶弋灼反頰弁闕宮 櫟 叶弋灼反頰弁

板 柄 叶兵旺反頰弁 臧 叶才浪反頰弁 逝

叶石列石例二反石列車鞏又叶音折抑 教 叶

居爻反車鞏又叶去聲抑 射 叶都故反車鞏又弋

灼反抑 薪 叶音襄車鞏 仰 叶五剛反車鞏

樊 叶汾乾反青蠅 設 叶書質反賓之初筵 抗

叶居良反賓之初筵 的 叶丁藥反賓之初筵

能 叶奴金反賓之初筵 郵 叶于其反賓之初筵

怠 叶養里反賓之初筵 識 叶失志二音賓之

詩誦卷五 三四明叢書 初國刊本

初筵 紆 叶上與反采菽 戾 叶郎之反采菽

遠 叶於圓反角弓 讓 叶如羊反角弓 取

叶音娶角弓 屬 叶殊遇反角弓 髦 叶莫侯反

角弓 瘵 叶子例反苑柳又側例反瞻卬 撮 叶

租悅反都人士 髮 叶方月反都人士 禱 叶都

甘反采綠 詹 叶都甘反采綠 鱣 叶音滑采綠

牛 叶魚其反黍苗 幽 叶於交反隰桑 愛

叶許既反隰桑 茅 叶莫侯反白華 疋 叶喬移

反白華 燔 叶汾乾反瓠葉 獻 叶虛言反瓠葉

炮 叶蒲侯反瓠葉 沒 叶莫筆反漸漸之石

玄 叶胡勻反何草不黃 矜 古頑反叶居陵反何

草不黃

大雅

躬 叶姑紅反文王召旻 臭 叶初尤反文王 孚

叶房尤反文王叶孚尤反下武 身 叶戶羊反大

明 興 叶音歆大明 茲 叶津之反絲敬之 伉

叶古郎反絲 附 叶上聲絲皇矣 趣 叶此苟

反棧樸 楫 叶籍入反棧樸 男 叶尼心反思齊

詩誦卷五 三四明叢書 初國刊本

廟 叶音貌思齊 赫 叶里各反皇矣桑柔 楮

叶紀庶反皇矣 喪 叶平聲皇矣蕩又桑耶反召

旻 禍 叶蒲補反皇矣 莈 叶分聿反皇矣 忽

叶虛屈反皇矣 拂 叶分聿反皇矣 圃 叶音

郁靈臺 孝 叶許六反或呼侯反文王有聲又呼侯

反閔子小子 嫫 叶魚倫反生民 夙 叶相卽反

生民 育 叶日通反生民思文 副 叶孚迫反生

民 翼 叶音異生民 呱 叶去聲生民 訐 叶

去聲生民 衰 叶徐久反生民 秀 叶思久反生

詩誦卷五 三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民 輒 叶蒲昧反生民 席 叶祥勺反行葦 弁

叶居訝反行葦 薦 叶卽略反行葦 堅 叶古

因反行葦 句 叶古候反行葦 主 或叶當口反

行葦又當口腫庾二反卷阿 醕 或叶奴口反行葦

斗 叶腫庾反行葦 背 叶必墨反行葦桑柔瞻

印又蒲寐反閔宮 壺 叶苦俊反既醉 沙 叶桑

何反鳧驚 熏 叶眉貧反鳧驚 芬 叶豐勻反鳧

鷺 繁 叶紛乾反篤公劉 嶽 叶魚軒反篤公劉

舟 叶之遙反篤公劉 刀 叶徒招反篤公劉

依 叶於豈反篤公劉又叶音隈閔宮 單 叶多涓

反篤公劉 儲 叶昌里反洞酌 歸 叶古回反洞

酌常武 漑 叶古氣反洞酌 俶 叶尼猶反民勞

大 叶特計反民勞閔宮 諫 叶音簡板 輯

叶祖合反板 耄 叶毛博反板又叶音莫抑 焯

叶許各反板 濟 叶箋西反板 資 叶箋西反板

藩 叶分邇反板 壞 叶胡罪胡威二反板 旦

叶得絹反板 衍 叶怡戰反板 誌 市林反或

叶市隆反蕩 終 叶諸深反或如字蕩 式 叶式

詩誦卷五 三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吏反蕩又失吏反崧高 羹 叶虛當反蕩閔宮又叶

音郎烈祖 舊 叶巨已反蕩召旻 撥 叶方吹筆

力二反蕩又必烈反長發 世 叶始制私列二反蕩

疾 叶集二反抑 今 叶音經抑載芟 酒 叶

子小反抑 刑 叶胡光反抑 尙 叶平聲抑 饑

叶市又反抑 報 叶蒲救反抑 慘 當作燥七

到反叶七各反抑 泯 叶彌鄰反桑柔 燼 叶咨

辛反桑柔 將 叶子兩反桑柔 疑 魚乞反叶如

字桑柔 競 叶其兩反桑柔 梗 叶古黨反桑柔

瑟 叶音必桑柔 溺 叶奴學反桑柔 相 叶

平聲桑柔 譜 叶于林反桑柔 忌 叶巨已反桑

柔 迪 叶徒沃反桑柔 垢 叶居六反桑柔 悖

叶蒲麻反桑柔 牲 叶桑經反雲漢 臨 叶力

中反雲漢 助 叶牀所反雲漢 蒸民 川 叶樞倫

反雲漢 焚 叶符勻反雲漢 遞 叶徒勻反雲漢

宰 叶獎里反雲漢 蕃 叶分遭反崧高 寶

叶音補崧高 番 音波叶分遭反崧高 圖 叶丁

五反蒸民 及 叶極業反蒸民 解 叶訖力反韓

奕闕宮殷武 厄 叶於栗反韓奕 樂 叶力告反

韓奕 譽 叶羊茹羊諸二反韓奕 滔 叶他侯反

江漢 休 叶虛久反江漢 士 叶音所常武又與

以叶載芟 業 叶宜卻反常武 駮 叶蘇侯反常

武 誨 叶呼位反贍印 鞏 叶音古贍印

頌

界 叶訖力反思文 耦 叶音擬噫嚅 皆 叶舉

里反豐年 鮪 叶于軌反潛 撮 叶音古載見又

果五反闕宮 庭 叶去聲閔子小子 柞 叶疾各

詩誦卷五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反載芟 積 子賜反叶上聲載芟 糾 叶其了反

良耜 蕭 叶津之反絲衣 嗣 叶音祠酌 才

叶前西反駟 繹 叶弋灼反駟闕宮 駮 叶洪孤

反駟 邪 叶祥余反駟 茆 叶謨九反泮水 鹹

叶況壁反泮水 逆 叶宜脚反泮水 遲 叶陳

回反闕宮 功 叶居古反闕宮 多 章移當何二

反章移 闕宮 乘 叶神陵反闕宮 綬 叶息稜反

闕宮 巖 叶魚枕反闕宮 貊 叶莫博反闕宮

尺 叶尺約反闕宮 鴉 叶七約反闕宮 酷 叶

侯五反烈祖 成 叶音常烈祖 平 叶音旁烈祖

言 叶音昂烈祖 其 音恭叶居勇反長發 龐

叶莫孔反長發 龍 叶丑勇反長發 動 叶德

總反長發 曷 阿葛反叶何竭反長發 藥 叶五

竭反長發 伐 叶房越反長發 殿 叶五剛反殷

武 丸 叶胡員反殷武

其稱讀誤及未詳者十九條

衛 泉水此字本與適害叶今讀誤 逝 二子乘舟

此字本與害叶今讀誤 歲 采葛本與艾叶 原

詩誦卷五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東門之粉無韻未詳 歸 東山無韻未詳 聲 正  
月無韻未詳 怨 小雅谷風叶韻未詳 泐 瞻彼  
洛矣無韻未詳 秩 賓之初筵無韻未詳後三四章  
放此 入 思齊此與下章用韻未詳 歌 桑柔末  
章叶韻未詳 賦 烝民叶韻若賦未詳 辟 烝民  
三章無韻未詳 卣 江漢無韻未詳 止 召旻四  
章叶韻未詳 引 召旻五章叶韻未詳 斯 清廟  
周頌多不叶韻未詳其說 茲 載芟末句無韻未詳  
人 良耜末句無韻未詳

詩誦卷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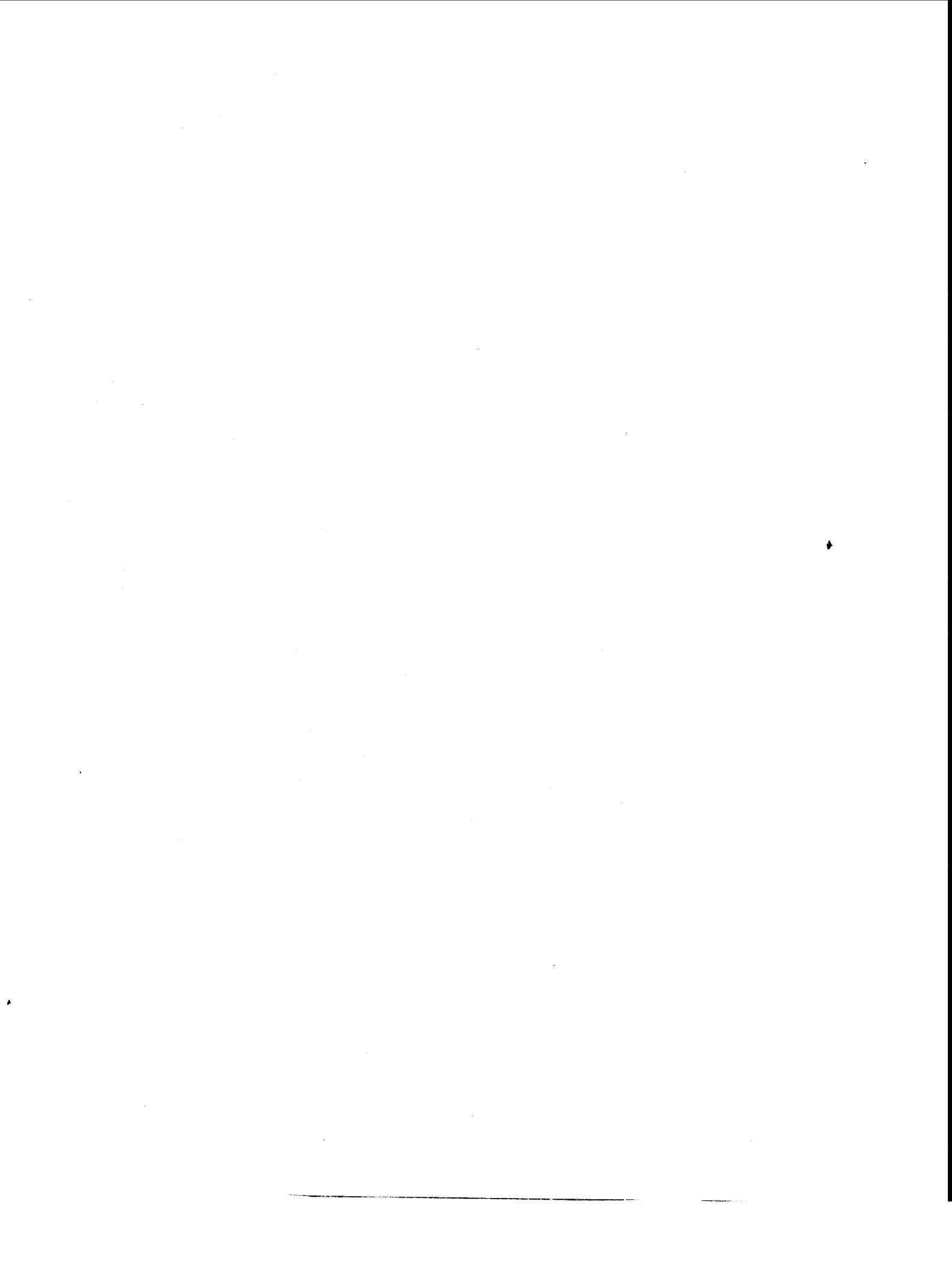
詩誦卷五

先大夫著書甚富共三十六種十三經蒙拾一詩誦二  
羣經質三三史攷腴四前後漢書攷腴五唐書攷腴六  
名臣言行錄摘要七讀史贅言八捫燭勝存九文莫書  
屋簷詹言十竹林答問十一捕蝗彙編十二讀選意籤  
十三濟荒必備十四南山保甲書十五王深寧先生年  
譜十六山海經摘要十七水經注考證十八各省郡邑  
扶雅十九靈泉瑣述二十疑塚錄廿一小學紺珠箋補  
廿二小學辨正廿三數海廿四校補讀書記數略廿五  
竹薈廿六繼雅堂文集廿七繼雅堂詩集廿八繼雅堂  
詩餘集廿九繼雅堂詩話三十唐詩叩虛三十一杜律  
初枕三十二璇璣碎錦圖三十三回文詩牘三十四秋  
興百一吟三十五練清軒詩賦三十六約百數十卷已  
刻者八種鼎不肖無力付梓珍藏手澤惟恐失墜而詩  
誦五卷尤為治經家必不可少之書今謹以聚珍板排  
印若干部其餘刊印俟諸異日光緒乙酉夏五孫鼎雪  
齡謹識

詩誦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新刊藏書總目序

誦時小識

卷三

雲南圖書

館藏版

甲寅  
年刊



誦詩小識卷之一

雲南叢書經部之五

劍川趙容刊真

詩

詩有四始五際四始見於詩序五際見於緯書然各有

二說焉關雎國風之始鹿鳴小雅之始文王大雅之

始清廟頌之始此見漢書鄭氏傳傳云四始之注本

注即序說也詩緯沈歷樞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

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此

因金木水火有四始之義以詩文託之又一說也五

際者應劭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也此見於漢

誦詩小識

卷之一

一

書劉奉傳傳云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注一說也鄭康成以沈歷樞

云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之際為改正辰在天門即

頤傳引沈歷樞作神在天門宋均注云神陽氣神

象也天門戌亥之間乾所據之是則辰字當作神出

入聽候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

則亥為革命一際也亥又為天門出入聽候二際也

卯為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為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為

陰盛陽微五際也此又一說也

王伯厚曰格物之學莫近于詩關關之雝摯有別也呦

呦之鹿食相呼也德如鳴鳩言均一也德如羔羊取

純潔也仁如騶虞不嗜殺也鴛鴦在梁得所止也桑

扈隊粟失其性也倉庚陽之候也鳴鵙陰之兆也兼

葭露霜變也桃蟲拚飛化也鶴鳴於九皋聲聞於野

誠不可掩也鳶飛戾天魚躍於淵道無不在也南有

喬木正女之操也隰有荷華君子之德也匪鱣匪鮪

經危難也匪兕匪虎慨勞役也蓼莪常棣知孝友也

蘋蘩行葦見忠信也葛屨履而羔裘忘也蟋蟀儉而

蟀蟋奢也爰有樹檀其下惟毅美必有惡也周原膺

膺董荼如飴惡可為美也黍以為稷心眩于視也蠅

以為雞心惑於聽也綠竹猗猗文章著也皎皎白駒

賢人隱也贈以勺藥貽我握椒芳馨之序也焉得諼

誦詩小識

卷之一

二

草言采其蠹憂思之深也梓棫斯拔侯薪侯蒸盛衰

之象也鳳凰于飛雉離于羅治亂之符也相鼠碩鼠

疾惡也采芣采芣傷諛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有

多食之益也余嘗則而倣之推而廣之曰噉噉之雁

流民嘆也營營之蠅蠅人集也魚潛孔炤患無所避

也鳥飛傳天欲無所極也桑扈鶯羽美文明也黃鳥

好音誌和悅也鴝不集桐因其苦也鴝不集其失其

常也芄蘭之支本不稗末也桑薪烘熨尊反為卑也

鶉奔鶉疆匹耦之從也葛藟松柏親戚之附也楊柳

依依征人所感也黍稷翼翼農夫所厭也老馬為駒

自逞也雉鳴求其牡非類也碩鼠食黍去本國者悲也黃鳥啄粟適異國者害也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有惡自有美也桑之落矣其黃而隕有盛自有衰也鴻離魚網得醜人也雉離鬼羅困介士也茹蘆在阪賢者之居也菁莪在阿君子之容也鹿奔伎伎愛其類也雞鳴膠膠應其時也赤狐黑鳥妖孽也牂羊羶首饑饉迫也有鷺在梁有鶴在林棄美而進惡也螟蛉有子螺贏負之化疎而為親也縣縣瓜瓞大始于小也潛滑杜杜盛始于衰也鴟鴞惡無義也相鼠惡無禮也膏黍甘棠遺愛也竹竿野麥遠思也秣馬秣

誦詩小識

卷之一

三

資冬識也  
駒明心好也有梅有棘斥狡狂也此其緒餘亦足以近世端木詩篇名多古字如葛覃為葛覃古覃蠡斯為螺斯蠡與麟趾為麟止茅苾為茅苾駒虞為鄒虞簡芴為束芴綠衣為萊衣鶉之賁賁為難揚之水為賜之水賜字字叔于田為未于田扶蘇為扶胥載驅為載馭葛履為葛履椒聊為萊聊羔裘為羔裘求頰弁為頰鼻鼻字字采芣為采芣巷伯為巷伯之類悉有古文遺意而序詩之篇次更迥異于各家雖或出于後世偽託其當理者固不可沒也

列女傳以式微詩為黎莊夫人及傅母二人之作此其聯句分韻之始乎傳多異說如采芣為蔡人妻作汝墳為周南大夫妻作燕燕為定姜送歸作大車為息君夫人作柏舟為衛宣夫人作向傳魯詩此皆魯詩之說也

韓詩惟傳外傳其內傳今不傳說者以為亦有序如關雎刺時也采芣傷夫有惡疾也漢廣悅人也汝墳辭家也蟋蟀刺奔女也黍離伯封作也雞鳴讒人也甫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此韓詩之序也

誦詩小識

卷之一

四

國風孔穎達云詩國風是太師所題也集傳于下添一字  
風者民俗歌謠之詩朱子曰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而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余謂人之病也中寒者口中風風入則鼻嚏嗽咳每不禁其有聲焉而于八卦則巽為風又為長女故婦人女子亦解風吟焉此蓋天籟之鳴自積為風氣成為風俗耳雖然君子宣風于上小人承風于下風有和溫寒涼之異遂亦有貞淫正變之殊則風化之原必有端其始者矣

周南

周南召南二國名也水經注云地在南鄭南陽之間考  
逸周書史記解云昔有南氏有二臣貴寵力均勢敵  
競進爭權下爭朋黨君弗禁南氏以分此二南之所  
以名也

南之爲名諸儒講解破碎要以言繫于所得之地者其  
說爲長蓋先有南詩之名後有周召之號樂記曰夫  
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  
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此可以証周召之名訂  
于後世也

周南召南集傳言就周召二公之采地言之余按禮胥  
誦詩小識

卷之一

五

鼓南註張氏曰南南南也以鼓節之曰鼓南陳氏曰  
南所謂象節南籥也又陳氏曰南亦雅樂名猶樂章  
之有九夏蓋夏與南皆文明之方先王之樂以中聲  
爲節則溫和而明達故曰夏曰南然則南者樂名也  
路史塗山之女作歌以候其伯姬曰候人兮倚而南  
南音自此始至周之君臣取風焉實爲周南召南此  
亦以南爲樂名也逸周書云昔有南氏有二臣貴寵  
勢均力敵竟進爭權下爭朋黨君弗禁南氏以分韓  
詩序說亦云南國在南鄭南陽之間此可知南又國  
名也就一說衡之詩有以雅以南之語則以爲樂名

者長然二南詩中迭言南山南澗且南與漢對言是  
以爲國名亦可也惟周南天子之事故係之周周周  
室也召南諸侯之事故係之召召諸侯之伯也義如  
此耳若曰就二公采地言之則只宜曰陝東陝西而  
已

關雎

關雎詩解者不一朱子取匡衡之說獨得其正外此  
異說者魯詩云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康王后不  
然故詩人嘆而傷之杜欽云佩玉宴一也張超謂青  
鳴關雎漢之同衣賦周德將衰康王宴起揚雄亦云康王之時關雎  
作于上又陸氏云康王晚

誦詩小識

卷之一

六

朝關雎作刺又後漢皇后紀序康王宴起關雎作諷舉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  
關雎德不雙侶願德周公妃以窈窕防微消漸諷諭  
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此實指爲畢公作二也史  
遷云周道衰詩人本之衽席而關雎作幽厲之闕始  
于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此又指爲幽厲時  
詩三也唐顯宗永平八年詔云昔應門失守關雎刺  
世注引春秋說題辭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  
雎以感之宋均云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爲  
務則有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  
化修應門之政者也此四說也薛氏韓詩章句曰詩

人言關雎正潔敬正以聲相求隱蔽于無人之處故  
人君退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楫鼓人  
上堂退反燕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于色賢人  
見其萌故咏關雎之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此五說  
也

在河之洲說文引作在河之州云水中可居曰州周  
重川且日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又  
洲字注云本作州後人加水以別州縣字然則古文  
洲皆作州也易林鷓鴣徙巢西至平州亦以州為洲  
君子好述漢書匡衡傳作好仇仇速古蓋通用故免置

誦詩小識

卷之一

七

詩曰公侯好仇又按楊子太玄經君子利用取娶謹  
于娶執初貞後寧注女謂之娶執正也男女道正故  
室家安也娶音熙執音仇今考其字形執字即述與  
仇之各別也太玄之義于關雎詩亦可印證仇述通  
用無疑

參差荇菜說文引作參差云木長貌按參字之義于荇  
菜不合參通作糶又通作參意古文可互用也

左右芼之傳云孰而薦之據禮內則芼羹注以菜雜肉  
為羹也又雉兔皆有芼注雉羹兔羹皆有菜以芼之  
也然細按此解于左右義似不合考說文引作蕘之

云草覆蔓也又引作覲之云擇也擇之義頗合詩旨  
當從之

葛覃

葛覃五經文字云覃亦作蕘按覃草名地菌也于義無  
取

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芣苢騶虞鹿鳴四牡皇皇者

華等篇齊魯韓三家並以爲康王詩說自晁景迂

葛覃關雎之應也桑續以時歸寧以禮足見淑女之德

矣

黃鳥于飛此黃鳥鶯也詩人取其善鳴故曰止鳴階階

誦詩小識

卷之一

八

曰載好音交交黃鳥此黃鳥黃雀也詩人言其厭多  
故曰止棘止桑啄黍啄粟種異名同不可不知也

蔡邕協和婚賦葛覃恐其失時探梅求其庶土惟休和  
之盛休男女得乎年齒以葛覃爲婚姻之詩亦異說  
也

卷耳

卷耳非后妃念君子也后妃何以采卷耳于道旁也又  
何以陟高岡陟崔嵬馬瘠僕痛也抑非后妃輔佐君  
子志在于求賢審官也婦人不豫外事而文王用賢  
如不及亦無俟后妃之廬憂也此蓋文王朝商見道

旁之人以卷耳之易采且有不滿傾筐者嗟賢人之  
難得必尚有置于草野其一章則言升高雖勞酌酒  
堪自解惟此不遠求羣賢可以懷念也其曰馬瘡僕  
痛者文王道路之景也云何吁矣猶言為此而吁也

我馬虺隤集韻引作虺隤韻會引作虺隤

我姑酌彼金罍說文姑作乃云秦以市買多得為乃按  
乃者古文沽字詩當作沽轉借作姑故說文只从古  
本

陟彼祖矣說文引作祖矣祖與祖音義同又按尔疋釋  
地土載石為砥毛傳作石山戴士詩詁云土山戴石

誦詩小識

卷之一

九

行者以為苦故云馬瘡僕痛則尔疋亦可從

我僕痛矣釋文云痛本又作鋪按大雅淮夷來鋪傳云

鋪病矣是二字義同可以通用

樛木

樛木非眾妾稱后也乃羣臣進祝于文王言下曲之木

有葛藟之縈扶比善治之君子有福履之徵應也

葛藟縈之釋文云縈本又作帶案帶覆也收拳也義與

縈相近說文引作縈之云草旋貌當以縈為正文

蠶斯

蠶斯羽非眾妾咏后妃也眾妾何敢以微蠶比后妃也

其曰宜爾子孫宜之辭又何疎忽也此蓋后妃以不  
妒之心望眾妾之宜爾子孫也

桃之天天說文引作夭夭云木少盛貌徐氏注謂草本  
始生未幾得地力而先長也又引作姚姚云姚巧也

一日女子笑貌以女笑而屬之桃華其即桃花依舊  
笑春風之意乎毛詩恐無此義第說文兩引詩而俱

不及于姚天亦未詳何意也

周南有宜家之之子召南有肅雍之王姬皆刑于雅化

也

其葉蓁蓁齊詩作溱溱按溱蓁二字義同班孟堅靈臺

誦詩小識

卷之一

十

詩百穀溱溱注溱溱盛貌

兔宜

墨子曰文王舉閔天泰顛于宜網之中授之政西土服

此兔宜詩之根據申培詩說從之

肅肅兔宜釋文作菟宜云菟又作兔是菟乃詩之正文

也然二字古通史詩司馬相如傳掩菟搏鹿漢書賈

誼不搏反寇而搏畜菟楚辭天問顧菟在腹劉向說

苑見菟而指屬則無失菟矣並以菟為兔

公侯干城文王之用賢也予王之爪牙宣王之失眾也

周德盛衰于此可見矣

公侯于城釋文云于居案卻沈重讀按左傳卻至曰此然則古音本讀并不始于沈氏矣

施于中達韓詩作中旭薛君曰旭中路九交之道也案說文旭正字也達或字也當從韓詩又作旭作旭義並同

芣苢

芣苢遍生道上兒童舉門草之樂相與采之故其詩無深意然天籟也苑蘭之童子則近于狎邪矣

漢廣

誦詩小識

卷之一

十一

不可休息孔穎達曰疑息字作思詩之大體韻在辭上

疑休求為韻二字俱作思釋文云休息並如字古文皆爾本或作休思余謂不然考韓詩外傳不可休息作不可休思又禮樂云使其文足論而不息荀卿子引作不認說文云認思之意从言从思禮記多古文

或思息通也

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劉向列仙傳謂即鄭交甫漢皋解珮之人此亦詩中之異說也

江之永矣說文引作江之兼矣云水長也按兼與上廣下方韻以作兼為長

周南之游女不可求也召南之能女能自守也淫亂俗革美哉始基之矣故其衰也且有畏不敢奔之化焉

汝墳

怒如調飢鄭注一作朝飢許氏說文並同韓詩作懶如朝飢薛君章句云朝飢最難忍也其義較調飢為明晰又考懶與怒同本作怒

魴魚鱗尾說文引作經尾云赤色也又曰棠棗之法

王室如燬說文引作如焜云火也从火尾聲按釋文云

王室如燬字書燬作焜一音火尾反或曰楚人名曰

陳齊人曰焜吳人曰焜此方俗譌語也

誦詩小識

卷之一

十二

麟之趾

麟之趾端木詩傳作麟止按儀禮士婚禮皆有

止作趾又前漢刑法志當斬左止者皆五百師古注止足也

麟之定傳云定額也孔穎達曰定或作顛釋畜云的額

曰顛顛亦額也按從顛則顛宜叶典因切秦風顛鄰

為韻是也姓宜叶斯鄰切唐風人姓為韻是也顛與

姓或俱叶青韻亦通

麟之角集傳角叶盧谷反按角古音祿詩召誰謂雀無

屋我史記刺客傳馬生角前漢東方朔傳無角謂之為

此又揚子太玄經噴以牙者重其角  
有足揚子太玄經噴以翼者兩其足  
崔駰仗頌用杖  
扶持永保百祿皆然古音自如是不止于叶也

召南

召南之詩惟甘棠一篇實言召公之德澤耳然遺愛之  
留至于樹木其入人也深矣大雅曰昔先王受命有  
如召公曰辟國百里公之得與周公並稱者豈無自  
哉

鵲巢

鵲巢序云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  
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鵲鳩乃可以配焉按序所言是

誦詩小識

卷之一

三

以鵲巢比國君而鳩比夫人也是亦諸侯之妾御于  
夫人始至時見其有專靜純一之德故美而咏之也  
朱傳乃以正心修身大學之道強加于被化之諸侯  
而曰其女亦被后妃之化而有德是則此詩也專為  
南國諸侯之父女咏而鳩居鵲巢之託興為贅語矣  
說者有此道乎

百兩御之釋文云御本亦作訝按說文訝相迎也引周  
禮秋官諸侯有卿訝徐鉉曰按周禮使將至使卿訝  
謂以言辭訝而迎之也據是二字義同

采蘋

子以采蘋毛傳于於也按鄭箋于訓往下二字方謂

于其義明晰當從之若如傳訓則上下無別矣

夙夜在公尉氏令鄭君碑云夙夜在公夙即夙字說文  
云早敬也从夂持事雖夕不休是早敬者也考之古  
尚書作夙作夙盟和鐘作夙單癸酉作夙龍敦作秀  
及說文本文二字作夙夙夙大率皆與夙相類無作  
夙者徐鉉曰今俗書作夙譌

草蟲

草蟲序云大主妻能以禮自防也今反復詩辭並未見  
此意而集傳云大夫行役其妻感時物而致思此說

誦詩小識

卷之一

四

頗合事情然采薇采薇非大夫妻之事既見既覯非  
獨居之情則此說亦未為得矣申培曰南國大夫受  
聘于周次于終南睹王室之多賢相率以歸心焉庶  
幾哉草蟲之義矣愚按此蓋南國之民喜得召公之  
至因自言我等食息行勸不過草蟲草蟲比耳未見  
君子心則憂既見君子斯可喜也登山而采薇薇不  
過供口腹之資既見君子為足喜也斯詩旨豁然貫  
通矣

采蘋

子以采蘋說文引作采蘋云水草也二字義同

于以湘之韓詩作鶻之史記封禪書皆嘗烹鶻上帝徐廣注鶻烹煮也前漢郊祀志注師古曰鶻烹煮而祀也湘字訓烹無取義當從韓詩

有齊季女玉篇引作有齋義與齊同

甘棠

白虎通巡狩篇云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言邵公述職親稅舍于野樹之下也以聽訟為述職

異矣

蔽芾甘棠張遷碑云蔽芾棠樹以蔽為蔽碑文類然魏元丕碑蔽芾其縱祝睡後碑蔽以葭藜靈臺碑永日

誦詩小識 卷之一

五

蔽芾甘棠作沛亦碑文變字也又王伯厚古詩攷作蔽

蒲甘棠

召伯所茇說文引作所茇云草舍也下也義與茇同

勿剪勿拜王詩攷作勿剪勿扒按唐韻扒拔也元包經

拔穴扒氏傳曰轉石拔木也則以拜作扒義同

唐語林劉禹錫與柳八韓七詣施士丐聽說毛詩云甘

棠之詩勿剪勿拜召伯所說拜言人身之拜小低屈

也上言勿剪終言勿拜明召伯漸遠人思不可得也

按集傳拜屈之說即本此義當明晰引之

行露

行露詩小序泛言貞女按劉向列女傳云召南申女者

申人之女也既許嫁于鄧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

與其人言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夫家輕禮

違制不可以行夫家訟之於理女終以一禮不備持

義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君子以為得

婦道之儀故舉而揚之傳而法之以絕無禮之求防

淫慾之行焉按向傳魯詩者其說與韓詩亦合外傳

露之人許嫁矣然而未為也見一物不具一禮不備

守節貞理守死不往君子以為得婦道之宜故舉而

羔羊

誦詩小識 卷之一

六

素絲五紵毛傳紵數也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孔

疏云此言紵數謂紵之數有五非訓紵為數也素絲

以英裘者織素絲為組紉以英飭裘之縫中既云素

絲即云五紵是裘縫明矣又五總毛傳亦數也疏云

二章既解其體恐人以為紵自數也緘自縫也故于

卒章又言總數有五以明緘數亦五緘言縫則紵總

亦縫可知傳互言也按此說至明晰古今諸儒悉從

是解集傳乃曰紵未詳總亦未詳舍千百年已明之

說而置之不講解經之慎重固宜如是然承用先儒

之說不猶愈于崛強自是補傳立解者乎



委蛇委蛇釋文作委蛇韓詩作逶迤漢書九歌作透蛇

漢志旗透蛇九歌形膠州而透蛇費鳳別碑作透蛇君有透逢盛碑

作逶迤當透衡方碑作禕禕隋在公唐扶頌作透隨朝

隨劉熊碑作委透舒蓋古人傳經各有不同也

殷其雷

殷其雷朱子以為興體非也蓋婦人居當聞雷之時

知夫時雨將降行役艱難故深望君子之歸賦也而

非興也是故雷殷南山敘其時也何斯遠斯念其久

役也莫違息處恤其勞也振振君子美其德也歸哉

歸哉望其至也役從者君子奉上之誼思念者婦人

誦詩小識

卷之一

七

愛夫之情思之以正言之以婉此即被德之所由致

也傳曰冀其早畢事而還歸則其意又在詩外矣

鶴鳴婦嘆行者遇雨而念室家之寂寥殷雷南山處者

遇雨而念行役之况瘁宇宙間勞人思婦感時動物

其情每更纏綿吾于此詩得可怨可觀之旨矣

殷其雷之殷傳音隱按殷當作貞戴侗六書故云貞轉

身也詩召南殷其雷言雷聲轉展貞地也周禮冬官

考工記殷畝而馳謂衡轡隴畝之上也皆當作貞

標有梅

標有梅序但言男女及時耳朱傳易為女子懼其嫁不

及時而有強暴之汚夫女子家居即有欲嫁之心亦

何致喋喋然形于語乎夫嫁不及時者多矣亦何遂

至於強暴之辱乎反復傳言參之語類俱覺于理有

礙惟申培云標有梅女父擇婿之詩也斯說得之矣

標有梅鄭氏漢書食貨志注引作藁有梅藁零落也王

應麟古詩攷作萃有梅同義

標梅之義眾解未明晰蓋梅熟必夏四月之時而周禮

媒氏以仲春會男女當梅熟時則過期久矣故女父

母言梅實七三此非婚姻時也我庶士之求必迨及

夫今之吉焉庶可矣

誦詩小識

卷之一

末

江有汜

江有汜說文引作江有涘云水也又汜字注亦引作有

汜臣錢等曰按前涘字音義同蓋或體也

野有死麋

野有死麋釋文云麋本亦作麇又作麇麇也青州人謂

之麇按麇唐韻只言為鹿麇

何彼穠矣

何彼穠矣石經作穠矣許氏說文同云衣厚也此殆以

衣厚比花之厚于祿字書云正作禮俗作穠六書正

譌亦云俗作穠非又韓詩作莪莪厚貌義可通

騶虞

騶虞義獸名毛氏說也鄭注禮射義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言于嗟乎騶虞嘆仁人也用禮疏引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之官說與相合又賈誼新書禮篇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與魯詩傳梁鄒天子之田二說相合然嚴氏案以騶為騶馭證以月令之七騶咸駕左傳騶屬焉虞如嚴說作虞人其說更長于諸家矣至文選虞邵國之女所作也古者役不踰時不失嘉會則又異矣

騶虞一作騶吾墨子三辨篇曰成王因先王之樂名曰

詩詩小識

卷之一

九

騶吾山海經同亦作騶牙史記東方朔傳道當來歸義

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

壹發五紘獸五紘矢惟一發仁之至也本鄭說所謂天子

不合圍諸侯不掩羣也朱傳曰中必疊雙于禮過矣

劍川趙容利貞學

擲

擲鄘衛之詩皆言衛事而猶係故國之名說者曰本其所  
得之地而名之也或存其舊號以其聲之異也或曰興滅繼絕之心如春秋昭公八年楚既滅陳而九年經書陳災穀梁以為存陳是也凡此說也各言其是去古已遠無所折中矣然擲鄘者三監之故地耳當年以大義滅之並非後世強大并吞之比其何待于興滅繼絕哉則此一說也吾不敢以為據

誦詩小識

卷之二

柏舟

柏舟韓嬰以為宣姜自誓與劉向列女傳同列女傳衛齊侯女也嫁衛至城門而衛君死遂入持三年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夫人曰惟夫婦同庖不聽衛人怨于齊兄弟皆欲與居女終不聽乃作柏舟以自誓

朱子集傳從之然以左傳宣姜烝于昭伯疑宣姜夫人即其人故渾言之以婦人意揣之以莊姜亦善于說詩者矣弟小序仁人不遇之言與夫子讀詩曰吾于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孟子曰憂心悄悄惔于羣小等說相合合以從序為正即以詩辭論柏舟汎流亦無堅守之意遊遊飲酒亦非婦人所為至末

章靜言思之不能奮飛若出自婦人之口則亦欲嫁未能之想其污德也實甚矣又何為卑順柔弱乎蘇穎濱云毛傳之序曰之詩也變風之作而至于漢其間遠矣其出于毛氏者其傳之也傳之猶可信也此吾所以倦倦于毛序也

以敖以遊釋文云敖亦作遊按經文通用敖不必從遊不可以茹茹度也言度物也小雅曰獫狁匪茹周頌曰來咨來茹義悉如此此必用時方言自三詩外無有以度為茹者

誦詩小識

卷之二

觀閔既多前漢敘傳引詩觀作邁按爾疋釋訓邁逢遇

還見也與觀字義同觀傳訓也

寤辟有標說文引作晤辟云明也

胡迭而微韓詩作胡載按載與臺通年之至也日月推移如年之至意其以此借用乎

綠衣

綠衣鄭箋云綠當為祿故作祿轉作綠字之誤也按鄭氏以禮訓詩案述而讓性情此其一也劉孝孫嘗譏之

俾無詭兮釋文說本或作尤按二字同義古通用周書

呂刑報以庶尤說文引作庶說

燕燕

燕燕嚴祭曰燕以春來秋去有離別之義故以起輿揚升庵引禽經曰鳥向飛背宿燕向宿背飛故莊姜以爲送歸妾之比取其背飛之義余謂二說不然春秋隱四年書云春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杜預注戊申三月十七日衛人殺州吁于濮然則州吁之事首尾方半年戴嬌之歸必在君完被弑之後州吁未死之先春夏之間正燕歸來之際固所見而託興耳別求其義焉非也

誦詩小識

卷之二

三

日月

報我不述釋文云述本亦作術案二字古通用禮祭義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鄭注術當爲述儀禮士喪禮筮人許諾不述命註古文述皆爲術又漢韓勅後碑共術韓君德政隸釋云以術爲述又唐扶頌助樂道術隸釋云以述爲術

終風

終風且暴說文引作且瀑云疾雨也一日沫也一日瀑賈也按古文印瀑字省作暴是瀑與暴二字通

終風且曠說文引作且墜云天陰塵也按說文兩引詩

一作墜一作曠云陰而風也兩義並可通古人蓋互用

願言則嚏釋文云嚏一作堯按毛傳嚏哈也與幽風載堯其尾之訓同是嚏堯二字相通鄭箋訓嚏云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余按此語誠古今並然漢書藝文云有嚏耳鳴雜古十六卷亦其事也又柳氏舊聞唐玄宗友愛諸貝弟一日同寧王飲食王挫喉噴食上髻王驚慙不安帝亦不懼費旃綽在側曰不是挫喉乃噴嚏耳帝遂悅因曰旃綽伎臣乎費又曰臣知王思臣臣乃願言則嚏耳今人曰風嚏言當風則嚏也宜作喉嚏蘇東坡句云曉來噴嚏爲何人

誦詩小識

卷之二

四

擊鼓

擊鼓其鏜集韻引詩鏜作鏜云或作闐按孔穎達云司馬法鼓聲不過闐字雖異音實同也則鏜又當作闐矣然闐與闐通說文楚人名門曰闐闐前漢楊雄傳作闐闐

死生契闊釋文云契本亦作挈按二字古通漢書溝洫志今內史稻田租挈重師古注租挈收田租之約令也又孝經援神契史晨奏銘作援神挈

凱風

凱風七子之母不安其室此非欲嫁也一母生七子七子又富成立能作詩自責之時母年度已五十餘且六十餘矣胡為乎欲嫁也夫背夫為不義棄子為不慈思嫁為宜淫忘老為昧老而孟子乃以為親之過小又何也觀序云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鄭康成解之曰母有嫁志孝子自責以安母心母遂不嫁然後知序之說極明而鄭氏之解謬也蓋志者守義之志成其志者不負其勞苦守義之志也此緣母以家貧勞苦之故謂七子不能成立使之

誦詩小識

卷之二

五

身受勞苦怒欲大歸而終以七子之將順自訟自克足慰其心也如曰志為嫁志是成其志者成其欲嫁之志矣此理之難通者也或又曰如子之言序云衛之淫風流行何也曰惟其淫風流行人樂安逸而母獨勞苦故怒欲大歸也于此語何疑焉或云七子以犯其母母怒欲大歸于義亦符

雄雉

雄雉四章皆怨曠之辭耳然閨門之內主愛故不害為思之深而况發乎情止乎禮義不佞不求何用不臧之說在聖門且以為克己之方婦人而言此亦賢矣

哉

匏有苦葉

深則厲說文引作深則砮云履石渡水也

雝雝鳴雁爾疋釋言關關雝雝和也疏引詩此句按雝

雝古通陳琳神女賦感仲春之和節兮聽鳴雁之雝

雝亦用雝字又鹽鐵論雝雝鳴鴉以鴉為雁二字古

通

印須我友爾疋疏引作印鑿鑿待也義同

谷風

匍匐救之禮檀弓引作扶服救之按匍匐扶服古義並

誦詩小識

卷之二

六

同互相承用左傳昭二十一年扶伏而救之前漢霍

光傳扶服叩頭或作蒲伏亦通左傳昭十三年懷錦

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史記范雎傳膝行蒲伏前漢書

韓信傳宛出膝下蒲伏

旄丘

旄丘序云黎之臣子以責于衛也申培詩說云黎侯寓

于衛衛穆公不克納黎夫人怨之而作是詩

簡兮

赫如渥赭堯廟碑云赫如屋楮按屋渥字古通易萃卦

一渥為笑釋文云渥傳氏作握鄭云當讀如夫三為

屋之屋

望西方者思美人也言西歸者懷好音也西周之盛德

矣咸陽宮殿乃官家舊物何怪夫數百年後猶戴漢

澤耶

泉水

必彼泉水韓詩必作祕按祕必字古通曹全碑甄極必

緯隸釋云以必為祕也又說文引作必彼泉水必直

視也必彼泉水許氏殆如瞻彼洛矣之解乎義亦可

通

我思肥泉釋文云肥或作肥

誦詩小識

卷之二

七

北門

憂心殷殷釋文云殷本又作懋按懋殷二字通孫叔敖

碑以殷潤國家隸釋云以懋為殷也

室人交徧摧我說文引作催我按摧催二字古通侯成

碑鴻儀催零徐氏紀產碑五內催碎並以催為摧

北風

北風序謂百姓不親相攜持而去按百姓當如虞書所

言百姓指百官而言攜手同車亦屬有位之苦事泛

言小民非也

靜女

靜女其姝說文引作其姝云好也又引作其姝云佳好

也按今本姝字亦見說文兩引詩而不及之則姝字

非古之明矣然姝好也義亦見說文與姝字訓同

愛而不見說文引詩愛作優云彷彿也按此義最有合

于字自以愛為愛慕而朱子因定為淫奔期會之

詩與于百年有據之形管盡抹置而不惜蓋由于未

細審說文之字義也然則說文釋文之有功于經學

豈淺鮮哉

貽我彤管釋文云貽本又作貽按左傳文十六年自七

十以上無不饋詒也疏云詒與貽通

誦詩小識

卷之二

八

新臺

新臺有泚說文引律有班云玉色鮮也

燕婉之求說文引作燕婉云目相戲也

新臺有酒韓詩作有灌灌鮮明也陸德明曰鮮貌

河水流澗韓詩作泥泥泥流水流貌陸德明曰盛貌

籩條不殄鄭箋殄當作腆腆善也孔穎達曰腆與殄古

今之異故儀禮注云腆古文作殄是也

得此戚施說文引作醜醜云詹諸也言其行醜醜按韓

詩得此戚施薛君章句云戚施蟾蜍喻醜惡此與說

文正合疑許氏用毛詩古文時亦兼采韓詩也

二子乘舟

沈沈其景傳云景古影字劉瑾云葛洪始加多為影字  
按徐鉉說文新脩字義云影者光景之類也非毛髮  
藻飾之事不當從彡校官碑聆聲景附老子銘含景  
匿形唐公房碑轉景即至侯成碑惟想形景並以景  
為影

鄘

鄘亦作庸桑中詩美孟姜矣王伯厚曰補傳曰本庸姓  
之國漢有庸光及膠東庸生是其後也傅氏曰孟庸  
當是鄘國之姓鄘為衛所滅故其後有仕于衛者

誦詩小識

卷之二

九

柏舟

序云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  
之誓而不許故作是詩以絕之集傳及諸儒悉從此  
解惟呂東萊云史記載共伯釐侯世子釐侯已葬武  
公襲攻共伯共伯入釐侯羨道也自殺案武公在位  
五十五年國語又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  
計其初即位蓋已四十餘矣使果弑共伯而篡立則  
共伯見弑之時其齒又加長于武公安得謂之蚤死  
乎髦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既小敘則脫之史記謂  
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殺則是時共伯已脫髦矣詩安

得猶謂之髮彼兩髦乎是共伯未嘗有見弑之事武

公未嘗有篡弑之惡也此說能推詩以論史辨明共

伯武公事迹更非諸侯可及矣余再按申培詩說柏

舟衛釐侯在位世子恭伯先卒恭姜守義齊武公欲

召之歸寧而嫁之恭姜不許故作此詩此亦與序說

相發明史記之謬誠渙然矣

髮彼兩髦釋文云髦本作佻按集韻佻同髦垂貌又說

文引作統彼兩髮按統即髦之正文臣鉉等曰別作

髦者非是又髮與髦同髮與髦同見小雅角弓疏則

髮髦字可通用也

誦詩小識

卷之二

十

不諫人只釋文云諫本亦作亮按諫亮字古通書說命

高宗亮陰禮喪服四制作諫陰

實惟我特韓詩作我直云相當直也

之死矢靡慝古詩作靡忒忒者變也更也矢靡忒義更

精

牆有茨

牆有茨說文引作有薺薺與茨音義同

中菁之言玉篇引作中菁云夜也中夜之言也漢書註

同

不可諱也韓詩作不可楊也義同

君子借老

鬢髮如雲說文引作參髮云稠髮也

其之展也鄭箋展衣宜曰展衣字悞禮記作禮衣孔疏

玉藻云一命禮衣喪大記曰世婦以禮衣是禮記作

禮衣也展為聲悞從禮為正余謂當作衰周禮玉后

之六服其一曰衰即禮衣也衰與展相似故悞為展

桑中

桑中朱子引樂記云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

散則民流詛上行私而不可止也以爲桑間即桑中

詩故小序而不可止亦用樂記之語余謂不然史記

請詩小識

卷之二

十一

載師曠所指濮上之音鄭康成以爲濮水之上地有

桑間亡國之音于此水出則桑間乃紂樂非即桑中

詩也且樂記明言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桑間濮上

之音亡國之音也分晰而論一亂一亡桑間之非即

桑中又甚明矣况司馬遷云三百篇夫子皆弦歌之

以求合于韶武之音使桑中即桑間則仍是師延靡

靡之樂也鄭聲必放而刪詩豈獨存此淫詞哉序

曰桑中刺奔也出之刺惡之意此即所謂思無邪也

白朱子改爲淫者自道已大背此詩之旨矣况復曲

伸其說以爲桑中即桑間哉

鵲之奔奔

此詩曰我以為兄我以為君必當時世族之臣目擊其

事嫉亂而作確有其人今不可考曰託爲惠公之言

非也

定之方中

升彼虛矣釋文云虛亦作墟按丘虛之虛古並不作墟

其作墟者後人所加也漢時碑碣亦用虛字晉南陽

相夏侯湛作子碑其虛落又遺遺故墟始加土爲

墟

蝦蟇

請詩小識

卷之二

三

蝦蟇在東莫之敢指言蝦蟇雖淫氣然因時而見陰陽

相感之常故莫之敢指譬如女子適人本理之正不

嫌于適其父母兄弟也又如朝墮于西宜不用矣然

陰斂而陽散亦未嘗無崇朝之雨以見女子適人得

禮之正即未嘗無家道之成也此二章言男女之正

道末章乃指淫奔而斥言之

相鼠

白虎通諫諍篇云妻得諫夫者夫婦榮耻共之御覽引

辱共之詩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胡不遘死此妻諫

夫之詩也說甚異疑本于三家詩



相鼠古訓禮鼠韓愈遊城南聯句有禮鼠共而立之句  
按之本草其名鼯鼠時煖則出坐穴口見人則交前  
兩足于頸拱立如揖乃竄入穴淮南子謂聖人師拱  
鼠是也

干旄

素絲紕之孔疏云以素絲為線縷所以縫紕旌旗之旒  
繆也余謂此只如乘韋先牛十二之類言繆以良馬  
而先以素絲也既按程子云素絲束帛也謂以束帛  
乘馬行禮于賢者益幸說之有據矣蘇頌濱曰素絲  
良馬所以贈之也義亦同

誦詩小識

卷之二

三

載馳

大夫跋涉集傳言許之大夫奔走跋涉而來告以不可  
歸之義也按孔疏謂許穆夫人言所以思願如是者  
以衛大夫跋涉而告難於我我心則憂閔其亡傷不  
能救故且馳驅而唁之此主衛大夫說其義更為深  
長

衛

邶鄘衛三風之說論見于前矣余次及衛詩而乃徐得  
其解也曰聖人之意深矣邶鄘衛者殷之故地而紂  
之所都也當日者殷亡矣國變矣惟此故地尚存耳

故以繫于周南召南之後非存殷也未始非存殷也  
王國之風何以反後于三國也商頌五篇何以殿于  
全詩也此聖人之微意可深思也

淇澳

綠竹猗猗禮大學引作藁竹韓詩石經作薄竹薄水篇  
鏡也

如琢如磨釋文云磨本又作摩按磨摩字古通華山廟  
碑文字摩滅張公神碑刊鑿涿摩並以摩為磨

赫兮咺兮禮大學引詩作喧韓詩作宣正韻引詩作烜  
綠竹青青釋文云亦作菁

誦詩小識

卷之二

四

考槃

會弁如星說文引作脗弁云骨槌之可會髮者  
考槃毛傳槃樂也集傳槃盤桓之義本于此又引陳氏  
說云考扣也槃器名蓋扣之以節歌如鼓盆拊缶之  
為樂也二說未知孰是又黃正云槃者結木為屋槃  
結之義又一說也近世江南某公云余試學四川目  
觀山碓水碾始知詩考槃之義蓋盤即水碾碩人夜  
宿于其上又一說也

永矢弗諼平輿令薛君碑永矢不愆按愆寬彌心腹貌  
詩文引詩赫兮咺兮作愆兮

碩人

衣錦娶衣朱子曰娶儀禮作景禮記作綱古注以為禪衣所以襲錦衣者沈存中謂娶與糲同是用糲麻織布為之不知是否余按說文引詩正作糲云泉屬又引作娶衣云糲也則沈氏之說為是矣又列女傳作衣錦網衣與

禮記

說于農郊李氏博云鄭氏謂說當作穰言莊姜始來更正衣服于衛近郊非也王氏謂說當作稅駕之稅是也余按釋文云說本或作稅毛云舍也則王氏之說誠有據矣

誦詩小識

卷之二

五

施鼠濊濊說文引作濊濊云濊流也按濊即濊字

鱣鮪發發陸德明云發著網尾發發然韓詩作鱣鱣按

說文引作鮫鮫三字音義並同

氓

無食桑甚釋文云甚一本又作堪按二字音義同

信誓旦旦說文引作懇懇云愔也即愔字或從心在日

下

竹竿

水悠悠釋文云悠本亦作液按玉篇液液水流貌木

華海賦液液灑灑通作悠

芄蘭

芄蘭之支石經支作枝說文引詩亦作枝按支枝字古通用大雅本支百世左傳引作本枝又干支博雅云幹枝甲乙為幹幹者日之神也寅卯為枝枝者月之靈也

河廣

河廣宋桓夫人之思襄公也呂東萊曰說苑宋襄公為太子請于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味此詩而推其母子之心蓋不相遠也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者恐

誦詩小識

卷之二

六

傷其父之意也母之慈子之孝皆止于義而不敢過焉不幸處母子之變者可以觀矣

伯兮

焉得諉草嚴粲云毛氏以諉訓為忘非草名然云諉

草令人忘憂是有其物也諉本又作萱說文作蕙或作諉皆從草則為草名無疑矣余按說文凡兩引詩

一作蕙草一作萱草又爾疋音義引作菱草

有狐

集傳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此本鄭康成之說按國史所題止云刺時也毛詩序男女失時喪其妃耦之

史所題止云刺時也毛詩序男女失時喪其妃耦之

說俱不足言以詩意按之即明狐者淫獸欲嫁之人  
必不取以爲喻一也無裳無帶無服即寡婦言此不  
過借端求嫁耳必不以爲心憂二也爲裳爲服可成  
于女手若帶之有無可不必係念夫無此不必即生  
娶婦之心三也申培詩說曰君子于寒夜見貧民與  
狐涉水而傷之庶幾哉詩之本旨矣

木瓜

木瓜序云美齊桓也孔子曰吾于木瓜見苞苴之禮行  
焉載于家語述于孔叢子蓋非孤證之比朱子于鄭  
風遵路可以信宋玉之賦而此詩不信孔子之言何

誦詩小識

卷之二

七

耶

王風

王風十篇始之以閔周之什終之以留賢之章危則望  
治之意也然其中有嘆行役者傷戍役者苦饑饉者  
要亦怨而不怒委婉以和平焉王朝之風俗不猶愈  
于列國乎此東周之願爲孔子所以深期于用我者  
也

黍離

新序節士篇衛宣公子壽閱其兄伋之見害作憂思之  
詩黍離是也太平御覽引韓詩曰黍離伯封作也

說皆異陳思王令禽惡鳥論曰尹吉甫信後妻之讒  
殺孝子伯奇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即本韓詩  
之說

黍離一作黍離費鳳別碑悠悠歌黍離

悠悠蒼天釋文云蒼本亦作倉按二字通周禮月令駕  
倉龍服倉玉漢書禮樂志左倉龍又北海相景君銘  
于何穹倉楊著碑印叫穹倉柳敏碑何寧穹倉堯廟  
碑恩如浩倉周公禮殿記倉龍甲戌史晨奏銘黑不  
伐倉無極山碑倉氣蔚伊魏上尊號奏重華必忿憤  
于倉梧之神墓並以倉爲蒼

誦詩小識

卷之二

六

君子于役

序云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而作是詩昔荀  
林父之言曰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夫此  
詩以寮友之情而願望其歸情深語摯如此亦可謂  
誠于盡心者矣

君子陽陽

此詩集傳以爲疑亦前篇夫人所作既知其說之難通  
也因曰序說亦通宜更詳之夫序說豈有不通乎若  
從朱傳之言君子家居何自假羽旄而舞乎左執翻  
所持羽旄之屬且曰招我由房招我由敖我即婦人自我也

君子招之將使其同執箠乎抑別有所以招乎傳曰敖者舞位也招由敖者非即使其婦人就舞位乎如此說則誠哉難通矣

序謂此詩為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夫既曰遭亂何反言祿仕也蓋詩在君子于役之後揚之水之前行役遠戍皆苦奔命焉惟薄為祿仕以伶官為職業則二者之苦俱不及矣此所以言全身遠害也

揚之水

彼其之子言他諸侯國之管成者也歐陽程蘇說同朱傳曰成

誦詩小識

卷之二

九

人指其室家而言夫室家豈有同成之理乎古注曰是子獨處鄉里不與我來成申疏云政教頗僻彼子在家不與我成申據是特怨思之言意如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等耳朱子悞古注之意而以之子為室家其舛甚矣

中谷有蓷

有女此離說文引作他離按離乃儷之別字

慨其嘆矣釋文云嘆本亦作歎按二字互通大雅而無承歎釋文亦云歎字或作嘆

條其歎矣釋文云歎本又作嘯按二字同歎籀文嘯字

此詩序云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詩四年饑饉室家相棄爾蓋荒政不行民人流散即所以閔周也朱子改為婦人鹽物起興意始即遇人句推之然篇中有女之言恐非出自婦人之口當饑饉流行賢人君子豈無日擊而心傷者何必定出自婦人之口乎婦女而能詩固不可多得矣

冤爰

逢此百罹釋文云罹本亦作離按離罹字古通尹宙碑

遭離寢疾馬江碑遭離口瘡並以離為罹

尙寐無叱釋文云叱本亦作訛按叱訛字古通小雅或

誦詩小識

卷之二

三

寢或訛玉篇引作或訛

雉離于學說文引作于蜀云覆車也音義並與學同

葛藟

周之盛也親戚眾建而為縣縣之瓜瓞及其衰也王族流散而為縣縣之葛藟夫葛藟猶能庇其本根若之何不能和協而使餽其口於四方也

采葛

采葛序曰懼讒也集傳謂淫奔者託以行以采葛非人臣之事唐風采芣亦以比聽讒焉又何說乎

大車

序曰大車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也朱子  
曰周衰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  
畏而歌之夫此言何所據乎淫奔者既畏大夫矣又  
從而歌之獨不畏大夫之聞乎異室同穴示以夫婦  
之正道也淫奔者而死豈有同穴之事泥一二字以  
求詩其去詩也遠矣

羸衣如裘說文引作如紉云帛雜色也音義同裘

大車嘒嘒說文引作嘒嘒云口气也按古文從享者皆

作辜如淳作漳時作曉聲作彊稭作羸特作彊焯作

焯諄作諄鴉作鸛諄作諄焯作焯並無以從享者繆

誦詩小識 卷之二

三

篆與隸文出而後從辜之字更無復從辜者矣

羸衣如璊孔疏璊玉赭色也禾之赤苗謂之璊玉色如

之說文引作璊云羸爲璊色如豐故謂之璊豐禾之

赤苗也璊璊二字音義同

有如皦日左傳信二十四引作皦日皦即皦也劉修碑志皦

拔蔡

丘中有麻

留子嗟留子國毛傳留大夫氏子嗟大夫字子國子嗟

父明晰如此必有所本斷非妄指二人爲父子也孔

疏亦云毛時書籍猶多或有所據至朱子掃而空之

曰婦人望其所私者而不來故疑丘中有麻之處復  
有與之私而留之者改留賢之雅什爲蕩婦之淫詞  
而語更不堪已淫婦私約彌縫不暇何致喋喋形于  
語言乎非犬豕豕何致宣淫于麻中麥中乎凡朱子  
改古序爲淫奔者殆無可信今隨次辨晰之如此

誦詩小識

卷之二

三

誦詩小識卷之三

雲南叢書經部之五

劍川趙咨利貞學

鄭

嗟乎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吾夫子有志為邦而于鄭聲  
 屢致戒焉曰放鄭聲也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其於  
 鄭風宜無所取矣然二十一篇且被弦歌而合韶武  
 焉豈非刪節之餘留此不必放不亂雅者為樂正之  
 法乎自朱子力闢小序盡改為淫奔之詩于是詩道  
 一厄而鄭風之厄尤甚又詭其辭曰記惡以垂戒也  
 夫後世香奩之作其淫至矣亦足垂戒否乎信如  
 誦詩小識 卷之三

孔子刪詩而獨存此淫奔之篇以戒後世則劉迅六  
 說以白頭吟巴渝舞當風者其見反高于孔子矣余  
 論次鄭風將有詳論於朱傳姑先識此云

緇衣

集傳引記曰好賢如緇衣又曰于緇衣見好賢之至呂  
 東萊曰所謂賢即指武公父子也後之講師習其句  
 讀而不知其義誤以為稱武公之好賢遂曰明有國  
 善善之功失其指矣余考申培詩說云緇衣鄭武公  
 好賢賦詩貽之則古固有主此說者

將仲子

將仲子篇名宜有兮字左氏襄二十六年傳子展賦將  
 仲子兮釋文云本亦無兮字此依詩序考今本詩序  
 無兮字非也

此詩朱子主甫田鄭氏說以為淫奔者之辭然以左傳  
 證之則其說自破傳曰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  
 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  
 國子賦緇衣又曰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  
 侯夫以上所賦諸詩皆正大之章寓意深遠何子產  
 忽舉此淫奔之辭以汚君聽乎豈非賦鴉黃者歌詩  
 誦詩小識 卷之三

不類之比乎叔向淹雅之才何又極口贊揚乎序說  
 之不可移易者此其一也

叔于田

上篇仲者祭仲也此詩叔者太叔也以此詩為證則將  
 仲子非淫奔之辭也益明矣朱子因訂前詩為淫詩  
 而此詩不得不從序說遂曰或疑夫此亦民間男女  
 相悅之辭也已知其說之無據而必疑其辭以求通  
 陋矣夫朱子之詩傳也

大叔于田

禮記暴虎說文引作膾膾云膾膾也從肉直聲

清人

左旋右抽說文引作右指云指者拔兵刃以習擊刺也  
土刀切音叨按指與陶同聲之字抽字即指之譌也  
從指為正

羔裘

曹風之羔裘徒謂其逍遙鄭風之羔裘也深美其直彥  
豈在乎服飾之華美也哉象服是宜者美則益彰其  
美也不稱其服者美亦適形其惡也君子于此必審  
處于詩人之所趨者矣

遵大路

誦詩小識

卷之三

三

此詩序云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夫曰思君子其意雅矣曰遵大路其行正矣其視狎  
邪之作迴不侔矣朱子乃改為淫婦留人引宋玉賦  
遵大路兮攬子祛以為證劉瑾又附和之曰宋玉去  
古未達其所引用當得詩人本旨夫小序首句國史  
所題不尤去古未達乎遵大路而慘淫夫之手古今  
豈有此事乎集傳失之

慘執子之祛兮釋文慘所覽切五經文字云慘與攬同  
或又作攬宋玉賦遵大路兮攬子祛余考之皆非也  
博雅云慘操也引詩慘執子之手兮漢議郎元賓碑

卽有殊慘殊慘者殊操之謂耳然則慘卽操字也按  
魏了翁答治書則詩本作操  
魏晉間避曹操諱改為慘

無我敵兮說文引作 兮云棄也周書以為討音敵

女曰鷄鳴

知子之來之鷄佩以贈之朱傳來音力贈音則按贈字  
從無則音毛詩古音考來音釐贈疑是貽字之誤也  
有女同車

此詩序云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卒以無大國  
之助至于見逐朱子力詆之以為忽之辭昏未為不  
正至其失國以勢孤援弱亦未有可刺之罪而疑其

誦詩小識

卷之三

四

亦淫奔之詩夫詩曰同車有御輪之禮曰佩玉有短  
步之節曰孟姜本齊族之貴淫奔越國者有如是之  
威儀盛飾招搖耳目乎然國史所題只云刺忽而行  
之者並及于忽無大國之援以見逐則其說亦非也  
蓋詳味詩義乃忽辭昏之時國人心皆不順故盛陳  
齊女之美而有德以懲惡之其不作于見逐之後也  
至明矣

顏如舜華說文引作舜華又引作藤華並與舜音義同  
洵美且都古毛詩洵作恂按溱洵章洵訐且樂韓詩作  
恂盱前漢地理志亦同注恂信也盱大也是洵字通

山有扶蘇

此詩康成曰與忽好善不任用賢者反任用小人朱子禮解亦同曰所美非美謂賢者伎智者愚也後又改是篇為淫女戲其所私者而作特以忽為鄭君不常斥以狡童耳然觀箋之言曰任用非人則狂狡原不指昭公矣何集傳必別為說乎

狂且傳曰狂狂人也且語辭也由下章狂童之狂也且而推之耳余謂此不然狂且與子都並稱必當時醜人也狂且者狂蓋其姓且即其名左傳宣二有狂狡為宋大夫即其證也二章之狡童亦當時稱惡人自

誦詩小識

卷之三

五

有此語故微子之歌已曰彼狡童兮不我好仇而詩乃本之與子充並論也据申培詩稅曰扶胥鄭靈公棄其世臣而任嬖人狂狡子良諫之而作者其說雖無証然不以為淫奔之詩也亦明矣

韓弓

此詩序云君弱臣強不倡而和蓋指微弱孤微難將及矣叔伯羣臣相謂也集傳以為亦淫女之辭叔伯男子之字夫叔又伯豈淫女呼二人而告之乎但言倡和則夫婦燕好之好亦有之矣何自定其為淫女乎

狡童

此詩序云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毛公

解狡童即指忽朱子正之曰忽猶在位豈可忘君臣之分而日以狡童持論固極正大然語類載其門人疑詩諛彼謂子非指一人而言云不能餐者憂忍之辭云彼狡童者指當時擅命之臣體合序說極其分明亦無害於大義矣何朱子必舉狎邪之事津津言之曰此亦淫女見絕而戲其人之辭乎又曰悅己者眾子雖見絕未至於使我不能餐也未至之義詩無其文朱子又何見而為之說乎

褰裳

誦詩小識

卷之三

六

此詩序云思正已也孔疏突于櫟與忽爭國忽微弱不能逐突故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朱子獨改為淫女語其所私者之辭而謂子思我則從子不思我則從他人辭意鄙俚至欲而極夫左傳鄭六卿餞韓宣子于郊皆賦詩子太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勸子至于他人乎子太叔拜蓋拜韓起之有鄭而許已也此與序說為相合矣左氏又在春秋時較宋玉輩去古尤近何朱子不從傳說而肆然改為淫詩乎

褰裳涉溱說文引作褰裳涉費風別碑云褰裳而涉洧狡童之狂也且玉篇引作狂僮云僮幼迷荒者按說文



僮幼也童孥也二字今相承而失凡童幼字皆當作

僮

丰

此詩序云刺亂也鄭孔以為鄭國衰亂昏姻禮廢有男親迎而女不從者已而悔焉思復從之有失在女子也朱子改為婦人所欲之男子已俟乎巷而婦人以有異志不從既而悔之而作是詩夫為女子為婦人何由定之所欲之實又何由決之所欲之私約又可直俟于堂乎既屬私欲淫約不娶裳襲衣盛飾有嫁時之服又何為乎

謂詩小識

卷之三

七

東門之墀

此詩序云刺亂蓋刺亂之世不知用賢致經濟之士伏處于草野耳東門墀粟識有居處也室邇人遠思有德範也豈不求思子不我明有隱逸也皆衰世之意也衍序說者悞會刺亂之意而曰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夫既相奔矣則何言室邇人遠乎又何言子不我即乎

風雨

此詩序云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有度焉亂世者蓋忽與突更相出入時士怵于利害失其常度故

詩人有思夫君子也詩又見來于國史鄭之賢大夫

皆誦習之燕享之際嘗賦以言志焉序說之可據也

亦明矣朱子忽以風雨晦冥為淫奔之時君子指所

欲之男子夫淫詩多矣幾見稱有人為君子乎淫奔

者亦多矣只聞風雨阻幽欲誰見于風雨時淫奔乎

風雨晦冥蓋世之昏亂耳鷄鳴在暗而思曙喻君子

處亂而思治耳而君子不改有度則世道可挽故見

之而心悅如疾去體耳廢古說而言詩亦奚以為

雞鳴膠膠廣韻引作膠膠二字音義同

子衿

謂詩小識

卷之三

八

此詩序云刺學校廢世亂則學校不修按鄭有學校見于左傳義公二年可謂信而有徵矣朱傳改為淫奔之詩而他日作白鹿洞賦又曰廣青衿之疑問不亦知古說之可據乎

子寧不嗣音韓詩作貽音貽寄也會不寄問也按嗣亦

有貽音虞書舜讓于德弗嗣今文尙書作不台

揚之水

此詩序云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呂東萊讀詩已載朱子禮解曰所親者惟二人亦不能自保于讒聞此怨之所以亡有于

序義亦同矣後忽爲淫女語有所私之言于兄弟二字難解則曰兄弟昏姻之稱禮所謂不得嗣爲兄弟是也夫禮之言婿辭于女家云云特以有大故不可嫁娶婦無中表兄弟之續耳豈夫婦而有兄弟之稱乎卽淫者以夫婦自居終鮮之義將何解乎詩楊之本凡三篇王風言平王不能令諸侯唐風言晉昭不能制曲沃此詩言忽不制權臣起輿微弱同一例焉朱子淫者相謂之說非也笑柄而已矣

出其東門

縞衣綦巾說文引作縞巾云縞帛蒼文色也未嫁女所

誦詩小識

卷之三

九

服聊樂我員釋文云員本亦作云按員字古與云通

見鄭箋

野有蔓草

此詩序云思遇時也蘇穎濱曰思得君子以被有膏澤

庶幾邂逅而遇之也有詩兩見于左傳鄭享禮孟子

太叔賦此趙孟以爲愛有惠鄭饒韓起子壽又賦此

子以爲孺子善哉吾有望矣一見于韓詩外傳孔子

遭齊木子于鄭傾蓋而語顧子路束帛以贈子路對

曰士不中道相見孔子乃咏此詩以曉之是皆取士

君子邂逅相遇如又有美云者猶簡兮之稱彼美于

旄之稱彼妹爾時未有講師之說也至毛公衍有說

曰君子之澤不下流民窮于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欲

而會有於詩之本旨已相違戾然猶寓言也至朱子

乃言野田草露之間男女邂逅心許目成以苟合爲

借賦因賦其事以起興是則實有之矣夫此男女者

先有私約而于野田草露間得遂有願乎抑未有私

約斗然相遇卽男挑女女悅男相從苟合乎子曰鄭

聲淫未嘗曰鄭詩淫也孰謂執此說以言詩有流弊

遂至此也悲夫

零露漙漙音團集傳叶上袞反顏氏匡謬正俗云按

誦詩小識

卷之三

十

呂氏字林呂氏名沈晉弦作霽上袞反訓云露見音

與婉類是則從霽字正協下婉願韻不必從溥字之

叶音也

溱洧

說文引作溱與洧云溱水出鄭溱水出桂陽然則經文

承用作溱者非也

方渙渙兮韓詩方洹洹兮洹音丸流也說文引作汎汎

汎音馮于音不叶疑當作汎

齊

齊風淫奔之作惟東方之日一篇而已襄公之惡汚穢

極矣民間習俗猶未至于胥溺焉推此以論鄭風孰謂其皆淫奔哉

鷄鳴

此詩序云思賢妃也行之者曰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姬貞女警戒相成之道焉按史哀公被紀侯之譖為厨所烹荒淫之事于書無考意毛公時去周未遠古籍猶存其必有所據矣

東方明矣說文引作東方昌矣云昌日光也按如此則下文重一昌字說文蓋誤

還

誦詩小識

卷之三

十一

竝驅從兩肩兮釋文云肩說文云三歲豕肩相及者本亦作豨音同又孔疏大司馬大獸公之七月云獻豨于公則肩是大獸

著

俟我于著乎爾集韻引詩著作宁按孔氏正義引爾疋釋宮云門屏謂之宁著與著音義同

東方之日

彼姝者子諸儒皆指女子言黃佐曰鄘風指大夫言此以女子言猶美人可以稱盛王亦可以稱婦女也余謂此說不然當指男子言之履即履發情事方合蓋

男子狂淫有事故至此若女子有行而男子曰在我履我云云則是有所奔者一不識面之男子耳恐或無路情矣

東方未明

此詩序云刺無節也夫君人者照臨百官早朝晏罷非甚盛事乎蓋國家之制度必求合于至中過乎中則為無節鷄鳴東方三詩所由並著于齊風也乃余讀袁子才先生府中趨之作而知古今之事皆一轍也嗟乎時節者號令之本惟無節故不時以此圖治尙可言哉

誦詩小識

卷之三

十二

南山

衡從其畝釋文云衡亦作橫韓詩云東西耕曰橫從韓詩作由云南北耕曰由按衡與衡與橫通正義云衡古衡橫字禮檀弓鄭注云衡讀為橫前漢刑法志合縱連衡師古曰戰國時齊楚韓魏燕趙為縱秦國為衡秦地形東西橫長故為衡也由作則當讀作農丹鉛錄云由與農通韓詩外傳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呂氏春秋管子歷紀皆云堯使后稷為大田大農也錢譜神農幣文農亦作由

甫田

此詩國史題云大夫刺襄公也毛公曰無禮義而求大  
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有道也  
此言與春秋傳所載襄公之事合而詩又適在南山  
微笥之間有托興以刺襄公也明矣朱子忽改爲戒  
時人厭小務大舍近圖遠而作又改古興也爲比夫  
以比言之則甫田比也思遠人亦比也所比又何事  
乎以理言之則厭小務大舍近圖遠與下婉變總角  
皆言理也又何以爲比乎含有標之篇章而目爲泛  
言之吟咏朱子蓋先之抑其言曰未見有爲襄公之  
詩夫詩人之言意在言外國史所記又在言中豈必

誦詩小識

卷之三

三

作此詩即明言有人乎信如非襄公也彼當時何所  
考據而爲此言以欺後世乎古人去古未遠典籍猶  
存據當日之文書當時之事豈必防後人之疑先于  
經史之文言一二事以爲傳事之地乎然左傳外傳  
所引詩朱子皆不以爲可信又何者之足信乎未見  
有爲襄公之詩又安必有不爲襄公之詩乎  
婉兮變兮說文引作婉兮嬌兮云同變順也

盧令

盧令韓詩作盧洽洽說文引作盧憐憐

敝笥

其魚魴鰈箋云鰈魚子也正義曰鰈魚子釋魚文今爾  
鰈李巡曰凡魚之子總名鰈也鰈鰈字異蓋古字通  
用或鄭本作鰈按文鰈從魚鬻省聲鬻本昆弟字周  
人謂兄曰鬻從弟爲鬻從魚爲鰈與鰈同物同音非  
通用也  
其魚唯唯韓詩作遺遺言不能制也

載驅

齊子豈弟鄭箋訓爲闡明發行引古文尙書以悌爲闡  
楊升庵云司馬相如封禪文昆蟲闡澤注文穎注闡  
音愷澤音驛闡澤之訓與遊敖對

誦詩小識

卷之三

四

猗嗟昌兮釋文云猗或作欵  
巧趨趨兮釋文云趨本亦作趨按趨說文音弛云趨趨  
走也俗以爲趨字不可從  
猗嗟名兮說文引作顛兮云眉目之間也按爾疋釋訓  
目上爲名與文義同傳謂名猶稱也非是文張衡西  
京賦賂貌流眇以名字作賂然皆主眉睫間也

魏

魏詩據鄭箋云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至春秋魯  
閔公元年晉獻公滅之蓋中間僅五六十年故詩止

七篇意急而短亡國之音亦衰世之志也然無淫奔狎邪之作焉而園桃之大夫能憂亂也十畝之桑者能去亂也伐檀食力卓行之士也陟岵思親考子之行也魏雖小國先亡有賢人不可沒矣

葛屨

摻摻女子傳摻猶織也疏為手之狀則為織細之貌古詩云織織出素手是也接說文引詩作織織云

好手毓音與摻同又揚子方言織織白貌

宛然左辟說文引作左僻云避也一日旁牽也

此詩序刺福也蓋取二章末二句言之朱子以為疑即

誦詩小識 卷之三

五

縫裳之女所作余謂摻摻之言女不應自出于口朱

子之說非也然申培詩說云葛屨如魏之內子儉不

中禮媵者怨之則此詩出于女口矣又申說頗新異

理亦較小序為優

鳴鴉

臺卿仁則榮章注又曰鳴鴉之篇刺邢君

鹿鳴

太史公曰仁義凌遲鹿鳴刺焉又蔡邕琴操曰鹿鳴周

大臣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出隱彈弦風諫

伐木

蔡邕正交論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見後漢朱穆待註

宋薇

漢書匈奴傳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有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玃狁之

故四句法云小雅采薇之詩又古今人表懿王時詩作注政道既衰怨刺之

詩始是采薇為懿王之詩矣

史記匈奴傳周襄公與戎狄伐鄭戎翟逐襄王于是太

戎或居于陸渾東至于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

故詩人歌曰戎狄是膺膺薄伐玃狁至于太原出

誦詩小識 卷之三

車彭彭城彼朔方出車

六

小弁

趙岐孟子註以小弁為伯奇詩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

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亂也論伯奇

故流首髮早白詩曰惟憂用志

營營青蠅

劉子傷讒篇云魏武云信讒時刺之營營以青蠅章以小雅為魏詩

思文

貽義來牟毛氏傳牟麥也鄭箋赤烏與牟麥俱來歐陽

公謂二家乃臆度假太誓之言更無他書以來牟如

麥者余按孟子云今夫牟麥在毛之前也劉向封事

引貽我釐楚釐楚麥也始自天降文選李善注引韓詩曰貽我

嘉麥薛尹曰麥大麥許氏說文引詩曰貽我來楚周所受瑞

來二種象芒束之形天所來也故為行來之來此在鄭之前也不可謂二家

無據

詩經小學  
錄卯卷

卷進藏氏拜經堂雕





刻詩經小學錄序

詩經小學金壇段君玉裁所著初鐫堂從翰林學士盧  
召弓遊始知段君以鄙論尚書古今文異同四事就正  
段君致書盧先生云高足臧君學識遠超孫洪之上盧  
先生由是益敬異之既而段君自金壇過常州攜尚書  
撰異來授之讀且屬為校讐則與鄙見有若重規而疊  
矩者因為參補若干條劉端臨訓導見之謂段君曰錢  
少詹簽駁多非此書之言不若臧君箋記持論正合也  
而詩經小學全書數十篇亦段君所授讀鐫堂善之為  
刪煩纂要國風小大雅頌各錄成一卷以自省覽後段

詩學序

君來見之喜曰精華盡在此矣當即以此付梓時乾隆  
辛亥孟秋也竊以讀此而六書假借之誼乃明庶免穿  
鑿傳會之談段君所著尚書撰異詩經小學儀禮漢讀  
考皆不自付梓有代為開雕者又不果而此編出鐫堂  
手錄卷帙無多復念十年知己之德遂典裘以畀剞劂  
氏此等事各存乎所好之篤不篤耳原未可以力計也  
書中每言十七部者段君自用其六書音均表之說嘉  
慶丁巳季冬武進臧鐫堂書於南海古藥洲之誤詒齋

順德胡垣表寫樣馮裕祥鐫字

金壇段氏

國風

關關雎鳩

爾雅說文皆作雉

在河之洲

說文曰水中可居曰州詩曰在河之州 按爾雅毛

傳皆云水中可居者曰州許氏正用之

君子好逑

鄭箋怨耦曰仇釋文逑本亦作仇 按兔置公侯好

詩學

仇說文逑字注怨匹曰逑左傳怨偶曰仇知逑仇古

通用也

輾轉反側

按古惟用展轉詩釋文曰輾本亦作展呂忱從車展

知輾字起於字林說文展轉也

服之無斃

禮記緇衣王逸招魂注皆引詩服之無射 按斃為

本字射為同部假借

薄澣我衣

說文作澣今通作澣 按幹為餘之俗當作澣不當

作澣

害澣害否

傳曷何也 按古害讀如曷同在第十五部於六書

為假借也葛覃借害為曷長發則莫我敢曷傳曷害

也是又借曷為害

我馬瘡矣我僕痡矣

爾雅痡瘡病也釋文痡詩作鋪瘡詩作屠 按今詩

不作屠鋪惟雨無正淪胥以鋪毛傳鋪病也為假借

云何吁矣

爾雅注詩曰云何吁矣邢疏云何吁矣者卷耳及都

詩學

人士文也 按今作吁誤也何人斯云何其吁都人

士云何吁矣經文無吁字

各蠶斯羽

爾雅蠶蠶蛸蛸釋文蠶本又作蠶詩作斯 按蠶蛸

同在第十六部猶斯析同在第十六部也蠶蛸亦稱

蠶蛸非如鶯斯之斯不可加鳥

洗洗兮

釋文曰說文作舜玉篇舜多也或作莘駢排洗姓五

經文字洗色臻反見詩 按今說文無舜字東都賦

俎豆莘莘魏都賦莘莘蒸徒善注皆引毛萇詩傳曰

莘華衆多也今詩孟斯作誥誥傳誥誥衆多也皇皇者華作駢駢傳駢駢衆多之貌桑柔作牲牲傳牲牲衆多也蓋其字皆可作莘莘說文引詩小雅莘莘征夫

蕙蕙兮

爾雅蕙蕙增衆也釋文顧舍人本蕙蕙作雄雄

按雄从佳左聲古韻雄與蕙皆在第六部

繩繩兮

孟斯抑傳皆云繩繩戒慎下武傳云繩戒也爾雅兢

兢繩繩戒也

詩學

三

指指兮

蓋輯字之假借說文輯車和輯也

有蕙其實

按蕙實之大也方言墳地大也說文頽大頭也君之

華傳墳大也靈臺傳賁大鼓也韓奕傳汾大也合數

字音義考之可見

公侯干城

左氏傳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起起武夫

公侯干城蓋讀若干叔之干毛傳干扞也

施于中塗

按廋遠本同字毛詩作遠韓詩作廋與公侯好仇爲

韻王粲從軍詩與愁由流舟收憂疇休留字爲韻古

音讀如求在第三部也至宋鮑昭乃與衰威飛依積

字爲韻入於第十五部廣韻又分別廋在尤韻兼入

脂韻遠專在脂韻顧炎武詩本音乃以脂韻之遠爲

本音而讀仇如其以爲之引史記趙王友歌證仇本

有其音不知趙王友歌乃漢人之尤二韻合用遠與

廋一字古皆讀如求也禮堂挾趙王友歌漢書高五

江之永矣

說文永字注引詩江之永矣兼字注水長也引詩江

詩學

四

之兼矣按永古音養或假借養字爲之如夏小正

時有養日時有養夜即永日永夜也

言秣其駒

說文秣食馬穀也無秣字廣韻秣同秣

遵彼汝墳

爾雅汝爲瀆注詩曰遵彼汝瀆大水溢出別爲小水

之名釋文瀆字林作洧泉爾雅本亦作洧按說文

洧小流也爾雅曰汝爲洧瀆水厓也詩曰敦彼淮瀆

此詩從毛大防之訓作墳爲正

怒如調飢

說文飢餓也餓穀不孰也唐石經飢渴皆作飢饑皆作饑 按傳調朝也言詩假借調字為朝字也調周聲朝舟聲

王室如燬

按說文火燬也燬火也焮火也方言楚語燠齊言燬古火讀如焮在第十五部焮燬皆即火字之異

百兩御之

按御為訝之假借字訝或作迓相迎也古訝與御皆在第五部

維鳩方之

詩學一

五

按毛方有之也四字一句猶言甫有之也下章當云成之能成百兩之禮也本或無之字於方字作逗而訓為有朱子從之誤也戴先生曰方房也古字通

于沼于泚

傳于於 按恐與于以之于相亂故言于者於之假借也鄭箋于以猶言往以也

南澗之濱

說文作類無濱字隸作瀕省作頻

于彼行潦

傳行潦流潦也 按行當作汙汙溝水行也

維筐及筥

傳方曰筐圓曰筥 按說文方曰匡圓曰簾匡俗作筐簾方言作筥

于以湘之

傳湘亨也 按以湘為亨同部假借古亨獻烹孰元亨同作盲在第十部又郊祀志云醴亨上帝鬼神者謂羹而獻之也亨讀如饗史記作亨醴文倒當從漢

書師古注引韓詩于以醴之醴即說文之羹字羹也

毛詩湘字當為醴之假借

有齊季女

玉篇引有齋季女考說文齋材也

勿剪勿伐

詩學二

六

按俗以前為苒後字以矢羽之翦為前斷字

召伯所茇

說文茇舍也引詩召伯所茇茇艸根也毛詩作茇字

之假借漢書禮樂志拔蘭堂又借作拔字箋云茇草

舍也未免牽合其說 鑰堂按周禮大司馬中夏教茇

止之也軍有草止之法賈疏云以草釋茇以止釋舍

必及為正字又按毛傳本作茇舍也故箋申之云止

舍甘棠之下是毛鄭皆以茇為舍之假借今毛傳及

陸氏引說文皆衍作草舍也考正義曰茇者草也草

中止舍故云茇舍是孔氏雖不知茇為舍之假借而孔本毛傳原無草字亦可見矣

素絲五紵

傳紵數也總數也釋文數皆入聲音促東門之粉越以駸邁傳曰駸數邁行也烈祖駸假無言傳曰駸總假大也總大無言無爭也毛意駸者總之假借總者數也如數罟之數九罟傳曰九絨罟罟小魚之網也烈祖駸假中庸作奏假奏亦讀如族古者素絲以英裘五總謂素絲英飾數數然其數有五也絨即縫五絨言素絲為飾之縫有五也紵讀為佗佗加也其英飾五故曰五佗

委蛇委蛇

顧炎武唐韻正曰漢衛尉衛方碑禕隋在公酸聚令劉熊碑卷舒委邁成陽令唐扶頌在朝委隨 按君子偕老委委佗佗說文委隨也古它聲隋聲字同在第十七部

殷其雷

李善景福殿賦注引毛萇傳曰礮雷聲也

莫敢或違

說文無違字古經典多假皇爾雅隍暇也

標有梅

廣韻引字統云合作芟落也趙岐注孟子曰芟零落

也詩曰芟有梅漢書野有餓芟而不知發鄭氏曰芟音藁有梅之藁 按說文有受無芟受物落上下相

付也標擊也同部假借作芟俗又按終南傳梅柎也基門傳梅柎也與爾雅說文合說文梅柎也某酸果

也凡梅杏當作某毛於此無傳蓋當毛時字作某後乃借梅為某二木相溷也韓詩作棣說文棣亦梅字

追其謂之

毛意謂會也

不我以

爾雅不來也說文鞅下引詩不鞅不來 按蓋

百九

詩學

八

即此句異文故爾雅釋之曰不鞅我者不招來我也而說文仍之廣韻云鞅不來誤

白茅包之

按釋文苞通茆反裹也是陸本不誤注疏本釋文改為包通茅反本上聲而讀平聲矣其誤始於唐石經苞苴字皆从艸曲禮注云苞苴裹魚肉或以葦或以茅木瓜箋云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引書厥苞楛柚今書作包譎郭忠恕云以草名之苞為厥包其順非有如此者失之不審

維絲伊緡

說文緝从糸昏聲昏从日从氏省氏者下也一日民聲 按昏以氏省為正體曰民聲者非也

我心匪鑿

匪本匡匪字詩多借匪為非

威儀棣棣

說文馘下引詩威儀秩秩即此句異文猶平秩東作之作平艷也

不可選也

傳物有其容不可數也車攻序因田獵而選車徒傳選徒蹻蹻蹻蹻聲也維數車徒者為有聲也 按選

詩學

九

皆算字之假借漢書引詩威儀棣棣不可算也說文

算數也鄭注論語何足算也云算數也算選同部音

近又夏官司馬羣吏撰車徒注撰讀曰算算車徒謂

數擇之也撰亦算之假借詩箋不云選讀曰算者義

具毛傳矣

仲氏任只

傳任大也正義曰釋詁文 按爾雅壬大也不作任

知毛作壬箋易傳為睦婣任恤之任

願言則嚏

傳寃劫也疏引王肅云寃劫不行 按毛本同幽風

狼跋作寃箋作嚏說文石經並同廣韻十二霽嚏鼻

乞也玉篇口部嚏噴鼻也詩曰願言則嚏鼻部璵璣

二同都計切鼻噴乞本作嚏嚏字从口者口鼻乞同

出也說文嚏悟解乞也引此詩釋文載崔說與說文

合而非毛鄭意考月令民多鼷嚏鼷謂病寒鼻塞內

則不敢噦噦嚏咳欠伸跛倚嚏鼻乞也欠張口乞悟

也若以嚏為欠坎是內則嚏欠複矣說文悟解乞之

說未當

誰誰鳴鴈

說文雁鳥也鴈鵠也是鴻雁當作雁鴈鵠當作鴈

詩學

十

迨冰未泮

古泮與判義通說文無泮字玉篇泮散也破也亦泮

宮俗本字書又載泮字

不我能愔

說文引詩能不我愔 按能之言而也乃也詩能不

我愔能不我知能不我甲皆同今作不我能愔誤也

鄭注周易宜建侯而不寧而讀為能此詩與芄蘭能

讀為而古能而音近同在第一節傳愔與也與說文

愔起也正合今本興作養誤 編堂案釋文云愔毛與

養從王肅也

昔育恐育鞠

顧亭林曰唐石經凡詩中鞠字自采芑節南山蓼莪之外並作鞠今但公劉瞻卬二詩從之餘多俗作鞠

按鞠从革刺聲踳鞠也或作鞠窮窮治罪人也从

李从人从言竹聲或作敏今俗作鞠毛詩傳或云窮也谷風或云究也公或云盈也節南或云告也采告

為假借窮究盈皆本義其字皆當作鞠蓼莪傳云養也亦當作鞠鞠為窮亦為養相反而成猶治亂曰亂也

亦以御冬

詩學一

十一

傳御禦也 按以御為禦此假借也

既詒我肄

傳肄勞也 按勤之假借字也

胡為乎泥中

泉水之稱韓詩作坭蓋即其地廣韻坭地名

左手執籥

說文作侖玉篇引詩左手執侖 按今以侖為量器

以書僮竹筥之籥為樂器

隰有苓

爾雅毛傳苓大苦說文葦大苦從爾雅毛傳

泌彼泉水

釋文韓詩作泌說文作𦉳 按說文𦉳字注讀若詩

云泌彼泉水不作𦉳彼泉水說文泌俠流也為正字

毛作𦉳韓作泌皆同部假借字衡門泌之洋洋傳泌

泉水也正義云邶風曰泌彼泉水故知泌為泉水魏

不瑕有害

傳瑕遠也箋瑕過也害何也 按毛以瑕為遐之假

借鄭以害為曷之假借二子乘舟篇同

詩學一

十一

俟我於城隅

傳俟待也 按俟大族待此借俟為族詩多用于偶

有作於者如此篇及於我乎夏屋渠渠是也

愛而不見

說文僂仿佛也詩曰僂而不見又夔蔽不見也爾雅

夔隱也方言揜翳夔也郭注謂隱蔽也詩曰夔而不

見 按禮記祭義僂然必有見乎其位正義引詩僂

而不見離騷衆夔然而蔽之詩之夔而猶夔然也

河水瀾瀾

說文瀾滿也从水爾聲 盧紹弓曰漢地理志引邶

詩河水洋洋師古注今邶詩無此句考玉篇水部洋  
亡爾切亦瀾字集韻瀾或作洋然則洋洋乃洋洋之  
譌廣雅釋北有洋字今亦譌爲洋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

釋文有洒韓詩作淮浼浼韓詩作泥泥 按此必首  
章新臺有泚河水瀾瀾之異文淮泥字與泚瀾同部  
與洒浼字不同部又毛傳泚鮮明貌韓詩淮鮮貌毛  
傳瀾瀾盛貌韓詩泥泥盛貌是其爲首章異文陸德  
明誤屬之二章無疑

不可襄也

詩經一

三

按古襄攘通史記龜策傳西襄大宛徐廣曰襄一作  
攘

其之翟也

按此篇也字疑古皆作兮說文引玉之瑱兮邦之媛  
兮著正義引孫毓故曰玉之瑱兮皆古本之存於今  
改之未盡者也古尚書周易無也字毛詩周官始見  
而孔門盛行之兮在第十六部也在第十七部部異  
而音近各書所用也字本兮字之假借此篇也字古  
作兮遵大路二也字一本皆作兮尸鳩首章兮字禮  
記淮南引皆作也鑄堂按蠅螻乃如之人也韓詩外  
傳一列女傳七皆作乃如之人兮

旋邱何其處也韓詩  
外傳九作何其處兮  
美孟弋矣

春秋定姒穀梁傳作定弋弋即姒同在第一部說文

作妣

作于楚宮

按喪大記注云偽或作于聲之誤也

靈雨既零

按靈同霑說文霑零也既零猶言既殘說文零餘雨

也廣韻作徐雨誤

言采其蟲

詩經一

古

菑之假借爾雅說文皆云菑貝母也

綠竹猗猗

大學引詩菑竹猗猗爾雅菑王芻邢疏詩云瞻彼淇  
澳菑竹猗猗是也又竹篇蓄邢疏孫炎引詩衛風云  
菑竹猗猗說文菑王芻也詩曰菑竹猗猗後漢書注  
引博物志澳水流入淇水有菑竹草水經注淇水篇  
詩云瞻彼淇澳菑竹猗猗毛云菑王芻也竹編竹也  
漢武帝塞決河斬淇園之竹木以爲用寇恂爲河內  
伐竹淇川治矢百餘萬以益軍資今通望淇川無復  
此物惟王芻編草不異 按毛詩作綠字之假借也



離騷菴菴施以盈室兮王逸注引終朝采菴今毛詩亦作終朝采綠魏都賦南瞻淇輿則綠竹純茂言綠與竹同茂也故以冬夏異沼麗句上林賦揜以綠蔥張揖曰綠王芻也 毛傳竹菴竹也釋文竹韓詩作菴菴菴也石經亦作菴爾雅竹菴菴釋文竹本又作菴說文菴菴菴也薄水菴菴也神農本草經菴菴菴味苦平陶貞白云人亦呼為菴竹 按李善引韓詩作菴玉篇曰菴同薄

有匪君子

大學作有斐君子 按考工記匪色似鳴亦即斐字

詩學一

五

綠竹青青

按淇輿菴華之青青與林杜菁菁者菴之菁菁同也

淇輿傳青青茂盛貌林杜傳菁菁葉盛也菁菁傳菁菁盛貌

菁盛貌

綠竹如簣

韓詩綠菁如簣積也 按毛傳亦云簣積也簣即積之假借字古人以假借為詁訓多如此

譚公維私

說文鄆國也齊桓公之所滅無譚字

螭首蛾眉

說文頰好兒从頁爭聲詩所謂頰首 按頰首即螭首毛傳但云頰廣而方不言螭為何物鄭箋乃云螭

蜻蜻也知毛作頰鄭作螭 蛾眉毛鄭皆無說王逸注離騷云蛾眉好貌師古注漢書始有形若蠶蛾之說離騷及招魂注並云蛾一作蛾今俗本倒易之蛾

作蛾字之假借如漢書外戚傳蛾而大幸借蛾為俄宋玉賦眉聯娟以蛾揚揚雄賦何必屬累之螿眉處

妃曾不得施其蛾眉皆蛾之假借字蛾者美好輕揚之意方言蛾好也秦晉之間好而輕者謂之蛾大招

蛾眉曼只枚乘七發皓齒蛾眉張衡思元賦嫫媧眼蛾眉陸士衡詩美目揚玉澤蛾眉象翠翰倘從今本作

蛾則一句中用蛾又用翠羽稍知文義者不肯也毛傳蓋脫蛾眉好貌四字 鑣鑣按謂毛傳脫此四字不敢信今遽增入傳中恐非

朱憤鑣鑣

玉篇引詩朱憤儻儻 按碩人清人皆當同載驪作儻儻此誤作鑣鑣者因傳有以朱纏鑣之文也說文

引朱憤儻儻俗本亦改作鑣鑣

庶姜孽孽

釋文韓詩作鞞鞞長貌呂覽過理篇宋王築為葉臺高誘注葉當作鞞葉與鞞其音同詩云庶姜鞞鞞高

庶姜孽孽

高誘注葉當作鞞葉與鞞其音同詩云庶姜鞞鞞高

庶姜孽孽

庶姜孽孽

庶姜孽孽

庶姜孽孽

庶姜孽孽

庶姜孽孽

庶姜孽孽

長貌也 按爾雅綦綦葉葉戴也毛傳葉葉盛飾也  
綦綦至盛也廣韻櫛頭戴物也此謂庶姜妾首美盛  
如草木枝葉說文櫛櫛不栉同今毛詩爾雅作孽誤  
洪水滌滌

說文攸行水也从攴从人水省秦刻石嶧山文作汶  
按古當作洪水攸攸後人誤改爲洩又誤改爲滌  
皆未識說文攸字木義也王逸楚詞九歎注油油流  
貌詩曰河水油油疑有誤

容兮遂兮  
箋云遂瑞也是以遂爲瑞之假借字大東傳遂瑞也

一葦杭之

說文航方舟也从方亢聲臣鉉等曰今俗別作航非  
是 按說文杭同抗

會不容刀

釋文刀字書作舠說文作舠正義曰說文作舠舠小  
舠也 按今說文脫舠字

伯兮鳩兮

玉篇引詩伯兮鳩兮 按應從玉篇作鳩說文鳩去  
也無鳩字

彼黍離離

廣韻穉穉黍稷行列也佩觿彼黍稷穉劉向九歎覽  
芷圃之蠶蠶王逸注蠶蠶猶歷歷 按蠶蠶即離離  
古蠶在十六部離在十七部異部音近假借也  
不與我戍許

說文作無周許子鍾作無見薛尚功鍾鼎款識  
還子授子之粲兮

傳粲餐此假借也粲餐同部

火烈具舉

傳烈列具俱也 按言烈爲列之假借具爲俱之假

借也 備堂按張平子東京賦火  
列具舉是三家詩烈作列

抑釋棚忌

左氏傳釋甲執冰字之假借也

抑罔弓忌

秦風作鞞爲正字

二矛重喬

釋文喬毛音橋鄭居橋反雉名韓詩作鶴 按車臺

及爾雅有鶴字說文雉下作喬雉鳥部有鶴字

河上乎逍遙

釋文逍本又作逍遙本又作搖五經文字序說文有  
不備者求之字林若桃禰逍遙之類說文漏略今得

之於字林臣鉉等曰詩只用消搖此二字字林所無  
爾雅徒歌曰謠孫炎曰聲消搖也漢書司馬相如傳  
消搖乎襄羊莊子消搖遊張衡思元賦與仁義乎消  
搖

彼其之子

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引詩彼己之子邦之司直史記  
匈奴傳彼己將帥裴駙引詩云彼己之子索隱云彼  
己者猶詩人譏詞云彼己之子是也 按左氏傳云  
終不曰公曰夫己氏公羊傳云夫己多乎道夫己猶  
彼己也彼己或作彼記或作彼其束皙補亡詩彼居

了の

詩一

九

之子居讀如檀弓何居與彼其彼己同也善曰居未  
仕誤

舍命不渝

管子澤命不渝澤即釋釋即舍也

摻執子之祛兮

傳摻攬也以音近之字為訓

雜佩以贈之

戴先生云當作貽 按古入徵召為官徵得來為登  
來仍孫為耳孫詩訓為承也皆之哈職德韻與蒸登  
韻相通之理此來贈為韻古合韻之一也不當改為

貽

顏如舜華

說文舜艸也舜木董朝華莫落者从艸舜聲詩曰顏  
如舜華 按舜舜舜舜古今字詩當作舜轉寫脫廿

耳高誘注呂氏春秋仲夏紀引詩顏如舜華

山有扶蘇

說文扶疏四布也郭忠恕佩觿山有扶蘇與扶持別

山有橋松

蓋喬假借字

襄裳涉漆

了の

詩一

十

說文澗水出鄭國从水會聲詩曰澗與洧漆水出桂

陽臨武入涇从水秦聲廣韻澗水南入洧詩作漆洧

誤也 按秦聲在今真臻韻會聲在今蒸登韻此詩

一章漆與人韻二章洧與士韻出鄭國之水本作漆

外傳孟子皆作漆洧說文及水經注作澗誤也 史

記南越尉陀列傳澗谿索隱曰鄒氏劉氏本澗並作

涅音牛結反漢書作涅谿音皇又衛青傳云出桂陽

下澗水而姚察云史記作澗今本有澗涅及匯不同

蓋由隨見輒改故也南越尉陀列傳又云下匯水徐

廣曰一作澗裴駙曰或作准字索隱曰劉氏云匯當

作滄漢書云下滄水也說文滄水出桂陽縣盧聚至  
滄浦關爲桂水 按滄水史記漢書作滄水滄者滄  
之譌滄者滄之譌滄者滄之譌滄又或譌爲滄附此  
以見古書之易譌

風雨瀟瀟

說文瀟水清深也水經注湘水篇二妃從征溺於湘  
江神遊洞庭之淵出入瀟湘之浦用山海經語又釋  
瀟字云瀟者水清深也用說文語今俗以瀟湘爲二  
水名且瀟誤爲瀟矣羽獵賦風廉雲師吸噀瀟率西  
京賦飛罕瀟箭流鏑捲擗皆形容欵忽之貌與毛傳  
瀟瀟暴疾也意正合思元賦迅焱瀟其朕我舊注瀟  
疾貌李善引字林瀟深清也考廣韻一屋二蕭皆有  
瀟無瀟詩風雨瀟瀟是淒清之意入聲音肅平聲音  
修在第三部轉入第二部音宵俗本誤爲瀟玉裁見  
明刻舊本毛詩作瀟

在城闕兮

說文馱缺也古者城闕其南方謂之馱  
人實迂女  
傳迂誑也言迂爲誑之假借

聊樂我貞

釋文貞本亦作云正義曰貞云古今字助句辭也  
按如秦誓之云來亦作貞來

零露漙兮

正義曰靈作零字故爲落也 按此則經本作靈露  
箋作靈落也假靈爲零字依說文則是假靈爲靈

並驅從兩肩兮

說文引並驅從兩肩兮豳風作豳石鼓文作豳

取妻如之何

釋文取七喻反衆經音義曰娶七句切取也詩云娶  
妻如之何傳曰娶取婦也元應所據毛詩與陸異或

是韓詩

其人美且姝

箋云姝讀當爲摧摧勇壯也 按今本作權誤說文  
捲氣勢引國語有捲勇今齊語子之鄉有拳勇小雅  
無拳無勇皆作拳五經文字權字注云從手作權者  
古拳握字可知鄭箋从手非从木與捲勇拳勇字同  
今字書佚此字而僅存於張參之書也吳都賦覽將  
帥之摧勇善曰毛詩曰無拳無勇拳與摧同俗刻文  
選譌誤不可

其魚唯唯

釋文韓詩作遺遺玉篇遺遺魚行相隨廣韻五言遺

魚盛貌

齊子發夕

韓詩發旦也 按從韓是發夕即旦夕也又方言發

舍車也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發郭注今通言發寫也

詩發夕蓋猶發寫古夕寫皆在第五部

齊子豈弟

按鄭以闔圍麗發夕但以韻求之圍在五部濟瀾弟

同在十五部圍與濟瀾不為韻上章發夕或從韓詩

旦夕之義或為發卸之假借未嘗非疊字麗句也

狗嗟名兮

按薛綜西京賦注眇眉睫之間是名可从目作眇也

父曰嗟予子

隸釋石經魯詩殘碑父兮父關一曰嗟予子行役夙

夜毋已尚慎 按父下所闕一字亦必兮字疊上文

父兮而言也近有重刻隸釋石經不闕妄甚父曰嗟

予子母曰嗟予季兄曰嗟予弟皆五字句子與已止

韻季與寐棄韻弟與偕死韻行役夙夜無已六字句

陟彼岵兮

傳山無草木曰岵山有草木曰岵 按爾雅說文皆

誤與毛傳相反岵之言瓠落也岵之言萑滋也岵有

陽道故以言父無父何怙也岵有陰道故以言母無

母何恃也

坎坎伐輪兮

石經魯詩殘碑欲欲伐輪兮 按此則首章二章皆

同廣雅欲欲聲也

山有樞

釋文樞本或作藎烏侯反爾雅樞莖釋文樞烏侯反

本或作藎地理志山樞師古曰樞音甌聲韻考曰詩

山有樞字本作樞烏侯反刺榆之名或不加反音讀

如戶樞之樞則失之矣 按魯詩作藎毛詩作樞亦

作藎相承讀烏侯反唐石經譌為戶樞字而俗本因

之

弗酒弗埽

說文灑汎也汎灑也洒滌也古文以為灑掃字 按

毛詩及論語皆作洒曲禮於大夫曰備埽灑則作灑

蓋漢人用灑掃字經典相承借用洒滌字毛傳及章

昭注國語皆云洒灑也言假洒為灑也

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荀子臣道篇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

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為成俗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 按所引即此詩異文前二章皆六句此章四句殊太短左氏定十年傳言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者恐漢初相傳有脫誤禮堂按左傳定十年杜注云卒章四言曰我聞有命是杜以一字為一言也

見此聚者 廣韻祭字注曰詩傳云三女為祭又美好貌詩本亦作祭說文又作攷

噬肯適我

傳噬逮也方言同 按爾雅作逮逮也為正字韓詩

詩學一

圭

作逝

采苓采苓

按苓大苦也枚乘七發蔓草芳苓揚雄反離騷慰吾纍之衆芬兮颺燿燿之芳苓遭季夏之凝霜兮慶天頽而喪榮曹植七啟奉芳苓之巢龜皆借苓為蓮蓋漢人讀蓮如鄰故假借苓字史記龜策傳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徐廣曰蓮一作領聲相近假借是又借領為蓮也顏師古注漢書揚雄傳但云苓香草名不知為蓮之假借字李善注文選七發直臆斷曰古蓮字於七啟又曰與蓮同皆不指為假借以致朱彝尊

引李注證唐風苓即蓮由六書之旨不明也漢時假借甚寬如借苓領為蓮可證

駟騶孔阜

石鼓文我馬既駟

去矛塗錡

禮記進矛戟者前其繳 按說文鑿下垂也錡矛戟

秘下銅錡也詩曰召矛沃錡是其字以秦風為正也

蒙伐有苑

箋云蒙麗也說文敝盾也从盾及聲玉篇敝盾也詩

曰蒙敝有苑本亦作伐敝同敝史記蘇秦列傳咬芮

詩學一

圭

索隱曰咬同敝謂楯也芮謂繫楯之紛綬也 按麗

同龍

遡洄從之

說文游或作遡 爾雅作泝即游之俗

有條有梅

爾雅柚條毛傳條栢也與爾雅異

顏如渥丹

釋文丹韓詩作泝 按渥泝即鄰風之沃赭也古者

聲石聲同在第五部

百夫之防

傳防比也 按蓋同方

隰有六駁

說文駁駁異字此傳云倨牙食虎豹之獸是駁字也  
東山傳云駮白駮是駁字也陸機云梓榆樹皮如駮  
馬則此宜作駮陸意六駮與苞櫟為類按鵲巢言若  
鸞百鷗之等不必駮與櫟不為類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

魯靈光殿賦注引崔駰七依夏屋蓬蓬

歌以諄止

爾雅諄告也釋文諄沈音粹郭音碎說文諄讓也从

摩一

毛

言卒聲國語曰諄申音廣韻六至諄下引詩歌以諄

止 按諄評義別諄多譌作諄如爾雅諄告也釋文

云本作評音信說文引國語作諄今國語作評詩歌

以諄止諄子不顧傳諄告也莫肯用諄箋諄告也正

用釋詁文而釋文誤作評以音信為正賴王逸離騷

注及廣韻所引可正其誤耳廣韻引歌以諄止今本

止譌之列女傳作歌以評止評字雖誤止字尚未誤

心焉惕惕

說文或作愁 按屈賦九章云悼來者之愁愁

勞心慘兮

毛晃曰詩小雅白華念子慄慄陸音七倒反又引說  
文七感反云亦作慘北山或慘慘劬勞陸音七感反  
字亦作慄蓋俗書慄與慘更互譌舛陸氏不加辨正  
而互音之非也白華慄當作草慄二音不當音七感  
反字作慘亦非北山慘當作七感反字不當作慄又  
陳風月出勞心慘兮亦誤當作慄

有蒲與蘭

按鄭箋欲改蘭為蓮說詩稍泥意在三章一律蓮與  
荷菡萏皆屬夫渠詩人不必然也權輿詩亦欲以後  
章律前章釋夏屋為食具不知首句追念始居夏屋

詩一

天

次句言今每食無餘次章承每食二字又將今昔比

較三每食字蚺蟬綫綜最見文章之妙載驅欲改豈

弟為圍與發夕麗句然而以韻求之非矣盧令二章

改騷為拳勇字亦非

蟬蛸掘閱

按古閱穴通宋玉風賦枳句來巢空穴來風枳句空  
穴皆重疊字枳句即說文之積穠木曲枝也鄭注明  
堂位云棋之言枳棋也謂曲橈之也枳棋即積穠陸  
機云棋曲來巢也空穴即孔穴善注引莊子空閱來  
風司馬彪云門戶孔空風善從之掘閱當從說文作

堀閱言蟬蛸出穴也老子塞其兌閉其門兌即閱之  
省假借字也

三百赤芾

按說文市鞞也天子朱市諸侯赤市篆文作鞞鞞  
也所以蔽前从韋畢聲鄭注禮記鞞鞞皆言蔽也或  
借蔽字為之如論語致美乎蔽冕是也或借芾字為  
之如詩候人斯干采芾皆作芾是也或借沛字為之  
如易豐其沛一作芾鄭康成云蔽芾是也或借芾字  
為之如李善引毛詩赤芾在股朱芾斯皇又三百赤  
芾釋文一作芾廣韻芾同芾是也或借紱字為之如

三少升

詩學一

无

乾鑿度朱紱方來困於赤紱是也紱緩也李善引紱  
蒼頡篇紱  
黑與青相次文也芾小也爾雅毛  
傳同芾道多草不可行  
也沛水也各有本義而方言蔽膝謂之被說文被蠻  
夷衣一曰蔽芾方言蔽芾江淮之間謂之禕說文禕  
蔽芾是禕字禕字又蔽芾之異名

鳴鳩在桑

釋文本亦作尸 按方言尸鳩東齊海岱之間謂之  
戴南南猶雋也

冽彼下泉

傳冽寒也大東傳冽寒意也唐石經誤作冽詩本音

從之考易井冽字从水列聲清也詩冽彼下泉有列  
汎泉字从夂列聲寒也東京賦元泉冽清薛注冽澄  
清貌善注引冽彼下泉誤

二之日栗烈

下泉正義七月云二之日栗烈字从冰是遇寒之意  
文選長笛賦正瀏栗以風冽注毛傳栗寒也今本風  
賦慙悽慄慄注毛詩傳慄冽寒氣也古詩十九首注  
毛詩曰二之日栗烈毛萇曰栗冽寒氣也說文栗寒  
也玉篇栗冽寒兒冽寒氣也廣韻十七薛冽寒也五  
質栗冽寒風 按五經文字夂部有栗字知七月作

二七

詩學一

手

栗也今說文無冽字有冽汎泉正義引說文冽寒貌  
高唐賦注引字林冽寒風也嘯賦注引字林冽寒貌  
是唐時說文字林均有冽字今說文冽譌為賴釋文  
云栗烈說文作颯颯考風部不引此詩 按澤浹栗  
列皆疊韻字以說文為正澤栗字在第十二部浹  
字在第十五部如氤氳壹鬱之類驚發栗烈皆音之  
譌小雅霽沸檻泉司馬相如賦作澤沸一作澤浹  
古文詩字在十五部說文火部燂燂火兒上字十二  
部下字十五部正與澤浹澤沸同霽从角聲當為  
浹沸字之假借不為澤澤字之假借且其字不古雅



當從說文所引作澤浹為正

三之日于耜

說文耜耒耑也或作鉞籀文作𦍋

八月萑葦

說文萑从艸萑聲五經文字萑从艸下萑今經典或

相承隸省省艸作萑 按萑从艸萑聲下从萑雀之

萑唐石經誤作萑而後改正之今七月小弁萑字皆

糶糊也

六月食鬱及萸

上林賦隱夫萸棣張揖曰萸山李也閒居賦梅杏郁

三

詩學二

三

棣善曰郁今之郁李郁與萸音義同說文萑艸也詩

曰食鬱及萑 按掌禹錫等本草嘉祐蘇頌本草圖

經皆引食鬱及萑為韓詩訓以爾雅萑山韭

采茶薪樗

傳樗惡木也玉篇誤作樗惡木廣韻同爾雅樗山樗

說文柷山樗今說文誤作山樗

黍稷重穆

按說文種為種稷種為種植字林同見五經文字詩

作重穆周官經作種稷說文種或作穆

上入執宮公

今本公作功誤也采繁箋云公事也天保靈臺傳云

公事也此箋云治宮中之事正義云經當云執宮公

定本執宮功不為公字按今襲唐定本之誤六月傳

云公功也今俗人用膚功亦非

零雨其濛

說文霤雨零也从雨叻象形詩曰霤雨其濛石鼓文

避來自東霤雨奔流

果贏之實

說文苦蕒果蒧也

蠪蛸在戶

三

詩學二

三

釋文蠪音蕭說文作蠪音夙爾雅蠪蛸長跖釋文蠪

詩作蠪說文蠪蛸長股者廣韻蠪蛸蟲一名長蛟出

崔豹古今注 按蠪正蠪譌風雨之瀟誤為瀟可證

一切經音義引作蠪蛸在戶云上音蕭下音蕭此古

字古音也勝於釋文遠矣

町疇鹿場

說文引作疇 按古重童通用廣韻疇亦作疇亦作

暖王逸九思鹿蹊兮躑躅亦作躑音吐管切即疇字

也說文躑躅處也集韻作躑

烝在栗薪

箋云栗析也古者聲栗裂同也 按栗在十二部裂  
在十五部異部而相通近也韓詩作烝在蕩薪廣韻  
蕩同蓼蕭蓼莪之蓼傳云敦猶專專烝衆也言我心  
苦事又苦也毛意此二句於六詩爲比內而心苦外  
而事苦正如衆苦瓜之繫於栗薪合之韓詩亦無析  
薪之意鄭箋以瓜苦爲比析薪爲賦失毛意而非詩  
意矣軍士在師中至苦而不見其室者三年故光武  
之刪陰后亦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也

狼跋其胡

李善西征賦注文字集略曰狼狽猶狼跋也孔叢子

詩經

三

曰吾於狼狽見聖人之志 按孔叢子狼狽謂狼跋  
之詩也狽即跋字跋跟古通用說文跋蹟也跟步行  
獵跋也無狽字狽即跟之譌因狼从犬而跟誤从犬  
猶榛榛狂俗因狂从犬而榛亦誤从犬作榛也蕩  
詩顛沛即蹟跋之假借傳顛仆也沛跋也今譌沛跋  
跟同第十五部今沛跟讀去聲古與跋同入聲是  
以通用假借自去入岐分罕知顛沛即蹟跋之假借  
且罕知狽即跟之譌跟即跋之通用字矣

詩經小學卷第一

臧鏞堂錄

金壇段氏

小雅

周道倭遲

漢書地理志周道郁夷 按尚書宅岵夷五帝本紀作居郁夷

翩翩者騅

爾雅釋文佳如字旁或加鳥也 按釋文誤也說

文雖祝鳩也从鳥佳聲祝鳩即爾雅騅其鳩之鳥亦名鶉鳩

鄂不韡韡

傳鄂猶鄂鄂然 按鄂字从卩鄂聲今詩作从邑地

名之鄂者誤也馬融長笛賦不占成節鄂李善注鄂直也從邑者乃地名非此所施又引字林鄂直言也

謂節操蹇鄂而不怯懦也从卩鄂聲之字與从邑鄂

聲迥別坊記注子於父母尚和順不用鄂鄂郊特牲注幾謂漆飾沂鄂也典瑞注鄭司農云琢有圻鄂琢

起軻人注鄭司農云環滸謂漆沂鄂如環也哀公問

䟽幾謂沂鄂也沂鄂字皆从卩不从邑張平子西京賦作垺鐻韻書作圻垺國語弃鄂亦从卩圻鄂柞鄂

皆取廉隅節制意今字書遺鄂字說文無鄂字鞞下

引鞞不鞞鞞鄂之誤也郭注山海經云一日柎華下鄂漢晉時無鞞字故景純亦作鄂

外禦其務

春秋內外傳引詩外禦其侮爾雅務侮也 按言務為侮字之假借

飲酒之飶

韓詩飲酒之醑廣韻十虞醑能者飲不能者止也

按說文醑私宴飲也正與毛傳飶私也合

矧伊人矣

說文矧从矢引省聲

坎坎鼓我

說文引詩鞞鞞舞我乃記憶之誤

俾爾單厚

傳單信也或曰單厚也 按釋詁單信也是毛以單

為單之假借也又逢天俾爾單厚也正義釋詁云

單厚也某氏曰詩云俾爾單厚

禴祀烝嘗

說文作禴禮王制春曰禴鄭注引詩禴祀烝嘗

神之弔矣

說文通至也

象頭魚服

說文箭弩矢箛也从竹服聲周禮仲秋獻矢箛 按

周語槩弧箕服鄭注周禮引槩弧箕箛

檀車幘幘

釋文幘幘韓詩作縵縵 按說文縵偏緩

鱗鯨

說文鯨魚名出樂浪潘國从魚沙省聲爾雅鯨鯨釋

文本又作鯨

目多

按且此也箋云酒美而此魚又多也

一朝右之

傳右勸也與楚茨傳侑勸也同是以右為侑也說文

始耦也或作侑釋詁酬酢侑報也

我是用急

鹽鐵論引詩我是用戒顧寧人云當從之戴先生曰

戒猶備也治軍事為備禦曰戒譌作急義似劣於韻

亦不合 按謝靈運撰征賦宣王用棘於獫狁是六

朝時詩本有作我是用棘者釋言械褊急也釋文械

木或作極今本作極又作亟詩匪棘其欲箋棘急也正

義曰棘急釋言文禮器引詩匪革其猶注革急也正

義曰革急釋言文素冠傳棘急也正義曰棘急釋言

文彼棘作械今本作械音義同然則械極亟棘革戒六

字同音義皆急也此詩作棘作戒皆協今作急者後

人用其義改其字耳

于三十里

三十唐石經作卅三十維物終三十里皆同 按二

十并為廿讀如入三十并為卅讀如殿即反語之始

也秦琅邪刻石文維廿六年梁父刻石文廿有六年

之罘東觀皆云維廿九年會稽云卅有七年皆四字

二十卅

為句唐石經詩三十作卅是三字為句不可從也廣

韻云廿今直以為二十字卅今直以為三十字蓋唐

人仍讀為二十三十不讀入讀殿耳

織文鳥章 毛無傳蓋讀與禹貢厥匪織文同鳥章帛棧皆織帛

為之鄭箋易為徽識則當作識文今本皆作織文者

誤識徽識也識幟古今字許君說文鄭君周官注皆

作徽識後人別製幟字貞觀時僧元應一切經音義

曰幟字舊音與知識之識同更無別音

白旆中央

出其東門正義曰傳言茶英茶者六月云白旆英英是白貌茅之秀者其穗色白公羊宣十二年注繼旆如燕尾曰旆疏曰繼旆曰旆孫氏云帛續旆末亦長尋詩云帛旆英英是也按從孫炎注作帛旆為善此正義云以帛為行旆又充旗之帛皆用絳言帛旆者謂絳帛猶通帛為旆亦是絳也然則孔氏作正義時經文原作帛旆而出其東門疏引白旆英英明茶是白色周禮司常疏引白旆央央明旆不用絳由疏不出一人之手唐初本已或誤作白也今當據正義及公羊疏改定白旆為帛旆其央央亦當改英英

詩學二

五

又按釋名白旆殷旆也以帛繼旆末也其語自相乖違不貫明堂位殷之大白周之大赤周禮建大赤以朝建大白以即戎大白非帛旆也釋名既依明堂位云綏有虞氏之旆也綏夏后氏之旆也其下當云大白殷旆也大赤周旆也乃全又其下當云旆以帛繼旆末也乃與爾雅釋天毛詩傳相合今釋名乃缺誤之本

如軒如軒

按軒輕即軒輶既夕禮鄭注輶也作輶考工記大車之輶輶作輶詩作輶說文有輶無輶輶潘岳射雉

賦如輶如軒李善引此詩云輶與輶同路車有輶

說文作輶五經文字作輶按蜀都賦善注引毛萇詩傳輶赤貌也是其字一本作輶也說文無輶字楚辭連龍輶只

八鸞瓊瓊

有女同車終南庭燎皆作將將又烈祖約軹錯衡八鸞鸞鸞載見條草有鸞皆作鸞又韓奕八鸞鏘鏘禮記玉鏘鳴也皆作鏘

航彼飛隼

三〇九

詩學二

六

說文同隼一曰隼也按隼也是鸞也之誤其飛戾天

後漢書孔融上書薦謝該曰尚父鷹揚方叔翰飛注引鸞彼飛隼翰飛戾天誤也詩本作其飛文舉易字鹿句耳

伐鼓淵淵

吳才老詩協韻補音序曰詩音舊有九家陸德明定為一家之學開元中修五經文字我心慘慘為操伐鼓淵淵為齎皆與釋文異乃知德明之學當時亦未必盡用

振旅閱關

魏都賦振旅鞬鞞

蠶爾蠻荆

韋元成傳引荆蠻來威 按毛云荆州之蠻也然則

毛詩固作荆蠻傳寫誤倒之也晉語叔向曰楚為荆

蠻韋注荆州之蠻正用毛傳為說又齊語萊莒徐夷

吳越韋注徐夷徐州之夷也可證荆蠻文法又按吳

都賦跨躡蠻荆李善注引詩蠶爾荆蠻然則唐初詩

不誤左思倒字以與并精矧為韻後漢李膺傳應奉

疏曰緄前討荆蠻功吉甫之功毛列不誤汪文盛注本誘倒作蠻荆

卷七

詩聖

七

引蠻荆來威者俗人所改易也文選王仲宣誄遠窟

荆蠻注引毛詩蠶爾荆蠻亦誤倒禮堂按漢書陳湯傳引詩蠻荆來威

師古曰令荆土之蠻亦畏威而來是本作荆蠻

嘽嘽焯焯

韋元成傳引詩嘽嘽推推 按廣韻韠韠車盛兒疑

漢書字誤

我車既攻

石鼓文我車既工

薄狩于敖

後漢安帝紀注引詩薄狩于敖俗刻今改為搏而狩

字不改毛刻作薄狩冊府元龜王氏詩考引作薄狩

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又東逕敖山詩所謂薄狩于敖

者也作薄狩東京賦薄狩于敖作薄狩薛注引詩薄

獸于敖薄字不誤獸字係妄改後見惠定宇九經古

義引徐堅初學記作搏狩又引何休公羊注高誘淮

南子注漢石門頌證狩即獸字故箋云田獵搏獸也

若經作搏獸箋不已贅乎玉裁始曉然於經文本作

薄狩鄭訓狩為搏獸釋文云搏獸音博舊音傳乃為

鄭箋作音義非釋經也初學記意主對偶故以薄狩

大蒐為儷猶上文三驅一面下文晉鼓虞旗皆是也

卷八

詩聖

八

今本作搏狩乃淺人妄改初學記云獵亦曰狩狩獸

也鄭箋言田獵搏獸也此經作薄狩之確證惠君尚

未考明薄字

赤芾金舄

傳鳥達屨也 按復下曰鳥單下曰屨達沓字古通

用是重沓之義爾不於狼跋言之而於此言之者金

舄謂金飾其下其上則赤也達屨蓋漢人語如此孔

冲遠不得其言而強為之說

決拾既伙

傳伙利也箋云伙謂手指相次比也 按說文亦曰

伏便利也引詩決拾既伏鄭注周官繕人引挾拾既

次是毛作伏鄭作次也

助我舉柴

說文學積也詩曰助我舉柴槭頰旁也从手此聲骨部鳥獸殘骨曰觝西京賦收禽舉齒薛注齒死禽獸

將腐之名

徒御不警

唐石經誤作不驚今本因之文選陸士衡挽歌詩夙夜警徒御注引毛詩徒御不警今俗刻作不驚

儻儻俟俟

許學一

許學一

九

說文作伍俟俟韓詩作駱駱駮駮後漢書注引韓

詩作俟俟誤

鸞鸞噉噉

說文引詩鸞鸞噉噉按采菽鸞鸞噉噉泮水洞庭

燎鸞鸞噉噉

念彼不蹟

說文迹步處也从辵亦聲或作蹟籀文作速按以

古韻諧聲求之束賈在第十六部亦在第五部速蹟

為正字李陽冰云李丞相以束作亦迹字制於李斯

也

可以為錯

按錯為厝之假借字

靡所底止

說文广部底山居也下也从广氏聲广部底柔石也从广氏聲或作砥按物之下為底故至而止之為

底如尚書震澤底定孟子瞽瞍底底豫詩靡所底止伊於胡底皆是也若底砥字同為底厲說文明析可據

而經書傳寫互譌韻書字書以砥注礪石也底注致也至也皆不察之過又或臆造說文所無之底底字

如靡所底止詩本音從嚴氏詩緝作底謬極爾雅底

許學一

許學一

十

止釋文云字宜從广或作底非此陸氏誤也

詁底待也底止也即說文广部字詩祈父靡所底止

毛傳底至也小旻伊於胡底箋云底至也晉語四辰

久將底韋注底止也玉篇廣韻皆云底止也下也是

爾雅釋言底致也即說文广部字書禹貢震澤底定

孔傳曰致定夏本紀作震澤致定孟子離婁上瞽瞍

底陳趙注底致也孫宣公音義作底之爾反玉篇廣

韻皆云底致也平也是凡加工致平曰底故訓致訓

平與底厲為一字與底止為二字記此俟而質之

在彼空谷  
按毛詩作空谷非直與韓詩異文直是譌字釋詁宮大也毛傳正用其語今誤為空大也古無是訓孔冲遠遷就其說曰以谷中容人隱焉其空必大故云空大非訓空為大蓋知空之不得訓大矣

君子攸芋

傳芋大也 按蓋訃之假借也周禮大司徒燹宮室

注云謂約椽攻堅風雨攸除各有攸字賈疏字居也

如鳥斯革

張揖廣雅兼采四家之詩釋器云鞞鞞翼也此用鞞

詩韓作鞞與毛作革異字而同音同訓毛時故有鞞

字以假借之法訓之故曰翼也若訓革為翼理不可

通廣韻鞞翅也古核切本韓詩也

載衣之裊

說文引作裊 按作裊字之假借也

不騫不崩

詩學

士

傳騫虧也正義曰崔氏集注虧作曜

按當從集注 後人不解曜字因改之耳天保傳不虧言山此傳不

曜言牛羊也考工記大冑燿後鄭注燿讀為哨頃今

字作頃小也燿曜古通用

憂心如惓

說文美小蕪也从火羊聲詩曰憂心如美

按美羊 聲羊讀如旣今作天羊聲誤也小蕪一作小熟或作

小孰皆非也憂心如美作憂心天天更非釋文正義

於此句皆云說文作天若依今本陸孔末由定為此

句之異文蓋毛詩本作如美或同韓詩作如炎不知

何人始加心作惓惓憂也豈憂心如憂乎又於說文

惓下亥加詩曰憂心如惓六字而毛詩之真沒矣此

傳曰美燿也瓠葉傳曰加火曰燿說文燿蕪也美小

蕪也蕪加火也與毛傳合而今詩譌炎改惓雲漢如

炎如焚傳炎燎也而今本亦譌惓矣

憯莫懲嗟

當作替

天子是毗

說文作毗人齋也今作毗通為毗輔之毗此傳毗厚

也采叔傳脆厚也是毗脆又通用也

詩學

士

不宜空我師

傳空窮也 按七月傳穹窮也說文用之此空我師

當作穹我師為是傳譌抑或假借未可定也毛詩空

谷韓詩作穹谷

四牡項領

傳項大也 按毛以項為洪之假借字

胡為虺蜴

說文易蜥易蜥蜴守官也象形在辟曰蜥蜴在艸曰

蜥易 按說文無蜴字方言守官或謂之蜥易其在



澤中者謂之易蜴脈蜴郭注蜴皆音析蓋蜴即蜥之  
或體易蜴即蜥易之倒文猶螽斯亦曰斯螽也說文  
虺下引詩胡為虺蜥今詩作胡為虺蜴蜴當讀析虺  
蜴即虺蜥也俗用蜥蜴成文為重複古人言蜥易釋  
文蜴字又作蜥

憂心燥燥

傳燥燥猶戚戚也 按燥在二部戚在三部音近轉

注今本作慘誤

款款方穀

按此此彼有屋富者也而方受祿於朝民今之無祿

三九三

詩學三

十三

榮獨者也而又君天之在位極之故曰哿矣富人哀

此榮獨此此二句非以屋穀為儷也又蔡邕傳速速

方穀天天是加榮作聳天作天皆是譌字錢唐張賓

鶴云親見蜀石經作天天是蜀本誤耳

白月告凶

劉向引詩日月鞠凶 按古告鞠二字同部同音故

假借鞠為告采芑傳鞠告也言鞠為告之假借也

龜勉從事

劉向引詩蜜勿從事 按蜜勿爾雅作蠶沒古勿字

亦讀如沒蜜蠶同字今作密勿非也

悠悠我里

按傳里病也箋里居也釋文所引極明依爾雅痠病

也郭云見詩則毛詩本作痠後因鄭箋改作里併改

傳病字為居字又爾雅痠憂也郭注引悠悠我里是

一人所見本復不同耳 鋪堂按十月之交悠悠我里

漢云如何里箋云里憂也為痠字之假借三家詩當

有作痠裡者毛詩作痠則皆後人所改鄭箋十月之

交云里居也作如字讀可證王肅注雲漢云痠病也

蓋痠取十月之交傳義改裡以異鄭郭注爾雅痠憂

也當引詩云如何裡今引作悠悠我裡誤也

淪胥以鋪

按毛傳淪率也與韓義同而字異鄭箋鋪徧也韓作

痛病也則義字皆異淪熏之為率者於音求之

聽言則答

新序漢書皆作聽言則對 按對在十五部答在七

部古借答為對異部假借也論語多作對孟子多作

答詩書以答為對皆屬漢後所改如聽言則答新序

漢書作對尚書奉答天命伏生大傳作對可徵也

民雖靡靡

按鄭箋靡法也蓋以為模字假借

不敢馮河

說文溯無舟渡河也从水朋聲馮馬行疾也从馬夂

聲 按馮河當作泐河字之假借也說文兪下引易

用馮河

翰飛戾天

韓詩翰飛厲天 按厲天猶俗云摩天

弁彼鸞斯

杜欽傳小卞之作 按古無卞字弁之隸變也凡弁

聲反聲之字多省从卞

歸飛提提

說文披翼也或作抵 按魏都賦抵抵精衛即提提

也善曰抵抵飛貌

尙或瑾之

詩學

五

說文引詩尙或瑾之 按左氏傳曰道瑾毛詩作瑾

瑾塗也字之假借

亂如此撫

釋詁撫大也撫有也方言撫大也說文撫覆也 按

此傳云撫大也字从巾無聲撫爲大亦爲有郭注爾

雅引遂撫大東是也亦爲覆鄭箋君子攸芋爲攸撫

是也三義實相通斯干正義引亂如此撫郭注爾雅

引亂如此撫今本作撫誤也釋言撫傲也亦與大義

相近投壺母撫母敖此箋云撫敖也是鄭亦作撫後

人撫多誤撫如方言撫大也今作撫漢書君子之道

焉可撫也撫同也正與大義覆義相近今亦譌作撫

考爾雅撫撫也說文撫愛也字从心不得與撫潤撫

火吳反撫亡甫反

俯始既涵

按傳潛數也蓋以爲諧字 禮堂按一切經音義五引詩諧始既涵

居河之麋

蒹葭在水之涓

哆兮侈兮

爾雅侈離也郭注侈見詩邢疏云即侈兮之異文

詩學

三

六

按當爲侈兮之異文古侈侈同音也

緝緝翩翩

說文引詩旨旨幡幡 按旨旨即緝緝之異文幡幡

二字當云翩翩而誤舉下章之幡幡猶引生民或春

或百而誤云或簸或百也

驕人好好

按爾雅旭旭躑躑也躑躑釋板之小子躑躑也旭

旭詩無其文郭音呼老反是爲毛詩好好之異文無

疑匏有皆葉釋文引說文旭讀若好今說文作讀若

助蓋後人臆改

作而作詩

釋文作為此詩一本云作為作詩 按為字誤當是

一本云作而作詩也正義曰當云作而按舊無賦詩此而字

定本云作為此詩據此則孔氏原是作而作詩也正

義又曰定本箋有作起也作為也二訓自與經相乖

非也按經文作而作詩起也釋第一作字為也釋第

二作字故下云孟子起而為此詩定本既改云作為

此詩而猶存此箋可考正義依古本作而作詩乃刪

作為也三字誤矣此句一譌作為作詩再改作為此

詩 一句內字同義異為注以別之如昔育恐育鞠

詩學

詩學

七

箋云昔育之育稚也育鞠之育則從毛傳長也之訓

此箋與前正相類又如于以采繁于沼于泚傳繁嚼

蒿也于於也分別于沼之于不同于以之于訓往

拊我畜我

戴先生云畜當為惰說文惰起也此箋畜起也明是

易畜為惰

杼軸其空

釋文柚本又作軸 按機軸似車軸故同名柚是橘

柚字因杼字从木而改軸亦从木非也備堂按太元

杆削木為軸杼軸既施民得以煥可證杼軸之軸本

不从木太平御覽四百八十四又八百二十五俱引

詩杼軸其空是唐以前本皆从車

有冽汎泉

爾雅汎泉穴出穴出仄出也說文厃仄出泉也从仄

晷聲 按爾雅以仄出泉為汎說文以水厃枯土為

汎爾雅以水醮為厃說文以仄出泉為厃是汎厃二

字爾雅與說文互易其訓也

薪是穫薪

箋云穫落木名釋文依鄭則宜作木槲 按穫木名

同槲見說文

不可以服箱

詩學

詩學

大

李善思元賦注引詩皖彼牽牛不可以服箱與下文

不可以簸揚不可以挹酒漿句法一例箋云以用也

不可用於牝服之箱為下文二不可以舉例也各本

脫可字

西有長庚

傳庚續也 按書益稷正義詩曰西有長庚毛傳以

庚為續庚同音而說文云庚古文續以為即續字

未詳

六月徂暑

傳徂往也箋云徂始也 按鄭蓋易為徂字爾雅徂

始也今文尚書曰黎民祖飢

百卉具痲

按李善注謝靈運戲馬臺詩則毛詩本作痲韓詩作  
非為假借字今本毛詩誤從韓作非非也

廢為殘賊

按傳廢大也本釋詁文郭注爾雅引廢為殘賊正用

毛義箋云言大於惡申毛而非易毛也釋文作快也

云一本作大也此是王肅義未之深察矣鑄堂按毛

箋云言快於惡郭注爾雅訓為大用王肅義也陸氏之言最為有據廢快亦同在十五部

匪鴞匪鷩

多州 詩學二 九

說文鴞雕也从鳥敦聲詩曰匪鴞匪鷩 按今詩鴞

為鷩之譌鷩為鷩之譌說文無鷩字鷩即鷩也集韻

以鷩為古鷩字譌為鷩又譌入二仙其誤已久如曹

子建名都篇已讀如今音

祇自痲兮

按釋詁痲病也說文痲病也从疒氏聲毛詩三用此

字為韻白華與卑韻傳痲病也何人斯祇與易知虒

知斯韻傳祇病也此皆十六部本音借祇字為之於

六書為假借無將大車傳亦云痲病也而與十二部

之塵韻讀若真此古合韻之例宋劉彝妄謂當作痲

音民考爾雅說文五經文字玉篇廣韻皆無痲字集

韻始有非古元戴侗謂即瘡字之省不知瘡从疒昏

聲昏聲在十三部民聲在十二部桑柔瘡與懸辰韻

不得與塵韻也說文云昏从日从氏省氏者下也一

曰民聲按昏从氏省為會意字非民聲瘡字昏聲不

得省為痲也唐人避廟諱愍作愍珉作珉蠶作蠶顧

炎武以唐石經祇自痲兮為諱民減書作氏之字由

不知古合韻之例而附會劉彝臆說以求得其韻也

張衡賦思百憂以自疚疾與痲音近禮記眇於鬼神

鄭注眇或為祇也又說文祇一作𧈧又古疒氏讀如

多州 詩學二 九 權藉於此可求合韻之理釋文痲兮都禮反是陸氏

誤痲

日月方輿

爾雅燠煖也說文無燠字鑄堂按古燠字多作輿書

皆有作輿者

以雅以南

後漢陳禪傳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

門故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 按韎任朱離自見

毛詩傳陳禪合經以證四夷之樂而不知南任一也

韋懷謂韎任朱離蓋見齊魯詩誤

楚楚者茨

按古所云采薺疑即楚茨采楚異部而音近也

我黍與與

釋文音餘 按張平子南都賦其原野則有桑黍麻  
苧菽麥稷黍百穀蕃庶翼翼與與然則漢人讀上聲

也

我庚維億

說文億安也从人意聲意滿也一曰十萬曰億从心  
音聲洪适隸釋載泰山都尉孔宙碑樊毅修華嶽碑  
司隸校尉魯峻碑並書億作番巴郡太守張納碑書

億

億作意小黃門譙敏碑書億作億 按當从說文以

意為億兆正字

獻酬交錯

傳東西為交邪行為錯 按說文作遠道經典中用

錯字多屬假借獻酬交錯應作遠道可以攻錯應作

攻厝錯綜其數應作縱綜舉直錯枉應作舉措考說

文道遠道也厝厲石也縱參差也廣韻縱倉各切縱

綜亂也措置也錯金涂也何以報之金錯刀乃錯字

本義

萬壽攸酢

說文酢醖也从酉乍聲醖客酌主人也从酉咎聲

按今俗所用與說文互異儀禮酬酢字作醋漢人注  
經云味酢者皆謂酸也

我孔熯矣

按毛傳熯敬也本釋詁但熯字本義是乾貌非敬說  
文難敬也則此熯字是難字之假借音而善反長發  
傳難恐也各隨其立詞釋之敬者必恐懼

如幾如式

薄送我畿正義曰畿者期限之名周禮九畿及王畿  
千里皆期限之義故楚茨傳曰畿期也 按此當作

如畿如式

既匡既勅

廣韻勅誠也勅同今相承作勅勅本音賚 按說文  
勅誠也勅勞勅也

鐘鼓送尸

今本多作鼓鐘考鼓鐘將將鼓鐘伐磬傳云鼓其淫  
樂正義云鼓擊其鐘白華鼓鐘于宮正義亦云鼓擊  
其鐘此篇上文曰鐘鼓既戒此不應變文宋書禮志  
四兩引皆曰鐘鼓送尸正義云鳴鐘鼓以送尸是唐  
初不作鼓鐘今本承開成石經之誤

神保聿歸

宋書樂志一引神保適歸又引注歸於天地也今鄭箋無地字

既沾既足

按疑當作既沾既足說文沾沾益也泥濡也鄭司農注考工記曰脰讀如沾渥之渥漢肖全碑鄉明治惠沾渥

黍稷彘彘

說文穰有文章也从有惑聲慧水流也从川或聲

按毛詩假彘為穰隸省辟為彘廣韻穰穰黍稷盛貌

詩學二

三

從以駢牡

說文無駢

苾苾芬芬

以楚茨推之此句韓詩當作馥馥芬芬

倬彼甫田

爾雅藟大也說文藟艸大也俗本誤作艸木倒从艸到聲

按韓詩藟彼甫田詩釋文及爾雅疏引之俗本爾雅

藟誤藟說文又譌作藟

或耘或耔

說文賴除苗間穢也或从芸作耔又耔作籽

以我齊明

說文齊黍稷在器以祀者五經文字齊或作黍同禮記及諸經皆借齊字為之 按此釋文云本又作齋

是正字

以我覃耜

東京賦作剡耜說文剡銳利也亦是假借覃為剡

倣載南畝

箋云載讀為菑粟之菑 按管子春有以剡耕夏有

以剡耘制菑同也

不假不莠

說文

音

說文禾粟之莠莠生而不成者謂之童童或作稂

去其螟螣

按螣本螣蛇字在六部借為一部螟螣之螣此異部

假借猶登來之為得來也五經文字作螣今說文作

螣誤

秉畀炎火

釋文秉韓詩作卜 按卜畀猶俗言付與也爾雅卜

子也

有滄淒淒興雲祁祁

按詩人體物之工於此二句可見凡夏雨時行始暴

而後徐其始陰氣乍合黑雲如驟淒風怒生衝波掃  
葉所謂有淪淒淒也繼焉暴風稍定白雲漫汗彌布  
宇宙雨脚如繩所謂興雲祁祁雨我公田也有淪淒  
淒言雲而風在其中興雲祁祁言雲而雨在其中雨  
字分上去聲後儒俗說古無是也上句言興雨下又  
言雨我公田則無味矣英英白雲露彼菅茅興雲祁  
祁雨我公田其句法字法正同雨我之雨必讀去聲  
則露彼之露又將讀何聲耶於此知善善惡惡之類  
皆俗儒分別而戾於古矣

伊寡婦之利

詩學二

五

依鄭氏箋例求之此伊亦當作繫

君子樂胥

箋云胥有才之名 按周官胥十有二人注胥讀  
為誦謂其有才知為什長此箋亦讀為誦說文誦知  
也易歸妹以須之須鄭亦讀為誦

實維伊何

此三章實字皆當為寔箋云寔猶是也正讀實為寔  
也小星箋寔是也韓奕則先易其字云實當為寔而  
後云寔是也

樂酒今夕

大招以娛昔只王逸注昔夜也詩云樂酒今昔言可  
以終夜自娛樂也 按春秋夜恒星不見穀梁夜作  
昔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昔昔者夕之假借字夕暮也  
从月半見夜與夕異時夜中星隕如雨之夜穀梁亦  
作夜不作昔王逸云昔夜也未為明審

殺核維旅

班固典引肴覈仁義蔡注肴覈食也肉曰肴骨曰覈  
詩云肴覈惟旅蜀都賦肴楸四陳

匪由勿語

按鄭箋則匪字本作勿後人妄改勿由為匪由與上

言世五

詩學二

五

匪言勿言成偶句耳箋云勿猶無也此總釋勿從謂  
勿言勿由勿語四勿字又云俾使由從也武公見時  
人多說醉者之狀或以取怨讎故為設禁醉者有過  
惡女無就而謂之也當防護之無使顛仆至於怠慢  
也其所陳說非所當說無為人說之也亦無從而行  
之也亦無以語人也皆為其聞之將恚怒也匪由之  
本為勿由顯然下由醉之言箋云女從行醉者之言  
使女出無角之殺羊尤可證兩由字無二義相承反  
覆戒之古文奇奧非可妄改所當更正也

賦沸檻泉

按司馬相如上林賦作澤沸史記作澤浮說文當有

澤字今佚

驛驛角弓

說文解下引詩解解角弓釋文說文作弣 按蓋唐

時說文弣下引弣弣角弓今本佚也

民胥倣矣

左傳民胥倣矣 按說文無倣

見覲曰消

按說文霽姓無雲也覲日見也劉向引詩雨雪庶庶

見覲聿消師古曰見無雲也覲日氣也言雨雪之盛

詩學三

詩學三

三七

庶庶然至於無雲日氣始出而雨雪皆消釋矣見字

不得訓為無雲依顏注則劉向引詩見字作霽正同

韓詩師古時不誤後人妄改作見耳韓詩曉覲日出

也與說文覲日見也正同釋文引作曉見誤詩考作

覲

上帝甚蹈

箋云蹈讀曰悼 按檜傳悼動也此傳蹈動也則是

一字箋申傳而非易傳也

無自療焉

按箋云療接也以爲際字假借

英英白雲

韓詩作泱泱潘岳射雉賦天泱泱而垂雲徐爰注泱

音英善曰毛詩英英白雲泱與英古字通

鼓鐘于宮

箋云鳴鼓鐘謂鼓與鐘二物也震臺於論鼓鐘鄭云

鼓與鐘也此詩正同孔云鼓擊其鐘誤

有豕白臍

爾雅豕四蹄皆白豕臍蹄也猶馬四蹄皆白首也或

作四蹄皆白豕誤張參收稿字入五經文字不精也

何人不矜

詩學三

詩學三

夫

按鴻雁傳矜憐也苑柳傳矜危也此蓋言夫人而危

困可憐不必讀為解詩敝笱解與雲韻在十三部苑

柳矜與天臻韻何草不黃與元民韻桑柔與甸民填

天韻在十二部漢人二十二部合用多借矜為解

寡字而書堯典康誥無逸甫刑詩鴻雁孟子明堂章

皆作解不假借矜字惟烝民作不侮矜寡則漢後所

改而左傳昭元年引不侮解寡不畏疆禦固作解何

人不矜當從本字讀

詩經小學卷第二

臧鑄室錄



金壇段氏

大雅

疊疊文王

或以說文無聲字欲盡改易詩禮記爾雅疊疊為妮  
妮者誤

攀仲氏任

傳攀國任姓之中女也又大任中任也 按毛經傳

皆作中古中仲通用如中興為仲興是也今經作仲  
譌

詩學三

會朝清明

天問會鼂爭盟何踐吾期一作會冕請盟

白土沮漆

文選于令升晉紀總論帥西水滸至于岐下李善注

毛詩大雅文鄭元曰循西水涯漆沮今本詩箋側也

謂曰父避狄循漆沮之水而至岐下鑄堂按孔氏正

謂今疏中雖為後人所改然尚有改之未盡者如釋  
沮今於漆沮之秀釋傳云禹貢雍州漆沮既從是漆  
沮俱為水也又漆沮為一釋箋云幽有漆沮之水又  
是周地亦有漆沮也釋下本西水滸箋云上言漆沮  
此言循漆沮是循此漆沮之側也又釋下周原應應  
傳云周原在漆沮之間以時驗而知之據此可知正  
義本作自土漆沮今釋文  
作沮漆恐非陸氏之舊

來朝走馬

玉篇趣字注詩曰來朝趣馬言早且疾也 按鄭箋

言避惡早且疾也早釋來朝疾釋趣字說文趣疾也

玉篇作趣馬野王據漢人相傳古本也鑄堂按核構

趣趣也箋云左右之諸臣皆促疾於事彼箋程大昌

以趣為疾與此正同可驗走馬之本作趣馬程大昌

顧炎武以為單騎之始誤趣音走亦音促

周原膺膺

廣雅釋言膺膺肥也據韓詩為訓也

董荼如節

說文董艸根如薺葉如細柳蒸食之甘从艸董聲今

詩譌作董

迺慰迺止

唐石經並作迺明馬應龍本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二

作乃餘作迺 按說文迺乃異字異義俗云古今字

抹之陳陳

顧寧人曰說文引作抹之仍仍 按廣雅釋訓仍仍

登登馮馮眾也即釋此詩然則陳有作仍者今說文

同詩未詳顧氏所本

削屢馮馮

按屢古作婁婁空也削婁謂削治牆空窾坳突處使

平長門賦離樓栝而相穿魯靈光殿賦嶽空離樓說  
文慶屋麗慶也罔牖牖麗慶闕明也離樓麗慶皆竅  
穴穿通之貌

阜門有仇

說文院閫也閫門高也五經文字院門高廣韻四十

二宕院門也 按毛詩之仇古本作院屈賦吾與君

兮齊遼道帝之兮九院九院謂廣開天門有九重也

維其喙矣

方言瘵極也郭注巨畏反今江東呼極為瘵倦聲之

轉也廣韻瘵困極也詩云昆夷瘵矣本亦作喙方言

詩學

三

婦極也郭注今江東呼極為殤音喙外傳曰余病殤

矣爾雅咽息也說文咽息也詩曰犬夷咽矣 按國

語邵獻子曰余病喙章昭注短氣貌咽兮者喙兮之

異文

追琢其章

周禮追師注引詩追琢其璋疏曰璋是玉為之則追

與琢皆是玉石之名也 按毛鄭是章字

求民之莫

當作嘆

其灌其樹

說文樹栝也詩曰其灌其樹 按栝當作榦栝木相  
磨也舊弊灌榦一例不應此獨為木名爾雅立死苗  
蔽者斃木相磨榦疑是類釋此詩不言灌者已見上  
文矣

天立厥妃

惠棟曰當作妃各本作配誤 按傳妃嬈也正義引

某氏注爾雅詩云天立厥妃是矣但謂毛讀配為妃

故云嬈也是未知經傳配字皆後人改妃為配耳

按毛詩作配為假借三家詩作妃為正字惠氏  
戴氏段氏未詳此為古今文之異故說多誤

維此王季

詩學

四

左傳韓詩王肅作維此文王 按左傳釋比于文王

曰經緯天地曰文毛傳本之謂比于古者經緯天地

文德之王也如成王不敢康非成王康王箋云必比

于文王者德以聖人為匹是鄭箋雖作維此王季而

比于文王亦非以父同子言之不順也惟樂記注云

言文王之德皆能如此而不引經緯天地曰文則為

實指周文王所見詩亦是維此文王然禮注言文王

詩箋言王季說自不同

無然畔援

玉篇詩云無然伴換伴換猶跋扈也漢書項氏叛換

章昭曰叛換跋扈也魏都賦雲徹叛換

誕先登于岸

箋云岸訟也 按鄭意作犴

同爾兄弟

顧寧人曰伏湛傳引同爾弟兄入韻 按王逸九辨

注內念君父及弟兄也與上文長王煌黨並湯韻今

譌為兄弟則非韻矣

與爾陸衝

韓詩與爾陸衝 按陸衝言限陣之車陸然高大也

毛傳以陸衝為二非說文輶陷陣車也从車童聲

詩學三

五

執評連連

釋文又作諄 按作諄者誤爾雅評言也說文評問

也無羊傳評問也出車傳評辭也采芑箋執其可言

問所獲敵人之眾此箋執所生得者而言問之以言

辭問訓評字與諄字告義別

白鳥鷖鷖

說文確鳥之白也 按景福殿賦確確白鳥

於論鼓錄

漢以前論字皆讀為倫中庸經論天下之大經易君

子以經論

鼙鼓逢逢

釋文逢逢亦作諄作諄 按淮南時則訓注引詩鼙

鼓洋洋詳詩呂氏春秋有始覽注引詩鼙鼓諄諄衆

經音義引郭璞山海經注詩云鼙鼓諄諄是也今山

缺注廣雅諄諄聲也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

傳許進繩戒 按續漢祭祀志注引謝沈書云東平

王蒼上言大雅云昭茲來御慎其祖武六月傳亦云

御進也據東平引作來御此傳訓為進疑作許是聲

之誤惠定宇說同後見廣雅許進也本此傳則毛詩

詩學五

詩學三

六

本作許作御者蓋三家東平王作慎異字同義此為

轉注

通求厥寧

說文引作吹漢書敘傳幽通賦吹中蘇為庶幾兮文

選作聿

築城伊減

按韓詩作洳則字義聲皆合矣史河渠書溝洳字亦

作減

通追來孝

禮記引作聿 按古吹聿通字通用

履帝武敏

爾雅履帝武敏於敏字斷句王逸離騷注履帝武敏  
欲於欲字斷句 按毛傳敏疾也於敏字斷句爾雅  
鄭箋敏悔也於欲字斷句古敏悔欲字同音皆在今  
之止讀故爾雅舍人本作履帝武敏亦假借字也  
先生如達

按鄭箋易字為牽似太媿矣本后稷之詩不宜若是  
傳云達生也以車攻傳達履之義求之蓋是達達生  
也達沓字古通用姜原首生后稷便如再生三生之  
易故足其義云先生姜原之子先生者如樵彼桑  
薪印烘于煤傳云印我也烘燎也煤桂竈也乃後足  
其義云桑薪宜以養人者若依次訓釋則桑薪當  
在印上先生當在達上

實種實稷

傳種雍腫也 按當作維種漢書所謂一畝三畎苗  
生三葉以上墮壘土以附苗根比盛暑壘盡而根深  
能風與旱也正義引莊子維腫而不中繩墨擬不於  
倫且與實發相混

維秬維秠

山海經維宜芑巨穆楊是食郭注云管子說地所宜

云其種穆芑黑黍皆禾類也芑黑黍今字作禾芑

維糜維芑

按糜字說文所無於六書無當宜從爾雅說文作糜  
以歸肇祀

按箋云肇郊之神位也是以肇為兆之假借也或少  
當作兆三字禮記引下文作后稷兆祀周官經兆五  
帝於四郊說文作埤肇从戈屮聲今本作肇非也考  
書肇十有二州肇基王迹及此以歸肇祀后稷肇祀  
釋文皆作肇玉篇支部肇俗肇字五經文字戈部肇  
作肇訛唐石經此詩二肇皆从戈廣韻有肇無肇今

字皆當改作肇

本說文支部有肇字唐後人妄增入無疑凡古書肇

或春或掄

說文音抒曰也从爪曰詩曰或籛或音或作吮或作

抗 按周禮春人注儀禮有司徹注皆引詩或春或  
抗其字从手亢聲亢散之亢今在第九部古在第三  
部說文當云或春或音而云或籛或音者記憶之誤  
也今詩作掄者聲之誤也鄭氏注三禮所引蓋籛詩  
而說文序云詩毛氏則毛詩故作音也

釋之叟叟

說文釋漬米也从米睪聲 按亦曰浙米亦曰汰米

唐石經誤作釋請本承之

敦彼行葦

李善長笛賦注引鄭箋圍聚貌

醯醢以薦

說文作醢醢从血肫聲

嘉穀脾臄

說文谷口上阿也从口上谷象其理或作啣或作臄

敦弓既堅

說文彈畫弓也从弓彙聲 按敦讀如追不讀彫猶

追琢其章

不讀彫琢驚釋為雕不讀雕字此異部轉注之理也

酌以大斗

釋文斗亦作料說文鍔酒器也或作壘

高明令終

說文作服

鳧鷖在涇

按此篇涇沙渚深壘一例不應涇獨為水名鄭箋涇

水中也今本誤作水名也故下云水鳥而居水中是直接水

中二字改作水名則不貫矣下章傳沙水旁也箋云

水鳥以居水中為常今出在水旁承上章在涇為言

爾雅直波為徑郭注言徑徑釋名水直波曰涇涇徑

也言如道徑也莊子秋水篇涇流之大兩涯渚渙之

開不辨牛馬司馬彪云涇通也義皆與此詩合涇徑

字同謂大水中流徑直孤往之波故箋云涇水中也

因下章沙為水旁故云水中以別之四章因三章渚

為水中高地故云涇水外高地以別之蓋以涇為崇

字之假借也

假樂君子

傳假嘉也 按維天之命傳離傳同假皆嘉之假借

字也

且君且王

釋文一本作宜君宜王 按趙壹窮鳥賦且公且侯

子子孫孫正用假樂詩意作宜為俗本也

民之攸暨

正義釋詁云咽息也某氏曰詩云民之攸咽舊作咽郭

璞曰今東齊呼息為咽則暨與咽古今字 按暨者

字之假借非古今字

而無永嘆

按傳民無長嘆猶文王之無侮也謂皇矣末章四方

以無悔也孔冲遠譌作無悔云即其德靡悔非是且其德靡悔毛詩言王季非言文王

何以舟之

按舟之言昭也以玉瑤昭其有美德以鞞琫昭其德之有度數以容刀昭其有武事

取厲取鍛

釋文說文云礲厲石字林大喚反按今本說文誤

作礲乎加反毛傳礲鍛石也鄭申之云鍛石所以為

鍛質也經當作礲傳當作鍛石今本經譌鍛傳中脫

礲字毛云礲是鍛石說文云礲是厲石其說不同而

多公 詩學

毛為是

止旅迺密

傳密安也按說文宓安也宓是正字密是假借字

密山如堂者也宓从宀必聲今俗讀宓子賤之宓如

伏者聲韻轉移正如苾芬孝祀韓詩作穉芬也宓子

賤之後為漢伏生

芮鞠之即

周官經其川涇汭鄭注引詩汭坻之即漢書地理志

右扶風汭縣汭水出西北東入涇詩芮坻雍州川也

師古曰詩芮鞠之即韓詩作芮坻按詩箋芮之言

內也周禮注及漢書皆以芮為水名坻阨同鞠其假

借字也

河酌彼行潦

傳河遠也按說文迺遠也知是假河為迺

可以餼館

正義引說文饋一蒸米也餼飯气流也今說文餼游

飯也或作饋或作餼

似先公魯矣

按當作迺說文迺迫也亦作迺

第祿爾康矣

多公

詩學

士

傳第小也箋云第福爾雅被福也郭注引詩被祿康

矣按毛依爾雅釋言當作第第小也甘棠傳蔽第

小貌鄭依爾雅釋詁以第為被之假借

鳳皇于飛

說文引鳳皇于飛翩翩其羽唐石經鳳皇于飛鳳皇

鳴矣皆作皇按爾雅鷗鳳其雌皇說文鷗鳥也其

雌皇一曰鳳皇也顏元孫干祿字書皇鳳皇正字俗

作鳳廣韻鳳凰本作皇詩傳雉曰鳳雌曰皇凡古書

皆作鳳皇絕無鳳字鳳字於字書無當考揚雄蜀都

賦有鷗字晉有鷗儀殿視鳳字為雅

離離嗜嗜

爾雅離離嗜嗜民協服也釋文離本或作雍又作塵

按說文邑四方有水自邑成池者離離離也塵天

子饗飲辟塵也離隸變為雍借為雍和雍塞辟雍而

辟塵本字亦借為和義又別製啗離雍等字漢蔡邕

字伯喈是漢人作邑邑嗜嗜也

惜不畏明

說文替會也从日兢聲詩曰替不畏明 按詩惜莫

懲嗟胡惜莫懲惜不知其故皆宜作替同音假借也

說文惜痛也義別

以謹惛惛

說文作惛惛今本說文釋文皆有脫誤

無然泄泄

五經文字總本文從世緣廟諱偏旁今經典並准式

例變據此則總本作泄泄本作泄泄本作泄泄說文無

洩洩洩字唐石經洩洩其羽桑者洩洩無然洩洩不

可從也

民之方殿屎

釋文殿說文作唵屎說文作伊爾雅殿屎呻也釋文

說文作唵明五經文字說文作伊 按今說文引詩

民之方唵明玉篇廣韻亦作唵明

民之多僻無自立辟

按傳辟法也之上不言辟僻也蓋漢時上作僻下作

辟故箋云民之行多為邪僻乃汝君臣之過無自謂

所建為法也各書徵引皆上僻下辟釋文亦云多僻

匹亦反邪也立辟婢亦反法也自唐石經二字皆作

辟而朱子併下字釋為邪矣

及爾出王

傳王往

侯作侯祝

按毛傳作祝詛也四字一句言侯作侯祝者謂作祝

詛之事也詛是祝之類故兼云詛經文三字不成句

故作字之下益侯字以成之詩中如此句法甚多如

迺慰迺止箋云乃安隱其居迺宣迺畝箋云時耕曰

宣乃時耕其田畝爰始爰謀箋云於是始與爾人之

從己者謀陸孔以毛傳作字為逗祝詛也為句大誤

女魚休于中國

按魚休之言抱鵝也山海經曰鈞吾之山有獸焉名

曰抱鵝是食人郭注為物貪林象在夏鼎左傳所謂

饕餮是也

內饗于中國

說文作𧄸从三大三日今詩作吳者隸省也或从三  
四从犬則非矣張衡左思賦內鼎扇之鼎即𧄸之譌  
正義引張衡賦巨靈奠扇以流河曲

無言不讐

按當作左氏傳憂必雉焉之雉

尚不愧于屋漏

箋云屋小帳也 按此當作幄說文無幄字

淑慎爾止不愆于儀

按左氏襄三十年傳引詩淑慎爾止無載爾偽杜預

多士

詩學三

十五

以為逸詩然則非此詩之異文也

賁虹小子

傳虹潰也 按召旻蠹賊內証傳同

秉心無競

前補競其亮切開元五經文字讀儻去聲詩秉心無

儻無儻維人今作競

并云不逮

并蓋伴字之假借

好是家齋力民代食

按鄭不云家齋當作家齋則毛本作家齋也傳云力

民代食無功者食天祿也鄭申其意而王肅所見之  
本誤衍一代字編堂按代字即王肅所增云代無功者食天祿也  
因曲為之說曰有功力於民代無功者食天祿且改  
家齋字从禾而不知代無功食天祿語最無理豈毛  
公而為之乎

朋友已譖

箋云譖不信也則當作僭編堂按正義本作僭釋經云僭差釋文譖本亦作僭

反子來赫

毛作赫鄭作嚇

涼曰不可

多士

詩學三

夫

按釋文職涼毛音良薄也鄭音亮信也下同所云下  
同者即此涼曰之涼是陸本皆作涼也正義上云毛  
以為下民之為此無中和之行主為偷薄之俗此云  
我以信言諫王曰汝所行者於理不可是孔本上章  
作涼此章作諫以上章鄭易涼為諫而此章毛本作  
諫非關鄭易也唐石經上作涼此作諫蓋從孔本然  
由文義求之恐未得毛意

耗數下土

說文有耗無耗玉篇耗減也敗也引此詩廣韻耗俗  
作耗 按箋云敗敗也說文殫敗也引商書藝倫攸



釋與厭敦字別

寧丁我躬

戴先生云寧之言乃也

如快如焚

章帝紀今時復旱如焚如焚章懷注引韓詩如焚如

焚 按韓詩作炎為善說文炎燎也傳云快燎之也

蓋毛亦作炎也上文赫赫炎炎本或作快是其明證

寧俾我遯

釋文本亦作遂 按周易遯鄭作遂

則不我虞

虞三

七

按虞娛同字之假借也詩序云以禮自虞樂

度也夫會不度知我心箋義為長抑用戒不虞毛傳

不虞非度也閔宮無貳無虞箋云虞度也是毛詩虞

度字作虞出其東門聊可與娛毛傳娛樂也絲衣不

虞不放毛傳災譚也正義本作不娛云人自娛樂必

謙詩為替是毛詩娛樂字作娛二字不相假借

有嘒其星

說文誠聲也詩曰有誠其聲 按如史所云赤氣巨

天碎隱有聲之類也今作有嘒其星殆非

往近王舅

唐韻正曰會言近止往近王舅皆附近之近而非近也 按釋文於近字每云附近之近者皆以別諸上

聲之近遠而非別諸近字也古以遠近讀上聲親近

讀去聲往近王舅蓋言往已王舅也古音同部假借

此借近為已傳以已訓近猶洪與借篋為積傳以積

訓篋板借王為往傳以往訓王箋又從而申明其說

耳詩彼其之子左傳引作彼己禮記引作彼記大叔

于田箋云忌辭也讀如彼己之子之己劉伯莊史記

音義云刀古其字 玉篇亦說文刀讀若箕近讀與記

同知其已記忌刀近字同在之哈部若近字乃在諄

文部音轉讀若幾讀若祈在脂微部如會言近止與

借邇為韻如周禮九畿故書作九近周易月幾望或

虞三

木

作近望是也諄文與脂微近與之哈相去甚遠不相

假借此詩如本近字則毛訓為已鄭讀如記如何可

通故近為近之譌其說不可易也

夙夜匪解

懈之假借

愛莫助之

按爾雅愛隱也從毛傳當作愛

鈞膺鏤錫

說文引作錫 按隸省作錫

鞞鞞淺幘

曲禮素箠注箠覆冬也釋文箠本又作幟疏引既夕禮乘惡車白狗臂玉藻君羔臂虎植注臂覆冬也詩大雅柳駟淺幟毛傳云幟覆式幟即臂也又周禮巾車作覆但古字耳三者同也少儀施諸幣注幣覆冬也既夕禮鹿淺幣注幣覆冬周官經巾車犬禡鹿淺禡然禡狂禡注禡覆冬也春秋公羊傳昭二十五年以幣為席何休注幣車覆冬按說文幣縵布也从巾辟聲周禮曰駟車犬臂韓奕當同儀禮禮記作臂車等字以幣為正幟禡皆假借字箠又幟之變

箠革金厄

九

按說文無箠有箠云箠也一曰臂首銅也从金攸聲石鼓詩四車既安之下有箠勒字焦山周鼎有攸勒字博古圖周宰辟父敦銘三皆有攸革字薛尚功鐘鼎款識周伯姬鼎有攸勒字寅蓋有箠勒字疑毛詩箠革皆箠勒之譌箠勒猶唐人所謂金勒古鐘鼎箠省作攸後人不知為箠之省輒製攸下从革之字蓼蕭傳箠也箠下落首飾二字箠所以飾臂首下云冲冲垂飾貌正謂此飾也革者勒之省臂首謂之勒勒馬頭絡銜所以繫臂故曰臂首孔氏釋臂首云馬臂所繫之外有餘而垂甚誤載見箠勒有鶴傳有

鶴謂有法度也玉篇箠也亦作箠鞞也勒也亦作革鞞同鞞廣韻箠綱頭銅飾又按爾雅臂首謂之革郭注臂鞞也當云臂鞞也革勒也說文臂馬鞞也鞞鞞革也勒馬頭絡銜也鞞馬絡頭也鞞馬鞞也銜馬勒口中也鑣馬銜也絡頭銜口統謂之勒所以繫臂故曰臂首臂革為人所把故曰鞞漢書王良執鞞吳都賦回鞞今人曰扯手亦曰鞞頭古之鞞也皆自人所把言之也今人曰籠頭曰嚼口古之鞞首也勒也鞞鞞也銜也皆自馬首言之也鄒中記曰石虎諱勒呼馬勒為鞞見廣知鞞勒本為二物又按

箠

九

子

箠於采芑云箠革鞞首垂也於韓奕云箠革謂鞞也於載見云箠革鞞首也絕無定說而采芑尤誤鞞可言垂鞞首不可言垂矣於載見云鎗金飾貌合於以箠飾勒之言說文橋大車扼也考工記作肩說文聯橋潘安仁傳發橋寫鞍鞞鞞前也鞞鞞下曲者左傳襄十四年射兩鞞而還服注車鞞兩邊又馬頸者杜注車鞞卷者昭二十六年射之中楯瓦絲胸汰鞞鞞入者三寸杜注入楯瓦也胸車鞞胸即鞞之假借小爾雅衡扼也扼上者謂之烏啄當作扼上之假借釋名馬曰烏啄下向又馬頸似鳥開口向下啄物時也戴先生釋車鞞謂之

衡衡下鳥喙謂之鞬大車謂之輓謂之馮按此詩作

厄者輓之假借傳厄鳥喙也鳥喙即小爾雅釋名之

鳥喙也古喙通用如爾雅生喙釋文喙沈音晝是

沈重讀不濡其喙之喙陸氏雖誤引爾雅而云喙爾

雅作蠅是陸尚未諺為蠅也鞬以為鞬鞬以為幣鑿

以飾勒金以飾輓本四事也徐廣曰蔡輿車文虎伏

軾龍首衡軛續漢輿服志作衡軛索隱曰謂金飾衡軛為龍按

文虎伏軾即經之號幣金飾衡軛即經之金輓鄭箋

不用毛說以厄為檢之假借云鑿革鞬也以金為小

環往往纏檢其鞬合鑿革金厄為一事正義乃以喙

為蠅妄云厄鳥蠅爾雅釋蟲文厄大蟲如指似蠶金

厄者以金接鞬之端如厄蟲然其說致為無理爾雅

蠅蠅蠅字皆从中與毛傳厄鳥喙奚翅風馬牛不相

及陸孔之牽合誤甚或曰上文曰錯衡矣又曰金鞬

不為復與曰衡謂橫木鞬謂下向又馬頸之鞬史記

索隱引崔浩云衡車扼上橫木也是衡為一物扼即

鞬為一物也屈原賦戴氏注云輓衡下兩鞬也衡亦

通謂之輓又士喪禮楔貌如輓上兩末疏云如馬鞬

輓馬領鄭注云今文輓作厄此可見輓為正字厄為

假借不識箋詩何以不知厄即輓也

出宿于居

說文郟左馮邛郟陽亭 按言左馮邛郟陽縣之郟

亭也一本作郟陽亭誤因學紀聞所引同誤

包鼈鮮魚

說文鮮魚名鼈新魚精也 按周官鱓鼈

其鞬維何

說文鼈鼎實惟鞬及蒲或作餽从食東聲

韓侯顧之

傳顧之曲顧道義也惠定宇曰列女傳齊孝公迎華

氏之長女孟姬於其父母三顧而出親授之綏自御

輪三曲顧姬與遂納於官淮南子汜論昔蒼梧繞娶

妻而美以讓兄此所謂忠愛而不可行也高誘注蒼

梧繞乃孔子時人以妻美好推與其兄於兄則愛矣

而違親迎曲顧之義故曰不可行也 按白虎通亦

曰必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者防淫泆也

絲絲翼翼

按常武載芟之絲絲翼翼詩皆作民民小旻絲之靡韓

詩皆作服知四家詩字各有義例

懿厥哲婦

按此借懿為噫與十月之交借抑為噫同也抑懿同

在十二部入聲大雅抑外傳作懿

舍爾介狄

傳狄遠也 按以為遜之假借

不弔不祥

箋云弔至也 按鄭作逆

草不潰茂

按毛云潰遂也與是用不潰于成傳同箋云潰當作

彙非

職兄斯引

傳兄茲也 按桑柔傳兄茲也常棣傳況茲也並同

子十七

詩三

三

韋昭國語注況益也說文茲艸木多益也

詩經小學卷第三

臧備堂錄

詩經小學卷第四

金壇段氏

頌

假以溢我

按爾雅溢慎謚靜也又悲神溢慎也尚書惟刑之恤史記作惟刑之靜徐廣曰今文尚書作惟刑之謚此詩或作謚或作溢或作恤皆靜慎之意也作誠作何作假乃是異文左傳引詩何以恤我杜注云逸詩不以為此篇異文朱子集傳合為一是也而文王之神何以恤我其訓非也

讀西

維周之祺

按此從古本作祺作禎者恐是改易取韻鑄堂按正義曰定本集注祺字作禎是毛詩作維周之禎三家詩作惟周之祺爾雅祺祥也某氏注引詩可證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

傳大王行道能安天之所作也 按此傳有脫文當云大王行道能大之文王又能安天之所作也鄭箋彼作謂萬民毛公則仍承首句作字正義云毛以為大王居岐長大此天所生者彼萬民居岐邦築作宮室者六王則能安之孔訓彼作失傳意而可證毛傳有脫荒訓大康訓安也國語鄭叔詹曰周頌天作高

山大王荒之荒大之也大天所生可謂親有天矣荀

子王制篇引詩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

之楊倞注荒大也康安也言天作此高山大王則能

尊大之文王又能安之天論篇引此詩注亦云大王

能尊大岐山皆可證

既右饗之

按俗本作享非經典凡獻於上曰享食所獻曰饗如楚茨以享以祀下曰神保是饗此我將我享下曰既右饗之閔宮享以駢犧下曰是饗是宜尤顯然可證懷柔百神

讀西

按宋書樂志宋明堂歌謝莊造登歌詞曰昭事先聖

懷濡上靈然則六朝時本作懷濡百神也柔濡古音

同是假濡為柔當從集注本作濡注爾雅者引懷柔

百神易其字也鑄堂按毛詩作懷濡三家詩作懷柔樊光注爾雅引用皆非毛詩

貽我來牟

說文來周所受瑞麥來麩一束作束二縫象芒束之形天所來也故為行來之來詩曰貽我來麩 按一束二縫或作一束二縫或作一來二縫而正義引說文作一麥二麥均不可解考廣韻引埤蒼作一麥二稗亦有誤當作二麥一稗乃合一稗二米者后稷之

嘉穀也一稔二麥者后稷之瑞麥也三苗同穗者成

王之嘉禾也見尚書大傳秀出上合者漢時之奇木也說

文當作二麥一稔二一互誤稔縫者音之譌又从束

者象其芒束之形一束二稔言二麥同一穎芒也

執磬祝圉

說文鼓禁也一曰樂器控榻也形如木虎从支吾聲

和鈴央央

東京賦和鈴缺缺李引毛詩和鈴缺缺玉篇廣韻缺

鈴聲

佛時仔肩

詩四

傳佛大也 按此以佛為廢之假借古廢佛音同釋

詰廢大也四月廢為殘賊傳廢大也用正字此佛時

仔肩用假借字箋云佛輔也又以為彌之假借鑄堂

以佛為廢之假借四月可以廢為快之假借古廢佛狀皆同部聲相近

莫子并蜂

爾雅粵峯掣曳也 按毛傳作瘳曳說文瘳引縱也

有略其杞

爾雅畧利也釋文畧詩作略 按說文剗刀劒刃也

籀文作畧

有傲其鬻

按傳云餽芬香貌也舊作傲猶餽也傲字正取其香始

升芬芳酷烈之意與餽字相配若作椒為物與餽字

異類傳不得云猶餽也詩言有苑有蕝有蕝有敦瓜

若有傲其城句意皆同今從沈作傲字餽言香之貌

也傲言馨之貌也

有採其角

當作觶

不吳不敖

按方言吳大也吳之為大於聲求之大言為吳物之

大者亦曰吳屈賦齊吳榜以擊汰王逸注齊舉大權

也

我龍受之

傳龍和也 按此及長發毛以龍為離之假借故曰

和也

婁豐年

今本作屢釋文唐石經作婁宋婁機班馬字類引詩

婁豐年角弓釋文婁本亦作屢

駟駟牡馬

考周官馬政絕無郊祀朝聘有隴無駟之說校人職

云凡馬特居四之一鄭司農云三牝一牡康成云欲

駟駟牡馬

駟駟牡馬

其乘之性相似也此云凡馬兼指六種五路之馬又  
康成計王馬之大數而引詩駉牝三千何嘗謂五路  
之馬無駉歟良馬通謂五路之馬倘皆無駉則通淫  
游牝豈專為駉馬良馬豈皆為母所生康成何以云  
種馬謂上善似母者也今俗以駉為良自是向力  
五路之馬皆不尚強且序云牧于坳野傳云牧之坳  
野則駉駉然正義云駉駉然腹幹肥張者所牧養之  
良馬也經文作牧為是顏氏說誤據釋文則今本說  
文駉下引駉駉四牡唐時本作駉駉壯馬與今詩絕  
異云說文作駉不可考

詩學四

五

在坳之野

說文駉牧馬苑也詩曰在駉之野 按許意言在駉  
之野即在野之駉倒句以就韻

有駉有皇

爾雅黃白驪 按說文駉下引詩有駉有驪而無驪  
字蓋或有闕遺

薄采其芣

廣韻三十一巧芣芣蔡說文作菲音柳又四十四有  
引詩言采其芣

狄彼東南

按抑用湯蠻方傳湯遠也左傳糾逃王慝  
食我桑黹

說文黹桑甚之黑也 按當同衛風作甚

憬彼淮夷

說文憬讀若詩云穡彼淮夷之穡 按釋文憬說文  
作慮今說文慮下不引此詩蓋穡當為慮也

閔宮有恤

箋云閔神也 按說文祕神也鄭以閔為祕之假借

稊稭救麥

郭注方言稊古稚字五經文字云說文作稊字林作

詩學四

六

稊說文種下引詩稊稚未麥

實始翦商

說文翦滅也引詩實始翦商 按傳翦齊也毛意正

當作蒯

保有兕觥

尚書及說文作嶧爾雅屬者嶧

庸政有數

傳大鍾曰庸爾雅大鍾謂之鏞說文大鍾謂之鏞

按古文尚書笙庸以問作庸與毛詩合又爾雅李邕  
注曰大鍾音聲大鏞大也孫炎注曰鏞深長之聲是  
古本爾雅亦祇作庸  
金匱蓋後來所加

執事有恪

說文作恣从心容聲

既戒既平

傳戒至 按此以戒為屆之假借字也屆訓至而戒

不訓至戒在一部屆在十五部異部假借也爾雅艘

至也艘說文讀若葶郭注方言艘古屆字亦合二字

為一本非一字也

艘假無言

傳艘總假大也 按言艘為總之假借字艘釜屬孔

冲遠云艘總古今字非也又禮記艘長也大也卷阿

多七三

艘

七

傳假大也賓筵傳假大也此本字也那傳假大也烈

祖傳假大也皆以假為假之假借字也楚茨傳格來

也抑傳格至也此本字也雲漢傳假至也泮水傳假

至也烝民元鳥長發義同此皆以假為格之假借字

也

奄有九有

韓詩作九域 按有古音如以域為其入聲毛公曰

圍所以域養禽獸也圍域亦於音求之

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

按大戴禮用兵篇引詩校德不寨嗣武于孫子盧注

以為逸詩恐即二句之異文也

邦畿千里

尚書大傳圻者天子之竟也諸侯曰竟鄭注周禮方

千里曰王圻詩曰邦圻千里惟民所止見路史國名紀信儀禮經

傳通

為下國綴旒

說文游旌旗之流也从扌聲旒旌旗之流也从扌

攸聲無旒字

敷政優優

說文心部憂愁也从心从頁又部憂和之行也从又

多四

詩四

八

憂聲詩曰布政憂憂 按俗以憂為憂愁字

不難不踈

傳踈懼也 按當作慄說文慄懼也雙省聲

實左右商王

俗有佐佑字說文所無

采入其阻

說文网部采周行也从网米聲引此詩五經文字說

文作采隸省作采見詩 按今隸應作采各本作采

或作采誤又廣韻采罟也采采入也冒也周行也分

別誤



方斲是虔

傳虔敬也箋云樞謂之虔 按爾雅樞謂之榘釋文  
榘本亦作虔然則爾雅本有止作虔者

詩經小學卷第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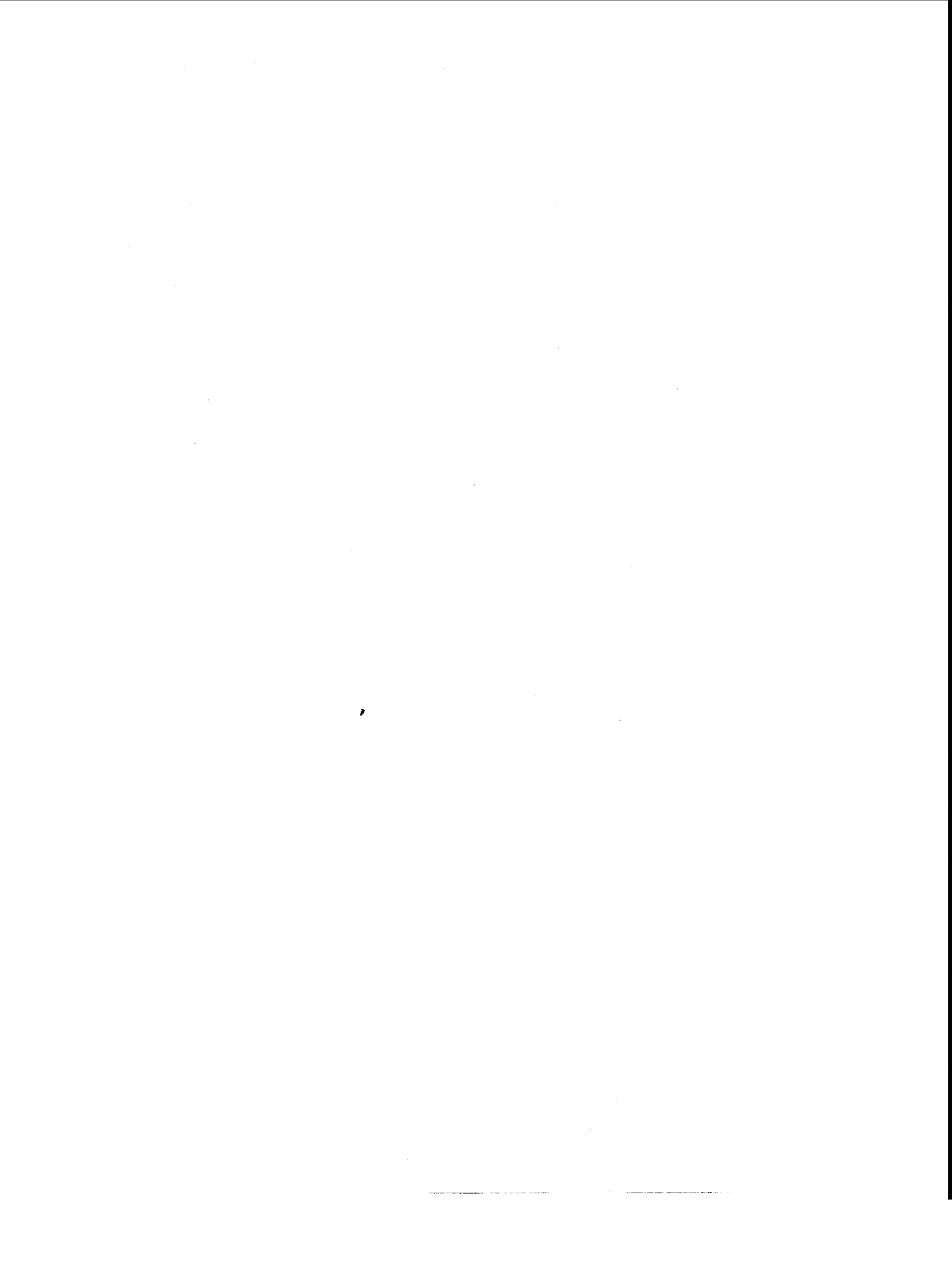
臧輔堂錄

甘泉 林懋曾同校

の字力

蘇氏曰

九



詩序議



周南

二南所采各有南國之詩故曰南周南則江漢汝濱是也召南則江沱是也據書旅葵篇知分陝在武王時

○關雎后妃之德也德如雌鳩乃足以配君子供祭祀也

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昏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首言大

詩序議

十

觀象廬叢書

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

程子曰樂得淑女不淫其色是樂而不淫哀窈窕思賢才求之不得輾轉反側是哀而不傷

雌鳩今魚鷹作巢土穴雌雉各別其聲罅似門關之聲故曰關關黃河中最多郭璞爾雅注云江東謂之鷓是也而以爲雕類誤西山經之大鷖乃雕類耳毛氏萇曰流求也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供苜菜備

庶物以事宗廟也案以苜菜與淑女可以供祭猶謂

男子主祭者儀也其實苜菜是主婦所薦儀是主祭

者所薦苜菜也古音杭不與香通香乃蒲弱耳左右

無方也求之友之樂之文王之求之友之樂之也

好色也則求之已非好德也則輾轉反側何傷陳啟

源稽古編疑作文王思淑女不得爲性情之正忘卻

苜菜句爲何事耳又此詩朱子謂宮人所作據大明

詩文王取大姒在卽位之初載年已幾五十矣其爲

世子時已生伯邑考則太姒乃繼室也孰謂文王之

詩序議

二

觀象廬叢書

寤寐宮人不得而知哉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貴而能勤富而能儉已長而

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所由化天下

以婦道

御案序云后妃之本毛鄭諸家皆以爲后妃在父母家志

在女功其解歸甯父母句曰父母在則有時歸甯耳

朱子則謂此詩是葛成而歸甯時之作以既爲后妃

貴而勤儉乃其德之厚其義似較舊說爲長又案此

於禮經者止后夫人躬桑之文觀此詩則知凡百婦

功無不躬親所以女教脩明而足以化下也古者夫婦之禮甚謹婦之於夫夫之於婦有不自言而使人將命者所以嚴內外而禁狎暱也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女子歸甯使師氏告於君子閨門之內儼若嚴賓所為起教於微渺者其意深矣

張氏拭曰后妃之貴亦必有師傅以訓之法家拂士不可一日無后妃亦然也周自后稷以農為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重織紉之勤

詩序議

三

觀象廬叢書

相與服習其艱難詠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故誦服之無教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禘休其蠶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

懸流曰漢湯之沸似之故謂煮為漢其漢煮之器則

鑊也

一章谷木為韻蕤飛喈為韻二章谷裕為韻莫漢數

為韻

○卷耳后妃之志也勉君子求賢器官不可貳以懷人案此文王朝會征伐而后妃思之也采采卷耳喻求

賢也不盈頃筐所得少也我我文王也與雄雉詩我之懷矣例同下三章放此嗟我懷人實彼周行言不可因懷人而棄其所采也升高馬病閔之也酌酒消憂勸之也云何吁矣怪之也吁當作盱張目望也云何猶如何也左傳以此詩為能官人蓋舊傳如此至其分解處則支離矣荀卿曰卷耳易采也頃筐易盈也而不可貳以周行言不可貳以懷人也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折中君子謂文王也案逮下者后妃之德也詩詞專言君

詩序議

四

觀象廬叢書

子逮下而后妃之美自見且立言固當爾也爾雅柎者聊聊蔓椒也此樛木即聊木

○螽斯后妃子孫眾多也言不妬忌則子孫眾多若螽斯也

折中凡家道之成始於夫婦中於父子終於兄弟是故有文王而後有關雎夫刑妻也有關雎而後有樛木妻容妾也有樛木而後有螽斯妾宜子也案誥誥羣躍爭先也以螽斯初生言薨薨羣飛聲以長成言揖同戢戢戢斂翼也以既老言振振興起也繩繩子復生

子也蟄蟄久遠之意如蠶遺子蟄而復生不絕滅也  
○桃夭美男女及時也關雎之化行則男女以正媒氏  
得盡其職也

御案文王之聖治莫先於正家后妃之淑德莫盛於不妬  
忌由宮闈而達於閭閻風化之美有不知致之者詩  
序主於后妃朱傳主於文王意各專重而其道實相  
成也

案孔子家語云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  
農桑起昏禮殺於此荀卿韓嬰皆曰霜降逆女冰泮

詩序議

五

觀象廬叢書

殺止周官媒氏仲春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  
謂先有喪禍及貧若惡無媒灼者至是不得  
備禮則不禁其奔娶奔速也謂禮不備也 若無故  
而不用令者罰之 謂得備禮 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  
會之此與夏小正二月綴多女士同蓋時至仲春農  
桑已起昏期過晚故不禁奔者其已及時或過時而  
無夫家者則司而會之此詩所陳其會男女之事也  
媒氏得盡其職由於女皆有德士皆好德而其本則  
起於關雎之化也桃華二月之時華與女子之得及  
時而嫁也時一十而嫁之時也實葉與女子之過時

而後嫁也過時如有故二十三年而嫁也女子以夫  
為家宜其室家意重在家也琴瑟靜好也宜其室家  
意重在室也言宜子也宜其家人意重在人也孝於  
舅姑睦於兄弟家道成也

○兔置文王舉賢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眾  
多也

金氏履祥曰墨子曰文王舉閔天泰顛於置綱之中  
授之政西上服

○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詩序議

六

觀象廬叢書

案芣苢逸書王會解作稭苢實似字食之宜子今本  
稭譌為稭字譌為李後儒遂指為木名矣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於南國美化行乎江  
漢之域女皆守禮求而不可得也

休息朱子集傳從孔疏作休思釋文謂古本皆作休  
息以毛傳衛之先釋思辭後言漢水是思字在漢字  
上可見且葛生民勞二詩俱云息止也此若為息必  
當發傳矣又案爾雅槐棘醜喬喬木固自可休也今  
曰不可休則有凜然不可干以非禮之意

楚女集傳謂江漢之俗其女好游漢魏以後猶然如大堤之曲可見或主孔疏指庶人之女執筐行盭言執筐行盭豈游乎朱子本意是謂江漢舊俗如此引大堤曲亦證其好游耳然曰不可求則風已漸變矣潦洧之相謔遠矣

江永承一作羨見許慎說文所引爾雅羨長也謂江流長也惠氏棟九經古義據齊侯罇鐘云士女壽考萬年羨保其身又子子孫孫羨保用言謂羨乃古永字段氏玉裁謂永古音養或借養字爲之如夏小正

詩序議

七

觀象廬叢書

時有養日時有養夜卽永日永夜也

方說文云併船也爾雅方桴也案桴是方舟兩側刻長木沒諸水以持船也爾雅又云大夫方舟庶人乘桴桴也編竹木曰桴繫鞫則曰桴今本譌作乘桴集傳因訓方爲桴大繹

何氏楷曰秣馬謂親迎也案刈楚所以秣馬刈萋所以秣駒賦也楚荆也今俗名荆剛藤銳葉細刺初生可刈秣長極堅韌古人以爲扑刑又爲龜契名楚焯也萋萋蒿也出今均州古者昏禮親迎既至留婦車

三月廟見而后反馬此詩之楚萋綢繆之薪芻鴛鴦之糴秣皆是禮也悅其德致其禮庶可求之豈可以非禮干哉 詩以漢廣不可泳歎女子之德女子之德本於文王后妃之德故曰德廣所及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黃氏種曰文王事商出於誠然故雖汝墳之婦人亦皆以文王之故而化其怨紂之心案墳本作墳詳羣經釋地怒愀同憂也調韓詩作朝古並讀如舟音同

詩序議

八

觀象廬叢書

而譌也鄭箋亦云如朝飢之思食易林云侂如且飢 侂侂 同

爾雅魴魴又云魴大鱗小者魴魴防也魴護也魴如拒飲以手拵杯也魴首屢出屢縮如鑽兆也皆卽編魚鱗赤黃色毛傳云魚勞則尾赤也

父母當從集傳指文王言於孔邇字方有著落傳曰百姓望君如望慈父母焉南山有臺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文王后妃德脩于身子姓皆興



起於仁焉

案公稱文王也振振興於仁也二南言振振者三皆興起之意也麟以興公麟之趾以興公之子也趾在下也定以興姓定在首昭穆同也角以興族角支出也于嗟麟兮歎文王也

古者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子既得姓至孫行即各姓其姓故孫之為姓乃前古之舊稱非周道也周人則以氏別故春秋時公孫皆氏其父之字非氏其祖之字亦如古之公孫以父之所生為姓非以祖之姓

詩序議

九

觀象虛叢書

為姓也楚語率其子姓奉其時享子姓猶子孫也左傳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曰余子長矣是問其所生也

召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德如鵲鳩而后可配國君

折中關雎取其有別鵲巢取其無為有別所以防淫欲之漸無為所以杜預政之原百兩御之君親迎也韓奕曰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是也百兩將之上卿送也傳曰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

之盈之姪娣眾也韓奕曰諸娣從之祁和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是也成之昏禮成也百兩送迎以成之者釐其事也記曰敬慎重正而后親之

案鳩鳴鳩也不善為巢多居他鳥之成巢又常以冬月生子故鳩鳴鳩氏為司空司空冬官也居之來居之也方嚮也往嚮之也與皇矣詩萬邦之方義同

○采蘋士妻助祭能敬也

案周官樂師凡射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蓋此篇為士妻助祭之詩故士射用之也內宗掌宗

詩序議

十

觀象虛叢書

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外宗佐王后薦玉豆眠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外宗王同姓之女嫁於大夫士者內宗則同姓大夫士之妻也被首服次也其服祿衣士妻之上服助祭於公用之其自祭則纓笄宵衣也大夫妻則自祭亦被矣少牢禮云主婦被是也僮僮竦敬貌祁祁舒遲貌

○采蘋內宗之女將嫁於大夫教成而祭也

折中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官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

魚芼之以蘋藻故女子觀於祭祀納酒漿盥豆蒹醢  
教助祭也教成而奠教主祭也葛覃之詩勤儉孝敬  
采蘋有焉采盛湘奠事必躬親所以教勤也蘋蘩荇  
菜不求備物所以教儉也奠於宗廟所以教孝也齊  
以尸之所以致敬也后妃以此自爲卽以此教人所  
由于歸之女皆能宜家也故曰天子理男教后聽婦  
順教順成俗國家理治

案諸侯同姓之女嫁於大夫士及凡大夫士女之嫁  
其教成當皆有祭知此詩爲大夫妻者以樂師射節

詩序議

二

觀象廬叢書

知之也行潦采藻流潦所汗畜也蘋生水濱从類古濱字

葉浮水面四葉合成一葉如田字形爾雅萍萍其大

者蘋萍蘋本非同類以其葉皆浮而同之耳

左傳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實諸宗室季蘭尸之敬

也或據此疑召南大夫妻是蘭姓女季蘭之稱如季

姜季姬之例案濟澤當卽牧澤在古大梁城東南沙

水分濟東南流所逕也中多蘭蒲梁王吹臺在其右

卽戰國魏策之蘭臺也然則蘭本以地爲姓左氏說

必有所傳矣

詩正義云儀禮召南三篇越艸蟲而取采蘋益采蘋  
舊在艸蟲之前曹氏詩說亦謂先采蘋而後艸蟲今  
正之

○艸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憂喜不踰其節焉

折中夫婦之際離則愛合則喜人情也但過中而失正遂  
至害德而傷生艸蟲之詩其憂也有漸其喜也有節  
以禮防心而歸於和平者也

艸蟲卽莎雞入人家爲蟋蟀非艸蟲也據采薇詩薇  
以三月生苗四月尙柔五月乃剛與今南方之野丸

詩序議

三

觀象廬叢書

豆菜以四月成實者都不同時今北人所種薇菜似

野丸豆而苗尤細每科輒數十百莖仲夏長高尺餘

相扶不蔓結實半圓半扁名爲扁豆以作粉乃是詩

之薇也又蜀之巢菜莖蔓繁密肥壯可以糞田結莢

短子少野丸豆則莢長子多亦有大小二種皆薇類

若爾雅所稱薇垂水乃泛指蔓艸之生水旁者而言

與蘼從水生一例耳

○甘棠美召伯也

孔氏穎達曰武王之時召公爲西伯決訟於甘棠之

下其教著明於南國愛結於民心故作是詩以美之  
又曰此篇所陳巡民決訟皆是武王伐紂之後為伯  
時事因詩繫召公故錄之在召南

折中君子是以知周祚之延與燕之後亡也人之所以自  
為與夫為天下而用人者可以知所擇矣

蔽芾蔭而漏景之貌芟毛傳云艸舍也案艸舍茸艸  
為舍即廬也無後柱如繫犬曳其足故名芟敗負同  
謂推而俛之拜則攀屈之也

○行露美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強暴

詩序議

三

觀象廬叢書

之男不能侵凌貞女詩人述女子之獄辭美其上  
鄭氏康成曰幣可備也室家不足謂媒妁之言不和  
六禮之來彊委之

折中凡訟之興皆起於無情無情而能興訟者設為疑似  
之情也聽婚姻以媒聘然亦有媒雖遣而未和聘雖  
行而強委如此詩所云者一或不察則強彊得志而  
善良蒙冤下拂人性上千天和非小失也故易有噬  
嗑詩存行露教聽訟也聖人之憂天下來世其至矣  
案上能教民則人守禮上能聽訟則無冤獄此詩兩

有之

○羔羊鵠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  
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孔氏穎達曰論語注云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卿  
大夫朝服亦羔裘唯豹袷與君異耳又宗伯注云羔  
取其羣而不失其類士相見注云羔取其羣而不黨  
公羊傳何休云羔取其費之不鳴殺之不號乳必跪  
而受之死義生禮者此羔羊之德也今大夫亦能羣  
不失類行不阿黨死義生禮是德如羔羊也案卿大

詩序議

四

觀象廬叢書

夫既朝於公退而業君之官職於外朝然后釋服乃  
食是方退食時固朝服也德如羔羊言德稱其服也  
折中裘敝不易節儉可知也人常自得正直可知也又曰  
自公退食者意在於退食也退食而委蛇家無事也  
退食自公者意在於自公也自公而委蛇國無事也  
又云純素絲為組以英之也案古之裘幅如衣之幅  
其縫當心一兩袷兩袷各一故五鄭風言三英不數  
兩袷也

○殷其雷婦人以義勸其君子也

案殷其雷在南山之陽將雨雷聲遠聞也與鸚鳴于  
垓婦歎于室意同在南山之側自遠而近矣在南山  
之下自高而下矣雨矣何斯遠斯莫敢或逞承文王  
命而役於紂也振振君子歸哉歸哉勸其勤於王事  
不解於役乃得早畢王事而歸也振振奮作之意  
○標有梅綬多女士也

案此媒氏仲春令會男女詩人美之而歌咏其事也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媒所以合異姓猶梅所以  
合異味故謂之媒某即古文梅也

古文作采  
說文誤采標有梅

詩序議一

左

觀家盧叢書

其實七兮媒漸少也標者擊而落之喻女惡而淫媒  
也求我庶士迨其吉兮媒氏所以令也苟聘而卜而  
吉斯可及時而取無庸多求也實三媒更少矣迨其  
今兮苟今有媒斯可及時而聘也頃筐壘之莫之媒  
矣迨其謂之雖無媒苟有謂之者斯可及時而使之  
往媒也此王者之世所由內無怨女而外無曠夫者  
也 葉氏秉敬說同

爾雅時英梅即酸果之梅此詩及終南所稱是也凡  
華之白者名英也地梅即牛奶柿相被結即榷與杉

先儒皆誤讀之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  
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折中命爵也鄭箋云禮命之數不同是也周官典命其數  
有九夫人視諸侯之命數娣媵以下貴賤之等視其  
國之卿大夫士

孔氏穎達曰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至於房中釋朝  
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君太師奏雞鳴於階下然後  
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公由此言之夫人往來舒而

詩序議一

左

觀家盧叢書

有儀諸妾則肅肅然夜而疾行是其異也

案三五即彗星也彗大而昴小夫人眾妾之象昴六  
星此云五者古今占象之異後世以遠鏡測之昴乃  
三十六星也彗字本从日从彗光射如彗也黃帝云  
日中必眚省作彗俗作彗

○江有汜美媵也嫡無恩而不怨也

案汜北江水今出彭縣山中東南至江陽入江水形  
肖婦孕子故名渚武陽大洲江水合府江處也沱江  
之別流合汜者也江有汜言江至江陽以汜水行也

其後也悔望之也江有清江至武陽與別江偕行也其後也處疑之也江有沱江以別流過於汜水也其嘯也歌安之也

陳氏曰小星之夫人惠及媵妾而媵妾盡其心江沱之夫人惠不及媵妾而媵妾不怨蓋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各盡其道而已矣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

朱氏公遷曰此與行露同類益淫風方革之時故其詩如此郝氏敬曰紂時淫昏成俗文王化行皆知無

詩序議

七

觀象廬叢書

禮之可惡此格心之化也

折中同田之人惡吉士之無禮而止之也

案爾雅釋木樸枹者蝟又曰樸樸心蓋樸是柞枝不可束者秋冬或為蟄蠅作枹其上蒙茸如蝟毛故名蝟其季枝可束者則名樸樸心如云棘心也純束束之如純緣也干旄云素絲紕之而爾同

○何彼穠矣美王姬也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離之德

朱子曰王姬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故見其車者知

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

折中肅敬離和也其車如此其人可知矣平王文王也國語太子晉曰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是文王之為平王猶武王之為甯王當時有此稱也齊侯丁公伋也邑姜與伋為兄弟故王姬歸其子也以桃李二華與男女二人者未成昏之詞也未成昏則尊王故以平王之孫先齊侯之子君臣之義也緡綸也以絲為綸既成昏之詞也朱子曰絲合而為緡猶男女之合而為昏也既成昏則尊夫故以齊侯

詩序議

末

觀象廬叢書

之子先平王之孫夫婦之禮也

鄭箋華如桃李者與王姬與齊侯之子顏色俱盛案如而通承華之中唯桃李同時俱盛

范氏處義曰此詩正如甘棠皆作於召伯既去之後錄詩者得於召南之地故編次於召南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百姓太和萬物咸若國君德如騶虞焉此王道之成也

朱子曰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修身齊家以治其國

而其仁民之餘恩又有以及於庶類故其春田之際  
艸木之茂禽獸之多至於如此

毛氏長曰虞人翼五羆以待公之發孔氏穎達曰君  
止一發必翼五羆者中則殺一而已案翼禽待發禮  
也然不必五羆五羆也此自因所翼而見獸之多獸  
之多由於國君之仁故歎曰于嗟乎騶虞騶虞仁獸  
也不踐生艸不食生獸如騶之惜芻虞之愛獸也案  
海內西經云林氏國有珍獸大若虎五采畢具尾長  
於身名曰騶吾乘之日行千里林氏或稱亦林又作

詩序議

九

觀象廬叢書

於陵亦古音遇作夾逸書王會解云亦林以曾耳曾

耳者身若虎豹尾長參其身食虎豹尚書大傳云散  
宜生之於陵氏取怪獸曰虞是也此獸多力能殺虎  
豹其食皆虎豹供之故不食生獸尾長故不踐生艸

也一名虞爾雅作麇

爾雅齧離蓬薦黍蓬離蓬今離菰古名蘆又名菱又  
名蔣卽蔣也黍蓬乃今之蘆也作穗似黍故名可爲  
席此詩蔣蓬皆澤艸則蓬指黍蓬言至若飛蓬苗短  
枝亂生陸地穗似麥而不實非此詩之蓬也

北

○柏舟仁而不遇也衛莊姜仁不見答執志不易也

孔叢子孔子曰子讀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易也案  
首章汎流言有貞固之德不見用也如而通隱憂憂  
藏于心不能告人也二章逢彼之怒怒其違眾也三  
章不轉不卷不選所謂執志不易也轉移也卷曲也  
棟柰也實完好如一日君象月夫人之象卑夫人因  
而卑君是迭而微也辟辟人而遠之也標靡也

折中言兄弟之怒我者益謂我孤介自守必行其志而不

詩序議

十

觀象廬叢書

能貶道以隨時也然我自度之矣石猶可轉而我心  
匪石則自守者不可易也席猶可卷而我心匪席則  
必行者不可屈也欲自貶損而威儀棣棣無可擇而  
改者則終不能驟方以爲圓也

○綠衣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折中女所治今女如字言綠本絲也而今爲衣者由治絲  
之女染織而成以喻妾本微賤而今蒙嬖寵亦由己  
不能防微杜漸以至於此因思古人當必有善全之  
道俾君與妾皆歸於無過而傷己之不能也

案古者之衣禮服之上皆加襲衣冬以裘襲夏以絺  
綌借老云蒙彼縞絺是也絺綌淒風喻己不見親而  
多親閔也故思古人之善處此者真能先得我心之  
所求也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顧氏夢麟曰案春秋隱四年春王二月書戊申衛州  
吁弒其君完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杜預注戊申三  
月十七日則皆一年內事也蓋未幾而君完之仇雪  
矣此詩之作則在君完被弒後州吁未殺之先當春

詩序議

主

觀象廬叢書

夏之閒見燕託興

御案戴鳩之歸乃後日石碯用陳以討賊之由也然則莊  
姜之越禮遠送而惓惓於戴鳩爲之涕泣不置者當  
非僅尋常婦人女子離別之情其亦有他望也歟  
楊氏慎曰師曠禽經曰烏向飛背宿燕向宿背飛此  
物理也故莊姜以爲送歸妾之比取背飛之義送別  
之情也

先君之思思意也言常述先君之意以勸我

○日月衛莊姜傷亂也

案日月喻君與夫人也照臨下土明無不燭知州吁  
之志也不我顧不顧畏我也下土是冒仁無不覆欲  
兄弟相好也不我報不念我之仁也報答也出自東  
方已與君同尊己之子亦貴也德音無良嬖人之子  
有寵好兵素聞著也俾也可忘忘貴賤之義也東方  
自出已齊女也報我不述亂既成也不述猶不道也  
每章皆言胡能有定言衛亂必始於此也此莊姜追  
述亂由而傷之也

○終風衛莊姜思定亂也

詩序議

主

觀象廬叢書

案終風喻州吁也一章悼亂也二章思定亂也三章  
四章思定亂之人也願我譁笑愚且狂也惠然肯來  
僞也莫往莫來矢之也寤言不寐思昔者也願言嚏  
懷冀同仇也願思望也時戴鳩在陳石碯乃心公室  
此莊姜之所願言者歟嚏釋文作寤稽古編云作寤  
爲是毛傳云寤寤也毛不破字若有口旁毛不應訓  
寤鄭箋云寤讀爲不敢嚏欬之嚏若本有口旁鄭何  
須破字是鄭箋詩時猶作寤也自鄭有人道我之解  
後儒喜其纖巧近俗因多从之然陸本作寤是唐時

經文尙未盡改其徑用噫字不知始於何時案寔莖者後蹟也踐坐亦謂之寔足垂身下如寔也今人坐即踐坐此詩願言則寔承上句不寐言謂起坐牀側也

○擊鼓怨州吁也

折中南行者衛將伐鄭鄭在衛南也從孫子仲者春秋隱公四年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衛書人非卿也此呼名賤之也契合闊離也

左傳宋殤公之卽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于鄭而求寵于諸侯以

詩序議

三

觀象廬叢書

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朱子曰平陳與宋伐鄭以結陳宋之成也案平陳者彌篋弑之隙平宋者結強鄰之援皆所謂求寵於諸侯成說集傳詩緝俱訓爲約誓之言案楚辭云初既與子成言兮羌中道而改路

○凱風孝子自責也

案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不指爲何過序以爲

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未知何據然使魯莊公知此則載驅諸詩可以無作矣

許氏慎曰棘酸棗也大曰棗小曰棘陸氏佃曰四時纂要云四月棗葉生凱風之時也胡氏紹曾曰棗棘皆有刺棗立生獨高棘列生獨卑有赤白二種毛氏萇曰棘難長養者朱子曰棘不材之木

鄭氏康成曰覲皖以興顏色悅也好其音者與其辭令順也以言七子不能如也案覲當作覲音規矩之規覲皖環覲也

詩序議

音

觀象廬叢書

○雄雉刺衛宣公也軍旅數起從役之士久而不歸室家怨曠也

案春秋隱公十年衛宣公之六年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伐戴鄭伯伐取之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鄭先是隱五年衛師入鄭至是鄭假王命討宋鄭人不會故齊鄭入之益鄰服於衛也此詩當作於是時曰枝枝鄭也求求宋也兵連禍結時歷秋冬室家怨曠故刺之也禮士執雉雉飛不過三丈故以雄雉于飛起興我我其夫也懷懷歸也卷耳曰嗟我懷人揚水曰



懷哉懷哉是也自詒伊阻無所歸咎之辭也百爾君子不欲斥其君而呼諸大夫之謀國者而告之也嚴粲曰譏其用兵非伎則求國人所忠也

○砲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

鄭氏康成曰夫人謂夷姜孔氏穎達曰知非宣姜者以宣姜適伋為公所要云雉鳴求其牡明是夷姜

范氏祖禹曰深厲淺揭言宣公夫人不顧禮義猶不

度水之深淺而欲濟也朱子曰濟盈而曰不濡軌雉

鳴而反求其牡以比淫亂之人不度禮義非其配耦

詩序議

壹

觀象廬叢書

而犯禮以相求也陸氏佃曰以雌求雄淫也以雌求牡亂也案軌輪牙也喻禮法言濟盈而往則必濡軌今反以為不濡軌是不度禮義此句指宣公下句言非耦相求乃指夷姜也雁集洲渚以一鳴更始且羣鳴弋雁之時也弋雁者為昏禮用也然必及冰未泮時求之冰泮則北徂矣言歸妻當備禮也張氏彩曰三章言遵禮之士以申刺宣公四章言守禮之女以申刺夷姜也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

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朱子曰皆述逐婦之辭也宣姜有寵而夷姜繼是以其民化之而谷風之詩作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者如此

毛氏萇曰陰陽和而後谷風至朱子曰東風謂之谷風言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夫婦和而後家道成孔氏穎達曰涇水以有渭水清故見涇水濁以興舊室以有新昏美故見舊室惡

案葍蕪菁也蜀人名菁菜爾雅一名葍蕪一名須言

詩序議

貳

觀象廬叢書

根多須也非芥也爾雅一名芴一名息菜葍與非根皆不可食又傳以畿為門內於古無據今詳上言行道下言畿當仍是郊畿之畿耳行道遲遲不忍去也中心有違夫之中心與我相違也是以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而即止也曰畿曰涇渭此詩殆衛女嫁于西周畿內諸侯之所作耶不我能情愴毛傳訓興鄭箋訓驕許慎訓起皆無義王肅訓養養猶容也伊余來暨暨高郵王氏經義述聞云暨讀為愴怒也伊余來暨與反子來赫同意案暨或聖字之譌聖疾也古音瘡

○式微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

折中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君已失國而尚憚中露泥中之辱乎所以言此者激其君以有為也失國必有其故得國惟視其躬狄人侵之可以暫避欲人既去原可復歸躬有失德雖安亦危躬無失德雖亡可存不自奮而碌碌因人非丈夫也故言君之故與躬以諷之其存君與國不忘欲返言短而意則長矣非不甘其辱而有所怨也

李氏樗曰凡失國者云越在艸莽卑賤曰辱在泥塗

詩序議

主

觀象廬叢書

杜預云黎在上黨壺關縣呂氏春秋武王封帝堯後於黎城

案寓寄也託也記曰諸侯不臣寓公喪服傳曰寄公者何失國之君也左傳曰齊以邾寄衛侯孟子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

○旄丘責衛伯也

李氏樗曰觀木瓜之詩知衛人之德桓公者深觀此詩知黎人之怨衛為最切朱氏公遷曰一章怪之二章疑之三章微諷之四章直責之式微處困而思奮

旄丘責人而不刻可謂賢矣

案書衛伯者能救災恤患即伯主之任也左傳曰那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那乎是也狐裘蒙戎葛時而裘裘復弊亂言困窮之甚亦見自冬徂夏為時已久也瑣細也尾鳥尾也句法與絲爾雅分衣分同爾雅鳥少好長醜為鵠鵠鵠即倉庚也一名黃留栗詩疏引皇語訛為黃栗留留栗至冬毛脫而蟄如栗之熟而未零者故名荆州志云農人冬月於田中掘二三尺得土堅圓如卵破之則鳥在焉無復毛羽益春

詩序議

主

觀象廬叢書

始生羽破土而出也流留離栗古音同

○簡兮賢而不用也

折中簡擇也言擇人而充舞列也

朱子曰賢者不得志於衰世之下國而思盛際之顯王也

案周禮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樂師掌教國子小舞籥師掌國學之政教國子舞羽敝籥國子與樂工之賤者亦自不同但自傷有才不用耳籥師又云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亦如之儀禮燕禮亦云若

舞則勺是祭祀饗燕皆有舞也燕禮工告樂備主人洗升獻工則舞後亦當有酌獻之禮故云錫爵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甯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案此衛女蓋姪媵也公羊傳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媵從諸姬謂同等卑幼者故曰變曰彼曰諷曰聊與諸姬幼少必有以爲可歸者故下即擬議出宿欲餞又自度不可而問於姑姑也二章出宿二句皆虛擬之詞有行有道也女子之道固以夫爲家

詩序議

觀象廬叢書

而遠其父母兄弟者也謂我姪者吾謂之姑謂我姊者吾謂之姊姑姑尊長故曰問我者親之之詞也三章出宿五句亦皆虛擬之詞取同段古胡字不瑕猶無乃也涕瀟干言皆故棠園地在齊東別詳羣經釋地

○北門士不得志也衛之忠臣不得其志  
嚴氏案曰此蓋從事獨賢之歎也但言貧窶則不見知於君可知非計祿也集傳楊氏曰不擇事而安之無懟憾之詞知其無可奈何而歸之於天所以爲忠臣也

折中出自北門與我入自外相應言出自內也自內出外承王事也出自內則事務叢集入自外則怨謗交加蓋困於內外極矣

案一埠益方言如云一切益加也遺委也

○北風刺虐也

折中北風喻嚴急也雨雪喻慘虐涼風初至雩雪初來也嗜疾而有聲霏密而四布也莫赤匪狐莫黑匪烏喻小人之眾也同行同歸猶商之也同車則已駕矣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其是之謂乎又曰虐政之興皆始於小人虐政行則小人益進故赤狐黑鳥者北風雨雪所由來也莫赤匪狐莫黑匪鳥者北風雨雪之極致也

詩序議

觀象廬叢書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陳古賢妃受規誨以風今焉

張子曰後宮西北遠城隅俟我幽閒念彼姝毛氏萇曰古首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事無大小記以成法孔氏穎達曰言貞靜之女遺我以彤管之法不違女史所書之事毛氏萇曰牧田官也張子曰自牧

歸美如甸人供果蓏之屬案靜女其姝悅之也俟我城隅幸之也愛愛同愛而不見不遇也搔首踟躕望之也貽我彤管者欲其不違女史所書之事也悅懌女美女音汝指彤管也自牧歸美洵美且異借美以况管也歸如字匪女二句承悅懌女美言意重於物也 宋儒疑古未有筆不得稱管解頤新語亦謂管始於秦古以刀爲筆不用毫毛安得有管稽古編謂此皆謬談爾雅云不律謂之筆曲禮云史載筆莊子云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紙筆和墨太公陰符載武王

詩序議

三

觀象廬叢書

筆銘云毫毛茂茂此皆三代文典而已有筆名可謂古無筆乎可謂古筆不用毫毛乎又董仲舒答牛亨問謂蒙恬所造特秦筆耳以枯木爲管鹿毛爲柱半毛爲被所謂蒼毫非兔毫竹管也又問彤管答曰赤漆管也史官載事故以彤管用赤心記事也張華博物志崔豹古今注皆載其語仲舒太古未遠所聞必有所據且武帝時毛詩未行而仲舒所言與傳相合不足爲確證乎案書畫字皆从聿聿即筆也古書用簡以刀殺青不以書也又九河之太史以選今三角

淀得名其水形正類枯管之筆則竹木之管古並有之亦不始於秦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案爾雅蓬條口柔也戚施面柔也晉語蓬條不可使俛戚施不可使仰又云戚施直縛蓬條蒙璆蓬條猶蓬挈覆簞而除之也人病黽胸似之戚施說文作醜醜音義同爾雅作醜醜蟾蜍文誤也醜黽之屬類仰其面唯蟾蜍磊重而俯地人病偃者似之戚古音秋

詩序議

三

觀象廬叢書

施古音詒鮮少也珍絕也惡之之詞澹澹猶汶汶折中蓬條不鮮怪之也蓬條不珍厭之也至於得此戚施則成婚矣此人倫之大變狄人入衛始此矣 案先蓬條者要之則柔以口後戚施者得之則柔以面無恥之甚也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故作是詩也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

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

兄弟相戮亦獨何哉

案壽益俱同母弟

折中次二子乘舟於新臺之後著淫禍也

養養毛傳養養然憂不知所定也案養同兼

鄰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

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許氏謙曰惡邪之匿於心者也他適而誓之死靡爲

之其事猶顯至於一念邪思之微亦誓之死而靡有

詩序議一

三

觀象廬叢書

可見其心之貞固而節不可渝矣

程子遺書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石曰只

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

大

內則子生三月之未剪髮爲鬢男角女羈注夾曰曰

角兩髻也午達曰羈三髻也喪大記小斂主人脫髦

注幼時翦髮爲之長雖成人猶垂於兩邊若父死脫

左髦母死脫右髦親沒不髦案髦同卯古文作从从

兩耳相反蓋糾州而垂之髦兩垂貌

○牆有茨衛人刺其下也公下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案周官國師茨牆則翦闔牆之有茨所以爲內外之

閑不可歸謂彼既自踰其閑矣而復言之是思公其

閑也所猶如也傳曰所不歸爾帑者可道謂無害於

禮義醜猶計也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

朱子曰女子之生以身事人則當與之同死故夫死

稱未亡人言亦待死而已不當復有他志也宣姜夫

詩序議一

三

觀象廬叢書

死而淫是失偕老之義

案婦人從人者也嫁從夫夫死從子國君既沒君夫

人無奉祭祀見賓客之事則唯幽居深宮而已副翟

以奉祭祀也展以見君及賓客也祿衣以燕居也今

宣公既死而宣姜服象服何哉委委化佗殆與齊子

豈弟同矣

男子有卷髮之笄有弁冕繫冠垂統之笄婦人亦然

弁冕之笄一名笄形長而直不似卷髮之曲而縵中

也此笄字次副後卽指衛言故傳云橫笄天官追師

五知衛弁爲二物而不知衛亦是弁乃云衛垂於副

之兩旁則臆度之辭也或曰彼注本作唯祭服有衛

翦下二句傳寫者誤倒也翟毛傳以爲衿翟闕翟不舉禕衣者據

諸侯之夫人言也記曰夫人副禕立於東房所稱夫

人乃王后耳天子三夫人唯毛云羽飾衣則不若筓

疏畫飾之說爲當又案爾雅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

翟畫翬者昂之衿翟卽鶴雉一名鶴雉青質五采皆

備成章尾長五六尺走且鳴畫鶴者微俯其頸闕同

屈闕翟卽驚雉一名鳴雉好鏡水自照時或眩仆畫

詩序議

五

觀象廬叢書

驚者屈其頸也展衣色白以素潔名字本作襄从衣

从丑如築室再四水之以求平也从尸者乃襲禮通

作禮从疊卽古輶字鄭氏混爲禮之禮非許鄭諸

識

服等表

衮冕 鷩冕 毳冕 希冕 玄冕 皮弁禮傳 朝服禮傳 玄端禮傳

禮傳 揄狄 屈狄 鞠衣 展衣 緣衣 錫衣 宵衣禮傳

副 副 副 編 編 次禮傳 次禮傳 纒弁

公 侯伯 子男 孤 卿 士

○桑中刺公子頑也

爾雅唐蒙兔絲兔絲多子故以采唐爲昭伯烝於宣

姜之喻沫衛邑孟姜指宣姜也期會也桑中地名近

楚丘在衛之東左傳曰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故在

桑中也要盟也左傳曰盟大神要言焉是也上宮有

功之祖廟也文王世子諸父守貴宮室諸子諸孫

守下宮下室淇在衛東左傳曰夫子有三軍之懼而

又有桑中之喜謂此篇也二三章故亂其辭諱國惡

也弋奴同庸鄘國之後以國爲姓者亦猶春秋州公

詩序議

美

觀象廬叢書

如曹曹本邾邾舊國後二邾皆以曹爲姓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

陸氏德明曰韓詩云奔奔疆疆乘匹之貌案乘匹所

謂乘居而匹處鶉競淫亂匹比宣姜也鶉難耦比頑

也鶉鶉性皆淫也傳曰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

強之疆疆之謂也一章先鶉後鶉者惡鶉也二章先

鶉後鶉者惡鶉也集傳范氏曰宣姜之惡不可勝道

也國人疾而刺之或遠言焉或切言焉遠言之者君

子偕老是也切言之者鶉之奔奔是也衛詩至此而

人道盡天理滅矣中國無以異於夷狄人類無以異於禽獸而國隨以亡矣胡氏曰楊時有言詩載此篇以見衛為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

○定之方中美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

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

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

折中定之方中順時令也揆之以日正方位也先作楚宮

重宗廟也後作楚室立朝堂也鄭氏康成曰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

廢庫為次田疇之外佐以種樹阜財用也榛栗實邊

詩序議

美

觀象廬叢書

椅桐伐琴瑟興禮樂也蘇氏曰種木者求用於十年之後其不求近功凡此類也

升虛望楚審形勢也望楚與堂建都邑也景山與京

慎封守也降觀於桑物土宜也卜云其吉謀及卜筮

慎之至也終焉允臧要其成也此叙其將營宮室之先也靈雨既

零政事修和天休薦至也命彼倌人申戒令也星言

夙駕勤巡行也說于桑田重衣食之原也邦之興廢

曰由一人人之聖狂曰由一心秉心塞淵王道根於

天德也民殷富馬蕃滋既富且強禮樂可興也此言既

宮室之後也

鄭氏康成曰魯僖公二年齊桓公城楚邱而封衛孔

氏穎達曰春秋正月城楚邱穀梁傳云不言城衛衛

未遷則諸侯先為之城其城文公乃於中營宮室也

建城在正月則作室亦正月矣而云得時者左傳曰

凡土功水昏正而裁杜預注定星昏而中日至而畢

則冬至以前皆為土功之時僖二年閏在正月之後

正月之初未冬至故為得時也劉氏瑾曰春秋紀事

用月定星中時乃周之十二月衛懿公九年十二月

狄滅衛戴公立而卒文公繼立以次年為元年至文

詩序議

美

觀象廬叢書

公二年歲首之月齊桓始城楚邱則詩人所指定星

方中其文公元年之終楚邱未城之先歟然詩言終

焉允臧驟北三千則是詩蓋作於文公之季年而追

言其始遷時事耳故二章以前皆本其始二章以後

要其終也孔氏穎達曰匠人云水地以懸置槷以懸

視以影為規識日出之影與日入之影畫參諸日中

之影注云於四角立植而懸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

定乃為位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懸正之

視之以其影將以正四方也日出日入之影其端則

東西正也又爲規以識之者爲難審也自日出而盡其影端至日入既則爲規測影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是揆日以正東西南北之事也劉氏瑾曰彭魯叔云築柱也懸垂繩也柱有四角四方垂以八繩繩皆附柱則其柱正矣柱正然後視之以測日景也又轉筵畫地爲圓規朝議曰景其端指西暮識日景其端指東兩端長短必與規齊測其端則東西正就其中屈之則南北亦可正也又畫漏午時參此日中之景可以正南方之位因以正北方之位也此周禮定方制度衛文公建宮室定四方之法益亦如此

劉氏瑾曰唐虞之時定星以戌月昏中歲久而差至周時定星始以亥月昏中下逮今日此星又以子月昏中矣

爾雅駮牝驪牡釋文並作牝爲是蓋駮驪同聲字驪之言儼與青驪之驪義別周官庾人馬七尺以上爲駮謂可爲馬種也兼牝牡言此詩則專以駮之牝者言也

詩序議

堯

觀象廬叢書

○蝮刺違禮也齊子以衛難故從其子無虧歸唁焉案首二章皆曰女子有行行道也三章曰懷婚姻言非女子之道也婿婦之黨相謂爲婚姻考左傳宣姜之女齊子有寵於齊桓公生公子無虧是時狄入衛齊侯使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成漕長衛姬其母也故同行歸唁也歎觀首章曰在東二章曰于西自齊之衛之道固顯然也莫之敢指又可見其氣燄之盛矣

周禮春官眠視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視二曰象三曰鑑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瞽七曰彌八曰叙九曰隄十曰想鄭康成注隄虹也孔氏穎達曰隄言升氣者以隄升也由升氣所爲故號虹爲隄十輝注云輝謂日光氣也隄亦日之光氣今昔日而歎則成虹無以

○相鼠刺無禮也鼠蓋謂禮鼠也一名拱鼠儀以衣服言止以言辭言禮以動作言記曰口容止

禮運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

詩序議

堯

觀象廬叢書



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春秋傳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於是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案鳩鳩之篇曰胡不萬年此曰人而無禮胡不遇死其理一而已矣

○于旄美使臣也衛大夫聘宋舍于郊詩人美其能不辱命也

案此詩衛大夫聘于宋既受命遂行舍于浚郊浚之人美之也浚邑在楚印東南為衛南陵水東南散入司馬坡所逕適宋之道也據水經濟水篇注浚城北

詩序議

聖

觀象虛叢書

去濮陽三十五里濮陽古帝丘在楚丘東北則浚太楚丘正得三十里許故為在郊也卿行旅從故從州里所建鳥隼為旗旄注旗干之首旄注旄首也使者載旄此不言者至郊則斂之也素絲束帛也聘禮束帛如璧享束錦乘馬覲紕純束之如緣也組以組約其束也祝以繩絲連其組如祝跪也五之六之備且擇美也彼姝者子指宋桓也界予賄禮之也告告其請也凡保邦制治之道皆是也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思

歸唁而義不得也

朱子曰許穆夫人閔衛之亡馳驅而歸將以唁衛侯於漕邑未至而許之大夫有奔走跋涉而來者夫人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故心以為憂也既而終不果歸乃作此詩以自言其意耳

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沒則不得歸甯者義也雖國滅君死不得往赴焉義重於亡故也

折中春秋閔公二年狄人入衛宋桓公立戴公以盧于漕許穆夫人賦載馳宋桓既立戴公矣又言控于大邦

詩序議

聖

觀象虛叢書

者欲求齊也文公為衛之多難也先適齊又齊子者戴公之姊也齊子歸齊文公在齊齊桓新伯諸侯服從非齊不足以存衛也誰因誰極夫人籌之熟矣亦各有行豈虛語哉而卒從其大夫而不歸未嘗果以許人為狂也知足圖存而貞能守禮故聖人有取焉

衛

○淇奧美武公之德也

折中一章言竹之少也猗猗而美公之少也其文亦美有進德之功焉二章言竹之壯也青青而盛公之壯也

其文亦盛有敬德之容焉三章言竹之老也如簣而密公之老也其文亦密有成德之詣焉如切如磋者道學也致知之事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力行之事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敬存於中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敬著於外也

淇與綠竹禮大學引作淇澳菜竹案水經淇水注引博物志肥泉水謂之澳水流入于淇後漢郡國志注

同陸璣詩疏亦以淇澳為二水與爾雅屋內為隩之說異爾雅菜王芻竹菡蓄王芻葉長三四尺有皺紋

詩序議

聖

觀象廬叢書

川上

其小者蜀人名淡竹葉菡蓄蜀人名菡竹其葉可醱枝然菡蓄可言青青不可言猗猗王芻又不可言青青且皆與如簣之文不類白當作淇隩之綠竹解為安也

毛傳充耳謂之瑱瑿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

案琇今白石英瑩其黃端者也凡艸木華之黃者為

榮

猗重較兮猗即猗儺之猗言身首搖動也凡乘車左馮較而持之較騎上之校言重者騎出軫外下為承

倚復有較也

○考樂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集傳陳氏曰考扣也樂器名可以節歌如鼓盆拊缶

之為樂也黃氏樞曰詩言子有鍾鼓弗考則所謂考樂者考擊其樂以自樂也

許氏謙曰考樂在淵碩人之寬此君子居之何陋之

有之意

折中適猶窩也軸車軸也輪轉而軸不動適通科坎也

○碩人閔莊姜也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左傳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

詩序議

聖

觀象廬叢書

川上

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

折中極言莊姜之美無所不備者求其不答之故而不得

也怪莊公也聖人錄之怪天下之似莊公者也任其

氣之偏而之焉故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美滿

於物之蔽而甚焉故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

嚴氏粲曰莊姜不見答之事詩無一語及之但言其

姻族之貴容貌之美禮儀之備又言齊地廣饒士女

佼好以寓其閔惜之意而已惟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二句微見其意而辭亦深婉風人之辭大抵然也案

衛侯之妾春秋之筆也

髮禪也以布為之衣必有髮禪則嫁服之襲也儀禮作頌禮記作綱音義同至儀禮之景乃以禦塵且擁蔽其面非髮也

施尿滅滅集傳滅滅尿入水聲案此與噦噦其冥鸞聲噦噦同

○氓刺時也禮義消亡男女奔誘終相棄背故序其事以風焉

嚴氏粲曰刺時則上所化也男女之合不以正則不

詩序議

聖

觀象廬叢書

可以久雖悔何及所以戒也非美也

折中輔廣曰谷風與氓二詩皆怨谷風怨而責之其詞直

其始以正也氓怨而悔之其詞悲始以不正也夫始

以不正後雖悔之亦無及矣是故過有悔而可改君

子圖其終有悔而不可改君子慎其始始何以慎思

其反而已矣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之謂

也

嚴氏粲曰淇則有岸陽則有泮何汝心之無泮岸不

可知也卽上章所詳固極也

○竹竿衛女思歸也

折中衛女之思歸者三泉水謀歸也載馳衛有事竹竿則衛無事而亦不謀歸徒思之而已聖人錄之者有取於其思也人倫之際身所能至者盡其力所不能至者盡其心

泉源百門泉也在左在右蓋自南而言之故以西為左東為右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劉氏向日能治煩決亂者佩觸孔氏穎達曰內則云

詩序議

聖

觀象廬叢書

子事父母左佩小觶右佩大觶成人之佩也毛氏萇

曰能射御則帶鞶鄭氏曰鞶杳也卽大射所謂朱極

三是也以朱韋為之用以彊杳右手食指將指無名

指也嚴氏粲曰容雍容也離騷云遵赤水而容與祭

義云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蓋舒緩之狀

案芄蘭羅摩也蔓生籬落開結莢似蘭華未吐中有

汁似卵清故名芄蘭爾雅知匹也甲狎也言其才能

不匹於我不習於我

○河廣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呂氏祖謙曰說苑曰宋襄公爲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味此詩而推其母子之心蓋不相遠所載似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母之慈子之孝皆止於義而不敢過焉不幸處母子之變者可以觀矣

折中母賢子孝如此無大故而後出則桓公之過也婦有

七出斷以義也又有三不夫原其情也聖人錄河廣

使知有子之婦借令有過亦當審其輕重而善處之

詩序議

聖

觀象廬叢書

不可因私惡偏憎而遽出既傷夫婦之義而并絕其  
母之恩也

嚴氏粲曰箋謂宋襄卽位其母思而作河廣之詩疏

因以爲衛文公時非也猶自魯閔二年狄入衛之後

戴公始渡河而南河廣之詩言誰謂河廣一葦杭之

則是作於衛未遷之時矣時宋桓猶立襄公方爲世

子衛戴文俱未立也

○伯兮母王也衛人從齊伐楚其室家思而賦之助以

義也

案春秋僖公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

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夏楚屈

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詩言爲王前驅桓帥諸侯伐

楚尊王室攘夷狄乃王事也二章自伯之東追叙從

齊之始也首如飛蓬指伯也左傳曾使展喜犒齊師

遺之潘沐則膏沐亦男子所用也誰適爲容亦王事

靡盬不遑啓處之意三章其雨其雨杲杲出日咎齊

之未能懲楚遂與之盟也願言思伯甘心首疾已當

以身殉夫知夫當以身殉國而諸侯之不可不勤王

詩序議

吳

觀象廬叢書

事也焉得諛艸言樹之背憂之甚不能忘也非徒憂

伯也其所憂者大也願言思伯使我心悔非爲伯而

病其所病者大也

折中觀伯兮之詩言爲王前驅則義不旋踵雖婦人女子

皆有同仇敵愾之心所謂四國有王於此見之矣

○有狐刺亂也違禮而行將有失身之患焉

案狐淫媚之獸綏綏龐尾如綏之垂也在彼淇梁欲

濟也狐之濟必濡其尾人之涉水必濡其裳喻違禮

而行必至失身故憂之語意與曹詩蟋蟀篇同

○木瓜美齊桓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廬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孔氏穎達曰戴公出處於漕為齊公子無虧所救戴公卒文公立齊桓公又城楚邱以封之則戴也文也皆為齊所救而封之也左傳齊侯歸公乘馬祭服歸夫人魚軒重器是遺戴公也外傳齊語曰衛人出廬於漕桓公城楚邱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齊侯與之繫馬三百是遺文公也胡氏安國曰木瓜美桓而夫子錄之善衛人之情也曷為善之報者天下之利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矣嚴氏粲曰木瓜美桓公衛人之情也春秋不與桓公專封所以尊王也家語孔子曰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焉

詩序議

完

觀象廬叢書

王風

○黍離閔宗周也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官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折中宗周者是文武所經營也是成康以來所世守也官廟陵寢皆在焉土田上上山川險塞是天下之輿區

也犬戎作難釁起一時秦襄力戰彼亦自復其仇耳為平王者留晉文侯鄭武公夾輔周室使襄公逐西戎而居之則周可復興與宣王爭烈矣乃懼其侵巢而即安於東舉西京而畀之秦異日者秦之代周實始於此大夫行役興懷於彼黍彼稷者傷周之物產而為秦之黍盛也周之人民而供秦之賦役也呼蒼天而問何人蓋嘆平王君臣以國與人不知誰實倡為此謀也不然赫赫宗周莫似威之舉世皆知而又問何人哉

詩序議

辛

觀象廬叢書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王役民無度也

折中古之行役未有無定期者雨雪霏霏遣戍而預言歸期也卉木萋萋勞還率而詳言歸期也今至於不知其期則是政令無節而不體民之心也公劉之詩曰乃積乃倉乃稷儻糧于橐于囊未有用其身命而不豐其衣食者今至求免飢渴則是糗糧有缺而不恤民之身也民者國之本也平王東遷國家再造虐用其民如此失本計矣

爾雅雞棲于杙為築鑿垣而棲為時陸氏佃曰羊性

異露晚出而早歸常先於牛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

折中簡兮以執籥自嘲尚思用世也故以賤為悲也此以

執籥相招止求全生也故以賤為樂也

案君子以賤為樂則國家之事可知矣故序云閔周也房房中也天子諸侯皆有房中之樂孔氏謂天子

以周南諸侯以召南也敖通凹舞位也蓋兩階間如

山之凹也簡兮曰公庭萬舞又曰在前上處是敖之

詩序議

至

觀象廬叢書

處也

○揚之水刺平王也

折中申侯弑幽王平王不討反命諸侯戍之事不順則令

不行故獨周人戍焉而諸侯不與也歐陽修曰激揚

之水不能流束薪猶平王政衰不能令諸侯也被其

之子周民謂佗國之當戍者也蘇軾曰不與我戍申

怨諸侯不至也曷月旋歸久戍而不得代也

案戍申並戍甫許者楚出冥隘則申急出方城則甫

許急故並戍之然諸姜之外平王皆不暇兼顧矣

申甫許皆姜姓國周語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是也

甫古文作△譌為呂書呂刑禮記引作甫刑古孝經

作△刑是也申今信陽州許改漢許昌縣甫即春秋

傳之父城在襄城西

朱子曰申侯與犬戎攻宗周而弑幽王則申侯者王

法必誅不赦之賊而平王與其臣庶不共戴天之仇

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已為有德而

不知其弑父為可怨至使復讎討賊之師反為報施

酬恩之舉又不能行其威令於天下乃勞天子之民

詩序議

至

觀象廬叢書

遠為諸侯戍守則其志親逆理而得罪於天衰懦微

弱而得罪於民俱可見矣嗚呼詩亡而後春秋作其

不以此也哉案中侯以太子故而弑幽王王弑而太

子立則是平王與聞乎故也讀揚水之詩可以晉趙

盾反不討賊之案斷之矣此春秋所託始之意也歎

○中谷有蕓閔公婦也婦人以無子被出詩人閔之也

案爾雅蕓蕓今之麋銜艸也似茺蔚而莖赤花黃其

葉有毛有風不偃無風獨搖如雞尾故名茺蔚宜子

麋銜婦人服之絕產無子與茺蔚相反故以為無子

者之喻乾莖非修乾而莖葉條長也溼潤澤也曠旱也喻夫也因曠而乾因曠而修非推之咎也况雖曠猶溼安知非以芟蔚為菴乎非婦無子而被出故曰何嗟及矣夫婦人無子當去禮也婦能有子而無子則不當去義也此七出之法後人所以不無疑議也

○免爰閔周也

折中天下之禍莫大乎君子退而小人進故曰小人之使為國家蓄害並至為之造之庸之小人為國也百罹百憂百凶災害並至也斯時之君子前者離於羅後者麻無聰所謂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也免爰爰而雉離羅以比小人致亂而以巧計幸免君子無辜而以忠直受禍也無為不生事也無造不造言也無庸不邀功也小人生事則必立法立法而人不從則犯從之而不習則又犯故有一為必有一罹所為日多故逢此百罹也小人所造之言非簧鼓以惑君志即萋菲以陷正人故有一造即為一憂所造日多故逢此百憂也小人造言生事則必邀功以聚財而得功必有病於民以用兵而得功必有害於國故有一庸

詩序議

五

觀象廬叢書

即為一凶邀功者眾故逢此百凶也無聰則永無覺矣無覺則永無叱矣無覺無叱則永不聞不事庶可免於禍矣此無聊之極思也

朱子曰為此詩者蓋猶及見西周之盛故云然

○葛藟刺不睦也周室道衰民棄其九族焉

折中天性之親父母而下則唯兄弟其相親也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是故父母猶本兄弟猶枝也葛藟以枝蔓聯屬庇其本根故雖在河澗而終不漂流乃遠其兄弟而以他人為兄甚而他人之父亦父之他人之母亦母之人皆一本已獨二本至於窮而無所須入乃始悔之亦已晚矣天下之遠兄弟而親他人者讀葛藟之詩其亦可以自反也夫左傳曰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

詩序議

五

觀象廬叢書

○采葛懼讒也王好聽讒言賢者懼之

案葛蕭艾喻小人也采葛比用小人之人彼采葛兮不敢斥其君也一日不見不見君也如三月兮謂小人之易進一日不見人君已用之也姚氏舜牧曰葛生於初夏采於盛夏故云三月蕭采於秋後故云三秋

艾必三年之久爲佳故云三歲張氏彩曰楚詞何昔  
日之芳艸兮今直爲此蕭艾也意蓋本此采葛謂用  
小人不專  
主聽

○大車刺周大夫也征役令急民不得昏也

案大車重車也檻檻軫高貌毳衣毳冕也縠虎雖雖  
色青似葵虎黃似璊璊黃玉也王之大夫四命其出  
國加一等故服子男之服也噶噶車聲也奔速也謂  
昏不備禮也子指大夫

○丘中有麻思賢也

詩序議

善

魏家廬叢書

折中民者邦之本也賢者民之天也序丘麻於王風之末  
聖人之所以爲東周也子嗟子國賢人之字也賢人  
隱於丘中藝麻麥果實以自給其友之在位者勸其  
出而仕也將其來施施來共天位也將其來食食天  
祿也貽我佩玖雖不貪位謀食亦當貽我以學之所  
得不宜懷寶迷邦也

案子嗟子國蓋當時賢達有聞者故以目此賢也如  
稱美者曰子都子充也彼指丘中留滯也



詩序議卷第二

彭縣呂調陽述

鄭

○緇衣鄭武公養賢也

折中傳曰鄭武公養賢而賦緇衣緇衣賢人之服也做又改為無厭心也適子之館就見之也還而授祭廩人繼粟也其禮之也隆其養之也備此王公之尊賢者也

案此緇衣卽士冠禮所謂玄端玄裳黃裳雜裳緇帶爵韞玄冠服也周禮司服土之服曰皮弁而下如大

詩序議

觀象廬叢書

夫之服其齋服有玄端素端是士服有緇衣也

○將仲子刺莊公也

毛氏萇曰仲子祭仲也鄭氏康成曰祭仲驟諫莊公不能用其言故言無論我里喻無干我親戚也無折我樹杞喻無害我兄弟也段將爲害我豈敢愛之而不誅以父母之故故不爲也

呂氏祖謙曰辭雖拒仲而意則與之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則於段非有所不忍也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則拳拳於叔而不得已於姜氏者可見矣畏

我諸兄畏人之多言特迫於宗族國人之議論非愛段也具文見意而莊公之情得矣

○叔于田刺莊公也

折中武姜愛叔段欲立之叔處危疑之地宜何如操心慮患而乃施與以市恩燕樂以明惠馳騁以示勇宜其不能終也抑莊公亦有過焉朱善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使莊公於叔段果能寵之以高位與之以大邑又使吏治其私已無

詩序議

觀象廬叢書

令施惠而得眾且使城郭不得以擅完車乘不得以擅修卒徒不得以擅動則雖欲爲亂其誰與之今莊公不然始則恣其所爲而不問終則操之已蹙而不恕則是其與之者乃所以奪之其寵之者乃所以殘之也春秋書曰鄭伯克段于鄆傳曰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得此詩之意矣嚴氏粲曰詩人之意謂段之不令而羣小相與恣如此必爲厲階以自禍莊公曷爲不禁止之乎故序曰刺莊公也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

折中孔氏穎達曰叔負才恃眾必為亂階而公不知禁故刺之

張氏彩曰暴虎危矣以此而驕其兄則更危故曰將其傷女言其不可恃也二章極言叔之材

其以誇材武而致傷也三章極言叔之整暇恐其以整暇而致傷也材武之忌小整暇之忌大凡叔之所狃者皆足以致傷叔不知而國人知之

案磬控控弦如磬也縱送縱馬逐禽也乘鷁馬驪白襍毛似鷁也爾雅改作馮非

詩序議 二

二十

觀象廬叢書

○清人刺文公也文公惡高克使將清邑之兵禦狄于河上久而不召眾散而歸高克奔陳

胡氏安國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予奪惟其所制使高克不臣之罪已著案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

黜而退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安得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離散而不之恤乎春秋書曰鄭棄其師其責之深矣

集傳左謂御在將車之左執轡而御馬者也旋還車

也右謂勇力之士在將車之右執兵以擊刺者抽拔

刃也中軍謂將在鼓下居車之中即高克也好謂容好也左傳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

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左并轡右援抱而鼓是將在車中御在車左之證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案詩言舍命不渝又云邦之司直當是刺鄭祭仲也春秋桓十一年五月鄭伯寤生卒九月宋人執鄭祭

詩序議 二

四

觀象廬叢書

仲突歸於鄭鄭忽出奔衛是其事三百篇言彼其之子者或指所刺或目遠者則皆彼之故知此為陳古也洵直且侯所謂死義生禮者也

折中舍命而後能司直常伸之氣節從淡定出也司直而後為邦彥蓋世之勳名由節義生也

○遵大路諷莊公也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詩人諷之

案此舉朋友之相棄者自盡其禮終能全交諷莊公當盡臣禮以感悟王不當怨之也我惡我勳所以貳

也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所謂故好也慘當作採字誤也寔與接通慘毛傳云孽也案此直操字之譌與月出及抑戒之慄譌爲慘正同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莊公多內寵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

孔氏穎達曰以莊公之時朝廷之上不說有德之君子故作此詩陳古之賢士好德不好色之義以刺之歐陽氏修曰詩人刺時好色而不說德乃陳古賢夫婦相警勵以勤生之語其卒章又言知子之來相和

詩序議

五

觀象廬叢書

好者當有以贈報之以勉其夫不獨厚於室家又當尊賢友善而因物以結之此所謂說德而不好色以刺時之不然也

案左傳祭仲曰君多內寵是莊公好色之證子夏曰賢賢易色未有好色而能說德者

○有女同車睦于齊也

案春秋隱三年齊侯鄭伯盟于石門自是齊鄭交睦此詩所稱與陳風彼美淑姬語正相類

○山有扶蘇刺陳侯也舍鄭而親宋衛

案扶蘇荷華色相映喬松游龍德相匹言陳鄭宜相

好也狂且日宋殤公狡童日州吁也扶蘇蘇也一名

桂荏一名芟芟言拔而翁活今俗名薄荷齊民要術

名博殺蔓生莖葉碧色似荷故類舉之橋松松之偃

蹇如橋者游龍龍古之大而偃者爾雅菘龍古其大

者菘即今鳳仙花二物亦相似

○捧兮憂王室也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詩人憂之也

案捧兮喻王室衰弱叔伯指周之執政不敢斥王也

倡子和女爲天子謀亦以風莊公也

詩序議

六

觀象廬叢書

○狡童思睦陳也

案陳在鄭東南時陳衛方睦鄭衛修怨鄭欲有事于

衛則恐陳之議其後故思睦於陳也狡童亦指州吁

子指陳桓也

○褻裳請成于陳也

案白陳之鄭必涉溱洧故云云子指陳桓他人他國

狂童亦指州吁也狂童之狂言不可與善也左傳昭

公十六年鄭六卿饒韓宣子子太叔賦褻裳宣子曰

善哉子之言曰定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太叔益欲從晉

而苦楚人之狂故孔子善其言也

○丰陳人來請成也

案左傳鄭伯請成于陳陳侯弗許自隱六年鄭伯侵陳明年陳五父如鄭蒞盟知是陳人悔也此詩其請成之辭與陳風東門之楊語意絕類疑即五父作也侯者堵歸而侯故先卷後堂

○東門之墀許陳成也

折中除地為町曰墀圃畦也陂者曰阪畦棧也茹蒧圃者之所種也栗表道樹也爾雅茹蒧茅蒐陸氏璣曰茹

詩序議

七

觀象廬叢書

蒧蒧艸也齊人謂之茜今圃人或作町種蒧貨殖傳云扈茜千石亦比千乘之家左傳趙武魏絳斬行栗注行栗表道樹

○風雨陳人來泣盟也

毛氏萇曰興也風且雨雞猶守時而鳴鄭氏康成曰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思而見之云何而心不說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

折中學校廢師儒不效其職而公閱其弟子之失學而

賦此也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豈直師弟朋友之相思哉以為學校不可一日而不興人材不可一日而不育教化不可一日而不明也

案爾雅衿謂之褙謂中帶也佩衿謂之褱衣小帶也所以約紐用組長齊於帶一名結即此詩所云衿也弟子縞帶衿則用青故曰青青子衿深衣云具父母衣純以青蓋衿與純同色也青青子佩亦組綬之色禮士佩瑤珉而縕組綬此用青亦弟子之飾也嗣音嗣續德音也思齊曰太姒嗣徽音來來學也挑容止便習貌與佻佻公子之佻同達有智貌在城闕兮廢學而事游觀也

詩序議

八

觀象廬叢書

城闕城門上榭如闕也毛云乘城見闕孔云城之上別有高闕皆疑議之詞某氏引禮運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游於觀之上謂觀即闕也而聖人游之則觀闕何嘗不可乘之候望不知彼所謂觀乃魯之觀臺伯玉夜過闕而下聖人乃白晝乘闕哉

○揚之水輪平于魯也

案春秋隱公元年及宋盟于宿四年遇于清秋會伐

鄭先是公之未立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是宋魯  
為黨與鄭有舊怨也五年鄭人伐宋入其郛宋來告  
命魯欲救之使者失辭公怒而止冬宋人伐鄭圍長  
葛六年春鄭人來輸平此詩蓋述其輸平之意也揚  
之水不流東楚喻己小弱也終鮮兄弟唯子與女魯  
鄭同姓也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女欲其無即於宋也  
○出其東門忽辭昏于齊也

案齊在鄭東故稱東門有女如雲設言姪婦之眾盛  
也左傳公之未昏于齊也桓公昏齊在齊侯欲以文三年七月

詩序議

九

觀象廬叢書

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  
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  
為君子曰善白為謀

闔闔城隅門也為臺高於城門天子九雉諸侯七雉四方如堵

故曰闔中虛似壘故曰闔爾雅闔謂之臺毛傳云闔

曲城闔城臺是也

○野有蔓艸思遇賢也

案詩以蔓艸之得露興已得見賢也左傳鄭伯享趙

孟於垂隴子太叔駘野有蔓艸文子曰吾子之惠也

六卿餞韓宣子子賦野有蔓艸宣子曰孺子善哉  
吾有望矣韓詩外傳孔子遭齊程木子於郊傾蓋而  
語終日顧子路東帛以贈子路對曰士不中道相見  
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乃詠此詩以曉之  
是皆取士君子邂逅相遇為義

○溱洧刺失政也鄭國無政俗多遊治焉

案此如後世竹枝詞張氏彩曰篇中士曰女曰皆旁  
觀述之之詞所謂直書其事而其惡自見者也

蘭茝也肩倚門謂之開門闔不遂謂之闔蘭艸之葉

詩序議

十

觀象廬叢書

似之故名史記仲冬蘭根出是也秉蘭正月春禊也

溱洧渙渙是東風解凍之時也案春蘭葉青秋蘭葉

綠楚辭言素枝紫莖皆謂花猶稱茝蘭之莖為支也

秋蘭一名蕙根似車轄也仲夏始華故夏小正五月

蓄蘭也又有澤蘭似蘭而大有光澤名醫別錄謂之

虎蒲今名蟬花後代醫家以今之孩兒菊為蘭此乃

古所謂薺澤葉頗似藍而非蘭也勺藥今藥中芍藥

也華與葉俱似勺故名爾雅芍藥此言似皂之戾其

掌也此華藏之久而猶香故可相贈

齊

○雞鳴思賢妃也齊君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李氏樛曰自古人君修身謹行非特有忠臣義士亦由賢妃貞女夙夜警戒以成其德周宣之姜后齊桓之衛姬楚莊之樊妃是也

毛氏萇曰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東方明則夫人纚笄而朝朝已昌盛則君聽朝孔氏穎達曰夫人御於君之禮大師奏雞鳴於階下夫人鳴玉佩於房

詩序議

十一

觀象廬叢書

中告公其氏曰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言匪獨雞鳴乃是嚮晨而蠅聲亂也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月本作日言匪徒辨色乃是日已出也如此則與女曰雞鳴

士曰昧且語意相類似較舊說為長古文○二象相近故誤

徐氏常吉曰不曰君之荒於內而言己之甘同夢不

曰以君之故憎我而反言以己之故及君其言温厚

和平案無庶子子憎庶猶使也書曰明庶以功又曰

咸庶中正

○還刺荒也齊君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

成風俗習于田獵謂之賢閑于馳逐謂之好焉

范氏祖禹曰表記曰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國君禽荒而國人以習於田獵為賢閑於馳逐為好安於所習而不自知其非道民之道可不慎哉

章氏潢曰子之還兮已譽人也謂我儂兮人譽已也並驅則人已皆與有能也詩人直述其詞不加一語以致美刺之意然齊人矜夸之俗昭然不容揜矣案猶禡同古音並讀如休

詩序議

十二

觀象廬叢書

○著刺不親迎也魯桓公不親迎君子以為失正始之道也

葉氏向高曰禮惟天子不親迎使三公逆后諸侯以下皆當親迎故冕而親迎夫子所以告哀公履綸逆女春秋所以譏紀子也是故親迎于渭是世子而親迎也韓侯迎止是諸侯而親迎也案春秋桓公三年秋七月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逆姜氏於謹公會齊侯于謹夫人姜氏至自齊會齊侯于謹者為齊侯來而會之不為逆姜氏也夫人姜氏至自齊不言

以至非親迎也以胡傳及葉氏之論觀之此詩爲刺桓公無疑矣著二同釋宮云門屏之閒謂之二人君視朝所位立處也充耳璵也天子用玉淇澳云充耳琇實則諸侯常用琇琇者今白石英也瓊玉有光色也華琇之赤端者瑩黃端者也英純白者也以素以青以黃纘也所以藉璵也東方朔曰甞纘塞聽益天子纘以黃諸侯以雜色賦

○東方之日刺魯桓公也公與姜氏如齊瀆夫婦之禮也

詩序議

三

觀象廬叢書

案春秋桓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左傳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日月君與夫人之象也彼姝者子指文姜也在我室兮婦人無外事也履躡也隨也卽就也卽于齊也發發行也閭顏師古曰宮中小門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故刺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毛氏萇曰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於朝

辰時也李氏樛曰言不能時節其夜之早晚黃氏樛曰若挈壺氏不能掌其職則當刺挈壺氏不當刺朝廷若朝廷興居無節則當刺朝廷不當刺挈壺氏今詩人兩責之者蓋詩人微其意以責其臣而作序者原本以責其君也郝氏敬曰興居號令非辰夜者所得司無所歸咎不敢斥君而求諸挈壺氏所謂敢告僕夫云爾

詩序議

十

觀象廬叢書

案此襄公時詩蓋怠荒之甚時復凌遽故云不夙則莫也齊語桓公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爲高蒞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游車之裂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材在後疑此與雞鳴還並刺襄公之作也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姝大夫遇是惡作此詩而公之

折中春秋桓公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齊侯送姜氏于謹所謂齊子由歸也夫人姜氏至自齊所謂既曰得止也于有七年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平齊紀也齊欲

詩序議 二 五 觀象廬叢書

滅紀曷為與紀平欲賓魯以會文姜也所謂曷又懼止也十有八年公會齊侯于濼齊侯邀文姜也所謂曷又從止也公與姜氏遂如齊夫人在會也公令夫人在會是養姦也所謂曷又鞠止也會畢而遂如齊公從夫人也夫人從齊侯公從夫人是縱姦也所謂曷又極止也因是而公薨於齊迨其後也齊襄公亦被弑矣新臺南山之事聖人所不忍言而經存之者所以示戒也淫亂之禍不弑則亡是故新臺賦而衛滅株林賦而陳亡南山賦而魯桓弑於前齊襄弑於後天有照道固若是其不爽也可不戒哉朱子曰南山豳狐比齊襄公居高位而有邪行也履必兩綏必雙物各有耦不可亂也前二章刺齊襄公後二章刺魯桓公也案南山濼之山傳云齊南山也魯道據水經注在鉅平縣故城東汶水上曹氏埤中曰履人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履功履散履注云有纒履黃履白履黑履散履所謂五兩也許氏謙曰禮書二組屬於笄順頤而下結之謂之纒纒之垂者謂之綏鄭氏康成曰

詩序議 二 六 觀象廬叢書

取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死者此之謂告孔氏穎達曰婚有納吉之禮而得吉使告女家是取妻必卜之士冠禮云筮於廟門明卜亦在廟也昭元年左傳楚公子圍娶於鄭其辭云圍布几筮告於莊共之廟而來是娶妻自有告廟之法也季氏本曰桓公娶妻時父母已沒而此云告父母者告廟也案麻治畝將以盛麻寔娶妻必告將以嗣萬世祈以斧則能分娶妻以媒則有別○甫田大夫刺襄公也勞心而成莠行莫知止也案此詩當作於魯莊公二年文姜自齊復歸於魯之後遠人指文姜總角升兮謂莊公也時公之生十五年矣○盧令刺襄公也狩于禚以會文姜也案春秋莊公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曷為會於禚以齊侯狩於禚也齊侯曷為狩於禚要文姜故託於狩也詩三章皆道其美無貶詞然盧令與其人並稱意豈見矣○做笄刺法做也文姜孫於齊魯不能討更縱之歸也



折中齊子歸止復歸於魯也曷為復歸於魯前孫於齊也

魯桓公之薨於齊也文姜與焉是弑君也齊襄內亂

文姜弑君有王者作比而誅之甯待問哉今齊襄晏

然居齊文姜公然歸魯是法傲也故言魯不能制

魚以比法傲不能討賊所謂網漏吞舟也哀姜與弑

閔公而孫於邾僖之元年夫人姜氏薨於夷齊人討

之也取之於邾而殺之於夷也不書殺無譏也以爲

當殺也書齊人以歸譏之也與夫弑則義已絕不可

以附葬不可以耐廟則不歸可也文姜之罪甚於哀

詩序議二

七

觀象廬叢書

姜而乃縱之歸齊襄固不容誅抑魯人亦有過焉宋

襄公之母被出尙且終身不歸况與弑而孫焉者乎

孫而又容其歸則無以處之矣異日之會齊侯自此

歸始也春秋不書文姜之歸國史失之也刪詩而存

傲笱所以補春秋之闕也故曰詩與春秋相表裏者

也

○載驅齊人刺文姜也姜數會齊侯齊人惡之

折中齊襄文姜無貫耳矣是魯莊之罪也文姜義當絕乃

使歸為夫人歸已非矣又使出會齊侯是重辱國也

春秋桓公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薨于齊

莊公元年三月夫孫于齊二年十有二月夫人姜

氏會齊侯于禚四年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

于防冬又會齊侯于穀比事以書而莊公之罪著矣

發夕言齊子於是發於是夕

豈弟毛訓樂易集傳云無忌憚羞惡之心是也爾雅

訓發非

○猗嗟刺魯莊公也

詩序議二

六

觀象廬叢書

折中射則賦兮餘無可述也此則其猗嗟之意微露於言

外也展我甥兮夫甥者因其母而名之也親其母獨

不念其父乎而猶曲盡甥禮如此也此則其猗嗟之

事顯露於言中也以禦亂兮能禦其細而不能禦其

大也此則其猗嗟之心有所不忍言也夫齊襄者魯

莊不共戴天之仇也莊公而明於為子之道也者以

射宋萬之僕姑親貫齊襄之胸可也願乃畏齊之強

徇母之欲已不可以為人又與之狩是亦不可以已

乎春秋莊四年

時公生十  
七年矣

書公及齊人狩于禚夫禚

齊地也曷爲狩于禚公如齊也公曷爲如齊朝襄公也朝則曷爲狩誇其善射也曷爲與齊人狩齊襄卑公也公不恥也而誇其善射其所以自炫者乃其所以自辱也三言猗嗟深嘆之也

魏

○葛屨刺褊也魏地陘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子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王氏志長曰葛屨履霜儉也女手縫裳勤也勤與儉

詩序議

九

觀象廬叢書

立國之先務也何刺焉曰爲國以禮禮者上下有章而已矣當時魏之卿大夫皆習其君之教而爲此褊急無禮之行故以爲刺也儼其象褊則非士庶已下可知汾沮洳云殊異乎公族風人之意益昭然矣不然風之趨於奢與情也若水之就下也而謂聖人汲汲以刺褊立教令奢與情者得藉口哉張氏栻曰夫子謂與其奢也寧儉則儉雖失中本非惡德而儉之過則至於吝嗇迫隘計較分毫之閒而謀利之心始急矣集傳夏葛屨冬皮履女婦未廟見之稱也娶婦

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宛然讓貌讓而辟者必左象掃貴者之飾孔氏云達曰夏日之有葛屨猶締裕所以當暑特爲使於時耳非行禮之服若行禮雖夏猶當用皮三月廟見謂無舅姑者婦入三月乃見於舅姑之廟若有舅姑則士婚禮云賁明贊見婦於舅姑不待三月也雖即見舅姑亦三月乃助祭行未祭行亦未成婦也

案履霜者逆女之時摻摻手有文飾貌从參與多同

褊六書故云裳襞積也攷鄭注攷工記云襞階前若

詩序議

三

觀象廬叢書

今辟褊褊即褊音義同辟褊似髻是褊爲辟積之證

好人猶良人掃所以撻髮去垢古男女並用之字本

作掃即撻一作撻即撻或省爲撻即撻禮內則作滌

古文相似而譌彼注云刀鞞非也

○汾沮洳刺儉也魏之君子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案一章美無度言雖美而無度也無度言不可以尺

寸量也二章美如英雄雖如英雄而無度也三章美如玉

雖如玉而無度也地所謂不得禮者也公行公族皆

晉官公路者掌公之路車公行主虎賁之行列晉以

卿大夫之庶子爲之公族掌公之宗族之卒乘卿大夫之適子爲之孔氏穎達曰宣二年左傳云晉成公立乃宦卿之適以爲公族其庶子爲公行趙盾請以括爲公族公許之趙盾爲軫車之族服虔云軫車戎車之倅杜預云公行之官是也莫今馬輿鈴也結實似人瞶目故名莫蓋牛脣卽大副也莫似鸞鈴故以興公路桑有行列故興公行黃華搏簇故興公族攷春秋宣二年靈公弑成公立此與園有桃之詩當皆作於是時

詩序議

主

觀象廬叢書

○園有桃刺追賊也晉趙盾弑靈公魏之賢士獨知之刺晉人追賊也

案宣公二年左傳晉靈公不君宣子驟諫公患之飲之酒伏甲攻之不克遂出奔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此詩之作正指其事園有桃紀地也其實之殺紀事也心之憂矣綱論九法數也我歌且謠欲人知之也彼人彼宣子也蓋亦勿思思則知之也討賊

之意情見乎辭與董狐書法並千古矣

○陟岵孝子行役思之母也

折中聖人錄陟岵教天下以中道也軍旅之際原不可貪生而失之怯亦不必輕生而傷於勇此其道惟在於慎慎之云者詳審而斷以義也猶來云者原非期以必來也義猶可來乃望其來蓋欲其立功而生還非教以貪生而苟免也采薇之詩曰我行不來義不可來也能致其身乃不辱其親盡忠亦所以全孝也陟岵之詩曰猶來無死義猶可來也終君之事而復不

詩序議

主

觀象廬叢書

昔親之恩盡孝正所以全忠也

毛傳云三章章六句案一章子已止爲韻二章季麻

乘爲韻三章弟偕死爲韻

爾雅山多艸木岵無艸木岵岵古也徑路難測也岵

獸畜所奔駭也毛傳誤倒

○十畝之閒趙宣子思靈輒也

案左傳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而食之既而與爲公介狄甲之起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

自亡也此詩宣子出亡而思之之辭十畝之閒十畝之外思往事也行與子還欲與俱歸也行與子逝欲與俱亡也

○伐檀刺貪也

鄭氏康成曰謂君子之人不得進仕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也被君子者斥伐檀之人仕有功乃肯受祿呂氏祖謙曰坎坎伐檀實之河干悠然遺佚而不怨死窮而不憫者也國人見君子在下者如此而小人在位者如彼乃責之曰汝未嘗稼穡禾何為而積汝

詩序議

二

觀象廬叢書

未嘗狩獵貍何為而來獨不見夫彼河干之君子義不素餐親伐檀以自食者乎此特旁觀者之辭若所謂伐檀之君子方且陶陶不改其樂豈較短量長者哉

案坎坎伐檀所謂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也實之河干不用也河水清且漣漪阻不得進也曰爾曰彼固是刺貪者之辭伐檀乘車將以致遠也河汎水溢則道不可行矣故棄之河干焉漲落瀦清而大波繼起則汎濫安有已時哉是以君子愀然返駕恥無道之

富貴而甘於力食也且者繼事之辭直始溢流急也淪欲溢始波也有見幾而作意

爾雅大波為瀾小波為淪直波為徑

槍說文槍舖也从夕食釋文引字林云水澆飯也案水澆飯之淪从水不从夕記曰君未覆手不敢淪是也

○碩鼠刺重斂也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民不堪其苦而思忖也

嚴氏粲曰碩鼠指聚斂之臣即伐檀序所言在位貪鄙者也

詩序議

二

觀象廬叢書

折中永號長呼也催科之聲也

案爰得我直王尙書引之云直讀為職職亦所也引哀十六年左傳克則為卿不克則亨固其所也史記伍子胥傳作固其職也為職所同義之證又據管子明法篇孤寡老弱不失其職漢景帝紀令亡罪者失職武帝紀有免失職者以聞諸失職皆謂失所也故得所亦謂之得職管子聖人法天地以覆載萬民故莫不得其職趙廣漢傳漢為京兆尹威制豪強小民

得職顏師古注得職得其常所也職與直古字通故  
肅五職之職又作柎 半舌職之職又作直赤植之  
植又作戠是其證也

唐

○蟋蟀唐人祭蜡而作也憂深思遠儉而用禮有堯之  
遺風焉

案郊特牲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  
聚萬物而索饗之也伊耆堯號蜡之祭始於堯唐者  
堯舊都也蜡以移民或至一國若狂好樂無荒唯唐

詩序議

五

觀象廬叢書

人有堯遺風故詩首蟋蟀也周十二月夏正十月故  
曰蟋蟀在堂蜡而息民既蜡君子不興功故曰役車  
其休輔氏廣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張而不弛文武  
不能也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弛而不張文武不為也  
好樂無荒良士懼懼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職思其  
居職專也審也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強於政治國將為沃有焉  
張氏栻曰山有樞之詩益傷之深也謂他人謀子之  
國後嗣且不可保矣子有衣裳車馬何不曳婁而馳

驅子有廷內何不洒埽子有鍾鼓何不鼓考子有酒  
食何不鼓瑟以喜樂以永日一日宛然而死則為他  
人之所有是傷之深也雖然昭公惟其頽墮不立百  
事廢弛以至此極使其於物能用之以其節而舉之  
以其時則又能自強於政凡所施為各有條理不至  
若是其危殆矣故不曰閔而曰刺焉

案曳婁衣裳勤政事也馳驅車馬習戎備也洒埽廷  
內接羣臣也考擊鼓鍾燕嘉賓也需於酒食琴瑟不  
忝所以自樂也昭公皆不能然此即百事廢弛不能

詩序議

五

觀象廬叢書

自強之實也

隰有榆爾雅榆白粉孫炎云榆之白者名粉東門之  
份毛傳云粉白榆也內則粉榆鄭注亦曰榆白者粉  
廷內經義述聞云廷與庭通中庭也內堂與室也周  
宮寺人王之正內五人鄭注正內路寢夏小正傳燕  
操泥而就家人人內此內字皆兼堂室言亦有專謂  
室為內者明堂位正義引尚書大傳天子堂廣九雉  
三分其廣以二為兩五分其內以一為高史記封禪  
書有芝生殿房內中淮南衡山傳閉太子使與妃同

內褚少孫外戚世家女亡匿內中牀下列女傳兄子與己子在內中鼂錯傳家有一堂二內論循別通篇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爲內內中所有柳墮所麻織布帛絲也貧人之宅亦以一丈爲內內中空虛徒四壁立此皆專指室而言之者也然則廷內謂庭與堂室非謂庭之內也

○揚之水憂晉也晉弱沃強賊黨在內難將作而昭公不知故詩人憂之

案左傳晉穆侯之太子曰仇其弟曰成師穆侯卒仇

詩序

主

觀象廬叢書

立是爲文侯文侯卒昭侯立封成師於曲沃是爲桓叔其後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嚴氏祭曰時沃有篡宗國之謀而潘父陰主之將爲內應而昭公不知此詩正發潘父之謀也又曰昭公諸詩皆以沃強爲憂此詩末章之云反辭以見意故泄其謀欲昭公知之忠之至也自桓叔至武公屢得志矣而晉人終不服相與攻而去之其後更六世逾六七十載迫於王命而後不敢不聽在昭公之初晉人之心豈從沃哉若助桓叔而匿其情則此詩不作可也亦既聲

之於詩使采詩者廢之以諷其君矣安在其爲匿之也故不敢告人者乃所以告昭公言我聞有命者又以其事已成禍至甚迫所以激發昭公者至切切也

孔氏穎達曰釋器云黼領謂之襍孫炎曰黼刺黼文以襍領是襍爲領也郊特牲云黼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借禮知諸侯當服之何氏借曰素衣從子卽一曰黃袍加身之意案素衣皮弁服諸侯以錦爲之朱領繡黼也

詩序

主

觀象廬叢書

案襍同表表者領也凡衣必有襲唯領曩著在外呂氏春秋忠廉篇云臣請爲襍高誘注襍表也班固幽通賦單治理而外獨張脩襍而內逼曹大家注亦謂襍爲表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有晉國焉

嚴氏祭曰此詩言桓叔之彊而不及昭公其意則愛昭公之弱而非主媚言在此而意在彼故云刺昭公也爲告昭公故稱桓叔爲彼也爾雅杜者聊聊亦木名卽蔓取也俗呼爲

子穆

○綱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

案昏姻不得其時謂男女過時非謂失嫁娶之時也  
東新卽下東芻與楚所以秣馬也漢廣曰翹翹錯薪  
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鴛鴦曰乘馬在廐秣  
之權之是也三星毛傳以爲參宿鄭箋以爲心宿朱  
子集傳取鄭義蓋昏禮以霜降後行之而親迎則必  
及春桃夭匏有苦葉七月東山及此詩可互證也薪  
楚可刈俱非秋冬時事也

詩序議二

觀象廬叢書

○杜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

兄弟將爲沃所并爾

呂氏祖謙曰苟以他人爲可恃則嗟彼行道之人胡  
不相親比也凡人無兄弟者胡不外求仗助也蓋深  
曉晉君以行道之人必不相比苟非兄弟必不相仗  
助信乎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也

折中曲沃之子孫日眾矣晉若不知憂也而又疏忌其兄  
弟椒聊杜杜比而觀之孰存孰亡不待知者而後知  
矣抑沃之桓叔莊伯以晉無兄弟之故而取其國乃

獻公又忌桓莊之子孫而戮之文公以後中軍執政  
不用公族卒爲六卿所分遠兄弟而親他人後先相  
望也前覆而後不鑒何哉

案仗亦比也車攻曰決拾旣仗鬯鬯說文驚視也  
嗟行之人四句東萊讀詩記云他人如可恃則行路  
之人胡不來相親比凡人無兄弟者胡不來相仗助  
兩胡不字俱作決詞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孔氏穎達曰在位之臣當助君憂民經二章皆刺在

詩序議二

觀象廬叢書

位懷惡不恤下民之辭釋訓居居究究惡也李巡曰  
居居不狎習之惡孫炎曰究究窮極人之惡此言懷  
惡而不與民相親是不狎習也用民力而不愛其困  
是窮極人也

案居倨通居居傲狠也究究猶察察也自由也人有  
位之稱我親之也何氏楷曰前漢鄧都傳丞相列侯  
至貴居亦以居爲倨鄭箋此民卿大夫采邑之民也  
孔疏箋以民與大夫尊卑懸隔不應得有故舊恩好  
而此云維子之好故解之

○鴛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朱子曰昭公七年潘父弑昭公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昭公之子平是為孝侯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鱣立是為莊伯伐翼殺孝侯晉人立其弟鄂侯六年莊伯伐翼鄂侯奔隨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鄂侯之子光是為哀侯元年翼人復逆鄂侯而納諸鄂二年莊伯卒子稱立是為武公九年武公伐翼逐翼侯於汾隰夜獲之晉人立哀侯之子是為小子侯四年武公殺之明年遂滅翼王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三十八年武公又殺之自孝侯至是大亂五世矣

詩序議

三

觀象廬叢書

折中春秋隱公五年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於翼桓公九年虢仲芮伯梁伯荀伯賈伯伐曲沃所謂王事也伐曲沃而不能克立晉君而不定所謂靡盬也晉人以此之故征役不已而至於失所原其始皆由於失常夫常者人之倫也君君臣臣是謂倫常今曲沃以大夫而篡弑臣失常也王命不能行於曲沃君亦失常也至於王命不行則亂無由定矣無所可望故

望天也所望天心厭亂厲我王心赫然勵精以圖治則君能出令誰敢干之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則曲沃之篡弑不作而說公虢仲之征役亦已民乃得菽黍稷稻粱以養其母上下皆復其常矣故有常而後有極有極而後有所此實撥亂返治之要道非空言也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子子有常之謂也

陸氏璣曰鴛鳥連蹄性不樹止樹止則為苦

○無衣刺晉武公也身負大惡以賂受爵詩人述其請

詩序議

三

觀象廬叢書

命之意以刺之  
案史記曲沃桓叔之孫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王王以武公為晉君列於諸侯此詩蓋述其請命之意著武之惡釐之失也  
周禮典命侯伯七命其車旗衣服皆以七為節天子之卿六命傳曰變七言六者謙也孔氏穎達曰侯伯入為卿士依其本國之命不服六章也晉之先也不得有六章之衣而云豈曰無衣六者從上章之文飾辭以請命耳非實有也案侯伯入為卿士依其本國



之命周禮無明文以公卿大夫出封加一等例之則侯伯入爲卿士當降一等近於王屈也典命又云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是此所稱衣衾歟

○有杖之杜刺晉獻公也殘賊無親賢者不至焉

案有杖之杜生於道左無親也彼君子兮噫肯適我言不肯至也噫韓詩作逝孔子曰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是親親乃尊賢之本也今獻公寡特若此彼君子豈肯至哉然致節義之士修其道致守節之士修其禮誠使中心好之致其做盡其誠則賢者或庶幾至焉曷又止以飲食餽之乎曰彼者告獻公之辭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宗

孔氏穎達曰獻公以莊十八年立僖九年卒案左傳

莊二十八年晉伐驪戎閔元年晉侯作二軍以滅狄

滅霍滅魏三年晉僖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僖

二年晉師滅下陽五年八月晉侯圍下陽冬滅虢又

執虞公八年晉里克敗狄於采桑見於傳者已如此

詩序議 二

誦

觀象虛叢書

是其好攻戰也

案唯好攻戰故多喪此述婦人送夫之葬哀傷之情所以刺之也野域楚棘葬所也角枕錦衾葬具也子美亡此亡於此也如死謂之死既葬謂之亡誰與獨處謂亡者言誰於與者獨處而已居墓也室壙也

折中夏日永冬夜永百年之內無時不思要死而相從耳歸於其居則有與同處矣歸於其室則有與同息且同旦矣

○采芴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言焉

詩序議 二

誦

觀象虛叢書

折中驪姬之譖申生其事甚易明也曲沃之胙置諸宮中已六日矣未有毒在肉中六日而不腐者苟亦無信則其情立見而惜乎其遠信而遠從之也唐德宗以郾國公主之故欲廢太子而立舒王李泌爭之且請從容三日究其端緒開一日上開延英殿召泌流涕曰非卿切言朕今殆悔無及矣太子仁孝無他也此則舍旃舍旃之明驗也小弁之詩曰君子不惠不舒究之舒究云者舍旃而徐察之謂也又曰采芴者必至首陽之巔親見其芴而采之人之爲言未嘗曰親

則姑勿違信案采葛直說聽讒故以葛蕭艾爲比此是說以讒言爲善言故以采苓采苦采葑爲比采是聽取之義也

案序以爲刺獻公之聽讒逸齋補傳云工讒者始以甘言投之嘗則苓苓味美也繼以苦言動之譬則苦言味惡也終則甘苦之言並進譬則葑葑上美而下惡也驪姬始請申生居曲沃此甘言也繼夜半而泣言申生將行疆於君此苦言也又請君老而授政乃其釋君此甘苦並進也

詩序議

卷

觀象廬叢書

秦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欲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案秦自非子已封爲附庸至宣王命非子曾孫秦仲爲大夫攷周禮王之大夫四命其出封加一等是秦仲已得列於子男之國故云始大

折中國之將興必有嘉祥所謂祥者非符瑞之謂也物產茂育人心和樂則爲祥莫大焉觀此詩之所咏車眾馬多武備足也黍粟桑楊種植盛也力耕勇戰之業兆矣其君能通下之情而忘分以盡歡其臣能感君

之恩而及時以自獻其慷慨沈雄諸國不逮也招八州而朝同列有以也夫然邦家新造首重寺人識者憂之故開國之規模不可不慎也

嚴氏榮曰秦反周之政者也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鄰其濫觴也世道興衰升降之機在是歐沈氏守正曰未見而傳衛之森嚴既見而略其名分與國中雄傑之士慷慨悲歌勉其及時以就功名即安能邑邑待數百年之意也讀車鄰秦之規模定矣

○駟騶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詩序議

卷

觀象廬叢書

鄭氏康成曰始命命爲諸侯也秦伯黃氏樞曰田狩之事園囿之樂何足爲美以襄公救周有功而始受

天子之命則雖田狩園囿人亦樂與之也

折中襄公始命爲伯而有岐豐之地遵周之遺制用周之民故其射御田獵之事猶不異於古所云觀其奉時辰壯非所謂一發五狔乎公曰左之舍拔則獲與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同矣遊於北園馬閑犬息所稱蕭蕭馬鳴徒御不驚者其庶幾焉故曰此之謂夏聲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

案婦子毛鄭皆謂能以道媚於上下使君臣和合孔  
疏申之以媚如卷阿吉士媚於天子媚於庶人之媚  
又如文王四友有疏附能和合他人使相親愛不惟  
已能愛人而已子者于子雍以爲卿大夫之稱

辰牡辰通麋麋牝麋牡麋與牡也諸獸麋最智而難  
射恆倍乘逸故專舉之

○小戎美襄公也

折中此襄公命將使伐西戎將士之妻思而賦之也易曰  
師貞丈人吉貞師出以正也丈人老成之將也夫西

詩序諫

毛

觀象廬叢書

戎殺秦仲是襄公不共戴天之仇也又殺幽王是王  
法必誅不赦之賊也今襄公奉天子之命以討賊兵  
以義勸可謂貞矣故婦人女子皆知敵愾而無怨心  
也所用之將又能嚴以自衛溫以和人老成持重而  
宣布德音其所謂丈人乎宜其克復仇恥而基伯王  
之業也夫其攻守異勢而仁義不施乃始皇之過若  
襄公之經營締造則曷可少哉讀駟驥小戎庶幾哉  
有車攻采芑之遺風矣板屋者西戎之俗以板爲屋  
也溫其如玉美其德也戎事雖尙威究以德爲本故

曰德威惟畏也亂我心曲則其思念之情不能自己  
也邑城也前板屋野處也今在邑則築城也患西戎  
之侵盜故築城以自衛且以鎮撫之也方將也我我  
君子也言既築城則必久居將不知以何時爲歸期  
我胡然而念之蓋以義止情勉君子使久居其地也  
載寢載興起居不甯也厭厭安重也秩秩有序也言  
旣在邑而久鎮撫之當老成持重勿邀近功宣布德  
音使秩秩有序自近及遠則威惠所及彼將自服如  
趙充國屯田以制羌實伐戎之要道也

詩序諫

美

觀象廬叢書

攷工記棧車欲奔集傳小戎兵車也凡田車乘車兵  
車廣皆六尺六寸軫深四尺四寸五五束也棊歷錄  
然文章之貌也梁輶形窮隆上曲如屋之梁又以  
皮革五處束之其文章歷錄然也游環游環也鞞以  
皮工條係於驂馬之頸續鞞之處消白金沃灌其環  
以爲飾也暢長也轂者車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者  
也大車之轂一尺有半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故兵  
車曰暢轂駟駟文也馬後左足白曰鼻赤馬黑鬚曰  
騶中兩服馬也黃馬黑喙曰駟騶黑色也盾干也畫

龍於盾合而載之以爲車上之衛艘輶猶扁鑄艘輶亦消沃白金以爲飾也棧馴四馬皆以淺薄之金爲甲欲其輕而易於馬之旋習也去矛三隅矛也沃鍔以白金沃矛之下端平底者也蒙雜也伐中干也盾之別名苑文貌畫雜羽之文於盾上也虎鞮以虎皮爲弓室也交鞮交二弓於鞮中謂顛倒安置之必二弓以備壞也閉弓榮也儀禮作秘緹繩膝約也以竹爲閉而以繩約之於弛弓之裏榮弓體使正也黃氏震曰盾狹而車廣一盾不足爲衛必二盾比而合之

詩序議二

五

觀象虛叢書

鏤穿也謂鑿之也膺胸也謂弓室之胸也或說以金鏤飾膺非是嚴氏祭曰傳以膺爲馬帶疏釋之爲鏤胸之鞞卽鉤膺也然此首言虎鞮繼言鏤膺下文言交鞮二弓竹閉緹膝則皆言弓耳不得以鏤膺爲鉤膺也補傳義長

案棧收棧通棧揀木承軾也棧車欲奔故曰棧收棧車者兵車也游環總貫六轡之環也六轡者兩服二轡兩駮各兩轡也轡驅衛兩端下垂木也當服馬之腹駮馬之脅所以驅駮馬外還也衛長如軫在服馬

之背不在頸也陰鞮鞮屬橫木在軫兩端之底故曰陰亦所以利還也輶輶屬扁也輶鑄也所以闔盾棧輶車之輶也蒙伐有苑蒙蔽伐敵也卽盾也苑通緹置楛盾中以爲固也

○兼葭刺遺賢也

折中秦襄始封作西時而祀上帝位在藩臣而郊祀君子懼焉文公嗣立初定三族之刑僭禮變法之端兆矣此與三代聖王之法如春溫秋肅之相反故周之獻民有抱道不仕而隱於山巔水涯者焉夫君子非不可招而至也但惡不以其道逆其道而求之將終不可得見順其道而求之未嘗不宛在也而惜乎秦人終不能遡游從之也

詩序議二

四

觀象虛叢書

案遡洞遡游澌泆曰洞平淺可游曰游逆上曰遡爾雅說誤

○終南考新廟也春秋考仲子之宮

案本紀秦世居西垂非子封爲附庸別居槐里靈公徙平陽至德公乃徙雍案皇興表今西安府與平縣是也此詩因考新廟而頌禱之辭也記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

終南在雍之南故作廟面之條梅廟前樹也至止至於廟也錦衣狐裘皮弁服也記曰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是也皮弁衣裳皆素故以素錦爲衣而裘用狐白記所謂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謁之也其君也哉宜居臣民之上也蔽衣繡裳玄冕服也記所謂玄冕以祭也壽考不忘如云眉壽萬年勿替引之也聽朔於廟門故稱條梅祭在廟中故稱紀堂玄冕服一章故稱蔽衣

條梅爾雅袖條時英梅兩果皆北方所少故以爲珍

詩序議

望

觀象廬叢書

川X8

紀堂述聞云凡詩言山有某物者皆指山之艸木而言凡首章言艸木者下數章皆言艸木亦不易之例今二章乃言山與詩例不符紀堂讀爲杞棠條梅杞棠皆木名紀堂假借字耳白帖終南山類引詩作有杞有棠唐時齊魯皆亡惟韓詩尚存所據殆韓詩也案杞枸杞杞棠秦產之美者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集傳春秋傳曰君子曰秦穆公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貽之法而况奪之善人乎今

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案穆公於此其罪不可逃矣但或以爲穆公遺命如此而三子自殺以從則三子亦不得爲無罪今觀臨穴惴慄之言則是康公從父之亂命迫而納之於墳其罪有所歸矣又案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蓋其初時出於戎狄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爲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能免論其事者亦徒閱三良之不幸而嘆繫之衰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於如此則莫知其爲非也嗚呼俗之弊也久矣其後始皇之葬後宮皆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尙何怪哉

詩序議

望

觀象廬叢書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折中穆公好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求不豹公孫支於晉詢茲黃髮昧昧思賢故士多歸之康公意怠賢人公焉觀不承權輿之詩可見矣其上棄之其下思之並責其不可果於相忘此亦忠君憂國者

之用心惜康公既棄君子并思君子者而亦棄之也  
國無小用賢則強亦無大棄賢則弱君子是以知康  
公之無能爲也

案晨風毳鳥投於北林比康公棄賢公之他國如何  
如何忘我實多亦以先君之意責之

六駿陸璣詩疏駸梓榆皮似迷繫又似駸馬引古諺  
斫檣不諦得迷繫迷繫尙可得駸馬爲三木相似之  
證某氏云此詩下章棣棣皆以山隰之木相配言不  
應此章獨以獸配斷當以梓榆之訓爲正

詩序議

望

觀象廬叢書

○無衣勤王也

折中案此詩當在黃鳥之前康公以後無勤王之事史稱  
襄王出居於鄭使人告難於秦晉秦穆公將兵助晉  
文公納襄王殺叔帶此所謂王於興師也自平王東  
遷至於襄王八十餘年王室之聲靈不及於岐豐西  
都之民思先王如思高曾也戴時王如戴父母也  
且而奉王命以匡王室其忠愛感奮勃發於心而不  
容自己千載而下如將見之以如是之民而棄以與  
秦使秦撫而用焉不以禦彙可惜也故周之失計未

有如東遷之甚者

案僖公二十五年左傳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狐偃  
言於晉侯遂辭秦師而下右師圍温左師逆王是秦  
雖未納王固已興師矣

○渭陽康公念母也

折中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也秦穆公納晉文公康公送  
之見舅氏如見母焉故悠悠思之也經錄渭陽廣愛  
也夫伯叔者父之兄弟也舅者母之兄弟也苟能因  
愛父之故而愛伯叔因愛母之故而愛舅舅則講信

詩序議

四

觀象廬叢書

修陸兵戎何自起哉案無衣當在黃鳥之前此詩又  
當在無衣之前然則詩之錯簡亦多矣

案韓奕之詩曰其贈維何乘馬路車采菽之詩曰雖  
無予之路車乘馬皆天子贈之予之也此詩何以贈  
之路車乘黃則諸侯亦以相贈矣蓋周室東遷禮樂  
征伐之不自天子出久矣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  
也

折中自是穆公之伯業衰矣故康公屢敗於晉桓景哀悼

敦世不競以及厲蹠簡公出子之不甯皆權輿之詩  
爲之兆也是故讀小戎無衣之詩人心合而知秦之  
必大讀晨風權輿之詩人心離而知秦之中衰

案夏屋即闕宮所謂大房明堂位所謂房俎鄭康成

曰大具食我是也集傳漢楚元王敬禮申公白生穆

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嘗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卽位

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

意怠不忝楚人將鉗我於市遂稱疾申公白生強起

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

詩序議

聖

觀象廬叢書

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也

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

區之禮哉遂謝病亦此詩之意也

毛傳夏大也鄭箋屋具也孔疏屋具釋言文升菴經

說則據字書夏屋大俎也謂大俎卽禮所云房俎闕

宮詩之大房案屋與房亦有辨屋是俎面兩端飛欄

之名凡椀檝棋房皆有之房則俎前及兩端足間有

檐似房也渠俎上遂以寫肉汁也集傳主王子雍之

說以屋爲屋宇渠渠爲高廣貌益因楚辭招魂亦有

夏屋之名故云然於下文不貫

四簋毛傳云黍稷稻粱也孔疏云公食大夫禮備設

器物故稻粱在簋此言每食則是平常燕食器物不

具故稻粱在簋案此疏剖析甚精偵者舍禮經而崇

說文之繆解反目疏語爲拘閔矣

陳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鄭氏康成曰子者斥幽公也孔氏穎達曰經之所陳

皆幽公之事隱四年公子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

詩序議

聖

觀象廬叢書

侯說子則諸侯之臣亦呼君曰子

子之蕩兮序宛邱刺幽公也毛傳解之曰子指大夫

經所陳乃大夫之事由君化之使然故舉大夫之事

以刺之案此陳君臣好巫風歲時往觀詩人刺之也

子不可以斥君故傳言指大夫公羊傳公子翬謂隱公

百姓安子諸侯說子彼是與攝君言非經訓也

爾雅釋丘丘上有丘爲宛丘與釋山宛中隆同義毛

傳以爲四方高中央下之名高下字傳寫互倒耳或

欲合上文左高右高前高後高爲傳所謂四方高從

古無此讀爾雅法

○東門之粉疾亂也陳俗好巫世族之女習為恆舞率眾偕行或巫導淫焉

折中先王之教民也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墮又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今陳之俗恆舞酣歌在民上者無冬夏而值其鷲羽其下化之越巖邁而市也婆娑則是上不勤禮而下不盡力也有男不耕孰授之食有女不績孰授之衣女游而治必至誨淫男惰而貧或至為盜是不勤致墮忘善而惡心生也立國如此何以長世君子是以知陳之先亡也

詩序議二

聖

觀象廬叢書

王氏安石曰東門之粉宛丘之應也

案子仲之子子仲氏之子鄭氏康成曰男子也南方之原毛鄭亦以為氏下云不績其麻蓋原氏之女也市也婆娑 折中云交易而舞也越以巖邁越於巖眾邁行也子仲氏原氏以之也巖氏粲曰遊蕩之俗以貴族猶為之何責於小民乎 菽胝母也爾雅一名蚘蚘說文作蚘蚘

○衡門誘桓公也愿而無立志苟即安於大國也

案春秋隱公之初宋衛方強而與鄭為難鄭援齊以敵宋衛陳小國桓懦主也睦於衛而鄰於宋不能自立故從宋衛為苟安之計觀其言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為其碌碌因人概可見矣此詩首章教以自立也二三章言不必從人也河魴河鯉衛地所產也齊宋皆大國也陳本睦於宋衛詩兼言齊者鄭雖小而齊則大當時必有以背宋衛而即齊鄭之謀告桓公者也樂飢鄭箋作癯飢癯瘠古音義同並讀如留戰國策樂毅呂氏春秋作繆忌

詩序議二

聖

觀象廬叢書

集傳衡門橫木為門也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惟橫木為之泌泉水也

案泌水自沙溢出也沙水自鄭東南入陳境而涸謂之死沙至陳北再見曰泌也

○東門之池勸許鄭平也

案隱公六年左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為遂不許此詩言五父



之諫可從鄭人可與以勸桓公也東門之池池者佗

也五父之名也東門五父所居也陽都破鄭姬姓故在城東

曰彼美淑姬晤歌言二國合好也晤者寤也謂莊公

也晤語因其言而語之俾釋怨於二國也晤言與之

言使講信修睦也若此則諸侯相好而陳亦免於禍

患矣惜乎桓公之不能從也

○東門之楊鄭人責言也

案此詩之意與鄭之手正同俱以親迎之事比陳不

許鄭成也東門陳在鄭東也揚葉牂牁辨色也昏以

詩序議

紀

觀象廬叢書

為期來親迎也言請成也明星煌煌女不從男也言

不許也左傳曰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

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

○墓門刺陳佗也

折中隱公七年陳五父如鄭澁盟敵如忘洩伯曰五父必

不免不賴盟矣是佗之不良國人知之而鄰國亦知

之而陳侯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已不斷也不明不斷

何以定亂是故歌以諷之望其明也斧以斯

斷也棘惡木梅美木夫謂陳佗也陳佗欲殺

之

卒而作亂是墓門之棘也桓公雖有太子免以為後

而佗在焉欲其無危不可得也是墓門之梅有鴉萃

止也其後佗果殺免也則詩人之先見為不可及矣

已矣也誰昔猶疇昔也案然善也是也言墓門有棘

則當斧以斯之乃佗之陰謀國人皆知而公不能去

者以其疇昔固非不善者也墓門有梅有鴉萃止則

終必為亂也夫也不良歌以諷之告桓公也告之而

不予顧至於顛倒而後思予則已晚矣又案五父之

惡蓋鄭莊公成之

詩序議

平

觀象廬叢書

案鴉鴉之無毛角者也對鴉而言則曰鴉或曰梟

對食菴之鴉言則曰鴉鴉字一作鴉又作舊音義並

同鴉鴉為正文梟為鴉之省文舊則別體也鴉謂警

且聲警又好夜鳴故又曰怪鴉是食母故古人日至

捕磔之以警不孝害他鳥雛故鴉鴉詩言取子毀室

也鳴有毛角故名雀名鷓鴣似茅根故名茅鷓陰雨

好畫出妄飛故名狂名鷓鳥名老鷓老如老鷓之老

言前飛輒墮也是好食鼠故莊生有嚇雛之喻而桂

林人畜之以當貓也食菴之鴉即土鴉一名鴉鴉一

名山鴉肉作羹炙甚美是則魯頌之集泮林者莊生所馳情於求炙也

歌以訊之訊毛傳云告也某氏云後世通儒多據離騷審朝諄而夕替玉逸注引詩作諄予不顧及爾雅諄志也釋文云沈音粹郭音碎為郭本不作訊之證又廣韻六至諄字下引詩作歌以諄止續列女傳引

詩亦同謂當作諄止為是蓋以詩之大例概之此止字與上句相應為語詞而萃諄協韻若作訊訊問也不特韻格義亦不可通矣唯經義述問謂訊非訛字

詩序議 二

辛

觀象廬叢書

訊古亦讀諄小雅雨無正篇莫肯用訊與退遂瘁為韻張衡思元賦占水火而妄訊與內對為韻左思魏都賦銜書來訊與置粹莅位出器為韻故墓門亦以萃訊為韻案兩無正箋訊告也釋文訊音信徐音息悴反皇矣執訊釋文云字又作諄王制訊職學記訊言鄭注皆云字又作諄文選幽通賦既諄爾以吉象兮注作訊李善云告也由此觀之諄之與訊不特音合字亦相通述聞云云較諸家尤可信矣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折中防巢邱若本無其事而妄謂有之所謂譎張為幻也唐賢邱鵲集眾小事而遂張大之所謂萋菲成錦也鵲巢於大樹若生於下溼云有者駕為無實之詞以欺人質瓠瓠以積累而成路鷓殺艸雜眾色而成文云有者比多言交織以成惑切切憂也惕惕憂之甚而至於懼也

○月出憂靈公也淫於夏姬徵舒將為亂焉

詩序議 二

辛

觀象廬叢書

折中佞人謂夏姬也舒徵舒也古人二名間有截用一字者如晉重耳傳謂之重樂王鮒傳謂之鮒仲孫何忌經謂之忌是也陳靈公與孔靈偕行父淫於夏氏夏姬之子徵舒恥之故弑靈公此詩言當月出之時靈公悅夏姬之佞好而其子徵舒幽笏糾結勢必為亂故中心憂勞又悄然而不敢言也皎明也皓月光白也照月光照人面也僚好貌惻美而清也燎人面月光相映也憊受憂思而忍受也天紹天變而糾緊言禍發甚速也

案月比夏姬佞人謂靈公也僚朋從也惻音雷言留戀也燎庭燭謂夜飲也窈暗糾結謂聚黨也憊受未

敢遽為亂也天紹天曲闕之如舟子牽纜也悄憂也  
慄搔首也慄躁不安也占無慘字音七感反者故毛  
氏晃陳氏第諸家皆以慘是燥字之訛顧氏詩本音  
云漢人文字多以燥作慘如墨子一人奉水將沃之  
一人搽火將益之操字作慘靜夜聞鼓音而諺諛作  
諺大戴禮燕慘泥而就家人晏子春秋擁札慘筆操  
皆作慘漢王莽傳郭欽封剽胡子西域傳作剽禮王  
藻注幪頭儀禮注作慘頭李翕析里橋鄒閣頌燥字  
作慘荆州從事苑鎮碑藻字作慘而檀弓慘幕讀為

詩序議

卷

觀象廬叢書

綰蓋亦綵之異文

○株林刺靈公也公卿宣淫而莫知止也

集傳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徵舒字也蓋淫乎夏姬不

可言也故以其子言之詩人之忠厚如此

折中說於株野者暮來而不返也朝食於株者未暮即來

也駕馬乘駒往來不息朝朝暮暮流連不已何為也

哉則不必問而可知矣

許氏天贈曰首章本言從夏姬也然但指其子而不

直斥其所從之人末章言從夏姬之類也然不指其

人而但指其所至之地此詩之厚也

朱氏善曰衛之亂至於牆有茨而極於是有狄入衛  
之禍陳之亂至於株林而極於是有楚人陳之禍然  
則狄非能入衛也宣姜實召之也楚非能入陳也夏  
姬實召之也此所謂女戎也比事以觀可以為淫亂  
者之戒矣

乘駒釋文云乘驕音駒沈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  
皇皇者華篇同案此說未可信鄭箋云馬六尺以下  
曰駒是對六尺以上為馬而言駒者初習駕背拘曲

詩序議

卷

觀象廬叢書

也若驕乃馬揭尾振迅之狀不可為馬名則經作乘  
驕實後人據說文所改沈重反以駒為改字非也又  
皇華篇諸馬並以色言二章獨云驕亦未是蓋字本  
作駒爾雅云後足皆白也因駒譌駒後人疑駒不可  
駕復推此處之驕以改之耳

○澤陂刺靈公也公殺泄治賢者傷之而無由救其亂  
也

案澤陂蒲荷喻君子與君子為友言己與泄治也有  
美一人傷如之何傷泄治也寤寐無為涕泗滂沱傷

泄治且傷靈公也查忠臣被殺賢者皆莫得進言故  
寤寐無為但憂傷之而已

檜

○羔裘大夫以道忝其君也檜君驕侈怠慢不能自強  
於政治大夫作是詩而忝之

案鄭語史伯曰號叔恃勢鄆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  
之心此詩所陳是其驕侈怠慢之實也諸侯視朝之

服素端玄裳羔裘其聽朔錦衣狐裘今檜君服朝服  
而逍遙服聽朔之服而視朝則其驕侈背禮益可見

詩序議

素

觀象廬叢書

矣又唯志於游燕而好潔其衣服則其怠慢而不事

事亦可知矣此大夫所以憂傷而忝之也

羔裘如膏二句李補平作虛擬之詞亦通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折中庶幸也編冠素紕既祥之冠棘瘠也季本曰棘葉少

而枝瘦故謂居喪骨立者為棘人也樂樂毀瘠之貌

人瘦而脊骨似樂實也輔廣曰素冠樂樂情與服稱

也博博憂勞之貌世衰禮廢不能行三年之喪故祥

以後之衣冠不復見矣賢者遭喪欲復古禮而獨行

思而不見故傷悲矣欲與同歸愛慕之詞也釋穀滕  
朱子曰釋從裳色素衣素裳則素釋矣蘊結思之不  
解也與子如一甚於同歸矣

鄭氏康成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朝服縞衣  
素裳然則此言素衣者謂素裳也孔氏穎達曰大祥

之祭其服以素為裳裳而言衣衣是大名故取衣為  
韻

○隰有萋楚刺詐諛也鄭人寄孥號檜之間將奪之國  
故詩人愛之也

詩序議

素

觀象廬叢書

案鄭語鄭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

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

男之國號鄆為大號叔恃勢鄆仲恃險皆有驕侈怠

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

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眾奉辭伐

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鄆蔽補丹依喙歷莘君之士

也修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固桓公從之此詩檜

之君子知其陰謀憂而疾之也釋艸云萋楚銚芼即

蔓荆也猗靡柔順也天少好貌沃沃光澤貌子指蔓

楚也釋詁云知匹也注引此謂室家也其楚附物而  
生如鄭之寄孥於人然艸木無情未有家室與人無  
患故其枝葉華實猗儻而可愛曰樂子之無知則彼  
有知者為不可樂也夫鄭本以逃死之故而寄孥寄  
孥而謀人之國是自累於室家而因以累人誠不如  
無知之愈也詩人之意微而顯矣

○匪風傷周道也鄭伯寤生抗王師詩人傷之責諸侯  
以討賊尊王之義也

案春秋桓公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左傳

詩序議

卷

觀象虛叢書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為  
魚麗之陳戰於繻葛王卒大敗此檜之詩人感憤其  
事而作是詩也匪風者不道之風匪車者不道之車  
也發飄揚貌偈疾驅貌言鄭敗王師也周道所從來  
伐鄭及敗歸之道也恒傷也傷臣子道絕也飄回風  
漂飄搖不安之貌言王師敗也弔亦傷也弔桓王之  
不綱也風飄車漂亦曰匪者責桓王也與春秋王不  
稱天伐不書討同意春秋不書戰敗存天下之防也  
此述戰敗而歸之匪風匪車痛無道之天也鄭矜魚

麗而諸侯莫敢誰何故言有能烹魚者我則願漑之  
釜替助討賊也三國從王戰敗而諸侯不復宗周故  
言有將西歸者我則願懷之好音勸尊王也

曹

○蜉蝣刺奢也昭公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陳氏鵬飛曰儉則寡欲寡欲則小人無所投奢則多  
欲多欲則小人得以中其欲而自售小人得志則國  
家必有危亡之禍而彼致禍之人亦且立而觀之耳  
因而視之耳孰與圖其難而共其憂哉

詩序議

卷

觀象虛叢書

折中閱穴也管子曰掘閱得玉是也

案蜉蝣羽翼華衣服也蜉蝣掘閱美宮室也

陸氏德明曰曹譜云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

始作此詩箋云喻昭公之朝是蜉蝣為昭作也

爾雅稱直而遂謂之閱謂門上桷也長而邪下為延

道者似之故延道亦謂之閱此詩掘閱只謂穿穴耳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焉

集傳候人道路迎賓客之官何揭也般鍛同之子指

小人芾韠也一命緼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

芾蔥所大夫以上赤芾乘軒晉文公入曹數其不用  
倍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其謂是歟鵠洿澤水鳥也  
遂稱構籠也遂之爲稱猶今人謂遂意曰稱意蒼蔚  
朝隋言小人眾多而氣燄盛也季女姊嬖自保不妄  
從人而反飢困言賢者守道而終貧賤也

折中候人荷戈爲赤芾者前導言其榮也不濡翼魚在水  
中不入取也不濡味魚在水面亦不取也 歐陽修  
曰比小人竊祿於高位也

案朝隋卽十輝之一蒼蔚朝隋之狀也爾雅蒼赤竟

詩序議

李

觀象廬叢書

蔚牡故會黃通蒼蔚皆艸之豔盛者

殺本作殺古殺字漢馮翊郡有殺羽縣卽今蒲城縣

其地本名殺羽城南一川孤逝長殺微曲象無毛之

翮也古文作殺从爪承同漢人不解殺義疑以神靈

得稱乃復於羽旁加示而音義因以亂矣

鵠爾雅釋鳥鵠鵠又曰鷺鵠盧鷺鵠者繩牽其

足如弟也鷺張翼立如夸父也鷺艸東頸如飾羔也

鷺紡也盧茲黑也今本鷺盧二字訛作澤虞鷺噓也舊說皆以洵

河爲鷺洵河乃爾雅之鷺鳥一名鷺者也鷺者口中正黑如突

○鷺鷥刺不敬也曹共公聽朔不敬詩人刺之

案共公之爲人其詳不可知然以左傳乘軒者三百  
人及薄觀駢齋之事攷之其人益戲豫無度不敬其  
儀者也此詩二章云其帶伊絲其弁伊騏是因聽朔  
不敬而刺之騏蒼白色皮弁服也鷺鷥在桑心之一  
也一者一於敬也大雅所謂敬止書所謂王敬作所  
也其子七兮在梅在棘在榛儀雖多而無不一也儀  
一原於心一故曰心如結兮帶絲弁騏所謂一也一  
故不忒而可爲萬民之望且可定命矣稱淑人君子  
歎共公之不然也

詩序議

李

觀象廬叢書

爾雅鷺鷥鷺鷥卽拙鷺也鷺者行安舒似尸鷺不善

鳴鷺鳴則頸曲也歲三月特多聲時鼓與上飛而還

下月令所謂鳴鷺拂其羽小雅所謂翰飛戾天也不

善爲巢卵恆遺墮故生子不過二三或居鷺之成巢

則生子眾卽此詩所謂其子七兮是也鷺巢以興之

子善其無爲也五鷺以爲司空取其善因生子多在

冬也郭璞謂是今之布穀布穀鷹所化初不生子亦

未嘗見其下止於桑也

○下泉思治也晉人執曹伯久而不復故思明王賢伯也

折中案曹共公之時晉侯初執曹伯界宋人又分其田後乃以賄免此詩所以思也大國行虐政以侵害小國如寒泉之浸苟根不滋其生而反傷之詩人有感於此故愴然寤歎念周在西京之時未嘗有此事也根猶害穀蕭則野生著利用前民亦皆被浸比小國有罪無罪或賢或不肖皆不免侵削也郇文王之後左傳曰畢原豐郇文之昭也郇本侯爵稱伯者為州伯

詩序議

李

觀象虛叢書

也竹書載昭王六年王錫郇侯命是以郇伯繼召伯也言西周之時四國蒙休戚被王澤者由諸侯皆知有王無敢自尊而王又命郇伯旬宣以勞來之是以大國之虐政不行小國咸樂其生而傷今之不然也不思召伯而思郇伯者是時郇入於晉矣以見晉侯居郇伯之地而不能繼郇伯之業也故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春秋之作傷天下之無王與詩人有同心矣

王氏應麟曰春秋釋地曰解縣西北有郇城左傳盟

於郇說文國在晉地案桓公九年王命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時郇國尚在當亦滅於獻公時後為智氏食邑

案下泉下出之泉也爾雅曰沃泉縣出縣出下出也曰稷童梁謂梁之不秀者也梁今俗呼為御麥繼云蔗蔗謂稻之不實者也不實則徒有秀故名蔗即莠也根蕭不材著靈而賤而皆被浸喻晉侯虐曹無賢不肖皆見傷也

幽

○七月陳王業也

詩序議

李

觀象虛叢書

折中一章言幽先公之教其民也衣食者民之本月令則上之所授也故以時儆其民而教以不飢不寒之計張子曰民生本乎衣食此禮義之所以起孝弟之所由生王化之所以成也二章承上章九月授衣言老者衣帛則其功更豫也春日采桑將為帛以衣其父母也采桑供祭教婦職也為女子者不言而心有傷悲知其將與公子同時而于歸則不得久事其父母也孔氏穎達曰諸侯之女稱公子也勤儉孝敬婚姻時而性情正二南之化所從來遠矣三章承上章言

糴事不始於今春也當上年七月流火之時已念及之故於八月卽以萑葦爲曲薄至於今歲采桑餉蠶曲薄具在取而用之至便也蠶之所成以供老疾給婚嫁奉君上績麻爲布以爲少壯之衣皆染之而辨其色復不自愛以奉其上也蠶績分功元朱辨色老少異衣上下殊服物采等威已開周禮之先矣四章因衣食之助而及武功也天地陽極而陰生國家治久而亂伏觀天之化知人之事故績武功於衣食之間而取獸之時巡伺捕逐禦寇緝奸之法已習於此

詩序議

卷

觀象廬叢書

矣合圍習戰私縱獻豸而愛親敬長之道又習於此矣蓋聖人於農桑之間教兵戎又於兵戎之間教忠孝故民從其化而不知國享其福而不覺也五章承上章裘褐禦寒之意而及宮室之事也萬物之出入作息與天地陰陽寒暑相應聖人觀物以宜民故春令民畢出冬令民畢入也幽民習此久矣故於十月歲將改時語其婦子以入室也蓋舊歲耕桑事畢宜隕處而息勞新歲微陽初生當安靜以養之觀天之行察物之化驗民之情協張弛之宜而順性命之理

所以爲王道也六章言飲食之需宜有以助之且別之也果酒嘉蔬以佐梁肉所以養老者備矣瓜壺菹茶以佐蔬食所以養農夫者裕矣植果於園藝蔬於圃種瓜壺於場畔采苴茶於原野周於所務而人皆習勤矣茶苦之菜惡木之薪安於其分而俗皆尙儉矣養老者厚則人皆知孝矣自奉者薄則人皆知弟矣勤儉孝敬教民之道莫要於此故曰禮始諸飲食其所以爲養卽其所以爲教也七章終始農事而極道其憂勤之意也私事畢而公事與今年之事甫畢

詩序議

卷

觀象廬叢書

而明年之事又興不惟終年無休暇之日抑且終身無放逸之心念及此而所以役民之身用民之財者當何如珍惜之也聖人爲裘以禦寒藏冰以禦暑陰盛而藏之陽極而出之而變理之道行於日用矣日在北陸而祭司寒西陸朝覲而獻羔韭神嗜飲食薦其時物而祭祀之禮明於上下矣肅霜氣寒宜有以和之場滌勞息宜有以慰之聚眾飲酒教以饗禮使尙齒而貴爵而孝弟之道達於里黨矣饗禮既畢一飲食而不忘君也於是殺羔羊以躋堂酌春酒於兕



觥而忠愛之忱通於上下矣羊酒之物有限而忠愛之心無窮又相率而祝之願君子壽至於萬年蓋天以生物為心君以仁民為職人君能仁愛其民則民皆祝君之壽欲長為其所愛也天必錫君以壽使長仁其所生也書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此之謂也集傳此詩首章前段言衣之始後段言食之始二章至五章終前段之意六章至八章終後段之意周禮籥章中春晝擊土鼓敝幽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即謂此詩也王氏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

詩序議

李五

觀象廬叢書

昆蟲艸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此七月之義也

案麟發風寒聲也麟本作麟唳之繁文唳者屑屢啟聲唳唳也兩唳則為路因又行而為麟从角亦皆屑也說文譌从豎云古詩字从角云羌人所吹角並非麟發為風吹籥落聲與麟沸為泉涌泡散聲同真書當寫為籥字又號籥之籥本从路與書亦省从友

栗烈毛傳云氣寒也某氏云下泉及大東篇正義俱引此詩作栗冽云其字從冰升菴經說作栗冽是也及明時經本字俱作栗冽於毛義為合

○鴟鴞周公救亂也公辟流言之謗居東二年罪人斯得王之疑未解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

案居東者公本以冢宰攝政兼總東方諸侯以辟流言故致冢宰出居於外東者東方之國非必東都傳曰陝以東周公主之是也流言時管蔡未叛王與公皆不知流言之為誰及公居東之二年三監之叛述始著故罪人斯得而王未悟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鴟鴞比武庚子比管蔡室比王室武庚既敗管蔡是取我子也又蓄反圖將敗王室是毀我室也管蔡啓商甚開王室云武庚敗管蔡者親也恩斯句怨其取我子也二章備其毀我室也教成王也三章叙已昔者作室之勤以王室新造而未集也四章言已既勞悴王室又未安而多難乘之則其作詩以喻王亦不得而不汲汲也

○東山周公東征勞歸士也成王既得鴟鴞之詩又感

詩序議

突

觀象廬叢書

風雷之變悟迎周公管蔡懼以殷叛公承王命東征三年而歸作此詩以勞歸士也

序曰一章言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室家之望次也四章言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其惟東山乎朱子曰完謂全師而歸無鋒鏑之苦思未至而思有悽愴之懷至於室家望汝男女及時亦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上之人乃先其未發而歌詠以勞苦之則其懽忻感激之情爲何如哉蓋古之勞詩皆如此其上下之際情志交孚雖家人父子之相語無以過之此其所以維持鞏固數十百年而無一旦土崩之患也

詩序議二

李

觀象廬叢書

鄭氏康成曰土事也行陣也枚如箸銜之有繆結項中以止語也許氏謙曰繆微也孔氏穎達曰釋蟲云蚘烏蠋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蠶案卽莊生所云養蠋釋蟲云螺贏蒲盧案螺贏者以其形似果贏也果贏瓠之細腰者也螺贏蜂之細腰者也果贏一名蒲盧故螺贏亦兼蒲盧之名蒲盧今俗作葫蘆是也釋訓

又云單贏之實枯蕞誤矣釋蟲云蚘威委黍舊說鼠婦別名案委黍之名似是象黍委於地之狀今有蟲如半規形正圓色黃赤能飛當卽此也陸氏佃曰釋蟲云蠶蛸長跣郭璞曰今小蜘蛛長股者俗呼喜子亦如蜘蛛布網垂絲著人衣當有親客至荊州河內人謂之喜母

楊氏慎曰

詩序議二

矣

觀象廬叢書

左傳町原防井衍沃于審注平川廣澤可井者則井之原阜隄防不可井者則町之町小頃也張平子西京賦徧町成篁王充論衡町町如荆柯之盧石鼓文原陘既坦疆理曠曠召伯敦銘既曠商莊子舜舉於童土之地其疏云童土曠也又燿燿之訓爲螢火久矣今詩他章有倉庚于飛燿燿其羽遂以燿燿爲明貌不知燿燿其羽者言倉庚之羽如燿燿之明亦如小雅之詩交交桑扈有鶯其羽言桑扈之羽如鶯之文也陸氏佃曰蟻將雨則出壅土成峰方言曰其場謂之坻亦或謂之埵易占所謂蟻封其埵大雨將至

是也一名蟻封今湖地蟻封其高大有如塚者所謂  
蟻塚益出於此孔氏穎達曰將欲陰雨水泉上潤故  
蟻避溼而上塚鶴是好水之鳥知天將雨故長鳴而  
喜也黃氏一正曰鶴以喙相擊而鳴俯鳴則陰仰鳴  
晴善知雨候者也 楊氏慎曰親結其縞卽士婚禮  
所云親說婦之纓說之言結猶治之言亂也九陽數  
十陰數儀匹也

○破斧美周公也

集傳范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爲天子也則封之

詩序議

先

觀象圖叢書

管蔡啓亂以叛周公之爲相也則誅之迹雖不同其  
道則一也蓋象之禍及於舜而已故舜封之管蔡流  
言將危周公以開王室得罪於天下故周公誅之非  
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案  
四國以天下言也皇匡正也公誅武庚使天下無或  
反側是匡正四國也我人不敢斥朝廷也

○伐柯誨成王也王得鴉鵲之詩將復周公而未知公  
之志與其所以禮詩人誨之也

案天子柄用大臣以定大事斷大謀猶斧柯也成王

欲用周公猶伐斧柯也合君臣之交猶取妻也王欲  
用公非斷之二公則不決是伐柯匪斧則不克也非  
二公不知公之美惡而通上下之志是取妻匪媒則  
不得也三欲用公節以昔者任公之誠致公是伐柯  
伐柯其則不遠也親迎而重禮之是我觀之子籩豆  
有踐也方是時二公柄政是伐柯之斧也周公昔嘗  
柄政是伐柯之則也

○九罭美周公也成王將迎公歸東人願留之而不得  
也

詩序議

先

觀象圖叢書

案首章幸公之歸也鱗魴在九罭之網與之子服九  
章之衣釋器云罭罭謂之九罭九罭魚網也鱗魴美  
魚我東人自我之子指周公也衮衣繡裳上公朝於  
天子之服也二三章悲公之歸也無所豈無所也女  
東人自相女也再宿曰信處暫處也張氏彩曰鴻飛  
雖有時遷渚而非其久居之所言其別自有所也豈  
以公歸而無所乎今不過於女信處耳言暫寄跡也  
不復言將留相王室不復來東也是以有衮衣兮承  
二三章言悲公之不來也

○狼跋美周公也公遭疑謗不失其聖也

集傳狼跋其胡則蹇其尾矣公遭流言之變而其安肆自得乃如此蓋其道隆德盛而安土樂天有不足言者所以遭大變而不失其常也夫公之被毀以管蔡之流言也詩人以爲此非四國之所爲乃公自讓其大美而不居耳蓋不使讒邪之口得以加乎公之忠聖此可見其愛公之深敬公之至而其立言亦有法矣程子曰周公之處已也藁藁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而德音不瑕也

詩序議

三

觀象傳取書

案狼前高後廣其行也前如跋後如蹇皆行步艱難之狀俗語云倒狼蹄是也登山曰跋後仆曰蹇

小雅

雅樂器其樂以笙奏之以雅節之故名樂記曰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周官笙師掌教獻等笙塤箛簫篪遂管春牘應雅以教祓樂是也祓樂南陔之樂鐘師祓夏儀禮亦作陔是也儀禮於笙入二終開歌三終言笙南陔白華華黍笙由庚笙崇丘笙由儀是皆笙師之事以此推諸大雅其亦必用笙用雅可知矣蘇氏轍曰小雅言政事之得失大雅言道德之存亡故雖

詩序議 三上

觀象廬叢書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

集傳案序以此為燕羣臣嘉賓之詩而燕禮亦云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即謂此也鄉飲酒用樂亦然而學記言大學始教宵雅肄三亦謂此三詩然則又為上下通用之樂矣豈本為燕羣臣嘉賓而作其後乃推而用之鄉人也與然於朝曰君臣焉於燕曰賓

主焉先王以禮使臣之厚於此見矣范氏曰食之以時樂之以樂將之以實求之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賢者豈以飲食幣帛為悅哉夫婚姻不備則貞女不行也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也賢者不處則豈得樂而盡其心乎

孔氏穎達曰燕禮於客內立一人為賓使宰夫為主與之對行禮耳其實君設酒設肴羣臣皆在君為之主羣臣總為賓也燕禮云若與四方之賓宴則迎之於大門內四方之賓唯迎之為異其燕皆與臣同則此

詩序議 三上

觀象廬叢書

嘉賓之中容四方之賓矣故鄉飲酒燕禮注云鹿鳴者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德之樂歌是也鄭氏康成曰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出案儀禮凡饗皆有酬幣燕禮獨無然左傳云宴有好貨國語酬幣宴貨是燕有承筐之事

孔氏穎達曰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注云言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禮樂之道是飲酒之禮至旅酬而語先王之道故曰示我周行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

集傳案序言此詩所以勞使臣之來甚協詩意故春秋傳亦云而外傳以為章使臣之勤所謂使臣雖叔孫之自稱亦正合其本事也但儀禮又以為上下通用之樂疑亦本為勞使臣而作其後乃移以他用耳傳曰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范氏曰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臣也必先恩而後義

詩序 三上

觀象廬叢書

蘇氏轍曰雖祝鳩孝鳥也春秋傳曰祝鳩氏司徒也謂其孝故耳是以孝子不獲養而稱焉雖之飛也則亦下而集于木不若使者之久行不返不獲養父母也

王事靡盬經義述聞訓盬為息云古字盬與苦通引爾雅棲稊休苦息也為證案苦即盬也盬之成不勞故有息義其為盬不綴故有苦窳義

毛傳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也說文口部疒部皆引此詩口部嘽字云喘息也从口單聲詩曰嘽嘽駱馬疒部彥字云馬病也从疒多聲詩曰彥彥駱馬

案古从單之字並叨丹切因鱣魚一名鮪漢人遂讀鱣為鮪而龜鼈字亦讀為它所以嘽嘽或譌為彥彥也它多古音移亦不類今讀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

集傳案序以此詩為君遣使臣春秋內外傳皆云君使臣其說已見前篇儀禮亦見鹿鳴疑亦本為遣使臣而作其後乃移以他用耳

詩序 四

觀象廬叢書

毛氏萇曰忠臣奉使能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華不以高下易其色蘇氏轍曰臣奉君命以出而每懷不及事之憂不忘咨訪不以遠近險易易其心亦如華之無不煌煌也毛氏萇曰忠信為周訪問於善為咨咨事為諏咨事之難易為謀咨禮義所宜為度親戚之謀為詢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也鄭氏康成曰中和謂忠信也五者咨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言慎其事孔氏穎達曰左傳云臣獲五善魯語曰重之以六德是傳之所據折中咨訪固使臣之大務然必問於善人乃可以徵信否

則所訪不實爲害滋 故曰訪問於善爲咨也周禮  
小行人之職萬民之 害爲一書有咨事之義焉禮  
俗政事教治刑禁之 順逆爲一書有咨禮之義焉悖  
逆暴亂作慝犯令者爲一書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  
有咨難之義焉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有咨親之義  
焉然則叔孫之釋此詩其必有所傳矣

每懷靡及每某也懷思也每事念其不及則咨訪不  
得不周爾雅每雖也是釋每有良朋非指此篇每字

○常棣燕兄弟也周公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詩序議 三上 五 觀象廬叢書

集傳此詩益周公既誅管蔡而作故二章以下專以  
死喪急難鬪鬪之事爲言其志切其情哀乃處兄弟  
之變如孟子所謂其兄鬪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  
道之者序以爲閔管蔡之失道者得之

案常棣柰也唐棣椹椹也二棣俱可單稱棣而棣之  
名則起於椹椹椹樹葉俱似柰而華白實香而多  
毛故得棣名於文从束束者捉獸尾也然多蟲實鮮  
不蛀者故謂之唐棣唐空也柰今北人名沙果亦曰  
頻果似頻果而堅者名花紅微小而圓者曰林檎小

如櫻桃者曰杔子樹俱相似俱以二月開粉紅花而

柰爲頻果之專稱柰實完好絕少蛀者故邶風以棣

棣比威儀之不選素柰丹柰綠柰雖各異而丹柰特

蕃丹柰半白半赤不純赤故又名移言色如夕日也

古多寡字作移 見墨子今本謬作移 言實蕃也今關中人家

收切藥乾爲脯數十百斛名爲貧婆糧也常棣者色

赤白相半象旂上畫日月也爾雅唐棣移常棣棣唐

常二字互倒當從孔氏論語解爲正益常棣亦可單

言棣唐棣則不可以名移也 齊地北有蕪棣在今

詩序議 三上 六 觀象廬叢書

河閒肅甯縣其地出好頻果特大而美也

鄭氏康成曰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柎柎鄂足也鄂足

得華之光明則譁譁然盛興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

弟恩義之顯亦譁然

案鄂同蕪華之外鄂函藥者也不同杯古文作又象

形不鄂足也 俗作 說文言蕪承華詩疏言花下有蕪

蕪下有附所謂華皆當指藥言衰格通况况通爾雅

烝塵也戎相也塵亦承義毛傳訓填所見本異填者

走疾聲言奔救也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

朱氏善曰伐木以燕朋友而篇中有諸父諸舅兄弟之辭何也曰人之所資乎朋友者以明道也以進德也貴之而為天子賤之而為庶人尊之而為父兄卑之而為子弟親之而為同姓疏之而為異姓其分雖不同而其可友則如一道之所存德之所存即吾友之所存也而何貴賤親疏之閒哉何氏楷曰禮有饗有食有燕饗禮烹太牢以飲賓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凡設而不倚食禮無樂有飯有殺雖設酒而不飲燕禮一獻之禮既畢皆坐而飲酒其爵無算也其樂無算也此詩言有肥牡肥豕是用太牢則同於饗言陳饋八簋籩豆有踐是有飯有殺則同於食言有酒湑我無酒酤我是無算爵言坎坎鼓我蹲蹲舞我是無算樂則同於燕兼是三者而備之蓋禮之盛矣真氏德秀曰鹿鳴之詩以臣為賓伐木之詩以臣為友以臣為賓敬已至矣以臣為友益至焉玩伐木之詩止見為人之求友而不見為君之求臣蓋先王樂道忘勢但知有朋友相須之義而不見有君臣相臨

詩序議 二上

七

禮象廬叢書

之分也

折中伐木者斲削以成材交友者切劘以成德故三章皆以伐木起興神之敬之也聽之從之也

案甯適不來微我弗顧言豈其適有故而來毋乃我恩禮之不至也此章所陳饗食之禮三章則燕禮左傳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又王子頽享五大夫是內臣有饗禮也食禮設洗如饗是饗食相因也食禮戒不速此言速尊也先饗後燕禮之序也醴酒有奠奠者汁滓相將之貌醴也所以饗也左傳云王饗醴是也衍溢貌酒也所以燕也酤我酤我無算爵也酤者一宿酒也鼓我舞我無算樂也燕禮記曰若舞則勺饗者以事神之禮事之有灌獻所以神之燕有合語所謂聽之

詩序議 三上

八

禮象廬叢書

毛氏萇曰天子八簋孔氏穎達曰周官掌客職五等諸侯籩皆十二此天子云八簋者據待族人設食之禮

○天保下報上也

朱氏謀璋曰人臣將以福祿祝其君不敢自為之詞



必稱天保之天定之先公先王以詒之尊敬之義也  
朱氏善曰是詩前三章言天之福我君後三章言神  
之福我君故三章以山阜岡陵喻其福之興盛以川  
之方至喻其福之盛長所以終首章而下之意六章  
以日月松柏喻其福之方進而不已以南山喻其福  
之有常而不變所以終四章而下之意

何福不除除新也吉蠲為饗吉吉日也蠲為蠲潔而  
為之也讀若涓義同圭儀禮曰圭為而明薦之

案常棣伐木天保三詩與蓼蕭湛露彤弓相對猶鹿

詩序議

三上

九

觀象廬叢書

鳴之與魚麗關雎之與鵲巢疑皆燕諸侯之樂也常  
棣之三燕內諸侯也蓼蕭之三燕外諸侯也天保報  
上猶南山有臺之報上也

○采薇遣戍役也

集傳遣戍役而敘其勤苦悲傷之情而又風以義也  
程子曰壽民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又曰古  
者戍役兩替而還今年春莫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  
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仲春至春莫遣次戍  
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邊圍如今防秋也

折中薇作而啓行薇柔而在塗薇剛而至戍靡使歸聘不  
欲以家事累其心也我行不來竭力致死無還心也  
戎事倥傯而熟視常華見軍心之暇也三軍環列而  
屬目路車見軍容之整也戎車既駕而四牡皆壯見  
軍力之齊也豈不日戒言既勝而戒備也我心傷悲  
莫知我哀夫下之人既已哀矣而又莫知其哀則其  
哀更甚矣乃上之人知其哀矣而又知其悲莫知則  
知更深矣首章論其不得已之意末章體以不忍人  
之心於以見先王之仁也

詩序議

三上

十

觀象廬叢書

歲亦陽止毛傳云歷陽月也案爾雅十月為陽戍者  
以十一月還已經十月故曰歷陽月與秋杜篇日月  
陽止征夫遑止義同但此是預數歸期彼是將歸而  
念室家之念已耳須觀程子說秋之常裳通說見法始知毛鄭皆不誤  
裳裳者華爾明也此初至戍出師所見在季夏之首  
生民詩腓字及此小人所腓皆謂足膺腓是走疾膺  
動之貌也四月之百卉具腓則與屏通艸木節解如  
別者之足也

○出車勞還率也

中此勞將帥而敘其功也言出車在牧而將尚未來入  
受命也自天子所而但謂我來不言所命其謀祕矣  
召僕夫而謂之載即日啓行也又言王事之多難而  
且急者督軍士使速行也出車被郊前軍在牧後軍  
在郊也旛旆皆旆旆前軍後軍同日啓行也憂心悄  
悄不敢言也祕之至也僕夫况瘁不敢息也速之甚  
也王命南仲往城于方軍士將至朔方而後知王所  
命也築城而出車建旂營衛于外乃版築于內也天  
子命我城彼朔方宣城朔方之命正所以祕伐西戎  
之謀也朔方城而獫狁之患除據其要害則形格勢  
禁不敢動也黍稷方華初秋也歸塗遇雪初冬也秋  
出而冬還者謀祕而行速獫狁聞之而城已完也城  
畢而歸可以緩矣又速行而不遑啓居者以王事多  
難不止朔方當日自天子所又有所受之簡書在焉  
故不敢歸也城畢言歸中途乃言不歸又不明言所  
以不歸之故祕之至也蟲鳴螽躍深秋也初秋出車  
秋末相思不敢望歸而未幾即歸故喜之也南仲未  
歸而先有歸者何也數千里而襲人不可以多兵故

詩序議

三上

王

觀象廬叢書

簡精銳以西行餘眾皆南還也室家相見而始知伐  
西戎者南還行緩西戎伐行速比至家而捷音已來  
矣速之至也卉木萋而倉庚鳴初春也采蘋神祠室  
家和平也征夫在塗而室家和平者捷音已至故心  
安也執之獲之西戎服也去秋出車今春還歸數月  
而城伐之事皆竣者謀祕而行速故也西戎服而獫  
狁平者翦其黨與則勢孤力弱永不爲難也  
班固人物表宣王臣有南仲傳古圖有南宮中鼎三  
一益平獫狁時作其銘曰玉在寒師命太史益懷土  
寒在今山西太平縣東懷在趙城以諸懷之水得名  
益南仲益封因獫狁在壽陽也其二爲常武詩皇父  
與王分將伐徐後作其銘曰唯王命南宮伐反虎方  
之年王命仲先相南國貫行勢貫行勢即詩所謂山  
苞川流不測不克者也竹書紀年於春秋以前事  
多刺取詩書而攷之不詳不盡可據  
案方方叔邑即今澄城縣六月詩侵鎬及方是也朔  
方近獫狁之地當在今介休靈石間命南仲而聲言  
城方祕其謀也至方而弗城又出車疾行始宣城朔

詩序議

三上

王

觀象廬叢書

方之命者出不意也襄攘也

○杖杜勞還役也

折中此勞軍士而代述其情也已念室家因念室家之亦

念已也我心傷悲征夫憂王事也公義也女心悲止

室家憂征夫也私情也登山采杞望父母也望父母

則知父母之憂已矣自此至篇末皆所憂之事也

范氏處義曰出車勞還率故美其功杖杜勞還役故

極其情鄭氏曰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

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記曰賜君子與小

詩序議

三上

圭

觀象廬叢書

人不同日此其義也王氏曰出而用兵則均服同食

一衆心也入而振旅則殊尊卑辨貴賤定眾志也

案此上三詩與菁莪六月采杞相對疑皆軍禮所用

出而治兵入而振旅及飲至所歌也豈亦本爲用兵

而作後遂爲通用之樂也歟又此三篇皆宣王時詩

考文王雖有伐犬戎之事而嚴狃無明文文王武王

成王康王亦皆無戎狄之患而詩中所稱南仲者又

與常武之詩合班固人物表宣王臣有南仲博古圖

有王命南宮中之末中仲古字通南宮或止稱南如

南宮縚字子容論語止作南容是也春秋天王使南季來聘蓋南仲

後之

南陔

白華

華黍

南陔白華華黍笙師所教賦樂也義闕有聲無詞燕

禮堂上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堂下笙南陔白華華

黍鄉飲酒亦如之

○魚麗初獻賓告旨也

詩序議

三上

西

觀象廬叢書

案燕禮主人獻賓送爵膳宰薦脯醢設折俎賓祭降

席拜告旨此詩述賓告旨之意也

折中燕主於飲酒君子有酒統般羞而言也旨且多言備

物也多且旨言適口也旨且有具難得之物也多恐

雜取之而不精故尙其嘉也旨恐味偏勝而不和故

尙其偕也有恐強求之而違性故尙其時也有者雖不多而

無

由庚

○南有嘉魚卿大夫美主人也主人君也

案燕禮賓主人宰夫也獻酬之後公舉賡爵酬賓遂旅

酬次獻卿獻大夫皆旅樂備安賓遂坐燕盡歡而罷

此詩述卿大夫與燕者美主人之辭也以樂以衍獻

賓及酬賓也緩之安賓也又思坐燕盡歡也烝然具

眾賓也

案嘉魚嘉禮所用之魚鮒也

○崇丘

○南山有臺下報上也

折中樂只君子卽有酒之君子也樂其燕而祝其壽也天

詩序議 三上

五 觀象虛叢書

保之報上也曰萬壽無疆而歸本於羣黎偏德有臺

之報上也亦曰萬壽無疆而歸本於民之父母天人

之際可以觀矣

案臺萊葉相類皆附地生故興基臺夫須也說見都

人士萊今麥門冬也桑楊葉皆光澤故興光杞枸杞

與李皆多子故興父母枸杞爾雅一名檉棗鼠梓

即萊莢實皆枸曲故興黃耆耆背枸曲也栲與柎皆

木之長年者故興創壽

○由儀

山庚崇丘由儀亦祓樂也義闕有聲無辭燕禮笙入

三終之後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

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鄉飲酒亦如之

○蓼蕭燕諸侯也

集傳君子指諸侯也蘇氏曰譽豫通凡詩之譽皆言

樂也爲龍爲光喜其德之詞也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褒美而祝頌之又因以勸戒之也宜兄且弟益諸侯

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如晉詛無畜羣公子秦鍼

懼選之類故以宜兄宜弟美之亦所以警戒之也儻

詩序議 三上

末 觀象虛叢書

革和鸞皆諸侯車馬之飾也庭燎亦以君子目諸侯

而稱其鸞旂之美正此類也

李氏栲曰左傳昭公十二年宋華定來聘享之爲賦

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

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宴語之不懷

指第一章寵光之不宜指第二章令德之不知指第

三章同福之不受指第四章惟以寵光之不直指二

章則以龍爲寵是也

案儻革革當作勒轡首也詩及爾雅俱省爲革

毛傳在軾曰和在鑣曰鸞說文人君乘車四馬鑣八鸞烈祖篇鄭箋亦云鸞在鑣四馬則八鸞案鸞必在鑣始可名鸞爲其兩兩比應似鸞鳥聲也天子諸侯並同鄭氏禮注乃云鸞在衛駟駟箋云置鸞于鑣異於乘車是循漢制玉輅衛上朱鳥銜鈴爲說不知於八鸞之義無當也八鸞齊鳴聲不可聽鸞鑣不設車容不備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也

韓氏嬰曰飲之禮不脫履而卽席者謂之禮跪而上

詩序議 三上

七

觀象虛叢書

坐者謂之宴儀禮燕禮司正命曰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閭人爲大燭於門外朱氏公遷曰露在豐艸則膏澤深飲在宗室則恩意隆陸氏佃曰杞棘剛木故以况令德椅桐柔木故以况令儀

集傳春秋傳甯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於是賦湛露曾氏曰前兩章言厭厭夜飲後兩章言令德令儀雖過三爵亦可謂不繼以淫矣

案此天子燕同姓諸侯也不醉無歸無算爵也在宗載考無算樂也於廟後之寢行之故曰在宗若賓尸之燕于宗則在廟也考擊鐘鼓也

○彤弓天子賜有功諸侯也諸侯敵王愾而獻其功王饗禮之也

集傳春秋傳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注曰

愾恨怒也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錫之弓矢

又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鄭氏曰凡諸侯錫弓矢然

詩序議 三上

太

觀象虛叢書

後專征伐東萊呂氏曰所謂專征伐者如四夷入邊臣子篡弒不容待報者其他則九伐之法乃大司馬所職非諸侯所專也與後世強臣拜表輒行者異矣又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弓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與人也中心覲之言其誠也中心實欲覲之非由外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之弓一朝舉以畀人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後世視府藏爲己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

賜鐵券而暮屠戮者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屯膏吝  
貨功臣解體至有印刷而不忍予者則與一朝饗之  
者異矣

案一朝饗之謂終朝而禮成也饗禮獻酢奠酬不旅  
故禮成之速右通侑饗禮有酬幣此有侑幣益加禮  
也左傳王饗醴命宥凡三見非常禮故特言命也醴  
之儀禮注曰禮器琥璜爵益天子酬諸侯士饗禮一  
獻卿大夫三獻諸侯五獻上公七獻  
菁菁者莪天子出征受成於學也

詩序議 三上

九

觀象廬叢書

案菁菁者莪喻學士之眾而材也君子師儒也師氏  
掌以燉詔王是也周之太學在太廟之左謂之辟雍  
以教國子弟保氏掌教小學師氏則掌教大學凡國  
之貴遊子弟學焉樂可樂也樂且有儀比樂安禮也  
君子以禮樂教人學者皆嫻於禮樂則其出謀發慮  
必能遠猷辰告矣此天子所以見而喜之也錫我百  
朋告我以成謀也凡所以安內攘外柔遠能邇皆是  
也汎汎楊舟浮沈靡定喻國勢安危未卜也休安也  
既受成則心安也

孔氏穎達曰五貝大貝牡貝公貝小貝不成貝各二  
貝爲一朋而不成者不爲朋

○六月北伐飲至也

毋氏大臨曰上三章言自治之備四章言猥狁來侵  
從而禦之五章言治戎有備車馬安閑驅之出境不  
窮追也六章言休兵飲至樂與孝友之臣同其燕樂  
財窮兵黷武之意消矣

案首章言所以盛夏出師之故二章言應變之速而  
不失其常三章言將帥嚴敬以共武事故能定王國

詩序議 三上

三

觀象廬叢書

王國王畿也四章申所以出征之故五章言嚴翼共  
武之實六章言歸而飲至遂勞之而道及其私燕之  
事也六月建未之月也常服戎事之常服周官所謂  
凡兵事章弁服左傳謂之均服傳謂以韎韁爲弁又  
以爲衣而素裳白鳥也比物齊其力也四驥力與色  
皆齊也三十里師行至郊也一舍也古者吉行日五  
十里師行日三十里爾雅十數周有焦護焦護卽焦  
瑕竹書紀年虢人滅焦今陝州之乾頭河也瑕卽湖  
水左傳一名玆今闕鄉縣之稠桑河也整居焦護高

壘據險將為持久之計也鎬鎬京方方叔邑今澄城縣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偏師西擾將為牽制之計也烏章前軍所建旆繼旗之旆謂燕尾凡旗旆旌旂皆有旆也元戎前鋒之車也司馬法夏后氏曰鈞車殷曰寅車周曰元戎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前鋒疾走徑薄焦護也太原晉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窮追出境大創之也焦護克而涇陽之寇自遁矣燕喜天子燕之也燕而喜之錫予便蕃故多受祉此謂飲至也來歸自鎬自鎬京而歸于私邑也我行永久告家人之

詩序議 三上

觀象廬叢書

辭也飲御諸友私燕也此因飲至而勞之並美其實佐之多賢以見成功之有由也

白旆央央凡旗皆有旆亦不獨繼旆者因旆用緇縹終幅長尋旆長廣與之同故爾雅專以繼旆言之央迨英白華謂之英則白當如字蓋旆作燕尾所以為旗識故用白為宜也

○采芑南征愷獻也

陳氏鵬飛曰南征北伐二詩皆是班師時作六月之辭迫采芑之辭緩六月以討而定采芑以威而服也

朱氏公遷曰獫狁匪茹犯義者也蠢爾蠻荆無知者也非文武之吉甫無以卻獫狁非顯允之方叔無以威蠻荆二詩皆美當時將帥而因可以見宣王中興之功也一章二章啓行在道時也三章戰而獲勝時也四章則成功之後而言其獲勝之故也

案爾雅田一歲曰蓄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畝新田蓄畝皆六遂田在遠郊也方叔益食邑於方者以其地當獫狁之衝故宣王封方叔於此為北方重鎮方叔征伐獫狁之功素著故茲受命南征也蒞止蒞其行

詩序議 三上

觀象廬叢書

陳也其車三千師干之試將行而閱兵也周制五伍為兩兩者車一乘六軍凡三千乘也率止率以行也路車將車戎路也中鄉國中前軍已在遠郊後軍向在中鄉此與出車之詩言郊牧同故卽以旂旒言之軼長轂也隼飛隼止比王師遠行而至於所征之地也其車三千師干之試先戰而肆之也鉦人伐鼓陳師鞠旅將戰而誓之也顯允方叔不尙奇詭而昭明信義也伐鼓淵淵進戰而鼓聲和不暴怒也方伐鼓而卽振旅荆蠻迎服也克壯其猶老成持重不

浪戰也服敵而已不濇武也戎車啣啣還歸之軍容  
鈎膺以革繫鈎屬鞮與鞅以爲固也鞮馬腹帶鞅在  
馬肩樊纓乃在曲領不在膺也文選東京賦云鈎膺  
玉璫辭綜注鈎膺當胸玉璫帶鞅以玉飾是也

約軹錯衡軹轂出輪外者也凡轂三分其長二在外  
一在內以置其幅錯衡用鐵陷諸衡而約之面平如  
鉛也古謂赤金爲錯言鑄器陷入銅中錯其面也

○車攻美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  
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  
獵而選車徒焉

詩序議 三上

觀象廬叢書

折中天子巡狩諸侯述職其來舊矣周都于雍與山東諸  
侯隔遠巡狩之典難以常行而諸侯來朝道里不均  
周公相成王以洛邑地中故營爲東都使天子時往  
焉而諸侯就朝之則巡狩不煩供億述職無庸遠行  
甚盛典也洛誥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此之謂也  
夷厲以來久廢不行宣王中興能復舊制故詩人美  
焉然成王至洛肇稱殷禮而已宣王乃兼田獵何也  
此則時爲之也自夷王下堂諸侯張矣繼以厲王之

亂獫狁內侵蠻荆外叛諸侯之向背不一征伐  
不可勝征也故因東都會同諸侯咸集而選車徒以  
行狩使知天子神武克詰戎兵則順者益致其恭逆  
者潛移其志觀兵乃所以止兵也此蓋吉甫方叔之  
流克壯其猶而宣王用之故不動聲色而國勢以振  
可以想見中興之規模矣

案首章言徂東者期會諸侯於東都也簡車馬備征  
討也二章言東狩者夷厲以來王室久卑天子新立  
羣侯觀望期之莫肯咸至故託諸東狩使不順者知  
其將征已也于敖搏獸者諸侯震懼遐邇來會因次  
敖以待之也會同有釋來者眾也助我舉柴共命唯  
謹也不失其馳示之整徒御不驚好以暇也大庖不  
盈又以明天子之不極欲不盡殺也征之爲言正也  
所以正有罪也有聞使之潛改無聲使之莫測也

詩序議 三上

觀象廬叢書

李氏樗曰左氏曰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  
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  
穆有塗山之會此皆合諸侯之事也則知成王之蒐  
與諸侯共之亦猶宣王之會諸侯而與之田獵也



朱氏善曰軍攻馬同泛言其軍實之盛也四牡龍龐則自君子所乘者言之也軍政修治於閑暇之時而四牡充實於啓行之日則可以駕言徂東矣毛氏甚曰宗廟齊毫尙純也戎事齊力尙強也田獵齊足尙疾也集傳甫艸甫田也後爲鄭地今開封府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屬東都畿內故往田也呂氏祖謙曰敖山名晉師救鄭在敖郕之閒土季設七覆於敖前則敖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翳薈可以設伏也王氏安石曰諸侯泣其臣庶則

折中射夫諸侯之人也諸侯皆飲決拾調弓矢率其屬以助天子恭順之至也劉氏瑾曰五御之目三曰過君表五曰逐禽於御御田車馳驅之法也集傳大庖君庖也不盈言取之有度不極欲也蓋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擇取三等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騶爲上殺以爲乾豆奉宗廟達右耳本者次之以爲賓客射左騮達於右備爲下殺以充君庖每禽取三十焉每等得十其餘以與士大夫習

射於澤宮中者取之是以獲雖多而君庖不盈也呂氏相曰君子以德言大成以業言案古之圃田自蠡牟以南洧川以北沙水以西長鳴溝以東方廣百餘里穆天子傳所謂圃鄭也圃言四方廣似圃鄭是今洧川縣也水之閒

○吉日美宣王田也

案既伯既禱據周官甸祝禱牲禱馬禱禱同此詩之既伯即禱牲既禱即禱馬也伯通猶馬即貉也凡將田前期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則有表貉之祭祭易獲故禱牲謂之貉貉益祭始爲田者也祭表所以禱馬欲其不驚軼不出防益祭始乘馬者也肆師職云凡四時之獵祭表貉則爲位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表貉既屬兩事則位祝號亦皆不同也爾雅釋此詩唯言馬祭蓋舉重者言之然不若云田祭乃不致後儒之改伯爲禱與讀貉爲禱者矣

折中漆沮二水名順合曰從漆沮相從入洛又從入渭禹貢曰漆沮既從是也言擇日差馬往鹿鹿所聚之地在漆沮既從之處乃天子田獵之所也左右軍士也

田獵之法作圍場開二門從田者分左右而入焉毛傳曰大芟艸以為防褐纏旃以為門左者之左右者之右是也以御賓客燕賓客也且以酌醴奉宗廟也坊記曰醴酒在室醞酒在堂是也

案雍州漆水有三而經中漆沮並言者皆馮翊之漆也水出今耀州西北之大黑泉曰頰池即古姬水南流為濁谷水又東南合沮水沮西山經作楚字同澗凡水沮洳之通稱也今出耀州北南流左合同官川而注于漆又東南入渭地理志云漆水在漆縣西漆故城在今邠州則今邠州西三十里之黑水河也水出涇州靈臺縣南東北入涇孔安國謂太王去邠度漆踰梁山止岐下是也又西山經踰次之山漆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則蓋屋縣南之黑河東北流會雙岔河注渭者也唯水經注以岐山西之小橫水為漆水又名岐水則岐漆聲相近而譌實於經傳無據其神孔有祈舒行也有多也儻儻俟俟所謂神也或羣或友所謂有也記曰天子諸侯無尊則歲二田一為乾豆二為賓爓三為充君之庖

詩序議 三上

七

觀象廬叢書

○鴻雁夫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無不得其所焉

案鴻雁一類二種合之則皆曰雁分之則大者為鴻小者為雁雁白而小似鳧羣眾而飛下鴻大似鷖色亦白羣少而飛高雁好在江湖間鴻飛必過循陽昏禮用雁不用鴻雁易得也月令季冬雁北鄉不言鴻就中土所見也鴻鵠鷓鴣皆能通遠故恆鴻鵠並稱不謂鴻即是鵠也鵠大而黃今謂之天鷖其大小似鴻而蒼者曰駕鷖皆無南北鴻與雁則皆秋南春北也鴻古彝器作雉从工謂其行列時時易向如匠人準地也雁古文作雁从厂岸也以別於鳧之在水也鳧為舒雁不得僅以鳥易佳而名鷖為鴈此許慎之繆也之子流民目其大宗貴士也杜預左傳注云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毛傳云一丈為板五板為堵此度太長鄭箋謂五堵為雉雉長三丈則板六尺此又太短禮儒行云環堵之室若堵長六尺才得今之三尺六七寸豈復成室哉嗷嗷猶曉曉謂作詩以告哀也哲人目宣王也

詩序議 三上

示

觀象廬叢書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

劉氏謹曰列女傳云宣王常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

於永巷宣王感惜於是勤于政事早朝晏退以成中

興之業

折中此固姜后之賢淑而宣王能聽之聽之而改之改之

而久不倦也可不謂難乎從諫如流改過不吝其有

之矣周道復興有以也

案時加雞鳴為央雞鳴陽大之時天地之氣於此交

感故曰央也

古文作脊从亢加八上古枕字也鶩鞅破等字義並取此

詩序議 三上

五

觀象廬叢書

秋官司烜云邦之大事供墳燭庭燎注云樹於門外

曰大燭門內曰庭燎郊特牲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

也孔氏穎達曰庭燎之差公益五十侯伯子男皆三

十是天子庭燎用百古制未得而聞要以物百枚并

而纏束之今則用松葦竹灌以脂膏也

○沔水刺幽王也王與褒似戲失信於諸侯詩人憂之

也

案流水朝宗水有所歸言天下宗周也飛隼載止隼

有所擊言諸侯之師至也水流湯湯渙漫無歸言諸

侯失望也飛隼載揚至無所擊言諸侯皆怒而去也

三章章首脫文率彼中陵言不肯復至也念彼不蹟

彼褒似也民之訛言亡國之謠褒似之兆也甯莫之

懲責幽王也讒言其興褒似將為患也敬所以遠讒

也

○鶴鳴申后諷幽王也

案鶴以聲交而孕雄鳴上風雌鳴下風故取為夫婦

之喻皋澤之沮洳處鶴鳴聲聞喻王者好德好色之

端關乎家國天人之際不可不謹也在淵在渚喻左

詩序議 三上

五

觀象廬叢書

右毀譽之言未可信也園檀可樂其根乃是穀稂愛

當知其惡也他山弗親石則弗美而可為錯攻玉憎

當知其善也以白華之詩證之二篇如出一手殆非

泛然納誨之辭矣

○祁父刺宣王也

○中祁與圻通圻父司馬也書曰圻父薄違是也爪牙侍

衛之士虎賁之屬也孔氏穎達曰爪牙之士所職有

常不應遷易夏官虎賁氏其屬者虎士八百人其職

云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

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注云舍王出所止宿處閑性  
極也然則爲王閑守乃是虎賁之屬也小司徒職曰  
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  
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又曰  
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軍旅出而六鄉也

東萊呂氏曰越勾踐伐吳有父母者老而無昆弟者  
皆遣歸魏公子無忌救趙亦令獨子無兄弟者歸養  
則古者有親老而無兄弟其當免征役必有成法故  
責司馬之不聽其意謂此法人皆聞之汝獨不聞乎  
乃驅吾從戎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也責司馬者不  
敢斥王也

集傳序以爲刺宣王之詩說者以爲宣王三十九年  
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故軍士怨而作此  
詩東萊呂氏曰太子晉諫靈王之詞曰自我先王厲  
宣幽平而貪天禍至於今未弭宣王中興之主也至  
與幽厲並數之其詞雖過觀是詩所刺則子晉之言  
豈無所自歟

○白駒大夫風宣王也賢者不得志而去風王之留之

與所以待之也

案白駒賢者所乘食我場藿將去而未去也繫維永  
日不使去也伊人目賢者也此二章設爲王命留之  
意所以風王也賁然來思留之而肯留也爾公爾侯  
逸豫無期責以義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留之苦而  
不憚其志之不得遂也慎無過也勉無決也在彼空  
谷留之而不留也生芻一束往禮之也其人如玉深  
企慕也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終冀其一出也此一  
章設爲王留之之詞亦兼風賢者也朱子曰宣王末  
年怠於政事小人在位故賢者不得志而去之

○黃鳥申侯怨幽王也

案此詩在我行其野之前彼是被逐而去故其辭直  
此是初見棄而思去故其辭隱此邦之人不欲斥幽  
王也  
三黃鳥辨爾雅皇黃鳥卽今俗呼白面雞在稻田中  
雄鳴於前雌應於後北山經所謂食之不妬者也又  
曰倉庚商庚倉遽也庚匹也卽葛覃凱風與絲蠻詩  
之黃鳥桑扈之鶯旒丘之流離伐木之出幽谷遷喬

木者也又曰鷺黃楚雀即此與秦風之黃鳥戰國楚策所謂俯囓白粒者也妄者於釋鳥篇末續鴟伯勞也倉庚鷺黃也二語而黃鳥之名遂專屬於倉庚矣

倉庚恆集高木不啄粟止楚棘而啄粟者黃雀也說經家偏執一端往往取此廢彼皆讀爾雅不精之過

○我行其野申侯公幽王也

折中周與申世為昏姻宣王后申伯之女也有令德常諫

王之晏起申侯者申伯之子也其女為幽王后亦有

令德觀白華之詩可見矣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其實

錄也幽王初立申侯以申后之故留京師以翼王室

詩序議 三上

聖

說象盧叢書

所謂昏姻之故言就爾居也幽王二年見褒姒而嬖

之生伯服遂欲廢申后及太子宜曰所謂不思舊姻

求爾新特也爾不我畜王令申侯歸也為廢后計也

言歸思復申侯自欲歸也為救宜曰計也幽王五年

廢申后而立褒姒宜曰奔申十月王求宜曰於申欲

殺之申侯不與此則言歸思復之本謀也犬戎因是

入寇而西周亡矣溯亂所自起始於舍舊而圖新原

亂所從生始於重色而輕德關雎好德周以之興行

野漁色周以之滅衽席之上好惡一辟而禍遂至於

不教可不慎哉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言婚姻之成非以其家之富實以其德之異今其德如故也乃舍舊而求新何哉

案我行其野亦而在道也蔽芾其樛樛散木喻己初

見棄也言采其遂喻己被逐也言采其菑菑當也喻

王以外戚之富罪己也亦祇以異謂后之德不同於

王也

遂毛傳云惡菜鄭箋云牛蒡案即萋也苗名商薶一

名萋萋言似雞冠似萋也雞冠名薶又名商薶商估也作穗芄然

詩序議 三上

聖

說象盧叢書

下垂則身僕故名萋名拜名薶穗如奔馬尾散故名

馬尾名遂又似被矢者俯而流血故名薶也毛鄭俱

不誤

○斯干考新宮也

案燕禮記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大射儀乃管新宮三

終新宮闕此篇春秋傳叔孫昭子如宋聘且為季平

子逆女宋元公賦新宮取末章無非無儀之義也觀

昭子賦車韋可見委然儀禮言三終今此詩與無莘

相比獨闕其一他詩皆不倫惟魚藻一篇與此相類

意錯備在彼非亡之也然則此詩為武王遷錫時作

非宣王之詩矣朱子曰兄弟相好而無相謀頌禱之

詞猶所謂聚國族於斯也妣祖姜嫄后稷也既於國

門外之左國門當立先妣姜嫄先祖后稷以下之廟

然後乃宮內築燕寢之室也正庭南之中燕射張侯

之所也噲噲聲遠聞也鄉射禮曰舉旌以宮偃旌以

商冥與天之間也噦噦語聲細也禘祫也韓詩作禘

如鳥斯革革同亟爾雅錯革鳥曰旗革鳥鷺鳥也

下莞上簟爾雅有莞有鼠莞莞今鏡心艸也藪生似

詩序議 三上 聖 觀象廬叢書

龍須莖圓細而長直但龍須緊小而瓢實此艸稍粗

而瓢虛白也吳蜀人栽蒔之取瓢為燈炷其艸則以

織席細於小蒲也鼠莞即龍須一名藎言莖堅不仆

但缺而已與草藎之草同義此兩者為席皆謂之莞

周官所謂莞筵也蒲筵之蒲葉有三稜而柔韌中虛

是蒲之細葉者即鄭箋所謂小蒲實非莞也莞一名

蒲為席之用同於小蒲也又名薩莖摩似罔亂也其

上名藎莖端抽穗處中有兩也又鄭箋竹藎曰藎言

藎亦非是此藎蓋竹萌之皮所為即周官之縑席書

顧命之筍席以至尊所御親體之物故唯下於次席

一何至用喪事之葦席哉玉篇引此詩作上莞下

藎亦是疑竹藎之藎不

可以上於莞故以意妄改之

○無羊考牧也

孔氏穎達曰周禮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六牲

謂牛馬羊豕犬雞此詩唯言牛羊者馬則祭之所用

者少豕犬雞則比牛羊為卑故特舉牛羊以為美也

案無羊序云考牧也先儒皆以牧事有成為考牧據

周官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載師職以官田牛

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牧在郊不能無牢柵即牧

人不能無治所故考牧者考牧人之室也禮曰凡家

造祭器為先犧賦為次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

養獸之官及歲時齋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牲祭牲必

於是取之敬之至也以此推之始成牧天子亦必親

往落之也嚴氏詩緝不能見其大又誤以牢為牧故

來未學之譏矣爾牧羣牧也澌澌羊角屈曲如水旋

也矜矜堅強貌兢兢馴服貌羊性悅故矜矜善畏故

兢兢不騫不崩所謂矜矜也塵之畢來所謂兢兢也

詩序議 三上 美 觀象廬叢書

眾維魚矣多水之祥故曰實維豐年旄維縠矣民眾  
之祥故曰室家溱溱案周官司常州里建旄縣鄙建  
旄縣鄙隸於六遂在遠郊者也六遂皆新集之毗故  
田有萊人有餘夫雖定制於六遂而成爲縣鄙者蓋  
寡卽縣鄙之矣而所以安之利之勸之擾之者皆有  
待於經畫不似六鄉之皆石民也故夢旄爲縠乃化  
縣鄙爲州里之徵室家溱溱言人眾而和親也溱同  
粵曰泣也

粵古文規

詩序議

三上

卷

觀象廬叢書

鍾山札記引丁希曾眾維魚矣眾乃蠟字之省卽蝗  
也陳芳生曰蠟遺子艸閒不得水則生蝗蝗生數日  
而能躍又數日而飛又數日孕子於地十八日復生  
蝗矣案蝗與鰕同氣鰕利於民而蝗害稼故夢蝗爲  
魚卽爲豐年之占不必問若何而化也且蝗遺子在  
夏者八日內遇雨則爛壞在白露後者來春復生遇  
臘雪盈尺亦爛壞不成是蝗絕而多魚卽多稼之徵  
也丁氏之說不爲無理某氏以癡人說夢詆之慎矣  
○節南山家父刺平王也  
案春秋桓公八年書天王使家父來聘十有五年天

王使家父來求甫當卽作此詩者尹氏吉甫之後隱  
三年書三月庚戌天王崩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公辛  
子以爲譏世卿者卽此也比詩作於平王之世在春  
秋之前言國旣卒斬何用不監則是西周已滅而欲  
東周監之也巖巖最高危可畏有實其猗言不平也猗  
山之歛側處也實古文作彙木結實而傾歛也氏木  
旁根所以輔根者也王安石曰京室以大族爲氏朝  
廷以尊官爲氏尹氏大族也太師尊官也均轉土器  
陶人所用也維網四旁繩所以屬眾目者毗輔也君  
子謂王也壻之父曰姻兩壻相謂曰亞瑣小貝也膺  
牒通卽膺厚也屆至上也樂終曰闕闕亦止也達  
遠也君子如屆所謂式已君子如夷所謂式夷但上  
章責尹氏此責王也成者官府之成事品式所以聽  
邦治也周官小宰以官府之八成聽邦治聽今誤一  
作經  
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  
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傅別五曰聽祿位以禮命六  
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賣買以質劑八曰聽出人  
以要會是也

詩序議

三上

卷

觀象廬叢書

中王用尹氏而已不能正則然我非不能忝也

無可騁之所也既無所騁惟有公尹氏而已夫尹氏

之罪已非不正言之也王亦未嘗不怒之也怒之而

旋復悅之是以終不能忝也不忝尹氏則天心終不

平矣王國終不甯矣此皆王之心為之也今不自懲

其心而反怨人之諫正何哉是用作為此詩以究王

政昏亂之所由冀王之懲其心而改之則萬邦從此

得和矣陳氏曰尹氏厲威使人不得戲談而家父作

詩乃復自表其出於己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辭者

詩序議 三上

觀象廬叢書

蓋家父周之世臣義與國俱存亡故也

許氏謙曰此詩刺尹氏者大要有二事為政不平而

委任小人也

呂氏祖謙曰案左傳韓宣子來聘季武子賦節之卒

章杜氏謂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之義然則此詩在

古止名節也節者山形截業也古印節字作又作

又象形符節字从竹从又刻為鋸齒如交錯用印也

此山言節亦謂截業如鋸齒也何氏楷以節為呂字

之訛案呂古危字本作也从人在山顛義與产同

字从此可證說文譌从尸而讀為節何氏反援此以

疑經文之誤非也

詩序議 三上

甲

觀象廬叢書



○正月憂平王也

折中幽王嬖褒姒而廢申后太子宜臼奔申犬戎入寇弑  
 王晉衛來援秦襄力戰乃敗犬戎於是諸侯即申侯  
 而立故太子宜臼由是言之幽王被殺西周無王平  
 王在申諸侯歸心設能痛君父之仇恥哀斯民之臣  
 僕奮然西歸封秦襄為列侯使滅犬戎留晉侯衛侯  
 夾輔王室則庶幾哉與宣王爭烈矣乃當時謀國之  
 臣論諛誠譏憚於用兵而即安於東遂使宗廟淪沒  
 王室卑微此正月之詩人所由長號永痛而不嫌其  
 詞之繁也呂氏祖謙曰平王初立大仇未報王略未  
 復正君臣坐薪嘗胆之時乃苟安於東恬然自以為  
 安其不能中興可知矣得詩人之意矣民之無辜云  
 云者當是時幽王被弑宗周已滅東都新造國勢未  
 安周之餘民欲居故土則為臣僕於秦戎欲適諸侯  
 又未知從何人而受祿如烏之羣飛不知止於誰人  
 之屋天下之可愛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謂山蓋卑言  
 不西歸而即安於東者意謂東方諸侯卑而易制耳

詩序議 三下

觀象廬叢書

不知謂山蓋卑亦有岡陵焉知必不為梗乎燎之方

揚言事勢如此而小人猶然榮虐者將謂東周新造

如燎方揚必無遽滅之理不知赫赫宗周褒姒尙能

滅之况奄奄之東周而羣小用事其為滅也不難矣

何為不變之也終其永懷總承上文而言人謀不定

厲政為虐西歸之策徒付之長想東都之民又陷於

泥濘王擁虛位佐理無人此大車既載乃棄爾輔其

輸乃載必也既輸而後求他人之助則嗟何及矣無

棄爾輔喻朝廷之上果能用賢以圖治則滅犬戎而

復宗社反覆手之間耳今雖東遷終當西歸而王會

不以是為意可傷也魚在于沼言王無意於西歸者

以東周為可樂也試觀大魚舍江湖而在池沼其水

淺狹何樂之有雖潛伏而炤然可見終受制於人耳

以比東都湫隘無山河之固情見勢屈必受侮於諸

侯故憂心慘慘念國之將為人虐也

瞻彼阪田案此章上四句比也言己以多才而處衰

危之世如彼阪田之有特難 然而已同碩果之不

食矣乃天之屈折我以風雨摧殘我反如不我克焉

詩序議 三下

觀象廬叢書

則不盡廢爲殘賊不已也蓋王之始欲致治而求我則也若唯恐不我得既得我乃反困執我動不得遂如怨耦之強求合焉則我雖欲盡力亦奚由哉特苗之子出者也抗扞也

無棄爾輔輔者無輻小輪置大車之輻外以備陷也一名毗从𠂔音奮象形从比搖動如比也古之冕裳繡弱於右爲兩弓相背形繡補於左爲𠂔形取輔助匡弼之義也斧鉞字从斤从輔省形似輔四分也頤車謂之輔本聯耳耳亦肖輔四分也凡謂之𠂔古作

詩序議

三下

三

觀象廬叢書

象形也輻字古作𠂔即象輔在輻間之形也員于爾輻員古作鼎飯氣微鼎圓揭揭也輔加輻外車行亟動似之  
昏姻孔云鄭箋云旋也案旋古文作𠂔云古文作𠂔相近而譌  
天天是椽升菴經說據張節云利端始萌害漸亦牙速速方穀天天亦加以天天爲天天謂衛太古未遠疑得其真且上文以𠂔𠂔𠂔連文不應下特出天天案天天小屋傾敝之貌椽謂杙而繫之今荆楚閒

貧民有如此者某氏據書高宗彤日篇非天天民說集傳作天禍解爲是但彼天字同歿終不若天天之文從字順也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折中史稱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又稱幽王三年三川皆震涇渭洛竭岐山崩而詩稱百川沸騰益三年川竭六年又因震電淫雨而水溢山崩也幽王所用之人傳稱虢石父詩稱七人而以皇父爲首蓋當時小人甚多亦不可殫述也災異疊見羣小盈朝豔妻煽惑王心不悟周之將亡人皆知之皇父之作都于向亦如鄭伯友逃死之所而盡徙富民以致宿衛單弱則罪不容誅矣當是時有識之士或遠引於四方或高蹈於山林不可謂非保身之哲然膜視斯民而不急君父之難非仁人之用心也故憂天憫人之士往往混跡羣小之間崎嶇艱難以挽時事之窮雖未必有濟而其心則已苦矣然以爲苦而怨焉猶性情之薄也十月之詩人身任其勞而不以爲苦安之若命厚之至也孔子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又

詩序議

三下

四

觀象廬叢書

曰天下有道印不與易詩人之心矣

○雨無正刺平王也咎徵薦至無能正王心者也

案雨恆雨也因恆雨而致饑饉也無正無以善道告

王者也節南山曰覆怨其正益當是時王室播遷安

危未卜饑饉薦至修省無聞而周大夫之離居者既

莫肯從王與共休戚其從遷者又皆唯唯諾諾不為

匡救此詩人所為並責之而自名其篇以見作詩之

意也昊天不駿其德則非昊矣昊天疾威則非昊矣

怨天者咎人也西周宗社既已滅矣東周播遷尙無

詩序議

三下

五

觀象廬叢書

定局離居者為逃死之謀從遷者無靖共之義我獨

賢勞旦夕補救庶幾王之改過而遷善則天變可回

人心可挽乃又覆出為惡饑饉喪亂何時而已哉辟

言之不見伸亦若天實為之則天怒甚矣禍安所底

哉然而天非不可回也凡百君子果能畏天之威而

相畏相畏而各敬爾身以敬王事則納王於善而天

怒息矣今乃不敬其身是不相畏也不相畏是不畏

天也嗟乎天可不畏乎戎成而王之為惡不退則寇

戎日深矣饑成而王之為善不遂則饑饉薦臻矣曾

我替御憊憊日瘁而凡百君子莫肯正告王者聽我

相責之言則以口答我而已一聞譁言則已引身而

退矣我即御勤一傳眾咻將如王何哉哀哉我之不

能言也舌不能出祇瘁其躬也咎矣爾之能言也口

給禦人俾躬處休也在庭者無可望矣而冢宰之離

居者又以仕用人為甚難且殆用舍黜陟皆不免取

罪取怨謂之遷于王都則以未有室家為辭憂愁涕

泣語皆切痛嗟乎此豈其情也哉昔而出居誰從作

爾室者乎從遷則曰不能不亦巧言以休爾躬也哉

詩序議

三下

六

觀象廬叢書

正大夫冢宰也六官之長則為庶正雲漢云鞠哉庶

正疚哉冢宰是也三事三公大夫六卿及中下大夫

也

○小旻刺平王也玉辟犬戎之禍謀東遷也

案謀猶回適東遷之謀也謀臧執不遷者也不從王

不從之也用王用之也論論相和黨同而無公是也

訛訛相詆伐異而無公非也我龜既厭卜遷也匪行

邁謀未嘗行邁而坐謀所適比謀遷者未至東都而

臆度東都之美也先民文武周召也大猶宅鎬營洛

之猶也築室于道謀人爲異論不能決也比欲建國者與眾鄙淺之人謀謀夫愈多而愈不集也靡止靡定犬戎未退也靡靡多流亡者眾也或聖或哲猶有可與謀者也淪胥以敗謀賊不從也人知其一知犬戎不可與爭鋒也莫知其他不知東遷之即弱也戰兢戒懼憂危亡之將至也

○小宛王子友戒太子也

案竹書厲王十二年王亡奔彘國人圍王宮執召穆公之子殺之時穆公以子代太子靖死而匿之王子

詩序議 三下

七

觀象廬叢書

必與俱也故因其臨禍忘憂作詩以戒之宛屈頸貌鳩飛戾天喻國人流王也念昔先人憂文武所受之命至是而墜也有懷二人傷君父之難也夫大命將墜而君父播遷此何時哉乃一醉日富不敬其儀何以回天眷乎况太子已有子不敬則何以正身而訓其子又何以益前愆而慰所生乎庶民采菽以養其子螺贏負發蟲以食其子皆不知教者也行尾飛鳴兄弟相與敬而不怠者也且太子縱不爲遠計盍爲辟患計填寡宜獄方不知所自殺矣乃無溫溫之德

惴惴之思履冰偶陷雖悔何追乎厥後太子立是宣王卒成中興之業宣王崩幽王立竟以淫昏喪國則式殺之謀未至矣

握粟出卜某氏云淮南說山訓巫用糈藉郭璞及高誘注皆云祀神之米楚辭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王逸注言巫咸將降願懷椒糈要之使筮者占茲吉凶之事也故日者傳云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是糈爲卜廢必用之物故管子曰守龜不兆握粟而筮者屢中

詩序議 三下

八

觀象廬叢書

○小弁廢太子自傷也

折中幽王娶于中生太子宜曰後嬖褒姒生伯服王信褒姒之讒也廢申后太子宜曰奔申王求宜曰于申欲殺之申侯不與故太子作此詩我罪伊何自怨己之有罪而不知也父子相親人之大倫猶周道也今遭讒間則是周道不行而茂艸塞之矣柳茂而蟬鳴已獨失其庇蔭而哀號無所淵深而葦植已獨離其故土而結根無地譬之舟隨水流不知所至蓋是時太子已奔申而王怒未息故前猶假寐而今不遑焉不

知流離何所止也鹿奔而猶俟戀其麋也以此人皆愛其子也雉朝而卽雉求其雌也以此人皆愛其妻也而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則己之必死而且不葬可知矣然無可如何惟有涕泣而已此所謂無所逃而待烹者也伐木者於其將仆尙不卽斷而用繩拖之析薪者於其將開尙不用斧而以手披之蓋少緩須臾則理解可得而王不舒究是以舍有罪而加無罪耳苟平心而徐察之讒言豈得行哉蓋始終有望於王也迺梁發笥毀已成之功也蓋太子之立久矣彼亦必有所知之人彼亦必有所樹之績此則事關宗社非爲一己故望勿墮之也當此之時一身不保而猶望王之慎言猶望王之遠慮此則性情之厚而所見有大焉者故聖人有取焉

詩序議 三下

九

觀象廬叢書

鄭氏康成曰我生不辰謂六物之吉凶孔氏穎達曰左傳晉侯謂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說文云雉雄雉鳴也雉鳴而句其頸故字从佳句陸氏德明曰壞說文作瘼爾雅云瘼木苻婁郭云尪偃腫無枝條也毛氏萇曰瑾路斃也孔氏穎

達曰左傳曰道瑾相望是也呂氏祖謙曰唐德宗將廢太子而立舒王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此正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之謂也小弁之作太子既廢矣而猶云爾者蓋推本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爲階也案其高者莫匪山皆能爲險阻者也其深者莫匪泉皆懷藏不測者也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于讒故作是詩也

嚴氏粲曰小弁巧言何人斯巷伯之詩作而內外上

詩序議 三下

十

觀象廬叢書

下皆困于讒矣

吳氏師道曰此詩前三章刺聽讒者後三章刺讒人

○何人斯蘇公刺蔡公也蔡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

蘇公作是詩以責之

折中國家之患莫大乎小人疑君子之害己而譖之既譖之矣又疑君子之報復而防之爲君子者又不能開誠布公以示其無他於是乎傾軋之患數世不靖此固小人之奸險亦君子有以激成之也若蘇公之於蔡公既灼見其詭祕之狀矣而容之以大度孚之以

誠心欲其釋疑解怨以共濟國事可謂得大臣之體矣故聖人有取焉

孔氏穎達曰隱十一年左傳曰鄭伯使卒出殺行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殺豕也並言詛而俱用三故知此三物豕犬雞也

胡遊我陳陳瓚梁也左傳陳魚而觀之

有覲面目覲毛傳訓媯讀為乖古音圭然則覲本从覲則左右視人之貌也讀若規

詩序議 三下

士

觀象廬叢書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于讒故作是詩也

折中巷宮內道名伯巷官之長也寺人爲之故以名篇班固作司馬遷贊云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是也萋斐成錦哆侈成箕毛傳云斯人自謂避嫌之不審是也避嫌不審皆由於不敬自謂大端已是而不謹于微自恃此心無他而不避其似小人執其微與似者以譖之則無以自解矣故自傷而作此詩也萋非哆侈案毛以避嫌不審釋此二章意最精當萋小文非錦喻已實有小過也因其萋而斐之則成是

貝錦喻譖人因己之小過而飾成大罪也故曰彼譖

人者亦已太甚哆張口非箕言譖人初持己之過也

因其哆而侈之則成是南箕比惡我者構我於譖人

彼譖口益張也故曰彼譖人者誰適與謀與謀謂構

我者也萋艸名可爲席貝錦錦文如貝也南箕星也

緝耳同耳語也翩翩往來貌捷儂利貌幡幡反覆

貌楊園下地畝丘高地猗道在丘側行不正也言譖

始於卑微而其漸將及於大臣也

○谷風刺朋友道絕也

詩序議 三下

士

觀象廬叢書

維風及頽爾雅焚輪謂之頽焚輪者風挾火勢屋折如輪轉也

○蓼莪孝子自傷無後也

案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無後則無以繼後世而隕先人之祀故孝子自傷焉爾雅莪蘿蒿藟藟牡也蓼莪抱根叢生歲歲相接有似續之義蒿藟皆孤生也蓼莪葉似小蒯也蓼莪者莪曩所望也匪莪伊蒿今之悲也餅罄罍恥喻已無子爲親之恥也民幼子也古篆作叟从叟古母字从厂牽衣也大雅曰厥

初生民書曰民養其勸弗救是也鮮少也鮮民之生  
不如死之久矣痛甚之詞也無父何怙無母何恃言  
有父母而後有身己又不可以死也蓋身也者親之  
枝也子也者身之枝也無子如無身誠不如其死然  
己死則竟無子矣故存其身以有待又未卜終能生  
民否也是以出則憂思不忘而銜恤入則念我父母  
而益靡至也生者氣之始也鞠者形之始也鞠古毳  
字出則顧我謂我出也入則復我謂我復也腹懷抱  
也南山飄風不能生也

詩序議

三下

圭

觀象虛叢書

總辨蒿類蒿令劉寄奴草苗莖似艾有四稜葉青似  
柳而糙澀亦似山蘭  
艸而尖長長三四尺莖直上古人以爲  
矢故名蒿蒿矢飛疾聲喘然也一名葭从叀執虜也  
蔚爲牡馭令齊頭蒿也葉細薄而本狹末侈有毛歧  
如尉秋開黃花結實大如車前實而內子微細不可  
見故人以爲無子也蕭萩也一名牡鞠一名治臍卽  
今菴闕葉似鞠而薄多細極而背皆青高者四五尺  
其莖白色如艾莖而粗古人亦用爲矢又可萩室覆  
臍辟諸蟲虺故有治臍菴闕之名所謂蕭牆者也蕭

从蕭古音亦矢聲也萩蕪煙也此艸八九月開細花

淡青色結實如艾子亦甚細故得牡名萃蕭卽馬

旋蒿旋渡也本艸  
說爲馬先又名馬矢蒿又名牛屎蒿  
或說爲牛尾又名臭

穢劉歆以穢爲  
臭穢非是生溼地及岸下近水處故名萃莖多

腫節故名蕭蕭爾雅與連異  
艸相次蕭蕭  
之幹黃連之根皆類腫也氣味臭苦

主女子帶下病無子與益母之主血逆者功用各別

一是益母後人不識馬旋而移臭穢之名於益母此  
一是宜子

艸之功用隱矣藝爲幡蒿陸生者名由胡莖閒時有

腫處似胡水生者卽名藝兩物俱似艾莖與葉背俱

詩序議

三下

古

觀象虛叢書

白至秋逾白實蕃枝亂若細珠之交絡繁纓故俱名  
藝但陸生者辛熏不及水生之香美召南所詠本艸  
所用皆是水生者卽後代所指爲蕪蒿是也蕪生均  
州名曲節艸四月生苗莖方色青有節葉似劉寄奴  
而青輪旣長則僕漢廣詩所詠是也味性甘寒號六  
月凌楚辭大招吳酸蒿蕪不沾薄只是也曰蒿蕪別  
乎似雞冠之蕪而言也莖一名蘿一名抱孃蒿一名  
因陳蒿一名麗春艸又名叢蘭艾爾雅注謂之廩蒿  
案爾雅釋蟲云蛾羅釋艸云莖蘿兩者名相因益蛾

交側其身似俄弱羽恆滿而不能飛似鳥離于羅此

蒿可為蠶簇故兼菘蘿之名抱根叢生改曰抱娘曰

因陳曰叢蘭宿根先百艸而茂故曰麗春生澤溲亦

生高岡故詩言在沚在阿葉似小薊故言蓼蓼長相詩以

薊茶藨之蓼即小薊說見後本艸茵陳蒿條不舉異名世醫不識

各以意擬用之陳藏器拾遺遂別出廩蒿而止言其

破血下氣蘇頌圖經別出麗春艸盛稱其治瘰黃黃

瘰不知即因陳也爾雅云荏菹即蘼衡也叢生似益

母其葉有毛赤莖有風不偃無風獨搖似雛鳥之尾

詩序議 三下

五

觀象廬叢書

故名此艸婦人服之絕產無子與益母相反益母本

名菴萑讀若唯又曰菴萑或名菴穢本艸訛為菴蔚有

白花紫花二種竝主產婦血病故名菴萑以別乎無

子之菴充子生肥盛也中谷有菴之詩為婦人無子

被出之辭故以菴言之益兩物功過難明也然因旱

而乾而前且雖旱猶溼則不得咎菴萑為菴矣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此以

告病焉

折中平王東遷之初西周之府藏皆失東都之百費繁興

不得有所取于諸侯觀春秋初年天王來求車束

賻求金者相屬也一國如此四國可知矣既已多所

徵求而所遣之使不恤民艱且於中取利故西人皆

富而東皆貧觀詩中所詠無以為生而疾視其上苟

非文武之遺澤猶存不能以立國矣夫國以民為本

衣食器用其末也政以人為實法制禁令皆文也以

衣食器用之故而至於困民又不能用人使借法令

以營私所謂本實先撥者也鄭氏康成曰飡者客始

至主人所致之禮也言周之盛時諸侯大夫朝貢來

詩序議 三下

六

觀象廬叢書

往所至之處饗餼豐盛道路修整故君子履之以為

安小人視之以為榮也今乃瞻言頹之而潛焉出涕

者以周道猶是而周政之弊非復前時矣葛屨履霜

富室皆貧公子徒行貴族失位維天有漢視之有光

則挽天河以為酒庶可以供西人之飲也織女敏捷

終日七襄則請織女使為佩庶可以滿西人之欲也

織女有織名而已未嘗成報章也牽牛有牛名而已

不可服車箱也東有啟明不助東作西有長庚以其後日

而入故謂之長庚不助西成有揀天畢但布於星之行列而



已尚不若有棘棘七可以升肉也則是東人供億之  
勞天亦不能助也

毛氏萇曰報章報反成章孔氏穎達曰織之用緯一  
來一往報反成章故曰報章

案饑餓氣貌尚可載也載通栽植也樸薪初隕未死  
尚可植而活也舟人之子舟鄭讀為周蓋西人總指  
畿內言周謂鎬京私則其嬖幸親戚也南箕北斗帝

學序星辰以東井東壁別西方七宿以南箕別北方  
七宿箕為南故斗為北其以天綱為北斗者始於史

詩序議

三下

七

觀象廬叢書

遷非古也載翁其舌翁張也張之言翁猶治之言亂  
○四月大夫遭亂自傷也

薛嘉穎曰維夏徂暑以暑熱之酷興遭亂之酷秋主  
殺物之時興四方亂離民人胥受其害也冬日飄風  
興禍亂之無已時也言夏秋冬獨不及春者蓋天地  
和暢萬物發育治之象也自古治世少亂世多觀四  
時可知矣眾水統引于江漢猶諸臣統繫于天子今  
我盡瘁以仕而王曾莫我知視如蔑有何哉

案先祖匪人人訓仁愛也言先祖豈不愛其子孫乎

何獨忍於我也奚其適歸不忍於亦無所可忝也烈  
當作冽民莫不殺我獨何害者四方雖亂離然人皆  
知求善地以免禍已獨勤勞王事不避艱險故多受  
害也嘉卉者別乎眾卉而言之栗梅美木詩人自喻  
也廢壞棄也殘賊凋傷也構遘同鶉鷄鴟即天鷓今  
名朝天鳥也告哀告王也

○北山大夫刺役不均也

案陟山采杞望父母也偕偕與佞也魏風曰夙夜必  
偕士子從者也朝夕從事不得養父母也大夫執政

詩序議

三下

六

觀象廬叢書

之大夫也朱子曰不斥王而曰大夫不言獨勞而曰  
獨賢詩人之忠厚如此彭彭大也傍傍繁劇也如云  
軍書旁午嘉鮮皆善也旅僭同鞅掌煩勞也出入風  
議言親信而從容也

折中君子之仕也原以宣勞非求逸也王事靡盬而膂力  
方剛已欲求逸誰當任勞願勞可也勞而不均不可  
也止于勞逸不均猶可也使勞者受逸者之害不可  
也自古疆場多事之秋君子竭力致身以勞於外而  
一二得志之小人居息偃仰出入風議始則媒孽而

而亂其謀終則阻格而制其命於是乎賢勞之人功  
無可成而罪且不免北山之詩人致怨於大夫有以  
也誰秉國均必有任其責者矣

○無將大車憂時也

黃氏震曰戴云世既亂矣力微而挽重無益於事與  
無佃甫田之意同姚氏鞅收曰將大車者有任重意  
無思云者正言其思之不能置也案大車重任與正  
月之詩其車既載意同將猶扶進也言佐天子任大  
事也無將者正言其欲將也將之則自塵故無可如

詩序議 二下

九

觀象廬叢書

何而又自戒以無將言小人眾也雖曰無將不能不  
思無思云者正言其思之不置也思之則自疚故無  
可如何而又自戒以無思此其憂世之心乃為獨至  
矣劉氏曰疚當作痕與瘡同類說文火光也不出于  
類鄭云使人蔽闇不得出于光明之道是也重猶累  
也王安石曰凡物之行不為物所累則輕而速為物  
所累則重而遲雖釋文云字亦作壅蔽也又案荀子  
大略篇引此詩言無與小人處也焦氏易林大車多  
塵小人傷賢蓋言王朝多小人則往往仕必為所汙也

○小明思共人也共和之初大夫不附二公而從小人  
既為所害困于行役而不得歸故作是詩

案共和之初國事危疑故士大夫多有不附二公者  
不附二公則當時貴戚大臣與二公為難者必眾趨  
之矣既則信其無他而欲從之故為小人所怒出之  
於外委以勞事使不得歸也冬為上天明明無不照  
也呼天而愬之者所以明己之志非獨告勞也芄野  
蓋秦地二月周正之二月也毒凶也害也共人輔共  
伯和攝政者謂二公也涕零如雨傷已初不知二公  
以至今日也懷歸從二公也畏此罪罟畏小人也方  
除歲除也方與厥民隩也覺急也自詒伊戚悔初從  
小人也反覆傾側無常也君子凡有位者也恆久也  
安處不事事也或輶晦以遠禍或觀望而懷疑莫肯  
助二公為理也正直謂二公也神敬之也聽從之也  
穀祿也以猶與也言能從二公則能成共和之治天  
亦必與女以祿也

○鼓鐘刺穆王也

折中穆有塗山之會塗山在淮南又王西巡歸伐徐徐與

詩序議 三下

三

觀象廬叢書

淮近竹書王三十七年大起九師東至于江遂伐越

既由江至越則淮之南北屢經之矣傳曰穆王巡行

天下皆有車轍馬蹟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

王心曰祈招之情惜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

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鼓鐘之作與祈招同

旨其為穆王時詩無疑矣淑人君子懷允不忘有以

也懷其尙德而不勞民之力也鼗鼓所以鼓役事言

鼓鐘而又伐鼗是流連而又興作民力竭矣故傷淮

水之淵而洲見也琴瑟在堂上以歌笙磬及鐘鼓在

詩序議 三下

三

觀象廬叢書

堂下以笙雅樂皆有之南則但有琴瑟鐘磬無笙籥

籥舞也

案鼓瑟鼓琴升歌也笙磬同音笙入也以雅閒歌也

以南合樂也以籥舞南籥也雅磬謂之笙磬同音者

齊歌聲也

○楚茨美諸侯耕耨奉祭祀也

案孟子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祭義諸侯為藉百畝

冕而青絃躬秉耒籍中言君婦言君則非稱王后之

辭言濟濟踴踴則是有大夫士助祭言烝嘗祭祈鐘

鼓則非卿大夫所有之禮是為美諸侯之詞無疑也

楚楚茨棘盛密如楚也抽除也與與相屬貌爰爰尸

也侑勸飽也絜潔同祈在廟門外之西郊特牲曰索

祭祝于祈神保尸之嘉號楚詞言靈保亦以巫降神

之稱也孝孫內事之稱爨饗爨廩爨也爨勞也如幾

如式者繩墨之陳有微而必著有定而不易也如幾

理之可必如式亦理之可循也稷疾也戒戒樂工也

鼓鐘尸出奏肆夏也燕禮賓入門奏肆夏郊特牲大

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是諸侯得奏肆夏也

詩序議 三下

三

觀象廬叢書

樂具入奏奏族夏也

先祖是皇皇鄭箋訓肫言孝子祀禮甚明故精氣歸

肫之神保益神降可見之名保通呆篆作呆象子在

裸也今俗於始死之奠或竊窺鏡見死者大數寸如

嬰見此神保靈保之稱所由起歟孔子曰其氣發揚

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即

神保之義矣

○信南山祈年之樂也

案此下三篇周禮籥章所謂籥雅也籥雅頌頌皆述

公劉居豳祈年祭蜡之事故稱豳此篇豳人因祈年而美其上也信仲同山之互直者也酌酌墜辟平均之貌曾孫外事之稱也甸之田之者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乃謂之田四邑爲丘爲田者四四丘爲甸爲田者十六丘與甸又各成田形甸六十四井受田者五百十二家又三十六井周其外爲場印一易再易者易耕之田故甸从田从勺甸古音陳左傳以爲成也疆者田界即四井之人邑居所在也理溝洫也疆之理之畝之皆田之之事也冬爲上天同雲雲一

詩序議 三下 觀象虛叢書

色也將雪之候如此月令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此篇所陳是也仲夏祈穀實下二篇是也震霖小雨貌春雨也會孫之穡公田之穡也中田四井之中也廬寄舍也守望露積之所也疆有瓜者場圃之地也場有瓜者易田開歲而耕其息歲則或以植瓜蔬也是剝是菹賦於曾孫者也祭以清酒灌也記曰醲酒澆於清汁獻澆於醲酒從以騂牡既灌然後迎牲也冬祭曰烝

○甫田祈年之樂也

案此因祈年而美農人所以樂田峻也倬大也爾雅疏引韓詩作鈞甫田一甸之田也十千者甸九萬畝公田萬畝也我我豳公也髦士田峻也齊明明案也社春祭社也方秋祭四方報成萬物也我田公私之田也鼓土鼓也田祖先嗇即神農也籥章云凡國祈年於田祖則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峻是也黍稷稻梁亦曾孫之黍稷稻梁也報以介福頌禱之詞

○大田祈年之樂也 案此豳人因祈年而祝其上也南畝者田在邑居之

詩序議 三下 觀象虛叢書

南蓋古者四井之邑五比之閭五鄰之里皆邑在田北故曰南畝非南東其畝之南畝也折中螟螣蠹賊之爲田穡害也非人力所能去故望田祖之神取而付之炎火益田祖神農是爲炎帝盛夏之時炎帝司令故其祝禱之詞如此此望神爲曾孫除害而農夫亦享其利也案大田多稼鄭箋云多爲稼爲成實也天官書曰戎菽不爲種於前歲釋種也庭苗挺直也碩壯大也方比也權種輕重而審歲之宜也卓牽馬食種如爲之

阜也堅成實也好形圓好也爾雅食苗心螟食葉蝻  
食節賊食根蠹螟稻和中自生蟲似小蠶也蝻釋文  
作蝻蝻斯也好折苗葉食之時懸若弋賊似蝻而尾  
有刃能以翼鳴蝻同矛蝻蝻也此三者皆恆有之蟲  
歲稔則為害乘昇炎火古人治蝗蝻法夜於東方布  
火蝗自躍入其中然不可以治上數蟲也故當從

折中說作祝禱之辭淪雲氣覆貌淒淒寒也初和雲行徐

貌呂氏春秋漢書食貨志引此詩並作興雲韓詩外

傳亦作興雲顏氏家訓謂雲當作雨定本從之不知

詩序議 三下

五 觀象廬叢書

雨可言降言下不可言興也積劑也禾已穫也不斂

積卽下遺秉聘禮四秉曰筥注云此秉是刈禾盈手

之秉筥積名也鄭意亦謂秉卽積故曰筥積名也言

筥是秉多寡之名非謂筥為積也三篇所述皆助法

殷制幽頌則言做法公劉之所創也

○瞻彼洛矣美天子狩也

案此與車攻篇同為美天子狩于東都之作皆因朝

會而講武事也

折中家室王室也天子之神武如此知其能億萬斯年保

固王室以臨諸侯也邦諸侯之國也天子神武則諸

侯畏服而小大相安不惟保王室兼能保萬邦矣朱

氏善曰周人尙文其弊也恐至于弱故周公戒成王

曰詰爾戎兵召公戒康王曰張皇六師皆欲其振厲

奮發以聳萬民之觀聽一四方之趨向也此詩言天

子至洛水之上親御戎服以起六師修戎備於巡幸

之時使諸侯咸知王靈之赫奕是故福祿之所由聚

邦家之所由安也

案鞞琫有珌古人刀室之末或用琕或用琫函之為

詩序議 三下

五 觀象廬叢書

飾琕廬也琕琕也左傳作鞞琫詩作鞞琫義皆同也

秘縫際綴好之貌

○裳裳者華美諸侯從王狩也

案裳本華名蒂似裳之裝積故狀之曰裳裳卽今俗

名梔子華也初開色白漸萎則黃葉澤而有光采薇

詩作常借字也此美諸侯之辭其葉滑兮言國本之

固先澤之遠也去其黃矣言中衰也有章有威儀言

侯度不失也或黃或白昔衰今盛能自奮興也前三

章朝會時事末章從狩時事左之和門而左右之

入和門而右君子天子也宜之善之有之中心有之也似之寵命之使似續其先業如言召公是似也○芸其黃矣言裳華如芸之黃也芸今油菜也以仲冬始生正月可采二月而榮張翰詩所謂黃花如散金者也

○桑扈燕諸侯也

朱氏謀璋曰桑扈應候而至喻諸侯時見不違禮也

楊氏慎曰有鶯其羽言桑扈之羽如鶯之羽也張氏

彩曰樂胥云者足以洽情而不逾禮也亦指燕飲時

言

詩序議 三下

毛

觀象廬叢書

案戢耳通耳語也艱艱也足蹙之貌那猶慙也

彼交匪敖王氏經義述聞謂彼亦匪也引襄八年左

傳引詩如匪行邁謀杜注云匪彼也為匪可通彼之

證此傳匪字不誤杜益又曰交之言妓也廣韻妓侮

也字通作佼淮南覽冥訓鳳皇之翔至德也雷霆不

作風雨不與川谷不澹艸木不搖而燕雀佼之以為

不能與之爭於宇宙之間言燕雀輕侮鳳皇也然則

彼交匪敖者匪交匪敖也匪交匪敖者言樂得之君

子不侮慢不驕敖也某氏云襄二十七年左傳公孫

段賦隰桑趙孟子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是彼之作

匪自左氏已然又此詩兕觥二句與絲衣詩同彼下

文云不吳不敖此云匪交匪敖於文例亦合古匪字

上聲故說為彼又釋木相被粘謂粘與被俱名相也被即今之櫃子

萬福來求述聞云求與述同聚也言萬福來聚也說

文述斂聚也虞書旁述孱功史記作旁聚布功今本

作方鳩僇功爾雅曰鳩聚也民勞篇以為民速毛傳

速合也箋曰合聚也是速與聚同義也爾雅釋訓速

詩序議 三下

天

觀象廬叢書

速蹙蹙惟速鞫也釋文云速本亦作求是求速古字

通宣十六年左傳武子歸而講求典禮周語作謀聚

三代之禮管子七法篇聚天下之精材幼官篇作求

天下之精材是求與聚亦同義

○鴛鴦刺幽王也王二三其德遠申后而取褒姒為夫

人無綏福之道也

折中鴛鴦匹鳥止則偶飛則雙不相離也人之篤于伉儷

者似之君子能篤于夫婦則家道成而子孫盛億萬

斯年福祿常與其德相稱也宜其遐福言德恆而福

亦遠也乘馬新婦所乘之馬也春秋書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傳曰反馬也蓋古者婦來留其所乘之馬三月廟見而後反之茲未反故在廢也

案畢之羅之言求之也戢其左翼既成夫婦也得鴛相向而宿以左翼相依雄者頸加于雌如死雌者仰頸如央他鳥則不然也案爾雅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是兩翼自相掩非謂雌雄相掩疏引以釋此詩非也

詩序議 三下

完 觀象廬叢書

○類弁申人刺幽王也王取褒姒禮成而弗見申人也案古者謂昏姒兄弟伊何何人也爾王也言為王燕而來者皆兄弟非他人也焉難以喻兄弟松柏喻王也君子天子為主人也愛心奕奕憂其無親將至喪亡也庶幾冀幸詞也何期期於何所也其來來燕也覆毛云暴雪也謂寒甚雪不能成花結如稷粒而散下也寒氣因霰而滅後必少溫故暴雪繼之非謂霰即暴雪也然詩意止以霰為暴雪之微比王之弗見為虐中人之漸云爾

○車牽刺幽王也王取褒姒以色不以德詩人述古以

刺之也

劉氏瑾曰此詩皆言慕悅賢女之意故其未得之也望其德音來括而心飢渴既得之也喜其令德來教而心如輸寫至於宴樂之也又歎為歡之無美具而且恐無德以相與證之關雎亦可謂得性情之正者也

朱氏善曰正小雅有鹿鳴以燕羣臣有常棣以燕兄弟有伐木以燕朋友而獨於夫婦設焉則此詩雖燕樂新昏之詩其亦昏禮上下通用之樂也歟

詩序議 三下

手 觀象廬叢書

案開關車牽聲如門關也以慰我心韓詩作以愠我心蓋慰古有愠音故訛作愠易革卦上六象傳蔚與君韻是也毛訓為怨怨愠亦古音同又關雎言琴瑟鐘鼓此言歌舞是天子諸侯大昏亦當用樂

○青蠅刺幽王也王好聽讒言焉鄭氏康成曰蠅之為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案樊圃也樊圃之潤也

○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

許氏謙曰一章言因射而飲二章言因祭而飲是言

古飲酒之禮也三章言凡飲酒者常始乎治而卒乎亂則今飲酒之失也四章言飲當知止而戒其謹威儀五章言飲不可至醉而戒其謹言語

案有壬有林言酒醴之狀烝衍洽禮所用也壬淫也醴液液似淫也爾雅訓大與淫為大義同林淋也淋古作零簪酒清似簪滴也亦謂之涪涪懸灤也省文為涪也

君輯爾雅者因與天帝公侯同訓非也各奏爾能長

兄弟洗解為加爵及嗣舉奠也賓載手仇眾賓長為

加爵也室人入又利洗散獻尸也酌彼康爵鄭箋訓

詩序議

三下

觀象廬叢書

康為虛戴氏震詩攷正謂據禮之次此爵指無算爵

言既旅而二解皆虛賓弟子兄弟弟子乃各舉解於

其長此爵謂解也樂仇爵為饋能又時為饋監司正也鄉飲酒禮

鄉射禮皆相為司正燕禮射人為司正史所以佐監

也淳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是

也從謂隨醉人之意而謂之也由亦從也童殺無角

之殺羊必無之物也

○魚藻武王作鎬落成也

說見斯于案詩言魚言藻豈燕於辟雍也歟建國君

民教學為先亦其宜也

折中有那其居以為宅中園大可也以為無為安止亦可也孔子曰為政以德辟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其是之謂乎

○采菽天子賜諸侯也

折中諸侯來朝天子賜之禮之常也聖王之意則有餘於所賜之外者焉未至而儲備之將至而迎望之既至而喜樂之覺車馬衣服猶未足以將其意也而又錫之以爵命申之以福祿既欲其去而復來又欲其留

詩序議

三下

三

觀象廬叢書

而不公綢繆繼繼則蔑以加矣孔子曰君使臣以禮

臣事君以忠觀采菽之所詠君之於臣可謂有禮矣

抑臣之忠君亦有之焉彼交匪紆忠之文也殿天子

之邦忠之實也平平左右亦是率從忠之功也所謂

上下交而其志同者乎世運之泰雖曰天時豈非人

事哉一章言將采菽則先備筐筥以興將朝諸侯則

先備錫予也何楷曰諸侯尚未來而王者已預為之

儲具也二章始觀其旂之動繼聞其車之聲繼見其

馬之數而後其人至焉蓋伫立以久俟之也王肅曰



夏駕兩謂之麗殷益一駢謂之駢周又益一謂之駢  
三章帝以謹拜跪幅以利趨踰也天子所予賜之車

服也何楷曰向所儲者今始予之是也天子命之不

止予以車服又錫以爵命也福祿申之命於廟也記

曰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於太廟示不敢專也禮行

於廟故天子既命之神又以福祿申重之也四章平

平辯治也諸侯既自治其國又能辯治其連屬之國

也五章楊舟汎汎以絳維之使不行與諸侯將天

子處以端揆之任使不忒也葵揆通書曰使宅百揆

詩序

卷

觀象廬叢書

是也留相王室則功業愈崇而福祿愈厚故望其優

游而止于是也何楷曰諸侯朝事已畢行當辭歸而

天子致其挽留之意也

案殷天子之邦為方伯也左右東西諸侯也絳纒維

之毛傳絳絳也纒絳也爾雅釋此詩纒作縹絳作絳

蓋絳是大紼即笮也纒也絳拂也牽者不一左右拂

也纒是眾舟子牽纜所續之小纒似婦人繫帶之絳

故亦得名為絳纒麗也繫也如牽牲麗於碑之麗絳

委也繫而垂之也故結纒垂其末亦曰絳纒維如周

禮六人維王太常之維葵之眷顧之意肥厚也亦是  
屢矣庶幾其肯留也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兄弟相遠天下化之將無以為

國焉

案通詩致戒之意在爾之遠矣四句而以君子有微

猷望之首二章一意相承言上行則下效也三章言

民兄弟有善有不善者不可不謹其教也四章至六

章言民之不善如此不可復以不善教之也未二章

言民本易教而莫肯以身先之也駢駢赤色反弛之

詩序

卷

觀象廬叢書

而外向也駢反貌言如鳥與齊舒疾翁也蓋弓屬之

弦則兩端相向無所屬則駢反而相背喻兄弟昏姻

宜有恩禮以相繫屬恩禮衰弛則皆有離心也相怨

各執其一方言很也受爵則不相讓至于爵止則亡

而先公言無禮也老馬為駒者年而穉行不顧子孫

之效法言頑昧也食宜餽爭餽也酌孔取爭爵也此

二章言小人之兄弟相齟者也教孫升木上教之也

微猷善道也與相與屬親也雪飄消覲以善化不善

也爾雅雨竟為霄雪竟霽也即此下相下遺忘也棄

也謂棄其舊惡也居倨同婁荀子作屨即古屨字屨  
驕如云趾高氣揚也登南蠻髦西夷無禮讓也我是  
用憂中國將變為夷狄也

○苑柳咎厲王也王流于筵諸侯莫至詩人述其故以  
咎王也

蹈厲靖謀極窮也言為小人所窮也邁遷怒也有烏  
傅天非不欲從王也彼人斥王側之小人也臻至也  
極也居安凶惡矜強也參雖登舟曰蹈即厲意荀子  
引作上帝甚神益蹈古作躡與神相似而譌也

詩序議 三下

觀象廬叢書

○都人士思周舊也

折中此詩人見東遷之後風俗凋弊故思西周之人壬也  
都西都也周忠信也鄭氏康成曰所行要歸於忠信  
是也容不改有常也言有章成文也行歸于周德之  
實也其服容言行如此故萬民皆望之以為法也臺  
笠緇撮言儉素也君子女貴家之女也綱密也直正  
也言其鬢濃密而髻端正如其髮之多寡不加鬢黑  
也婦人首飾亦能儉素俗美之至也充耳琇實男子  
之禮服也尹氏吉氏周舊臣也女之有儀範者人咸

謂之尹吉譽其知禮也沌結猶蘊結也言西都之士  
女皆有故家遺風謹守禮法而今不能見故我心鬱  
結而不舒也雖不見而願從之邁所謂聊與子同歸  
也吁望也下之風俗由上轉移言從之邁自勉於下  
也云何吁矣有望於上也

案爾雅臺夫須即今之荆三稜也葉莖花實俱似香  
附而長大其莖光滑三稜如櫻之葉莖中有白稜剖  
之織物柔韌如藤鄭所謂臺皮也胎以細竹可緣為  
笠呂忱字林云琴艸生水中根可緣器即此艸莖非

詩序議 三下

觀象廬叢書

根也古之笠笠或建車上如蓋或手執之若今雨緇  
鮮有戴於首者其戴於首唯田野之人耳○毛傳分  
臺笠為二物言臺所以禦雨笠所以禦暑是以臺為  
首戴者也爾雅異因云臺可為衣不可為笠引齊語  
韋昭注以證笠不用臺蓋乃用臺案茅蒲箬箴以為  
笠椶皮以為襪襪稱鞞鞞以為蓋皆野人所用韋  
雖誤注襪襪初不言葦用莎艸為之蓋臺與莎葉皆  
堅脆不可為衣羅所云編之若甲者殆意其然實未  
嘗見其艸也涉今香附舊說並指為臺

女子環頂蓄髮如羈髮長亦作髻垂髦網髻之約也直其下垂者也吉氏尹氏之別吉甫之後也以衣涉水曰厲帶浮如薑尾也垂帶而厲言紳末垂長行動蹴起如厲涉也

○采綠刺不用賢也

案此刺欲用賢而不果者也采綠喻求賢也不盈一匊未有所得也歸沐棄而不采也此與卷耳首章意同衣蔽前為襜謂帶下尺掄裳際者也期約也期見賢也詹至也不詹不往就見也之子斥其君也狩所以得獸釣所以得魚皆喻求賢也韞弓綸繩為之具也言之子誠欲見賢我則願助之修其禮賢之具也魴鱖美魚喻所得之賢也觀多也薄言觀者即拔茅茹以其彙之意

○黍苗美召伯營謝也

折中此詩與崧高本為一事彼作於王朝之卿士而意在申伯此作于行役之軍人而專美召伯也謝南方之要地宣王封申伯於此蓋將使南邦是式而非徒尊寵元舅已也然或大臣能知天子之意而百姓不知

朝廷之謀則苦其役而愁怨亦人情也乃召伯又能宣天子之德意以勞之於是行役之人趨事勸功以安召伯之心并使召伯得因以安天子之心此則召伯之勞之真有如陰雨之膏故至此也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其是之謂乎

○隰桑養老乞言也

案內則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後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文王世子既視學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饋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此詩前三章謂憲之末章謂乞言也桑宜下地定之方中云降觀于桑阿猗同枝幹茂美也難儻通少好貌沃光澤貌此二章言大學之中弟子之來觀禮者皆有威儀可觀故既見君子而樂之也君子謂三老也幽桑老而深黑也比君子德望老成言動可法也膠重固也德音

孔膠所謂既歌而語合德音之致者也遐胡通謂猶告也

折中云勸君子使盡言也心乎愛矣言心誠求之非徒以其文也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謂永矢弗諼且設誠而致行之也君子盡言人君不能忘其言而行之其於治天下庶幾矣左傳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蓋欲子產之盡言以規誨之也可以知此詩之意矣

○白華申后思幽王也

詩序議

三下

葉

觀象心叢書

折中凡篇中言之子皆謂褒姒言碩人皆謂幽王也遠畿開而遠之也猶謀也言天步艱難宜與己同心共處為王內助也澁池浸稻比王膏澤不及百姓也桑薪烘熨比王棄賢也此所謂天步艱難也念子懔懔子褒姒也篤在梁而鶴在林鶴則飽而鶴則飢幽王近褒姒而黜申后譬之養鷺而棄鶴也鷺鷺在梁戢其左翼有常度也今在梁者鷺也非鷺鷺也之子不善其德無常而與王相處則恐有害於王此其所以實勞我心也扁卑貌疾病也

案左傳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頹頹此詩稱菅茅意同澁池即皇子陂蹶水交水之閒水形象澁此池為其目也鼓鐘于宮奏房中之樂言妃匹妻妾相和好也有扁斯石乘石也言已為褒姒所乘也卑讀如賓疾作痕

○脰蠻貢士之禮鼓也周室道衰諸侯貢士于天子不以其禮故傷今思古焉

案此詩貢士所作也周室雖衰諸侯猶貢士于天子但不以其禮至使青衿之士崎嶇道路此貢士所以傷也脰蠻黃鳥好音可懷喻士之有學者也止于丘阿得其所也喻士人當貢之天子也道之云遠我勞如何徒行無車也此傷今也飲食教誨平日則養之庠序也後車命載及其入貢又有以體恤優禮之也此思古也鄭氏康成曰後車倅車也案文王載師尚父以後車孟子後車數十乘皆是貴者之從車耳極至也國語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獸被蹶曳急曰脰脰者時一鳴黃鳥之調舌似之楚人語曰蠻黃鳥之嘽似之

詩序議

三下

葉

觀象心叢書

傷也脰蠻黃鳥好音可懷喻士之有學者也止于丘阿得其所也喻士人當貢之天子也道之云遠我勞如何徒行無車也此傷今也飲食教誨平日則養之庠序也後車命載及其入貢又有以體恤優禮之也此思古也鄭氏康成曰後車倅車也案文王載師尚父以後車孟子後車數十乘皆是貴者之從車耳極至也國語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獸被蹶曳急曰脰脰者時一鳴黃鳥之調舌似之楚人語曰蠻黃鳥之嘽似之

○瓠葉酌祭也

案大宗伯以禴夏享先王爾雅夏祭曰酌注新菜可  
灼也又夏獵為苗注為苗除害也內則雉兔皆有芼  
是兔者苗田所獲瓠葉所以芼兔也舉二物明酌薄  
祭也酌言嘗之主人獻尸尸酢主人也獻之獻賓也  
酢之主人自酢也酌之酌賓也斯康成云同鮮

○漸漸之石將帥苦東征也厲王好兵東征將帥經歷  
險遠不堪勞苦故作是詩

詩序議 三下

聖

觀象應叢書

案漸漸猶嶄嶄不遑朝矣無朝旦之暇也卒卒同沒

盡也不遑出但知深入不暇謀出也豕蹄本黑豕有

白者是羣涉波中久浸色變言積水之多也涉波即

雨久未止也月之從星則以風雨畢好雨月麗之故

滂沱也積水已多大雨又至其患更甚故武人之東  
征者求免水患而已不暇更及其他也言智慮廢而

憂患專也

○苕之華大夫閔時也早潦頻仍民不聊生也

案苕爾雅名陵苕或名蓮苕張機傷寒論作連韜本  
連翹之閒花正黃可愛結實作房兩片相合房中有隔

如刀舟之連割之則解散陵亂故得諸名連苕岡原

下溼皆生故華黃葉青不改言人不如也牂羊墳首

參星之形也參為敦牂牂尸是星言無羊也星乃在

言無魚也水靜則星可識也可何通鮮鮮食也人

何以食無所得食也鮮何以飽無所可飽也

○何艸不黃悲行役也

案艸衰則黃艸既黃而玄言從役過時也將輦負也

矜癘也兕虎猛獸不可家畜者也芄尾大貌棧車土

所乘也

詩序議 三下

聖

觀象應叢書

大雅

○文王周公戒成王也

案通詩戒成王意在念祖鑒殷二句首章言文王之德與天爲一周之所以受命也二章言文王之德敷錫於子孫臣下皆能世其德也三章言由文王之德克生多士而文王亦賴多士以寧也四章五章因文王以德受命而見天命之大因紂以不德失天命而見命之靡常遂以戒王當念厥祖也不然乎德之子孫膚敏之殷士皆殷先王深仁厚澤之遺與周之本支百世不顯亦世者無殊也然皆侯服祿將於我有周者非以後嗣王不修厥德之故歎此已隱然以殷爲鑒矣六章言念祖則必修德鑒殷則不敢不修德上四句承前三章而言下四句承四章五章而言也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則見殷之先王其德不異於文王而紂之所以喪師失國者不能念祖修德也七章上四句結鑒殷意下四句結念祖意通篇念祖鑒殷分說其要在修德而已修德之至與天合德而

詩序議 四上

觀象廬叢書

已與天合德象法文王而已天德一而已矣一即天命宰乎天心者也無聲無臭上天之始皆始於一先

天而天弗違者也曰靈臺一之功也靈臺即不已也

曰穆穆一之容也曰緝熙一之神也曰敬止一之體

也曰永言所以一之也曰於昭于天曰配命曰克配

上帝則克一而與天合德也與天合德則天與之天

與之則人歸之人歸皆天與也故曰殷之未喪師克

配上帝曰儀型文王萬邦作孚一詩之中其陳性命

之理天人之應委曲詳盡如此殆與伊尹咸有一德

之書無殊信乎非周公不能作也

詩序議 四上

觀象廬叢書

○大明戒成王也

折中首言紂之所以亡見不明其德即墜厥命其失天下

如此之易也次言周之所以興見累世積德乃膺天

眷其得天下如此之難也知其得之難則不敢替前

人之功知其失之易則不敢縱已之欲

案明明在下天鑒之不忒也赫赫在上天威之當念

也書曰天明威初載卽位之年也洽當从竹書紀年

作郃郃本在滄涑之間二水西流入河大形象敦會

也

也合从△郃之陽河曲也在渭水入河之東中條之

首有山俗曰堯山山上有故城曰堯城北去今蒲州

三十里在隘河鋪之北蓋即古郃陽城而莘之故都

也春秋之初為虢國地漢之郃陽在渭水之北百爾餘里不得與渭浹連文

雅閒俛也言大邦有子窈窕深居外人莫得而見文

王間而知之信其若天之妹然造舟以濟河為梁以

通渭也造古作舳比四舟也制如方舟而大兩旁又

各截為二各以一環聯之若兩分之則象子告其父

俯其躬也諸侯維舟舟兩旁各繫一舟也大夫方舟

兩刀相比也方言云舳舟謂之浮梁亦誤以舟梁為

一事維子侯與予周公自謂也興如賓賢興能之興

謂興起之也會朝會戰之朝也

○縣教成王也

折中人但知太王遷岐而不知立國之模已開周官周禮

之先人但言文王受命而不知得人之盛實啓三千

十亂之基詩故詳叙而申明之使成王知前人開創

之艱難經理之周密他務未遑惟以農事為先興作

有序惟以廟社為重不必報怨興師而惟通聲教不

必侈言德應而惟務得人則所以保世滋大者亦不

外此而得之矣故文王之三皆周公所以戒成王而

後遂定為兩君相見之樂歌以為天德王道之本末

終始皆具於此也姜女太姜也本紀云古公娶于齊

有駘氏曰太姜是也日止于茲日以時築室于茲龜

卜之繇詞也

案毛傳繇繇不絕貌瓜紹也臙臙也據傳語則爾雅

原作臙臙其紹瓜今本作其紹臙臙也紹是瓜旁蔓

如舟緋之有縞也雅又云臙九葉然則臙是近本九

葉而生者圓小如卵故名臙臙故名臙園人斷其

初蔓留其旁枝然後瓜乃大也此喻后稷為帝嚳支

庶如紹其後繇繇不絕如瓜至周而有天下如瓜大

也土齊詩作杜沮漆開地之總名漆合沮水同官水

象杜木也西水莫谷水也孟子稱踰梁至岐梁山在

今西安府乾州西北五里寰宇記岐在岐山縣東北

十里也臙臙韓詩作臙臙左傳曰原田每每臙臙每

並同又少儀云祭臙臙也爾雅董有二一莛董艸

即白莛也性黏故名董一齧苦董即此詩之董郭璞

即白莛也性黏故名董一齧苦董即此詩之董郭璞

詩序議 四上

觀象廬叢書

詩序議 四上

四

觀象廬叢書

云今葵莖葉似柳子如米汋食之滑邢疏引本艸注  
云此菜野生非人所種俗謂之莖菜葉似莖花紫色  
內則葶苳粉榆是也案此卽紫花地丁蜀人名地黃  
瓜者是也晉語置葶於肉乃是烏頭止止於是也時  
築室之時也測星之謂東西卽左右周徧也言從西  
至東無不各執其疆里宣晦之事也抹鳩同聚也謂  
鳩工也陝仍同仍仍眾也度營薨薨聲眾也登古音  
近東築聲也馮馮削聲也鼙鼓弗勝言民皆先時而  
趨功鼓役事者反常若不及也不殄厥愠太王居邠  
有獯鬻之侵遷岐復有昆夷之患也不隕厥問至文  
王而卒服昆夷也兌悅也駮怒喙之貌駮者馬喙也  
唇肉如脫故名柞械拔而行道兌所謂串夷載路也  
大王之事也昆夷駮矣則梗頑皆畏服也文王之事  
也蹶厥生生謂民也書曰至于海隅蒼生逸周書諸  
橫生盡以養從生從生盡以養一丈夫蹶古作餘从  
人从古文移足蹶如禾之倚移也此蹶厥生亦謂天  
下歸之靡然如風之偃禾也

○械樸武王作人成其武功也

詩序議

四上

五

觀象廬叢書

案此言武王能作人故於出征之時類造之際見其  
人材之盛而足以成其綱紀四方之功所以教成王  
也械樸薪樵燔柴以祭類上帝也燔燎也辟君也爲  
天下君故曰辟王所謂皇王維辟也左右趣之執事  
者眾也左右宗伯太宰之屬也奉璋助王亞禩也造  
乎禩也髦俊也宜宜乎社也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  
司而立軍社蓋旣宜乎社則立之是宜爲小宗伯之  
事故曰髦士也邁行也六師及之不令而從也倬明  
而大也雲漢爲章喻人君德爲民表武王末受命故  
曰壽考遐胡通追琢其章美其文也金玉其相美其  
質也勉勉不已也一也辟王尊之之詞我王親之之  
詞王有一德此所以能作人而綱紀四方也蓋左右  
趣之則執事者無不敬故祭則受福而師徒無虧六  
師及之則將帥賢而士祿附故戰則必克而膚功可  
奏其要皆本於王之德能作人而已後王可不知所  
務哉

○旱麓武王作人受福也

案此亦以教成王也一章言武王之德能饗帝也旱

詩序議

四上

六

觀象廬叢書



山名林屬於山爲麓榛楛所以燔也豈弟樂易君子訓武王也二章言武王之德能親親也瑟纘密貌玉瓚圭瓚黃流鬱鬯所以裸也三章言武王之受福本於作人也鳶飛魚躍人皆作於善而不自知也四章五章言武王能作人所以能饗親饗帝也章首先郊後廟尊天之義也此先廟後郊親祖之義亦祭之序也凡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於后稷也清酒既載裸也禮曰醴酒澆於清汁獻澆於醴酒駢牡既備迎牲也備膳咸有之備民甸徒也燎燔也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喻多士之能芘蓋王也蓋王有豈弟之德故能作人而人皆有其德所以外內官備無不誠敬而祭則受福也求福不回豈虛語哉

○思齊作人之本也

案此詩言文王作人而推本於德之無斃無斃則能修齊以至治平而多賢子孫使世世皆能作人則天下長治矣首章言有太任之思齊始能生此文王有太任之思媚文王之無斃始能得太姒而嗣徽音有文王之無斃太姒之嗣徽始能多賢子孫而本支百

詩序議 四上

七

觀象廬叢書

世然則思齊太任亦王季有以刑之也齊敬也媚順也周姜太姜也言太任媚順於周姜亦以明周姜之賢也二章言文王能順先公之德而無斃故事神則無怨恫居室則能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亦皆刑之罔能由家及國而無不法其德也此作人之實也三章言無斃之實功也雖雖在官和之至也肅肅在廟敬之至也和敬皆一也無斃也雖不顯而亦臨不敢斃也雖無射而亦保不敢自謂無斃也射同孟子曰文王望道而未之見四章言文王之德如此故其大患雖不殄絕而無斃之德其光大亦無玷缺益存養之熟至於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則初未有斃時也肆故也聞前聞諫教也入猶聽也五章言周之多士所以能世其德者以文王有無斃之德故令斯士皆有譽於天下而成其俊乂之美也古之人謂文王也無斃不厭也一也不貳不已也此詩大意與文王第二章略同其所推陳則併二南之義盡於此篇矣故刑寡妻嗣徽音者闢雖葛覃是也則百斯男螽斯麟趾是也至于兄弟公族皆振振也御于家邦則盡乎二南

詩序議 四上

八

觀象廬叢書

矣桃夭芣苢離離之化也采芣采蘋肅肅之化也譽髦斯士於免置羔羊九足以見之至矣哉

○皇矣述祖德教成王也

折中人但知太王遷岐由於避狄而不知西顧與宅乃所以求民莫也人但知王季受讓疑於不友而不知施於孫子乃所以篤周慶也人但知文王專征四方無拂而不知道岸先登乃所以順帝則也故觀太王之作屏啟辟而知得民之外別無天眷觀王季之明類順比而知敦倫之外別無帝祉觀文王之歆羨俱無聲色不大而知天德之外別無王道此千聖之薪傳百王之定範也

詩序議 四上

九

觀象廬叢書

集傳一章二章言天命太王三章四章言天命王季五章六章言天命文王伐密七章八章言天命文王伐崇

案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即所謂鹽觀求莫也眷也眷者指使之意謂啟屬之也憎惡也式廓不用德而矜大也此與書多方篇意同其舊其翳詩文原作其赫其翳神訛為樞補因通作苗爾雅釋木亦原作木立

死神蔽者翳或據詩改神為樞故毛从之串夷執夷也太王之德克配上帝故天命之是天立厥配也兌茂悅也作對猶立配也貊靜也

折中王季受讓之心人不能知惟天度之以為因心則友而非利之也乃帝雖度之而王季終默不言蓋太伯不欲以讓名故王季亦不言其受讓也悔當作晦將瓚將之將渭水受畢如勺畢水似瓚將也方嚮也王所歸往也長與張通夏大也

○靈臺同樂也言武王與民同樂而民樂其樂所以教

詩序議 四上

十

觀象廬叢書

成王也

案一章言武王作臺築囿民皆趨事勸功也二章以下述民樂武王之辭二章樂其有鳥獸魚鼈之樂也三章四章樂其有學射鐘鼓之樂也蓋武王克殷遷鎬既於廟左立學立射為師氏司樂教國子之所大射擇士養老之處更於其左築囿以阜蕃鳥獸魚鼈以供祭祀喪紀賓客之用囿中作臺以候稷象因以時觀游而節勞佚故民既樂為之成之又樂王之能樂其樂也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亦曰時臺作囿

必先臺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也凡分至啓閉必登臺以望而書雲物爲備故也白鳥驚也靈沼因築臺取土之地治爲池沼引辟離之水注其中因以畜魚鼈也周官有圉人服不氏羅氏掌畜皆圉官也辟靡一名澤左射右學學之中爲大學門內之左小學門內之右瞽宗其後爲學舍射宮在學之左而異其宮其前之澤則不異也射宮文王世子謂之東序內蜡飲飲至則祭義謂之東膠養老大射皆在此學有合舞合聲射有養老大射皆有樂是矇瞍奏公之事而民得聞而樂之也舊說辟靡天子

詩序議 四上

七

禮象廬議書

之學大射行禮之處是也又云射宮在郊則不可通大射儀賓出奏陔出澤宮門也公入驚由澤宮旁門歷廟前入於路寢也若是在郊則公亦當言出矣若以爲自郊入國則燕至於宵公卿大夫不當尙行郊外郊特牲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禱宮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若是在郊則既卜於廟又至三十里外而聽誓命皆屬不近事情又左傳公既視芻遂登觀臺以望視芻在廟歷學宮而往觀臺故曰登聘禮賓請觀訝帥之自下門入觀游也下門澤宮旁

門與廟左之門相直廟左之門亦爲下門兩下門間有道可自外入故帥之自此入觀於圓中也又魯頌言泮宮泮水泮林禮記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游於觀之上左傳宋皇國父爲平公築臺築者謳曰澤門之哲實興我役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圓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皆廟學與圓相比近之證

詩序議 四上

七

禮象廬議書

○下武繼文也武王能昭先人之文德嗣王當繼之也案下下之也言不上武也三后太王王季文王也世德卽下武之德作勉也孚者信其伐商非得已集傳云成王者之信於天下是也下土之式式其文德也媚茲順德所謂式之也哉茲同嗣服謂嗣王卽下章昭茲來許也祖文王也  
○文王有聲教成王也言文王有武功武王有文德案爾雅烝君也文王修德原自有聲專征之後遂大有聲於是遂求所以安天下者亦遂觀其成功信乎其克君也文王既受天命所以有此武功伐崇邑豐皆武功所致也邑閭里也徙都先定民居與縣篇先

慰止後立室家同意滅匹皆水名欲音猶適追來孝  
追大王王季之志而致其孝思也書曰追孝於前文  
人公功也濯著明也四方攸同三分天下有其二也  
翰屏翰服事殷也禮曰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  
心是也王后未有天下之辭也輔氏廣曰王王也追  
稱也后君也本稱也豐水東注維禹平成之功文王  
於此公崇侯之害武王遂於此征商公天下之害故  
能集大統而君天下也皇王有天下之稱也鎬京辟  
廟武王既克殷遷鎬而作辟靡也辟靡太學在廟左  
引水循左右壁至學前墜以為澤故曰辟靡無思不  
服者其心服也豐水有芑沃土也仕事也

詩序議 四上

三 觀象廬叢書

○生民卜郊受命於祖廟也

案此詩將祈穀卜郊受命於后稷廟之樂歌也周禮  
啓蛰之月上辛之日祈穀于上帝以后稷配郊特牲  
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此  
詩首言后稷之生之異見其為天所命也次言后稷  
教稼以至受封見周之有天下起於后稷也久言后  
稷相虞夏始以嘉種肇祀上帝見其為天所享也次

言我今之祀后稷而郊天者所以興起嗣續歲功之  
事而繼后稷之業也終言上帝之享我者以后稷肇  
祀實為天所享故子孫世修其業皆庶幾其無罪悔  
以至今日而罔敢失墜也幼子為民克禋克祀以大  
牢祠高禘也弗祓同帝高辛也武足迹敏疾敬也  
歆享也享高禘也介閒也止歸止也祠而歸也與小  
雅甫田彼介彼止同震娠也夙早也所謂彌月不遲  
也育音由養也从肉从去去子初生也彌周也彌月  
四月也凡數遇四則周故以四月為彌月先卽夙也  
先生不待十月而生也達大芊本作幸如達者芊以  
四月生也以其先生反常放棄之後遂因名棄也棄  
倒子从斤居安也無藩害也仲春祠高禘彌月生子  
子不舉也下云寅之寒冰者是日進御不必是日是月而有娠  
也但以其生之不常而推本於不同之德敏歆之禮  
祀以明篤生之有自耳寅古音鎮同奠置也牛芊乳  
其子以腓芘之故曰腓字腓在股下股亦腓也翼藉  
也或覆之或藉之非一鳥也邠后稷之封今耀州稷  
所自生也方見小雅大田包同孚清種也種播種也

詩序議 四下

古 觀象廬叢書

衰當作衰同祿蕪苗也

甫田謂之籽

發承實種而言秀承

實衰而言堅謂米好謂稔稔之善粟實之善也以

歸肇祀歸嘉種於虞夏之君始以祀上帝也我祀我

今之祀也謀卜日擇吉也唯齋戒具修也取蕭祭脂

將郊先祀后稷也郊用辛祀后稷當用己較絜抵足

以實積柴也聘禮記曰出祖釋較亦謂絜也燔燔柴

也興起嗣續歲季也居安也鬼神食氣曰歆

○行葦將祀后稷大射也天子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

事于后稷將有事于后稷必先大射

詩序議 四上

五

觀象廬叢書

案天子將祭皆先大射此則為祭后稷而射也大射

同姓異姓之臣皆與詩但言兄弟親親也或曰爾雅

婿婦之黨相謂為兄弟禮曰不得嗣為兄弟是亦兼

異姓言也敦追同聚貌敦彼行葦方春未萌斬餘敦

然也苞叢生也體著根也肆筵授几射必先燕也燕

禮無加席大射有之故曰肆筵設席周禮云設莞筵

加繅席設蒲筵加莞席是也授几有緝御公不親授

別於異國之賓且優之也奠饗奠酬不舉也夏曰饌

殷曰學周曰爵據大射儀則是解也醢醢以薦宰胥

薦之變於燕也燔燒肉炙炙肝蓋脯醢之外或有從

薦禮之盛也殺折俎也鄉射記云賓俎脊脅肩肺此

有脾臠亦盛禮也歌歌鹿鳴也徒擊鼓曰嘒燕無嘒

射有之此通下章而言歌之後乃射也樂射之節以

鼓為主故曰不鼓不釋罍則樂將作時先擊鼓以聲

之也敦追同離也爾雅金鏃翦羽謂之鏃射禮指三

而挾一个鈞參亭也均皆中也賢中多也序賓以賢

釋獲者以賢獲與鈞告也句曲也設也不侮敬也讓

也射以中多為雋以不侮為德序之者書而識之也

詩序議 四上

六

觀象廬叢書

射義云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

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

得與於祭是也曾孫外祭之稱以將郊祀故稱曾孫

酒醴維醠射竟為大夫舉旅遂坐燕也大斗長勺也

以祈黃耆旅酬公舉奠解賜大夫長於西階上也古

者於旅也語故求之使言台鮪通引翼者導引之使

不迷於所往勸勉之使不怠於所行也祺吉也謂吉

言也

○既醉祀后稷燕也祭畢而燕父兄美主人也

案此與下篇皆稱公尸謂后稷是先公也通詩之意與楚茨末章相發明

既醉以酒言飲食之豐也既飽以德言禮意之厚也何氏楷曰介爾昭明言助發其智慮小事大事無不周知所謂景福也曹粹中曰老將知而老及之古人所慮也今錫之以壽考又大之以昭明則受福無窮矣融貫通也昭明而至於貫通則其明遠矣高者識

超於事先朗者驗徹於事後終謂祭畢而燕也令終克緩後祿也做始也謂初祭也公尸嘉告尸以嘉言

詩序議 四上

七

觀象廬叢書

般主人也靜嘉清潔而美也朋友謂賓客助祭者也特牲禮曰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攝檢也祭主於誠禮主於敬誠不可見而寓於敬故相攝以威儀也時節也孔時言威儀皆中節也孝子主人之嗣子儀禮祭祀之終有嗣舉奠是也君子有孝子以君子孝也孝子之心不匱故天永錫之以其類使其子亦孝也其類如何不越乎家室之間君子之子君子之妃皆孝是為其類也如是則君子萬年天永錫以克祚之膺子子孫孫無不孝者矣其膺如何謂天被子孫以

君子之祿使之世為天子而無不孝是為永錫祚膺也如是則君子萬年其景命所集又有附屬之者矣其僕如何謂釐爾以女之有士行者使為其子孫之妃既有賢妃又生賢子孫是為景命有僕也周自大王大姜以來世有賢妃而其後遂大介爾景福莫大於此

○鳧鷖祀后稷釋賓尸也

案郊用辛祀后稷用己越日而釋則是庚也釋者祭之明日又祭所以賓尸也賓尸之禮既設尸俎陳鼎

詩序議 四上

七

觀象廬叢書

乃議侑於賓以異姓鳧鷖興尸與侑也涇直波也爾雅作徑福祿來成成昨日之福祿也福祿來為為作也作後日之福祿謂將郊也福祿來下下即降也自天降之也涇小水注大水也來宗之宗尊也既燕於宗之宗廟也福祿攸降承上章來下而言也成昨日之福祿而又以作後日之福祿是福祿來崇也壘水流峽中兩岸如門也無有後艱言必獲福於天也涇波之直遂者興來成沙水衍所為興來為渚沙之積興來下涇自高流下興來崇壘之流急而鳧鷖任其

浮沒興無有後艱鷺鳴也其沈者名鳧窳賓尸有伯其禮主於盡愛其飲極於歡燕而懼其流酒也故以鳧鷺言之鳧鷺二鳥在水不溺以與尸與伯也博古圖有鳧尊形正如鳧蓋是賓尸之尊也

○假樂美大遷也

案此詩當作六章章四句與洞酌卷阿皆美武王遷鎬之辭蓋一時所陳也一章統言君子之德宜於臣民而受天之祿也假大也大哉可樂之君子也宜善也民庶民人有位者也二章言君子有令德故天既

詩序議 四上

九

觀象圖叢書

命之爲天子又申之以百福使定都於鎬用能克昌厥後也保者保其身右者佑其行與大明篇保佑命爾同申重也千祿百福言君子之千祿有道故能獲茲百福也子孫千億言卜世卜年之久也有聲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三章言將遷告廟筮之也天子穆穆諸侯敬天子之事故宜於天子上一心克從先烈故能鬼神其依也愆亂其法忘棄其業率由舊章所謂似先公會者也四章言將遷大詢眾庶也抑抑謙

下秩秩有序所以詢也率由羣匹從民之欲故能詢謀僉同也書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

功五章言神聽民從皆天之福之既遷於鎬則有以綱紀四方而君臣胥樂也綱四方者持其大綱而四方胥受其治也君張其綱臣理其紀則清燕之福及於羣臣矣此宜民卽所以宜人也六章言君臣同欲以爲民則民永得其所而安定也百辟諸侯卿士羣臣也媚順也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所謂無敖從康者也暨息也所謂永建乃家也此宜人卽以宜民也此

詩序議 四上

字

觀象圖叢書

篇當次公劉之後

○公劉大遷陳法也

周官大史大遷國抱法以前是遷國固有前人之成法掌之大史者

案此武王將遷周召之徒陳先公之成法與其厚於民之意以規誨之也篤厚也康安也公劉之祖不窋失官而竄於戎狄之間公劉不以其地爲可居而遂安之也疆場積倉爲居者謀也餼糧橐囊爲行者備也爲居者謀思以和輯其民人爲行者備思以光大其國家於是始張弓矢揚戈成以啓行焉蓋將擇地而遷而先爲之備也于往也胥相也往相宅也既庶

既繁從之者眾也順不啡逆宜無堙鬱卽所謂無永  
歎也陟嶽降原以相之將欲久居之也陟降徒行故  
人見其帶以玉瑤爲佩而鞞琫飾刀也舟當作佩古  
文作琫文有  
闕欄因 呂祖謙曰以如是之佩服親如是之勞苦斯  
其所以爲厚於民也陟岡觀京既得可居之地也京  
師如云洛師處暫處也處處非一處也廬寄舍也旅  
羈旅也言言語皆謂眾也時是也謂京師也依安  
也國於此也踰踰濟濟與發者之容也室家未建宗  
廟先立故先行遷廟之禮也筵几爲神設也祭統云  
鋪筵設几爲依神也遷廟之禮奉神之衣服至於  
新廟奉者升君從升所謂既登也祝曰令月吉日可  
以禘於新廟所謂乃依也造召而進之也曹羣臣及  
大族也國語曰民所曹好注曹羣也既祭之後召而  
燕之也執豕于牢食之也酌之用匏飲之也君之建  
其長也宗之立宗法也周官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  
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君之處卿大  
夫以采邑使爲之君宗之立之大宗使各統其族也  
如殷民七族懷姓九宗之類呂祖謙曰古者建國立

詩序議 四上

圭

觀象廬叢書

宗其事相須楚執戎蠻子而致邑立宗以誘其遺民  
卽其事也溥廣也長袤也言土地漸闢既廣且長矣  
景測日也岡南岡也定之方中云景山與京陰陽南  
北也何氏楷曰既景乃岡者視陰陽之寒燠使種植  
各適其土宜是也流泉平地可爲溝洫者三單謂四  
兩爲卒兵車三乘大車一乘單擘同兵車所以戰也  
溝洫生閭里閭里生卒兩故觀流泉而賦法定也度  
其隰原因平地而及於高地既溥也左傳所謂井衍  
沃町原防也徹田爲糧民與民同其勞君與民同其  
富也民與民同其勞者通力合作也君與民同其富  
者視年之上下出斂法也周禮六鄉用徹法六遂徹  
而兼勸民之息耕者相助也野外徹而兼助同井助  
公田也山西曰夕陽因國中而及於山西既長也民  
居眾也荒治也館客舍也于幽斯館初遷之時也正  
絕流曰亂礪石鍛具所以成斧斤基築宮室作民居  
也有有繼至者也理密芮阮皆地名周之遷屢矣獨  
稱公劉者公劉  
之遷擇地而處與遷錫類也  
卷阿云似先公猷亦是此意  
○洫酌美大遷也

詩序議 四上

圭

觀象廬叢書



案周自公劉遷豳太王遷岐王迹肇基而未定猶行  
潦也文王受命作邑于豐武王遂克商而有天下猶  
行潦既挹於小器也今遷鎬定都猶挹於小器而注  
於大器也注茲則可爲餽餼以食人猶鎬京之大足  
以養民也可濯屢以飲酒猶鎬京爲民之所樂也濯  
溉承上二章而言溉謂凡器之可溉者既用則濯之  
猶鎬京爲民所永安也孔氏穎達曰彼器挹之而注  
於此器蓋以潦水之濁置之水器以澄之挹小器而  
用之所以轉經二器也餽同饋餼一作饌爾雅饋餼

詩序議 四上

圭

觀象廬叢書

○卷阿美大遷也

案曲陵曰阿卷曲貌來初遷而來也游歌升卷阿以  
觀遷者見人民之繁庶河山之壯麗因而樂之也矢  
陳也伴與猶泮渙游衍之意彌周也爾爾性不虧其  
性也似象也似績妣祖之似先公謂公劉也酋猷通  
似酋如云繼志述事也版當作版版章猶版圖也弗

觀皆福也純大也常久也鄭氏泉曰馮者忠諒可託  
心膂異者才猷可任股肱孝者順德則有移忠之心  
德者修己則具正物之學以之引導而不昧於所適  
以之輔翼而不怠於所行則豈弟君子得以錫極敷  
言而爲四方之則矣何氏楷曰兩璋之合則爲一圭  
君有馮翼孝德與爲一體如圭也臣能以引以翼協  
力比附如璋也如此則同心同德善皆歸君遠者聞  
其聲譽近者挹其丰采而豈弟君子得以敷政優優  
爲四方之綱矣鳳皇靈鳥雄曰鳳雌曰凰鳳皇之飛  
羣鳥從之者萬計喻王遷而民從之者眾也翹翹羽  
聲多也亦集爰止言王止於鎬京也亦傳于天民從  
王至鎬京也藹藹和羣貌維君子使營新邑也嬭順  
也順王之命順民之欲也山東曰朝陽喻鎬在豐東  
也鳳皇鳴于高岡將下集於梧桐喻王將自豐遷鎬  
也梧桐先生于朝陽喻羣臣先爲之營鎬也萋萋萋  
萋梧桐生之盛也臣盡力也離離嗜嗜鳳鳥鳴之和  
也民協服也車庶馬閑遷者眾且備也遂歌益繼王  
之聲而遂歌之猶書所謂廣載歌也此上三篇皆因

詩序議 四上

高

觀象廬叢書

王之歌而美之之辭也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胡氏一桂曰召穆天子大臣宜直致其諫而姑責同僚以使之聞之者豈非亦以監謗之故不欲嬰其鋒以陷於罪而甚吾君之惡也邪吁公之忠愛於此益可見矣

案民勞者勞於兵革重斂也中國諸夏四方四夷也史稱厲王暴虐能渠畏之去其王號則四夷之不安亦可見矣詭隨長父榮公之屬長父導王以好兵榮

詩序議 四上

註

觀象廬叢書

公導王以好利是民之寇虐也逮聚也京師王國四國即中國也國無有殘謂四國也

折中賈誼曰安民可以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故民勞者國危之漸也民何以勞有虐之者也人何以能虐民盜君之權也何以盜君權以其詭隨也心知其不可而詐隨之則無所不隨矣人君悅其隨也彼則乘其悅而盜其權以虐其民矣此固詭隨者之無良亦有縱之者也為大臣者見詭隨之人悅其圓而可共事也利其柔而不至於反噬也而不知既能詭隨必

至繾綣而無良悛悛罔極醜厲之態皆出於是乎不  
畏明而為民憂矣作慝而俾正敗且正反矣蓋一念  
不謹悅其隨而縱之以至於此也伊尹曰有言逆於  
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能如是  
則可以謹無良而近有德矣

○板刺幽王也王與小人並為戲謔也

嚴氏案曰朱氏以此詩為第責其寮友用事之人而義歸於刺王與上篇同味詩意信然

案通詩致戒之意在出話不然句天變民困皆由於

詩序議 四上

美

觀象廬叢書

此難蹶虐憤皆所謂板板也殿屎多辟皆所謂卒瘡也憲憲泄泄謔謔夸毗所謂出話不然也為猶不遠於出話見之辭輯民洽辭憚民莫厲民孔易懷德維甯所謂遠猶也出話不然由於不知敬天故以敬天之怒敬天之渝結之敬天則不敢非聖而言皆實於實如是則民安而天變亦可回矣靡聖非聖也管管所謂巧言如簧也民之不洽即天之方難不莫即天之方蹶憲憲猶軒軒矜高之意辭不輯也泄泄猶查沓訑謾之意辭不憚也孟子曰事君無義進退無禮

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爾用憂謔詞句如云  
用憂耐謔也憐疾怒也行勞足參曰夸左右側動曰  
毗言似夸毗人病足支也好謹體柔者似之威儀卒  
迷於夸毗見之殿屎呻也如醫家云後重莫我敢葵  
善人皆莫敢以遠猶來告者也立辟以不然之言道  
之也懷德誠立於己而言皆忠信無不然之言也宗  
子太子也城壞不然之言壞之也王好戲謔則讒慝  
起矣

○蕩召穆公諫厲王也

詩序 四上

卷

觀象廬叢書

范氏處義曰是詩意其作於厲王饑饉益嚴之時故  
所陳八章皆不敢斥厲王首章則假上帝之蕩蕩以  
爲言後七章則皆假文王之歎商以寓意

案蕩蕩廣遠之意下民之辟辟君也疾威上帝如云  
旻天疾威其命多辟人之邪辟亦若天命之也天生  
烝民其命匪諶所謂天難忱斯不易維王也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所謂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也命卽峻  
命不易之命天降悖德所謂其命多辟也疆禦拮克  
所謂悖德也而汝也秉用也義類善類也流言寇攘

並就民言書曰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

容將食無災國語曰厲王虐國人謗王怱然氣健貌

天不洒爾以酒靡不有初也不義從式鮮克有終也

式用也用不善人故洒於酒也如朝如塘政亂也如

沸如羹政虐也大小國大國也尙唐幾也行道也

言豈不庶幾乎由道然亦不安之甚矣與犬猜怒也

覃及鬼方卽戰國策所稱紂醢鬼侯事匪上帝不時

有初也大命以傾鮮終也老成舊臣也典型舊法也

書曰嘒其耆長舊有位人又曰吾家老遜于荒顛沛

仆也揭本根蹶起之貌殷監在夏則周監在殷也

○抑衛武公刺幽王也王失道將喪爲自警之辭以刺

之也

案幽王之惡惟飲爲甚威儀言語之失皆始於此既

荒於飲則賢才不用典型不共謨命政事車馬戎兵

無不廢弛者矣此所以皇天弗尙俾民大棘而喪亡

隨之也一章專言威儀荒飲之失九在此也二章述

周先哲王用人修己之事也得賢才以自輔則無競

人卽下文所謂朋友友君子也覺直也計謨定命命

詩序 四上

卷

觀象廬叢書

於民也遠猶辰告告於君也此承無競維人言也敬  
慎威儀維民之則承有覺德行言也三章言今之失  
也政之迷亂由德之顛覆謂敗先王之德也紹所承  
之緒也敷博也共恭同刑法也四章言天厭其德將  
至淪亡當及今改行也夙興洒掃君德修則民無淫  
車馬戎兵內有備則外無患也五章至八章言當慎  
言敬儀也頌爾人民不道以淫也天保曰民之質矣  
日用飲食侯度所以帥民者言侯度則王度可知矣  
此承上維民之章言也用戒不虞承上用戒戎作用  
邊蠻方言也無不柔嘉言與儀皆柔嘉也白圭四句  
及六章承敬爾出話言七章至八章承敬爾威儀言  
警亦報也惠順也言之順也視示同不愧屋漏敬之  
至也辟法也虹潰亂也九章至末教以聽諫也溫溫  
恭人維德之基慎言敬儀乃聽諫之本也盈滿也唐  
氏汝諤曰哲人惟不自滿故能進德今告以臧否而  
不知者非由於知識之未闕正以滿假之爲累也吳  
天孔昭明威可畏也我生靡樂當常戒懼也慘慄字  
之譌慄慄憂也舊德舊章所謂先王明刑也棘急也

詩序議

四上

完

觀象廬叢書

○桑柔芮良夫刺厲王也王用小人以至流于蕪共和  
攝政讓開猶肆焉故芮伯作此詩以刺之

案厲王貪桑長父導以好兵榮公導以好利周召芮  
伯之徒皆被讒譖不見信用厥後王流於蕪共和行  
政二公虛天位以待王而王不諒也召公舍其子以  
靖亂而王不知也故當時小人之從王俱流者猶肆  
其讒焉此詩所以作也桑柔如云柔桑甸徧也循條  
曰捋取葉曰采伐條曰剝倉兒猶槍悅垣實也憑也  
倬明而大也蘇氏轍曰桑之爲物其葉最盛然及其  
采之也一朝而盡故詩人取以爲比言周之盛也如  
柔桑之茂其陰無所不遍至於厲王肆行桑虐則王  
室忽焉凋敝如桑之既采民失其陰而受其病故君  
子憂之不絕於心悲憤填胸呼天而訴之也四牡旗  
旒言王之好兵生亂也蔑滅資咨將持也謂旄之亂  
也疑同疑定也居無所定行無所往言亂甚也無競  
莫強也厲階禍始也梗患也言厲王之秉心不過欲  
莫強於天下非欲虐民以危國也其專利監誘以爲  
禍始者誰實爲之而使至今爲患乎則不得不追咎

詩序議

四上

手

觀象廬叢書

榮夷公衛巫之屬矣念我土宇者王室亂則天下可  
憂也逢人憚怒者言民叛王奔是天怒已甚也自西  
徂東當作自東徂西西古音新與愆辰瘠爲韻靡所  
定處者京師及侯國皆亂也孔棘我圉者中國既病  
四夷交侵也考統在河東鎬京在西下文言既之陰  
女此云自東徂西豈芮伯既省王於統歸而作此詩  
也歟慮難曰謀防患曰甚况象削減也言昔者小人  
與王謀國誠使能謀能忌則雖不能弭亂亦不至如  
今之甚也我亦常告爾以恤民誨爾以用賢此二者  
所以救亂猶濯之救熱也乃竟不能善我是以至今  
而相與陷溺於禍亂也溯與朔同邇風北風也僂呢  
也肅戒懼也莽使也謂任用之也云不違辭之也好  
善也言既不能恤民而政愈暴急是以賢者皆有懼  
心使之則以力不及爲辭而甘於力田以自食不欲  
仕進也由是而民叛王奔是天降喪亂既滅我立王  
矣今又降此蠹賊而病我稼穡是喪亂之後又有飢  
饉也滅我立王朝廷無主是具賚也稼穡卒瘁野無  
人耕是卒荒也旅旂同宮蒼蒼天也喪亂如此不有

詩序議

四上

至

觀象廬叢書

共和其無周室矣惜乎其昔之不見信用也惠君順  
民好惡之君謂周召也宣布也考擇之審慎慮之周  
唯恐不順也相謂所以相王者不順榮公長父之徒  
也自以爲善而不與民同欲是以俾民卒狂以有彘  
之亂也小人自獨俾賊必譖君子進退維谷者進不  
見用退則義無所逃是以雖能宣猷慎相亦坐視其  
亂而莫如之何也思睿口聖瞻察也察言而能見其  
遠知民之口不可防也愚人指衛巫也覆狂以喜喜  
其能弭謗也夫民非不能言乃畏忌而不敢言者何  
哉以王之用衛巫也仁善曰良迪從也忍心指長父  
也顧復親信之如父母之愛子也貪亂好亂也甯胡  
也荼毒殺民以兵也西風曰大風隧孔道也風行有  
道禍亂之來亦有道好兵專利是也式用穀善也兵  
革不用內治外安是式穀也征伐不息亂生於內是  
征以中垢也貪人爲政讒害善良是敗類也王聽人  
之忠言則飾辭以對與之誦言則如醉而不知不用  
其良如此是以貪人肆行眾怒民叛反使我罹于悖  
戾也厲王悅榮夷公芮良夫諫民疾榮公而飯是必

詩序議

四上

至

觀象廬叢書

以良夫爲導民叛也故曰覆俾我悖作作此詩也飛  
蟲七獲喻己所陳亂所由生其言亦有中也陰陰同  
覆也但我既往告女以亂由而芘蔭女女反謂我來  
恐動也則終莫如之何矣民之所以貪亂罔極者專  
由爾涼德之人不忠於王而善背王所以爲民不利  
之事如恐不勝以至於亂也然則民之回適是由爾  
之相競用力而然也民之貪亂未定由賊民帥以爲  
寇而叛王爾小人亦謂其不可矣已反善背於王善  
詈君子是始終皆不忠於王不毅於朋友也爾雖詈  
我而以我爲非然我既作爾歌以著其罪矣爾庶其  
知所以改行乎

詩序議 四上

聖

觀象虛叢書

黎民如云匹夫匹婦羣黎如云羣匹也羣匹見於文假樂  
从秦省从利本割秦之稱緣事假名故有匹義矣雞  
乘匹無時亦名爲匹見曲禮孟子  
述間訓中爲得訓垢爲詬詬恥辱也言不順之人行  
不順之事以得恥辱故曰征以中垢案秦策云是秦  
之計中高誘注中得也今北人猶謂不得爲不中  
○雲漢仍叔美宣王憂旱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  
亂之志遇裁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故仍叔美其  
憂百姓也

詩序議 四上

語

觀象虛叢書

經義述聞古人名民曰黔首猶漢名奴曰蒼頭使省  
公頭字而但謂之蒼其可通乎然則以民首黎黑而  
但謂之黎謬誤何以異是且如其說亦必先有黎首  
之號而後可省其文曰黎徧考三代兩漢之書無有  
謂民爲黎首者更以文義求之堯典曰黎民於變時  
雍天保曰羣黎百姓若訓爲黑民於變羣黑百姓則  
不辭實甚案述聞所駁甚當蓋黎者匹也室家之謂

案雲漢昭回言宣王望雨也王曰已下皆述王仰詆  
於天之辭爾雅釋詁摧至也至是一坐再至之至即  
隕折義言先祖方隕折我不可不畏也

折中散無友紀友當作有言散倉廩以賑濟其數無有紀  
極也周救能耐也止語詞里同理

○崧高尹吉甫贈申伯也

折中嶽周禮所謂嶽山雍州之鎮也甫仲山甫也何氏措  
曰言申伯與仲山甫德位相同所以重申伯也申本  
侯爵而言伯者命爲方伯也寢廟既成召公既竣事

告王也王錫申伯將道之也

集傳禮強勉之貌續繼也使之繼其先世之事也

登成也世執其功言使申伯後世常守其功也庸城

也言因謝邑之人而為國也私人家人遷使就國也

漢明帝送侯印與東平王蒼諸子而以手詔賜其國

中傅蓋古制如此似始作也介圭諸侯之封圭也近

辭也郟在岐周之東時王在岐周故餞於郟也言信

適誠歸以見王之數留疑於行之不果故也時積糗

糧過速也召伯之營謝也則已斂其稅賦積其餼糧

使廬市有止宿之委積故能使申伯無留行也申伯

既入於謝周人皆以為喜而相謂曰汝今有良翰矣

元長憲法也言文武之士皆以申伯為法也

孔氏穎達曰案中車金路鈎樊纓九就同姓以封申

伯異姓而得此賜者以其命為侯伯故得車如上公

曹氏粹中曰祭統曰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於

大廟示不敢專也郟近岐周先王之廟在岐申伯之

受封則册命於先王之廟故王在岐而飲餞於郟也

江漢言召虎之封亦曰於周受命於此可見矣郟氏

詩序疏 四上

圭

觀象廬叢書

泉曰周邦就京師之人言咸喜周人自相謂也戎有  
良翰此正應維周之翰意

案崧崇通徹土田者周制唯六鄉用徹法郊遂及野

則否此新建國故為立鄉也據書三郊三遂周官大

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申侯爵則是三鄉也傅

申伯之傅御諸臣也介如賓介之介介間也凡天子

之鎮圭所以朝日諸侯之命圭所以朝覲宗遇會同

於王者皆謂之介圭王舅甫侯也申伯蓋甫國公子

仕於王朝至是始封者此章往近王舅指甫侯下王

之元舅乃謂申伯也以春秋地理考之申為今信陽

州無疑不在南陽也往近王舅近如字舊訓為郟今

扶風縣在美水之西美水本名睂水出縣北山南流

入雍象睂也漢郟縣在西南今縣亦在渭南俱非周時之郟番番猶幡幡

○烝民尹吉甫風宣王也

折中烝民皆好懿德况天監有周生仲山甫其德更懿於

常人而天子之好之亦必有異矣若順也言天子好

之使之布令於四方也式是百辟位冢宰正百官也

發起而應之也書曰唯動衮職有關惟仲山甫補之

詩序疏 四上

圭

觀象廬叢書

則宜朝夕納誨而不可出於外也明矣每懷靡及仲山甫之忠也不敢不盡心也城彼東方無大故而出重臣於外也式遘其歸不欲其久居於外也穆如清風山甫之所以當過歸者其故不能盡言也永懷者戀君之懷也慰其心者懿德之好原有同然但使不懈其柔嘉之則曲盡其補袞之才則懿德彌邵而王自好之不必以徂齊介意也 宣王初年吉甫伐玁狁南仲城朔方方拔伐荆蠻召虎伐淮徐兼城謝赫然勵精突後怠於政而勤遠略城彼東方非事也觀其欲立魯戲也仲山甫諫之而王不聽也及其料民大原也仲山甫又諫之而又不聽也一旦輟其補袞之職而使之徂齊吉甫能不惓惓哉袞職有闕式過其歸情見乎詞矣至其物則秉彝指性命之實古訓威儀兼知行之要剛柔不偏得克治之道德輔克舉盡釋執之功其於學問醕乎其醕山甫固深遠矣吉甫之善言德行抑豈可及哉張氏所望曰人臣事君事無大小皆不敢以忽心處之固也然山甫一身所係甚重不可一日不在朝廷之上者當時城齊之役

詩序議 四上

圭

觀象廬叢書

未詳其事或者當用大臣董治之亦未可曉然一日遠行不得朝夕納誨願瞻君側繫心不忘能無未長之懷乎故山甫之城齊而有懷愛君之心也吉甫作誦以慰山甫亦以諷王也夫漢臣尙有辭淮陽願出入禁闕者山甫豈無是心過歸之語其旨深矣 案晉語陽有夏商之嗣典樊仲之官守焉此樊仲非仲山甫也周語稱樊仲山父樊穆仲係仲山父於樊明其爲樊族也然則仲山甫乃樊仲之子弟仕王朝食采於仲山耳樊在東周畿內仲山在西周畿內別詳羣經釋地愛莫助之亦人言也曰補闕則愛而能助矣

詩序議 四上

圭

觀象廬叢書

○韓奕韓侯受命爲伯也

集傳梁山韓之鎮也今在同州韓城縣燕師城韓如春秋諸侯城邢城楚丘之類也呂氏祖謙曰春秋之時城邢城楚邱城緣陵城杞之類皆合諸侯爲之霸令尙如此則周之盛時命燕城韓固常政也

折中韓侯受命命爲方伯也韓侯之祖考有曾爲方伯者故命繼之也不庭方者不來庭之國也以先祖受命



者韓侯之先祖曾受命為伯以撫百蠻也王錫韓侯以追貊使統受北方之國因以繼其先祖而為伯所以續戎祖考幹不庭方也

案左傳邠晉應韓武之穆也春秋之初晉滅韓曲沃莊伯之弟萬以為采邑後為韓氏又僖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成五年梁山崩塞河三日不流爾雅梁山晉望也皆在今韓城之證倬大也淑旂綏章縮菽水曰淑旂有弧獨行則揭動如縮淑用力故曰淑旂綏垂也如武也綏旌之綏綏章別乎鳥獸之章而言旂終不屬於杠也若夏采所謂綏即旌旌之類據襍記諸侯大夫士皆有綏則綏非旂上之物述聞謂不得合以為一信然第以所畫之章為綏然有文則綏字仍無根著蓋荀子所謂綏綏即指旌旌歲裝非文章之通稱也又諸侯之旂龍章無日月亦須省及鄭氏康成曰玄衮赤鳥上公之制韓侯受命作伯故錫服如上公也孔氏穎達曰案巾車玉路錫樊纓金路鈎樊纓注云金路無錫有鈎此言鈎膺必金路矣而得有鏤錫者蓋特賜之厄大蟲如指似蠶金尾者

詩序議 四上

觀象廬叢書

以金接轡之端如尾蟲然也毛傳蒲蒲弱也說文云蒲水艸也弱蒲子也周官醴人鄭注深蒲蒲生水也子案蒲弱言深以別乎昌本之露節者也深測也探也說文別有深字云蒲弱之類此亦強為分別其實蒲未有單言深者不然周禮止云深蒞可矣何必係深於蒲邪燕師所完亦穆公營之塘城也壑陞也籍畎形如籍也

○江漢平淮錫功也

折中淮夷之為患久矣成王初立同三監以叛其後又同奄以叛伯禽就封又同徐戎以叛宣王中興初命吉甫伐玁狁繼命方叔伐蠻荆南北既定矣乃命召虎伐淮南又命皇父伐淮北蓋用力于淮夷為多也江漢二水名並舉之者漢至夏口合于江也征淮夷而言江漢者是時蠻荆已服江漢道通故徵南國之師使順流而下繞出淮夷之後以絕其去路也求責也聲其罪而責之也鋪陳也方叔之伐蠻荆也亦曰陳師鞠旅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揚天威以臨之懼而服焉斯已矣四方淮夷之四旁也淮夷既平又經營

詩序議 四上

觀象廬叢書

其四旁之國使皆向化而後可告成功也書曰淮海  
惟揚州自淮至于南海中界大江凡徐揚之域皆江  
漢之許也人繁而地廣故王命召虎乘此兵威以次  
開闢所闢疆土皆行微法無重斂以病民無苛急以  
滋擾平其地令來取中於王國所以除四方之繫而  
柔新服之民也旬徇同文人謂文王書曰追孝於前  
文人是也周岐周也 朱氏道行曰山川土田受之  
先王傳之後世豈得輕假故必告之文人俾從召祖  
受命周廟示不敢私以重典也朱氏公遷曰四章以  
行其賞皆述策命之詞而以祝頌之語結之也劉氏  
瑾曰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述穆公受册書而祝謝其  
君之詞也虎拜稽首天子萬壽述穆公銘祖廟器而  
祝君之詞也集傳古器物銘云邦拜稽首敢對揚天  
子休命用作朕皇考龔伯尊敦邢其眉壽萬年無疆  
語正相類但彼自祝其壽而此祝君壽耳既美其君  
之令聞而進之以不已勸其君以文德而不欲其極  
意於武功古人愛君之心於此可見矣

詩序議 四上

聖

觀象廬叢書

毛傳浮浮眾彊貌滔滔廣大貌鄭箋江漢之水合而  
東流浮浮然宣王於是水上命將率造士眾使循流  
而下滔滔然經義述聞云經文當作江漢滔滔武夫  
浮浮傳當以滔滔廣大貌屬上句浮浮眾彊貌屬下  
句箋亦當作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滔滔然宣王於是  
水上命將士循流而下浮浮然文義方協小雅四月  
篇滔滔江漢傳曰滔滔大水貌與此傳廣大貌同齊  
風載驅篇行人儻儻傳曰儻儻眾貌鄭風清人篇駟  
介庶庶傳曰庶庶武貌與此傳眾彊貌同儻同行勺  
古包字通  
字寫經者浮浮滔滔四字上下互倒後人不察又改  
傳箋以從之於是眾彊之貌屬之江漢廣大之貌屬  
之武夫矣風俗通山澤篇引此詩作江漢陶陶與  
滔古音同若非經文本作江漢滔滔何以應劭引作  
陶陶此亦其明證也案毛詩作江漢滔滔武夫浮浮  
此無可疑者今定本或從三家詩改之義實較長於  
毛蓋浮同泡水上渾也浮浮猶湯湯也滔滔舟在急  
流逝而不返也亦與洸洸爲大波同意旬通徇警蠻  
夷之不順者也宣宣天子之德也

詩序議 四上

聖

觀象廬叢書

詩經卷之四

○常武平徐振旅也

折中此美宣王平徐因以為戒也徐為伯益之後而淪於  
 東夷一叛于三監流言之時再叛於伯禽就封之日  
 穆王失馭遂爾僭號益負固之方惟徐為強也宣王  
 中興獫狁西戎既略平矣乃伐蠻荆以通江漢由江  
 漢以伐淮夷然後循淮浦以伐徐其經營非一日矣  
 北伐南征王未親行平徐之役天子親履行開敦鋪  
 執虜而後定是徐人敢戰也雖王師幸勝而王靈亦  
 稍褻矣故六月采芑江漢皆不叙戰功此獨詳言其  
 師武臣力之狀而歸之於王猶允塞終之以王曰旋  
 歸詩人之意蓋望其敷文德以柔遠而不欲以智力  
 角勝也其後宣王以黷武之故至敗績於姜戎而料  
 民於大原然則常武之詩人其先見之矣  
 案赫赫威也明明也以前將之事言也以卿士為  
 大將實維與南仲同太祖者太師皇父其人王則親  
 帥虎士為之節制也蓋皇父尹氏其先南氏所分也  
 不用南仲將者仲素有聲威徐人必先備之故將皇  
 父而王督之而仲實司其謀南宮仲鼎銘云唯王命

詩序疏 四上

聖

觀象廬叢書

南宮伐反虎方之年王命仲先相南國貫行勢其未

云仲呼歸生對揚刊王勢刊寶彝是將者皇父而功

仍歸於仲也詩於首章一稱南仲後皆述天子之功

立言之體應爾也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所謂赫赫也

既敬既戒惠此南國所謂明明也尹氏即皇父也程

國之伯字休父楚語云重黎氏世叙天地其在周程

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謂

尹氏命程伯者遣別將出奇兵也左右東西也王師

東出程伯潛師循淮浦出徐戎之後故曰左右陳行

戒者潛師疾走也浦水入湖處也省覬也行不留居

不處疾出徐戎之後俾三事得早就其惠此南國之

緒也三事三公也赫赫盛威業業謹懼嚴威重也王

舒保作三句承業業言舒徐保安重也作行也舒則

匪紹保作則匪遊紹糾緊紹是續繩牽纜之遊遊遊

也釋駢絡釋駢動以拒王師也震驚三句承赫赫言

下章所陳是震驚徐方之事也徐方震驚則皆悚息

而莫之敢抗矣兵法曰始如處女終如脫兔奮武進

戰徐戎莫禦而南竄則率淮浦之兵已厚集其陳于

詩序疏 四上

聖

觀象廬叢書

淮濱之上因而執其醜虜至是徐八始知截彼淮浦者乃是王師之所也濱淮水形象鳥奔也截截其後也如飛如翰奇兵疾行正兵徐進也如江如漢二水自左右來會也如山之苞正兵眾盛不可撼也如川之流奇兵潛至不可知也繇繇相續循淮浦而陳之其多寡不可測也翼翼其整紀律嚴明不可克也濯滌也滌徐方之汙染而維新之所謂正其不正也猶謀允信塞實也還歸班師而歸也

○瞻卬刺幽王也

許序議 同上

聖

觀象虛叢書

折中幽王之亂生於婦寺人所知也而聖人有所取於瞻卬者以其知救亂之道也世之治亂天實主之天心一回靡亂不治回天之道在於法祖法祖之道無他改其忝祖者而已矣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今皆反之所謂忝也但能改過取其忝爾祖者而無之去號石父之讒遠褒姒之色賤皇父之好貨而貴周召二公之德則往不可諫來猶可追式救爾後無難也書曰惟狂克念作聖豈虛語哉

案懿厥哲婦懿美也王懿之也匪教二句當屬下章言婦人之禍兼及寺人者蓋二者常相倚為奸不可不並以為戒也極究極也言婦寺以言窮人其心恃害忒變或譖於始而不驗於終王豈真不知而究之但以為是何足為慝而已是以長舌愈肆遂至敢與朝廷之事也六閭也近也狄戎也同近之戎謂褒姒

許序議 同上

聖

觀象虛叢書

黃氏佐曰案鄭語云幽王九年王室始騷此詩蓋九年以後所作也亂已至此猶欲遷善改過以圖福是則詩人之忠厚也

○召旻刺幽王也王用小人以致饑饉侵削也

折中篤厚痼病卒盡也居國中也罔邊陲也共與供同潰潰昏亂也回透邪僻也何氏楷曰兢兢業業者即末章召公之流所謂不尙有舊者也潰茂遂茂也昔之時亦有受祿而富者不如今時之謬也今之時亦有

失位而疾者不如茲人之甚也替廢也兄同貺謂嘉  
與之使得接引其黨類也先王謂宣王也受命謂中  
興也召公謂召虎也王命召虎式闢四方于疆于理  
至于南海所謂日闢國百里也至于幽王四夷交侵  
諸侯內叛所謂日蹙國百里也

案臯臯號呼訛訛毀也歲旱艸枯喻庶民棲苴喻  
小人也棲同妻即茲龍須艸也可爲席爾雅蓐謂之  
茲史記武王入商康叔封布茲公芊傅屬負茲是也  
苴今芭蕉說文云履藉禮記云苞苴是也茲席細而  
有文故巷伯云萋兮萋兮皆可藉物故有客云  
有萋有且也萋水艸苴多蔭皆歲旱不枯故以喻小  
人之因亂世而得志也疏糲稗并喻小人也池水  
自外來池竭喻民困也類濱同池竭自類喻民困由  
王澤不下施也泉水自中出泉竭喻國困也泉竭自  
中喻國困由王用小人也不云自類不云自中所謂  
不知其玷也溥斯害矣國與民俱困也弘亦大也謂  
害之大也不裁我躬憂之也

周頌

頌詩有舞故謂之頌頌古宏貌字 商宋為王者之後得用先代禮樂魯以周公故成王賜之天子之禮樂故皆有頌詩

○清廟宗祀文王升歌也

案此詩本周公相武王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初獻之後升歌之樂厥後凡祭與養老皆用之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

音戶讀 四下

觀象廬叢書

復見文王焉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

三歎有遺音者矣祭統曰聲莫重于升歌清明絜也

清廟即明堂也對越在天對越上帝也駿奔走在廟

奔走文王也楊氏慎曰詩中丕字多作不丕古音

同不顯不承即書云不顯丕承也若此則美文王之

德兼及武王之克承與無射句語意尤合

○維天之命奏象舞也文王之德象天也

案此象舞之始也本武王宗祀文王於明堂之舞樂

後凡大嘗禘升歌之後堂下亦皆管此詩舞則用大

武焉天之命者命乎天心者也一也不貳也一故不

已不已亦一也不顯丕顯誠則明也純絲之無類者

德純一也子思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

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

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此言文王德與天同宜配上

帝也假胡通溢益字之譌古損益及水溢字並作益

也收受也曾孫外事之稱也篤厚也以篤周祜之篤

言天果胡以益我乎我庶其克受之乎蓋天命不已

即天之駿惠我文王者天錫極于文王而文法之我

詩序議 四下

觀象廬叢書

亦惟法文之德以法天純而巳愈篤厚之而不忘

而已

○維清奏象舞也

案此象舞之亂也維清句清即清廟之清緝熙文王

之與言文王之德久而常新也與緝熙敬止俾緝熙

于純嘏語意相類典讀如真大宗伯以禮祀祀昊天

上帝肇禋始祀有成禮終也生民篇之肇祀乃謂后稷歸農天子始為盛以

祀天禋祥也典禮為韻清成禋為韻

○烈文騫夏也

案篤夏戒封靡也本武王克商諸侯助祭於王所奏  
因爲公出入之樂儀禮大射儀公入鷙是也烈功烈  
文文章也錫茲祉福助祭而使我獲福也神錫之實  
辟公助成之是辟公惠我也辟公既與我共定天下  
又助我獲福是惠我無疆也無疆者福及子孫也我  
之子孫之保之尤願辟公之保之無封大靡侈于爾  
邦則王其嘉尚之矣辟公不封靡辟公之子孫亦念  
茲戎功而不封靡則繼序之後王其益尊大之矣莫  
強於人能用人則四方其訓之莫顯于德能務德則

詩序議 四下

三

觀象虛叢書

○天作王夏也

案王夏明繼述也本武王始祀先王入廟所奏因爲  
王出入之樂戒子孫無墜前業也高山岐山也大王  
荒之彼作矣句言大王始荒彼天作之高山也文王  
康之彼岨矣句言文王復康彼未平之險阻也岐有  
夷之行既荒既康也子孫保之唯太王文王之功

○昊天有成命肆夏也

案肆夏示易以敬也本成王始祀文武迎尸所奏因  
爲尸出入之樂而大射燕禮亦用爲行步之節焉成  
命有天下之命也二后文武也成王如書言甯王謂  
武王也天之成命至武而成之故稱成王書言武成  
下武言成王之孚是也天有成命而武猶基之所謂  
不敢康也宥不肆密靜專也緝熙其性單心於事此  
所以能靖天下成其王業也肆其靖之所謂壹戎衣  
天下大定也

○我將昭夏也

昭者滌也一名樊週謂爲之  
樊纓及設楅衡以過之也

詩序議 四下

四

觀象虛叢書

案昭夏本武王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迎牲所  
奏後因爲牲出入之樂將奉也享獻也羊實柴之羊  
也周禮羊人凡積供其羊牲是也先柴而後獻故羊  
先于牛也右饌右也神位西而向東故在饌右也張  
子曰維天其右之不必饗之儀式刑皆法也日靖四  
方維天之右之也伊嘏句文王之尸嘏之也文王既  
右饗之嘏辭也帝無尸文王有尸所以別事天神與  
人鬼也位皆右所以配之也雖詩言既右烈考亦右  
文母是已法文王所以畏天威也畏天威所以法文

王也

集傳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于帝而人成形于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陳氏曰古者祭天于圜丘埽地而用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于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

詩序議 四下

五

觀象廬叢書

漢氏一之曰文王之祀既不敢同后稷於郊又無屈天神於宗廟之理故特尊其祀于明堂也斯其為曲盡矣

彭山季氏云將者奉羊以共柴享者獻牛以共祀案正義據郊特牲帝牛不吉以為稷牛明配者與天異饌謂天用特牛配者用太牢又引羊人饗積共羊牲

注云積積柴祭天謂祭司中司命乃有羊辨析已審末學更無容置喙

○時邁納夏也

納夏一名渠同臬古主字言為臣于周

案納夏納賓也本武王克商諸侯始朝受命于周納賓所奏後因為四方賓至天子饗元侯之樂左傳金奏肆夏之三謂肆夏昭夏納夏也曰三夏天子所以饗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謂納夏也時邁其邦邁遷也如云帝遷明德也子之使君天下也右尊序次如云天之歷數在爾躬此言天命有周也薄言震之誅

詩序議 四下

六

觀象廬叢書

無道討不臣也莫不震疊諸侯服從也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既克殷歸祭百神嶽瀆也允王諸侯歸往也維后百神享之也此言周既受命也明昭有周如云昭我周王式序在位諸侯來朝也書云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偃武修文也懿德文德肆陳夏中夏也

九夏篇次唯王夏昭夏納夏與周禮合餘皆失其

集傳春秋傳曰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而外傳又以為周文公之頌則此詩乃武王之世周公所



作也外傳又曰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以饗元侯也  
韋昭注云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即  
周禮九夏之三也

○執競族夏也

案族夏族人燕所奏也本成王祭武王畢燕族人之  
樂首言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  
下莫得而競由其德丕顯所以能成此安天下之功  
也次言上帝既命武王所以自彼商郊成此康功遂  
奄有四方也次言我之祀武王者斤斤明察禮極其  
備鍾鼓磬筦樂極其和所以降福孔多也次言神之  
降福既大而諸父兄弟之與燕者始終皆無失禮所  
以既醉既飽而福祿來反於我也反復也所謂以稌  
後祿也于祭簡簡于燕來反所謂稷稷也

○思文后稷配天也

案此郊祀后稷以配天之樂歌也思語辭文文德也  
立同粒極中也言民所取中也陳常錫極之大者也  
李氏公凱曰富而後教此所以禪天地不及之功而  
其能與天一歟段氏昌武曰詩言來牟者二益麥者

詩序議 四下

七

觀象廬叢書

五穀成熟之最先一歲豐稔之占又正闕乏之時故  
養民者以此為善也

許慎說文來字注云周所受瑞麥來麩也一麥二麥  
象其芒刺之形天所來也案古人作書必有是物而  
後有是名此來字既見於大禹謨益稷而萊從來得  
聲見于禹貢釐古文作萊從來得聲見於堯典是堯  
舜時已有此穀已有此字可知但嘉禾同於艸木稷  
始教民種菽耳則來非周所受瑞麥亦非天所來也  
來牟之貽乃粒我烝  
民之大者故特言之

詩序議 四下

八

觀象廬叢書

○臣工耕藉也

折中王率羣臣躬耕帝藉祭於先農而受釐耕藉事竣乃  
勅保介使勸農也國語曰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  
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於藉命  
農大夫咸戒農用王即齋宮三日及期鬱人薦鬯犧  
人薦醴王裸鬯饗禮乃行及藉王耕一墾班三之庶  
人終于千畝此則王釐鬯成之大略也又曰陽氣俱  
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厥其滿皆穀乃不殖稷則遍  
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

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此則來咨來茹之大略也  
案臣工羣臣百官也釐福成終也咨問茹度勅保介  
也莫春周正建寅之月也古謂閒民無常職轉移執  
事為保亦曰介篆文保从入从呆說衣就功唯著腰  
唯如兒在祿也保任義本此介从介象人著腰帷之  
形介助介甲介蟲介特義本此此農大夫而謂之保  
介以耕精當助天子也呂氏月令天子親載耒耜措  
之於參保介之御閒是也

○噫嘻既卜郊戒農官也

詩序議 四下

九

觀象廬叢書

折中郊有二有日至之郊有所穀之郊日至不卜孟春祈  
穀則卜之禮記曰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于禰宮尊  
祖親考之義也春秋襄公七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  
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  
農事也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郊宜其不  
從也此詩言成王昭格者作龜於禰宮也郊而遂耕  
故於廟中戒農官焉勸農重穀之意也  
案成王謂武王也昭明假格通昭假成王作龜也爾  
語辭既昭格爾既從也為祈穀而卜郊故農官與焉

郊特牲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則戒農官亦當  
在澤也發忝艸也秋官雍氏春始生而萌之載芟云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是也私者六鄉之地田不井授  
溝洫之內皆私田也終三十里徧六鄉也一閭謂之  
一里萬夫之地方二十里自王城距四郊言則六鄉  
之地四面皆三十里也亦者繼事之辭服事也二人  
為耦周制二家五人通力而耕則家二人萬夫之地  
則萬耦也

○振鷺大蜡飲酒于辟廡也

詩序議 四下

十

觀象廬叢書

案周官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  
於序以正齒位由是推之則天子諸侯蜡祭亦當有  
飲酒養老之禮所以息老物也辟廡之制左射右學  
澤在門南壁內射即所謂東序也鷺水鳥色白序在  
東故謂學為西雝振鷺于飛于彼西雝與蜡賓自大  
學中來也三老五更必以師保為之也屢止至東序  
也亦有斯容蜡祭及飲皆皮弁素服賓亦當如主人  
服也彼容此主人也禮記容出以振羽以雍敬  
似即以此詩為戒夏疑  
○豐年天子大蜡也

何氏楷曰言隨事賴豐年之利用則隨處徵神惠之善存是宜索祭而報饗之也

折中郊特牲云年不順成八蜡不通是蜡祭惟豐年乃有之也天子之大蜡八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孟春之郊所以祈穀孟冬之蜡報之也列國各有蜡周禮云國祭蜡則吹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謂歲功既成養老勞農而休息之也治民之道曰富曰教富莫要於勤農教莫先於行禮觀此詩所詠年穀順成蓋藏謹裕奉親享祖百禮皆興亦可以得富而教之大略矣

詩序議 四下

十二

觀象廬叢書

國語觀射父曰日月會于龍虺土氣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備舍羣神類行國於是乎烝嘗家於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奉其犧牲敬其齊盛潔其蕪除煩其采服禮其酒醴帥其子姓從其時享虔其宗祀道其順辭以昭祀其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於是乎彌其百苛矜其讒慝合其嘉好結其親暱億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烝畀祖妣以洽百禮其是之謂與

案郊特牲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此詩言黍稷之多百禮之洽皆先嗇所降之福故我亦當備物以報饗之也

○有嗇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折中鄭氏康成曰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是也言周庭者開國之初樂工多先代之遺故言有商之瞽今在周庭也歷叙樂器昭新制之明堂位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又曰夏后氏之龍箏虞殷之崇牙周之壁翬壁翬則樹羽也肅雝和鳴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也先祖是聽客觀厥成神人以和也書曰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此詩有焉

詩序議 四下

十二

觀象廬叢書

孔氏穎達曰釋樂云大鼓謂之鼗小者謂之應是應為小鼓也大射禮應鞀在建鼓東則為應和建鼓應鞀共文故知應小鞀也

案田當作申音貫朔聲也字一作棟周官大師職云

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棟棟卽申也

字从東申聲

○潛季冬薦魚也

折中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白虎通云天子不親取魚薦廟乃親行是也天子親

行必有其地有其時有其制春秋隱公五年公觀魚

于棠傳曰書觀非事也書于棠非地也魯語宣公夏

濫于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魚方別孕不教魚

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言不時也此詩言漆沮明得

地也漆沮之從天子之所取馱於此取魚亦於此也

是不傷稼而害物也是君舉有常而納民於軌物也

言潛明得時也冬月水寒故魚性定而深潛是水蟲

詩序講 四下

卷

觀象廬叢書

成也是取時物以薦新昭誠孝也言多魚明有制也

是數罟不入而水族蕃滋也是物產盛而民得養也

順天之時因地之利行王之制蕃庶物養民人而後

致敬於神介以景福職是故也豈徒曰神嗜飲食已

哉

集傳潛慘也蓋積柴養魚使得隱藏避寒因以薄圍

取之也孔氏穎達曰釋器云慘謂之泔李巡曰今以

木投水中養魚曰泔孫炎曰積柴養魚曰慘泔潛古

今字魯語里革云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

講鼠罟取名魚而嘗之寢廟言大寒降與此季冬同

其言土蟄發則孟春也多魚魚名鱣也

○誰齊夏也

案齊夏王后助祭所奏本武王祭文王之徹歌也齊

疾敬也采蘋曰有齊季女王后助祭奏齊夏奏此詩

以徹也論語以雍徹是此詩為徹樂也周禮王后薦

豆邊徹內宗薦加豆邊及以樂徹則佐傳豆邊外宗

佐王后薦玉豆眠豆邊及以樂徹亦如之楚茨諸宰

君婦廢徹不遲是徹為后夫人之事也徹以疾為敬

詩序講 四下

古

觀象廬叢書

故樂師教樂儀趨以采齊謂以采蘋及此詩為趨步

之節也內宗云以樂徹樂師云帥學士而歌徹謂樂

歌此詩為徹之節也曰誰誰肅肅是王后助祭入廟

之敬曰於薦廣牡相于肆祀是朝事饋食薦腥薦熟

后薦豆邊及酌齊亞獻之禮假格同皇考文王也綏

安也為我孝子而安也文王之德宣哲則盡人道交

武則備君德故能安人以及於天而克昌厥後言我

之祀文王所以得備外內之官者皆文王之德也綏

我眉壽遐我也介以繁祉后助祭克敬助我以多福

也烈考猶皇考也文母大妣也右者朝事於堂饋食於室神坐皆東向尊也少牢祝辭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亦有文母是王后助祭以類而及之辭也噫嘻不諱發此篇不諱昌益以諱事神是周公成政制禮以後之事也

○載見章夏也

案章夏告廟命諸侯也本成王時諸侯繼立來受命天子告廟所奏章以曰求厥章之語名之也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是也載始也初立來朝也求厥章請命也龍旂三句所謂章也休有烈光率見昭考至武王廟而命之也以孝以享以介眉壽告廟必祭也永言保之思皇多祜戒勸之也永長言念皇大也既受多祜益思有以大之也烈功文德指其先公也綏以多福緝熙純嘏歸而舍奠也記曰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于大廟示不敢專也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南南面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此其義也

○有客臧夏也

詩序議 四下

五

觀象廬叢書

案臧夏客醉而出所奏也本成王時微子助祭出廟樂以送之因為凡送賓之樂左傳曰宋先代之後也于周為客書曰作賓王家亦白其馬修其禮物仍殷之舊冠裳及馬皆白也羹且見召旻所以藉庭實者敦追同雕也敦琢所謂束帛加璧也旅陳也記曰庭實旅百又曰旅幣無方有客宿宿再宿也有客信信四宿也信宿繫馬客事畢則將歸故茲送之而預道其懇勤之意願其久留於此也薄言追之客若公則當復還之愛之無已也左右綏之所以安而留之者無方也淫大也統承先王用天子禮樂所謂淫威也夷亦大也禮器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邊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眾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臧夏而送之益重禮也周禮九夏其可徵者五餘皆杜子春之說今以詩攷之篇次雖頗錯亂九夏尚全其說益有所傳云

○武奏大武也

詩序議 四下

六

觀象廬叢書

案此大武之始也春秋傳以爲大武之首章賁三章  
 桓六章樂記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  
 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  
 復綴以崇天子是大武之樂凡六章也始而北出由  
 南上之綴進而至第二舞位也其節以武爲節所云  
 總干山立武王之事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備戒  
 以久病不得眾者其始也祭統謂武宿夜也備戒先  
 鼓以警戒也咏歎淫泆恐不逮事分夾而進事蚤濟  
 者其北出也咏歎咏歎此詩也進三步以見方也此  
 武之一成也再成而滅商由第二舞位遂舞至北上  
 之位也再始以著往也其節以酌爲節所云夾振駟  
 伐盛威中國發揚蹈厲及時事者象滅商也純熙大  
 介也三成而南由北上之位反至第二舞位也其節  
 以賚爲節南象克商而歸我祖求定歸而述其伐商  
 之意時周之命則賚有功也四成五成位皆不易四  
 成以般爲節陟山裒對是疆理南國分封諸侯之事  
 也五成其詩不傳其舞則分而左右皆坐無軒軒其  
 於樂章爲亂所謂武亂皆坐周召之治致右憲左非

詩序議 四下

七

觀象廬叢書

武坐也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復亂以飭歸也其節以  
 桓爲節於昭于天皇以闕之所以崇天子也皇大也  
 君也遏止劉殺耆底也言武王無競之功實由文德  
 之文王闕之於先武王受而嗣之於後是以其勝殷  
 也期於除殘去殺以底文王之功而已蓋武烈仍本  
 於文謨也

○閔予小子成王虞也

案士虞記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天子七月諸侯五  
 月遂卒哭將旦而耐則薦卒辭曰哀子某來日某陟  
 耐爾于爾皇祖某甫尙饗注卒辭卒哭之祝辭此詩  
 稱閔予小子則哀子之謂也遭家不造如云昊天不  
 弔嬛嬛在疚居憂也皇考武王皇祖王季也武王終  
 世克孝念茲皇祖常若陟降于庭則陟耐于皇祖所  
 以順武王之孝心也維予小子夙夜敬止將旦而耐  
 也耐辭曰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  
 其身不甯用尹祭嘉薦普淖普薦溲酒適爾皇祖某  
 甫以陟耐爾孫某甫尙饗夙夜敬止則夙興夜處不  
 惰其身之謂也皇王武王繼序猶嗣服也思不忘不

詩序議 四下

六

觀象廬叢書

忘其孝也

劉氏瑾曰楚詞大招曰三公穆穆登降堂只其言二  
公登降堂止猶此言皇祖陟降庭其言只為語已詞  
正猶此止也

○訪落成王免喪而致新主于廟也

案此與商頌殷武並免喪而致新主之作祥而廓然  
故殷武之辭易遭家多難故訪落之辭悲訪問落始  
也言子慎謀而始祀武王者蓋將率時昭考之道以  
嗣厥緒也悠遠也未有艾子之責方大也書曰遺大

詩序議 四下

十九 觀象廬叢書

投艱于朕身將勉也就進也繼猶如云嗣德也判渙

三監之亂也武王既喪羣叔流言周公忝位二年罪  
人斯得則成王免喪時三監當已叛也嗣服之初國  
家多難維予小子實有未堪所願皇考之神上下於  
茲新廟並陟降於厥家安矣皇考庶有以保予之身  
使不罹於危難明予之身使不至於昏愚也紹續也  
紹庭如云新廟也言武王於是新廟或上或下又時  
陟降於厥家我必思所以安之庶能保明其身也休  
安也新廟為皇考所安也

○敬之成王視學也

案周官師氏掌以嫩詔王保氏掌諫王惡學記曰凡  
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  
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  
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  
面所以尊師也此詩先述師保戒之之詞後則自言  
其不敢不勉之意也土事也就將見前篇緝熙于光  
明緝熙其敬也仔負也肩任也佛以肱彌之也佛時  
仔肩示我顯德行無以我不聰敬而棄我也

詩序議 四下

字 觀象廬叢書

○小恙成王克殷告廟也

案懲有所傷而知戒也恙謹也子與也并蜂蜾蠃莊  
子奔蜂不能化霍蠋是也爾雅粵斧掣曳言并蜂聲  
似曳鋸也并蜂無毒予并蜂而求辛螫以比用管叔  
而致叛也肇始允信也桃蟲鴝鵒小鳥也拚飛貌鳥  
鷓也鴝鵒之雛化而為鷓故古語曰鴝鵒生鷓言始  
小而終大也桃蟲為鳥向不之信今始信之以比武  
庚勝國之餘卵而翼之遂至為難也予既未堪多難  
若不懲焉又將集於蓼矣是不可不恙也

○載芟黨祭蜡也

案周官黨正國絜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于序是民間之蜡黨之人共行之此詩統言祭蜡報耆飲酒之事良耜則專言報耆絲衣則專言飲酒也芟除艸也柞除木也秋官雍氏掌殺艸柞氏掌攻艸木澤澤解散也千耦者千人為耦一黨之中家二人也耘去苗間艸也隰為田之處也畛田畔也主黨正伯族師亞閭胥旅比長彊眾耦以閒民轉移執事者噲眾食聲緝順依愛士夫也有略四句承載芟二句言驛驛四句承千耦二句言載獲六句則年穀順成而百禮可興也有饒其香祭百種以報耆也邦家之光三時不害民和年豐也有椒其馨飲酒以正齒位也胡考之甯息老物也且讀如蜡音助振古如茲言豐年之屢蜡祭之類如云自古有年也

○良耜報耆也

案此詩亦歷序耕耘以至于穫與前篇意同見民間終歲勞苦而獲順成宜有以移之也百室一族之人耕耘則黨同之收穫則族同之徹之異也黃牛黑牛

詩序議

四下

主

觀象廬叢書

曰蜡禮祭社稷太牢蜡主報耆故亦用蜡牲也據曲通續古之人亦上篇振古如茲之意

爾雅載黃餘卽此經之茶今茸母艸也生田中亦生庭除開煮之汁黃二三月可作餅餌皇守田卽此經之蓼今小薊也似大薊而小葉亦有毛如鳥羽蓼然色黃白多生熟田中自初春始生歷秋冬不萎故曰守田又名蓄虞俗謂之野葑花初生可食也

○絲衣蜡飲酒于序也

案郊特性云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祭是素服則飲亦當素服矣上篇云殺時蜡牲祭用太牢則飲酒亦卽其牲矣諸侯皮弁服用錦衣則黨正大夫之服當用絲衣矣杯潔白貌俶俶恭順貌自堂省醴視具也俎基省牲也自羊俎牛祭醴之飲則熟之也鬯大鼎牛鼎也蕭小鼎羊鼎也鬯鼎及蕭羹定也兕觥其觶獻賓也吳音虞譁也不吳不敖旅酬也休猶甯也周官籥章國祭蜡則吹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此上三篇及振鷺豐年皆祭蜡之詩也而思文臣工噫嘻亦郊祀耕藉之作其皆所謂豳頌也歟

詩序議

四下

主

觀象廬叢書



○酌大武再成也

此下四章並說見武案饒美也遵養時晦文王三分有二之後武王觀政于商以前皆是也恪守侯度保我西土與時俱晦也一戎衣而天下定與時俱熙也時所在即天命所在我周既靈承天命而受之是以武王之造攻躊躇然無敵于商郊也載始也文始之而武嗣之則武王之功亦唯文王是師而已公功同爾文王也燕禮若舞則勺內則十三舞勺勺即酌也鄒氏泉曰遵養時晦先儒云武王十三年以前無非

詩序議 四下

三

觀象廬叢書

○桓大武六成也

折中左傳楚子曰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釋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

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其言

卒章者武之卒章也孔氏穎達曰頌皆一章言其卒章者謂終章之句也言其

三其六者大武之三成六成也首言禁暴戢兵所謂

勝殷遏劉也則武為一成可知也終言豐財所謂屢

豐年也則桓為六成可知也取天下以武安天下以

文文者用賢之謂也能保厥土以治四方則民安而

天佑之萬邦屢豐春由然也時邁之詩曰我求懿德

肆于時夏允王保之此之謂也綏安也桓桓武貌以

用間代也言自克商以來萬邦又安屢獲豐年可見

天命之于周久而不倦也其所以如是者由桓桓之

武王保文王所有之天子附之於四方能安定其國

家其功德上昭于天故命為皇王使永代商而有天

下也

○賚大武三成也

案論語云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書武成云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又云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此賚之所由名也文王既勤止則天下之思文王至矣我承受之則當敷是文王之德使天下皆釋思文王是

詩序議 四下

三

觀象廬叢書

以我往伐商維求定文王之功以繼文王之志非有他也今之大賚報功皆周之命非復商舊矣我諸臣受賚者當釋思文王之德而不忘矣

○般大武四成也

案般頌也謂分封諸侯也皇君也陟高山望嶽瀆以山川爲之封域使各主其祀也禮曰諸侯祭境內名山大川是也陟山之狹而長者喬山之高而大者猶由通允猶水由地中行不汜溢也河大河翁河合于大河之小水也此疆理南國之事也敷普哀聚對向也普天之下莫不環共內向以對于天子此分封之命實周之命非復獨夫之有也

詩序議 四下

意

觀象廬叢書

魯頌

○駟祭馬社臧僕也

案夏官校人春祭馬祖執駟夏祭先牧頌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注馬社始乘馬者臧善也僕馭五路者謂大僕戎僕齊僕道僕田僕也左傳曰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人以在牧將入故祭馬社祭而後臧僕也駟馬通淫也駟駟非一駟也

洞魯地今馬廠湖春秋之延廢也以車彭彭馬之良也馬之良實僕之良僕之良實先僕之左右之是以我之祭也其思無疆無疆者思馬之皆臧也思馬斯臧不斥先僕且不敢必其左右我也彭彭盛貌任任有力貌釋釋不絕貌祘祘健貌臧善也才材力也作奮起也徂行也孔氏穎達曰首章言良馬朝祀所乘故云彭彭見其有力有容二章言戎馬戎馬貴多力故云任任有力三章言田馬田獵尙疾故言釋釋善走四章言駑馬主以給官中之役貴其肥壯故曰祘

詩序議 四下

意

觀象廬叢書

祘強健也

某氏云正義釋傳謂不引爾雅郊外曰牧之文以彼郊外之牧與此經牧馬字同而事異若言郊外牧嫌與牧馬涉故略之也如孔說是所據本經文作駟駟牧馬故箋云牧于坰野下傳云牧之坰野毛鄭經文亦作牧竝無牡字也唯經典釋文經作牡云本或作牧定本亦作牡可見唐初牡牧二本竝行今作牡從唐定本而改耳文選李少卿答蘇子卿書牧馬悲鳴李善注引此詩正作牧馬頌氏家訓亦云牡當作牧

則作牡者非古義也案駟駟兼北陟言下駟者乃專言牡馬

爾雅白馬黑鬣駱案禮檀弓夏后氏駱馬黑鬣夏后尚黑則非但取其黑鬣可知也疑本是黑馬白鬣駱駱赤色如橘字一作駱雜色如雜雜今鴉鴿也灰白色驢面頰皆白也魚二目白也此處爾雅有脫簡毛云驢豪駟誤

○有駮蜡飲酒于序也

案駮馬遵軌之貌

詩序議 四下

觀象廬叢書

折中孟冬蜡祭勞農以休息之乃飲酒于序以養宅焉禮通曰仲尼與於蜡賓則蜡而飲酒魯固行之矣有駮之詩鼓舞胥樂極飲酒之歡而始於在公明明終於殺貽孫子酒以行禮未嘗繼以淫也好樂無荒故聖人有取焉乘黃來燕者所乘也公燕所也明明禮文辨治也振振羣起貌天子之辟靡諸侯之泮皆有水澤故鷺集焉因所見以起興也于下翔集以興舞也咽咽鼓節也胥相也樂民之樂民亦樂其樂是相樂也言飲酒重在酒也勞農以酒養老亦以酒也于飛

將公以興歸也不醉無歸所以盡懼也醉而言歸所以成禮也載燕言飲酒之禮與燕同也自今以始祝之也年豐而後蜡祭故祝自今歲為始歲歲皆有年也

案天子諸侯蜡飲皆在東序其祭當在射東之囿迎貓迎虎羅氏致鹿及天子樹瓜華皆囿中事也又仲尼與于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謂飲于東序出遊于囿中觀臺之上也是囿與射近明矣古者養老必乞言君子能乞言於老者則必好善故美其有善道

詩序議 四下

三

觀象廬叢書

以貽子孫也鷺亦以興素服也

○泮水魯侯飲至也

案大學之制惟天子有澤謂之辟靡諸侯不得立焉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公天子禮樂故大學之前亦得為澤但異其名謂之泮水泮者判也引泗入泮水形似判木也因是廟在學右謂之泮宮囿在射東謂之泮林榮天子賜也至列國之中惟宋以先代之後則亦有所謂垓澤焉左傳宋皇國父為平公築臺築者謂曰澤門之哲實興我役是也

費誓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書序曰魯侯伯禽宅曲阜

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此詩美魯侯既克淮

夷歸而飲至之辭也采芹采藻采芣以舍菜也魯侯

戾止來受成於學也小大從公出征也棫樸云周王

于邁六師及之其馬踳踳戎馬也匪怒伊教非怒淮

夷之不服而伐之蓋將往教之使化於善也在泮飲

酒既舍菜遂之東序養老也言而受成也永錫難老

祝老者使壽考也長道久遠之道此追述魯侯受成

於學而服淮夷也不但已也魯侯能事人亦能事神

詩序議 四下

五

觀象廬叢書

昭假烈祖受命於泮宮之文王廟也記曰魯人將有

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謂有事於后稷之廟也

獻餼獻囚皆在文王廟此言魯侯受命於祖而服淮

夷也多士從征德心克廣獻功莫有爭者教學之效

也獻功亦於廟也弓矚矢搜既愷獻飲至於序而數

軍實也鳴集泮泮淮夷從化矣

東矢其搜搜通叟矢羽攢聚貌於文从弓从巢省探

取鳥巢也巢亦聲東矢五十个

孔疏引荀卿論兵云據十二石之弩負矢

五十箇是一  
弩用五十矢

○闕宮考新廟也

案此僖公新姜嫄廟既成考而飲酒臣下頌禱之詞

也周禮同姓諸侯始封者其國唯立一廟謂之周廟

祭以諸侯之禮及始封之君薨則別立祖廟與別子為祖義

同其後至五廟而止四世遞遷成王賜魯天子禮樂

故魯之周廟得有五廟與姜嫄廟五廟以后稷為太

祖而太王文王為穆王季周公為昭魯公鼎銘云鹵

王廟之證伯禽薨後始別立周公廟為祖廟伯禽為

穆廟其周廟唯存後亦至五廟而止四世遞遷至懿

詩序議 四下

五

觀象廬叢書

公之世伯禽親盡當毀以其始封之君故於祖廟之

右別為廟祀之以比周之世室也此詩首稱后稷明

其為魯所祖也稱大王文王明其為魯所祭後世禘

祭猶及之也稱皇皇后帝皇祖后稷明以后稷配天

也稱周公皇祖明周公廟為祖廟也魯世室惟一而

昭公以後武宮桓宮僖宮猶在者蓋廟無二主若兄

終弟及則別於其廟之左右立官以祀亦親盡則毀

魯自閔公始不毀武宮後世因之故皆不毀也明堂位言

武公廟比武世室夸也諸宮皆不在五廟之數者也諸侯無世

室而晉之武宮文宮亦六七世不毀者以武公始得  
晉國文公始霸皆晉有功之祖故燭平之世亦別立  
宮以祀之也閔深靜也常閔而無事也閔宮姜嫄廟  
在太祖廟後故深靜也姜嫄所謂先妣禘祭則迎其  
主配高辛也周人有姜嫄廟無高辛廟尊親之義也  
姜嫄非后故不可令與高辛同室唯禘祭然後配之  
權也魯之郊禘與周同為祀后稷明堂位言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非也今僖公尊其  
妾母將因禘祭用致夫人故特新姜嫄之廟使羣臣  
頌之以示妾母可為夫人之義素禮甚矣恤閔也實  
實鞏固枚枚蓂密也先種曰植後種曰穉翦敬同滅  
也王迹肇基已有滅商之漸也屆極也天命已極也  
敦厚也鋪敦淮瀆之教所謂殷商之旅其會如林也  
咸和也言周公與武王共濟於商之功也附庸任顛  
與之屬也莊公之子僖公也龍旂承祀郊也春秋匪  
解廟也皇祖猶大祖也降福既多郊也亦其福女廟  
也白牡周公之牲也駢剛魯公之牲也時祭皆日祭  
二廟也白牡殷牲也周公有王禮故不敢與文武同  
魯公則無所嫌也犧尊尊作牛形閒背受酒司尊彝

詩序議 四下

三

觀象廬叢書

所謂者尊也毛魚爛公其毛而魚之也戴切肉也羹  
大羹錫羹也嘗烝主饋食故有羹也大房半體之俎  
其前有膳如堂房也嘗烝朝獻用爛故有房俎也三  
壽上壽中壽下壽也作朋與卿大夫之壽者為朋言  
多老成人也如岡如陵祝其君臣同慶也大國三軍  
兵車千一百二十五乘眾三萬七千五百人言千乘  
三萬者舉成數也朱英所以飾矛綠縢所以約弓也  
貝冑以貝飾冑朱紱所以綴也膺當也彼來而我禦  
之也懲創也我伐而彼畏之也春秋莊公十有八年  
公追戎於濟西所謂戎狄是膺也僖公四年春會諸  
侯伐楚八月公至自伐楚穀梁傳曰以伐楚至大伐  
楚也所謂荆舒是懲也試用也老成之人相與為公  
用所謂三壽作朋也邦封同詹至也封域所至也龜  
蒙二山名春秋書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論語言  
顛與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所謂奄有  
龜蒙也荒奄也大東極東之國也海邦近海之邦也  
鳧釋二山名宅居也謂徐國也春秋莊公二十六年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僖公十四年春楚人伐徐三

詩序議 四下

三

觀象廬叢書

月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則徐服于魯久矣南方之夷徐爲大徐服則淮夷南夷莫不應而順之矣常魯邑名管子小匡篇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仲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常潛是也周公營洛成王賜之許田以爲朝宿之邑田美而近于鄭故隱公末年鄭伯以訪易之而未果也桓公弑立鄭挾而要之故以璧假許田魯人雖從之不願也齊桓之伯也諸侯各反其侵地故僖公復取之焉常與許皆失而復得故曰復周公之宇也伯禽啓之而僖能復之則有以告周公矣燕喜考廟飲酒也令妻者善其妻壽母者壽其母宜大夫庶士宜其臣也鳥如鵠之飛翼獲獲然也路寢大廟正寢也自人事之曰廟自神居之曰寢殷武云寢成孔安是也新廟羣公之廟也曼長碩大也

商頌

○那祀成湯也

集傳置陳也簡簡和大也衍樂也烈祖湯也記曰商人尙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閔然後出迎牲卽

詩序議 四下

觀象廬叢書

此是也湯孫主祀之時王也假與格同綏安也庸鏞通嘉客先代之後來助祭者也恪敬也言恭敬之道古人所行不可忘也閔馬父曰先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將奉也言湯其尙願我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者致其丁甯之意庶幾其願之也

案湯孫奏假謂尸入之後朝獻之事嘗烝不踐牲也奏假奏樂以獻也周制嘗烝不樂及反饋而後樂成與此異也綏我猶養我尸殿主人也思成如云刊成所謂苾芬孝祀神嗜飲食也以此及下篇攷之殷制聽殿在初獻之後亦與周異也穆穆厥聲所謂嚴恪無言也

○烈祖祀成湯受釐之樂也

案烈祖湯也秩序也申重也爾邇同今也斯所祭所也既載清酌朝獻也賚我思成見上亦有和羹饋獻也和羹餽羹也戒定平和也禮器曰血毛詔于室羹定詔于堂是也饗眾也饗假王酌尸后亞酌賓三獻也綏我六句承上言神既綏我以福而諸侯之來助

詩序議 四下

觀象廬叢書

祭者亦皆能假能享則我之受命信乎其廣大矣又  
言天降豐年故多黍稷而祖考來假來饗祖考綏我  
之福皆天降之福所謂有秩斯祜也願子丞嘗湯孫  
之將說見前篇

○玄鳥禘祭也

折中禘祭自始祖以下故首言契也玄鳥鳥也春分時至  
有娥氏女簡狄以玄鳥至之日祠高禘生契封于商  
故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也芒芒大貌契封于商言  
宅殷土者其後遷殷也竹書夏帝芬三十三年商侯  
遷于殷商侯者振也振為有易所戕其子微與師滅  
有易殷復興土地日廣故曰宅殷土芒芒也魯語曰  
上甲微能歸契者也故商人報焉是也微之六世孫  
曰天乙是為成湯伐夏而有天下成湯曰吾甚武故  
曰古帝命武湯也正治也域疆理之也九有九州也  
自湯以後多賢君伊尹訓太甲咎單訓沃丁伊陟相  
太戊至賢相祖乙盤庚涉河復修湯政盤庚之後殷  
復衰至王武丁得傳說為相殷以復興故曰殷之先  
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也

詩序議 四下

觀象廬叢書

集傳方命厥后四方諸侯無不受命也嚴氏粲曰  
湯之興天實命之其後中微天命幾危矣武丁能振  
起之所受天命不至於危殆者在武丁能為人之孫  
子盡繼述之義也

經義述聞云經文兩武丁皆武王之譌下武王靡不

勝乃武丁之譌

案大禘是承諸侯無不奉黍稷以來助祭也龍旂十  
乘舉諸侯之尊者言之也邦畿來止民殷富也四海  
肇域版圖擴也四海來假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  
者王也來假祈景員維河仰其形勝莫不歸心也  
景員者大河環繞東南至西如規景之員曲也商人  
屢遷不常厥居自契至湯凡八遷湯始居亳自湯以  
後五遷至於盤庚始居北冢然率額眾感未大定也  
武丁修德行政四海來假乃始定都於此而不遷焉  
亦其繼述之大者也殷受命咸宜自契至武丁也百  
祿是何謂擔負天之多福疑此祖庚時詩也

○長發禘祭也

孔氏安國曰禘禘之禮為序昭穆也故毀廟之主及

詩序議 四下

觀象廬叢書

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廟。禘祭太祖之所自出。以  
大祖配之。世室六廟之主亦升合祭。帝及太祖皆東  
向。與明堂禮同。羣廟昭南向。穆北向。祫則毀廟。世室  
六廟之主皆合食於太廟。太祖東向。餘南北向。春秋  
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謂以禘之吉禮  
合祭。莊公於太廟也。僖八年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  
人。夫人成風也。成風未嘗爲夫人。今尊之爲夫人。則  
必告於太祖。以及莊公。故因禘祭致之也。然則禘祭  
六廟之主皆在明矣。

詩序議 四下

毛

觀象廬叢書

折中祭其始祖之所自出。而以羣廟之主及功臣配享之。  
蓋商制也。史稱有娥氏女簡狄爲帝嚳妃。吞燕卵而  
生契。今此詩言禹平水土之時。有娥方大通於中國。  
則立子生商。當在帝舜之時。魯語展禽曰。殷人禘舜  
而祖契。郊冥而宗湯。以舜爲契所自出。與詩言脗合。  
則史記不足信矣。自契之後。獨言相土者。宗有功也。  
竹書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遂遷於商。即乘  
馬之法。行故海外有截也。契有文德。相土有武功。實  
基興王之業。故商人祖契而祀相土。爲不遷之宗也。

盤庚曰。今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則商之  
功臣其配享者多矣。而獨言阿衡者。意此詩作于沃  
丁之時也。太甲之子曰沃丁。沃丁之時。伊尹乃卒。葬  
于亳。既葬而配享於廟。以祭之也。上及於始祖之所  
自出。而下及於有功之臣。商之制禮。可謂忠厚而周  
密矣。

案。濬哲維商。言商世有濬哲之君也。長發其祥。發祥  
之遠也。如國語之言。則濬哲乃謂舜以下也。敷布方  
四方也。楚詞天問云。禹降省下土。方外大國四夷也。

詩序議 四下

毛

觀象廬叢書

幅隕猶版圖也。古之輿圖。蓋以帛幅及員。罪畫之有  
娥國名。卽防風氏。春秋爲鄭瞞將大子女也。禮檀弓  
舜有三妃。豈一卽有娥氏女歟。天子有后有夫人。立  
者立爲夫人也。生商生契而封於商也。孟子舜之子  
亦不肖。路史舜妃娥皇無子女。英生義均及季釐。季  
釐封緡。爲桀所克。義均封於商。是爲商均。豈義均初  
封於商。後承虞祀。乃以商封契。歟。長者不肖。肖者非  
正。此所以不傳於子而傳於賢也。玄王契也。追稱也。  
國語云。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是玄王爲契也。桓大



也撥治也爲司徒而民輯也受小國始封也受大國改封於商也達教行也率履不越以身先之也既盡發應也相土契之孫也烈烈威武也海外有截不侵不叛也齊會也蘇氏曰至湯而王業成與天命會也降猶生也遲遲猶祈祈也祇敬式法九圍九州也小球大球小國大國所贊之玉也旒冕旒綴結也爲下國綴旒順天下之歸心也何荷競強綵綬迺聚也共供給也師行而小大之國皆供給之左傳云共其資糧屨屨是也屨駟通馬也駿擇其壯健者爲下國駿

詩序議 四下

堯

觀象廬叢書

○殷武始祀高宗也

案此祖庚免喪始致武丁主於廟而祀之也周制卒哭而祔殷練而祔祔者附祭於祖既祭主反於寢時祭亦如之逮祥禫後遷舊主致新主六世而遞毀則武丁入廟所毀者小甲所遷而升者祖丁也祖庚隆父功德典祀當豐故新祖丁之舊廟爲武丁之新廟號曰高宗以示世世不毀與太宗中宗同而其祀之亦有獨厚者焉書稱高宗彤日越有雉雉祖已諫王曰王司敬民罔非天庥典祀無豐于昵是也此其始祀之樂商頌存之者意殷人祀高宗率用此也撻疾貌殷武殷王之武也深深哀輯也伐之則深入其阻荆人莫能禦守之則有截其所荆旅莫敢動蓋自盤庚沒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撻然用武以伐其國大創之後猶嚴守禦蠻夷之性叛服不常故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也孔氏穎達曰氏羌之種漢世仍存其居在秦隴之西享獻方物也世見曰王多辟諸侯也歲事祀事也來辟來朝於天子也適適通稼穡匪解所以供天子祭祀也元鳥云大穡是承是也天命降監下民有嚴天視自我民視也嚴

詩序議 四下

聖

觀象廬叢書

可畏也戒諸侯當畏之也僭賞之差濫刑之過謂賞  
罰諸侯也命賞罰之命也我無僭濫爾無怠違以是  
命於下國故諸侯皆免於禍謫則是封建厥國卽封  
建厥福也前章言諸侯畏天命而遠謫此言天子順  
天命爲禍福也商邑王都也極表也赫赫威也聲聞  
也濯濯明也靈善也壽考者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  
年也甯天下安甯也我後生謂後嗣子孫也景山在  
王都之南丸丸岡而直也斷于所生之地遷于造作  
之所方錯也斲斫也皆斲斤也虔謂斲之也以爲桷  
則有榑而長以爲楹則有閑而不過其則是以寢成  
而神安之也

詩戶議

四下

望

觀象廬叢書

案古者天子之國必於國南作京以測景謂之景山  
蒙城爲景亳湯所都也北山經之景山舜都也中山  
經之景山在江陵東南乃強山之譌也此詩爲頌高  
宗高宗居殷乃今林縣地與諸書之景山無涉

受業羅時憲 覆校

受業葉長高 付梓